2

明紀

明紀

古虞彥匡林齋藏書

肥孫

江蘇書局校刊
同治十年辛未

同治十年辛未

江蘇書局校刊

DS
753
.C38
v.1

史分紀傳編年二體而紀傳為正史
晉書以後或奉敕或表上或詔取皆
官書編年之名亦有二曰鑑曰紀鑑
如溫公資治通鑑李燾長編亦皆
官書繼之者如徐王薛諸家頗不乏
追 國朝康熙乾隆中
御批通鑑綱目

御批通鑑輯覽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先後頒行惟
欽定明鑑未出而鑑之為官書亦幾
之正史矣坊一時學者於畢氏續通鑑
擬及吳議錢竹汀詹事之陳鶴之續編
傳者極少仲序意固有在而稱陳序但
志刊刻始末不言撰述之旨為乃謙點

良是所謂古來紀傳編年書只有本人自序而所援必馬班沈李紀傳之例偏而不集知所爲通詞也至紀則創自荀氏亦受詔爲之袁氏以下有年紀大紀大事紀小紀之類多私家箸述如通鑑之比矣元和陳工部撰言先生學宗宋儒以躬行實踐爲師

貧而不苦官吏部不受即結黄同時
既南雅通政以理學名嘗以禪語
題其齋先生曰有意為之邪無意為
之邪通政以矍然立撤之然桂門初
續稾六帙中多吾鄉發潛闡幽之
什桂今見輯郡志以其言必能傳信
採錄頗多而先生一生精力所注則

在明紀一書原本正史而參以王氏家
此外說部野史間有采摭必旁證數
實而後筆之凡形異詭誕之說置不
錄於三百年禮樂刑政治亂成敗忠
邪是非之故瞭如秩如不愧良史矣
荀紀在班後擬此班書小有增損移
易袁紀在范前綴會謝承張璠等

書自出鑒裁是書體例一如荀紀而
荀紀本諸袁紀自撰此又與袁紀同
也昔人嘗言荀氏論多純正袁氏論
多放縱先生書雖不加論斷而選
擇去取之間一歸純正不敢放縱人
之心術亦於此可見宋龔頤正嘗續
溫公稽古錄論者謂頤正非端士故

於論不及溫公是史才有出於三長
之外者觀於先生書益信書凡六
十卷先生手輯至五十有二卷而季
文孫中孝克家續成者八卷謹將一秉
先生之式恭跋
御批通鑑輯覽分注福王年號而唐
桂二王則別綴考後題示區別其楊

氏陸榮三藩紀事本末並列志不
同今於福王平安於唐桂從一格正
合輯覽凡例中書為入傳忠武義
為其甲申之難孤憤發賣遺書付
出遯海上族人訪攬其書憤發實甚
謀於中書故人吳平齋觀察以茲
千金購之書如完年仲蘇州吏為補

刻通鑑續通鑑既竣欽宗以其間
之於前接年壹順丁亥曰若刻是
書即兩漢紀彥所謂綱繹之六數千年
間侵尋相接于家重後學私刻一書
一集之比者廿撫按俞蘧甫孫修亦
從恿之遂開雕踰年書成今接年
南安張公謂先生於桂岑為鄉先喆

宜為之序桂芬不敢援鉞詹乃以為辭而但志刊刻始末不之撰述之旨則猶是詹乃之意云同治十年夏六月吳縣馮桂芬序

明紀序

克家先大父工部公嘗本
欽定明史明史稿及諸家記載撰次明一代之事爲明紀未及成而卒紀用編年體起元至正十一年絶筆於莊烈帝崇禎元年自是至三王事皆未具又嘗欲掇其大端著論以見意亦未暇以爲顧其略時見於藁本克家懼遺緒之遂泯續而爲之其爲論多采前人名言不足則附以己意蘄與著書之指不悖書旣成復謹案兼采諸書著其所以去取作攷異若干卷乃推本
先大父之意而言曰於戲自古有國家者曷嘗不監於勝國哉周書曰往斅求于殷先哲王孔子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而司馬遷論秦六國事亦引荀況法後王之言夫況所稱後王

固當謂近世致治之主非暴秦比然秦暴而顛亦王者之炯鑒況明之傳祚越三百年其政治風俗皆有可觀者歟且夫加禮前代書法必公

聖朝之事也撰述往事以昭法戒儒生之責也我

朝代明在明社既覆之後於事無所嫌諱又於惠帝莊烈帝皆爲追謚而旌其殉國諸臣是非襃貶洵可服當時而垂萬世矣而承學之士綴輯舊聞間有論著非宂則疎求其無野史猥雜之譏得古人攷鏡之意勒成一書仰資

盛治蓋皆未之逮也惟我先大父殫數十年之力以有是編克家兢兢繕完弗敢失墜今書幸成庶幾上備

聖天子乙夜之觀覽於

國家斟酌古今之制有裨萬一顧身未得備員於
朝無所因而獻之用敢述其志事之始末謹書之以俟克家記

明紀目錄

卷第一

太祖紀一 起元至正十一年辛卯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太祖始從郭子興起兵濠州元至正十五年乙未太祖用韓林兒年號稱龍鳳元年卷訖于元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卽龍鳳九年也

卷第二

太祖紀二 起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太祖稱吳元年二十八年戊申太祖稱洪武元年國號明

卷第三

太祖紀三 起洪武二年己酉訖洪武八年乙卯凡七年

卷第四

太祖紀四 起洪武九年丙辰訖洪武十六年癸亥凡八年

卷第五
太祖紀五 起洪武十七年甲子訖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凡七年
卷第六
太祖紀六 起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凡八年
卷第七
惠帝紀 起建文元年己卯訖建文四年壬午凡四年
卷第八
成祖紀一 起永樂元年癸未訖永樂六年戊子凡六年
卷第九
成祖紀二 起永樂七年己丑訖永樂十四年丙申凡八年
卷第十

成祖紀三　起永樂十五年丁酉訖永樂二十二年甲辰凡八年

卷第十一

仁宗紀　起洪熙建元乙巳正月訖是年十二月凡一年

卷第十二

宣宗紀　起宣德元年丙午訖宣德十年乙卯凡十年

卷第十三

英宗紀一　起正統元年丙辰訖正統八年癸亥凡八年

卷第十四

英宗紀二　起正統九年甲子訖正統十四年己巳失位凡六年

卷第十五

景帝紀一　起景泰元年庚午訖景泰三年壬申凡三年

卷第十六
景帝紀二 起景泰四年癸酉訖景泰七年丙子凡四年
卷第十七
英宗後紀 起天順元年丁丑訖天順八年甲申凡八年
卷第十八
憲宗紀一 起成化元年乙酉訖成化七年辛卯凡七年
卷第十九
憲宗紀二 起成化八年壬辰訖成化十五年己亥凡八年
卷第二十
憲宗紀三 起成化十六年庚子訖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凡八年
卷第二十一

孝宗紀一 起弘治元年戊申訖弘治六年癸丑凡六年
卷第二十二
孝宗紀二 起弘治七年甲寅訖弘治十二年己未凡六年
卷第二十三
孝宗紀三 起弘治十三年庚申訖弘治十八年乙丑凡六年
卷第二十四
武宗紀一 起正德元年丙寅訖正德四年己巳凡四年
卷第二十五
武宗紀二 起正德五年庚午訖正德八年癸酉凡四年
卷第二十六
武宗紀三 起正德九年甲戌訖正德十二年丁丑凡四年

卷第二十七
武宗紀四 起正德十三年戊寅訖正德十六年辛巳凡四年
卷第二十八
世宗紀一 起嘉靖元年壬午訖嘉靖三年甲申凡三年
卷第二十九
世宗紀二 起嘉靖四年乙酉訖嘉靖七年戊子凡四年
卷第三十
世宗紀三 起嘉靖八年己丑訖嘉靖十二年癸巳凡五年
卷第三十一
世宗紀四 起嘉靖十三年甲午訖嘉靖十八年己亥凡六年
卷第三十二

世宗紀五 起嘉靖十九年庚子訖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凡六年

卷第三十三

世宗紀六 起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訖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凡五年

卷第三十四

世宗紀七 起嘉靖三十年辛亥訖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凡五年

卷第三十五

世宗紀八 起嘉靖三十五年丙辰訖嘉靖四十年辛酉凡六年

卷第三十六

世宗紀九 起嘉靖四十一年壬戌訖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凡五年

卷第三十七

穆宗紀一 起隆慶元年丁卯訖隆慶三年己巳凡三年

卷第三十八
穆宗紀二 起隆慶四年庚午訖隆慶六年壬申凡三年
卷第三十九
神宗紀一 起萬曆元年癸酉訖萬曆五年丁丑凡五年
卷第四十
神宗紀二 起萬曆六年戊寅訖萬曆十年壬午凡五年
卷第四十一
神宗紀三 起萬曆十一年癸未訖萬曆十四年丙戌凡四年
卷第四十二
神宗紀四 起萬曆十五年丁亥訖萬曆十九年辛卯凡五年
卷第四十三

神宗紀五 起萬厯二十年壬辰訖萬厯二十三年乙未凡四年
卷第四十四
神宗紀六 起萬厯二十四年丙申訖萬厯二十七年己亥凡四年
卷第四十五
神宗紀七 起萬厯二十八年庚子訖萬厯三十二年甲辰凡五年
卷第四十六
神宗紀八 起萬厯三十三年乙巳訖萬厯三十七年己酉凡五年
卷第四十七
神宗紀九 起萬厯三十八年庚戌訖萬厯四十二年甲寅凡五年
卷第四十八
神宗紀十 起萬厯四十三年乙卯訖萬厯四十八年庚申七月凡六年

卷第四十九

光宗紀 起泰昌元年庚申八月訖十二月凡五月

卷第五十

熹宗紀一 起天啟元年辛酉訖天啟三年癸亥凡三年

卷第五十一

熹宗紀二 起天啟四年甲子訖天啟七年丁卯凡四年

卷第五十二

莊烈紀一 起崇禎元年戊辰訖崇禎三年庚午凡三年

卷第五十三

莊烈紀二 起崇禎四年辛未訖崇禎七年甲戌凡四年

卷第五十四

莊烈紀三 起崇禎八年乙亥訖崇禎十年丁丑凡三年

卷第五十五

莊烈紀四 起崇禎十一年戊寅訖崇禎十三年庚辰凡三年

卷第五十六

莊烈紀五 起崇禎十四年辛巳訖崇禎十五年壬午凡二年

卷第五十七

莊烈紀六 起崇禎十六年癸未訖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凡二年

卷第五十八

福王始末

卷第五十九

唐王始末

卷第六十
桂王始末

明紀卷第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加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太祖紀一

起元至正十一年辛卯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太祖始從郭子興起兵濠州元至正十五年乙未太祖用韓林兒年號稱龍鳳元年卷訖于元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即龍鳳九年也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諱元璋字國瑞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鍾離母陳氏生四子太祖其季也以元天曆元年九月丁丑生其夕室中有光燭天自是夜數有光起比長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元至正四年大饑疫父母兄相繼歿貧無所依入皇覺寺爲僧尋游食合肥歷光固汝穎諸州崎嶇三載復還寺其明年台州方國珍倡亂海上時天下

承平有司憚於用兵一意招撫又三年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兵起初欒城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山童鼓妖言謂天下當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閒愚民多信之福通與其黨復詭言山童宋徽宗八世孫當主中國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爲亂事覺有司捕之急福通遂反陷潁州而山童爲吏所得伏誅子林兒逃武安山中至正十一年五月也福通據朱皐破羅山上蔡眞陽確山又破汝寧府息州光州眾至十萬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眾與彭大趙均用攻陷徐州壽輝與鄒普勝亦以妖術聚眾爲亂陷蘄水縣及黃州路時所在蠭起多以紅巾爲號人皆謂之紅軍亦稱香軍十月壽輝僭稱皇帝即蘄水爲都國號天完建元治平以鄒

普勝爲太師定遠人郭子興者家富饒任俠喜賓客見天下方亂散家貲與壯士相結

十二年春二月集少年數千人襲據濠州　徐壽輝連陷湖廣江西諸郡縣　時太祖年二十五謀避兵卜於神去留皆不吉乃曰得毋當舉大事乎再卜之吉太祖大喜閏三月甲戌朔入濠州門者疑爲諜執以告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解縛與語留帳下爲十夫長數從戰有功子興喜其次妻張氏亦指目太祖曰此異人也秋九月妻以所撫馬公女是爲孝慈高皇后　始子興同起事者孫德崖等四人各稱元帥不相下四人者麤而戇日剽掠子興意輕之四人不悅子興多家居不視事太祖乘閒說曰彼日益合我日益離久之必爲所制子興不能從　元右

丞相脫脫復徐州李二走死彭大趙均用帥餘衆奔濠德崖等以其故盜魁有名共推奉之使居己上大有智數子興禮之而易均用德崖等譖諸均用曰子興知有彭將軍耳不知有將軍也均用怒伺子興出執而械諸德崖家將殺之時太祖方在淮北聞難馳至訴於大大曰吾在孰敢魚肉而翁者呼兵以行太祖亦甲而擁盾發屋出子興使人負以歸遂免冬元將賈魯月哥察兒等圍濠州乃釋故憾共守

十三年春賈魯卒圍解大均用皆自稱王太祖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徐達湯和陸仲亨等率先歸附子興以太祖爲鎭撫達濠人少有大志長身高顴剛毅武勇與太祖一見語合時年二十二未幾大死子早住領其衆　夏五月泰州張士誠兵起有衆

萬餘元以萬戶告身招之不受襲據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　方國珍請降於元浙東行省都事劉基言國珍首逆數降數叛不誅無以懲後國珍懼使人潛至京師賂諸權貴冬十月元授國珍徽州路治中責基擅威福羈管紹興國珍愈橫　時彭趙所部暴橫子興弱太祖度無足與共事乃以兵屬他將獨與徐達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聞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無所屬太祖偕費聚往招之已定約其帥欲他屬太祖復偕聚往計縛其帥收卒三千聚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十四年太祖引兵趨定遠縣人毛騏扶令出降太祖喜留與飲食籌兵事悉當意　初定遠人繆大亨糾義兵爲元攻濠不克元兵潰大亨獨以眾二萬人與張知院屯橫澗山固守月餘太

祖以計夜襲其營破之大亨與子走免比明復收散卒列陳以待太祖遣其叔貞諭降之命將所部以從　太祖略地至妙山馮國用與其弟勝來歸見其被服儒雅奇之詢天下大計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爲根本然後四出征伐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定遠人李善長者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筴事多中太祖道遇之知其爲里中長者留掌書記從容問曰四方戰鬬何時定乎對曰秦亂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五載成帝業今元綱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産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爲大業可成也太祖皆善之　陸仲亨取大柳樹諸寨鄭遇霖取鐵佛岡三汊河諸寨趙德勝取全椒後河諸寨徐達

等破元兵於滁州淵將至滁州太祖帥數騎前行花雲從猝遇敵兵數千雲舉鈹翼太祖拔劍躍馬衝陳而進敵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當兵至遂克滁州滁人范常杖策謁軍門太祖夙知其名與語意合留置幕下有疑輒問常悉以實對　趙均用專狠益甚挾郭子興攻盱眙泗州必欲殺之太祖已取滁遣人說均用曰大王窮迫時郭公開門延納德至厚也大王不能報反聽細人言圖之自翦羽翼失豪傑心竊爲大王不取且其部曲猶衆殺之得無貽後悔乎均用聞太祖兵甚盛心憚之太祖又使人賂其左右子興由是得免帥所部萬人就太祖於滁子興至滁欲自王太祖曰滁四面皆山舟楫商旅不通非可旦夕安者子興乃已　子興中讒言稍奪太祖兵柄太祖事子興

愈謹將士有所獻孝慈皇后輒以遺子興妻子興又欲奪李善長自輔善長固謝弗往太祖深倚之　冬十月元脫脫大敗張士誠於高郵分兵圍六合太祖曰六合破滁且不免與耿再成軍瓦梁壘救之力戰度不敵引還元兵尋大至太祖設伏澗側合再成誘敵敗之乃還所獲馬遣父老具牛酒謝元將曰守城備他盜耳奈何舍巨寇戮良民元兵引去　太祖以四方割據戰爭無虛日命范常為文禱於上帝曰今天下紛紜生民塗炭不有所屬物類盡矣儻元祚未終則羣雄當早伏其辜某亦在羣雄中請自某始若已厭元德有天命者宜歸之無使斯民久阽危苦　太祖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來歸撫文忠為子令從己姓　脫脫數敗士誠圍高郵隳其外城城且下會元帝信讒

言解脫脫兵柄削官爵以他將代之士誠乘間奮擊元兵潰走江淮亂益熾

十五年春正月子興用太祖計遣張天祐等拔和州兵不戢范常言於太祖曰得一城而使人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會子興命太祖統諸將鎮守其地太祖知諸將皆等夷莫肯為下乃祕子興檄期旦日會廳事時席尚右諸將先入皆踞右太祖故後至就左比視事剖決如流諸將瞠目不能發一語始稍稍屈議分工甓城期三日太祖工竣諸將皆後於是始出檄南面坐曰奉命總諸公兵今甓城皆後期如軍法何諸將惶恐謝乃搜軍中所掠婦女縱還家民大悅　元兵屯新塘高望雞籠山絕和州饟道太祖率眾破之元兵知太祖出襲和州李善長設伏敗

之元兵皆走渡江　太祖威名日盛諸將來歸者善長察其材言之太祖復爲太祖布款誠使皆得自安有以事力相齟齬者委曲爲調護湯和長太祖三歲獨奉約束惟謹　二月劉福通物色韓林兒得諸碭山夾河迎至亳僭稱皇帝國號宋建元龍鳳治宮闕以林兒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福通及羅文素平章政事劉六知樞密院事遵道寵用事福通疾之命甲士撾殺遵道自爲丞相加太保事權一歸福通　孫德崖饑就食和州太祖納之子興聞怒甚夜至和德崖引去前營已發德崖留視後營而其軍與子興軍鬬多死者子興執德崖鎖其頸與之飲酒聞太祖亦爲德崖軍所執大驚立遣徐達往代太祖縱德崖還德崖軍釋太祖達亦獲免子興憾德崖甚將

甘心焉以太祖故彊釋之邑邑不樂三月發病卒歸葬滁州
韓林兒檄郭天敘爲都元帥張天祐太祖爲左右副元帥天敘
子興子也　常遇春來歸遇春懷遠人貌奇偉勇力絕人猿臂
善射初從劉聚爲盜察聚終無成歸太祖於和陽未至困臥田
間夢神人披甲擁盾呼曰起起主君來驚寤而太祖適至即迎
拜無何自請爲前鋒太祖曰汝特饑來就食耳吾安得汝留也
遇春固請太祖曰俟渡江事我未晚也太祖謀渡江無舟楫初
巢人俞廷玉及其子通海通源通淵廖永安及其弟永忠結寨
巢湖有水軍千艘數爲廬州左君弼所窘夏五月遣通海間道
歸太祖太祖大喜親往拔其軍元中丞蠻子海牙扼銅城閘馬
場河諸隘潁河惟一港可通亦久涸水軍不得出會天大雨水

深丈餘太祖喜曰天助我也引舟出江至和陽遂擊海牙於峪溪口元兵駕樓船不利進退巢湖諸將皆長於水戰操舟若飛再戰再破元兵始定計渡江諸將請直趨集慶太祖曰取集慶必自采石始采石重鎮守必固牛渚前臨大江彼難爲備可必克也六月乙卯發江口廖永安舉帆請所向命直趨牛渚西北風方驟頃刻達岸元兵陳磯上舟距岸三丈餘莫能登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前遇春應聲奮戈前敵接其戈乘勢躍而上大呼跳蕩元軍披靡拔之采石兵亦潰緣江諸壘悉附諸將以和州饑爭取資糧謀歸太祖謂徐達曰渡江幸捷若舍而歸江東非我有也乃悉斷舟纜放急流中謂諸將曰太平甚近當與公等取之遂乘勝拔太平李善長預書榜禁士卒剽掠城下卽揭

之通衢有卒違令斬以徇軍中肅然執元萬戶納哈出總管靳義赴水死太祖曰義士也禮葬之改太平路曰太平府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府事以李善長爲都事汪廣洋爲令史召陶安參幕府事潘庭堅爲帥府教授又命馮國用典親兵李習爲太平知府是役也達與遇春皆爲軍鋒冠　時太平四面皆元兵右丞阿魯灰中丞蠻子海牙等嚴師截姑孰口民兵元帥陳埜先水軍帥康茂才以數萬衆攻城太祖遣徐達等逆戰別將潛出其後夾擊之湯和流矢中左股拔矢復鬬與諸將破禽埜先并降其衆阿魯灰等引去　俞通海等徇下諸屬縣攻蕪湖鄭遇霖戰死弟遇春領其衆　徐達取溧陽常遇春守之達又取溧水　秋九月郭天敘張天祐等攻集慶路陳埜先叛二

人皆戰死埜先尋爲民兵所殺從子兆先收其衆屯方山康茂才移戍采石與海牙掎角以窺太平　冬十二月壬子朔釋納哈出北歸　元師大敗劉福通於太康進圍亳州福通以韓林兒走安豐　淮東饑張士誠遣弟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

是歲太祖稱龍鳳元年

十六年春正月倪文俊建僞都於漢陽迎徐壽輝據之　二月張士德陷平江湖州松江常州諸路改平江路爲隆平府士誠自高郵來居之　時將士妻子輜重皆在和州元蠻子海牙以舟師據采石道中梗丙子太祖自將攻之選驍勇王銘等爲奇兵常遇春多張疑兵分敵勢戰方合銘率敢死士大譟突之遇春操輕舸衝海牙軍爲二左右縱擊大敗之盡得其舟江路復

通　三月癸未進兵方山禽陳兆先降其眾三萬六千人皆疑懼不自保太祖擇驍健者五百人爲親軍宿衛帳中悉屏舊人獨留馮國用侍榻側太祖酣寢達旦眾心始安庚寅攻集慶國用帥五百人先登陷陳敗元兵於蔣山元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嬰城固守城破猶督兵巷戰或勸之遁叱而射之遂死於兵參政伯家奴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死蠻子海牙遁歸張士誠康茂才降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政瀆擾干戈並起我來爲民除亂耳其人安堵如故賢士吾禮用之舊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貪暴殃吾民民大喜過望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翼統軍大元帥府辟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用之並置上元江寧二縣葬御史大夫福壽以旌其忠　丁酉徐達帥諸

軍東攻鎭江顧成與勇士十人轉鬬入城被執十人皆死成躍起斷縛仆持刀者脫歸導衆攻城拔之元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戰死是役也太祖數諸將不戢下陽怒欲置之法李善長力救得解乃命達爲大將丁寧遣之達號令明肅城中晏然以鎭江爲江淮府沐英守之英太祖義子也號周舍時太祖多畜義子周舍道舍馬兒柴舍眞童金剛奴也先買驢潑兒保兒之屬至二十餘人道舍何文輝也馬兒徐司馬也柴舍朱文剛也保兒平安也攻下郡邑輒遣之偕諸將分守　徐達之將發也太祖謂之曰聞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汝當詢訪致吾欲見意元之元行臺侍御史秦從龍也達下鎭江訪得之太祖命朱文正李文忠奉金綺造廬聘焉從龍與妻俱來太祖自迎之龍江時太

祖居富民家因邀從龍同處朝夕訪以時事已卽元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悉與之謀嘗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從龍薦故溫州教授陳遇太祖發書以伊呂諸葛爲喻旣至留參密議日見親信　元復以海道萬戶招方國珍國珍復降於元國珍初作亂元出空名宣敕數十道募人擊賊海濱壯士多應募立功所司邀重賄不與敕有一家數人死事卒不得官者而國珍之徒一再招諭皆至大官由是民慕爲盜從國珍者益衆　夏六月乙丑鄧愈帥華高等徇廣德路元守將嚴兵城下高以數騎挑戰不動高衝擊大破之遂克其城以爲廣興府使愈及邵成守之　乙亥遣楊憲通好於張士誠其書曰昔隗囂稱雄於天水今足下亦擅號於姑蘇事勢

相等吾深爲足下喜睦鄰守境古人所貴竊甚慕焉自今信使往來毋或譏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留噐不報　秋七月己卯朔太祖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爲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等數十人皆爲省僚軍機進退賞罰章程多決於善長時又置行樞密院亦太祖自領之朱文正同僉院事又置帳前都指揮使司左右前後中翼元帥府五部都先鋒省都鎭撫司理問所提刑按察司兵馬指揮司營田司　辛巳張士誠遣舟師攻鎭江徐達敗之於龍潭太祖遣達及湯和攻常州士誠兵來援達以敵狡而銳未易力取乃離城設二伏以待別遣將王均用爲奇兵而自督軍戰敵退走遇伏大敗之獲其張湯二將　初郭天敘戰死韓林兒以其弟天爵爲中

書右丞已而太祖爲平章政事天爵失職怨望久之謀不利於
太祖誅死子興後遂絶有一女事太祖後爲惠妃生蜀谷代三
王 九月戊寅太祖如江淮府謁孔子廟遣儒士告諭父老勸
農桑尋還應天 庚辰韓林兒將李武崔德破武關 冬十月
張士誠以書求和請歲輸粟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
斤太祖答書責其歸楊憲歲輸粟五十萬石士誠復不報徐達
進圍常州不下 十二月改江淮府爲鎭江府
十七年春二月耿炳文自廣興進攻長興敗士誠將趙打虎獲
戰船三百餘艘禽其守將李福安等戊申克長興長興據太湖
口與宣歙接壤爲江浙門戸太祖得其地大喜三月乙亥朔改
爲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炳文爲總兵都元帥費聚爲副

守之溫祥卿者多智數避亂來歸炳文引入幕府畫守禦計甚悉　壬午徐達克常州丁亥以爲長春府己丑復曰常州府改武進縣曰永定晉陵縣曰京臨尋省京臨入永定以湯和爲樞密院同僉守之常與士誠接境間諜百出和防禦嚴密敵莫能窺是役也郭興晝夜不解甲者七月城下受上賞　林兒將毛貴陷膠萊益都濱州山東郡邑多下　時元將別不華屯寧國六安人朱亮祖者初爲元義兵元帥太祖克太平時得之喜其勇悍賜金幣仍舊官居數月遁去復歸於元數與我兵戰爲所獲者六千餘人遂入寧國太祖方取集慶未暇討也既克常州遣徐達等圍之亮祖突圍戰常遇春被創而還諸將莫敢前夏四月丁卯太祖自將攻拔之別不華降縛亮祖以見太祖曰爾

將何如對曰生則盡力死則死耳太祖壯而釋之元百戶張文貴殺妻妾自刎死寧國之役花雲自常州赴之兵陷山澤中八日羣盜梗道雲操矛鼓譟出入斬首千百計身不中一矢還駐太平　五月上元寧國句容獻瑞麥　張士誠遣左丞潘原明寇長安州敗走　六月趙繼祖等徇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吳良攻奪之遂克江陰命良爲指揮使守之時士誠據全吳兵食足江陰當其要衝枕大江扼南北襟喉士誠數以金帛啗將士窺釁太祖諭良曰江陰我東南屏蔽汝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貪小利毋與爭鋒惟保境安民而已良奉命惟謹備禦修飭以敗敵功進樞密院判官　俞通海以舟師略太湖王銘流矢中右臂引佩刀出其鏃復戰降士誠守將於馬蹟山艤

舟胥口呂珍兵暴至諸將欲退通海曰不可彼衆我寡退則情見不如擊之乃身先疾鬬矢下如雨中右目不能戰命帳下士被己甲督戰敵以爲通海也不敢偪徐解去由是通海一目遂眇　劉福通率衆攻汴梁分遣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出山東北犯元鎭守黃河義兵元帥田豐叛附於福通　秋七月徐達徇宜興使前鋒趙德勝取常熟張士德迎戰爲德勝所禽士德小字九六善戰有謀浙西地皆其所略定既被禽士誠大沮初士誠失長興常州江陰兵不得四出勢蹙士德用江陰王逢計欲降於元以拒太祖至是使人閒道貽士誠書言之士誠遂決計請降元江浙右丞相達識帖睦邇爲言於朝授士誠太尉官

其將吏有差太祖欲啗士德以招士誠　士德竟不食死　初莫天祐聚衆保無錫州士誠招之不從以兵攻之亦不克士誠既受元官天祐乃降士誠累表爲同僉樞密院事　胡大海克徽州元萬戸吳訥戰敗自殺守將八思爾不花遁改徽州路曰興安府鄧愈守之苗帥楊完者以十萬衆來攻愈激厲將士與大海合擊破走之　鄧愈薦休寧朱升召問時務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太祖善之　八月癸丑劉福通陷大名衛輝路康茂才取江陰馬馱沙敗士誠獲其樓船　九月婺源州元帥汪同來降　倪文俊謀殺徐壽輝不克奔黃州爲麾下領兵元帥陳友諒所殺友諒自稱平章政事　閏九月白不信等陷興元遂入鳳翔其黨走入蜀　冬十月常遇春自銅陵攻池州吳

禎廖永安以舟師毀其北門入城敵艦百餘至復大敗之執徐
壽輝守將　初張明鑑聚衆淮南以青布爲號稱青軍又以善
長槍稱長槍軍由含山轉掠揚州元鎮南王孛羅普化招降之
以爲義兵元帥踰年食盡謀擁王作亂王走死淮安明鑑遂據
揚州屠居民以食繆大亨言於太祖曰賊饑困若掠食四出則
難制矣且驍鷙可用無爲他人得太祖命大亨急攻義兵千戶
武德謂明鑑曰吾輩才雄萬夫今東衂西挫事勢可知不如早
擇所依明鑑然之遂降得衆數萬馬二千餘匹悉送其將校妻
子至應天改淮海翼元帥府爲江南分樞密院以大亨爲同僉
院事總制揚州鎮江改揚州爲淮海府大亨有治略寬厚不擾
而治軍嚴肅禁暴除殘民甚悅未幾卒　十二月己丑釋囚

徐壽輝將明玉珍帥斗船五十艘掠糧川峽閒將還時元右丞完者都募兵重慶義兵元帥楊漢應募至欲殺之幷其軍漢知之走出峽遇玉珍爲言重慶無重兵完者都與右丞哈麻禿不相能若回船襲之可取而有也玉珍意未決部將戴壽曰機不可失可分船爲二半貯糧歸沔陽半因漢兵攻重慶不濟則掠財物還玉珍從其策襲重慶走完者都執哈麻禿以獻壽輝壽輝授玉珍蜀行省右丞　李文忠年十九以舍人將親軍從援池州破天完軍驍勇冠諸將別攻青陽石埭太平旌德皆下之敗元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復敗苗軍於於潛昌化進攻淳安夜襲洪元帥降其衆千餘授帳前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

十八年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路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

庚戌王弼取婺源州斬元守將鐵木兒不華　二月己巳朔毛貴據長蘆鎮尋陷濟南益引兵而北殺宣慰使董摶霄於南皮陷薊州犯漷州略柳林以偪大都元帝徵四方兵入衛議欲遷都以避其鋒大臣諫乃止　太祖以軍興民失農業乙亥以康茂才爲營田使　初石牌民朱定販鹽無賴與富民趙氏有隙遂告變滅趙氏授江陰判官尋復爲盜元遣兵捕之定乃導張士誠陷平江士誠以定爲參政而遣元帥欒瑞戍石牌及太祖取江陰瑞猶據石牌導舟師往來其間太祖命廖永安等擊之桑世傑戰死瑞亦降張氏窺江路絶　三月己酉錄囚　鄧愈李文忠會胡大海之師自昱嶺關進攻建德路道遂安破長槍帥余子貞逐北至淳安又破其援兵丙辰克建德以爲建安

府尋曰建德府文忠守之楊完者以苗獠數萬水陸奄至文忠將輕兵破其陸軍取所馘首浮巨筏上水軍見之亦遁　初巢湖諸將來歸獨趙普勝逸去歸於陳友諒夏四月陷池州遣別將守而自據樅陽水寨友諒尋據龍興路遣熊天瑞守贛州

庚午楊完者再攻徽州胡大海擊敗之轉攻建德軍烏龍嶺武德請於李文忠曰此可襲而取也文忠問故對曰乘高覘之其部曲徙舉不安而聲囂文忠曰善卽與鄧愈襲完者覆其營

五月劉福通攻下汴梁元守將竹貞遁遂迎韓林兒都焉　李文忠進攻浦江禁焚掠示恩信義門鄭氏避兵山谷招之還以兵護之民大悅　張士誠雖去僞號擅甲兵土地如故達識帖睦邇在杭州與楊完者有隙陰召士誠兵士誠遣史文炳襲殺

完者遂有杭州　陳友諒將鄧克明等陷汀邵略杉關元汀州路總管陳友定禦之戰於黃土大捷走克明　冬十月壬申胡大海克蘭溪州　徐達邵榮攻宜興久不下太祖遣使謂曰宜興城西通太湖口士誠饟道所由斷其饟道破之必矣達乃遣丁德興絕太湖口而幷力急攻城遂拔改曰建寧州尋復故楊國興以右翼元帥守之　宜興既復廖永安乘勝深入太湖遇吳將呂珍與戰後舟不繼舟膠淺被執永安長水戰屢以舟師破士誠兵士誠愛其才勇欲降之不可爲所囚　十二月癸酉闗先生等陷上都毀諸宮殿轉掠遼陽　胡大海攻婺州久不下太祖自將往擊之命毛騏權理中書省事徐達留守應天常遇春等並從耿再成爲前鋒屯縉雲之黃龍山以遏敵衝命和

州人王宗顯至婺州覘敵宗顯潛得城中虛實及諸將短長還白太祖太祖喜曰我得婺以爾爲知府是時元行省參政石抹宜孫守處州其弟厚孫守婺宜孫聞婺被兵承制以胡深爲元帥帥車師由松溪來援太祖曰道隘車戰適取敗耳命胡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破之禽元帥季彌章深遁去德濟胡大海養子也元樞密同僉甯安慶與守將帖木烈思貳遣都事縋城請降癸未太祖駐兵城西城中人望見五色雲如車蓋以爲異甲申安慶開東門納兵元浙東廉訪使楊惠婺州達魯花赤僧住戰死執帖木烈思石抹厚孫太祖入城發粟振貧民改州爲甯越府以王宗顯爲知府潘庭堅同知府事王興宗爲金華知縣興宗故隸人李善長李文忠皆以爲不可太祖曰興

宗事我久勤廉能斷儒生法吏莫先也始置中書分省於寧越府辟郡人吳沈許元胡翰戴良等十三人會食省中日二人更番講經史陳治道又辟范祖幹葉儀祖幹持大學以進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太祖深禮貌之祖幹及儀皆求歸許之旌祖幹孝行表其所居曰純孝坊　戊子遣主簿蔡元剛招諭方國珍　命石抹厚孫爲書招宜孫宜孫不聽

十九年春正月乙巳太祖謀取浙東未下諸路戒諸將曰克城以武戡亂以仁吾比入集慶秋毫無犯故一舉而定每聞諸將得一城不妄殺輒喜不自勝夫師行如火不戢將燎原爲將能以不殺爲武豈惟國家之利子孫實受其福　庚申胡大海克

諸暨張士誠守將胥遁萬戶沈勝既降復叛大海擊敗之生禽四千餘人改諸暨爲諸全州　樂平人許瑗進謁曰足下欲定天下非延攬英雄不可太祖喜留置幕中參軍事　命寗越知府王宗顯立郡學宗顯故儒者博涉經史聘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源等爲訓導自兵興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未幾卒官　欒鳳知諸全州事請州人楊恆爲州學師恆固讓不起鳳乃令州中子弟即家問道政有缺失輒貽書咨訪　胡大海移兵攻紹興馮國用卒於軍太祖哭之慟命其弟勝襲兄職典親軍大海再破士誠兵　時禁釀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欲行法都事王愷請勿誅以安大海心太祖曰寗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竟手刃之　方國珍謀於其下

曰江左號令嚴明恐不能與抗況爲我敵者西有吳南有閩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變衆以爲然於是遣使奉書進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文綺百匹太祖復遣鎮撫孫養浩報之

張士誠大舉兵寇江陰艨艟蔽江其將蘇同僉駐君山指畫進兵吳良遣其弟禎出北門與戰而潛遣元帥王子明帥壯士馳出南門合擊大敗之俘斬甚衆敵宵遁　三月甲午赦大逆以下　張士誠寇建德李文忠禦之東門使別將出小北門間道襲其後夾擊大破之　丁巳方國珍以溫台慶元來獻遣其子關爲質太祖卻其質厚賜而遣之　毛貴之破濟南也立賓興院選用元故官姬宗周等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相距三十里造輓運大車百輛凡官民田十取其二

故得據山東者三年至是為趙均用所殺　夏四月俞通海攻樅陽水寨大破之趙普勝陸走盡獲其舟遂復池州　張士誠復攻建德李文忠破之大浪灘乘勝克分水　立樞密分院於寧越府常遇春守之　時耿炳文守長安州吳良守江陰湯和守常州皆數破張士誠兵太祖以故久留寧越徇浙東六月壬戌朔還應天以寧越重地召胡大海使協守　張士誠將呂珍圍諸全胡大海救之珍堰水灌城大海奪堰反灌珍營珍勢蹙於馬上折矢誓請各解兵許之郎中王愷曰珍猾賊不可信不如因擊之大海曰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師遂還人服其威信　元察罕帖木兒數破賊盡復關隴發秦晉之師會汴城下屯杏花營諸軍環城而壘韓林兒兵出戰輒敗嬰城

守百餘日食將盡劉福通計無所出秋八月挾林兒從百騎開東門遁還安豐後宮官屬子女及符璽印章寶貨盡沒於察罕

徐達進攻安慶與張德勝自無爲陸行夜掩浮山寨走普勝將胡總管追敗之青山逐北至潛山陳友諒將郭泰逆戰沙河德勝破斬之九月克潛山達還鎮池州

常遇春移兵圍衢州以奇兵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戰具急攻之遂下元總管馮浩赴水死改衢州路爲龍游府命王愷總制軍民事愷增城濬濠置游擊軍籍丁壯得萬餘人遇春部將擾民愷械而撻之市遇春讓愷愷曰民者國之本撻一部將而民安將軍所樂聞也遇春乃謝愷時饑疫相仍愷出倉粟修惠濟局全活無算學校毀與孔子家廟之在衢者並新之設博士弟子員士翕然悅服開化

馬宣江山楊明並爲亂先後討禽之未幾遇春從徐達守池州
趙普勝守安慶數引兵爭池州太平太祖患之啗普勝客使
潛入友諒軍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訴功倖倖有
德色友諒銜之疑其貳於己以會師爲名自江州猝至普勝以
燒羊迎於雁汊甫登舟友諒即殺普勝幷其軍　張士誠兵奄
至常州吳復敗之忠節門吳良遣兵從間道殲其援兵於無錫
士誠奪氣　元帝遣使徵糧於張士誠賜之龍衣御酒士誠自
海道輸糧十一萬石於大都歲以爲常　冬十月遣博士夏煜
授方國珍福建行省平章事弟國瑛參知政事國珉樞密分院
僉事國珍名獻三郡實陰持兩端煜既至乃詐稱老疾不任職
惟受平章印誥而已　俞廷玉卒於安慶軍中　耿再成侵處

州石抹宜孫分遣元帥葉琛胡深參謀林彬祖鎮撫陳仲眞拒戰會胡大海兵至與再成合大破之進抵城下十一月壬寅宜孫戰敗與琛及章溢走建寧處州遂下深以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降太祖素知深名召見授左司員外郎遣還處州招集部曲從征大海遂定處州七邑再成守之改處州路爲安南府尋爲處州府　陳友諒之據龍興也徐壽輝欲徙都之友諒不可既而友諒居江州壽輝遽自漢陽來從之友諒伏兵郭外迎壽輝入卽閉城悉殺其所部遂以江州爲都奉壽輝以居自稱漢王置王府官屬　李善長等薦劉基宋濂葉琛章溢命處州總制孫炎招之

二十年春正月改寧越府曰金華府　二月元福建行省參政

袁天祿以福寧降　劉基不就徵孫炎使再往基遺炎寶劍炎作詩以爲劍當上獻天子斬不順命者人臣不敢私封還之遺基書數千言基始與宋濂等俱赴召三月戊子朔至應天太祖迎勞之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章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基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喜寵禮甚至太祖問陶安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太祖多其能讓

夏五月陳友諒以輕兵襲池州徐達與常遇春設伏大破之九華山下斬首萬人生禽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旅也不殺必爲後患達不可以狀聞而遇春先以夜阬其人過半太祖不懌悉縱遺餘衆於是始命達盡護諸將友諒挾徐壽輝東下攻太平元

帥朱文遜知府許瑗院判花雲王鼎結陳迎戰文遜戰死文遜亦太祖義子史不傳其小字友諒遂攻城城堅三日不得入友諒乃以巨舟乘漲薄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閏月丙辰朔城陷縛雲雲奮身大呼縛盡裂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賊非吾主敵盍趣降賊怒碎其首縛諸檣叢射殺之雲至死罵益厲瑗鼎亦抗罵死方戰之急也雲妻郜氏祭家廟挈三歲兒泣語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義不獨存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撫之雲被執郜氏赴水死侍兒孫氏瘞之抱兒行被掠至江州孫夜投漁家脫簪珥屬養之已復竊兒走遇潰軍奪舟浮水渡江踰年乃達太祖所友諒既克太平志益驕進駐采石磯遣部將陽白事壽輝前戕壯士挾鐵撾擊碎其首壽輝死友

諒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僭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鄒普勝以下皆仍故官約張士誠合攻應天應天大震諸將議先復太平以牽之太祖曰不可彼居上游舟師十倍於我猝難復也或請自將迎擊之太祖曰不可彼以偏師綴我而全軍趨金陵順流半日可達吾步騎急難引還百里趨戰兵法所忌非策也或又議奔據鍾山或請遂降之劉基獨張目不言太祖召入內基奮曰主降及奔者可斬也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賊驕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後舉者勝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矣乃定計馳諭胡大海攻信州以牽其後而令康茂才以書紿友諒令速來李善長以爲疑太祖曰二寇合吾首尾受敵惟速其來而先破之則士誠膽落矣友諒聞茂才爲內應

果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木橋使歸太祖易橋以石於是常遇春以五翼軍伏石灰山徐達屯南門外楊璟屯大勝屯張德勝等以舟師出龍江關趙德勝守虎口城太祖親督軍盧龍山孝慈皇后盡發宮中金帛犒士友諒至江東橋見橋愕然呼茂才不應知爲所紿乙丑戰於龍灣諸將欲急擊之太祖曰天且雨趣食乘雨擊之須臾果大雨士卒競奮雨止合戰趙德勝力戰殺傷相當伏兵起馮勝華雲龍躍馬大呼擣其中堅廖永安張德勝麾諸將奮擊友諒軍披靡遇春達茂才等夾攻大破之友諒乘輕舸走張德勝追敗之慈湖焚其舟俞通海禽其七帥逐北至采石大戰張德勝死於陳王銘突敵陣敵鑽槊刺銘傷頰銘三出三入殺傷過當馮勝合諸軍蹙之友諒復大敗遂

棄太平走江州遇春等進復太平乘勝取安慶大海亦引兵克信州以爲廣信府時信方絶糧或勸大海還師大海曰此閩楚襟喉也可棄之乎築城浚隍畱守不去先是軍糧少所得郡縣皆徵糧於民民甚以爲苦大海言於太祖已之　丁卯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爲提舉　六月更築太平城　石抹宜孫自建寧收集士卒欲復處州壬子攻慶元爲耿再成所敗還走半道遇鄉兵被殺部將李彥文葬之龍泉太祖嘉其忠遣使致祭復其處州生祠　時徐壽輝將歐普祥守袁州黃彬說之曰公與友諒比肩奈何下之友諒驕恣非江東敵也保境候東師當不失富貴秋九月普祥以袁州降友諒遣其弟友仁攻之彬與普祥敗其衆獲友仁友諒懼約分界不相犯乃釋友仁時江楚諸

郡皆爲陳氏有袁扼其要害潭岳贛兵不得出友諒勢大蹙太祖兵臨之遂棄江州彬力也壽輝浮梁守將于光亦來降明玉珍聞友諒弑壽輝自立曰與友諒俱臣徐氏顧悖逆如此命以兵塞瞿塘絶不與通立壽輝廟於城南隅歲時致祀　方國珍歲歲爲元漕張士誠粟元累進國珍行省左丞相衢國公國珍受之如故太祖察其情冬十二月復遣夏煜以書諭曰吾始以汝豪傑識時務故命汝專制一方汝顧中懷叵測欲覘我虛實則遣侍子欲卻我官爵則稱老病夫智者轉敗爲功賢者因禍成福汝審圖之國珍得書不省　以葉琛章溢爲營田司僉事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中書省設御座遥拜韓林兒劉基曰牧豎耳奉之何爲因見太祖陳天命所在太祖問征取計基曰

士誠自守虜不足慮友諒刼主脅下名號不正地據上流其心無日忘我宜先圖之陳氏滅張氏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太祖大悅曰先生有至計勿惜盡言　李善長請榷兩淮鹽立茶法制錢法開鐵冶定魚稅以裕國用二月甲申立鹽茶課設官令商人販鹽二十取一又令於產茶地買茶納錢請引私茶與私鹽同罪己亥置寶源局於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文爲一貫四十文爲一兩四文爲一錢　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應天城內外置大小二場分教士卒以郭景祥宋思顏爲參軍　趙均用之據徐州也以薛顯爲元帥守泗州均用死顯以泗州來降　太祖復以書諭方國珍曰福基於

至誠禍生於反覆隗囂公孫述故轍可鑒大軍一出不可虛詞
解也國珍詐窮戊寅遣使來陽爲惶懼謝罪以金寶飾鞍馬獻
太祖曰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材所用者粟帛寶玩非所好也
夏四月改寧國府曰宣城府　元完者都自果州會平章朗
革歹參政趙資謀復重慶屯嘉定之大佛寺明玉珍遣明二攻
之半年不下玉珍乃親帥衆圍之遣二以輕兵襲陷成都五月
癸丑嘉定陷執資及完者都朗革歹歸重慶館諸治平寺欲使
爲己用三人者執不可乃斬於市妻子皆死蜀人謂之三忠於
是諸郡相次附於玉珍明二尋復姓名曰萬勝　秋七月甲子
范常爲太平知府諭之曰太平吾股肱郡其民數困於兵當令
得所常以簡易爲治興學卹民官廩有穀數千石請給民乏糧

者秋稔輸官公私皆足居三年民親愛之　郭景祥性諒直遇事敢言宋思顏亦隨事納忠太祖嘗視事東閣天暑汗沾衣左右更以衣進皆數經浣濯者思顏曰主公躬行節儉眞可示法子孫願始終如一　太祖嘉其直賜之幣他日又進曰句容虎爲害既捕獲宜除之今豢養民間何益太祖欣然卽命殺虎　陳友諒將張定邊陷安慶守將趙仲中棄城走還龍江法當誅常遇春請原之太祖不許曰法不行無以懲後遂誅仲中而以其弟庸爲行樞密院僉事　時胡德濟守廣信府友諒將李明道來寇德濟與力戰大海自金華來援夾擊之禽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　元察罕帖木兒既取汴梁遣養子擴廓帖木兒討東平脅降田豐王士誠乘勝定山東軍聲大振八月太祖遣使通

好　太祖自將舟師征陳友諒至安慶敵固守唐勝宗爲陸兵疑之廖永忠張志雄出不意破其水寨仇成以陸兵乘之戊戌克安慶以爲寧江府仇成爲橫海指揮同知守其地趙德勝乘風泝小孤山距九江五里友諒始知倉皇遁去小孤山守將丁普郎傅友德迎降壬寅太祖次湖口追敗友諒於江州胡大海入戰皆大捷遂入江州以爲九江府友諒奔武昌徐達追之友諒出戰艦沔陽達營漢陽沌口以遏之分徇南康建昌饒蘄黃廣濟友諒守將吳宏王溥等皆下改南康爲西寧府饒州曰鄱陽府又改池州曰九華府尋與饒州皆復故名以陶安知黃州鄧愈守饒州溥守建昌　初羅復仁爲陳友諒編修知其無成遁去太祖取九江復仁來謁留置左右　張士誠遣司徒李伯

昇帥水陸兵十萬攻長安州城中兵僅七千人副元帥劉成引數十騎出西門擊敗伯昇兵禽其將宋元帥轉至東門伯昇恐兵圍之成戰死太祖聞長安被攻命陳德華高費聚往援伯昇夜劫營諸將皆潰耿炳文嬰城固守攻甚急隨方禦之不解甲者月餘常遇春復帥兵來援殺吳兵五千餘人伯昇乃解圍遁

冬十一月陳友諒撫州守將鄧克明爲吳宏所攻遣使偽降以緩師鄧愈知其情自饒州卷甲夜馳二百里己未旦入其城克明出不意單騎走愈號令明肅秋毫不犯遂定撫州克明不得已降　十二月改淮海府曰維揚府　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遣使請降且請無散部曲太祖有難色劉基從後蹋胡牀太祖悟許之以書報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誠此

足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此足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來者嘗推赤心以待隨其才任使之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安肯散其部伍使人自危疑負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僇猜忌若此竟何所成近建康龍灣之役予所獲張志雄梁鉉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志雄破安慶水寨鉉等攻江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宜早為計

二十二年春正月延瑞得書乃遣康泰至九江降乙卯太祖如

龍興至樵舍廷瑞以陳氏所授丞相印及軍民糧儲之數來獻迎謁於新城門太祖慰勞之俾仍舊官收龍興路爲洪都府謁孔子廟告諭父老除陳氏苛政罷諸軍需存䘏貧無告者民大悅瑞州臨江吉安相繼下以吉安爲府置中書行省又改建昌路曰肇慶府撫州路曰臨川府尋皆復故名廷瑞改名美 鄧愈薦臨川張中數學召至命坐問曰予下豫章兵不血刃此邦之人其少息乎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且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耳 二月還應天遷江西行省於洪都府鄧愈爲參政葉琛爲洪都知府鎮守之胡深以親軍指揮守吉安

初建德既下苗將蔣英劉震李福自桐廬歸於胡大海大海喜其驍勇置麾下至是大海守金華三人者謀作亂辛未晨

入分省署請大海觀弩於八詠樓大海出英遣其黨跪馬前詐訴英過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出袖中椎擊大海中腦仆地遂殺之又殺其子闕住德郎中王愷欲生之愷正色曰吾守土義當死盍從賊耶又殺之亦殺其子李文忠聞變遣將來擊英等大掠城中持大海首奔方國珍國珍不受使國璋邀擊之兵敗被殺英等遂奔張士誠文忠親往撫其衆金華遂定大海善用兵軍行不殺人不掠婦女不焚燬廬舍又好士所至訪求豪儁薦之及死聞者無不流涕大海竟無後　處州苗帥李祐之等聞蔣英之變亦作亂行省院判耿再成方對客飯聞變上馬迯戰卒不滿二十人迎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反賊攢槊刺之再成揮劍連斷數槊中傷墮馬大罵不絕口死亂軍執都事孫

炎知府王道同幽之元帥朱文剛聚兵殺賊不及亦被執皆不屈賊帥賀仁德以燒雁斗酒啖炎炎且飲且罵賊怒拔刀叱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主上所賜吾當服以死遂與道同文剛皆見害　金處苗軍繼反浙東摇動劉基以母喪還喪至龍游府爲守將夏毅諭安諸屬邑　李文忠遣將屯縉雲以圖處州　改建德爲嚴州府李文忠爲浙東行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事　張士誠聞浙東亂遣其弟士信帥兵十萬寇諸全知州欒鳳與院判謝再興力守數出奇兵挫敵　胡美之降也同僉康泰平章祝宗不欲美微言於太祖太祖命將其兵從徐達征武昌泰宗遂反三月癸亥舟次女兒港趨還乘夜破新城門而入鄧愈倉卒聞變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從騎死且盡窘甚連

易三馬馬輒踣最後得養子馬乘之始得奪撫州門以出奔還應天知府葉琛被執不屈大罵與都事萬思誠皆死愈至應天太祖弗之罪　謝再興告急於李文忠文忠遣同僉胡德濟自信州往救乘懈得入城與再興欒鳳分門守再興復請益兵文忠兵少無以應會太祖使邵榮討處州亂卒文忠乃揚言徐右丞邵平章將大軍刻日進士信兵聞之懼謀夜遁德濟與再興率死士夜半開門突擊大破走之諸全得完　夏四月己卯邵榮胡深復處州叛軍皆伏誅以深爲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深葬耿再成等後改葬應天聚寶山時山寇竊發人情未固深募兵萬餘人捕誅渠帥沿海軍素驍誅其尤横者數人患乃息　徐達以沔口軍還討洪都叛將甲午復其城祝宗

走死執康泰歸於應天太祖以泰爲胡美甥赦弗誅　復以寧江府爲安慶府西寧府爲南康府長安州爲長興州　太祖以漢都重鎭屛翰西南非骨肉重臣莫能守五月丙午命兄子文正統元帥趙得勝鄧愈等鎭其地開大都督府儒士郭奎劉仲服爲參謀文正增城浚池招集山寨未附者號令明肅遠近震懾　明玉珍自稱隴蜀王以劉楨爲參謀　六月戊寅元察罕帖木兒以書來報留我使人不遣　寧海人葉兌獻書太祖曰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孔明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南併張九四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北征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

吾何哉江之所備莫急上流今義師已克江州足蔽全吳況自滁和至廣陵皆吾所有匪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張氏傾覆可坐而待淮東諸郡亦將來歸北略中原李氏可併也今聞察罕妄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爲事勢不侔宜如魯肅計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此其大綱也至其目有三張九四之地南包杭紹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爲巢穴今欲攻之莫若聲言掩取杭紹湖秀而大兵直擣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屬邑收其稅糧以贍軍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張氏重

鎮在紹興紹興懸隔江海所以數攻而不克者以彼糧道在三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攻杭州絶其援兵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既拔杭城勢孤湖秀風靡然後進攻平江犁其腹心江北餘孽隨而瓦解此必計也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即奉書納款後遣夏煜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顧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之納款誘令張昶齎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爲說客欲說明公奉詔彼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獪如是宜興師問罪然彼以水爲命一聞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一平即當納土不過欲款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期責其歸順彼自方國

璋之歿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義師之盛氣已先挫今因
陳顯道以自通正可脇之而從也事宜速不宜緩宣諭之後更
置官吏拘集舟艦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
定福建本浙江一道兵脃城陋兩浙既平必圖歸附下之一辨
士力耳如復稽遲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
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也
太祖奇其言欲留用之力辭去賜銀幣襲衣後數歲削平天下
規模次第略如兌言　元察罕帖木兒總大軍圍益都戊子田
豐王士誠乘間刺殺之入益都與陳猱頭合元帝即軍中拜擴
廓帖木兒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如察罕官領其軍
擴廓本王姓小字保保察罕甥養爲子　張中又言國中大臣

有變宜預防初太祖所任將帥最著者平章邵榮與徐達常遇
春爲三而榮尤宿將善戰浸驕蹇有異志與參政趙繼祖謀伏
兵爲變秋七月丙辰事覺太祖欲宥榮死遇春直前曰人臣以
反名尙何可宥臣義不與俱生太祖乃飲榮酒流涕而戮之繼
祖亦伏誅　八月改永定縣復曰武進縣　九月癸卯朔劉福
通自安豐引兵援益都遇元師於火星埠大敗走還　冬十一
月乙巳元兵穴地道入益都執田豐王士誠剖其心以祭察罕
帖木兒縛陳猱頭等二十餘人獻闕下韓林兒勢大窘　池州
帥羅友賢據賢山寨通張士誠常遇春趙德勝破斬之　十二
月元戶部尙書張昺郎中馬合謀航海自慶元至應天授太祖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擴廓帖木兒致書歸使者太祖聞察罕被

剳遂不受官殺馬台謀以張㬥才畱官之　劉楨說明玉珍曰西蜀形勝地大王撫而有之休養傷殘用賢治兵可以立不世業不於此時稱大號以係人心一旦將士思鄉土瓦解星散大王孰與建國乎玉珍善之乃議於眾

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僭稱皇帝國號夏建元天統立妻彭氏爲皇后子昇爲太子倣周制設六卿以劉楨爲宗伯分蜀地爲八道更置府州縣蜀兵視諸國爲弱勝兵不滿萬人玉珍素無遠略然性節儉頗好學折節下士既稱帝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設提舉司教授建社稷宗廟求雅樂開進士科定賦稅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皆劉楨爲之謀也　命汪河錢楨至河南報擴廓書爲所畱太祖前後凡七致擴廓書終不報　初

太祖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又令諸將屯田龍江諸處惟康茂才績最乃下令褒之二月壬申申命將士屯田積穀　是月張定邊陷饒州　張士誠將呂珍圍安豐韓林兒告急於太祖太祖曰安豐破則士誠益彊不可不救也劉基曰友諒士誠方伺隙未可動也不聽三月辛丑太祖自將救安豐珍已破安豐殺劉福通聞大軍至盛兵拒守太祖左右軍皆敗常遇春橫擊其陳三戰三破之珍走俘獲士馬無算乃以林兒歸居之滁州太祖還應天徐達及遇春移師圍廬州　陳友諒忿彊土日蹙乃大治樓船數百艘皆高數丈飾以丹漆每船三重置走馬棚上下人語聲不相聞艣箱皆裹以鐵會聞太祖援安豐乃遣使約張士誠夾攻士誠欲守境觀變許使者不行也友諒遂載妻

子官屬盡銳以攻洪都夏四月壬戌乘漲直抵城下趙德勝帥所部數千背城逆戰射殺其將敵頗沮明日圍合環城數匝德勝與朱文正鄧愈薛顯等分門固守　初諸全守將謝再興使部校鬻貨於杭州太祖慮其輸我軍實殺部校召再興還以參軍李夢庚總制諸全軍馬既而念再興功爲兒子文正娶其長女命徐達娶其幼女復遣守諸全再興忿夢庚出己上欒鳳復以細故繩之乙丑遂叛殺鳳鳳妻王氏以身蔽鳳並殺之執夢庚降於張士誠夢庚亦死之太祖以再興數有功叛非其志故鳳與夢庚皆不得卹　鄧愈守撫州門當敵要衝陳友諒親督衆來攻城壞且三十餘丈愈且戰且築趙德勝帥諸將力戰樞密院判李繼先乘城戰死城復完友諒晝夜攻左翼元帥牛海

龍萬戶程國勝夜刼敵營海龍死國勝泅水得脫走應天左副元帥趙國旺引兵燒敵戰艦敵追至投橋下死軍士張德山復夜半潛出亦死夏茂成守城樓中飛礮死右翼元帥同知朱潛統軍元帥許珪俱戰死百戶徐明躍馬出射賊賊知明名併力攻彼執死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友諒攻甚急顯隨方禦之間出銳卒搏戰斬其平章劉進昭禽副樞趙祥　五月築禮賢館以處劉基等李文忠薦王褘及許元王天錫召置館中　陳友諒遣蔣必勝攻吉安守將李明道開門納兵殺參政曾萬中陳海執參政劉齊知府朱叔華脅之降不屈又分兵陷臨江執同知趙天麟亦不屈皆送友諒所友諒殺三人徇洪都城下朱文正等不為動友諒兵又陷無為州知州董曾抗駡不屈沈之江

趙德勝暮坐城門樓指揮士卒弩中腰膂鏃入六寸拔之歎曰吾自壯歲從軍傷矢石屢矣無重此者死不恨恨不能掃清中原耳言畢而絕德勝剛直沈鷙馭下嚴肅未嘗讀書臨機應變動合古法　洪都圍久內外隔絕朱文正遣千戸張子明告急於應天以東湖小漁舟從水關潛出夜行晝止半月始得達太祖問友諒兵勢對曰兵雖盛戰鬭死者不少今江水日涸賊巨艦將不利援至可破也太祖謂子明歸語而帥堅守一月吾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所獲令誘城中降子明陽諾至城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救且至賊怒攢槊殺之　秋七月癸酉太祖自將救洪都召徐達常遇春自廬州來會太祖問張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

獲其渠帥時有周顛者亦以吉告舟次安慶無風中以洞元法祭之風大作癸未次湖口先伏兵涇江口及南湖觜遏友諒歸路檄信州兵守武陽渡友諒聞太祖至解圍逆戰於鄱陽湖友諒兵號六十萬聯巨舟爲陳樓櫓高十餘丈綿亘十餘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丁亥遇於康郎山太祖分軍十一隊以禦之戊子合戰達先諸將擊其前鋒傅友德被數創戰益力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友諒軍乘上流鋒銳甚太祖軍舟小不能仰攻幾不支俞通海乘風以火礮焚其舟二十餘遇春與廖永忠等力戰呼聲動天地殺傷略相當張定邊直犯太祖舟舟膠於沙不得退危甚程國勝與左副指揮韓成元帥陳兆先駕舸左右奮擊陳德身被九矢不退常遇春射定邊中之定邊走通海復飛

舸來援舟驟進水湧太祖舟得脫而通海舟爲敵巨艦所壓兵皆以頭抵艦兜鍪盡裂僅免遇春舟復膠於淺有敗舟順流下觸舟舟乃脫亦免成國勝兆先繞出敵艦後援絕皆死元帥宋貴亦戰沒永忠追定邊且射之定邊被矢如蝟士卒多死夜太祖以友諒可破而慮士誠內犯遣徐達還守應天己丑友諒悉巨艦出戰諸將仰攻不利有怖色太祖親麾之不前斬退縮者十餘人皆殊死戰樞密同知丁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直立執兵作鬬狀敵驚爲神樞密院判張志雄舟檣折敵攢刺之知不能脫遂自刎元帥余昶右元帥陳弼徐公輔皆戰歿郭興請以火攻之會日晡大風起東北永忠通海等乃帥敢死士操七舟實火藥蘆葦中縱火焚其樓船風烈火熾煙焰漲天湖水盡

赤友諒兵大亂諸將鼓譟乘之斬首二千級焚溺死者無算友
諒弟友仁亦燒死友仁號五王眇一目有勇略旣死友諒氣沮
是戰也太祖舟雖小然輕駛友諒軍俱艨艟巨艦不利進退以
是敗太祖所乘舟檣白友諒令軍士明日併力攻白檣舟太祖
知之令諸舟盡白其檣辛卯復戰劉基侍太祖側忽躍起大呼
趣太祖更舟太祖倉卒更舟坐未定飛礮擊舊所御舟立碎友
諒乘高見之大喜而太祖舟更進漢軍皆失色通海永忠復與
趙庸汪興祖以六舟深入搏戰太祖登舵樓望久之無所見意
已沒有頃六舟繞敵艦出飄颻若游龍軍士讙譟勇氣百倍戰
益力自辰至午友諒復大敗於是斂舟自守不敢更戰興祖張
德勝養子也是日副元帥昌文貴左元帥李信王勝劉義戰死

諸將以友諒軍尚彊欲縱之去遇春獨無言通海進曰湖有淺舟難回旋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入即成禽矣劉基亦請移舟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壬辰太祖移軍出湖口諸將欲放舟東下太祖命扼上流遇春乃泝江而上諸將從之遂水陸結柵以扼友諒歸路友諒退保渚磯相持三日其右金吾將軍曰出湖難宜焚舟登陸直趨湖南圖再舉左金吾將軍曰此示弱也彼以步騎躡我進退失所據大事去矣友諒不能決既而曰右金吾言是也左金吾以言不用與所部來降右金吾知之亦降友諒勢益蹙忿甚盡殺所獲將士而太祖則悉還所俘傷者傅以善藥且祭其親戚諸將之陣亡者八月太祖再移書友諒其略曰吾欲與公約從各安一方以俟天命公失計肆毒於我

我輕師間出奄有公龍興十一郡猶不自悔禍復搆兵端一困於洪都再敗於康郎骨肉將士重罹塗炭公卽倖生還亦宜卻帝號坐待眞主不則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得書忿恚不報居湖中一月食盡掠糧都昌朱文正遣方亮焚其舟糧道絕壬戌以百艦邀南湖觜爲南湖軍所遏遂突湖口太祖邀之順流搏戰及於涇江涇江軍復遮擊之大戰同知元帥李志高副使王咬住戰死友諒軍且鬬且走日暮猶不解友諒從舟中引首出有所指揮驟中流矢貫睛及顱死軍大潰降者五萬人執其太子善兒張定邊夜挾友諒次子理載其尸遁還武昌友諒豪侈嘗造鏤金牀甚工宮中器物類是旣亡江西行省以牀進太祖歎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命有司毀之改洪都府爲南

昌府朱文正遣何文輝等討平未附州縣九月還應天論功行賞遇春通海永忠等賚金帛土田甚厚又論洪都守城功賞鄧愈與克敵等太祖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虛直擣應天大事去矣乃頓兵南昌不亡何待友諒亡天下不難定也　丁玉爲九江知府大兵既還彭澤山民叛玉聚鄉兵討平之　陳理至武昌嗣僞位改元德壽壬午太祖自將征之謝再興以張士誠兵犯東陽左丞李文忠合胡深引兵爲前鋒戰於義烏文忠將千騎橫突其陳大敗之深建議以諸全爲浙東藩屏乃度地去諸全五十里並五指山築新城分兵戍守會太祖以再興叛馳使詣文忠別爲城守計至則功已竣未幾李伯昇以十六萬衆來攻頓城下不能拔敗去太祖嘉深功賜以

名馬擢胡德濟浙江行省參知政事移守新城　張士誠令其下頌功德邀王爵元帝不許士誠遂自立爲吳王尊其母曹氏爲王太妃置官屬別治府第於城中以士信爲浙江行省左丞相幽達識帖睦邇於嘉興元徵糧不復與參軍俞思齊諫曰向爲賊可無貢今爲臣不貢可乎士誠怒抵案仆地思齊卽引疾去是時士誠所據南抵紹興北踰徐州達於濟寧之金溝西距汝潁濠泗東薄海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以士信及女夫潘元紹爲腹心左丞徐義李伯昇呂珍爲爪牙參軍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主謀議元學士陳基右丞饒介典文章士誠好招延賓客贈遺輿馬居室甚具爲人遲重寡言號爲有器量而實無遠圖既據有吳中吳承平久戶口殷甚士誠漸奢縱怠於政事士

信元紹尤好聚斂日夜歌舞爲樂將帥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戰輒稱疾邀官爵田宅然後起甫至軍所載婢妾樂器踵相接或大會游談之士樗蒱蹴踘皆不以軍務爲意及喪師失地還士誠概置不問上下嬉娛以至於亡　冬十月壬寅太祖圍武昌廖永忠等分兵柵四門於江中聯舟爲長寨絶其出入　追封張德勝蔡國公趙德勝梁國公桑世傑永義侯　十二月丙申太祖還應天常遇春留督諸軍　元帥葛俊守廣信盛冬發民浚城濠李文忠止之不聽文忠怒欲臨以兵劉辰請往喻之俊悔謝事遂已

明紀卷第一終

明紀卷第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加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太祖紀二　起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太祖稱吳元年二十八年戊申正月太祖稱洪武元年國號明

元至正二十四年韓林兒之龍鳳十年也春正月丙寅朔太祖為吳王建百官設四部於中書省分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諭之曰立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闇弱威福下移馴至於亂今宜監之以劉基為太史監令　立子標為世子從宋濂受經　二月乙未朔復視師武昌武昌城東南高冠山下瞰城中漢兵據之諸將相顧莫前傅友德帥數百人一鼓奪之流矢

中頻洞脅不爲沮陳氏驍將陳同僉持槊突入太祖呼郭英殺之其丞相張必先自岳州來援次洪山常遇春乘其未集急擊禽之徇於城下必先號潑張軍中倚以爲重及被禽城守者皆大懼由是欲降者衆太祖欲招陳理遣羅復仁入城諭之且曰理若來不失富貴復仁頓首曰如陳氏遺孤得保首領俾臣不食言於異日臣死不憾太祖曰汝行吾不誤汝也復仁至城下號慟竟日理聞縋使入見復仁復大哭陳太祖意因語理曰大兵所向皆摧不降且屠城中民何罪理善其言遂帥官屬出降入軍門俯伏不敢視太祖見理幼弱掖之起握其手曰吾不汝罪也府庫財物恣所取漢陽府岳州興國諸路皆下改路曰府置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於武昌府　三月乙丑太祖還應天授

陳理爵歸德侯初友諒之從徐壽輝也其父普才止之不聽及稱帝往迎普才普才曰汝違吾命吾不知死所矣至是太祖封普才爲承恩侯　以詹同爲國子博士羅復仁吳琳魏觀爲國子助教復仁老特賜乘小車出入時功臣子弟教習內府諸博士治一經不盡通貫同學識淹博講易春秋最善應教爲文才思泉湧一時莫與並　丁卯置起居注以宋濂楊思義爲之　庚午罷諸翼元帥府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　議律令設各道提刑僉事分巡錄囚　令中書省曰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於山林或藏於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拔之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

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略出衆者參軍及都督府具以名聞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詣闕面陳其事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者參用之十年以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其下有司宣布此意於是州縣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間及兼通音律者　初征酒醋之稅收官店錢及是減收官店錢改在京官店為宣課司府縣官店為通課司凡商稅三十取一過者以違令論　追封胡大海越國公花雲東邱郡侯許瑗東陽郡侯王鼎太原郡侯於是死事諸臣以次封為公侯伯子男夏四月建祠祀丁普郎等三十五人於康郎山趙德

勝等十四人於南昌　陳友諒既滅太祖志圖中原謂孔克仁曰元運既隳豪傑互爭其釁可乘吾欲督兩淮江南諸郡之民及時耕種加以訓練兵農兼資進取退守仍於兩淮間饋運可通之處儲糧以俟兵食既足中原可圖卿以爲何如克仁對曰積糧訓兵觀釁待時此長策也　時江左兵勢日盛太祖以漢高自期嘗謂孔克仁曰秦政暴虐漢高帝起布衣以寬大馭羣雄遂爲天下主今羣雄蠭起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歎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饋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姦謀尚閒諜御衆無

紀律我以數十萬衆修軍政任將帥相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嘗閱漢書宋濂與克仁侍太祖曰漢治道不純者何克仁對曰王霸雜故也太祖曰誰執其咎克仁曰責在高祖太祖曰高祖創業遭秦滅學民憔悴甫蘇禮樂之事固所未講孝文爲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業終於如是帝王之道貴不違時三代之王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又嘗問克仁漢高起徒步爲萬乘主所操何道克仁對曰知人善任使太祖曰項羽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然承以柔遜濟以寬仁卒以勝之今豪傑非一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以觀天下之變若徒與角力則猝難定也　元孛羅帖木兒反太子奔太原

俞通海畧劉家港進偪通州敗張士誠兵禽其將朱瓊陳勝
六月湖廣安定宣撫使向思明遣長官硬徹律等以元所授宣
撫敕印來上請改授置安定等處宣撫司二以思明及其弟思
勝爲之又置懷德軍民宣撫司一以向大旺爲之統軍元帥二
以南木潘仲玉爲之抽攔不用黃石三洞各置長官一以沒葉
大蟲硬徹律爲之簳坪洞設元帥府一以向顯祖爲之梅梓麻
寮二洞各置長官一以向思明唐漢明爲之皆新降者　徐達
復引兵圍廬州秋七月丁丑克之改路爲府置江淮行省焉尋
罷元樞密同知朱守仁以舒城來歸　戊寅常遇春徇江西鄧
克明之弟志清據永豐有卒二萬鄧愈擊破之禽其大帥五十
餘人遂從遇春平臨江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禽克明八月戊

戌復吉安將殺脅從者千餘人吉安人胡子祺走謁諸帥力言不可得免進圍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太祖使使諭遇春克城無多殺苟得地無民何益於是遇春浚壕立柵以困之　進鄧愈江西行省右丞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將早貴未有如愈與李文忠者愈爲人簡重愼密不憚危苦將軍嚴善撫降附其徇安福也部卒有虜掠者判官潘樞入謁面責之愈驚起謝趣下令掠民者斬索軍中所得子女盡出之樞因閉置空舍中自坐舍外作糜食之卒有謀乘夜刼取者愈鞭之以徇樞悉護遣還其家民大悅　徐達徇荆湖諸路九月甲申下中興峽州天臨諸路改中興曰荆州峽州曰夷陵天臨曰潭州並爲府夷陵尋降爲州　張士誠大發兵遣士信攻長興耿炳文費聚敗之獲其

元帥宋興祖士信憤甚益兵圍城炳文與聚出戰又大敗之長
興爲士誠必爭地炳文拒守凡十年以寡禦衆大小數十戰戰
無不勝士誠迄不得逞　溫州豪周宗道聚衆據平陽數爲方
國珍從子明善所侵以城來歸明善怒攻之參軍胡深遣兵擊
走明善遂下瑞安進兵溫州國珍恐請歲輸白金三萬兩給軍
俟杭州下即納土來歸太祖命深班師　冬十月以中書省之
都鎮撫司隸大都督府　太祖壯廖永安不屈遂授行省平章
政事封楚國公　十一月追封俞廷玉河間郡公　十二月庚
寅徐達克辰州傅友德下衡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徐達下寶慶湖湘平　贛州圍守六月
熊天瑞力盡乃帥其養子元震肉袒詣軍門降常遇春果不殺

太祖大喜賜書褒勉宥天瑞以爲指揮使以汪廣洋爲江西參政守贛州遇春遂趨南安因兵威招諭嶺南諸路下韶州南雄

初太祖定應天問朱文正欲何官文正對曰叔父成大業何患不富貴爵賞先私親非所以服衆也太祖善其言愛之及江西平文正功居多太祖賜常遇春廖永忠及諸將士金帛甚厚念文正前言知大體錫功尚有待也而文正不能無少望性素卞急至是暴怒遂失常度任掾吏衛可達奪部中子女按察使李飲冰奏其驕侈觖望太祖遣使詰責文正懼飲冰益言其有異志太祖即日登舟甲申至南昌遣人召文正文正倉卒出迎太祖數曰汝何爲者遂載與俱歸欲竟其事孝慈皇后力解之曰兒特性剛耳無他也宋濂亦曰文正固當死殿下體親親之

誼置之遠地則善矣遂免官安置桐城誅其參謀郭奎文正子鐵柱甫四歲太祖撫其頂曰兒無恐爾父倍訓敎貽我憂我終不以爾父故廢爾育之宮中文正尋卒歆冰亦以他事伏誅鐵柱後改名守謙　二月己丑元福建行省平章陳友定侵處州胡深擊敗之追至浦城又敗其守兵城遂下　丙午李伯昇復以二十萬衆攻諸全新城胡德濟固守乞師於李文忠文忠帥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等馳救去新城十里而軍德濟使人告賊勢盛宜少駐以俟大軍文忠曰兵在謀不在衆乃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遇驕必克之矣彼軍輜重山積此天以富汝曹也勉之會有白氣自東北來覆軍上占之曰必勝詰朝會戰天大霧晦冥文忠集諸將仰天誓曰國家之事在此一舉文

忠不敢愛死以後三軍乃使元帥徐大興湯克明等將左軍嚴德王德等將右軍而自以中軍當敵衝會處州援兵亦至奮前搏擊霧稍開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衝其中堅敵以精騎圍文忠數重文忠手所格殺甚衆縱橫馳突所向皆披靡大軍乘之城中兵亦鼓譟出克祖燔其營落數十敵遂大潰逐北數十里斬首數萬級溪水盡赤獲同僉元帥等六百餘人軍士三千馬八百匹鎧仗芻粟收數日不盡伯昇僅以身免捷聞太祖大喜召文忠歸宴勞彌日賜御衣名馬遣還鎮　初胡德濟所部有潛移家入新城者李文忠疑德濟使然誅其都事羅彥敬欲徵戒德濟將士皆怒走告德濟怡然曰右丞殺彥敬自爲廣信作戰衣有弊耳再言者斬於是太祖召德濟褒諭之而

責文忠矣將士心且曰胡德濟之量汝不及也　三月宋濂乞歸省太祖與世子並加勞賜濂上箋謝并奉書世子勉以孝友敬恭進德修業太祖覽書大悅召世子爲語書意賜札褒答并令世子致書報焉　夏四月庚寅常遇春徇襄漢諸路　胡深下松溪獲其守將張子玉因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規取八閩太祖喜曰子玉驍將禽之則友定膽落乘勢攻之理無不克因命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深齊進　五月乙亥吳復傅友德破安陸禽元同僉任亮復遂守之尋克汝州魯山己卯常遇春下襄陽以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鎭其地又以章溢爲按察僉事時荆襄初平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從之賜愈書曰爾戍襄陽宜謹守法度山寨來歸者

兵民悉仍故籍小校以下悉令屯種且耕且戰爾所戍地鄰擴廓若爾愛加於民法行於軍則彼所部皆將慕義來歸如脫虎口就慈母我賴爾如長城爾其勉之愈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拊循招徠威惠甚著　六月朱亮祖等克崇安進攻建寧守將阮德柔固守胡深視氛祲不利欲緩之亮祖曰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幽遠山澤之氣變態無常何足徵也壬子德柔兵四萬屯錦江偪深陳後亮祖督戰益急深引兵還擊破其二栅德柔軍力戰陳友定自以銳師來擊日已暮深突圍走馬蹶被執遂遇害年五十二太祖嘗問宋濂曰胡深何如人對曰文武材也太祖曰誠然浙東一障吾方賴之而深以久任鄉郡志圖平閩以報効竟以死徇深御衆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

一八守處州興學造士縉雲田稅重以新沒入田租償其數鹽
稅什一請半取之以通商賈軍民皆懷其惠　浙東按察使宋
思顏孔克仁等以職事被逮詞連章溢太祖遣太史令劉基諭
之曰素知溢守法毋疑也會胡深陷沒處州動搖命溢爲浙東
按察副使往鎭之以溢子存道爲游擊代領深衆溢以獲罪蒙
宥不應遷秩辭副使許之又以父子相統於律不宜請罷存道
官不許溢至處州宣布令旨誅首叛者餘黨悉定　秋七月令
從渡江士卒被創廢疾者養之死者贍其妻子　廖永安卒於
平江被囚凡八年矣　元擴廓帖木兒以太子令舉兵討孛羅
帖木兒入大同進薄大都元帝乃襲殺孛羅於朝擴廓從太子
入覲以爲太傅左丞相　九月丙辰建國子學　明玉珍遣萬

勝取興元使參政江儼通好於太祖太祖遣都事孫養浩報聘
遺王珍書曰足下處西蜀予處江左蓋與漢季孫劉相類近者
王保保以鐵騎勁兵虎踞中原其志殆不在曹操下使有謀臣
如攸彧猛將如遼郃予兩人能高枕無憂乎予與足下實脣齒
邦願以孫劉相吞噬爲鑒自後信使往返不絕　冬十月戊戌
下令討張士誠命徐達常遇春等先規取淮東閏月克海安壩
進取泰州遇春軍海安以遏士誠兵孫興祖守海陵海陵士誠
兵入淮要地興祖沈毅有謀整軍令練士伍防禦甚嚴士誠兵
自海口來侵擊敗之禽彭元帥　元擴廓帖木兒功雖高起行
間驟至相位中朝舊臣多忌之者而擴廓久典軍亦不樂在內
請出治兵南平江淮詔許之封河南王俾總天下兵代皇太子

出征分省中官屬之半隨之鹵簿甲仗亘數十里軍容甚盛
徐達圍高郵未下十一月士誠兵陷宜興達還師救之留馮勝
督高郵軍高郵守將詐降勝令指揮康泰帥數百人先入城敵
閉門盡殺之太祖怒召勝決大杖十令步詣高郵勝慚憤攻甚
力達亦復宜興復渡江益兵攻　是歲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思
州宣撫使田仁厚並來歸附並以爲宣慰使
二十六年春正月癸未朔士誠以舟師出馬馱沙巨艦數百溯
江而上侵鎮江以援高郵吳良戒嚴以待太祖親督大軍救之
比至士誠焚瓜州而遁康茂才追北至浮子門士誠軍遮海口
乘潮來薄茂才力戰良出兵夾擊大敗之獲卒二千太祖詣江
陰勞軍周巡壁壘歎曰良今之吳起也遂還應天　吳良守江

陰十年仁恕儉約聲色貨利無所好夜宿城樓枕戈達旦訓將練兵常如寇至暇則延儒生講論經史新學宮立社學大開屯田均徭省賦封疆晏然太祖嘗召至應天勞曰吳院判保障一方我無東顧憂功甚大車馬珠玉不足旌其勞命學士宋濂等爲詩文美之　改維揚府曰揚州府宣城府曰宣州府　二月明玉珍卒子昇嗣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爲皇太后同聽政昇甫十歲諸大臣皆粗暴不相下萬勝惡張文炳殺之文炳所善明昭復矯彭氏旨縊殺勝吳友仁自保寧移檄淸君側戴壽等共誅昭諸大臣用事國柄旁落遂益不振後三年劉楨亦卒昇遣使告哀已又遣使入聘太祖遣侍御史蔡哲報之　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保靖安撫使彭世雄等皆遣使歸附　元擴廓帖

木兒駐軍河南檄李思齊張思道孔興脫列伯會師大舉思齊羅山人與察罕帖木兒同起兵齒位略相埒得檄大怒曰吾與若父交若髮未燥敢檄我耶令其下一卒不得出武關思道等亦皆不聽調擴廓歎曰吾奉詔總天下兵而鎭將不受節制何討賊爲三月甲午遣其弟脫因帖木兒以一軍屯濟南防遏南軍而自引兵西入關攻思齊等思齊等會兵長安盟於含元殿舊基併力拒擴廓　丙申令中書嚴選舉有濫舉者逮治之徐達等克高郵俘將士千餘人遂會常遇春攻淮安夏四月乙卯襲破徐義水軍於馬騾港梅思祖以淮安降並獻四州初思祖爲元義兵元帥叛從劉福通擴廓帖木兒醢其父至是士誠殺其兄弟數人　初李濟據濠州名爲士誠守實觀望太祖使

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太祖曰濠吾家也濟如此我有國無家可乎命平章韓政指揮顧時以雲梯礮石四面攻濟度不能支始出降政歸濟於應天太祖大悅元徐州守將陸聚亦以徐宿二州降　甲子太祖如濠州省墓初太祖父母沒貧不克葬里人劉繼祖與之地乃克葬至是議改卜不果增土以培其封令陵旁故人汪文劉英等二十家守視賜以粟帛召父老飲極歡曰吾去鄉十餘年艱難百戰乃得歸省墳墓與父老子弟復相見今苦不得久留歡聚爲樂父老幸教子弟孝弟力田毋遠賈濱淮郡縣尚苦寇掠父老善自愛令有司除租賦皆頓首謝

徐達等攻安豐扼其四門韓政潛穴城東龍尾壩入其城二十餘丈城壞辛未破之元將忻都竹貞左君弼皆走追奔四十餘

里禽都俄而貞引兵來爭與戰城南門再破走之元擴廓帖木兒遣兵侵徐州達分兵擊敗之俘斬萬計傅友德同陸聚守徐州唐勝宗守安豐改安豐曰壽春府淮南北悉平　五月壬午朔太祖至自濠　庚寅求遺書　太祖謂孔克仁曰壬辰之亂生民塗炭中原諸將孛羅擁兵犯闕亂倫干紀行已夷滅擴廓挾太子以稱戈急私讎無敵愾之志思齊輩碌碌竊據一方民受其害士誠外假元名反覆兩端明玉珍父子據蜀僭號喜於自用而無遠謀觀其所爲皆不能有成予揆天時審人事有可定之機今師西出襄樊東踰淮泗首尾相應擊之必勝大事可成天下不難定既定之後生息猶難方勞思慮耳　秋八月庚戌改築應天城作新宮鍾山之陽　徐達等師還太祖議進取

張士誠李善長請緩之達曰張氏汰而苛李伯昇輩徒擁子女玉帛易與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以大軍蹙之三吳可計日定太祖大悅辛亥拜達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帥舟師二十萬伐士誠御戟門誓師曰城下之日毋殺掠毋毀廬舍毋發邱壟士誠母葬平江城外毋侵毀既而召問達遇春用兵當何先遇春欲直擣平江太祖曰湖州張天麒杭州潘原明爲士誠臂指平江窮蹙而人悉力赴援難以取勝不若先攻湖州使疲於奔命羽翼既披平江勢孤立破矣遂移檄數士誠八罪達遇春帥兵自太湖趨湖州遇春敗士誠兵於太湖於毗山甲戌至三里橋張天麒分兵三道出戰達亦分三軍應之別遣兵扼其歸路敵戰敗返走不得入城還戰大破

之禽將吏二百八遂圍湖州士誠遣朱暹五太子等以六萬衆來援屯於舊館出大軍後築五砦自固遇春及吳楨等將奇兵由大全港營東阡更出其後築十壘以遮之斷其糧道士誠知事急親督兵來戰敗於皁林薛顯兇將取德清　大軍之伐士誠也令李文忠攻杭州以牽制之九月文忠帥朱亮祖等克桐廬新城遂攻餘杭　文忠屢出攻伐太祖命李貞權掌軍務桐廬旣下以所俘卒送嚴州嚴城空虛俘卒謀叛去貞饗其衆醉而縛之以歸應天太祖嘉之貞文忠父也　常遇春敗張士誠將徐志堅於東阡襲徐義於平望爇燔其赤龍船冬十月壬子敗潘元紹於烏鎭逐北至昇山攻其水寨顧時引小舫繞敵舟舟中多俯覷而笑時乘其懈帥壯士數人大呼躍入舟衆大亂

餘舟競進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與戰小卻薛顯帥舟師奮擊燒其船衆大潰昇山水陸寨皆破五太子朱暹呂珍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功遇春弗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丈餘又善没水珍暹皆宿將善戰至是降徐達等以徇於湖州吳人震恐十一月甲申張天麒及李伯昇等以湖州降　餘杭守將謝五再興弟也李文忠諭之降許以不死辛卯五與再興子五人出降諸將請戮之文忠不可遂趨杭州丙申潘原明亦執蔣英以降文忠整衆入原明以女樂迎麾去之營於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借民釜斬以徇城中帖然得兵三萬糧二十萬以王興福知杭州府杭初附人心未安興福善撫輯民甚德之太祖命誅蔣英

刺其血以祭胡大海　取紹興路　華雲龍攻嘉興降其將宋興湯和克太湖水寨下吳江州士誠遣銳卒迎鬭大戰尹山橋康茂才持大戟督戰盡覆敵眾癸卯徐達從太湖進圍平江達軍葑門常遇春軍虎邱郭興軍婁門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築長圍困之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成瞰城中置弓弩火筒臺上又置巨礮所擊輒糜碎城中大震　俞通海下太倉秋豪不犯民大悅　徐達攻婁門士誠出兵戰茅成擊敗之突至外郛中矢死楊國興攻閶門亦戰死熊天瑞降於士誠教士誠飛礮擊外軍城中木石俱盡外軍多傷者　十二月韓林兒卒僭號凡十二年或曰太祖

命廖永忠迎林兒歸應天至瓜步覆其舟沈於江太祖以咎永忠云初太祖駐和陽以孤軍保一城而林兒稱宋後四方響應遂用其年號以令軍中林兒沒始以明年爲吳元年建圜丘於正陽門外鍾山之陽方丘於太平門外鍾山之陰太社稷壇於宮城西南四親廟於宮城東南祭告山川所司進宮殿圖命去雕琢奇麗者　罷浙江分省置行中書省治杭州府改紹興路爲府諸全州爲諸暨縣又改龍游府爲衢州府以嘉興湖州二府直隸京師

二十七年太祖吳元年也春正月戊戌諭中書省曰東南久罹兵革民生凋敝吾甚憫之且太平應天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億煩勞久矣今比戶空虛有司急催科重困吾民將何以堪其

賜太平田租二年應天鎮江寧國廣德各一年　以濠州爲臨
濠府壽春府爲壽州屬之命世子標省臨濠墓諭曰商高宗舊
勞於外周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皆知小民疾苦故在位勤儉爲
守成令主兒生長富貴習於宴安今出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
歷田野其因道途險易以知鞍馬勤勞觀閭閻生業以知衣食
艱難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即祖宗所居訪求父老問吾
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不易又命中書擇官輔
行凡所過郡邑城隍山川之神皆祭以少牢時世子年十三矣
庚子取松江府　元福建行省郎中秦裕伯避地上海太祖
命中書省檄起之裕伯對使者曰食元祿二十餘年而背之不
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固辭　癸卯取

沅州路　二月元擴廓帖木兒遣左丞李二攻徐州次陵子村傅友德禦之兵寡堅壁不戰詗其衆方散掠乃以二千人泝河至呂梁登陸擊之單騎奮槊刺其將韓乙敵敗去度且復至亟還開城門而陳於野卧戈以待約聞鼓卽起李二果至鳴鼓士騰躍搏戰破禽二陸聚又敗元兵於宿州禽僉院邢端等　徐達遣使請事太祖敕勞之曰將軍謀勇絶倫故能遏亂略削羣雄今事必稟命此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軍中緩急將軍其便宜行之吾不中制　三月丁丑始設文武二科取士使有司勸論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　杭州既下方國珍據境自如遣間諜假貢獻名覘勝負又數通好於擴廓帖木兒及陳友定圖爲掎角太祖聞

之怒夏四月貽書數其十二罪　俞通海會圍平江戰滅渡橋擣桃花塢中流矢創甚歸應天太祖幸其第問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太祖揮涕而出翼日卒年三十八太祖臨哭甚哀從官衞士皆感涕湯和亦以飛礮傷左臂召還應天創愈復往攻　張士誠拒守數月太祖貽書招之曰古之豪傑以畏天順民爲賢全身保族爲智漢竇融宋錢俶是也爾宜三思勿自取夷滅爲天下笑士誠不報　置太倉州改江陰州爲縣寧州府仍曰寧國興安府曰徽州　五月己亥初置翰林院以陶安潘庭堅爲學士朱升爲侍講學士升年老特免朝謁　是月以旱減膳素食復徐宿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及新附地田租三年劉基請決滯獄卽命基平反六月戊申大雨羣

臣請復膳太祖曰雖雨傷禾已多其賜民今年田租　張士誠親帥銳士突圍出西門搏戰將奔常遇春軍遇春分兵北濠截其後而別遣兵與戰士誠軍殊死鬭遇春拊王彌臂曰軍中皆稱爾健將能爲我取此乎彌應曰諾馳騎揮雙刀奮擊敵小卻遇春帥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者甚衆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驍猛善鬭每被銀鎧錦衣出入陳中至是亦悉敗溺萬里橋下死士誠馬逸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自是不敢復出　李伯昇知士誠困甚遣所善客踰城說之曰始公所恃者湖州嘉興杭州耳今皆失矣獨守此城恐變從中起公雖欲死不可得也莫若順天命遣使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開城門幅巾待命當不失萬戶侯且公之地譬如博

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於公何損士誠仰觀良久曰吾將思之乃謝客竟不降　癸酉命自今朝賀不用女樂　太祖御戟門召學士朱升范權引樂舞生入見閱試之太祖親擊石磬命升辨五音升不能審以宮爲徵太祖審其誤命樂生登歌一曲而罷　秋七月丙子給府州縣官之任費賜綺帛及其父母妻長子有差著爲令　己丑雷震宮門獸吻赦罪囚　庚寅遣使責方國珍貢軍糧二十萬石國珍集衆議郎中張本仁左丞劉庸等皆言不可從有邱楠者獨爭曰彼所言均非公福也惟智可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公經營浙東十餘年矣遷延猶豫計不早定不可謂智旣許之降抑又倍焉不可謂信彼之徵師則有詞矣我實負彼不可謂直幸而扶服請命庶幾

可覗錢俶平國珍不聽日夜運珍寶治舟楫爲航海計　八月
癸丑圜丘方丘社稷壇成　張士信中礮死城中洶洶無固志
九月甲戌太廟成　參政朱亮祖帥馬步舟師數萬討方國
珍　戊寅令曰先王之政罪不及孥自今除大逆不道毋連坐
平江圍急士誠語其妻劉氏曰吾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答
曰君毋憂妾必不負君城將破徐達與常遇春約曰師入我營
其左公營其右又令將士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
十里者死辛巳諸將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以入士誠收餘眾
戰於萬壽寺東街眾散走倉皇歸府第拒戶自縊故部將趙世
雄解之達數遣李伯昇潘元紹等諭意士誠瞑目不答昇出葑
門劉氏積薪齊雲樓下驅羣妾登樓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亦

自縊有二幼子匿民間不知所終吳地平居民安堵如故改平江路曰蘇州府吳良自江陰移守之士誠至舟中不復食至應天竟自縊死命具棺葬之初平江被圍城中多列礮石王行私語所知曰兵法柔能制剛若植大竹於地繫布其端礮石至布隨之低昂則人不能害而礮石無所用矣及遇春等克平江果如行言初黃敬夫等三人用事吳人知士誠必敗有黃菜葉十七字之謠至是卒驗　熊天瑞伏誅　初士誠與太祖相持陳基在其幕府書檄多指斥及士誠亡其臣多見誅基獨免　廖永安喪還太祖迎祭於郊　乙酉孫興祖攻通州其守將詣徐達降　丁亥胡美取無錫降莫天祐平江之圍也他城皆下惟天祐堅守士誠破美急攻之天祐猶不下縣人張翼帥父老爭

之天祐意沮翼絕城謁美請勿戮降人美許諾乃降太祖以天祐多傷我兵殺之　戊戌遣使致書於元帝送其宗室神保大王等北歸　張昶之被留也累官中書省參知政事有才辨明習故事裁決如流甚見信任自以元故臣心常戀戀會縱降人北還昶附私書訪其子存亡楊憲得書藁以聞下吏按問昶大書牘背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太祖殺之　辛丑論平張士誠功封李善長爲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將士賜賚有差　朱亮祖下天台進攻台州方國瑛迎戰敗走指揮嚴德亦戰死追至黃巖降其守將哈兒魯徇下仙居諸縣　癸卯新宮成　冬十月甲辰朔遣起居注吳琳魏觀以幣求遺賢於四方　丙午令百官禮儀尚左改李善長左相國徐達右相國

辛亥祀元臣福壽於應天余闕於安慶李黼於江州　壬子置御史臺以鄧愈湯和爲御史大夫劉基兼太史令與章溢同爲御史中丞諭之曰國家立三大府中書總政事都督掌軍旅御史掌糾察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尤淸要卿等當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縱奸毋假公濟私以害物　癸丑湯和爲征南將軍吳禎副之帥常州長興江陰諸軍討方國珍　甲寅定律令以李善長爲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傅瓛江西按察使滕毅及劉基陶安等爲議律官與大理卿周楨少卿劉惟謙丞周湞等共定其書諭之曰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爲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參究日具

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善長等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爲宗至唐始集其成惟元以一時行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今宜遵唐舊又以法有連坐三條請自大逆而外除不用皆從之時御西樓召諸臣賜坐從容講論律義　戊午正郊社太廟雅樂命太常司協律郎冷謙協樂章聲譜取石靈壁以制磬采桐梓湖州以製琴瑟較定音律及編鐘編磬等器定樂舞之制又置教坊司掌宴會大樂　庚申召諸將議北伐太祖曰山東則王宣反側河南則擴廓跋扈關隴則李思齊張思道梟張猜忌元祚將亡中原塗炭今將北伐拯斯民於水火何以決勝常遇春對曰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直擣元都破竹之勢也太祖曰元建國百年守備必固懸軍深入餽饟不前援兵四集

危道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彼屏蔽移師兩河破其籓籬拔潼關
而守之扼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勢孤援
絶不戰自克鼓行而西雲中九原關隴可席卷也諸將皆曰善
甲子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帥步騎二十五萬
由淮入河北取中原胡美爲征南將軍何文輝爲副將軍帥師
由江西取福建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將
武昌諸衞軍取廣西太祖親禡於龍江召諸將諭之曰御軍有
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當百萬衆摧堅陷
陣莫如副將軍不慮不能戰慮輕戰耳身爲大將顧好與小校
角甚非所望也遇春拜謝太祖又謂薛顯傅友德勇略冠軍可
當一面又諭美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

命汝總兵取閩左丞何文輝爲爾副參政戴德聽調發二人雖皆我親近勿以其故廢軍法聞汝嘗攻閩中宜深知其地利險易今總大軍攻圍城邑必擇便宜可否爲進退無失機宜是時稱名將必推達遇春遇春剽疾敢深入而達尤長於謀略遇春下城邑不能無誅僇達所至不擾卽獲壯士與諜結以恩義俾爲己用由此人多樂附　元擴廓帖木兒與李思齊等相持經年數百戰未能決元帝使使諭令罷兵專事江淮擴廓欲遂定思齊等然後引軍東乃遣其驍將貊高趨河中欲出不意擣鳳翔覆思齊巢穴貊高至衞輝軍變襲衞輝彰德據之罪狀擴廓於朝初太子奔太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可及還京師皇后諭指令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元帝禪位擴廓留

軍三十里外以數騎入朝由是太子銜之而元帝亦心忌擴廓廷臣譁言擴廓受命平江淮乃西攻關中令罷兵不奉詔跋扈有狀及貊高奏至元帝乃削擴廓太傅中書左丞相令以河南王就食邑汝南分其軍隸諸將以貊高總河北軍賜號忠義功臣太子開撫軍院於京師總制天下兵馬專備擴廓　己巳朱亮祖進兵溫州方明善拒戰擊敗之克其城時軍中頗掠子女章溢悉籍還其家溢尋入朝以其子存道守處州太祖謂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復問溢征閩諸將何如對曰湯和由海道胡美由江西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太祖立命文忠出師屯浦城如溢策　時廷臣伺太祖意多嚴苛溢獨

持大體或以爲言謚曰憲臺百司儀表當養人廉恥豈恃搏擊
爲能哉　湯和渡曹娥江下餘姚上虞吳禎毀壩通道出不意
直抵軍廄十一月辛巳方國珍帥所部遁入海禎及朱亮祖追
擊之盤嶼自申至戌敗之獲其大帥二人海舟二十五艘斬馘
無算還定諸屬城國珍部將相次降　壬午徐達克沂州降守
將王宣進克嶧州王宣復叛擊斬之莒密海諸州悉下　己丑
廖永忠爲征南副將軍自海道會湯和討方國珍　太祖觀郊
壇世子標從令左右導之農家徧觀服食器具又指道旁荊楚
曰古用此爲扑刑以其能去風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
此兒念之　乙未冬至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劉基等上戊申
大統曆太祖諭曰古者季冬頒曆太遲今於冬至亦未善宜以

十月朔著爲令　徐達使韓政分兵扼河斷援軍汪興祖別將衞軍取東平　辛丑達自帥大軍拔益都元平章普顏不花不屈死丞相也速來援傅友德以輕騎誘敵入伏奮擊敗走之遂取萊陽　十二月甲辰頒律令凡律二百八十五條令一百四十五條初太祖用法嚴奉行者重足立律令既具吏士始知循守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周楨等取所定律令自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訓釋其意頒之郡縣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覽其書而喜曰吾民可以寡過矣　湯和數遣使招方國珍示以順逆丁未遣子關奉表乞降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主上覆載之德舊矣不敢自絶於天地故一陳愚衷臣本庸才遭

時多故起身海島非有父兄相藉之力又非有帝制自爲之心方主上霆擊電掣至於婺州臣愚卽遣子入侍固已知主上有今日矣將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潤而主上推誠布公俾守鄉郡如故吳越事臣遵奉條約不敢妄生節目子姓不戒潛構釁端猥勞問罪之師私心戰兢用是俾守者出迎然而未免浮海何也孝子之於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情事適與此類卽欲面縛待罪闕庭復恐嬰斧鉞之誅使天下後世不知臣得罪之深將謂主上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大德哉蓋幕下士詹鼎詞也太祖覽而憐之賜書曰汝遵吾諭不卽歛手歸命次且海外負恩實多今者窮蹙無聊情詞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遂促國珍入朝面讓之曰若來得

毋晚平國珍頓首謝授廣西行省左丞食祿不之官數歲卒數
張本仁罪鞭其背潰爛死餘官屬從國珍降者皆徙滁州獨赦
邱楠以爲饒州知府詹鼎至京草封事萬言候駕出獻之太祖
爲立馬受讀命丞相官鼎楊憲忌其才沮之後坐累死　汪興
祖克東平乘勝至東阿降元參政陳璧及所部五萬餘人孔子
五十六世孫衍聖公希學帥曲阜知縣希舉鄒縣主簿孟思諒
迎謁於軍門興祖禮之兗東州縣聞風皆下遂取濟寧徐達徇
下濰膠諸州縣己酉濟南降分兵取登萊齊地悉定　諸軍之
伐陳友定也太祖別遣使至延平招諭之友定置酒大會諸將
及賓客殺明使者瀝其血酒甕中與衆酌飲之酒酣誓於衆曰
吾曹並受元厚恩有不以死拒者身磔妻子戮遂往福州環城

築壘爲拒守計而胡美已渡杉關下光澤邵武守將李宗茂以城降次建陽守將曹復疇亦降友定聞杉關破急分軍爲二以一軍守福州而自帥一軍守延平以相掎角　癸丑李善長帥百官勸進表三上乃許甲子告於上帝善長帥禮官具登極儀祭酒許元出入左右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事至進退人才無不與論議及是告歸司業劉丞直曰主上方應天順人公宜少待元不聽果忤旨僉事程孔昭劾其隱事逮死獄中　湯和廖永忠舟師由海道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臺使人諭降不應閩之元平章曲出引兵逆戰敗參政袁仁請降庚午諸軍緣南臺蟻附登城守將遁去參政尹克仁宣政使朵耳麻不屈死僉院柏帖木兒積薪樓下殺妻妾及二女縱火自焚死　是月以益

都路爲青州府般陽路爲淄川州慶元路爲明州府
二十八年太祖洪武元年也春正月乙亥太祖祀天地於南郊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明建元洪武追尊高祖考曰元皇帝廟號德祖曾祖考曰恆皇帝廟號懿祖祖考曰裕皇帝廟號熙祖考曰淳皇帝廟號仁祖妣皆皇后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　后仁慈有智鑒好書史嘗語帝定天下以不殺人爲本帝善之初從帝軍中值歲大歉帝又爲郭氏所疑嘗乏食后竊炊餅懷以進肉爲焦居常貯糗糒脯脩供帝無所乏絕而己不宿飽及貴帝比之豆粥麥飯每對羣臣述后賢同於唐長孫皇后退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陛下不忘妾同貧賤願無忘羣臣同艱難帝前殿決事或震怒后伺

帝還宮輒隨事微諫帝爲數緩刑戮帝嘗怒責宮人后亦陽怒令執付宮正司議罪帝曰何爲后曰帝王不以喜怒加刑賞當陛下怒時恐有畸重付宮正則酌其平矣卽陛下論人罪亦詔有司耳一日問帝今天下民安乎帝曰此非爾所宜問也后曰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問遇歲旱輒帥宮人蔬食助祈禱歲凶則設麥飯野羹帝或告以振䘏后曰振䘏不如蓄積之先備也后嘗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奸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帝歎曰至言也命女史書之平居服大練浣濯之衣雖敝不忍易聞元世祖后煮故弓絃事亦命取練織爲衾裯以賜高年煢獨餘帛類絲緝成衣裳賜諸王妃公主使知蠶桑艱難　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常遇春平章政事錄軍

國重事胡美廖永忠李伯昇並爲平章政事趙庸王溥爲左右丞楊憲傅瓛爲參知政事　丙子頒即位詔於天下　追封叔父爲壽春王兄爲南昌王盱眙王臨淮王從兄弟爲霍邱王下蔡王安豐王蒙城王兄子爲山陽王昭信王從子爲寶應王六安王來安王都梁王英山王所謂宗室十五王也　帶刀舍人周宗上書乞教太子帝嘉納中書省都督府請倣元制以太子爲中書令帝以元制不足法令詹同考歷代東宮官制設少師少傅少保詹事率府使諭德贊善賓客等官辛巳以李善長等兼領之諭之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領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聽斷不明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

嫌隙易生又所以特置賓客諭德者欲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職此故也昔周公教成王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於安逸不諳軍旅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之言其弁識之　初定天下官田畝稅五升三合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惟蘇松嘉湖怒其爲張士誠守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簿爲稅額而楊憲爲司農卿又以浙西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賦視他方倍蓰甲申遣使褒之　命陶安知制誥兼修國史帝嘗御東閣與安及章溢等論前代興亡本末安言喪亂之源由於驕侈帝曰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

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卿言甚當又論學術安曰道不明邪說害之也帝曰邪說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何從治安頓首曰陛下所言可謂深探其本矣安事帝十餘歲視諸儒最舊及官侍從寵愈渥御史或言安隱過帝詰曰安寧有此且若何從知曰聞之道路帝大怒立黜之　庚寅彗星見於昴畢　胡美進圍建寧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謀堅守以老我師美數挑戰不出與何文輝環攻之踰十日達里麻不能支辛卯夜潛至文輝營乞降壬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以眾降於文輝美怒兩人不詣己欲屠其城文輝馳告美曰與公同受命至此為安百姓耳今既降奈何以私忿殺人美乃止整軍入城秋豪無所犯執子琦等送京

師獲將士九千七百餘人糧糗馬畜稱是　庚子鄧愈爲征戍將軍帥襄漢兵取南陽以北未附州郡　湯和分兵徇興化漳州福寧進攻延平陳友定欲持久困之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所部將叛殺蕭院判軍士多出降者會軍器局災城中礮聲震地我師知有變急攻城友定呼其屬訣曰大事已去吾一死報國諸君努力因退入省堂衣冠北面再拜仰藥死所部爭開城門納我師師入友定猶未絕舁出水東門天大雷雨復甦友定子海聞父被執自將樂歸於軍門達魯花赤白哈麻副樞陳英輔皆自經死興化望風納款胡美亦遣降將諭降汀泉諸郡獨漳州路達魯花赤迭里彌實具公服北面再拜引佩刀剚喉而死福建平時以友定柏帖木兒迭里彌實爲三忠

友定至京師帝詰之厲聲曰國破家亡死耳尚何言遂殺之海亦從死元末所在盜起民間起義兵保障鄉里稱元帥者不可勝數元輒因而官之其後或去爲盜或事元不終惟友定父子死義稱完節焉　是月天下府州縣官來朝諭曰天下始定百姓財力俱困如鳥初飛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惟廉者能約己而愛人貪者必朘人以肥己爾等戒之　二月壬寅朔定郊社宗廟禮李善長等撰進郊祀儀考功郎中直起居注詹同定祫禘禮御史臺經歷錢用壬定釋奠耤田禮翰林學士朱升定時享齋戒禮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卿范常參合衆言陶安等裁定之　癸卯湯和提督海運造舟明州運糧輸直沽海多颶風輸鎮江而還　廖永忠爲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由海道取

廣東　征閩師還金子隆等復聚衆剽掠李文忠討禽之遂定建延汀三州命軍中收養道上棄兒全活無算　費聚吳禎次昌國勦海寇葉陳二姓於蘭秀山平之　丁未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臨行諭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並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成均仍遣爾修祀事於闕里爾其敬之　戊申祀社稷配以后土后稷初帝命中書省翰林院議創屋備風雨陶安言天子太社必受風雨霜露建屋非宜若遇風雨請於齋宮望祭從之　壬子詔衣冠如唐制　癸丑常遇春克東昌元平章申榮自經死山東平　甲寅楊璟遣千戶王廷取寶慶　封李貞為恩親侯　李文忠之征閩也章存道以

所部鄉兵萬五千人從閩平詔存道以所部從海道北征章溢
持不可曰鄉兵皆農民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不信也帝
不懌既而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鄉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爲
軍使北上一舉而恩威著矣帝喜曰孰謂儒者迂濶哉然非先
生一行無能辦者溢行至處州遭母喪乞守制不許鄉兵既集
命存道由永嘉浮海而北再上章乞終制報可　元擴廓帖木
兒既受詔就食邑退軍澤州其部將關保亦歸於朝朝廷知擴
廓勢孤乃詔李思齊等東出關與貊高合攻擴廓而分關保以
兵戍太原擴廓憤甚引軍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於是元
帝下詔盡削擴廓官爵令諸軍四面討之　三月辛未詔儒臣
修女誡諭翰林學士朱升曰治天下者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

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俾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恩寵或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不爲禍惟明主能察於未然下此多爲所惑卿等其纂女誡及古賢妃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升等乃編錄上之　楊璟進攻永州守將鄧祖勝迎戰敗斂兵固守璟進圍之元兵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盛璟擊敗之俘獲千餘人胡海生得千萬戶四人全州守將阿思蘭及周文貴再以兵來援周德興再擊敗之斬朱院判追奔至全州遂克之道州寧州藍山皆下進克武岡州分兵據險絕靖江聲援　鄧愈克唐州進攻南陽敗元兵於瓦店逐北抵城下丁酉克之禽史國公等二十六人隨葉舞陽魯山諸州縣相繼降攻

下牛心光石洪山諸寨均房金商之地悉定　徐達與常遇春會師濟南擊斬樂安反者還軍濟寧引舟師泝河趨汴梁己亥守將李克彝遁左君弼竹貞等降　孔希學入朝帝勑諭其父克堅未言稱疾則不可會克堅亦來朝遇使者淮安惶懼兼程進見於謹身殿問其年曰爾年未邁而病嬰之今不煩爾以官爾家先聖後子孫不可不學爾子温厚可俾進學克堅頓首謝卽日賜宅一區馬一匹米二十石明日復召見命以訓厲族人因顧侍臣曰先聖後特優禮之養以祿而不任以事也　夏四月辛丑朔蘄州進竹簟卻之命四方毋妄有所獻　廖永忠之發福州也以書諭元左丞何真曉譬利害遂航海趨潮州旣至真遣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印章籍所部郡縣戶口兵糧奉表

以降永忠聞於朝賜詔褒眞以竇融李勣爲比永忠抵東莞眞帥官屬出迎至廣州降盧左丞㑹海寇邵宗愚數其殘暴斬之廣人大悅　丁未祫享太廟德祖居中南向懿祖居東第一位熙祖西第一位仁祖東第二位東西向初製太廟祭器帝曰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旣不用死而用之甚無謂也其製宗廟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儀　徐達常遇春自虎牢關進軍河南元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陳於洛水北戊申遇春單騎突其陳敵二十餘騎攢槊刺之遇春一矢殪其前鋒大呼馳入麾下壯士從之敵大潰追奔五十里遂圍河南元梁王阿魯温降嵩陝陳汝諸州以次略定河南平阿魯温察罕帖木兒之父也　永州久不下楊璟令裨將分營諸門築壘困之造

浮橋西江上急攻之鄧祖勝力盡仰藥死百戶夏昇約降丁巳胡海以夜半先登諸軍踰城入元參政張子賢巷戰兵潰被執遂克永州　甲子帝如汴梁李善長劉基居守一切便宜行事基謂宋元寬縱失天下今宜肅紀綱令御史糾劾無所避宿衛宦侍有過者皆啟皇太子置之法人憚其嚴　元李思齊聞明師已取河南乃解而西與張思道拒守潼關會火焚思道營思齊遽退軍葫蘆灘遣部將張德欽薛穆飛等守關都督同知馮勝進攻之丙寅守將宵遁遂奪關取華州思齊奔鳳翔思道奔鄜城　康茂才留守陝州規運饋餉造浮橋渡師招徠絳解諸州扼潼關秦兵不敢東向茂才善撫綏民立石頌德焉　馮勝取陝州請益兵守潼關徐達曰無如郭興者遂調守之以金興

旺為副潼關三秦門戶時哈麻圖據奉元李思齊張思道等與爲犄角日窺伺欲東向興悉力捍禦王左丞來攻大敗之　置山東等處行中書省治濟南府　陶安爲江西行省參政諭之曰朕渡江卿首謁軍門敷陳王道及參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上游地撫綏莫如卿安辭不許　廖永忠進取廣西五月己卯克梧州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戰死張翱赴水死達魯花赤拜住降尋貴容鬱林諸州皆下　辛卯改汴梁路爲開封府置中書分省治焉以楊憲署省事　六月庚子召徐達常遇春等會行在所置酒勞之且謀北伐達曰大軍平齊魯掃河洛王保保逡巡觀望潼關既克思齊輩狼狽西奔元聲援已絕今乘勢直擣元都可不戰有也帝曰善　廖永忠馳

諭海南海北諸道三十餘城甲辰皆納印請吏　朱亮祖以兵會楊璟進攻靖江不下璟謂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決其隄岸破之必矣乃遣指揮邱廣攻牐口關殺守隄兵盡決濠水築土隄五道傅於城城中猶固守急攻閱兩月會其總制張榮來降璟與之白帽爲識壬戌胡海以夜四鼓自北門八角亭先登克之元都事趙元隆陳瑜劉永錫廉訪司僉事帖木兒不花元帥元禿蠻萬戸董丑漢府判趙世傑皆自殺執平章也兒吉尼先是張彬攻南關爲守城者所詬怒欲屠其民璟甫入立下令禁止之民乃安復移師徇郴州降兩江土官黃英衍岑伯顏等

秋七月廖永忠引兵克南寧戊子降象州兩廣悉平永忠善撫綏民懷其惠爲之立祠　庚寅振䘏中原貧民辛卯諭徐達

曰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流離相望故命將北征拯民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卹民隱天厭棄之君實有罪民則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諸將克城毋肆焚掠妄殺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罰無赦達復進曰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將窮追之乎帝曰元運衰矣行自澌滅不煩窮兵出塞之後固守封疆防其侵軼可也丙申馮勝爲征虜右副將軍留守開封又立河南行都督府以陳德署府事　閏月己亥朔元擴廓帖木兒禽關保貊高以聞元帝大恐歸罪於太子罷撫軍院悉復擴廓官爵命殺關保貊高與李思齊等分道南討丁未帝至自開封　徐達與常遇春會師河陰遣裨將分道

徇河北梅思祖至衛輝元平章龍二一棄城走彰德師從之龍二復出走遂降其城他將下廣平己酉師次臨淸使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顧時浚河通舟師遇春先驅而北壬子克德州合兵取長蘆扼直沽作浮橋以濟師水陸並進大敗元軍於河西務丙寅進克通州元帝帥后妃太子奔上都　是月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　免吳江廣興太平甯國滁和被災田租　八月己巳朔詔曰朕覩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其以應天爲南京開封爲北京　庚午徐達陳兵齊化門塡濠登城元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不降斬之其餘不戮一人封府庫籍圖書寶物令指揮張勝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者護視

諸宮人妃主禁士卒毋所侵暴吏民安居市不易肆傅友德薛顯顧時分邏古北諸隘口守盧溝橋元翰林待制黃殷仕投井死左丞丁敬可總管郭允中皆死之眞定路達魯花赤鈸納錫彰聞王師取元都朝服登城西崖北面再拜投崖死翰林學士承旨危素趨報恩寺將投井寺僧大梓輓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遂止兵迫史庫素往告鎭撫吳勉輦實錄而出之　壬申以京師火四方水旱詔中書省集議便民事丁丑始置吏戸禮兵刑工六部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官仍隸中書省革考功所罷司農卿以將作司隸工部滕毅爲吏部尚書楊思義爲戸部尚書錢用壬爲禮部尚書陳亮爲兵部尚書周楨爲刑部尚書單安仁爲工部尚書時六部權輕

多仰承丞相意指諸尙書亦多不久於位毅首長吏部佐省臺裁定銓除考課諸法思義以農桑積貯爲急請令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麻畝徵八兩木棉畝四兩栽桑以四年起科輸絹布詔可　大軍平河洛元擴廓帖木兒走汪河始得歸被拘凡六年帝甚嘉之進吏部侍郎備陳西征方畧　帝之未還也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抵罪李善長素暱之請緩其獄劉基不聽馳奏報可方祈雨即斬之由是與善長忤帝歸愬基僇人壇壝下不敬諸怨基者亦交譖之會以旱求言基奏士卒物故者其妻悉處別營凡數萬人工匠死胔骸暴露吳將吏降者皆編軍戶足干和氣帝納其言旬日仍不雨帝怒基有妻喪遂請告歸　己卯詔赦殊死以下將士

從征者卹其家逋逃許自首新克州郡毋妄殺輸賦道遠者官爲轉運災荒以實聞免鎮江租稅避亂民復業者聽墾荒地復三年有司以禮聘致賢士學校毋事虛文平刑毋非時決囚除書籍田器稅民間逋負免徵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許擢用鰥寡孤獨廢疾者存卹之民年七十以上一子復他利害當興革不在詔內者有司具以聞　壬午帝如北京改大都路曰北平府置燕山六衛留兵三萬人命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龍守之　癸未詔徐達常遇春取山西　大都既下韓政分兵守廣平諭降白土諸寨移守彰德下蟻尖寨蟻尖在林慮西北二十里爲元右丞呉庸王居義小鎖兒所據大將軍之北伐也遣將略諸山寨降者相繼蟻尖獨恃險不下至是兵偪之庸誘殺

居義及小鎖兒以降得士卒萬餘人　元湖廣平章郭雲保裕州白泉寨堅守不下徐達遣指揮曹諒圍之雲出戰被執達呵之跪雲植立謾罵求死脅以刃不動達壯之繫送京師帝奇其狀貌釋之方閱漢書問識字否對曰識因以漢書授之雲誦之甚習帝大喜用爲溧水知縣有政聲　傅瓛免　甲午遣內官往北平放元宮人諭之曰宮人皆良家子幽閉深宮誠有可憫至卽放遣適人勿使失所　漳州府通判王禕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法天道順人心雷霆霜雪可暫不可常浙西既平科斂當減帝嘉納之然不能盡從也九月癸亥詔曰天下之治天下之賢共理之今賢士多隱巖穴豈有司失於敦勸歟朝廷疏於禮待歟抑朕寡昧不足致賢將

在位者壅蔽使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豈甘沒世而已哉朕願與諸儒講明治道有能輔朕濟民者有司禮遣　乙丑常遇春下保定薛顯取七垜寨追敗脫因帖木兒遇春遂下眞定　陸聚克車子山鳳山城山鐵山諸寨分守井陘故關　陶安卒於官疾劇草上時務十二事帝親爲文以祭追封姑孰郡公　改乾寧安撫司爲瓊州府　冬十月庚午馮勝與偏將軍湯和由武陟取懷慶踰太行克碗子城取澤潞禽元右丞賈成於猗氏陳德破磨盤寨獲參政喻仁遂克平陽絳州禽元左丞田保保等獲將士五百餘人帝悅詔勝居常遇春下和居勝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下　丁丑帝至自北京　戊寅以元都平詔天下　先是徵元故臣旣至帝御奉天門召問元政得失

馬昱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帝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未之聞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馴至淪亡其失在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事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建大本堂命魏觀侍太子說書及授諸王經又選國子生國琦王璞張傑等十餘人侍太子讀書禁中琦等入對謹身殿帝謂殿中侍御史郭淵友等曰諸生於文藝習矣然與太子處當端其心術不流浮靡庶儲德亦獲裨助　以北平府屬山東行省保定河間眞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府屬河南分省　十一月己亥復遣魏觀及文原吉詹同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遺才所舉多擢用　庚子冬至始祀上帝於圜丘從李善長等分祭之議也以大明夜

明星辰太歲從祀有司議配祀帝謙讓不許前期親爲文告太
廟曰歷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獨不敢者以臣功業有未
就政治有闕失去年上天垂戒有聲東南雷火焚舟擊殿吻早
暮兢惕恐無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惟祖神與
天通上帝有問願以臣所行奏帝前善惡無隱及南郊竣事詣
太廟告禮成還御奉天殿受賀翌日宴羣臣於奉天殿以孔希
學襲封衍聖公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復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
子孫徭役又命孔希大爲曲阜世襲知縣進衍聖公秩二品賜
之誥曰古之聖人自羲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
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於孔子會前聖之
道而通之垂教萬世爲帝者師其孫子思子又能傳述而名言

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所以崇德報功歷代以來膺襲封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實憫焉爾其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豈不偉歟　癸亥帝手詔敘劉基勳伐及彭蠡同舟之難召還京師贈基祖父皆永嘉郡公欲進基爵基固辭不受　楊璟之自廣西還也帝問黃岑二氏所轄情形璟言蠻獠頑獷散則為民聚則為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帝曰蠻猺性習雖殊其好生惡死之心則一若撫之以安靖待之以誠諭之以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是月遣中書照磨蘭以權齎詔往諭左右兩江溪峒官民　湯和楊璟之下澤州也元擴廓帖木兒遣平章韓札兒拒之戰於韓店和等敗績會元帝自開平命擴廓復大都擴廓乃北出雁門將由保安徑居庸以攻

北平徐達聞之與諸將謀曰擴廓遠出太原必虛北平有孫都督在足以禦之今乘敵不備直擣太原使進不得戰退無所守所謂批亢擣虛者也彼若西還自救此成禽耳諸將皆曰善乃引兵趨太原薛顯傅友德將鐵騎三千略平定擴廓至保安果還救萬騎突至傅友德以五十騎御之常遇春言於達曰我騎雖集步卒未至驟與戰必多殺傷夜劫之可得志達曰善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約降請為內應乃選精騎夜銜枚往襲擴廓方然燭治軍書倉卒不知所出跣一足乘孱馬以十八騎走大同豁鼻馬降得甲士四萬十二月丁卯克太原遇春追擴廓至忻州而還　己巳置登聞鼓於午門外一御史日監之非大冤及機密重情不得擊擊即引奏　明昇聞太祖克元都奉書稱

賀壬辰以書諭之　汪廣洋劉惟敬爲參知政事　大本堂既建帝時臨幸評論古今一日御文樓太子侍問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七國事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帝曰此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爲帝又輕聽鼂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毋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矣　命漢陽知府易濟招諭安南　御史高元侃言京師人民循習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無哀戚之情請禁止以厚風俗乃令禮官定民喪服之制

明紀卷第二終

明紀卷第三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克家參訂

太祖紀三 起洪武二年己酉訖洪武八年乙卯凡七年

洪武二年春正月乙巳立功臣廟於雞籠山論次功臣死者肖像生者虛其位初胡大海等沒命肖像於卞壼蔣子文之廟及新廟成移祀焉　丁未享太廟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配　追封淳皇后父陳公為揚王皇后父馬公為徐王妃皆王夫人建祠太廟東皇后親奉安徐王神主祝文稱孝女皇后馬氏謹奉皇帝命致祭帝欲訪后族人官之后謝曰爵祿私外家非法力辭而止　庚戌詔曰朕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五年荷天眷佑悉

皆戡定用是命將北征齊魯之民饋糧給軍不憚千里朕軫厥勞已免元年田租遭旱民未甦其更賜一年頃者大軍平燕都下晉冀民被兵燹困徵斂北平燕南河東山西今年田租亦與蠲免河南諸郡歸附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師過其地是以未遑今晉冀平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今年稅糧悉除之又詔曰應天太平鎮江宣城廣興供億浩穰去歲蠲租遇旱惠不及下其再免諸郡及無爲州今年租稅　庚申常遇春取大同汪興祖將三衛卒守之華雲龍攻下雲州傅友德敗賀宗哲於石州脫列伯於宣府諸軍分徇未下州縣金朝興取東勝州山西悉平　鄞人傅恕請闕陳治道十二策曰正朝廷重守令馭外蕃增祿秩均民田更役法黜異端易服制興學校慎

選舉罷榷鹽停榷茶帝嘉納之　蔡哲爲參知政事　方國珍
張士誠相繼誅服諸豪亡命海島與島人相糾結是月倭寇山
東瀕海郡縣　二月丙寅朔詔修元史命李善長爲監修宋濂
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僖陶凱陳基趙
壎曾魯高啟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篪王錡傅著謝徽及傅恕
俱爲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資參考帝諭之曰
元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季世嗣君荒淫
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間有賢哲之臣言不見用用不
見信遂至土崩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
其言行亦多可稱者爾等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以垂鑒
戒　時大兵出山西北平守備單弱平章曹良臣守通州所部

不滿千人元丞相也速將萬騎營白河艮臣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亡國之餘敗氣不振當以計走之乃密遣指揮件勇等於瀕河舟中多立赤幟亙三十餘里鉦鼓聲相聞也速大駭遁去艮臣出精騎逐北百餘里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　帝建先農壇於南郊在耤田北壬午親祭以后稷配祀畢行耕耤禮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寧知縣帥庶人終畝宴勞百官耆老於壇所　徐達引兵西渡河至鹿臺張思道遁郭興將輕騎直擣奉元大軍繼進三月庚子克之元西臺御史桑哥失里與妻子俱投崖死左丞拜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檢校阿失不花自經死三原縣尹朱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君能盡忠妾豈不能盡節亦俱投繯死改奉元路爲西安府耿

炳文鎮之浚涇陽洪渠十萬餘丈民賴其利徙咸陽縣治於渭河之南　振陝西饑戸米三石　丙午常遇春與馮勝合軍西拔鳳翔李思齊奔臨洮　置北平等處行中書省治北平府先屬山東河南者皆復其舊　遣行人楊載使倭且詰以入寇之故謂宜朝則來庭不則修兵自固儻必爲寇盜即命將徂征耳日本王良懷不奉命　劉惟敬出爲廣西參政　夏四月丙寅也速攻通州詔常遇春還備北平平章李文忠副之　己巳命博士孔克仁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並令入學　乙亥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之制　置山西等處行中書省治太原府又置陝西等處行中書省治西安府改廣東道宣慰司爲廣東行中書省　徐達會諸將議所向皆曰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而慶

陽易於臨洮請先慶陽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精猝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戎得之其人足備戰鬬物產足佐軍儲蹙以大兵思齊不走則束手縛矣臨洮既克於旁郡何有遂度隴克秦州下伏羌寧遠入鞏昌遣馮勝偪臨洮　金興旺移守鳳翔　丙子賜秦隴新附州縣稅糧　丁丑馮勝至臨洮李思齊降甯正守之徐達分兵克蘭州薛顯別將攻馬鞍山番寨大獲其畜產乙酉達襲破元豫王於西寧走之盡收其部落輜重　汪廣洋出爲陝西參政　五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丁酉徐達還出蕭關下平涼唐勝宗克延安張思道走寧夏爲擴廓帖木兒所執湯和取涇州使部將招思道弟良臣良臣以慶陽降達遣薛顯受之良臣蒲伏道迎夜復出兵襲顯營顯傷突圍

免良臣據城叛　癸卯夏至祀地於方丘羣臣復請配祀帝堅不允曰俟慶陽平議之　章溢居喪哀毀營葬親負土石感疾卒年六十五帝痛悼親撰文即其家祭之　張良臣之叛也徐達命諸將分兵蹙之俞通源自臨洮疾趨至涇略其西顧時略其北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良臣耀兵城下時擊敗之獲其勁將九人良臣不敢復出良臣恃其兄思道爲外援間使往來德悉禽獲　蔡哲出爲福建參政　常遇春李文忠帥步騎九萬發北平徑會州敗敵將江文清於錦州敗也速於全寧進攻大興州分千騎爲八伏守將夜遁盡禽之六月己卯克上都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寶貨稱是改元上都路爲

開平府尋廢府置衛又以永平路爲平灤府　安南國王陳日煃遣少中大夫同時敏等奉表來朝貢方物帝喜賜宴王午命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封日煃爲安南國王　秋七月己亥常遇春師還次柳河川暴疾卒年四十帝聞震悼命禮官議天子爲大臣發哀禮用宋太宗喪韓王趙普故事喪至龍江親出奠賜葬鍾山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二遇春沉鷙果敢善撫士卒摧鋒陷陳未嘗敗北長於大將軍達二歲數從征伐聽約束惟謹常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中稱常十萬云遇春既卒命李文忠代將其軍左丞趙庸爲副　辛亥擴廓帖木兒遣韓扎兒破原州涇州以爲慶陽聲援　丙辰明昇遣使來獻大木及方物答以璽書　辛酉

馮勝扼驛馬關韓扎兒敗走傅友德薛顯駐兵靈州甯正駐邠州絕慶陽聲援　中書省臣言廣西諸峒雖平宜遷其人入內地可無邊患帝曰溪峒蠻獠雜處其人不知禮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鎮服之俾日漸敎化數年後可爲良民何必遷也　黃英衍岑伯顏及思明土官黃忽都等相繼貢馬詔皆以爲世襲知府　以廣西地接猺獞始於關隘衝要之處設巡檢司以警奸盜　元帝屯蓋里泊令孔興脫列伯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李文忠奉詔會攻慶陽行次太原聞大同圍急謂趙庸曰我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苟利於國專之可也今大同甚急援之便遂出雁門次馬邑敗元游兵禽平章劉帖木八月乙丑進至白楊門天雨雪已駐營文忠令

移前五里阻水自固元兵乘夜來劫文忠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鬬度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禽其將脫列伯俘斬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脫列伯旣被禽孔興走綏德其部將斬之來降元帝知事無濟不復南向矣　己巳定內侍官制諭吏部曰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古來若輩擅權可爲鑒戒又曰此曹善者千百中無一二若用爲耳目卽耳目蔽用爲心腹卽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則驕恣矣　癸酉元史成諸儒告賜賚遣歸而元統以後史猶未備乃命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采遺事　高麗國王王顓修貢請封丙子遣符璽郎偰斯齎詔及金印往封之　徐達進軍偪慶陽張良臣糧盡癸未克之良臣父子投於井引出斬之

陝西平　賀宗哲攻鳳翔金興旺與知府周煥嬰城守敵編荆爲大箕形如牛舫每箕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入投藁焚之輒颺起乃置鉤藁中擲著其隙火遂熾敵棄箕走復爲地道薄城城中以矛迎刺敵死甚衆而攻不已興旺與煥謀曰彼謂我援師不至必不敢出乘其不意擊之可敗也潛出西北門奮戰敵少卻會百戸王軺自臨洮收李思齊降卒東還即以其衆入城共守敵拔營去衆欲追之軺曰未敗而退誘我也遣騎偵之至五里坡伏果發還師復闔城衆議欲走興旺叱曰天子以城畀我盜可去耶以軺所將皆新附慮生變乃括城中貲畜積庭中令曰敵少緩當大犒新兵新兵喜協力固守相持十五日敵聞慶陽下乃引去　詔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宜之士

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纂修禮樂諸書曾魯及梁寅宋訥徐一夔劉于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等咸與焉

九月辛丑召徐達湯和等還命馮勝留駐慶陽節制諸軍勝以關陝既定輒引兵還帝怒切責之以其功大赦勿治　顧時將騎兵略靜寧州走賀宗哲郭英追敗之於亂山　初帝將營中都劉基曰臨濠雖帝鄉非建都地也既帝召諸老臣問建都事或言關中險固或言洛陽天下中汴梁爲宋舊京或又言北平故元宮室就之可省民力帝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梁實周漢唐宋故都但平定之初民未甦息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宮室亦不無更作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足以建國臨濠前江後淮有險可

恃有水可漕朕欲建爲中都何如皆曰善癸卯以臨濠爲中都置留守司營城郭宮殿如京師制改鍾離縣曰中立縣　帝嘗以事責李善長劉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帝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爲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且立覆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己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殆甚於憲曰胡惟庸何如曰譬之駕犢其僨轅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　帝嘗與侍臣論待大臣禮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折

辱之所以存大臣之體侍讀學士詹同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勵廉恥也必如是君臣恩禮始兩盡帝深然之帝嘗言聲色之害甚於鴆毒創業之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不謹同因舉成湯不邇聲色垂裕後昆以對其因事納忠如此　戊午廖永忠等師還命太子帥百官迎勞於龍江永忠尋復出撫定漳泉　始建南京新城　楊憲爲右丞

冬十月壬戌遣楊璟諭明昇　甲戌甘露降於鍾山羣臣請告廟不許　辛卯諭中書省曰兵變以來人習戰爭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惟治國以教化爲先教化以學校爲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延師儒授生徒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於是大建學校設

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官生員府學四十八州縣以次減十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時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皆不聽久之乃用其言　陳寧睢稼爲參知政事　張以寧等抵

安南境陳日煃卒國人乞以印詔授其世子以寧不可留居洱江上諭世子告哀於廟且請襲爵　命潭州衛指揮同知邱廣爲總兵官寶慶指揮僉事胡海廣東衛指揮僉事左君弼爲副帥兵討左江上思州蠻賊黃英傑等平之　高麗使臣成惟得等辭歸帝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修乎兵甲利乎宮室壯乎對曰東海波臣惟知崇信釋氏他未遑也遂以書諭其王曰古者王公設險未嘗去兵民以食爲天而國必有出政令之所今有人民而無城郭人將何依武備不修則威弛地不耕則民艱於食且有居室無聽事無以示尊嚴此數者朕甚不取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苟闕斯二者而徒事佛求福梁武之事可爲明鑑王國北接契丹女直而南接倭備禦之道王其念之　是月

遣使貽元帝書　十一月乙巳祀上帝於圜丘以仁祖淳皇帝配　明昇幼母彭及諸大臣用事楊璟既至數諭以禍福俾從入覲昇集其下共議諸大臣方專恣不利昇歸朝皆持不可璟還復遺昇書曰古之爲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故能身家兩全流譽無窮反是者輒敗足下幼沖席先人業據有巴蜀不咨至計而聽羣下之議以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之言也昔據蜀最盛者莫如漢昭烈且以諸葛武侯佐之綜核官守訓練士卒財用不足皆取之南詔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過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欲藉一隅之地延命頃刻可謂智乎我主上仁聖威武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

後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使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失遠大計故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乎且如向者陳張之屬竊據吳越造舟塞江湖積糧過山岳彊將勁兵自謂無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何如友諒子竄歸江夏王師致伐勢窮銜璧主上宥其罪愆剖符錫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翻然覺悟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崛彊一隅假息頃刻魚游沸鼎燕巢危幕禍害將至恬不自知恐天兵一臨凡今爲足下謀者他日或各爲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子將安所歸禍福利

害瞭然可覩在足下審之而已昇終不聽　侯至善爲參知政事　占城入貢十二月甲戌遣中書省管句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齎詔封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　甲申振西安諸府饑戶米二石　己丑大賚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　庚寅擴廓帖木兒攻蘭州諸將欲固守以待援天策衞指揮僉事張温曰彼遠來未知我虛實乘暮擊之可挫其鋭儻彼不退固守未晚也於是整兵出戰元兵少卻已而圍城數重鷹揚衞指揮于光自鞏昌赴援至馬蘭灘戰敗被執以徇城下光大呼曰公等但堅守徐將軍將大軍旦夕至矣敵怒批其頰遂被殺温斂兵固守元兵乘夜梯城而登千戶郭佑被酒臥他將巡城者擊退之時元帝尚在近塞帝再致書不報而擴廓帖木兒擁兵塞上爲

西北邊患

三年春正月癸巳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副之分道北伐　吏部請謫有罪於儋崖帝曰前代謂儋崖爲化外以處罪人今天下一家若有風俗未醇宜更擇良吏治之豈宜居罪人耶　先是西安諸府旱饑詔有司正月二月戶給米一石至是耆民宋昇等來言民多饑死戶部請運粟濟之帝曰民旦夕待哺若待運粟死者多矣丁巳命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西安鳳翔振之戶加粟一石　胡惟庸爲參知政事　禮書成賜名大明集禮其書準五禮而益以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音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畢具　二月癸未追封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祀之妻張氏爲王夫人以其三子

從祀復其鄰宥氏世世守王墓　戊子詔曰六部總領天下之務非學問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慮有隱居山林或屈在下僚者其令有司悉心推訪求賢才可任六部者　是月李文忠由居庸出野狐嶺至興和降其守將進兵察罕腦兒禽元平章竹貞　歐陽佑等還朝仍以宋濂王禕爲總裁徵四方文學士朱右貝瓊朱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殷弼俞寅及趙壎爲纂修續修元史　三月庚寅詔曰成武功者必資民力各郡邑供給有先後豐歉有不同彫敝之餘未能蘇息其蠲應天鎭江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廬州廣信饒州金華嚴州衢州處州廣德滁和十六府州及河南山東北平今年田租又免徐邳二州夏稅　擴廓帖木兒聞大兵擣定西

趨赴之蘭州解圍張溫將斬郭佑天策衛知事朱有聞爭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佑以令衆軍法也賊既退始追僇之無及於事且有擅殺名溫謝曰非君不聞此言杖佑釋之帝聞而兩善焉　陳寧出爲蘇州知府　遣萊州同知趙秩泛海如日本責讓之　夏四月乙丑封皇子樉爲秦王棡晉王棣燕王橚吳王楨楚王榑齊王梓潭王杞趙王檀魯王從孫守謙靖江王帝懲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於是擇名城大都豫王諸子待其壯而遣就藩服外衛邊陲內資夾輔制歲祿萬石置官屬冕服車旂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謁無敢鈞禮惟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錫土與周漢封國稍異焉　擴廓帖木兒屯車道峴鄧愈直抵其壘立柵逼之擴廓退屯沈兒峪徐達至安定

進軍薄之隔溝而壘日數交擴廓遣之精兵從間道劫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失措軍驚擾達帥兵擊卻之以德濟功臣子械送之京師而斬其下指揮等數人以徇明日整兵奪溝殊死戰大破擴廓兵禽郯王濟王及國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將士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駝雜畜以巨萬計擴廓僅挾妻子數人北走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是役也孫興祖至三不剌川遇敵力戰死追封燕山侯謚忠愍配享通州常遇春祠未幾中書省以都督汪興祖兼俸事入奏帝聞興祖名歎息命以月俸給故燕山侯興祖家　丙戌元帝殂於應昌子愛猷識理達臘嗣改元宣光　慈利安撫使覃垕連茅岡諸寨為亂長沙洞苗俱煽動　廣西行省言廣西地接雲南交阯

所治皆谿洞苗蠻俗素獷戾動相讎殺府衛兵遠在桂林猝有警難相援而郡縣無兵以馭之乞立衛置兵分邊境郡縣輯民丁之壯者為兵又慶遠安撫莫天護素庸弱宗族强者動肆跋扈不宜姑息以貽禍乞罷安撫司仍設府守其地詔從之置南寧柳州二衛益兵守禦命天護赴京復置慶遠府　安南使臣林舜欽等至京帝素服御西華門引見命編修王廉往祭別遣吏部主事林唐臣封日熞為王　先是安南占城構兵帝命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諭令罷兵兩國皆奉詔張以寧卒世子服三年喪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帝聞而嘉之賜璽書比之陸賈馬援復仁等亦卻贐不受　五月己丑徐達取興元分遣鄧愈招諭吐蕃　丁酉詔守令舉學識篤行之士

己亥詔曰漢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文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每納奔競之人貿緣阿附輒竊仕祿其懷材抱道者恥與並進甘隱山林而不出風俗之弊一至於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設科舉務取經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實相稱者朕將親策於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毋得與焉尋令初場試經義二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後十日復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　李文忠攻駱駝山走元平章沙不丁進攻開平降平章上都罕等諜知元帝已殂兼程趨應昌甲辰克之元嗣君北走獲其嫡子買的里八剌暨后妃宮人諸王將相官屬數百人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

一出精騎窮追至北慶州而還道興州禽國公江文清等降三
萬七千人至紅羅山又降楊思之衆萬六千餘人獻捷京師
帝以射禮久廢弧矢之事專習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丁未詔
國學及郡縣生員皆習射頒大射儀於天下朔望則於公廨或
閒地習之　戊申祀地於方丘以仁祖淳皇帝配　徐達師師
自徽州出一百八渡傅友德領前鋒奪略陽關馮勝禽元平章
蔡琳遂克沔州遣金興旺張龍別將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友
德等合攻興元辛亥克之降其守將劉思忠興旺龍及章存道
留守之友德還軍西安鄧愈自臨洮進克河州招諭吐番諸酋
長宣慰鎖南普等皆納印請降追豫王至西黃河抵黑松林坡
斬其大將河州以西朵甘烏斯藏諸部悉歸附出甘肅西北數

千里而還湯和定寧夏逐北至察罕腦兒禽猛將虎陳獲馬牛羊十餘萬徇東勝大同宣府皆有功　丁巳詔開國時將帥無嗣者祿其家　胡德濟至京帝念其守處信諸暨功釋之而以書諭達將軍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獨不見穰苴之於莊賈乎繼自今將軍毋事姑息　汪廣洋爲左丞　元擴廓帖木兒至和林元嗣君復任以國事　甯正爲河州衛指揮使上言西民轉粟饟軍甚勞而茶布可易粟請以給軍令自相貿易省輓運之苦從之　是月旱帝齋戒后妃親執爨爲農家食皇太子諸王饋於齋所六月戊午朔素服草屨步禱山川壇席藁露坐晝曝日中夜臥於地凡三日還齋於西廡辛酉賚將士省獄囚命有司訪求通經術明治道者壬戌大雨　壬申李文忠捷奏至羣

臣稱賀帝謂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嘗仕元者勿賀諡元主曰順帝癸酉買的里八剌至京師羣臣請獻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以唐太宗嘗行之對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孫恐不爾也令服本俗衣朝見畢賜中國衣冠就謝復謂省臣曰故國之妃朝於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入見中宮賜中國服就謝中書省草詔多侈辭帝責之曰元主中國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口雖不言心未必以爲是也亟改之乙亥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賜第龍光山帝曰前代革命之際獲其后妃往往不以禮遇欺孤虐寡朕甚不取今元脫忽

恩后在此飲食居處務適其宜丙子告捷於南郊丁丑告太廟詔示天下尋遣使齎詔撫諭海外眞臘暹羅瓜哇三佛齊西洋瑣里諸國　改元興和路爲府屬北平布政司尋廢府置衞屬北平都司　初元至元間楊璉眞伽爲江南總攝發宋會稽諸陵以諸帝后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圖其上又截理宗顱骨爲飲器楊璉眞伽敗籍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帝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備言始末帝歎息良久命北平守將購得於西僧汝納所諭有司厝於京城高坐寺西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敕葬於故陵　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運至太和嶺路遠費繁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卽以原給引

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運費省而邊儲充帝從其請開中鹽法自此始　辛巳徙蘇州松江嘉興杭州湖州民無業者田臨濠給資糧牛種復三年徙者凡四千餘戶　改興元府曰漢中府　倭寇山東轉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濱海州縣　汪廣洋免秋七月楊憲爲左丞　明昇將吳友仁帥衆三萬寇漢中金興旺悉城中兵禦敵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數百入敵益衆乃斂兵入城友仁決濠塡塹爲必克計徐達聞之令傅友德以三千騎夜襲木槽關攻斗山寨令軍中人燃十炬連亙山上友仁驚遁張龍從北門突出繞友仁軍後興旺悉兵躡之墜崖谷死者無算友仁自是氣奪　楊憲有才辯裁決明敏然刻深多忌有不足於己者輒中傷之事帝久能逆知帝意又

熟於典故謂人莫己若多紛更省中事罷舊吏徧置所私汪廣
洋庸懦不敢違憲意憲猶忌之嗾御史劉炳等劾廣洋奉母無
狀帝切責放還鄉憲再奏徙海南又教炳劾刑部侍郎左安禮
等八人帝覺其誣下炳獄知爲憲所使於是李善長劾憲排陷
大臣恣爲奸詔窮竟其罪併誅之召廣洋還　陶凱與崔亮並
爲禮部尚書　八月乙酉遣使瘞中原遺骸　續修元史成
康茂才還自漢中道卒　青州民孫古朴爲亂襲莒州執同知
牟魯欲降之魯曰國家混一海宇民皆樂業若等悔過自新可
轉禍爲福不然官軍旦夕至無遺種矣我守土臣義惟一死所
惜者百姓耳賊不敢害擁至城南鄒家莊魯大罵遂殺之事聞
詔卹其家　九月李謙爲參知政事　時武臣恃功驕恣得罪

者漸衆御史袁凱言諸將習兵事恐未悉君臣禮請於都督府延通經學古之士令諸武臣赴都堂聽講庶得保族全身之道冬十月丙辰詔儒臣更直午門為武臣講經史　楊璟討覃垕連敗之垕詐降璟使部卒往報為所執帝切責璟癸亥周德興為征蠻將軍帥師討垕璟亦督戰士力攻垕乃遁　辛巳遣元嗣君書　十一月壬辰北征師至京帝迎勞於龍江甲午告武成於郊廟召宋濂議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討論達旦丙申大封功臣進徐達魏國公李善長韓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中山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周德興江夏侯華雲龍淮安侯顧時濟寧侯耿炳文長興侯陳德臨江侯郭興鞏昌侯王志六安侯鄭遇

春榮陽侯費聚平涼侯吳良江陰侯吳禎靖海侯趙庸南雄侯
廖永忠德慶侯俞通源南安侯華高廣德侯楊璟營陽侯康茂
才子鐸蘄春侯朱亮祖永嘉侯傅友德潁川侯胡美豫章侯韓
政東平侯黃彬宜春侯曹良臣宣寧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
南侯戊戌大宴己亥達等入謝帝從容語曰朕遭時喪亂初起
鄉土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徒爲生民之患而張
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强朕獨無所恃惟不
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
尤偪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
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
一步以爲之援向使先攻士誠浙西負固堅守友諒必空國而

來吾腹背受敵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蓋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不戰而克然擴廓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又謂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久給軍食功甚大故進封大國永忠戰鄱陽時忘軀拒敵可謂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邀封爵湯和以征閩時放遺餘孽八郡復擾師還爲蘭秀山賊所襲失二指揮郭興以不守紀律趙庸以在應昌私納奴婢故皆侯而不公是日設壇親祭戰沒將士　初寧國知府陳灌創戶帖以便稽民帝取爲式頒行天下辛亥詔戶部置戶籍歲計登耗以

聞著爲令　乙卯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　十二月癸
亥復遣元嗣君書並諭和林諸部　帝以太廟時享未足以展
孝思甲子建奉先殿於宮門內之東以太廟象外朝奉先殿象
內朝每日朝晡帝及皇太子諸王再朝享后妃進膳羞月朔薦
新忌日及諸節致祭以爲常　戊辰封薛顯永城侯汪興祖東
勝侯以顯嘗擅殺胥吏獸醫火者馬軍及千戶吳富面數其罪
勿與券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所殺吳富等之家一以
給其母妻令功過毋相掩興祖亦以過奪誥券謫海南旋召還

初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命各行省具圖以進凡七十有九
禮官考其功德昭著者遣秘書監丞陶誼等往修祀禮陵寢發
者掩之壞者完之廟敝者葺之無廟者設壇以祭仍命有司禁

樵采　己卯賜勳臣莊田又賜公侯暨武臣公田　壬午以正月至是月日中屢有黑子詔廷臣言得失起居注萬鎰言日者陽精而有黑子陰奸乎陽也德爲陽刑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宜愼刑黜姦吏部尚書郎本中言日者君象君德修則天變消河南中原民未安堵天下才俊學行之士隱於山林天之仁愛人君無所不在則人君體天心而施於政者亦當無所不用其情也　李謙出爲廣東參政　初軍衛有軍儲倉是年增置至二十所且建臨濠臨清二倉以供轉運各行省有倉官吏取給焉邊境有倉收屯田所入以給軍州縣則設豫備倉東西南北四所以振凶荒　李善長外寛和而內忮刻參議李飲冰楊希聖稍侵善長權卽按其罪奏黜之與劉基爭法而詢基由是

請告帝所任張昶楊憲以事誅汪廣洋亦被譴善長事寄如故
富貴極意稍驕帝始微厭之
四年春正月丙戌以疾致仕賜臨濠地若干頃置守冢戶百五
十給佃戶千五百家儀仗士二十家汪廣洋爲右丞相胡惟庸
爲左丞　丁亥徐達帥盛熙等赴北平練軍馬修城池　湯和
爲征西將軍周德興廖永忠副之帥舟師由瞿塘傅友德爲征
虜前將軍顧時副之帥步騎由秦隴伐明昇帝謂友德曰蜀人
聞我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不意
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戊子鄧愈
督饟襄陽給征蜀軍初戴壽言於昇曰以王保保李思齊之彊
猶莫能與明抗況吾蜀乎一旦有警計將安出吳友仁曰不然

吾蜀襟山帶江非中原比莫若外交好而內備禦昇以為然遣莫仁壽斷瞿塘峽口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砦鑿兩崖石壁引鐵索為飛橋用木板置礮為拒敵計及聞有明師又遣壽友仁鄒興等益兵為助　庚寅建郊廟於中都　丁未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試士連舉三年嗣後三年一舉　戊申免山西浙江被災田租　以鎖南普為河州衛指揮同知卜納利為靖南衛指揮同知桑加朵兒只為高昌衛指揮同知朵兒只等為僉事千百戶有差　二月免太平鎮江寧國田租　甲戌帝如中都壬午至自中都諭中書省曰臨濠朕興王之地今置中都宜以傍近州縣通漕運者隸之遂以壽邳徐宿潁息光六安信陽九州五河懷遠定遠中立蒙城霍邱英山宿遷睢陽碭山靈璧潁

上太和固始光山豐沛蕭十八縣隸焉尋改中立縣曰臨淮縣

初元主北走其遼陽行省參政劉益與平章高家奴相爲聲援保金復諸州至是益爲平章帝遣斷事黃儔齎詔諭之益籍所部兵馬錢糧輿地之數來歸乃立遼陽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　復以平灤府爲永平府　會試天下舉人以陶凱潘庭堅爲主考官取中一百二十八三月乙酉朔帝親製策問試於奉天殿擢吳伯宗第一授禮部員外郎餘以次授官有差乙巳徙山後民萬七千戸屯北平　丁未劉基致仕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帝嘗手書問天象基條答甚悉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至是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棊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爲野人謁基基

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其韜迹如此　閏月宋冕爲參知政事　湯和師至夔州蜀人以兵扼險楊璟攻之戰於瞿塘不利江水暴漲駐師大谿口久不進而傅友德受命疾馳至陝集諸軍聲言出金牛而潛引兵趨陳倉攀援巖谷晝夜行抵階州敗蜀將丁世珍夏四月丙戌克其城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修橋以渡進至五里關世珍據險力戰都督同知汪興祖中飛石死友德攻破其關遂克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守之隆州亦下友德渡白水江破綿州指揮史鑑戰死時漢江水漲不得渡伐木造戰艦欲以軍聲通瞿塘乃削木爲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水順流下蜀守者見之皆解體　帝以諸將久無功命朱

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濟師伐蜀　冊皇太子妃常氏開平王
遇春女也　廣德侯華高繕廣東邊海城堡事竣至瓊州卒無
子納誥劵墓中贈巢國公諡武壯　廢順寧府及所領縣　五
月免江西浙江秋糧　戴壽聞傅友德破階文擣江油乃留鄒
興等守瞿塘而自與吳友仁撤精兵西救漢川未至友德已破
其守將向大亨於城下謂將士曰援師遠來聞大亨破已膽落
無能爲也迎擊大敗之六月壬午朔遂拔漢州壽大亨走成都
友仁走保寧友德之攻漢州也湯和尚頓軍大溪口既於江流
得木牌乃進師廖永忠先發及舊夔府破鄒興等兵進至瞿塘
關山峻水急鐵鎖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持
糗糧水筒舁小舟踰山渡關出其上流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

衣青黄衣魚貫走崖石間度已至帥精銳出壘葉渡夜五鼓分兩軍攻其水陸寨水軍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六寨會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並發上下夾攻大破之鄒興中矢死遂焚三橋斷橫江鐵索禽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辛卯遂入夔州壬辰和始至乃分道進期會於重慶丁世珍以番數萬攻文州朱顯忠食盡無援或勸走避叱不聽戊戌城破顯忠死之千戶王均諒不屈被磔友德救旋至世珍走永忠帥舟師直擣重慶次銅鑼峽昇大懼右丞劉仁勸奔成都昇母彭泣曰成都可到亦僅延旦夕耳大軍所過勢如破竹不如早降以活民命乃遣使齎表乞降永忠以和未至辭癸卯和至昇面縛銜璧輿櫬與

母彭及官屬降於軍門和受璧永忠解縛承旨撫慰下令諸將不得有所侵擾卒取民七茄立斬之慰安壽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　戊申倭寇膠州　徙山後民三萬五千戶於內地又徙沙漠遺民三萬二千戶屯田北平　宋晃出爲江西按察司副使　秋七月辛亥朔徐達練兵山西　傅友德進圍成都戴壽等以象戰友德令彊弩火箭衝之身中流矢不退將士殊死戰象反走躪藉死者甚衆辛酉壽等聞昇已降乃籍府庫倉廩面縛詣軍門成都平朱亮祖亦至分徇州縣未下者　乙丑明昇至京師禮臣請帝御奉天殿昇等俛伏待罪午門外有司宣制赦如孟昶降宋故事帝曰昇幼弱事由羣下與孟昶異宜免其伏地上表待罪之儀是日授昇爵歸義侯賜第

京師　置四川等處行中書省治成都府　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合謀殺劉益右丞張良佐左丞商暠禽彥翬殺之保保挾黃儔走納哈出營良佐因權衛事以狀聞且言遼東僻處海隅肘腋皆敵境平章高家奴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剌章屯瀋陽古城開元則右丞也先不花金山則太尉納哈出彼此相依時謀入犯今保保逃往釁必起乞階斷事吳立鎮撫軍民而以所禽平章八丹知院僧儒等械送京師帝命立良佐暠俱爲蓋州衛指揮僉事既念遼陽重地設定遼都衛以葉旺馬雲並爲指揮使往鎮之　徵方克勤爲濟寧知府時始詔民墾荒閱三歲乃稅吏徵率不俟期民謂詔旨不信輒棄去田復荒克勤約稅如期區田爲九等以差等徵發吏不得爲奸野以闢又立社學

數百區葺孔子廟堂敎化興起盛夏守將督民夫築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鍤請之中書省得罷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濟寧人歌之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　八月甲午免中都淮陽及泰滁無爲田租　己酉振陝西饑　高州海寇潛入城爲亂通判王名善被執不屈死之　湯和等悉定四川諸郡縣周德興克保寧執吳友仁送京師丁世珍集餘衆圍秦州五十日兵敗夜竄梓潼廟爲其下所殺戴壽向大亨莫仁壽皆鑿舟自沈死友仁至京師帝以其寇漢中首造兵端令明氏失國僇於市戍他將校於徐州　命李文忠撫循四川築成都新城發軍戍諸郡要害乃還何文輝留守成都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改廣興府

爲廣德州　冬十月丙申征蜀師還帝以湯和逗撓責數之製平蜀文稱傅友德功居第一廖永忠次之褒賚甚厚予汪興祖子東勝侯世券　帝以郡縣吏每額外徵收命有司科民田以田多者爲糧長督其鄉賦稅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擢用糧長之設自此始　鄭濂以糧長詣京師帝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謹守祖訓不聽婦言帝稱善　趙秩之使倭也汎海至析木崖入其境守關者拒弗納秩以書抵其王良懷良懷延秩入諭以中國威德責其不臣良懷桀驁不受命欲殺秩秩不爲動徐以言折之良懷氣沮下堂延秩禮遇甚優乃遣僧祖來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且送還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餘帝復命僧祖闡克勤等八人還賜之　十一月庚申

命官吏犯贓者罪勿貸　免陝西河南被災租田　十二月召徐達還凡置二百五十四屯墾田一千三百餘頃　命吳禎籍方國珍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凡十一萬餘人隸各衛爲軍禁沿海民私出海　陳修爲吏部尚書與侍郎李仁詳考舊典參以時宜按地衝僻爲設官繁簡凡庶司黜陟及課功覈實之法皆精心籌畫銓法秩然未幾卒官時六部屬中書省權輕修及滕毅詹同吳琳趙好德居吏部稱賢亦無大建樹也　薛顯居海南踰年帝念之召還與世券　安南陳叔明弒其主日熞而自立　占城入貢言安南侵擾因求兵器樂器樂人帝命禮部諭之曰占城安南同奉正朔乃擅自構兵妄害生靈既失事君之禮又乖交鄰之道已咨安南國王

令卽日罷兵王亦宜講信修睦各保疆土所請兵器於王何吝但兩國互構而賜占城是助王相攻甚非撫安之義樂器樂人語音殊異難以發遣王其選擇曉華言者以來當令肄習因命福建省臣勿徵其稅　吉水知州賀震寬惠得民擢爲漢中知府時陝西洊饑漢中尤甚鄉民聚爲盜震發倉粟十餘萬石貸民俾秋成還官盜聞皆來歸鄰境民亦爭赴震令占宅自爲保伍籍之得數千家帝聞而嘉之　降思州安撫司之鎭遠府爲州改屬思南尋直隸湖廣布政司

五年春正月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每王府設三護衛甲士多者至萬九千人　初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鎭雲南大都不守王歲遣使自塞外達元帝行在執臣節如故四川平天下大定

帝以雲南險僻不欲用兵會北平守將以所獲王使者蘇成來獻癸丑命待制王禕齎詔偕成往招諭　陳理居京師邑邑出怨望語帝曰此童孺小過耳恐細人蠱惑不克全朕恩宜處之遠方乙丑及明昇並徙高麗遣元降臣樞密使延安答理護行賜高麗王羅綺俾善視之亦徙陳普才等於滁州　元擴廓帖木兒在和林數擾邊帝患之甲戌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出雁門關趨和林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應昌馮勝爲征西將軍取甘肅各將五萬騎擊擴廓鄧愈爲征南將軍周德興吳良副之分道討湖南廣西洞蠻　仇成戍遼陽命吳禎總舟師數萬由登州饟之海道險遠禎經理有方兵食無乏完城練卒盡收遼海未附之地降平章高家奴等　播州宣慰使楊鏗同知羅琛順

元宣慰使靄翠同知宋蒙古歹來歸皆予以原官世襲以其地屬四川行省靄翠後爲安氏蒙古歹尋賜名欽　呂宋瑣里諸國來貢帝謂中書省臣曰西洋諸國素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歲月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　二月丙戌陳叔明遣使入貢主客曹已受表會魯取副封視之白尙書詰使者曰前王日煃今何驟更名使者不敢諱具言其實帝曰島夷乃狡獪如此耶郤其貢問丞相魯何官對曰主事耳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魯以順字犯其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持典制不許　戶部言陝西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諸縣茶園四十五頃四川巴茶三百十五頃宜定令十取其一無主茶園令軍士薅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馬從之諸產茶地設茶課司定

稅額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州聽西番納馬易茶賜金牌信符以防詐僞於是自碉門黎雅抵朶甘烏斯藏行茶之地五千餘里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　三月都督僉事藍玉先出雁門丁卯敗擴廓帖木兒於土剌河　應天府言運輸官物悉役京民帝曰京民自開國以來勞費倍於外郡今兵革漸息正宜休養命免其役　廷臣薦魏觀才出爲蘇州知府前守陳寧苛刻人呼陳烙鐵觀盡改寧所爲以明教化正風俗爲治建黌舍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誠與教授貢穎之定學儀王彝高啟張羽訂經史政化大行　高麗王請遣子弟入學帝曰入學固美事但涉海遠不欲者勿强時貢使失風洪師範等二十九人溺焉帝憫之謂中書省曰高麗貢獻繁數旣困敝其民而涉海復

虞覆溺宜遵古諸侯之禮三年一聘貢物惟所產毋過侈其明諭朕意　酉陽宣慰使冉如彪來貢置酉陽州以如彪爲知州夏四月己卯山東行省言濟南萊州連歲旱澇傷禾麥民食草實樹皮命於淮安運粟振之　戊戌始行鄉飲酒禮有司與學官帥士大夫之老者行於學校民閒里社亦行之　鄧愈帥楊璟黃彬出澧州庚子平散毛等四十八洞蠻尋捕斬房州反者　徐達至嶺北擴廓帖木兒與賀宗哲合兵力拒五月壬子達戰敗績死者數萬人　詔曰天下大定禮儀風俗不可不正諸遭亂爲人奴隸者復爲民凍餒者里中富室假貸之孤寡殘疾者官養之毋失所鄉黨論齒相見揖拜毋違禮婚姻毋論財務崇節儉喪事稱家有無毋惑陰陽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復業

者各就丁力耕種毋以舊田爲限僧道齋醮雜男女恣飲食有司嚴治之閩粤豪家毋閹人子爲火者犯者抵罪又諭禮部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近世狃元俗死者或以火葬而投其骨於水傷恩敗俗莫此爲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寬閒地爲義塚俾之葬埋或有宦游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之　有事於北郊尚書吳琳主事宋濂帥文學士以從國子學錄蕭執等十二人入見齋所帝患心不寧濂從容言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則心清而身泰矣帝稱善者良久問帝王之學何書爲要濂舉大學衍義乃命大書揭之殿兩廡壁頃之御西廡諸大臣皆在帝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命濂講析濂因曰漢武溺方技繆悠之學改文景恭儉之風民力既

敝然後嚴刑督之人主誠以禮義治心則邪說不入以學校治民則禍亂不興刑罰非所先也問三代曆數及封疆廣狹濂備陳之曰三代治天下以仁義故多歷年所又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人不專講誦君人者兼治教之責率以躬行則眾自化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句帝曰卿可謂善陳矣　六月丙子定宦官禁令及親屬相容隱律　丁丑定宮官女職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司曰宮正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令自后妃以下至嬪御女史巨細衣服之費金銀幣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取旨牒內使監覆奏移部臣取給焉以私書出外者死宮嬪以下有疾醫者不得入宮以證取藥　馮勝至蘭州傅友

德以驍騎前驅敗失剌罕於西涼至永昌敗太尉朵兒只巴獲馬牛羊十餘萬勝復敗元兵於掃林山友德射殺平章不花降太尉瑣納兒戊寅至甘肅元將上都驢迎降進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亦降次別篤山陳德帥兵奮擊俘斬萬計岐王朵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追至瓜沙州獲金銀印及雜畜二萬留兵扼關而還　癸巳定六部職掌及歲終考績法　壬寅吳良李伯昇平靖州蠻　李文忠至口溫元人遁進至臚朐河收其部落令部將韓政等守輜重而自率大軍賷二十日糧兼程進至土剌河元太師蠻子哈剌章悉衆渡河列騎以待甲辰文忠引軍薄之敵稍卻至阿魯渾河敵來益衆文忠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

鬬宣寧侯曹良臣指揮使周顯常榮張耀俱戰死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而自奪敵馬乘之文忠得馬益殊死戰遂破敵虜獲萬計追奔至稱海敵兵復大集文忠乃斂兵據險椎牛饗士縱所獲馬畜於野敵疑有伏稍稍引去文忠亦引還失故道至桑哥兒麻之水渴甚禱於天所乘馬跑地泉湧出三軍皆給乃刑牲以祭顧時出他道遇敵糧且盡士疲不能戰時帥麾下數百人躍馬衝擊敵衆引去獲其輜重糧畜遂還　乙巳作鐵榜戒功臣一曰內外各指揮千戶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物二曰公侯不得私役官軍三曰不得强占官民場泊園冶四曰內外官軍不得於公侯門首侍立聽候五曰管莊人不得依勢欺毆人民六曰屯田奴僕及其親屬不得倚勢侵奪田產財物

七曰不得私託門下影蔽差徭八曰公侯之家欺壓良善侵奪人者四犯與庶人同罪九曰不得受諸人投獻物業　山東饑敕吏部尚書趙翬堅往振之免被災郡縣田租　改靖江府曰桂林府　秋七月丙辰湯和及元兵戰於斷頭山敗績指揮同知章存道死焉　吳良盡平左右兩江及五溪之地移兵入銅鼓五開八月丙申收潭溪開太平獵清洞崖山之衆於銅關鐵寨諸蠻皆震懾內附粵西遂平　倭寇福寧明州衛指揮僉事張億討之中流矢卒福州衛指揮同知張赫追寇至琉球大洋與戰禽其魁十八人斬首數十級獲倭船十餘艘收弓刀器械無算是時倭寇出沒海島中乘閒輒傅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赫在海上久所捕不可勝計　甲辰元兵侵雲內州同知黃

里師兵巷戰死之　侯至善罷　九月戊午周德興帥趙庸左
君弼出南寧平婪鳳安田諸州蠻克泗城州　李善長湯和營
中都宮殿俞通源徙江南富民十四萬佃臨濠　甘露屢降帝
問宋濂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
仁春秋書異不書祥爲是故也　冬十月丁酉馮勝師還是役
也徐達戰大敗李文忠殺傷相當獨勝與傅友德全勝斬獲甚
衆會有言勝私匿駝馬者賞不行初帝銳意欲滅擴廓帖木兒
劉基嘗言於帝曰王保保未可輕也至是帝思其言謂晉王曰
吾用兵未嘗敗北今諸將自請深入敗於和林輕信無謀致多
殺士卒不可不戒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田租　十一
月甲子征南師還　壬申納哈出犯遼東　召徐達李文忠還

十二月甲戌詔有司考課首農桑學校諸實政日照知縣馬亮善督運無課農興士效立命黜之　辛巳命百官奏事啓皇太子宋濂爲贊善大夫濂傅太子先後十餘年凡一言動皆以禮法諷勸使歸於道至有關政教及前代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太子每斂容嘉納言必稱師傅云　庚子鄧愈爲征西將軍征吐蕃　壬寅遣元嗣君書　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今起居注雖設其諸司所領諭旨及奏事簿籍宜依會要編類爲書庶可以垂法後世下臺省府者宜各置銅櫃藏之以備稽考俾無遺闕從之　陳觀爲陝西參政以廉謹稱或問陝產金何狀觀大驚曰吾備位藩嶺何金之問　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招諭西域烏斯藏攝帝師喃加巴藏卜

遣使朝貢
六年春正月諭天下朝覲官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若偽為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為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勉之　遣朝天宮道士供事郊壇　免遼東金復二州旱災稅糧　汪廣洋無所建白甲寅謫廣東行省參政常以置相難其人命胡惟庸以左丞掌省事　以官多缺員舉人俱免會試赴京聽選又擢其年少俊異者張唯王耀等為翰林院編修蕭韶為秘書監直長又選國子生蔣學等為給事中令並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宋濂及修撰孔克表正字桂彥良為之師帝聽政之暇輒幸堂中評其文字優劣寵遇甚厚　置河州府
二月乙未詔曰賢才國之寶也古聖王勞於求賢若高宗之於

傳說文王之於呂尚彼二君者豈其智不足哉顧皇皇於版築鼓刀之徒者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也山林之士德行文藝可稱者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帝以科舉所得多後生少年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寡別令有司察舉賢才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禮送京師不次擢用於是罷科舉者十年　壬寅令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舉有司官有無過犯奏報黜陟帝諭臺臣曰君子有犯或出於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不去則貽民患故朕於廉能之官雖或有過常加宥免若貪虐之徒雖小罪不赦也　喃加巴藏卜及故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入朝上所舉六十八名帝喜置指揮使司二曰朵甘曰烏斯藏宣慰司二元帥府一招討司四萬戶府十三千戶府

四郎以所舉官任之大臣言來朝者授職不來者宜弗予帝曰吾以誠心待人彼不誠曲在彼矣萬里來朝俟其再請豈不負遠人歸嚮之心遂皆授之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始分給事中為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每科二人鑄給事中印一推年長者一人掌之　初命禮部主事張籌與陶凱編集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為勸戒者會凱出參行省乃命文原吉王僎續修之書成二卷賜名昭鑒錄頒賜諸王　戊申大閱　壬子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鄧愈馮勝湯和副之備邊山西北平　甲子指揮使於顯為總兵官備倭　夏四月己丑令有司上山川險易圖　帝念天下大定諸功臣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桑世傑皆已前沒猶未有謚號下禮部議遂

謚永安武閔通海忠烈張德勝忠毅大海武莊再成武壯趙德勝武桓世傑封永義侯與漢封寇恂景丹相類即以爲謚　華雲龍上言北平邊塞東自永平薊州西至灰嶺下隘口一百二十一相去可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隘口九相去五百餘里俱衝要宜設兵紫荆關及蘆花山嶺尤要害宜設千戶守禦所又言前大兵克永平留故元八翼軍士千六百八屯田月支糧五斗所得不償費宜入燕山諸衛補伍操練俱從之

初劉基言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南抵閩界爲鹽盜藪方氏所由亂請設巡檢司守之奸民弗便也合茗洋逃軍反吏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挾前憾使吏訐基謂談洋地有王氣圖爲墓民弗與則請立巡檢逐民帝頗爲

勳奪基祿基懼入謝西京不敢歸　六月壬午盱眙獻瑞麥薦
宗廟　京師城成周九十六里門十有三初吳興富民沈秀者
助築都城三之一又請犒軍帝怒曰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
誅皇后諫曰妾聞法者誅不法也非以誅不祥民富敵國民自
不祥不祥之民天將災之陛下何誅焉乃釋秀戍雲南帝令重
囚築城后曰贖罪罰役國家至恩但疲囚加役恐仍不免死亡
乃悉赦之　壬辰擴廓帖木兒遣兵攻雁門守關指揮吳均帥
眾拒之自卯至午大呼曰援兵至矣眾皆踴躍欲戰元兵聞之
解去均追擊敗之　免河間開封延安汾州被災田租　丁丑
馮冕爲參知政事　刊律令憲綱頒之諸司御史中丞陳寧曰
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帝曰不然古人制刑以防

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顚抽
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未聞用商韓之法可
致堯舜之治也寍慚而退　廣東指揮使司言近儋州賊亂已
調兵討平其儋萬二州山深地曠宜設兵衛鎭之詔置儋萬二
州守禦千戸所　析山東樂安州地置慶雲縣屬河間府又置
海豐縣屬濱州　置遼陽府縣　改潭州府曰長沙府　秋七
月壬寅命戸部稽渡江以來各省水旱災傷分數優卹之　壬
子胡惟庸爲右丞相劉基大慼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
疾作　御史答祿與權請祀三皇帝以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
業之君俱宜致祭八月乙亥建歷代帝王廟於欽天山之陽爲
正殿五室祀三皇五帝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世祖唐

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每歲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已而以周文王終守臣服唐高祖由太宗得天下遂寢其祀增祀隋高祖　學士承旨詹同以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紀載尚未成書請編日曆帝從之命同與宋濂爲總裁官吳伯宗等爲纂修官　賜指揮戰沒者公田　陳德郭興敗元兵於答剌海口斬首六百級獲其同僉忻都等三戰三捷　初府州縣戶口錢糧學校獄訟每月具書於册縣達州州達府府達行省類咨中書吏牘煩碎公私多糜費又有司決獄笞五十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一百者府決之徒以上具獄送行省移駁繁而賄賂行九月帝命中書省御史臺詳議革月報爲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爲歲報凡府州縣獄一依律斷決毋俟轉

發其有違枉御史按察使糾劾　帝欲任宋濂以政事辭曰臣無他長待罪禁近足矣帝益重之　改臨濠府爲中立府　冬十月辛巳召徐達馮勝還十一月壬子擴廓帖木兒攻大同達遣將擊破之於懷柔時元兵先後攻白登保德河曲輒爲守將所敗獨撫寧瑞州被殘帝乃徙其民於內地命達仍留鎮　潞州人貢人參帝曰人參得之甚艱毋重勞民往者金華進香米太原進葡萄酒俱止之國家以養民爲務柰何以口腹累人　眞定饑饒陽知縣郭積以聞甲子遣兵部尚書劉仁振之　丙寅冬至帝不豫改卜郊　閏月乙亥詔故功臣早世恩未及嗣者錄其子孫凡二百九人授指揮千百戶等官有差　壬午有事於圜丘　帝嘗謂刑部尚書劉惟謙曰仁義者養民之膏粱

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舍仁義而專用刑罰是以藥石養人豈得謂善治乎庚寅命惟謙詳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兩廡親加裁酌　十二月唐鐸爲刑部尚書　王禕之至雲南也諭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討旦夕至王不聽館別室他日又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靈不忍其殲於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荆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關明玉珍據巴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膏斧鉞爾元君北走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乃今自料勇悍强獷孰與陳張土地甲兵孰與中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若恃險遠抗明命龍驤百萬會戰昆明爾時雖悔亦無及矣梁王駭服改館禕禮待之會元嗣君遣脫脫徵饟雲南知禕在王所疑王

有他意脅以危語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屈禕禕叱曰天
旣訖汝元命爝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我奉使遠來豈爲汝
屈遂遇害梁王具衣冠歛之　占城王遣使獻安南之捷帝謂
省臣曰安南占城交爭未知曲直可遣人往諭各罷兵息民毋
相侵擾是年命安南陳叔明權知國事　太僕丞梁埜僊帖木
兒言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塩灘相去八百里
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從之　是年更置羣牧監於滁州旋
改爲太僕寺

七年春正月甲戌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衛而饟勞民供乃
命都督僉事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平章李伯昇往眞定經
理屯務　海上有警吳禎充總兵官同都督僉事於顯出海捕

倭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衍聖公孔希學言先聖廟堂廊廡圮壞祭器樂器法服不備乞命有司修治先世田兵後多蕪而徵賦如故乞減免從之戊午修曲阜孔子廟設孔顏孟三代學　平陽太原汾州歷城汲縣旱蝗並免田租　大明律成篇目一準於唐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廄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曰名例采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為三十卷

夏四月己亥都督藍玉敗元兵於白酒泉遂拔興和獲其國公帖里密出等五十九人　永道桂陽諸州蠻竊發壬寅金吾指揮陸齡帥兵討平之　李文忠遣部將分道出塞至三不剌

川俘平章陳安禮至順寧楊門斬眞珠驢至白登禽太尉不花丁玉爲右丞　太常司卿呂本罰役功臣廟已釋爲北平按察司僉事帝召本及同時被命楊基荅祿與權諭之曰風憲之設在肅紀綱淸吏治非專理刑名爾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傚俗吏拘繩墨善雖小爲之不已將成全德過雖小積之不已將爲大慝不見干雲之臺由寸土之積燎原之火由一爝之微可不愼哉　五月丙子免眞定等四十二府州縣被災田租辛巳振蘇州饑民三十萬戶　癸巳減蘇松嘉湖極重田租之半　侯善爲參知政事　日曆成自起兵臨濠至洪武六年共一百卷詹同等又言日曆秘天府人不得見請仿唐貞觀政要分輯聖政宣示天下帝從之乃分四十類爲書五卷名曰皇明

寶訓嗣後凡有政蹟史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焉　茹太素爲刑部侍郎上言自中書省內外百司聽御史按察司檢舉而御史臺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體察核磨勘司官吏數少難以檢覈天下錢糧請增置若干員各分爲科在外省衛凡會議軍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請用按察司一員糾正帝皆從之

六月陝西平涼延安靖寧鄜州雨雹山西山東北平河南蝗並蠲田租　帝以北方郡縣民稀事簡命吏部量減河南北平山東府州縣官凡三百八人　秋七月甲子朔李文忠師師攻大寧高州克之斬宗王朵朵失里禽承旨百家奴追奔至氊帽山擊斬魯王獲其妃蒙哥禿及司徒答海等進師豐州禽元故官十二人馬駝牛羊甚眾窮追至百千兒乃還　壬申倭寇登萊

八月甲午朔帝躬祀歷代帝王於新廟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已而罷隋高祖之祀　辛丑詔軍士陳沒父母妻子不能自存者官爲存養百姓避兵離散或客死遺老幼並資遣還遠宦謫官妻子不能歸者有司給舟車資送　申定兵衛之政征調則統於諸將事平則散歸各衛管軍官無得擅自調用操練撫綏務在得宜　庚申振河間廣平順德眞定饑蠲租稅改中立府爲鳳陽府　九月丁丑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歸遣元嗣君書　貴妃孫氏卒無子敕禮官定諸王服制尚書牛諒等以儀禮喪服奏帝不聽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低昂若是不情甚矣乃敕宋濂等考定喪禮濂等考得古人論母喪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願服期年者十四人乃命吳王橚主喪事服慈

母服斬衰三年皇太子諸王皆服齊衰杖期太子諫曰在禮惟士爲庶母服緦大夫以上則無服今陛下貴爲天子臣忝居嫡長而爲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重繼體也帝大怒羣臣震讋不知所出桂彥良曰殿下當緣君父之情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因持衰服之太子不得已服以拜謝帝遂作孝慈錄使內外遵守爲母斬衰庶子爲生母服三年衆子爲庶母期自妃始

冬十一月壬戌納哈出犯遼陽千戶吳壽擊走之　高麗王顓無子以寵臣辛旽之子禑爲己子權相李仁人弒顓而立禑

冬至詞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爲不敬桂彥良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霽曰正字言是也時御史臺具獄令詞臣覆讞彥良所論

釋者數十八　十二月戊戌召鄧愈湯和還　漢中知府費震
坐事被逮帝以其有善政特釋爲寶鈔提舉
八年春正月辛未增祀雞籠山功臣廟一百八人　癸酉命有
司察窮民無告者給屋舍衣食諭中書省曰昔吾在民間目擊
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心常惻然今代
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
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爾等爲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
有一夫不獲也　辛巳鄧愈湯和等十三人屯戍北平陝西河
南時海運饟遼有溺死者遂益講屯政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
事墾闢凡移民就寬鄉或召募或罪徒者爲民屯領之有司軍
屯則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耕作內地三分守城八分

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爲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官勸諭誅侵暴之吏　丁亥詔天下立社學延師以教民間子弟兼讀本朝律令　河決開封大黃寺隄詔河南參政安然發民夫三萬人塞之　初元寧王卜烟帖木兒居撒里畏兀兒之地帝招之卜烟帖木兒入貢請置安定阿端二衛從之封卜烟帖木兒爲安定王以其部人沙剌等爲指揮　二月甲午宥雜犯死罪以下及官犯死罪者謫鳳陽輸作屯種贖罪　癸丑耕耤田　召徐達李文忠馮勝還傅友德等留鎮北平友德陳便宜五事皆從之達性恭慎數出鎮還輒上將印賜休沐宴見歡飲有布衣兄弟稱帝嘗從容言徐兄功大未有寧居可賜以舊邸舊邸者帝爲吳王時所居也達固辭一日帝與達之邸彊飲

之醉蒙以被舁臥正寢達醒驚趨下階俯伏稱死罪帝覘之大悅乃命有司即舊邸前治甲第表其坊曰大功　時有司責民出銅民毀器皿輸官頗以爲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便用錢帝乃設寶鈔提舉司三月辛酉立鈔法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以桑穰造紙爲之自一貫至一百文凡六等命民間通行禁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以金銀易鈔者聽辛巳罷寶源局鑄錢　劉基病胡惟庸挾醫視之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帝遣使護之歸親製文賜之　免河間府旱災田租　德慶侯廖永忠坐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賜死　詔以天下驛傳馬夫供億倍他役免其田租以地閒劇定其等有差　夏四月辛卯帝如中都時中都方營宮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鬬

殿脊者李善長奏諸工匠用厭鎮法帝將盡殺之工部尚書薛祥面折善長曰太師一言壞天下人命若此恐不利於子孫乃分別交替不在工者並鐵石匠皆不與活者千數　丁巳至自中都免彰德大名臨洮平涼河州被災田租　罷營中都　劉基抵家疾篤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無令後人習也又謂次子璟曰夫爲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我欲爲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歿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遂卒年六十五基虬髯貌修偉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帝察其至誠任以心膂每屏人密語移時基亦自謂不世遇知無不言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定人莫能測暇則敷陳王道帝恭己以聽

呼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數以孔子之言導予帷幄語秘莫能詳而世所傳爲神奇多陰陽風角之說非其至也

時胡惟庸用事欲人附己吳伯宗不爲屈惟庸銜之坐事謫居鳳陽伯宗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久之必爲國患帝得奏召伯宗還賜衣鈔　惟庸欲結好於徐達達薄其人不荅則賂達閽者福壽使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　惟庸及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皆有寵於帝嘗侍坐從容燕語監察御史韓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外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帝以西番產馬與之互市而其所用貨與中國異自更鈔法馬

至者少患之五月命中官趙成齎羅綺綾絹并巴茶往河州市之馬稍集率厚其值以償成又宣諭德意番人咸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市　己巳傅友德朱亮祖同鎮北平　貴州江力江松剌回四十餘寨苗把具播其桶等連結苗獠二千作亂平越安撫司乞兵援六月壬寅指揮同知胡汝討平之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辛酉改作太廟前正殿後寢殿殿翼皆有兩廡寢殿九間間一室奉藏神主爲同堂異室之制　壬戌召傅友德朱亮祖還李文忠顧時鎮山西北平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聞父母喪必待移文原籍審覆俟其還報然後奔喪近者彌月遠者半年請自今官吏若遇親喪其家屬陳於官移文任所即令奔赴然後

覈實帝深然之戊辰詔百官奔喪毋俟覈報　京師地震　丁丑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及蘄黃諸府被災田租　元擴廓帖木兒從嗣君徙金山八月己酉卒於哈剌那海之衙庭妻毛氏自經以殉初帝七致書擴廓皆不報遣人招諭亦不應最後使李思齊往擴廓待之以禮及還遣騎士送之塞下曰主帥有命請君留一臂爲別思齊知不免斷與之帝一日大會諸將問曰天下奇男子誰也皆對曰常遇春將不過萬人橫行無敵眞奇男子帝笑曰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此眞奇男子也　九月帝議再遣使招諭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召湖廣參政吳雲語之曰今天下一家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臣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請行　時梁王遣鐵知院輩二十餘人

使漠北爲大軍所獲送京師帝赦之令與雲偕行　冬十月丁亥詔舉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　壬子命皇太子及秦晉楚靖江四王講武中都宋濂從帝得輿圖濠梁古蹟一卷遣使賜太子令濂詢訪隨處言之太子以示濂因歷歷舉陳隨事進說甚有規益　改各都衞爲都指揮使司凡改設都司十有三行都司三　十二月戊子京師地震　甲寅遣使振蘇州湖州嘉興松江常州太平寧國杭州水災　帝聞黃儔被殺納哈出將內犯敕葉旺等豫爲備未幾納哈出果以衆至見備禦嚴不敢攻越蓋州至金州金州城未完指揮韋富王勝等督士卒分守諸門乃剌吾者敵驍將也帥精騎數百挑戰城下中伏弩爲我兵所獲敵大沮富等縱兵擊敵　引退不敢由故道從蓋城南十

里沿柞河遁旺先以兵扼柞河自連雲島至駝窟寨十餘里緣河壘氷爲牆沃以水經宿凝冱如城布釘版沙中旁設坑穽伏兵以伺馬雲及指揮周鶚吳立等建大旗城中嚴兵不動寂若無人已敵至城南伏四起兩山旌旗蔽空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趨連雲島遇氷城旁走悉陷於穽遂大潰雲自城中出合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獲及凍死者無算乘勝追至豬兒峪納哈出僅以身免　陝州人獻天書誅之　吳雲至雲南境鐵知院等謀曰吾輩奉使被執罪且死乃誘雲令詐爲元使改制書共給梁王雲誓死不從鐵知院等遂殺雲梁王聞其事收雲骨送蜀給孤寺殯之　元伯顏帖木兒爲邊患

明紀卷第三終

DS 753 .C46 v.2

明紀卷第四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續纂

太祖紀四 起洪武九年丙辰訖洪武十六年癸亥凡八年

九年春正月湯和傅友德丁玉藍玉及都督僉事王弼備邊延安比至伯顏帖木兒乞降帝召和等還留友德備之　二月乙巳太白晝見　三月己卯詔曰比年西征燉煌北伐沙漠軍需甲仗皆資山陝又以秦晉二府宮殿之役重困吾民平定以來閭閻未息國都始建土木屢興畿輔既極煩勞外郡疲於轉運今儲蓄有餘其淮揚安徽池五府及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今年租賦悉免之　以火你赤爲翰林蒙古編修更其姓名曰霍莊　以臨安公主下嫁李祺韓國公善長子

也始定公主婚禮先期賜祺駙馬都尉官誥並朝服儀從甚盛
公主執婦道甚備後一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言善長狎寵
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不問候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
不引罪大不敬削善長歲祿千八百石　京師自去年八月不
雨至夏四月庚戌始雨自庚戌至五月癸酉雨二十四日始霽
六月甲午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浙江江西福建北
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凡十二布政司罷
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改參知政事爲布政使　辛丑李
文忠還　都督同知何文輝鎮北平以疾召還卒年三十六
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免蘇松嘉湖水災田租振永平旱
伯顏帖木兒侵延安傅友德破禽之降其衆　八月己酉遣

官省歷代帝王陵寢禁芻牧置守陵戶忠臣烈士祠有司以時葺治分遣國子生修嶽鎮海瀆祠　西番朶兒只巴寇罕東河州指揮甯正擊走之正初至衞城邑空虛勤於勞徠不數年河州遂爲樂土璽書嘉勞兼領甯夏衞事修漢唐舊渠引水溉田開墾數萬頃兵食饒足　時都指揮徐司馬鎮河南馮勝練兵其地會有星變占在大梁帝使使密敕勝且曰并以此語馬兒知之旣復敕二人曰天象屢見大梁軍民錯處尤宜愼防今秦晉二王還京當嚴兵宿衞王抵汴時若宋國公出迓則都指揮居守都指揮出迓則宋國公亦然爾其夙夜小心無忽　閏九月庚寅以災異詔求直言　癸巳定百官品秩汰中書省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御史臺侍御史治書殿中侍御史等官　刑部

主事茹太素陳時務累萬言帝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中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帝怒召太素面詰杖於朝以其書示廷臣或曰此不敬此誹謗非法問宋濂對曰彼盡忠於陛下耳陛下方開言路何可深罪次夕帝復於宮中令人誦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於情事文詞太多便至熒聽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因令中書定奏對式俾陳得失者無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悉召廷臣詰責因字呼濂曰微景濂幾誤罪言者於是帝廷譽濂曰朕聞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短始終無二可謂賢矣　海州學正曾秉正上疏數千言大略曰古之聖君

不以天無災異爲喜惟以祗懼天譴爲心陛下聖文神武統一天下天之付與可謂盛矣兵動二十餘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於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創業與守成之政大抵不同開創之初則行富國强兵之術用趨事赴功之人大統旣立邦勢已固則普天之下水土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倉庫之積乳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養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業於永久爲難耳於此之時當盡革向之所爲何者足應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應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旣有警則變不虛生極論大易春秋之旨帝嘉之召爲思文監丞　冬十月己未太廟成自是行合享禮　丙子秦晉燕吳楚齊六王治兵鳳陽十一月戊子徙山西及眞定民無產者田鳳陽　平遥訓導葉

伯巨應詔言三事略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急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彊幹弱枝遏亂源而崇治本爾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吳楚齊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衞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有抗衡之理臣竊以爲不然何不觀於漢晉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

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所爲太過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屏與國同休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古者之斷死刑也天子撤樂減膳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固欲其並生非欲其即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

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爲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愼歟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删定舊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敕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寛宥之名未見寛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爲榮以罷職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溷跡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録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

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爲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旣廢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於法上將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寘之罪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爭自奮於廉智儻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事掊克

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且夫彊敵在前則揚精鼓銳攻之必克禽之必獲可也今賊突竄山谷以計求之庶可或得顧勞重兵彼方驚散入不可蹤跡之地捕之數年旣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數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衆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許其復業今附籍矣而又復遷徙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戶口盛而後田野闢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口雖蒙憐卹而猶見在開封祗

候訛言驚動不知所出況太原諸郡外界邊境民心如此甚非
安邊之計也臣願自今朝廷宜存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
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殘酷裒斂者罷
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見
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
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教化
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始稱富庶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
轉移人心之趨向非一朝一夕故也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
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可謂治矣而陛下切切
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
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甫令而尋改已

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知適從臣愚謂天下之趨於治猶堅冰之泮也冰之泮非太陽所能驟致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得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古郡守縣令以正帥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徵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藝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

廩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於社學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社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也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德化訪察善惡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爲要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末節而不暇舉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乃治之大者此守令風憲未審輕重之失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

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若此故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諸生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選舉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於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入官間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諳時務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所爲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恥言人之過失洎乎末年忠臣義士視死

如歸婦人女子羞被污辱此皆教化之效也元之有國其本不立犯禮義之分壞廉恥之防不數十年棄城降敵者不可勝數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此禮義廉恥不振之弊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莫若敦仁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以農桑學校爲急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以平獄緩刑爲急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諸生升於太學者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衞或辦事以觀公卿大夫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治道既得陛下端拱穆清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吉祥莫不畢至尚何天變之不消哉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

冈速逮來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乃敢奏下刑部獄死獄中先是伯巨將上書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見而患遲其一事難見而患速縱無明詔吾猶將言之況求言乎其意蓋謂分封也迨洪武末年燕王屢奉命出塞後因削奪稱兵遂有天下人皆以伯巨爲先見云　蘄水人王熹七世同居詔旌爲孝義之門　十二月甲寅振畿內浙江湖北水災

己卯遣都督同知沐英乘傳詣關陝抵熙河問民疾苦事有不便更置以聞　初永寧人蔡子英舉元至正中進士察罕帖木兒開府河南辟參軍事累薦至行省參政元亡從擴廓帖木兒走定西明兵克定西子英單騎走關中亡入南山帝聞其名使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變姓名賃舂關中久

之復被獲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爇火焚其鬚不動其妻適在洛請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帝命脫械以禮禮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曰陛下乘時應運削平羣雄薄海內外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復得脫亡七年之久重煩有司追跡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官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但名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智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以報國士之遇及國破家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哉臣日夜思維咎往昔之不死至於今日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禮臣不敢賣死立名亦不敢偷生

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昔王蠋閉戸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榮利而樂死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不得避也眇焉之軀上愧古人惟陛下裁察帝覽其書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日大哭不止人問其故曰無他思曹君耳帝知不可奪命有司送出塞從元嗣君於和林　初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戸部覈錢糧軍需諸事以道遠預持空印册遇部駮卽改以爲常已而事露帝盛怒疑有奸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寧海人鄭士利上書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書册乃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縱得之亦不能行況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

至部乃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詞朝廷求賢士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爲陛下惜之帝覽書大怒下丞相御史雜問究主使者士利笑曰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爲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爲我謀獄具輸作江浦而空印者誅死甚衆　帝以思南土官世居荒服未嘗詣闕詔令帥其部長入朝田仁智及思州宣慰使田宏正先

後來朝並優賜之仁智歸道卒命有司歸其柩尋命其子大雅襲職宏正仁厚之子也

十年春正月辛卯以羽林等衛軍益秦晉燕三府護衛各二千二百餘人　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致仕　懷慶知府方徵言風憲官以激濁揚清爲職今不聞旌賢拔能專務羅織人罪多徵贓罰此大患也朝廷賞罰明信乃能勸懲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獲重罪而河南參政安然山東參政朱芾俱有空印反遷布政使何以示勸懲帝問羅織及多徵贓罰者爲誰徵指河南僉事彭京以對貶沁陽驛丞　振蘇松嘉湖水災　三月帝與羣臣論天與七政之行皆以蔡氏左旋之說對帝曰朕仰觀乾象天左旋七政右旋曆家之論確然不易爾等猶守蔡氏之

說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吐番川藏爲梗剽貢使夏四月
己酉鄧愈爲征西將軍沐英爲副將軍帥師討之　振太平寧
國及宜興錢塘諸縣水災　五月庚子李善長李文忠總中書
省大都督府御史臺議軍國重事　癸卯振湖廣水災　戶部
主事趙乾振荊蘄災遷延半載丙午誅之　六月丁巳詔臣民
言事者實封達御前　丙寅令自今政事並啟皇太子處分然
後奏聞諭曰自古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人情周物理處事咸
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
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啟事以練習國政惟仁不失於麤暴惟
明不惑於邪佞惟勤不溺於安逸惟斷不牽於文法凡此皆心
爲權度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

以負上天付託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爾所親見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也於是令儒臣爲太子講大學衍義　秋七月甲申置通政司以曾秉正爲通政使劉仁爲左通政諭之曰政猶水也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官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避忌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　始遣御史巡按州縣詢民間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按臨所至必先審錄罪囚弔刷文卷有故出入者理辨之　帝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八月庚戌改建大祀殿於南郊卽圜丘舊制以屋覆之　帝慮武臣子弟但習武事鮮知問學癸丑命大都督府

選入國子監讀書其在鳳陽者卽肄業於中都　九月丙申振金華紹興衢州水災　辛丑胡惟庸爲左丞相汪廣洋爲右丞相自楊憲誅帝以惟庸爲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廣洋頗耽酒與惟庸同相浮沈守位而已帝數誡諭之　丁玉爲御史大夫　鄧愈沐英分兵三道西略川藏耀兵崑崙山俘斬萬計獲馬牛羊十餘萬留兵戍碾北諸要害乃還冬十月戊午封英爲西平侯　辛酉賜百官公田以其祖入充祿　鄧愈自吐蕃還道病十一月癸未至壽春卒年四十一追封寧河王諡武順愈

事母孝撫弟之幼孤有恩敬禮儒士簡重愼密有士君子之行焉　丁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天殿大祀殿未成故也　免河南陝西廣東湖廣田租　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叛以丁玉爲平羌將軍討之玉至威州貼里降承旨設威州千戶所　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丁未錄故功臣子孫五百餘人授官有差　高麗使五至帝曰高麗王顓被弑奸臣竊命義所必誅第前後使者皆稱嗣王所遣中書省宜遣人往問嗣王如何政令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爲羈囚則當依前王言歲貢馬千匹仍悉送還所拘遼東民方見王位眞而政令行否則弑君之賊必討無赦　是歲安定王卜烟帖木兒爲沙剌所弑王子板咱失里復讎誅沙剌沙剌部將復殺王子部內大亂

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封皇子椿爲蜀王柏湘王桂豫王楧漢王植衛王改封吳王橚爲周王　己卯進封湯和信國公議軍國事初和守常州嘗請事不得醉出怨言曰吾鎮此城如坐屋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帝聞而銜之至是猶數其過失鐫之劵
徵天下布政使及知府來朝　四川都司遣兵修灌縣橋梁至陶關汶川土酋孟道貴集部落阻道二月指揮胡淵童勝等分道擊之一由石泉一由灌口由灌口者進攻陶關蠻衆伏兩山間投石從崖下兵不能進適汶川土官來降得其間道乃選勇士捲旗甲乘夜潛出兩山後遲明從山頂張旗幟發火礮蠻驚潰師進雁門關道險蠻復據之乃駐平野得小舟渡至龍止鐵冶寨擊破之其由石泉者攻泥池蠻悉衆拒千戶薛文突陳

射卻之士卒奮擊大敗其眾兩軍遂會於茂州權知州楊者七迎降使仍領其州立茂州衞留指揮楚華守之　置威茂道開府茂州分遊擊駐疊溪　東平侯韓政卒帝親臨其喪追封鄆國公予勳襲　三月秦王樉之國西安晉王棡之國太原棡中途笞膳夫帝馳諭曰吾帥羣英平禍亂不爲姑息獨膳夫徐興祖事吾二十三年未嘗折辱怨不在大小子識之　燕周楚齊四王駐鳳陽　壬午命奏事毋關白中書省　命吏部課朝覲官殿最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者爲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朝覲考覈自此始　時賜諸司沒官男女陝西僉事韓宜可獨不受且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況男女

人之大倫婚姻踰時尙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朝所宜帝是其言　夏四月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卒國人諡曰昭宗子脫古思帖木兒嗣改元天元　五月丁酉存問蘇松嘉湖被水災民六萬二千八百餘戶戶賜粟一石蠲逋賦六十五萬有奇　賜秦王樉璽書曰關內之民自元氏失政不勝其敝今吾定天下又有轉輸之勞民未休息爾之國若宫室已完其不急之務悉已之　六月壬子帝自爲文遣使弔祭故元嗣君　五開蠻吳面兒等作亂靖州指揮僉事過興以兵三百往捕與其子皆爲賊所殺已巳以辰州指揮楊仲名爲總兵官討之　秋七月丁丑振平陽饑　蘇松揚台海溢人多溺死遣官存卹　八月免應天太平鎭江甯國廣德諸州府秋糧　冬十月丙辰河決蘭

陽　甲子大祀殿成　歸故元平章完者不花於丞相驢兒諭以通好　遣內官吳誠往諭楊仲名且觀兵　十一月庚午沐英爲征西將軍帥都督藍玉王弼討西番　楊仲名破諸蠻吳面兒遠遁遣尙履奉御呂玉詣軍閱勝帝嘗讀唐書至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謂侍臣曰漢末宦官雖驕縱尙無兵權唐以兵柄授之馴至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朕深鑒前轍左右服役之外重者傳命四方而已是役也獨兩使內官至軍云　大同白羊鎭巡檢張文煥遇敵兵於焦山皆戰沒其妻聞之同日死一子貧寒十指俱墮帝命取至京師月給米一石以終其身　太子妃常氏薨輟朝三日初帝册常遇春女爲太子妃繼册太常卿呂本女爲次妃常妃薨呂妃始獨居東宮而其時秦王樉亦

以擴廓帖木兒妹爲妃又以鄧愈女爲次妃皆前代故事所無
也　十二月以蘇松嘉湖杭屢被水災罷五府河泊所以其利
與民　帝以佛經遺佚遣僧宗泐偕其徒往西域求之
十二年春正月己卯始合祀天地於南郊　洮州十八族番叛
命沐英移兵討之　丙申丁玉平松州蠻遣指揮高顯等城之
請立軍衞帝謂松州山多田少耕種不能贍軍守之非策又敕
玉曰松潘僻在萬山接西戎之境朕豈欲窮兵遠討羌戎屢寇
邊不獲已也捷至知松州已克將資糧於容州進取潘州若盡
三州之地則疊州不須窮兵自當來服須擇士勇者守納都疊
溪路其驛道無阻過者不守可也來降戎長遣入朝朕親撫諭
之　置陜西行都指揮使司於莊浪衞　二月戊戌朔李文忠

督理河岷臨鞏軍事　乙巳詔曰今春雨雪經旬天下貧民困於飢寒者多有其令有司給以鈔又命審京民孤寡者給以鹽　丙寅湯和陸仲亨周德興黃彬陸聚等練兵臨淸　沐英敗西番於土門峽進至洮州舊城葉昇禽其長阿昌失納餘寇遁去追斬其魁數人盡獲畜產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築城置戍遣使來奏遂置洮州衞以指揮聶緯陳暉等六人守之　己巳李文忠等言官軍守洮州饟艱民勞帝諭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漢唐以來備邊要地今番寇既斥棄之不守數年後番人將復爲患慮小費而忘大虞豈良策哉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充兩年軍食其如敕行之文忠等乃不敢違　丁玉言松州爲西羌要地軍衞不可罷夏四月遂併潘州於松州置松州衞設

官築戍如玉議　五月癸未蠲北平田租　六月丁卯都督僉事馬雲征大寧　眉縣妖人彭普貴作亂殺知縣顧師勝焚掠十四州縣指揮曾亮等不能克秋七月丙辰丁玉移師討平之　己未李文忠還言西安城中水鹹鹵不可飲請鑿地引龍首渠入城以便汲從之　八月辛巳詔凡致仕官復其家終身無所與　九月占城入貢中書省不以時奏帝聞之怒降敕切責乃委其咎於禮部禮部又委之中書帝益怒盡囚諸臣窮詰主者　方龐殷哲爲左右參政　己亥沐英等進擊番寇大破之盡禽酋長三副使瓔嗦子等平朵甘納兒七站拓地數千里俘斬數萬人獲馬牛羊二十餘萬冬十一月甲午班師　論藍玉等功當封帝念仇成勳舊先封爲安慶侯封玉永昌侯謝成永

平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金朝興宣德侯曹興懷遠侯葉昇靖寧侯曹震景川侯張溫會寧侯周武雄武侯王弼定遠侯

庚申大寧平召馬雲還京葉旺留鎮遼東如故　十二月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至京師　初伯顏子中爲元建昌教授江西盜起授分省都事使守贛州而陳友諒已破贛州子中間道走閩陳友定素知之辟授行省員外郎出奇計以友定兵復建昌浮海如元都獻捷累遷吏部侍郎持節發廣東何眞兵救閩至則眞已降於廖永忠子中墮馬求死折一足永忠義而舍之乃變姓名冠黃冠游行江湖閒帝求之不得籍錄其妻子子中竟不出常齎鴆自隨久之事寖解乃還鄉里及詔郡縣舉元遺民布政使沈立本密言於朝以幣聘使者至子中慨然曰死晚

矣爲歌七章哭其祖父師友飲鴆死　高麗貢黃金百斤白金萬兩以不如約卻之高麗又致書及禮物於葉旺而龍州鄭白等請內附旺以聞帝謂人臣無外交此閒諜之漸勿輕信彼特示弱於我以開邊釁還之使無所藉口　自劉基之死胡惟庸益無所忌與太師李善長相結以兄女妻其弟太僕丞存義之子佑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笋去之復旁出者三諛者爭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皆有火光燭天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費聚奉命招降蒙古無功帝皆切責之二人大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二人二人素戇勇見惟庸用事密相往來陳寧性嚴刻帝責之不能改其子孟麟數諫寧捶之死帝惡其不情曰寧於其子如此奚有君父耶寧聞之

懼遂與惟庸通謀惟庸又令都督毛驤取衞士劉遇賢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遣明州衞指揮林賢下海招倭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嗣君約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陳寧涂節謀起事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己者占城之入貢也惟庸與汪廣洋皆被詰責至是節上言劉基爲惟庸毒死廣洋宜知狀帝問廣洋對曰無有帝怒責廣洋朋欺貶海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廣洋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姦賜之死廣洋爲人寛和自守與奸人同位而不能去故及於禍廣洋死妾陳氏從死帝詢之乃入官陳知縣女也大怒曰沒官婦女止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敕法司取勘於

是惟庸及六部堂屬咸當坐罪
十三年春正月節遂上變告惟庸中書省吏商暠亦以惟庸陰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訊詞連寗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戊戌誅惟庸寗節等惟庸初由善長薦及惟庸誅坐黨死者甚衆丁玉李伯昇等皆與焉善長獨免惟庸之未敗也徐達時時爲帝言惟庸不任相帝由是益重達
帝以歷代丞相多擅權癸卯罷中書省分其職於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每部分四屬部改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及在外各都司衛所　始南北吏調用人　二月壬戌朔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發丹符驗天下金穀之數　戊辰文武官年

六十以上者聽致仕給以誥敕　復以薛祥爲工部尚書初祥以尚書出爲北平布政使治行稱第一爲胡惟庸所惡坐以營建擾民謫知嘉興府及是帝謂曰讒臣害汝汝何不言對曰臣不知也　三月壬辰減蘇松嘉湖重賦額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舊時蘇州一府秋糧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歲額與浙江通省埒其重如此　壬寅燕王棣之國北平　元國公脫火赤等屯和林數擾邊帝命沐英總陝西兵擊之英至靈州偵知脫火赤等在亦集乃路遂渡黃河經寧夏登賀蘭山涉流沙七日夜至其境去敵營五十里壬子分軍爲四乘夜銜枚而進合圍之英自以驍騎衝其中堅禽脫火赤及樞密知院愛

足等獲其全部以歸　夏四月己丑命羣臣各舉所知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帝廷諭羣臣陳得失吏部尚書劉崧以修德行仁對乙未大赦山西民爲軍者二萬四千餘戶悉還爲民丙申釋在京及臨濠屯田輸作者己亥免天下今年田租吏以過誤罷者還其職從征士卒老疾者許以子代老而無子及寡婦有司資遣還　都督濮英練兵西涼請出師略地開哈梅里之路以通商旅帝賜璽書曰略地之請聽爾便宜然將以謀爲本爾愼毋忽英遂進兵元諸王兀納失里懼遣使降英進攻白城獲平章忽都帖木兒壬寅至赤斤站獲豳王亦憐眞及其部曲千四百人乃還　御史中丞安然免以李善長理臺事數有所建白未幾罷御史臺　六月丙寅雷震奉天門帝避正殿省愆

丁卯罷王府工役　諭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纖悉朕甚恥焉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罷天下抽分竹木場　丁丑置諫院設左右司諫正言等官　秋八月命天下學校師生給廩膳米人日一升魚肉鹽醯之屬皆官給之　帝以松州衞遠在山谷屯種不給饋饟甚難命罷之未幾指揮耿忠經略其地奏言松州爲番蜀要害設衞事不可罷命復置　初道同爲番禺知縣亢直不避彊禦槩軍擾民者一切裁之以法會朱亮祖鎭廣東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動也土豪數十輩抑買市中珍貨稍不快意即巧詆以罪同械其魁通衢諸豪家爭賄亮祖求免亮祖置酒召同從容言之同厲聲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他日亮祖出遇械者遽破械

脫之借他事咨同富民羅氏者納女於亮祖其兄弟怙勢爲奸同復按治亮祖又奪之去同積不平奏之未至亮祖先劾同訕傲無禮狀帝使使誅同俄同奏亦至帝悟以爲同職甚卑而敢斥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鯁可用復使使宥之兩使者同日抵番禺後使者到則同已死縣民悼惜之或刻木爲主祀於家卜之輒驗遂傳其爲神九月帝召亮祖至與其子指揮使暹俱鞭死御製壙誌仍以侯禮葬　辛卯曹震楊璟薛顯屯田北平　乙巳天壽節始受羣臣朝賀賜宴於謹身殿後以爲常　帝以密勿論思不可無人乃建四輔官以四時爲號詔天下舉賢才戶部試尚書范敏薦耆儒王本等丙午告於太廟以本及杜佑龔斆爲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冬闕命本等攝之位都

督之次屢賜敕諭隆以坐論之禮命協贊政事均調四時又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雨暘時若驗其稱職與否居無何斅等四人相繼致仕召安然代之本亦坐事誅　宋濂孫愼坐胡惟庸黨與其叔父璲皆死濂逮至帝亦欲誅之皇后曰民家爲子弟延師尙以禮全始終況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帝不聽會后侍帝食不御酒肉帝問故對曰妾爲宋先生作福事也帝惻然投箸起翼日赦濂與家屬悉徙茂州　占城遣使賀天壽節帝聞其與安南水戰不利賜敕諭曰曩者安南兵出敗於占城占城乘勝入安南安南之辱已甚王能保境息民則福可長享如必驅兵苦戰勝負不可知而鷸蚌相持漁人得利他日悔之不亦晚乎　冬十一月丙午元平章完者不花乃兒不花入桃

林口犯永平指揮劉廣戰沒千戶王輅裹創擊敗之禽完者不花　十二月天下府州縣所舉士至者八百六十餘人授官有差　趙庸鎮廣東討陽春蠻　是年改封胡美爲臨川侯帝嘗榜列勳臣謂持兵兩雄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韓政曹良臣楊璟陸聚梅思祖黃彬及美皆封侯美璟有方面勳遇之尤厚　日本入貢無表卻之　以元大寧路爲府尋廢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湯和傅友德爲左右副將軍帥師討乃兒不花　命新授官者各舉所知　壬子罷天下歲造兵器　癸丑命公侯子弟入國學　丙辰詔求隱逸
帝以徭役不均詔天下編賦役黃冊范敏議以一百十戶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里長鳩一里之事以供歲役十年一

周餘百戶為十甲甲首一人亦以丁糧多寡為序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畸零僧道有田者編冊無田者亦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後遂仍其制不廢　二月庚辰覈天下官田　時富室多以罪傾宗而浦江鄭氏數千指獨完會有訴其交通胡惟庸者吏捕之兄弟六人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累諸兄乎自詣吏湜兄濂先以糧長在京師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辯之二人爭入獄帝聞召見勞勉之曰有人如此肯從人為逆耶宥之立擢湜福建左參議湜居官有政聲南靖民為亂詿誤者數百家湜言於諸將盡釋免居一歲入覲卒於京　改明州府為寧波府　三月丙戌詔曰朕撫靑黔黎十有四年獄訟未淸良由委任非人

致陷刑辟今大赦天下與民更始　辛丑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徵前尚書李敬爲祭酒劉崧爲司業崧尋卒疾革時敬問所欲言曰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無一語及私　夏四月庚午徐達帥諸將出塞湯和破敵灰山營獲平章別里哥樞密使久通沐英略公主山長寨克全寧四部度臚朐河執知院李宣盡俘其衆乃還達仍鎮北平　五月五溪蠻叛周德興已老力請行帝壯而遣之賜手書曰趙充國圖征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常嘉其事謂今人所難卿忠勤不怠何忝前賢靖亂安民在此行也德興至五溪蠻悉散走　甲辰宋濂卒於夔州年七十二知事葉以從葬之蓮花山下蜀獻王慕濂名移塋華陽城東濂狀貌豐偉美鬚髯視近而明一黍上能作

數字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
迤與古作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曆
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
咸以委濂推爲開國文臣之首四方求文者非其人不與日本
使嘗奉敕請文以百金爲獻卻不受帝問故對曰天朝侍從而
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海外諸國朝貢至者必問宋先生
安否其卒也朝野惜之　六月置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秋
八月丙子詔求明經老成之士有司禮送京師　庚辰河決原
武祥符中牟有司請興築帝以爲天災令護舊堤而已　辛巳
徐達還　四輔官之設也王本等諸人皆老儒起田間敦樸無
他長獨安然久歷中外練達庶務眷注特隆是月然卒李幹何

顯周代爲四輔官　九月壬午朔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爲左右副將軍帥步騎三十萬征雲南諭曰朕覽輿圖識雲南阨塞當先遣一軍自永寧向烏撒而大軍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然後進師曲靖曲靖雲南咽喉彼必幷力於此以抗我師既下曲靖一將軍向烏撒以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破之必矣雲南破分兵徑趨大理可毋頓刃也　徐達鎭北平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丙午周德興移師討平之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癸丑命法司論囚擬律以奏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時又命刑部聽兩造之詞議定入奏既奏錄所下旨送四輔官諫院官給事中覆覈無疑然後覆奏行之有疑獄則四輔

官封駁之　甲寅免應天太平廣德鎭江寧國田租　癸未分遣御史錄囚　浙東山寇葉丁香作亂己卯唐勝宗帥師討之決策於劉璟禽賊首併其黨三千人分兵平安福賊還稱璟才略帝喜曰眞伯溫兒矣　工部尚書薛祥坐累杖死天下哀之

十一月壬午陸仲亨鎭成都　海寇攻掠東莞南海及肇慶翁源諸府縣庚戌趙庸帥步騎舟師八道擊破之禽賊二萬餘賊屬八千有奇斬馘五千餘獲兵器萬九千船一千二百招降番禺等縣民三千三百餘戸奏籍蜑戸萬人爲水軍　遣內臣齎敕諭烏蒙烏撒諸部長曰西南諸部自古及今莫不朝貢中國朕受天命爲天下主十有五年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諸部猶桀驁不朝已遣征南將軍潁川侯等帥師往征猶恐諸

部長未喻朕意故復遣內臣往諭如悔罪向義當卽躬親來朝或遣人入貢亟攄誠欵朕當罷兵以安黎庶爾其省之　唐鐸爲兵部尚書　以嘉興湖州二府隸浙江布政司　江陰侯吳良卒於靑州贈江國公諡襄烈　十二月丁巳命翰林春坊官考駮諸司章奏　傅友德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帥兵由永寧趨烏撒而自帥大軍由辰沅趨貴州指揮僉事顧成爲先鋒克普定酋成列柵以守蠻數萬來攻成出柵殺數十百人賊退走餘賊猶在南城成斬所俘而縱其一曰吾夜二鼓來殺汝夜二鼓吹角鳴礮賊聞悉走獲器甲無算諸蠻隸普定者悉平大軍進克普安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平章達里麻以兵十餘萬拒於曲靖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

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引軍疾趨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銜霧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望見大驚友德欲渡英曰我兵疲懼爲所扼乃帥諸軍嚴陳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陳後張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以善泅者先之長刀斫其軍軍卻師畢濟費聚等鏖戰良久英復縱鐵騎擣其中堅大敗之生禽達里麻僵屍十餘里俘獲萬計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業蠻民皆喜慰戊辰元曲靖宣慰司征行元帥張麟行省平章劉輝等降友德遣藍玉沐英趨中慶自帥兵擊烏撒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寧之兵初梁王以女妻大理酋段得功嘗倚其兵力後以疑殺之失大理援及達里麻敗失精甲十餘萬知事

不可爲王申走晉寧州之忽納砦焚其龍衣與其左丞達的右丞驢兒夜入草舍俱自經死藍玉沐英師至板橋元右丞觀音保以城降玉等整軍入城戒輯軍士撫定其民胡海等之趨烏撒也元右丞實卜聚兵赤水河拒之會久雨河水暴漲郭英斬木爲筏乘夜抵敵營實卜大驚又聞大軍繼進皆遁友德令諸軍築城版鍤方具諸蠻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既知士勇可用乃縱兵接戰芒部土酋長多者帥兵與實卜合鋒甚銳大軍鼓譟而前長多中槊墜馬死大軍益奮蠻衆力不支大潰斬首三千獲馬六百實卜遁友德遂城烏撒克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皆望風降附　是歲日本復來貢帝再卻之命禮官移書責其王示以欲征之意艮懷

上表言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有禦敵之圖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其詞甚悖帝得表愠甚終鑑元氏之轍不加兵也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宴羣臣於謹身殿始用九奏樂章　曹震王弼分道取臨安諸路至威楚降元平章閭乃馬歹等壬午澂江武定諸路俱降雲南平改中慶路爲雲南府　己丑減大辟囚　帝以前元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而譯語難以通曉乃命翰林院侍講火原潔編修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　庚戌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諭之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徇名遺實故治不如古爾等各舉所知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聞朕將隨才用之　置貴州都指揮司治貴州宣慰司以顧成爲使其民職有司仍屬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　二月壬子河決河南命李祺往振祺功臣子帝長壻頗委任之　癸丑置雲南都指揮使司　甲寅以雲南平詔天下乙卯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治雲南府梅思祖潘元明同署司事　藍玉沐英進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聞王師至聚衆扼下關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也號極險玉等至品甸遣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爲犄角勢自帥衆抵下關造攻具別遣胡海由石門間道夜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大樹緣崖而上立

旗幟山間閏月癸卯昧爽軍抵下關者望見皆踴躍讙譟蠻眾
驚擾英身先士卒策馬渡關水沒馬腹將士隨之遂斬關入海
麾軍自山而下弼亦於上關夾擊蠻兵潰拔其城禽其酋段世
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段世至京帝傳諭曰爾
父寶嘗有降表朕不忍廢賜名歸仁授永昌衛鎮撫　三月庚
午河決朝邑　趙俊爲工部尚書帝以國子監所藏書板歲久
殘缺命諸儒考補工部督匠修治俊奉詔監理古籍始備　頒
軍法定律　改威楚開南路爲楚雄府命朱守仁知府事守仁
招集流移均徭役建學校境內大治又改雲遠路爲孟養府
夏四月甲申遷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及威順王子伯伯等家
屬於耽羅　命禮部尚書劉仲質與儒臣定釋奠禮丙戌頒行

天下學校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
詔徵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召入禁中
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皆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
由是其徒橫甚讒毀大臣舉朝莫敢言給事中陳汶輝上疏曰
自古帝王未有縉紳緇流雜居同事可以相濟者今勳舊耆德
咸思辭祿去位而緇流憸夫乃益以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猜
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帝不
聽諸僧怙寵者遂請爲釋氏創立職官是年始置僧錄司設左
右善世闡教講經覺義等皆高其品秩置道錄司亦然度僧尼
道士至踰數萬大理寺卿李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凡意指所
向卽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捨聖學而崇異端乎亦不聽仕魯

性剛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學以闢佛自任旣言不見用爭之力章數十上最後請於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毋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置笏於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後數歲帝漸知諸僧所爲多不法有詔淸理釋道二教云　壬辰免畿內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稅糧

初置錦衣衞以鎭撫司隸之罷舊所置親軍都尉府及儀鸞司時方用重刑有罪者往往下錦衣衞鞫實添設北鎭撫司專理詔獄錦衣衞參刑獄自此始　初闢先生等掠遼陽固始人高希鳳爲所得斷腕死妻劉氏駡賊死希鳳弟藥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攜其子文殊及孤姪僧寶往高麗避難中途度不兩全以其子差長棄之挈僧寶以行及明興遼民復業李氏訪得

其子同歸守夫墓希鳳季弟伯顔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妻郭氏自縊於馬櫪從子塔失丁爲仇誣陷死母那氏妻金氏縊於魚鴟至是事聞詔旌表爲五節婦之門　烏撒諸蠻復叛命吳復費聚征之諭勿與蠻戰於關索嶺上但分兵掩襲直擣其巢使彼奔救不暇必不敢出抗大師俟三將軍至共破之　五月新建太學成改爲國子監分六堂以館諸生曰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乙丑釋奠於先師孔子帝皮弁服執圭再拜獻爵又再拜退易服至彝倫堂命祭酒以下四人坐講帝親說尚書大禹皐陶謨洪範大旨命劉仲質立學規十二條合欽定九條須賜諸生還皇后問生徒幾何帝曰數千后曰人才衆矣諸生有廩食妻子將何所仰給於是立紅板倉積糧賜其家　丙子

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產鐵元時置官歲收百餘萬斤請如舊帝曰朕聞王者使天下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今民生甫定復設此必重擾杖之流海外　丁丑遣行人訪經明行修之士秋七月乙卯河決滎澤陽武　辛酉罷四輔官　乙亥傅友德沐英擊烏撒蠻大敗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牛馬十餘萬水西諸部皆降　宣德侯金朝興卒於會川追封沂國公謚武毅　開濟試刑部尙書濟以綜覈爲己任請天下諸司設文簿日書所行事課得失又各部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罪又言內外議獄章奏動數千言汎濫無紀失其本情宜令諸司著成式頒示中外無用煩文出入人罪又言軍民以細故犯罪者宜卽決遣數月間滯牘一淸　八月丁丑朔復設科取士三年一行爲定制

皇后馬氏寢疾羣臣請禱祀求良醫后謂帝曰死生命也禱祀何益且醫何能活人使服藥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諸醫乎疾革帝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愼終如始子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丙戌崩謚曰孝慈宮人歌之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於萬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蒼天帝自是不復立后　秦王樉等來奔喪　己丑唐勝宗耿炳文屯田陝西　丁酉擢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　辛丑命徵至秀才分六科試用　營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謚武信　九月己酉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韶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令舉所知復遣使徵之賜韶等鈔尋各授布政司參政等官有差時雖復行科舉而監生與進士參用薦舉之途尤廣賢良郭有

道秀才范敏稅戶人才鄭沂儒士趙翥及曾泰皆起家爲尚書其他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勝數　庚午葬孝慈皇后於孝陵諸王奔喪將還帝命各以一僧與之使誦經薦福吳僧道衍在選中燕王棣與語甚合請以從至北平住持慶壽寺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　封李新爲崇山侯以營孝陵功也傅友德等分兵攻諸蠻寨之未服者土官楊苴乘隙作亂集蠻衆二十餘萬攻雲南城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都督謝熊馮誠嬰城固守賊不能攻乃遶營爲困城計沐英自烏撒將驍騎還救至曲靖遣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詰之卒紿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衆至矣賊衆驚愕拔營宵遁竄安寧羅次晉寧諸山谷中據險樹柵謀再舉英調將士分勦之斬首六萬餘級生禽四

千餘人諸部悉定　詔翰林官李翀吳伯宗譯回回曆書　初
帝於諫院置諫議大夫以唐鐸爲之嘗與侍臣論歴代興廢曰
使朕子孫如成康輔弼如周公則可祈天永命鐸因進曰豫教
元良選左右爲輔導宗社萬年福也帝又謂鐸曰人有公私故
言有邪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訐鐸曰謗近忠訐近愛不爲
所眩則讒佞自遠帝曰朕所行有得失非人言何由知言有善
者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讒佞面訐者不可容耳冬
十月丙子罷諫院更置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八人分監察御
史爲十二道鐸官從而改焉　丙申錄囚　甲辰徐達還　趙
庸破廣東盜號鏟平王者獲賊黨萬七千八百餘人斬首八千
八百餘級降其民萬三千餘戶羣盜悉平遂詔班師　十一月

戊午初置大學士官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典籍吳沈爲東閣大學士使侍左右備顧問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徵耆儒鮑恂余詮張長年爲之以輔導太子秩皆正五品恂等以老疾固辭遂放還　寧海人方孝孺幼警敏讀書日盈寸鄉人目爲小韓子長從宋濂學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以吳沈揭樞薦召見帝見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孝孺克勤之子也　十二月辛卯振北平被災屯田士卒　己亥薛顯理山西軍務

十六年春正月戊午徐達鎮北平　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布政使司　帝加意太學罷祭酒李敬吳顒命禮部尚書

任昂增定監規八條遂以宋訥爲祭酒敕諭之曰太學天下賢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卿夙學耆德當體朕立教之意俾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又命李文忠兼領監事訥終日端坐講解無虛晷會司諫關賢上言邇來都邑所司非人師道不立及至選貢賢愚混淆其甚者將俊秀生員點充承差有乖育才之意昂乃奏定學校歲貢士法二月丙申命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入監讀書不中者罰爲吏所司教官視爲殿最　傅友德郭英等平蒙化鄧州濟金沙江取北勝麗江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生禽二千餘人收精甲數萬船數千艘三月甲辰詔友德及藍玉班師留沐英鎮雲南　丙寅諭戶部曰

鳳陽朕故鄉皇陵在焉昔漢高帝生於豐起於沛二縣之民終漢世受惠朕今亦免鳳陽臨淮二縣稅糧徭役俾其民世世無所與其榜諭之　夏四月松潘衛指揮僉事耿忠言臣所轄松潘等處安撫司屬各長官司宜以其戶口之數量其民力歲令納馬置驛而籍其民充驛夫供徭役從之　五月庚申免畿內各府田租　雲南品甸土酋杜惠來朝命王志督兵往繕城池立屯堡置郵傳安輯其民　六月辛卯免畿內十二州縣養馬戶田租一年滁州二年　秋七月分遣御史錄囚有子犯法父賄求免者御史欲并論其父帝曰子論死父救之情也命論其子赦其父　黃巖人陳圭父為讎人所訴當死圭詣闕上章請代帝大喜曰不謂今日有此孝子宜赦其父俟四方朝覲官至

播告之以風勵天下開濟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徼倖路乃聽圭代而戍其父雲南　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癸亥申國公鄧鎭爲征南副將軍討永新龍泉山寇平之鎭愈之子也　冬十月丁丑召徐達等還　安陸侯吳復卒於普定追封黔國公謚威毅復臨陣奮發衝犯矢石體無完膚平居恂恂口不言征伐事在普定買妾楊氏年十七復死視殮畢沐浴更衣自經死封貞烈淑人　開濟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濟一算畫卽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以故帝甚信任數被顧問兼預他部事人以是忌之謗議滋起濟亦深刻好以法中傷人嘗奉命定詐僞律濟議法巧密帝曰張密網以羅民可乎又設籍曰寅戌之書以程僚屬出入帝

切責曰古人以卯酉爲常今使趨事者朝寅暮戌奉父母會妻子幾何時耶又爲榜戒其僚屬請揭文華殿帝曰告誡僚屬之言欲張殿廷豈人臣禮濟慚謝尋令郎中仇衍脫囚死爲獄官所發濟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斃之十二月御史陶垕仲等發其事且言濟奏事時置奏劄懷中或隱而不言覘伺上意務爲兩端奸狡莫測役甥女爲婢妹早寡逐其姑而略其家財帝怒下濟獄甲午併希哲衍等皆棄市　李文忠好學問嘗師事范祖幹通曉經義釋兵家居恂恂若儒者帝雅愛重之家故多客嘗以客言勸帝少誅戮又諫帝征日本及言宦官過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以是忤旨不免譴責是冬遂得疾帝親臨視使淮安侯華中護醫藥

明紀卷第四終

明紀卷第五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太祖紀五 起洪武十七年甲子訖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凡七年

十七年春正月戊申徐達鎮北平　初倭寇金鄉平陽方鳴謙者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兵水具戰艦錯置其間俾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則可制矣帝曰善顧安所得戍卒鳴謙曰兵興以來民甚畏卒而慕爲之若四丁籍一以爲兵民固無所苦也帝曰善壬戌命湯和巡視海上和遂請鳴謙與俱始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沿海諸城　以雲南東川府隸四川布政使司　時薦舉法行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舉所知下至倉

庫司局諸雜流亦令舉文學才幹之士其被薦至者又令之轉薦山林巖穴窮居之士無不獲自達於上三月戊戌朔始更定科舉取士式命禮部頒行天下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皆初九日爲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沈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又三日二場試論一道判五條詔誥表內科一道又三日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殿試以三月朔凡國子監生府州縣學生儒士官未入流者擇其性資敦厚文行可稱之人由有司申舉應鄉試中式則送會試再中式應殿試自是遂爲永制而薦舉漸輕久且廢不用矣　曹國公李文

忠卒年四十六帝疑華中毒之貶中爵放其家屬於建昌衞諸醫並妻子皆斬自為文祭文忠追封岐陽王謚武靖　甲子大赦天下　夏四月壬午論平雲南功進封傅友德穎國公封陳桓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大賚將士　庚寅收陳亡遺骸　增築國子學舍　五月丙寅凉州指揮宋晟討西番叛酋至亦集乃路禽元海道千戶也先帖木兒國公吳把都赤剌等俘獲萬八千人送酋長京師簡其精銳千人補卒伍餘悉放遣　先是高麗屢來貢帝以不如約卻之又留其使者命禮部責其朝貢過期陪臣侮慢之罪六月王禑遣司僕正崔涓禮儀判書金進宜貢馬二千匹且言金非地所產願以馬代輸餘皆如約遼東守將唐勝宗為之請許之尋以高麗聽

命宜損其貢數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四　秋七月戊戌禁內官預外事鑄鐵牌置宮門中又敕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帝謂侍臣曰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覓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爲害非細故也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癸丑詔百官迎養父母者官給舟車　丁巳免畿內今年田租之半　庚申錄囚　壬戌盱眙人獻天書斬之　八月丙寅河決開封東月隄自陳橋至陳留橫流數十里壬申決杞縣入巴河遣官塞之　己丑蠲河南諸省逋賦　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貢獻幷上元所授印詔改平緬軍民宣慰使司命兼統麓川之地　九月免西安府旱災田租十三萬三千九百餘石　陳遇卒賜葬鍾山遇自開基之始即侍帷幄其計畫多祕不傳帝即

位問保國安民至計遇對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復先王禮樂爲首務廷臣或有過被譴責遇力爲解每得全宥累授翰林學士中書左丞禮部侍郎尚書皆固辭自是不復强以官數臨幸其第語必稱先生或呼爲君子寵禮之隆勳戚大臣無與比者

冬十月册李氏爲淑妃攝六宮事壽州人廣武衛指揮傑之女也未幾薨　丙子河南北平大水分遣駙馬都尉李祺等振之　閏月癸丑詔天下罪囚刑部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後奏決建三法司於太平門外鍾山之陰命曰貫城下詔言今法天道置法司爾諸司其各愼乃事令貫索中虛庶不負朕肇建之意又謂刑官曰王良善御豈在於策周公善治豈在於刑刑者輔治之具用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

已　太陰犯上將帝心惡之徐達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達長子允恭齎敕往勞尋召還　亦佐縣土酋安伯作亂沐英討降之因定普定廣南諸蠻通田州糧道　漏刻博士元統言曆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況授時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年遠數盈漸差天度宜修改七政運行不齊其理深奧聞有郭伯玉者精九數之理宜徵令推算以成一代之制報可擢統爲監令取授時曆去其歲實消長之說析其條例以洪武十七年爲曆元命曰大統曆法通軌　十二月壬子蠲雲南逋賦　翰林待詔朱善言民間姑舅及兩姨子女法不得爲婚讎家詆訟或已聘見絶或既婚復離甚至兒女成行有司偪奪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

爲婚者有禁若姑舅兩姨子女無尊卑之嫌成周時王朝相與爲婚不過齊宋陳杞後世潘楊朱陳皆世爲婚媾溫嶠以舅子娶姑女呂滎公夫人張氏卽其母申國夫人姊女古人如此甚多願下羣臣議弛其禁從之　左都御史詹徽言太平府民有毆孕婦至死者罪當絞其子乞代章下大理卿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嘉然死婦係二人之命犯人當二死之條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子詔從俊議　松潘八積簇老虎等寨蠻亂官兵擊破之　是歲豫章侯胡美坐法死　初令天下朝正官各造事蹟文冊圖畫土地人民以進

十八年春正月癸酉吏部言考察天下布按府州縣朝覲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稱職者十之一平常者十之七不稱職者

十之一而貪汚闒茸者亦共得十之一帝令稱職者陞平常者復職不稱職者降貪汚者付法司罪之闒茸者免爲民　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　二月甲辰以久陰雨雷雹詔臣民極言得失宋訥應詔陳邊事言海內乂安惟沙漠尙煩聖慮若窮追遠擊未免勞費陛下爲聖子神孫計不過謹邊備而已備邊在乎實兵實兵在乎屯田宜於諸將中選謀勇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率立法分屯布列要害遠近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策也帝頗采用其言國子監博士高允憲言察郡縣明勸戒學正陳潛夫言獎直臣隆師儒勵廉恥審用人四事　己未魏國公徐達卒年五十四帝爲輟朝臨喪悲慟不已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一達

言簡慮精在軍令出不二諸將奉持懍懍而帝前恭謹如不能言善拊循與下同甘苦士無不感恩效死以故所向克捷尤嚴戢部伍所平大都二省會三郡邑百數閭井宴然民不苦兵歸朝之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議終日雍雍如也帝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　三月廷試新淦人練子寗對策力言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區區小故縱無窮之誅何以爲治帝善其意擢一甲第二　詔中外官父母沒任所者有司給舟車歸其喪著爲令　乙亥免應天太平寗國鎮江廣德滁和七府州今年田租　命天下郡縣瘞暴骨　丙子擢廷試一甲進士丁顯等爲翰林院修撰二甲馬京等爲編修吳文

等爲檢討使進士觀政於諸司其在翰林承敕監等衙門者曰庶吉士其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者仍稱進士庶吉士觀政進士之名自此始　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戶部侍郎郭桓爲姦利己丑坐桓盜官糧誅之自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工部侍郎麥至德暨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繫死者數萬人覈贓所寄借徧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以劉三吾爲左贊善三吾茶陵人博學善屬文以茹瑺薦召用時天下初平典章闕略帝銳意制作宿儒彫謝得三吾晚悅之一切禮制及三場取士法多所刊定與汪叡朱善稱三老　國子監助教金文徵等疾宋訥構之吏部尚書余熂牒令致仕訥陛辭帝驚問大怒夏

四月丁酉誅熂文徵等晉訥如故　思州諸洞蠻作亂丙辰湯和爲征虜將軍周德興爲副將軍帥師從楚王楨討之時寇出沒不常聞師至輒竄匿山谷間退則復出剽掠和等師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令軍士於諸洞分屯立栅與蠻人雜耕作使不復疑　六月戊申定外官三年一朝著爲令　秋七月甲辰王禑上表請襲爵并請故王謚命封禑爲高麗國王賜故王顓謚恭愍　五開蠻吳面兒復反　罷普定府析其地爲三州六長官司從顧成之請也　八月庚戌馮勝傅友德藍玉備邊北平

振河南水災　郭桓之獄議者咸歸謗於上御史余敏丁廷舉以爲言帝乃手詔列桓等罪而論右審刑吳庸等極刑以厭天下心言朕詔有司除奸顧復生奸擾吾民今後有如此者遇

赦不宥初貴溪儒士夏伯啓叔姪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閏王謨被徵不至皆誅而籍其家帝患民狃元習徇私滅公戾日滋乃輯官民過犯條爲大誥其目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爲奸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夫不爲君用至是成序之曰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而罪之凡三誥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其三編稍寬容然所記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還職率戴斬罪治事其推原中外貪墨所起以六曹爲罪魁桓爲誅首冬十月己丑頒其書於天下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囚有能讀大誥者罪減等　癸卯召馮勝還

甲辰詔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豈禮先賢之意哉其敕工部詢問凡聖賢後裔輸作者皆免之　湯和等以計禽思州渠魁餘黨悉定留兵鎮之又擊斬九谿諸處蠻獠禽吳面兒送京師伏誅俘獲四萬餘人諸苗始懼　十一月乙亥蠲河南山東北平田租　十二月丙午詔有司舉孝廉　癸丑思倫發反寇景東之北吉寨都督馮誠帥兵擊之值天大霧猝遇寇敗績千戸王昇戰死景東知府俄陶帥其民千餘家避於大理府之白崖川帝嘉其忠遣使賜之
或告李存義父子實胡惟庸黨詔免死安置崇明善長不謝帝銜之　謫戸部尚書茹太素爲御史太素抗直不屈屢瀕於罪帝時宥之後竟坐法死

十九年春正月辛酉振大名及江浦水災　征蠻師還周德興在楚久所用皆楚卒威振蠻中定武昌等十五衛歲練軍士四萬四千八百人決荆州嶽山壩以溉田歲增官租四千三百石楚人德之及還賜賚甚厚　河南饑二月癸丑遣使振之夏四月甲辰復遣御史蔡新等檢核振濟不及者三千一百戶補給之典賣男女者官爲收贖　五月福建僧彭玉琳行腳至新淦以白蓮會惑衆謀作亂自稱晉王置官屬號年天定知縣帥民兵掩捕獲之幷其黨送京師伏誅　六月甲辰詔有司存問高年貧民年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絮一斤有田產者罷給米應天鳳陽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鄉士天下富民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

上社士皆與縣官均禮復其家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歲給米六石士卒戰傷除其籍賜復三年將校陳亡其子世襲加一秩巖穴之士以禮聘遣　丁未振青州及鄭州饑　秋七月癸未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備顧問六十以下於六部布按二司用之　八月甲辰命皇太子修泗州盱眙祖陵葬德祖以下帝后冕服　六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謚襄簡　九月庚申屯田雲南　冬十月命官軍已亡子女幼及父母老者皆給全俸著爲令　胡惟庸之未敗也欲藉日本爲助乃厚結寗波指揮林賢陽奏賢罪謫居日本交通其君臣尋奏復賢職遣使召之密致書日本王借兵助己賢還日本遣僧如瑤帥兵卒四百餘人詐稱入貢且獻巨燭藏火藥刀

劍其中既至而惟庸已敗計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謀也至是事露乃族賢而惡日本特甚決意絕之專以防海爲務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自擴廓帖木兒卒故元諸臣多以次平定或望風歸附獨太尉納哈出擁衆二十萬屯金山數窺邊爲遼東患帝命馮勝分兵防邊發北平山東山西河南民運糧於大寧　指揮僉事高家奴以綺布市馬於高麗　是歲湯和度地浙西東並海設諸衞所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之盡發州縣錢及籍罪人貲給役役夫往往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浙人頗苦之或謂和曰民讟矣奈何和曰成遠算者不卹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謹復有讟者齒吾劍

二十年春正月癸丑馮勝爲征虜大將軍傅友德藍玉副之趙

庸胡海等爲參將帥步騎二十萬征納哈出鄭國公常茂曹國
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等皆從勝等行帝諭曰彼情詭詐爾等
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元兵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
備若克慶州全師徑擣金山納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成禽矣
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剌吾奉璽書往諭降　帝以治錦
衣衛獄者多非法淩虐乃焚其刑具出繫囚送刑部審錄詔內
外獄咸歸三法司罷錦衣獄　甲子大祀南郊禮成天氣清明
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帝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
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實付於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
䘏民䘏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
福民則是棄天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爲人君者父天母地子

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己實爲天下蒼生也
雲南左布政使張紞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
璽書褒之遣還任　二月壬午閱武命衛士習射於午門丹墀
師次通州聞元兵有屯慶州者甲申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
破之殺平章果來禽其子不蘭溪　三月辛亥馮勝等出松亭
關分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　高家奴還陳高麗表辭馬
直帝敕如數償之先是遼瀋兵起民避亂轉徙高麗帝令因市
馬就索之遂以遼瀋流民三百餘口來歸　夏四月戊子帝謂
周德興曰福建功未竟卿雖老尚勉爲朕行乃命往福州興化
漳州泉州四郡相視形勢衛所城不當要害者移置之築城一
十六增巡檢司四十五民戶三丁取一得萬五千餘人以充戍

卒湯和亦取浙東西民戸四丁以上者以一爲戍卒得五萬八千七百餘人增置諸衞所先後築城凡五十九皆屯兵設守稽軍次定考格立賞令海防大飭　馮勝駐大寧踰兩月留兵五萬守之而以全師壓金山六月庚子臨江侯陳鏞與大軍異道相失陷敵戰死癸卯勝等兵踰金山遣使送乃刺吾還至松花河納哈出見之驚曰爾尚存乎乃刺吾述帝恩德納哈出心動遣其左丞探赤馬等獻馬且覘勝軍勝已深入至女直苦屯降其慶國公觀童納哈出爲大軍所迫度不敵因乃刺吾請降勝使藍玉輕騎往受納哈出仰天歎曰天弗使吾有此衆矣丁未帥數百騎詣玉玉大喜飲以酒納哈出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曰請服此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覆

酒於地顧其下咄咄語常茂麾下趙指揮者解蒙古語密告茂納哈出將遁矣茂出不意直前搏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其臂納哈出傷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眾擁之見勝勝重禮之使忠與同寢食納哈出將士妻子十餘萬屯松花河聞納哈出傷驚潰者四萬人勝遣觀童諭之乃降先後得其部曲二十餘萬人牛羊馬駝輜重亘百餘里　御史李原名使平緬歸言思倫發懷詐窺伺宜嚴邊備靖江王以大理印行令旨非法爲遠人所輕金齒衛指揮李觀處事寬厚蠻中愛服帝敕獎觀又諭沐英固守備而擢原名試禮部尚書遠方之事多咨之遣經歷楊大用往元江等府練兵沐英亦自永寧至大理六十里設一堡留軍屯田　馮勝師還至亦迷河復收納哈出殘卒

二萬餘車馬五萬時餘衆竄匿者尚數十萬聞師旋設伏於途謀俟大軍過竄取之閏月庚申師次金山伏兵見大軍盛不敢發都督濮英以奇兵三千人爲殿後至猝爲所乘衝突不能出馬踣遂見執敵既得英思挾爲質英絶食不言乘間引佩刀剖腹死事聞贈金山侯進贈樂浪公諡忠襄　命福建備海舟百艘廣東倍之以九月會浙江捕倭既而不行　秋七月湖廣布政使何眞致仕封東莞伯　馮勝等表上納哈出所部官屬二百餘人將校三千三百餘人金銀銅印一百顆虎符牌面百二十五事馬二百九十餘匹並奏常茂激變狀茂勝壻也驕稚不習事多違勝約束勝數誚責之茂應之慢勝益怒遂因納哈出事增飾其狀械繫茂至京而盡將降衆入關帝大悅使使者迎

勞會有言勝多匿良馬使閽者行酒於納哈出之妻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日彊娶其女失降附心又失濮英三千騎茂亦訐勝過帝怒八月癸酉收勝大將軍印召還命藍玉行總兵官事詔曹震及四川都司選精兵二萬五千人給軍器農具卽雲南品甸屯種以俟征討　九月戊寅封納哈出海西侯　癸未置大寧都指揮使司　丁酉安置常茂於龍州　納哈出既降帝以故元脫古思帖木兒尙在終爲邊患丁未卽軍中拜藍玉爲征虜大將軍唐勝郭英副之耿忠孫恪爲左右參將帥師十五萬北征沙漠　城西寧　戸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爲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不從　永城侯薛顯卒於山海衞贈永國公諡桓襄

先是遼東艱軍食帝深以爲慮以都督僉事張赫朱壽習海道命督海運往來數年軍中賴以無乏冬十月戊申封赫爲航海侯壽爲舳艫侯　命馮勝就第鳳陽奉朝請諸將士亦無賞勝自是不復將大兵矣　十一月壬午陳桓葉昇總制諸軍於雲南定邊姚安立營屯田經理畢節衛　己丑湯和還　十二月刑部尚書唐鐸振登萊饑　高麗奏遼東文高和定州皆其國舊壤乞就鐵嶺屯戍李原名言數州皆入元版圖屬於遼高麗地以鴨綠江爲界今鐵嶺已置衞不宜復有陳請帝命戶部咨高麗國王守分土毋生釁　越州土酋阿資與羅雄州營長發東等叛阿資者土官龍海子也越州蠻呼爲苦麻部元末龍海居之所屬俱囉囉斯種王師征南時龍海降詔以爲知州尋

亂沐英禽之徙遼州至蓋州病死阿資繼其職益桀驁至是叛

致仕兵部尚書單安仁卒初尚書階正三品十三年中書省罷始進爲正二品而安仁致仕在前帝念安仁勳舊是年特授資善大夫　元將脫脫等降於藍玉　禮部主事高惟善招撫長河西魚通寧遠諸處　移思南宣慰司於鎮遠州

二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思倫發誘羣蠻入寇馬龍他郎甸之摩沙勒寨沐英遣都督同知甯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餘級　甲午振青州饑逮治有司匿不以聞者　御史淩漢巡按陝西疏所部疾困數事帝善之漢鞫獄平允及還京有德漢者邀置酒欲贈以金漢曰酒可飲金不可受也帝聞嘉歎擢右都御史

三月丙戌振東昌饑　思倫發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衆

號三十萬象百餘新附諸蠻皆爲盡力沐英選騎三萬馳救以輕騎三百挑之賊以萬人驅三十餘象酋長跨巨象直前指揮張因率騎卒五十餘人爲前鋒注矢中象左膝及脅象仆射殺酋長大呼突陳衆遂卻英曰賊無能爲也乃益置火礮勁弩爲三行甲辰蠻敺百象被甲荷欄楯左右挾大竹爲筒筒置摽鎗鋭甚英分軍爲三都督馮誠將前軍甯正將左都指揮同知湯昭將右將戰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因乘風大呼礮弩並發象皆反走乘勝擣其寨昔刺亦者賊梟將也殊死鬬左軍小卻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突陳大軍乘之無不一當百蠻大敗斬馘四萬餘人生獲三十七象餘象盡殪賊渠帥各被百餘矢伏象背以死思倫

發遁去　都督僉事葉旺卒於遼東旺鎮遼凡十七年翦荊棘立軍府撫輯軍民墾田萬餘頃遂爲永利　藍玉以大軍出大寧至慶州諜知元主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進夏四月乙卯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里不見敵欲引還王弼曰吾輩奉天子命提十餘萬衆深入至此無所得遽班師何以復命玉曰然令軍士穴地而爨毋見烟火乘夜至海南敵營尙在海東北八十餘里丙辰玉令弼爲前鋒疾馳薄其營敵謂我軍乏水草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敵無所覺猝至前大驚迎戰敗之殺太尉蠻子等降其衆元主與太子天保奴數十騎遁去玉以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餘人又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屬三千人男女七

萬七千餘人並寶璽符敕金牌金銀印諸物馬駝牛羊十五萬餘焚其甲仗蓄積無算又破哈剌章營獲人畜六萬　高麗王禑復表言鐵嶺之地實其世守帝曰高麗舊以鴨綠江爲界今飾辭鐵嶺詐僞昭然其以朕言諭之禑欲寇遼東使都軍相崔瑩李成桂繕兵西京成桂使千戶陳景屯艾州以糧不繼退師禑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破王城囚禑及瑩而立禑之子昌　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藍玉捷奏至帝大喜賜敕褒勞比之衛青李靖又賜地保奴等鈔幣命有司給供具　初帝春秋寖高天下無事魏國曹國皆前卒意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湯和以間從容言臣犬馬齒長不堪復任驅策願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骸骨帝大悅立賜鈔治第中都並爲諸

公侯治第會和築城海上未暇也旣閩中並海城工竣和還報命中都新第亦成六月甲辰和帥妻子陛辭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綵幣四十有副夫人胡氏賜亦稱是並降璽書褒諭諸功臣莫得比焉和自是歲一朝京師　沐英言東川蠻盛據烏山路作亂其地重關複嶺上下三百餘里人跡阻絕須以大兵臨之甲子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陳桓爲左右副將軍帥師討東川叛蠻　或言藍玉私元主妃事帝怒妃慚懼自殺地保奴出怨言帝聞之曰朕嘗與儒臣議欲封之以盡待亡國之禮地保奴乃若是豈可使復居內地秋七月戊寅安置地保奴于琉球　吉水解縉爲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常侍書帝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諭縉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

當知無不言縉郎日上封事萬言略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三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終始如一者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抄輯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又今六經殘闕禮記出於漢儒踳駮尤甚宜及時刪改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稷契夷益伊

尹傅說箕子太公周公於太學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曾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所肄官使非人道之所爲禁絶倡優易置閹寺執戟陛墀皆登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樸居而土木之功勿起布墾荒田而四裔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絶其欺誑絶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簿

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厤明時授民作事但申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勳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釆也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效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

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善惡鄉鄰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至於比戶可封不難矣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神怪誕妄臣知陛下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所謂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姦雄已懾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聖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眞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諭衆以

神仙爲徵應也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其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欲拯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近世狃於晏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城望風而靡及今宜敕有司整葺寬之以歲月守

之以里胥額設弓手兼教民兵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學田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風化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內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恥進退奔趨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

黼鞭示辱亦足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急於陳獻略無次序惟
陛下垂察書奏帝稱其才縉嘗入兵部索皁隸語嫚尙書沈溍
以聞帝曰縉以冗散自恣耶命改爲御史　安慶侯仇成有疾
賜內醞手詔存問卒贈皖國公謚莊襄　改大寧都司爲北平
行都指揮使司　八月癸丑徙澤潞民無業者墾河南北田賜
鈔備農具復三年　丁卯藍玉師還大賚北征將士戊辰封孫
恪爲全寧侯恪興祖之子也　淩漢與詹徽議論不合每面折
徽徽銜之漢左遷刑部侍郎　御製八諭飭武臣一曰守邊將
士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葺理以
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閒暇五曰軍士頓舍勤於點視六曰體
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衞所嚴

於保障　陳景來降帝聞高麗亂敕遼東嚴守備遣人偵之
九月丙戌秦晉燕周楚齊湘魯潭九王來朝時制度未備諸王
服乘擬天子戶科給事中卓敬乘間言京師天下視效陛下於
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
以令天下帝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甚器重之　封濮英子璵
爲西涼侯　命沐英會征南將軍傅友德進討阿資英道過平
夷以其山險惡宜駐兵屯守遂遷其民於卑午村留神策衞千
戶劉成將千人置堡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戶所　更定屯田法
凡衞係衝要都會及王府護衞以十之五屯田係衞所以五之
四歲得糧五百餘萬石　冬十月丁未曹震葉昇分道討東川
蠻平之俘獲五千餘人　脫古思帖木兒旣遁將依丞相咬住

於和林行至土剌河爲其下也速迭兒所襲衆復散獨與捏怯來等十六騎偕適咬住來迎欲共往依闊闊帖木兒大雪不得發也速迭兒兵猝至縊殺之并殺天保奴於是捏怯來失烈門等來降置之全寧衞　王禑請遜位於其子昌帝曰前聞其王被囚此必成桂之謀姑俟之以觀變　十二月壬戌進封藍玉涼國公玉長身赬面饒勇略有大將才中山開平旣沒數總大軍多立功帝遇之厚寖驕蹇自恣多畜莊奴假子乘勢暴橫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怒逐御史北征還夜叩喜峰關關吏不時納縱兵毀關入帝聞之不樂又以元主妃事切責之初帝欲封玉梁國公以是改爲涼國玉猶不悛　安南國相黎季犛竊柄廢其主煒尋弑之立叔明子日焜　時安南歲貢方物帝

念其民勞令三年一貢象犀之屬無獻　高惟善還朝言安邊之道在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既堅雖遠而有功恩威未備雖近而無益今魚通九枝疆土及巖州雜道二長官司東鄰碉門黎雅西接長河西自唐時吐蕃強盛寧遠安靖巖州漢民往往爲彼驅入九枝魚通防守漢邊元初設二萬戶府仍與盤陀仁陽置立寨柵邊民戍守其後各枝帥衆攻仁陽等柵及川蜀兵起乘勢侵陵雅邛嘉等州洪武十年始隨碉門土酋歸附巖州雜道二長官司自國朝設立迨今十有餘年官民仍舊不相統攝蓋無統制之司恣其猖獗因襲舊弊故也其近而已附者如此遠而未附者何由而臣服且巖州寧遠等處乃古之州治苟撥兵戍守就築城堡開墾山田使近者向化而先附遠者畏威

而來歸西域無事則供我徭役有事則使之先驅撫之旣久則皆爲我用如臣之說其便有六通烏斯藏朵甘鎭撫長河西可拓地四百餘里得番民二千餘戶非惟黎雅保障蜀亦永無西顧憂一也番民所處老思岡之地土瘠人繁專務貿販碉門烏茶蜀之細布博易羌貨以贍其生若於巖州立市則此輩衣食皆仰給於我焉敢爲非二也以長河西伯思東巴獵等八千戶爲外藩犄角其勢必固然後招徠遠者如其不來使八千戶近爲內應遠爲鄉導此所謂以蠻攻蠻制邊之善道三也天全六番招討司八鄉之民宜悉蠲其徭役專令蒸造烏茶運至巖州置倉收貯以易番馬比之雅州易馬其利倍之且於打煎爐原易馬處相去甚近而價增於彼則番民如蟻慕羶歸市必衆四

也巖州既立倉易馬則番民運茶出境倍收其稅其餘物貨至者必多又魚通九枝蠻民所種水陸之田遞年無征若令歲輸租米幷令軍士開墾大渡河兩岸荒田亦可供給戍守官軍五也碉門至巖州道路宜令繕修開拓以便往來人馬仍量地遠近均立郵傳與黎雅烽火相應庶可以防遏亂略邊境無虞六也從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戌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王樉爲宗令晉王棡燕王棣爲左右宗正周王橚楚王楨爲左右宗人

阿資等帥衆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傅友德帥兵擊之斬其營長普安土官普旦詣軍門降阿資倚崖壁爲寨乙未友德以精兵壓之蠻衆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禽一千三百

餘人阿資遁還越州　二月己未藍玉練兵四川兼督修城池
廣西都司建譙樓青州衛造軍器皆擅科民財沈溍請凡都
司衛所營作必都督府奏准官給物料毋擅役民違者治罪從
之壬戌禁武臣預民事時干戈甫息武臣暴橫數扞文法至是
始戢溍力也帝嘗論致治之要在進賢退不肖溍因言君子常
少小人常多在上風厲之耳賢者舉而不仁者遠矣帝善其言
癸亥湖廣安福所千戶夏德忠誘九溪洞蠻爲寇葉昇同胡
海等討之潛兵出賊後掩擊禽德忠送京師誅之立永定九溪
二衛昇因留屯襄陽　傅友德等追擊阿資敗之斬其黨五十
餘人阿資請降　三月庚午傅友德帥諸將分屯四川湖廣防
西南蠻　升普安軍民府爲軍民指揮使司　夏四月己亥從

江南民田淮南賜鈔備農具復三年　癸丑魏國公徐允恭開國公常昇等練兵湖廣允恭後改名輝祖昇茂之弟也　元宗室四大王者八匿山中其下逃散略盡窮蹙詣晉王府降甲寅徙之耽羅　賜江西山東湖廣貧民鈔戶部請造小鈔自一十文以至五十文以便民用從之遣御史按山東官匿災不奏者

河南巡按御史許珪言開封彰德旱請減夏稅詹徽以爲希旨要譽請罪之帝曰御史能卹民隱達下情何罪卽命振貸蠲其稅　置詹事院以唐鐸爲詹事食尚書俸如故未幾鐸致仕

五月辛卯置泰寧朶顏福餘三衛於兀良哈以元遼王阿札失里爲泰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爲朶顏衛指揮同知海撒男答奚爲福餘衛指揮同知各領其

衆以爲大寧聲援三衛地亘千餘里朶顏尤險而彊久之皆叛
去　秋七月傅友德等還　八月乙卯詔天下舉高年有德識
時務者　刑部言比年條例增損不一以致斷獄失當請編類
頒行俾中外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
以類附入爲卷凡三十爲條四百有六十名例律一吏律二曰
職制公式戶律七曰戶役田宅婚姻倉庫課程錢債市廛禮律
二曰祭祀儀制兵律五曰宮衛軍政關津廄牧郵驛刑律十一
曰盜賊人命鬭毆罵詈訴訟受贓詐僞犯姦雜犯捕亡斷獄工
律二曰營造河防爲五刑之圖二首圖五曰笞杖徒流死笞刑
杖刑徒刑各五流刑三死刑二又有總徒準徒安置遷徙口外
爲民充軍凌遲充軍凌遲非五刑之正故圖不列次圖七曰笞

杖訊杖枷杻索鐐皆有式又爲喪服之圖八養母繼母慈母皆三年兄弟妻皆小功舅姑皆斬衰三年姨之子舅之子姑之子不得相爲婚姻族親有犯視服等差定刑之輕重互爲容隱者得遞減大惡有十曰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雖常赦不原貪墨之贓有六曰監守盜常人盜竊盜枉法不枉法坐贓當議者有八曰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賓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丙寅宣德侯金鎮等練兵湖廣鎮胡興之子也　先是思倫發遣把事招綱等來言往者逆謀皆由把事刀厮郎刀厮養所爲乞貸死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乃遣通政司經歷楊大用齎敕往諭以修臣禮償前日兵費倫發聽命己卯貢象馬白金方物謝罪

大用幷令獻叛首刀廝郎等一百三十七人麓川平　海州同知陳龔福故元御史大夫福壽之子也坐事當戍帝以其父死節宥之擢爲太僕寺少卿　周王橚棄其國來鳳陽帝怒十二月甲辰命徙之雲南尋罷徙留居京師世子有燉理藩事　王弼等練兵山西河南陝西　沐英入朝賜宴奉天殿賚予甚厚遣還陛辭帝親拊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　是歲改給事中爲元士又改爲源士尋復爲給事中　李成桂以王禑本辛氏子其子不可爲王氏後乃廢昌別求王氏疏屬定昌國院君瑤立之　黎季犛復弒其主日焜　捏怯來爲失烈門所襲殺衆潰詔朵顏等衛招撫之來降者益衆

二十三年春正月丁卯晉王棡燕王棣帥師征元丞相咬住太

尉乃兒不花命傅友德等以北平兵從燕王王弼等以山西兵從晉王並聽節制　庚辰貴州蠻叛唐勝宗帥師討平之　乙酉齊王榑帥護衞及山東徐邳諸軍從燕王棣北征　贛州山賊復結湖廣洞蠻爲寇胡海充總兵官陳桓葉昇爲副將討平之俘獲萬七千人　命唐勝宗往黃平平越鎮遠貴州諸處訓練軍士提督屯田相機勦寇　諸軍之討阿資也江陰侯吳高帥迤北降人以從至沅江衆叛由思州出荊樊道渭河欲遁歸沙漠都督聶緯何福追擊及諸鄜延盡殲之高良之子也　二月國子監祭酒宋訥病甚子麟請歸私第叱曰時當丁祭敢不敬耶祭畢舁歸舍而卒年八十帝悼惜自爲文祭之又遣官祭於家爲治葬地文臣四品給祭葬自訥始　西番入寇四川燒

黑崖關蜀王椿請於朝遣都指揮瞿能隨藍玉出大渡河邀擊戊申平之時諸王皆備邊練士椿獨以禮教守西陲造安車賜長史陳南賓聞義烏王紳名聘至待以客禮諮講郡學知諸博士貧分祿餽之月一石後爲定制紳禕之子也前代兩川之亂皆內地不逞者鉤致諸番爲患有司私市蠻中物或需索啟爭端椿請縉錦香扇之屬從王邸定爲常貨此外悉免宣索蜀人由此安業日益殷富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椿力也　癸亥河決歸德州東南鳳池口逕夏邑永城發興武等十衛士卒與歸德民併力築之罪有司不以聞者　晉王㭎師至邊怯不敢進燕王棣出古北口偵知乃兒不花營迤都山冒大雪馳進三月癸巳師次迤都去敵一磧敵不知也先遣指揮觀童往觀童舊

與乃兒不花善一見相持泣頃之大軍壓其營乃兒不花驚欲遁觀童止之引見棣賜飲食慰諭遣還乃兒不花喜過望遂偕咬住等來降棣獲其全部而還久之乃兒不花等以謀叛誅死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年七十有七耄不檢下嘗欲營第從湯和假衞卒三百人和密以聞夏四月京民坐罪應徙邊者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丁斌等帝怒按斌斌故給事胡惟庸家因言存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會善長奴盧仲謙等告善長與惟庸通賂遺交私語吉安侯陸仲亨家奴封帖木亦告仲亨與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與惟庸共謀不軌或又告善長云將軍藍玉出塞至捕魚兒海獲惟庸通沙漠使者封績善長匿不以聞於是御史交章劾善長帝發怒下仲亨等於獄窮

治黨與逮存義父子幷捕封績鞫之　潭王梓英敏好學善屬文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與子寧夏指揮琥並坐胡惟庸黨梓不自安帝遣使慰諭且召入見梓大懼丙申與妃俱自焚死無子除其封　施南忠建二宣撫司蠻叛結寨於龍孔藍玉遣指揮徐玉將兵攻之閏月丙子禽宣撫覃大勝諸蠻退走玉復遣兵搜捕餘黨悉平　建京師外郭周一百八十里門十有六五月甲午遣諸公侯周德興王弼等還里賜金幣時諸勳貴稍僭肆帝頗嫉之以黨事緣坐者衆李新首建言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各有常數餘者宜歸有司帝是之悉發鳳陽隸籍爲民命禮部纂稽制錄嚴公侯奢侈踰越之禁於是郭英還佃戶輸稅湯和還儀從戶李景隆還莊田皆自新發之　李存義等獄具

云惟庸有反謀使存義陰說善長善長驚叱曰爾言何爲者審爾九族皆滅已又使善長故人楊文裕說之云事成當以淮西地封爲王善長驚不許然頗心動惟庸又自往說善長猶不許居久之惟庸復遣存義進說善長歎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爲之乃坐善長元勳國戚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乙卯賜善長死幷其妻女弟姪家口七十餘人誅之子祺已前卒臨安公主徙江浦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芳爲留守中衛指揮茂爲旗手衛鎮撫罷世襲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庸及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等皆坐惟庸黨誅死而已故濟寧侯顧時營陽侯楊璟淮安侯華雲龍靖海侯吳楨鞏昌侯郭興永城侯薛顯臨

江侯陳德六安侯王志汝南侯梅思祖宣德侯金朝興永嘉侯
朱亮祖南安侯俞通源亦皆追坐惟庸黨除其世爵時子敬亮
祖次子昱及思祖家及都督毛驤等坐死者甚衆驤騏之子也
帝手詔條列其罪傅著獄辭爲昭示姦黨三錄布告天下初仲
亨年十七爲亂兵所掠父母兄弟俱亡持一升麥伏草間帝見
之呼曰來遂從征伐至封侯帝嘗曰此我初起時腹心股肱也
及下獄帝曰朕每怪其居貴位有憂色又曰費聚曩使姑蘇不
稱旨朕嘗詈責遂欲反耶又歎曰使王濂在善長必不至此
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以刑部尚書趙勉與戸部尚書
楊靖換官工部尚書秦逵與兵部尚書沈溍換官帝諭靖曰在
京獄囚卿等覆奏朕親審決猶恐有失在外各官所擬豈能盡

當卿等當詳讞然後遣官審決靖承旨研辨多所平反帝嘉納之嘗鞫一武弁門卒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僞也安有珠大如此者乎碎之帝聞歎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求悅一也不窮追投獻二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之珠卒然而至略不動心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也　六月乙丑藍玉遣張龍平都勻散毛諸蠻龍尋以老疾請告　庚寅授耆民有才德知典故者官　以詹徽兼吏部尚書復以沈溍爲兵部尚書秦逵爲工部尚書　秋七月壬辰河決開封西華諸縣漂沒民舍遣使振萬五千七百餘戶　癸巳崇明海門風雨海溢壞官民廬舍漂溺者衆遣官振之發民二十五萬築隄　八月壬申詔毋以吏卒充選舉　藍玉還益祿五百石詔還鄉

振河南北平山東水災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壬寅封桑世傑子都督僉事敬爲徽先伯　湖廣饑孝感令請以預備倉振貸冬十月己卯帝命行人馳驛往且諭戶部自今凡歲饑先發倉庾以貸然後聞著爲令　甲申封張銓爲永定侯　十一月癸丑免山東被災田租　十二月癸亥帝諭楊靖曰愚民犯法如陷飲食設法防之犯者益衆推恕行仁或能感化自今惟犯十惡幷殺人者論死餘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　壬申詔工部罷天下歲織文綺凡賞賚皆給絹帛如或匱乏就京織造秦逵言造弓箭亦擾民帝命俱於京師後湖置局造之永寧宣撫言所轄地水道有一百九十灘其江門大灘八十二處皆石塞其流道梗不利詔曹震往疏鑿之　是歲航海侯張

赫雄武侯周武並卒

明紀卷第五終

明紀卷第六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太祖紀六 起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凡八年

二十四年春正月戊申傅友德爲征虜將軍王弼郭英副之備北平邊　丁巳免山東濟兗青登萊五府被水田租　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徐輝祖李景隆藍玉等備邊陝西　乙未葉昇練兵甘肅　劉基之卒也帝以其長子璉爲江西參政欲大用之爲胡惟庸黨所脅墮井死帝每歲召基次子璟與章溢子允載葉琛子永道胡深子伯機入見便殿燕語如家人初基爵止及身及窮治惟庸黨帝追念基功又憫基父子皆爲惟庸所厄命璟襲父爵璟言有長兄子廌在帝大喜命廌襲封誠意伯

以璟爲閤門使諭之曰考宋制閤門使即禮儀司朕欲汝朝夕左右以宣達爲職不特禮儀也璟論說英偉喜談兵嘗與燕王棣弈棣曰卿不少讓耶璟正色曰可讓處則讓不可讓者不敢讓也棣默然　夏四月辛未封皇子㮵爲慶王權寧王楩岷王橞谷王松韓王模瀋王楹安王桱唐王棟郢王㰘伊王　癸未燕王棣督傅友德諸將出塞征哈者舍利追元遼王軍甫行友德遽令班師敵不設備因潛師深入至黑嶺大破敵衆而還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東經開封城北又東南由陳州項城太和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賈魯河故道遂淤又由舊曹州鄆城兩河口漫東平之安山元會通河亦淤五月戊戌漢衞谷慶寧岷六王練兵臨清　六月己未詔廷臣

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帝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更易之命秦逵製式以進凡三易其製始定　甲子久旱錄囚　秋七月庚子徙富民實京師　辛丑免畿內官田租之半　東川侯胡海卒　帝以秦王樉多過失八月乙卯召還京師乙丑皇太子巡撫陝西初帝營中都御史胡子祺上言天下形勝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憑洛陽周公卜之周漢遷之然嵩邙非有殽函終南之阻瀍澗伊洛非有涇渭灞滻之雄夫據百二河山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舉天下莫關中若也帝稱善至是諭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地號爲險固汝往以省觀風俗慰勞秦父老子弟於是

擇文武諸臣以從仍申諭以宿頓閒　元諸王兀納失里居哈梅里西域回紇來貢者多爲所遏有從他道來者又遣兵邀殺之帝聞之怒乙亥命都督僉事劉眞宋晟討之其地去肅州千餘里晟令軍中多具糧糗倍道疾馳乘夜直抵城下四面圍之其知院岳山夜縋城降黎明金鼓聲震地闔城股栗兀納失里驅馬三百餘匹突圍而出官軍爭取其馬兀納失里帥家屬乘間遁去眞等攻破其城斬豳王別兒怯帖木兒國公省阿桑爾只等一千四百人獲王子別列怯收其部落輜重以歸自是番戎慴服　西域別失八里入貢九月乙酉遣主事寬徹等以書諭其王黑的兒火者曰曩者有宋失政天監否德於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統中華生民賴以安靖七十餘年至於後嗣不

修國政任用非人紀綱盡弛民生嗟怨天用是革其命屬之於朕朕躬主黔黎凡諸亂雄違命者兵偃之順命者德撫之三十年間諸夏奠安外藩賓服惟元臣蠻子哈剌章等尙帥殘衆生釁寇邊興師致討勢不容已兵至捕魚兒海故元諸王駙馬帥其部屬來降有撒馬兒罕數百人以貿易來者命官護歸已三年矣使者還王卽遣使來貢朕甚嘉焉王其益堅事大之誠通好往來使命不絕豈不保國於悠久乎徹等至黑的兒火者以無厚賜拘留之黑的兒火者亦元諸王也　倭寇雷州遂溪縣雷州衞百戶李玉鎭撫陶鼎戰死事聞皆官其子　冬十月丁巳免北平河間被水田租　南豐典史馮堅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請淸心省事不與細務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諸

王年方壯盛左右輔導願擇取老成之臣出爲王官使直言正色以圖匡救三曰攘要荒請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勵有司請得廉正有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別屬吏具實以聞而黜陟之使人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請敕有司采歷代忠烈諸臣追加封謚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晨夕密邇其言易入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請裁去冗員可杜異日陵替之弊七曰易邊將假以兵柄久在邊圉多致縱佚請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勳臣實可防將驕卒惰內輕外重之漸八曰訪吏治廉幹之才或爲上官所忌僚吏所嫉上不加察非激勸之道請廣布耳目訪察廉貪以明黜陟九曰增關防諸司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輒加箠楚害及於民請增置勘合塡寫差遣

事訖繳報庶所司不輕發以病民而庶務亦不至曠廢書奏帝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堅言惟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勝無以備知誠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取數易爲哉乃擢堅左僉都御史在院頗持大體踰年卒於任　十一月甲午五開蠻叛都督僉事茅鼎討平之　庚戌皇太子還京師獻陝西地圖遂病病中上言經略建都事又爲秦王樉解先是晉王棡在國亦多不法或告有異謀帝大怒欲罪之太子力救得免至是棡隨來朝敕歸藩棡自是折節待官屬皆有禮更以恭慎聞　辛亥振河南水災　十二月庚午周王橚復國　阿資復叛何福爲平羌將軍帥師進討屢敗賊衆會連月淫雨水溢阿資援絕辛巳降福擇曠地列柵

以置其衆西南有木蓉箐賊常出沒處復調普安衞官軍置鹽越堡鎮之　是年天下郡縣賦役黃册成計戶千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五丁五千六百七十七萬四千五百六十一　占城入貢以其國有簒逆事卻之　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李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尙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尙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與惟庸猶子之親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尙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爲

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爲此者必有深讎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帝得書竟不加罪書解縉所草也縉又爲同官夏長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泰深銜之時近臣父皆得入覲縉父開至帝謂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縉遂罷官家居　曹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乃鑿石削崖令深廣以通漕運又闢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

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先是行人許穆言松州地磽瘠不宜屯種戍卒三千糧運不給請移戍茂州俾就近屯田帝以松州控制西番不可動至是運道旣通松潘遂爲重鎭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子周王橚來朝　庚寅河決陽武汜水陳州中牟原武封邱祥符蘭陽陳留通許太康扶溝杞十一州縣有司具圖以聞發民丁及安吉等十七衛軍民塞之免被水田租　何福與茅鼎會兵徇五開未行畢節諸蠻復叛大掠屯堡殺吏士福令畢節諸衛嚴備而檄都督陶文等從鼎擣其巢禽叛酋僇之分兵盡捕諸蠻建堡設戍乃趨五開　辛丑宥見繫死囚四百四十八人令還鄉里備資輸粟北邊贖罪　壬寅晉王棡燕王棣楚王楨湘王柏來朝　二月戊午召李景隆等還

京師葉昇等練兵河南及臨鞏甘涼延慶　茅鼎等平五開蠻
何福請因兵力討水西奢香不許　庚辰詔天下衛所軍以十
之七屯田　三月癸未馮勝等十四人分理陝西山西河南諸
衛軍務　庚寅改封豫王桂爲代王漢王楧爲肅王衛王植爲
遼王　夏四月壬子藍玉追逃寇祁者孫遂略西番罕東之地
　癸丑建昌衛指揮月魯帖木兒叛合德昌會川迷易柏興邛
部幷西番土軍萬餘人殺官軍掠屯牛燒營屋刼軍糧帥衆攻
城指揮使安的以所部軍出戰敗之斬八十餘級賊退屯阿宜
河轉攻蘇州指揮僉事魯毅帥精騎出西門擊之賊衆大集毅
且戰且卻復入城拒守賊圍城毅乘間遣壯士入賊營斫賊賊
乃驚遁　丙子皇太子標薨帝御東閣門召對羣臣慟哭翰林

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承統禮也禮官議期喪請以日易及當除服帝不忍禮官再請始釋服視朝太子爲人友愛秦晉諸王數有過輒調護之帝初撫李文忠沐英等爲子或以事督過之太子輒告高后爲解其仁慈天性然也嘗令宮臣傅藻等編春秋本末三十卷　戊寅聶緯及都督徐司馬瞿能等討月魯帖木兒俟藍玉還並聽節制　五月辛巳藍玉至罕東宋晟徇阿眞川土酋哈昝等遁去玉遂趨建昌　己丑振陳州原武水災　六月戊午封俞通淵爲越巂侯通源既坐黨帝念廷玉通海功故有是命　西平侯沐英聞皇太子薨哭極哀初高皇后崩英哭至嘔血至是感疾丁卯卒於鎮年四十八軍民巷哭遠夷皆爲流涕歸葬京師追封黔寧王謚昭靖英沈毅寡言笑

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妄殺在雲南百務具舉簡守令課農桑墾田至百萬餘畝滇池隘浚而廣之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辦方物以定貢稅視民數以均力役疎節闊目民以便安以甯正爲左都督鎭雲南　秋七月庚辰秦王樉復國　癸未瞿能帥各衞兵至雙狼寨禽僞千戸段太平等賊衆大潰月魯帖木兒敗遁能督兵追捕攻托落寨拔之轉戰而前進至打沖河三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大戰又敗之俘其衆五百餘人溺死者千餘官軍入德昌能遂調指揮同知徐凱分兵入普濟州搜捕復駕橋於打沖河遣指揮李華引兵追托落寨餘孽進至水西斬賊把事七人其截路寨土蠻長沙納的皆中矢死能還攻天星臥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斬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

遁入柏興州　高麗李成桂威權日甚王瑤慮禍及己與近臣圖之事泄成桂遂廢瑤自立徙瑤於原州王氏自五代後唐時傳國數百年至是絕　嵩巖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桓給由至京帝召問民間疾苦皆言職在課士民事無所與帝怒曰宋胡瑗爲蘇湖教授其教兼經義治事漢賈誼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陳時務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無以對志聖賢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竄之遠方榜示天下學校以爲鑒戒　八月己未江夏侯周德興坐事誅　丁卯馮勝傅友德帥常昇等分行山西籍民爲軍立衞屯田築東勝城於河州東受降城之東設十六衞與大同相望初賜勳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諸王千頃又賜公侯

暨武臣公田又賜百官公田以租入充祿指揮沒於陳者皆賜公田勳臣莊佃多倚威扞禁帝每召諸臣戒諭之甲戌給公侯歲祿歸賜田於官又更定百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以下遞減至未入流月三石俱米鈔本折兼支自後為永制　丙子靖寧侯葉昇坐胡惟庸黨誅昇藍玉姻也玉敗復連及以故名隸兩黨云　九月庚寅立孫允炆為皇太孫太子第二子也居喪毀瘠帝撫之曰而誠仁孝顧不念我乎　初帝命太子省決章奏太子性仁厚於刑獄多所減省至是以命太孫太孫亦佐以寬大帝授以大明律諭曰愚民無知若於本條下即註寬卹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意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太孫請更定畸重者五條帝覽而善之太孫

又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條復諭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也帝嘗大怒有所誅譴退朝太孫進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帝意解邏者獲盜七太孫目之言於帝曰六人者盜其一非是訊之果然帝問何以知之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此人眸子瞭然顧視端詳必非盜也帝喜曰治獄貴通經信哉　工部尚書秦逵坐事自殺　詔求精曉曆數之士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太學生山東周敬心上疏極諫略曰臣聞國祚修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三代而下最久莫如漢唐宋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其短也以無道陛下膺天眷命救亂誅暴然神武威斷則有餘寬大忠厚則不足陛

下若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之孤方小道之人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出北沙漠為恥不得傳國璽耳昔楚平王時琢卞和之玉至秦始名為璽歷代遞嬗以迄後唐治亂興廢皆不在此石敬瑭亂潞王攜以自焚則秦璽固已毀矣敬瑭入洛更以玉製晉亡入遼遼亡遺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扎剌爾者漁而得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聖王不知有璽天下治安享國長久秦始制璽不旋踵而亡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陛下奈何忽天下之大璽而求漢唐宋之小璽耶方今戶口雖多而勞民已甚倉廩雖實而民窮者多教化薄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强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眾於是多取軍卒廣籍資財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也臣又見洪武十二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爲民害者二十三年大戮官民妄立罪名不分臧否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偶入詿誤之中者昔秦隋元魏好殺不已至於滅絕漢時誤殺一孝婦東海枯旱三年今四方水旱連年見告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入報聞　方孝孺以薦召至帝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府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王椿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椿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李成桂遣使以國都評議司表來請命帝以

高麗僻處東隅非中國所治令禮部移諭果能順天道合人心不啟邊釁使命往來實爾國之福我又何誅既成桂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曰朝鮮成桂後更名旦　冬十月乙亥沐春襲封西平侯鎮雲南英長子也　藍玉帥兵至柏興州十一月甲午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伯縛送京師誅之盡降其衆因奏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番松茂碉黎當土番出入之地馬湖建昌嘉定俱爲要道宜增置屯衛報可復請籍民爲兵討朵甘百夷不許命班師　十二月甲戌馮勝傅友德兼太子太師藍玉兼太子太傅餘兼官有差　閏月戊戌馮勝爲總兵官傅友德副之練兵山西河南兼領屯衛　戶部尚書趙勉坐贓下獄誅死勉劉三吾壻也三吾引退許之未幾復爲

學士　徵安陸知州余彥誠下吏以徵稅愆期故也州民楊幺等伏闕乞留帝賜宴遣還幺等亦與宴時帝操重典繩羣下守令坐小過輒逮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留旋遣還且加賞賚有因以超擢者　是冬大寒修河役遂罷　曹震請於雲南大寧境就井煮鹽募商輸粟以贍邊又令商入粟雲南建昌給以重慶綦江市馬之引又請鑿馬湖逋租又施州衛軍儲仰給湖廣溯江險遠請以重慶粟順流輸之皆報可震在蜀久諸所規畫並極周詳蜀人德之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申免天下耆民來朝　都督僉事徐司馬討越巂還至成都卒司馬好文學性謙厚所至撫循士卒甚得衆心在河南尤有惠政戰功不及何文輝而雅量過之並稱賢

將　二月丁丑晉王棡統山西河南軍出塞召馮勝傅友德常昇王弼等還　涼國公藍玉之在軍也擅黜陟將校進止自專帝數譙讓及兼太子太傅玉不樂居宋潁兩公下曰我不堪太師耶比奏事多不聽益怏怏乙酉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玉謀反下吏鞫訊獄辭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及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謀爲變將以帝出耕耤日舉事獄具族誅之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普定侯陳桓東平侯韓勳懷遠侯曹興全寧侯孫恪宣寧侯曹泰西涼侯濮璵東川侯胡玉徽先伯桑敬都督黃輅湯泉馬俊王誠聶緯王銘許亮謝熊汪信蕭用楊春張政祝哲陶文茅鼎其餘不可勝數於是勇力武健之士芟夷畧盡罕有存者榮眞之子勳政之

子泰良臣之子玉海之子也初郭興季弟德成性通敏嗜酒兩兄積功至列侯而德成止驍騎舍人帝以寧妃故欲貴顯之辭曰臣性躭麴蘖庸闒不能事事位高任重不治上殆殺我人生貴適意但多得錢飲醇酒足矣帝稱善寵遇益厚嘗侍宴後苑醉匍匐脫冠謝帝顧見德成髮種種笑曰醉風漢髮如此非酒過耶德成仰首曰臣猶厭之盡薙始快帝默然德成醒大懼遂剃髮衣僧衣唱佛不已帝謂寧妃曰始以汝兄戲言今實爲之眞風漢也及黨事起坐死者相屬德成竟得免　蜀王椿來朝重定諸王見東宮儀朝見後於內殿行家人禮以諸王皆尊屬也時諸王多擁重兵不法太孫嘗坐東角門與伴讀修撰黃子澄慮之子澄對曰諸王護衛兵纔足自守儻有變臨以六師其

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大小强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是之　己丑頒逆臣錄於天下凡列名者一公十三侯二伯云　三月辛亥代王桂帥護衛兵出塞聽晉王節制耿炳文練兵陜西　丙辰馮勝傅友德備邊山西北平其屬衞將校悉聽晉王燕王節制庚申詔二王軍務大者始以聞時帝念邊防甚且欲諸子習兵事諸王封並塞居者皆預軍務而棡與棣尤被重寄寗王權就藩大寗在喜峰口外古會州地東連遼左西接宣府爲巨鎭帶甲八萬革車六千所屬朵顏三衞騎兵皆驍勇善戰權數會諸王出塞以善謀稱　會寗侯張溫以居室器用僭上獲罪壬戌坐藍玉黨誅死　夏四月乙亥孝感饑遣使乘傳發倉貸之諭戶部曰歲荒民饑必俟奏請道途

往返遠者動經數月民之饑死者多矣自今遇歲饑先貸後聞著爲令　戊子周王橚來朝　庚寅旱詔羣臣直言得失省獄囚令天下郡縣以雨澤之數聞　黎季犛之弑其主煒也仍以煒名入貢朝廷不知而納之及是始覺丙申命廣西守臣絕其朝貢季犛懼　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係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喪不許奔赴但遣人致祭從之　吏部主事翟善署部事善明於經術奏對合帝意帝曰善雖年少氣宇恢廓他人莫及也欲爲營第於鄉善辭又欲除其家戍籍善曰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帝益以爲

賢　六月遼東都指揮使司奏朝鮮國招引女直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入寇乃遣使敕諭示以禍福高麗王旦懼上表陳謝幷械送逋逃軍民三百八十餘人至遼東　秋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官分直文華殿侍皇太孫　八月秦晉燕周齊五王來朝　九月癸丑代肅遼慶寧五王來朝　詔曰藍賊爲亂謀泄族誅者萬五千人自今胡黨藍黨概赦不問　東宮缺官命廷臣舉孝弟敦行者工部尙書嚴震直以浦江鄭氏對帝曰朕素知鄭更聞其里王氏亦倣鄭氏家法可用以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悉赴京擢鄭濟爲春坊左庶子王懃爲右庶子又以泰州教諭門克新爲左贊善克新秩滿來朝召問經史及政治得失直言無

隱故擢之　冬十月丙申擢國子監生劉政龍鐔等爲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官　十二月頒示鑑錄於諸王　是歲李新督有司開臙脂河於溧水以通浙漕免丹陽輸輓及大江風濤之險民甚便之　郁新爲戶部尚書夏原吉爲主事新重原吉才諸曹事悉委任焉有劉郎中者忌之會新劾諸司怠事者帝欲省之新持不可帝怒問誰教若新頓首曰堂後書算生帝乃下書算生於獄劉郎中遂言教尚書者原吉也帝曰原吉能佐尚書理部事汝欲陷之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市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酉李景隆爲平羌將軍鎮甘肅　初帝選耆民運鈔糴米以備振濟即令掌之謂之預備倉議者以粟藏

久致腐宜貸於民而收其新者是月遣使發倉穀貸貧民　三月辛丑徐輝祖及安陸侯吳傑備倭浙江傑復之子也　庚戌課民樹桑棗木棉　甲子以四方底平命工部收兵甲裹而藏之示不復用　帝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他註與鄱陽鄒季友所論有未安者夏四月徵致仕國子監博士錢宰助教靳權編修張美和訓導蕭岐等訂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命劉三吾總其事書成賜名書傳會選頒行天下　五月安南遣使由廣東入貢帝怒遣官詰責卻其貢黎季犛益懼　秋八月甲戌吳傑張銓帥致仕武臣備倭廣東　乙亥諭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洩以備旱潦者皆因其地勢修治之遣國子監生及人材分行天下督吏民修水利　丙戌階文軍

亂甯正爲平羌將軍討之　九月徐輝祖節制陝西沿邊諸軍　廣州左衛都指揮同知花茂上言廣東南邊大海姦宄出沒東莞筍岡諸縣逋逃蜑戶附居海島遇官軍則詭稱捕魚遇番賊則同爲寇盜飄忽不常難於訊詰不若籍以爲兵庶便約束又請設沿海依山廣海碣石神電等二十四衛所築城浚池收集海島隱料無籍等軍仍於山海要害地立堡屯軍以備不虞皆從之　山東有司言日照民江伯兒母病割脇肉以療不愈禱於岱嶽神願殺子以祀而母瘳竟殺其三歲兒帝大怒曰父子天倫至重今小民無知乃滅絶倫理如此命逮伯兒杖之百遣戍海南因命禮部定旌表孝行事例尚書任亨泰議曰人子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醫藥籲禱迫切之情所

得爲也卧冰割股事非恆經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儻因此而致隳宗絕祀不孝尤大宜嚴行戒諭其必不得已而卧冰割股者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制曰可　寰宇通衢書成凡天下道里之數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寧衛西北至陝西甘肅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裔之驛不與　置四川行都指揮使司治建昌衛　冬十一月乙丑潁國公傅友德賜死友德喑啞跳盪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故所至立功子忠尚壽春公主女爲晉世子濟熺妃帝以公主故錄其孫彥名爲金吾衛千戶　阿資復叛沐春曰此賊

積年逋誅者以與諸土酋姻婭輾轉亡匿今悉發諸酋從軍靡繫之而多設營堡制其出入授首必矣與何福帥兵踰越州營於城北遣壯士伏於歧路以羸卒挑戰賊悉衆出伏起大敗之阿資脫身遁　藍玉之誅也傅友德內懼定遠侯王弼謂友德曰上春秋高旦夕且盡我輩奈何語聞於帝十二月乙亥賜弼死是歲永平侯謝成亦坐事死

二十八年春正月階文寇平甯正以兵從秦王樉征洮州叛番番懼而降　阿資亡山谷中沐春使人結曲靖土官千戶阿保張琳詗知所在樹壘斷其糧道賊困甚何福潛引兵屯赤窩鋪遣百戶張忠等擣賊巢遂禽阿資並誅其黨二百四十八越州平　是月晉王棡周王橚帥山西河南諸衛軍出塞築城屯田

燕王棣帥總兵官周興出遼東塞　時元功宿將相繼略盡宋國公馮勝功最多數以細故失帝意嘗築稻場瘗甋其下以碌碡碾之取其鞺鞳聲走馬其旁以爲樂有樊父者勝兄國用妻家也有所干索於勝勝不予遂告勝家居不法塲下悉瘞兵器二月丁卯帝召勝賜之酒是夕暴卒諸子皆不得嗣　己丑諭戸部編民百戸爲里婚姻死喪疾病患難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春秋耕穫通力合作以教民睦　三月秦王樉薨謚曰愍妃王氏殉元河南王擴廓帖木兒之妹也　谷王橞就藩宣府以劉璟爲左長史　六月壬申詔諸土司皆立儒學　周興及宋晟等自開原至忽刺江部長西陽哈遁興等追之辛巳至甫答迷城不及而還　己丑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朕起兵至今四十餘

年灼見情僞懲創奸頑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後嗣止循律與
大誥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又曰
朕罷丞相設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權歸於朝廷嗣君不許
復立丞相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皇親惟謀逆不赦餘罪宗親
會議取上裁法司祗許舉奏毋得擅逮勒諸典章永爲遵守
常茂之謫龍州也土官知州趙帖堅卒從子宗壽襲職帖堅妻
黄氏以愛女與茂爲小妻而持土官印不出與長壻太平州土
官李圓泰及茂共擅州事數陵逼宗壽會茂病卒宗壽以計取
土官印黄使人告宗壽擄掠與圓泰劫茂妾往太平盡掠趙氏
祖父官誥諸物又欲併取龍州之地乃自至京告宗壽從子不
應襲宗壽亦上章言狀帝命宗壽勿問下吏議黄及圓泰罪既

而以遠蠻俱釋之或構蜚語謂茂實未死宗壽所言皆妄帝怒
責宗壽獻茂自贖如茂果死即親帥大小頭目至京具陳其實
又命致仕尚書唐鐸往諭宗壽久不至廣西布政司言其拒命
又言南丹奉議等蠻梗化秋八月丁卯都督楊文爲征南將軍
指揮韓觀及宋晟爲副帥師討龍州吳傑及江陰侯吳高俱從
征觀成之子高良之子也　戊辰信國公湯和卒年七十追封
東甌王謚襄武和晚年益爲恭愼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媵
妾百餘病後悉貲遣之所得賞賜多分遺鄉曲見布衣時故交
遺老歡如也時諸功臣先後麗法稀得免者和獨享壽考以功
名終　辛巳唐鐸言常茂實病死趙宗壽亦伏罪來朝詔楊文
移兵征奉議南丹諸州叛蠻仍命鐸參軍事　九月丁酉免畿

內山東秋糧　庚戌頒皇明祖訓條章於中外後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姦臣論　閏月翟善坐事降宣化知縣　冬十月師至奉議州蠻寇聞官軍至悉焚廬舍走山谷據險自固楊文督將士屢攻破之復調參將劉眞等分兵攻南丹左副將軍韓觀等討都康向武富勞上林諸州縣破其吏吾蓮花大藤峽等寨斬向武土官黃世鐵十一月乙亥諸蠻悉平唐鐸會諸將相度形勢請設奉議衞及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諸處守禦千戶所鎮以官軍皆報可　先是安南復詭詞入貢帝不欲勞師遠征乃納之及大軍出帝命任亨泰及監察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趙宗壽之故令陳日焜愼守邊境毋助逆毋納叛人又遣前尙書楊靖諭令輸米八萬石餽軍黎季犛輸一萬石餽金千

艘二萬兩言龍州陸道險遠請運至憑祥洞靖不可令輸二
石於滄海江因劾李粹觀望時已移兵征向武諸蠻乃令輸
萬石而免其所饋金銀　十二月壬辰詔河南山東桑棗及
二十七年後新墾田毋徵稅　是冬郡邑交奏凡開塘堰四萬
九百八十七處　是年崇山侯李新坐事誅
二十九年春二月癸卯征虜前將軍胡冕討郴桂蠻平之　寧
王權言近者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遺於道上恐有邊警辛亥命
燕王棣選精騎巡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蹤跡所在掩擊之周世
子有燉帥師巡北平關隘　三月辛酉楚王楨湘王柏來朝
甲子燕王棣敗元兵於徹徹兒山禽其將孛林帖木兒等數十
人追至兀良哈禿城遇哈剌兀又戰敗之乃還　以漢儒董仲

舒從祀孔子廟廷罷楊雄從祀從行人司副楊砥之言也　秋八月丁未免應天太平五府今年田租　初同州王朴爲吏科給事中以直諫忤旨罷復起御史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爭之彊帝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曰汝其改乎對曰陛下不以臣爲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　九月乙亥召致仕武臣二千五百餘人入朝大賚之各進秩一級　冬十二月思明土官黃廣成言自元設思明總管府所轄左江州縣東上思州南銅柱爲界元征交阯去銅柱百里立永平寨萬戶府置兵戍守令交人給其軍元季喪

亂交人攻破永平寨越銅柱二百餘里侵奪思明屬地邱温如嶅慶遠淵脫等五縣逼民附之以是五縣歲賦皆土官代輸乞敕安南還臣舊封帝許之命行人陳誠呂讓往諭安南　是年罷大理寺

三十年春正月甲戌耿炳文爲征西將軍郭英副之巡西北邊　丁卯置行太僕寺於山西北平陝西甘肅遼東設少卿丞擇致仕指揮千百戸爲之定牧馬草場　己巳楊文屯田遼東初遼王植就藩廣寧以宮室未成暫駐大淩河北樹柵爲營及是乃命文繕治之增其雉堞以嚴邊衞復圖西北沿邊要害示植與寧王權西自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抵鴨綠江北至大漠凡荒曠地非軍民屯種者聽諸王駙馬放牧往來以時練兵防寇

沔縣人高福興與田九成僧李普治謀爲亂教諭王槇知之言於漢中衞衞發兵捕普治獲之次陽平關之士門賊大集逆戰官軍敗賊遂入略陽殺知縣呂昌焚徽州殺學正顏敘彬陝蜀番民皆響應詔耿炳文移兵討之　遣官諭黑的兒火者曰前遣寬徹往爾國通好何故至今不返吾於爾國未嘗拘留一人近年回回入境令於中國互市俟徹歸放還而諸人言有父母妻子吾念其至情悉縱遣之今使使諭爾俾知朝廷德意毋梗塞道路致啟兵端徹乃得還　水西蠻叛二月庚寅都督僉事顧成爲征南將軍討之　初廣東歲運鹽八十萬餘引於廣西召商中買所運纔十之一嚴震直請分三十萬餘引貯廣東募商入粟廣西之糧衞所而支鹽粵之江西之南安贛州吉安

臨江四府從之廣鹽行於江西自此始　會試天下舉人劉三吾偕紀善白信蹈主考取泰和宋琮等五十一人北士無預者三月殿試閩縣陳郊第一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庚辰古州上婆洞蠻林寛作亂犯龍里守禦所燒門急攻千戸吳得鎮撫井孚開門奮擊皆戰死寛遂犯新化穵至平茶千戸紀達帥壯士禦之突陳殺數人以槍橫挑一人擲之流矢中臂拔矢復戰賊驚曰是平茶紀蒙耶始遁去蒙蠻語謂官也　刑部署尚書夏恕都察院署左僉都御史司中等請改反逆律從漢法夷三族帝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漢仍秦舊其法太重卻其奏不行　古州蠻復熾夏四月己亥都指揮齊讓爲平羌將軍討之　壬寅顧成會何福平水西蠻斬其酋居宗必登　五月壬

子朔日有食之　乙卯命楚王楨帥師湘王柏爲副討古州蠻
諸生言劉三吾等主會試有私帝怒命侍講張信等復閱不
稱旨或言信等故以陋卷進呈三吾等實屬之帝益怒悉誅信
蹈及信郊等三吾琮皆遣戍帝親閱諸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
人皆北士六月復殿試擢韓克忠第一時謂之南北榜　時茶
禁方嚴駙馬都尉歐陽倫數遣私人販茶出境所至繹騷家奴
周保者尤橫呼有司科民車至數十輛大吏不敢問過河橋巡
檢司捶辱司吏吏不堪以聞帝大怒己酉賜倫死保等皆伏誅
　秋七月左都御史楊靖賜死靖公忠有智略善理繁劇治獄
明察而不事深文坐爲鄉人改訴冤狀爲御史所劾觸帝怒至
死年三十八時論惜之　致仕兵部尚書唐鐸卒於京師命有

司護其喪歸葬　八月丁亥河決開封城三面受水詔改作倉庫於滎陽高阜以備不虞　甲午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練兵河南　九月庚戌耿炳文禽高福興幷其黨悉誅之宥脅從者四千餘人爲軍　初麓川俗不好佛有僧至自雲南善爲因果報應之說思倫發信之又有金齒戍卒逃入其境能爲火銃火礮思倫發喜其技能俾繫金帶與僧俱位諸部長上部長刀榦孟等不服遂與其屬叛攻騰衝戊辰思倫發挈其家走雲南沐春送之京師　古州蠻久未平楚王楨請饟三十萬又不親蒞軍帝詰責之命城銅鼓衛乙亥楊文爲征虜將軍代齊讓未幾讓禽林寬送京師誅之　冬十月戊子以遼東軍饟嬴羨第令遼軍屯種其地而罷海運　辛卯耿炳文練兵陝西　乙未重

建國子監先師廟成　十一月癸酉沐春爲征虜前將軍何福及都督僉事徐凱爲副帥雲南四川諸衞兵討刀幹孟遣思倫發歸駐潞江招諭其部衆敕春先遣人諭刀幹孟迎其主如不從則聲罪討之　陳誠等至安南議久不決以譯者言不達意誠自爲書諭陳日焜黎季犛執不從廷臣議其抗命當誅帝曰蠻人相爭自古而然彼怙頑不悛終必取禍姑待之　刀幹孟既逐思倫發而懼遣人詣沐春請入貢春以聞　是冬蔡河徙陳州先是河決由開封東北行至是下流淤又決而之南　是歲始置雲南按察司　初帝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略謂之律誥至是書成刊布中外而大誥所載諸峻令不復輕用其後罪人率援大誥以減等亦不論其有無矣

三十一年春正月乙丑遣使之山東河南課耕　三月乙酉倭寇山東寧海州百戶何福戰死殺鎮撫盧智寧海衞指揮陶鐸擊敗之浙江都指揮言倭賊二千餘入寇海澳寨楚門千戶王斌鎮撫袁潤等皆戰死詔發兵出海追捕　辛丑楊文平林寬餘黨召還　月魯帖木兒之叛也麽些蠻賈哈喇從之月魯帖木兒死賈哈喇遁據卜木瓦寨其地峻險三面陡絕下臨大江江流悍急不可行舟惟一道僅通人行官軍至輒自上投石不得進及是徐凱討之斷其汲道寇窮促甲辰凱督將士抵其寨力攻破之禽賈哈喇送京師伏誅麽些蠻平　初晉王棡病浦江戴思恭療之愈至是復發甍帝怒命逮治王府諸醫思恭從容進曰臣前奉命視王疾曾啟王毒在膏肓恐復作不可療今

果然矣諸醫由是得免詔謚綱曰恭　初朝鮮遣人賀正旦帝以表文語慢詰責之逮其撰表人鄭總等既復以表涉譏訕拘其使夏四月庚辰廷臣請發兵討之帝不許　沐春以兵送思倫發於金齒檄刀幹孟來迎不應春乃令何福瞿能將兵五千踰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斬其酋刀名孟回軍擊景罕寨賊憑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福使人告急五月春帥五百騎往救乘夜渡潞江丁未抵寨下帥騎馳蹋揚塵蔽天賊不意大軍至驚懼遂破之乘勝擊崆峒寨賊夜潰前後降者七萬人將士欲屠之春不可刀幹孟乞降帝以其狡詐不許命春俟變討之　甲寅帝不豫　戊午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燕谷寧三府護衛兵從燕王棣郭英總遼東都司遼府護衛兵從

遼王植備禦開平俱聽燕王棣節制　閏月癸未帝疾大漸乙酉崩於西宮年七十一遺詔曰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務有益於民奈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知好善惡惡不及遠矣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痛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內外文武臣僚同心輔政以安吾民喪祭儀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臨三日皆釋服無妨嫁娶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　辛卯太孫卽位　葬高皇帝於孝陵廟曰太祖　詔行三年喪羣臣請以日易月帝曰朕非效古人亮陰不言也朝則麻冕裳退則齊衰杖經食則饘粥郊社宗廟如常禮遂命定儀以進　解縉入臨京師有司劾縉違詔旨謫河州

衞吏已而禮部侍郎董倫薦之召爲翰林院待詔帝在東宮習知翰林院檢討陳性善名及卽位擢爲禮部侍郎薦起流人薛正言韓宜可等數人一日帝退朝獨留性善賜坐問治天下要道使手書以進性善盡所言悉從之已爲有司所格性善進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猥承顧問既僭塵聖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事同反汗何以信天下帝爲動容　丙申詔文臣五品以上各舉所知非其人者坐之　六月省幷州縣革冗員　戶部侍郎卓敬密疏言燕王智慮絕倫雄才大略酷類高帝北平形勝地士馬精彊金元所由興今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翌日召問敬叩首曰臣所言天下至計願陛下察之事竟寢　兵部侍郎齊泰爲本部尚書黃子澄爲太常卿同參軍國事　秋

七月召方孝孺爲翰林院侍講帝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儒就扆前批答之　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賦　燕周齊湘代岷諸王相煽動流言聞於朝帝謂黃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頓首曰不敢忘退而與齊泰謀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尙多不法削之有名且周王橚燕之母弟削周是翦燕手足也時橚亦有異謀長史王翰數諫不納陽狂去八月橚次子汝南王有爋告變帝使李景隆以備邊爲名猝至開封圍王宮執橚歸京師廢爲庶人徙雲南蒙化已復召還京錮之　詔興州營州開平諸衞軍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衞所軍單丁者放爲民　九月雲南總兵官西平侯沐春卒於軍年三十六

謚恵襄春在鎭七年大修屯政闢田三十餘萬畝鑿鐵池河灌宜良涸田數萬畝民復業者五千餘戸爲立祠祀之何福爲征虜將軍代春討刀幹孟　冬十月熒惑守心　十一月詔求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壽州學訓導劉亨言六卿秩卑於五府當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將子弟宜設武學教以事上使下之道帝嘉納之擢武進縣丞　前都督府斷事高巍言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既皆過當諸王又率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朝廷綱紀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今盍師其意勿行鼂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於南在南子弟分封於北如此則藩王之權

不削而自削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賢者下詔褒賞之驕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則告太廟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書奏帝領之竟弗能用　帝一日有疾視朝晏御史尹昌隆疏諫曰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今乃郎於宴安日上數刻猶未臨朝羣臣宿衞疲於候伺曠職廢業上下解弛播之天下非社稷福也左右請以疾諭之帝曰直諫難得不可沮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知朕過　工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布政使指揮僉事謝貴張信掌北平都指揮使司並受密命察燕陰事　十二月癸卯何福破斬刀幹孟降其衆七萬分兵徇下諸寨麓川

地悉定思倫發始得還　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釋黥軍及囚徒還鄉里　吏部尚書茹瑺罷爲河南布政使召張紞代之紞在雲南凡十七年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皆所裁定民間喪祭冠婚咸有定制務變其俗雲南人遵用之

明紀卷第六終

明紀卷第七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惠帝紀 起建文元年己卯訖建文四年壬午凡四年

恭閔惠皇帝建文元年春正月癸酉受朝不舉樂　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配　詔脩太祖實錄以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王景爲總裁官太常寺少卿廖昇高遜志侍講學士方孝孺副之國子監博士王紳教授胡子昭楊士奇訓導羅恢吏目程本立等爲編纂官　二月追尊皇考曰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妣常氏曰孝康皇后尊母呂氏爲皇太后立妃馬氏爲皇后子文奎爲皇太子詔告天下舉遺賢賜民高年米肉絮帛鰥寡孤獨廢疾者官爲收養重農桑興學校考察官吏振罹災

貧民旌節孝瘞暴骨蠲荒田租衛所軍戶絕者除勿句　封弟
允熥爲吳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　詔諸王毋得節制文武吏
士　更定官制改大學士爲學士改六部尚書爲正一品設左
右侍中正二品位侍郎上都察院設都御史一人革僉都御史
改通政司爲寺使爲卿通政參議爲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補闕
左右拾遺各一人復置大理寺詹事府增少卿丞各一人賓客
二人又置資德院資德一人資善二人翰林院仍設承旨改侍
讀學士侍講學士爲文學博士設文翰文史二館改中書舍人
爲侍書以隸翰林又設文淵閣待詔升光祿寺少卿丞太僕寺
少卿丞鴻臚寺少卿丞品秩以行人隸鴻臚寺升國子監丞爲
堂上官增置親王賓輔等官升布政使爲正二品　三月釋奠

於先師孔子　罷天下諸司不急務　都督宋忠調緣邊官軍
屯開平選燕府護衛精壯隸忠麾下召護衛胡騎指揮關童等
入京復調北平永清左右衛官分駐彰德順德徐凱練兵臨清
耿瓛練兵山海關瓛炳文之子也　刑部尚書暴昭戸部侍郎
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分巡天下獎廉平黜貪墨便宜
行事　甲午京師地震詔求直言尹昌隆上疏謂奸臣專政陰
盛陽微謫見於天是以地震疏入謫福寧知縣　初帝以太孫
監國仁厚好文中外屬望獨燕王棣心不平常懷窺覬及削藩
議起僧道衍勸棣反棣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
論民心乃進相士袁珙及卜者金忠棣意益決陰選將校句軍
卒收材勇異能之士令道衍練兵後苑穴地作重屋繚以厚垣

密甃瓴甋瓶缶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張信之受密詔也其母知之大驚曰不可汝父嘗言王氣在燕汝無妄舉滅家族暴昭以採訪至北平得燕不法狀密以聞請預爲備時告訐四起湘王柏膂力過人握刀槊弓矢馳馬若飛夏四月或告柏謀反遣使即訊柏懼無以自明闔宮焚死謚曰戾無子封除齊王榑性凶暴多行不法代王桂性暴皆廢爲庶人錮榑京師幽桂大同戶部侍郎郭任言天下事先本後末則易成今日儲財粟備軍實果何爲者乃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將坐自困耳棣聞而惡之棣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高燧以奔太祖喪在京師未還棣佯狂稱疾上書乞遣三子歸國高煦勇悍無賴入其舅徐輝祖廄

竊善馬以逃輝祖追之不及乃以聞輝祖由是見親信齊泰欲遂收高熾等黃子澄曰不若遣歸使彼不疑乃並遣之帝疑棣遂反以問都督徐增壽增壽頓首曰燕王先帝同氣富貴已極何故反增壽輝祖弟也子澄與泰相語曰今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入言曰今所慮者獨燕王耳宜因其稱病襲之帝猶豫曰朕卽位未久連黜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於天下子澄對曰先人者制人毋爲人制帝曰燕王智勇善用兵雖病恐難猝圖乃止高熾等至北平棣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高煦於途中輒殺民吏至涿州又擊殺驛丞於是朝臣舉以責燕北平僉事湯宗告按察使陳瑛受燕王金錢通密謀遣謫廣西燕長史葛誠奏事京師帝召見問府中事具以實對六月西平

侯沐晟奏岷王楩不法廢爲庶人徙漳州己酉燕山護衛百戶
倪諒上變燕旗校於諒周鐸伏誅詔讓棣遂稱
疾篤盛暑擁鑪坐呼寒甚張昺謝貴等入問疾葛誠言王實無
病將爲變又密疏聞於帝俾讀余逢辰爲棣所信任得聞異謀
乘間力諫不聽逢辰貽書其子誓必死秋七月昺貴部署在城
七衛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將執棣誠與護衛指揮盧振約
爲內應又約宋忠及都指揮馬宣等以兵來會昺庫吏李友直
知其謀密以告棣張信三造燕邸辭不見信乘婦人輿入拜牀
下頓首曰殿下無恙朝廷密敕臣執殿下殿下意果無他幸從
臣歸命京師卽有意宜告臣棣見信誠爲泣下告以密謀立召
道衍定計令指揮張玉朱能潛納勇士八百人入府守衛癸酉

匿壯士端禮門僞縳官校置廷中將付使者給㝵貴入執之俱不屈死誠振亦被殺夷其族逵辰復泣諫殺之遂舉兵反張玉等夜攻九門克其八獨西直門不下都指揮彭二躍馬呼市中曰燕王反從我殺賊者賞集兵千餘人將攻端禮門健士從府中出格殺二衆遂散指揮唐雲謂西直門守者曰天子已聽王自制一方汝等急退後者戮雲年最長素信謹衆信之亦散宋忠未至北平聞變退保懷來馬宣走薊州都指揮余瑱走居庸北平人杜奇以才雋聞棣徵入府奇因極諫當守臣節棣怒斬之參政郭資副使墨麟僉事呂震等俱降於棣北平所屬州縣官朱寍周縉等皆棄官遁燕山衛卒儲福不食死棣自署官屬上書指泰子澄爲奸臣稱其師曰靖難陷通州遵化密雲用張

王計遣朱能東攻薊州丙子陷之宣及鎭撫曾濬俱戰死己卯陷居庸關度忠必來爭帥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令將卒招其父兄子弟之在忠麾下者忠倉卒布陳未成棣麾兵渡河鼓譟進忠及余瑱俱被執不屈死都指揮孫泰中流矢裹創力鬬與都指揮彭聚俱沒於陳將校百餘人被俘皆死無一降者永平千戶郭亮指揮趙彝等叛降於棣壬辰谷王橞自宣府奔京師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爲左右副將軍帥師討棣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削棣屬籍詔曰邦家不造骨肉周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潛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故止正橚罪今年齊王榑又與棣柏同謀柏伏罪自焚死榑已廢爲庶人朕以棣於親最近未忍窮治其事今

乃稱兵構亂圖危宗社獲罪天地祖宗義不容赦是用簡發大兵往致厥罰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掃茲逆氛永安至治壽命吳傑吳高耿瓛顧成徐凱平安及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李友陳暉分道並進置平燕布政使司於真定以暴昭掌之　八月己酉耿炳文兵次真定徐凱屯河閒潘忠楊松屯鄭州先鋒九千人駐雄縣張玉言於棣曰潘楊勇而無謀可襲而俘也棣命玉將親兵先抵樓桑值中秋大軍方宴會不設備壬子棣夜渡白溝河圍雄縣甲寅拔其城屠之忠松自鄭州來援棣使副千戸譚淵帥壯士千餘人伏月漾橋人持茭草一束蒙頭通鼻息忠等過即出據橋忠等戰敗趨橋不得渡被執棣遂據鄭州玉以輕騎覘炳文軍還言軍無紀律其上有

敗氣宜急擊棣引兵西至無極李堅與戰勝負畧相當詔封堅灤城侯予世劵棣顧諸將議所嚮諸將以大軍盛請屯新樂玉曰彼雖衆皆新集我軍乘勝徑趨眞定破之必矣棣喜曰吾倚玉足濟大事時大軍號三十萬至者十三萬半營滹沱河南半營河北大軍部校張保叛降於棣備告虛實棣懼與河北軍戰河南軍且乘之也乃縱保歸使張燕軍勢壬戌炳文果移軍盡渡河軍甫移燕兵驟至循城蹴擊炳文軍不得成列遂大敗斬首三萬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騎追奔至滹沱河躍馬大呼突大軍軍數萬人皆披靡騎卒薛祿刺堅墮馬及甯忠顧成皆被執械送堅北平道卒甯忠亦死成遂降棣解其縛曰此天以爾授我也吳傑亦爲燕軍所敗炳文收兵入眞定堅守棣攻之三日

以炳文老將未易下解圍去　燕兵之起也帝召遼王植寗王權植渡海歸京師改封荆州權不至詔削其護衛　帝聞耿炳文敗憂甚黃子澄謂勝敗常事不足慮因薦李景隆可大任齊泰極言不可不聽丁卯景隆爲征虜大將軍代炳文將兵五十萬北伐賜通天犀帶帝親推輪餞之江滸令一切便宜行事劉璟高巍等並參軍事　九月戊辰朔吳高耿瓛楊文帥遼東兵圍永平高巍自請使燕令休兵歸藩代朝廷十萬師帝壯其言許之巍至燕自稱國朝處士上書極陳禍福且言大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夷齊泰伯讓國求仁之義不大逕庭乎雖大王有肅清朝廷之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議卽幸而不敗謂大王何如人哉書屢上棣不報　御史韓郁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

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乃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於是周王廢湘王焚齊代相繼被摧爲計者必曰兵不加則禍必稔今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萬而一矢無獲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赤子困於轉輸九重之憂方深也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疏者續之不堅陛下幸垂洞鑒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篤厚親親宗社幸甚帝亦不聽　李景隆貴公子不知兵惟自尊大諸宿將多怏怏不爲用棣聞朝廷以景隆代耿炳文大喜曰昔漢高止能將十萬景隆何才乃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其衆也吾破之必矣炳文子駙馬都尉璿勸炳文直擣北平未發

景隆乘傳至德州炳文遂受代歸戊寅景隆合兵進營河間棣語諸將曰景隆色厲而中餒聞我在必不敢遽來不若往援永平以致其師吳高怯不任戰我至必走然後還擊景隆堅城在前大兵在後必成禽矣乃命道衍顧成輔高熾居守丙戌帥師援永平吳高走追擊敗之高退保山海關棣與諸將議曰曩余巡塞上見大寧諸軍剽悍吾得大寧斷遼東取邊騎助戰大事濟矣遂定計襲大寧大寧守將都督劉眞陳亨入松亭關將攻遵化棣自劉家口間道出冬十月壬寅抵大寧詭言窮蹙來求救單騎入城執寧王權手大慟具言不得已起兵故求代草表謝罪權不爲備棣令北平銳卒伏城外吏士稍稍入城陰結兀良哈三衛部長及諸戍卒居七日辭去權祖之郊伏兵起擁權

行三衛彍騎及諸戍卒一呼畢集指揮使朱鑑不能禦力戰死之長史石撰憤詈不屈支解死指揮房寬劉才副千戶朱榮皆降初亨欲降燕憚都指揮卜萬不敢發棣貽萬書盛稱萬而故洩之眞眞執萬下獄死眞聞大寧破兵還救亨與指揮徐理陳文等以夜二鼓襲眞營眞單騎走廣寧亨等遂降棣盡拔諸軍及三衛騎卒挾權而南大寧城爲空景隆聞棣遠攻大寧辛亥引兵圍北平築壘九門都督瞿能與其子帥精騎千餘攻張掖門垂克景隆忌其功令候大軍同進於是燕人夜汲水沃城及旦氷凝不可登時城中兵少棣妃徐氏激勸將校士民妻皆授甲登陴固守百戶梁銘戰尤力乙卯棣至會州始立五軍張玉將中軍鄭亨何壽副之朱能將左軍朱榮李濬副之李彬將右

軍徐理孟善副之徐忠將前軍陳文吳達副之房寬將後軍和允中毛整副之丁巳入松亭關十一月庚午次孤山邏騎還報曰白河流澌不可渡棣禱於神至則冰合乃濟師景隆遣都督陳暉偵敵道左出燕軍後棣分軍還擊之暉衆爭渡河冰忽解溺死無算辛未景隆及燕兵戰於鄭村壩棣以精騎先破七營諸將繼至景隆敗棣乘勝抵城下城中兵鼓譟出內外夾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翼日九壘猶固守燕兵次第破四壘諸軍聞景隆走皆潰景隆還德州亾士卒十餘萬　乙亥棣復上書自訴極詆齊泰黃子澄帝乃解二人任以謝燕而陰留之京師仍參密議景隆遺棣書言泰子澄已竄可息兵棣不聽　十二月景隆調兵德州期以明年春大舉棣乃謀侵大同曰攻大同彼必

赴救大同苦寒南軍肥弱且不戰疲矣庚申降廣昌　是年黎季犛弒其君日焜立其子容又弒容立其弟窔方在襁褓中復弒之大殺陳氏宗族而自立更姓名爲胡一元名其子蒼曰胡𡗝謂出帝舜裔胡公後僭國號大虞年號元聖尋自稱太上皇傳位𡗝

二年春正月丙寅朔詔天下來朝官勿賀　燕兵陷蔚州二月癸丑至大同代王欲應燕都督陳質持之不得發李景隆自德州出紫荆關往救棣已還軍居庸景隆兵多凍餒死者不見敵而還質復取蔚州及廣昌　保定知府雒僉叛降燕　甲子復以都察院爲御史府　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而江浙賦獨重蘇松官田準私租起科特以懲一時頑民豈可爲定則以重困

一方今悉與減免畝不得過一斗有司違者罪之　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殿試天下貢士吉水胡廣對策有親藩陸梁人心搖動語帝親擢廣第一賜名靖而王艮次之又次李貫三人皆同里並授修撰預修太祖實錄及類要時政記諸書一時大著作皆綜理之靖子祺之子也　錦衣衛鎮撫楊本從李景隆討燕有功景隆忌之不以聞約日出戰又不為援本劾景隆喪師辱國遂以孤軍獨出為燕所禽後被殺帝以景隆權尚輕遣中官齎璽書賜黃鉞弓矢專征伐夏四月景隆大誓師於德州進兵河間與郭英吳傑平安期會白溝河張玉言於棣曰兵貴神速請先據白溝以逸待勞乙卯棣營蘇家橋夜大雨平地水三尺及棣臥榻兵端火光如毬上下相擊金鐵錚錚弓絃自鳴

景隆合軍六十萬列陳河上平安預伏萬騎河側己未棣由西北循河而進將渡伏兵發棣曰平安豎子耳往歲從出塞識我用兵今當先破之及戰不能挫安瞿能及其子奮擊所向披靡棣帥將士馳入陳戰至暝棣軍敗夜迷失道從者僅三騎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壘所在庚申復戰安擊敗燕將房寬陳亨棣見事急親冒矢石力戰景隆揮騎繞出棣後飛矢如雨棣三易馬矢盡揮劍劍折不可擊阻於隄幾為瞿能所獲力走登隄陽引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前會高煦帥精騎數千至直前決戰棣乃得脫去日暮能復引眾摶戰大呼滅燕斬馘數百越巂侯俞通淵指揮滕聚亦帥眾來會燕將士皆失色棣奮然曰吾不進敵不退有戰耳會旋風起折景隆大將

旗陳動棣乃以勁卒突出其背乘風縱火煙燄漲天能父子通
淵聚皆力戰死有王指揮者常乘小馬軍中呼小馬王被重創
脫冑付其僕曰吾為國捐軀以此報家人立馬植戈而死駙馬
都尉胡觀被執觀海之子也安與朱能戰亦敗官軍大亂崩聲
如雷死者數萬溺死者十餘萬人郭英潰而西景隆潰而南盡
喪其所賜璽書斧鉞單騎走德州高巍南走至臨邑遇山東參
政鐵鉉相持痛哭其趨濟南偕都督盛庸及宋參軍等誓以死
守燕兵乘勝進攻德州五月辛未景隆奔濟南癸酉棣陷德州
收其儲蓄百餘萬勢益張遂攻濟南庚辰景隆敗績於城下南
走棣遂圍濟南鉉庸悉力禦之　六月黃子澄等謀遣使議和
以怠燕尚寶司丞李得成慷慨請行己酉遣之得成見棣於濟

南城下棣不聽圍益急隄水灌城築長圍晝夜攻擊鐵鉉以計焚其攻具間出兵奮擊又遣千人出城詐降棣大喜軍中皆懽呼鉉伏壯士城上候棣入下鐵板擊之別設伏斷橋旣而失約棣未入城板驟下棣驚走伏發橋倉卒不可斷棣鞭馬馳去憤甚百計進攻鉉固守不下得成歸以辱命下吏已而釋之　秋八月癸巳承天門災詔求直言從方孝孺議改謹身殿爲正心殿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承天門爲臯門前門爲路門　燕兵圍濟南凡三月道衍馳書曰師老矣不如且歸會平安營單家橋謀出御河奪燕饟舟又選善水卒五千人渡河將攻德州棣聞之懼戊申盛庸鐵鉉乘夜出兵掩擊燕眾大敗解圍去庸鉉乘勝復德州宋參軍說鉉直擣北平鉉以卒困甚不果初棣

意得濟南斷南北道卽畫疆守金陵亦不難圖故乘銳力攻期於必拔而竟爲鉉等所挫帝聞大悅遣官慰勞賜金幣　九月詔錄洪武功臣罪廢者後　辛未封盛庸爲歷城侯擢鐵鉉山東布政使參贊軍務尋進兵部尚書以庸爲平燕將軍陳暉平安副之馬溥徐眞爲左右參將庸屯德州安及吳傑屯定州徐凱屯滄州相掎角以困北平　冬十月召李景隆還赦不誅御史大夫練子寧言於帝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爲朝廷除賣國奸死有餘罪卽陛下赦景隆必無赦臣宗人府經歷宋徵御史葉希賢皆抗疏言景隆失律喪師懷二心宜誅黃子澄亦請正其罪以謝天下帝皆不聽　徐凱方城滄州棣陽出兵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命徐理陳旭造浮橋於直沽

以濟師晝夜兼行戊午破滄州執凱掠其輜重命譚淵給牒散降卒未遣者三千餘人淵一夜盡殺之曰此曹皆壯士不殺必爲後患棣怒之曰如爾言當盡殺敵敵可盡乎淵進略獻縣知縣向朴集民兵與戰被執懷印死棣遂自長蘆渡河過德州遣人至城下招盛庸庸堅壁不出陰令輕騎躡棣後棣擊敗之十一月壬申掠臨清十二月甲午犯濟寧丁酉襲破庸將孫霖於滑口庸與鐵鉉屯兵東昌以邀之背城而陳乙卯棣帥兵直前薄庸軍左翼不動復衝中堅庸開陳縱棣入圍之數重以火器勁弩殲燕兵朱能見事急帥周長等殊死鬭棣乘間突圍出張玉不知棣所在突入陳中力戰格殺數十人被創死丙辰復戰又敗之棣以百騎殿走館陶自棣稱兵犯順南北日尋干戈王

師克捷未有如東昌者庸軍勢大振檄吳傑平安自真定合擊
燕遮其歸路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寶成告天地宗廟御奉天殿受朝
賀　吳傑平安兵敗於威縣乙丑又敗於深州棣兵遂還北平
既至諸將叩頭請罪棣曰勝負常事不足計恨失張玉耳艱難
之際喪我良輔因泣下不能止　丁丑享太廟告東昌捷復齊
泰黃子澄官　李景隆更用事忌盛庸等功讒閒之徐增壽亦
數以京師虛實輸於燕　棣恥東昌之敗意欲稍休道衍力趣
之曰臣前言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者昌也自此全勝矣
二月乙巳復帥衆南出保定三月辛巳盛庸營於夾河棣將輕
騎來覘掠陳而過庸遣千騎追之為燕兵所射卻及戰庸軍列

盾以進棣令步卒先攻騎兵乘間馳入庸麾軍力戰大軍陳動塵起譚淵遽前搏戰馬蹶都指揮莊得斬之朱能張武帥眾殊死鬭棣自以勁騎貫陳與能合得及都指揮楚智皁旗張等戰死皆驍將也得故隸宋忠懷來之敗一軍獨全智戰輒奮勇人望旗幟股栗至是馬陷被執死張逸其名或曰張能力挽千斤每戰輒麾皁旗先驅死時猶執旗不仆庸軍少卻會日暮各斂兵入營棣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壬午旦起視已在圍中乃從容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倉卒相顧愕眙不敢發一矢是日復戰庸軍西南棣軍東北自辰至未互勝負兩軍皆疲將士各坐息復起戰忽東北風大起飛塵蔽天庸軍士面迎沙礫不辨物棣軍乘風大呼左右橫擊庸大敗走還德州史傑平安自眞

定引軍與庸會未至八十里聞敗引還棣回軍追之戰於單家橋安奮擊大破之禽其將薛祿無何逸去　丁亥都督何福援德州　帝聞盛庸軍敗大懼癸巳詔竄齊泰黃子澄於外諭燕罷兵子澄微服由太湖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　吳傑平安以兵襲棣閏月戊戌遇於槁城己亥戰於滹沱河破之安於陳中縛木爲樓高數丈戰酣輒登樓望發强弩射燕軍矢集棣旗如蝟毛死者甚衆忽大風起發屋拔樹聲如雷都指揮鄧戩陳鵬等陷敵中傑安敗績還保眞定棣使人送旗北平諭世子謹藏以示後世顧成見而泣曰臣自少從軍今老矣多歷戰陳未嘗見若此也　棣兵略眞定順德廣平大名吳傑平安盛庸分兵擾其饟道棣患之癸丑上書言比聞齊泰黃子澄已竄

遂請悉召還傑等而後息兵方孝孺曰燕兵久頓大名天暑雨當不戰自疲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眞定諸將渡盧溝擣北平彼必歸救我以大兵躡其後可成禽也今其奏事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使其將士心懈我謀定勢合進而蹴之不難矣帝以爲然命孝孺草詔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馳報棣盡赦其罪使罷兵歸藩又爲宣諭數千言授嵓持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比至嵓匿宣諭不敢出棣亦不奉詔　是月禮制成頒行天下　夏五月甲寅盛庸等斷燕饟道棣遣指揮武勝上書伸前請帝欲許之方孝孺曰兵一散難再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帝悟下勝獄　大軍駐德州運道出徐沛閏六月壬申棣遣李遠以輕兵六千詐爲大軍袍鎧人插柳一枝於背徑濟

盦沙河至沛無覺者焚糧艘數萬河水盡熱魚鱉皆浮死壬午
都督袁宇將三萬騎追擊之遇伏敗績　秋七月己丑棣兵略
彰德破尾尖寨丙申降林縣　平安度北平空虛丁酉帥萬騎
進攻之　時河北師老無功德州饋餉道又絕方孝孺深以爲
憂初高煦高燧俱以慧黠有寵於棣而高煦從軍有功宦寺黃
儼等復黨高燧陰謀奪嫡譖世子孝孺知其狀乃建議以計間
之使內亂白帝遣錦衣衞千戶張安齎璽書往北平賜高熾
壬寅大同守將房昭帥兵由紫荊關趨保定駐易州西水寨
倭寇象山登岸剽掠錢倉所千戶易紹宗題壁誓死命妻李具
牲酒生奠之訣而出密令游兵間道焚賊舟賊驚救紹宗格戰
追至海岸陷淖中手刃數十賊被害事聞賜祭葬勒碑旌之

高熾得璽書不啟封并張安馳送軍前黃儼使人馳報棣曰世子且反棣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高熾使以璽書至棣啟視遽曰嗟乎幾殺吾子　平安至北平軍於平村去城五十里棣將劉江等自軍中還救九月甲辰安與戰敗績還保眞定　吳傑遣都指揮韋諒以兵萬餘轉餉房昭軍棣聞之曰昭得糧守險未易拔也引兵圍之冬十月丁巳都指揮花英等援昭與棣戰於峩眉山大敗死者萬人昭及諒棄寨走薛祿生禽英　己卯棣還北平　遼東總兵官楊文圍永平棣遣劉江來援文引卻江聲言還北平行二十餘里卷甲夜入永平文聞江去復進攻江突出掩擊十一月壬辰戰於昌黎文敗績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初吳高與文數出師攻永平

棣謀去高日高雖怯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無能爲也乃遣二人書盛譽高極詆文故易其函授之二人得書並以聞帝果疑高削爵徙廣西文獨守遼東竟敗　己亥平安敗棣將李彬於楊村　時故元益衰自脫古思帖木兒後五傳至坤帖木兒咸被弒有鬼力赤者篡立自稱可汗去國號遂稱爲韃靼云

十二月癸亥燕兵焚眞定軍儲　詔中官奉使侵暴吏民者所在有司繫治　丙寅棣復出師時棣稱兵三年矣親戰陳冒矢石身先士卒常乘勝逐北然亦屢瀕於危所克城邑兵去旋復爲朝廷守僅據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無何中官被黜者奔北平具言京師空虛可取狀道衍亦語棣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棣慨然曰頻年用兵何時已乎要當臨江

一決不復返顧矣以鐵鉉在濟南不敢復道山東遂大舉兵由
徐沛南犯　初太祖春秋高諸王强盛駙馬都尉梅殷嘗受密
命輔太孫及是燕兵日逼帝命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　太祖
實錄成　刑科給事中黃鉞丁父憂方孝孺弔之屏人問曰燕
兵日南蘇常鎮江京師左輔也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
以教我鉞曰三府唯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而納盜也
指揮童俊狡不可任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浮心不可測也蘇州
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然仁有餘而禦下寬恐不足定
亂且國家大勢當守上游兵至江南禦之無及也孝孺乃因鉞
附書於善善得書與鉞相對哭誓死國
四年春正月甲申朔召故周王橚於蒙化居之京師　棣兵駐

蠡縣李遠分哨至藁城德州將葛進帥步騎萬餘乘氷渡滹沱河遇之繫馬林閒以步兵接戰遠陽卻潛分兵出進後解所繫馬再戰進引退失馬遂大敗斬首四千獲馬千匹棣以咸首大捷以書勞遠曰將軍以輕騎八百破敵數萬出奇應變雖古名將不過也　乙未棣兵由館陶渡河陷東阿汶上兗州東平州長貳棄城走東平吏目鄭華帥吏民憑城固守城破力戰不屈死之濟陽敎諭王省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之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名今日君臣之義何如因大哭以頭觸柱死　甲辰徐輝祖帥師援山東　棣兵攻沛縣知縣顏伯瑋遣縣丞胡先閒行至徐州告急援不至伯瑋命弟珏子有爲還家侍父題詩於壁誓必死棣兵夜入東

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璋冠帶升堂南向拜自經死有爲不忍去復還見父屍自刎其側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被執燕將欲釋子清子清曰願隨顏公地下遂死之遣謙往徐州招降謙不從亦死　癸丑棣兵薄徐州　二月甲寅朔何福陳暉平安軍濟會盛庸軍淮上　己卯更定品官勳階　棣兵破蕭縣知縣鄭恕及其二女死之進攻宿州平安以兵四萬躡其後三月壬辰至淝河劉江白義王眞各帥百騎誘安軍縛草置囊中爲束帛追兵及則棄囊走安軍士競取囊伏兵發兩軍鏖戰眞帥壯士直前斬馘無算後軍不繼安軍圍之數匝眞被數創連格殺數十人顧左右曰吾義不死敵手遂自刎棣乃身自迎戰安部將火耳灰挺槊大呼直前刺棣馬忽蹶被禽安軍遂敗時大軍

駐宿州積糧爲持久計棣患之議絕其饟道命劉江將三千人往趦趄不行棣大怒欲斬之諸將叩頭請乃免丙午棣遣譚清斷徐州饟道還至大店鐵鉉圍之棣引兵馳援清突圍出合擊鉉爲所敗宿州陷　時大兵勢盛何福軍亦至與平安合夏四月丙寅棣營小河爲橋以濟丁卯安趨爭橋與福張左右翼擊棣兵斬其將陳文李濬帥敢死士先斷河橋張武自林間突出與騎兵合安軍敗死者二萬人安軍橋南棣軍橋北相持數日安轉戰遇棣於北坂棣幾爲安槊所及番騎王騏躍馬入陳掖棣逸去棣以大軍飢更二日饟至猝未易破癸酉夜令千餘人守橋帥諸將渡河而南繞出安軍後甲戌旦安始覺適徐輝祖帥師亦至移軍齊眉山安等列陳大戰自午至酉敗之斬其

將李斌棣連失大將晝夜擐甲者數日諸將懼謀北歸乃以淮土盛暑蒸濕請休軍小河東就麥觀釁棣曰今敵已飢疲遮其饟道可以坐困奈何北渡懈將士心乃下令欲渡河者左諸將爭趨左棣怒叱諸將曰任公等所之朱能按劒而前曰昔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今舉事連得勝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人耶鄭亨亦以北還爲不可議乃定諸將無敢復言而帝聞訛言謂棣兵已北召徐輝祖還福等勢遂孤福欲持久老燕師移營靈璧深塹高壘自固而糧運爲燕兵所阻不得達丁丑安分兵六萬人往迎己卯棣帥精銳横擊安軍分爲二福空壁往援棣軍少郤高煦伏兵起福敗走是夜福謀移軍淮河就糧令軍中聞三礮卽走庚辰棣兵猝薄壘發三礮軍中誤以爲己號爭趨

門遂大亂棣兵乘之人馬墜壕塹俱滿指揮使宋瑄力戰死瑄
晟之子也福單騎走平安軍遂敗陳暉來援亦敗安暉馬溥徐
眞孫成等三十七人文臣副都御史陳性善大理寺右丞彭與
明欽天監副劉伯完等皆被執兵士降者十萬餘人安久駐眞
定屢敗燕兵斬驍將數人燕將莫敢攖其鋒至是被禽軍中讙
呼動地曰吾屬自此獲安矣爭請殺之棣惜其材勇選銳卒衞
送北平命善視之縱性善等還性善曰辱命罪也奚以見吾君
朝服躍馬與其友王塀陳子方俱入於河死與明裂冠變姓名
與伯完俱亾去不知所終　召景昭還　先是帝命楊文以所
部赴濟南與鐵鉉合絶棣兵後五月癸未文帥十萬人至直沽
爲棣將宋貴等所敗衆潰散無一至濟南者　靈璧兵既敗盛

庸以兵數萬戰艦數千扼淮南岸棣遣使至淮安假道於梅殷以進香爲名殷答曰進香皇考有禁不遵者爲不孝棣大怒復書言今興兵誅君側惡天命有歸非人所能阻殷割使者耳鼻縱之曰留汝口爲殿下言君臣大義棣爲氣沮鳳陽知府徐安亦折浮橋絕舟檝以遏棣兵棣乃趨泗州己丑陷之謁祖陵賜父老牛酒辛卯朱能與邱福將數百人西行二十里自淮上流潛濟猝薄庸軍庸敗走盡亾其戰艦兵部主事樊士信死之棣遂渡淮陷盱眙癸巳集諸將議所向或言宜取鳳陽或言先取淮安棣曰鳳陽樓櫓完淮安有積聚攻之未易下不若乘勝直趨揚州指儀眞則淮鳳自震我耀兵江上京師孤危必有內變諸將皆曰善遂由天長進攻揚州　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

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書下羣臣議用事者盛氣以詬二人御史大夫練子寧曰國事至此尚不能容言者耶詬者愧而止　揚州守將王禮謀以城降棣巡按御史王彬與鎮撫崇剛執之及其黨皆繫獄剛出練兵彬脩守具晝夜不懈棣飛書城中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左右憚之莫敢動己亥禮弟崇厚賂力士母誘其子出乘彬解甲浴猝縛之出禮於獄開門納棣兵江都知縣張本帥父老出迎彬與剛皆不屈死滁州知州房吉泰州知州田慶成率先降命與本並爲揚州知府俾見任知府譚友德同涖府事辛丑棣兵至六合諸軍迎戰敗績　壬寅詔天下勤王遣練子寧及右侍中黃觀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甯波知府王璡徽州

知府陳彥回松江同知周繼瑜樂平知縣張彥方及姚善周縉各起兵入衛黃子澄在蘇州善上言子澄才足捍難不宜棄閒遠以快敵人帝遂召子澄及齊泰還命善兼督蘇松常鎮嘉興五府兵　初棣舉兵寧國公主貽書責以大義不答及是棣貽主書命遷居太平門外主亦不答　方孝孺言於上曰事急矣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兵漸集北軍不長舟楫決戰江上勝負未可知也甲辰遣慶成郡主如棣軍議割地罷兵棣不奉詔郡主太祖從兄蒙城王女也　兵部右侍郎陳植監戰江上慷慨誓師部將有議迎降者植責以大義甚厲部將殺之以降衞鎮撫徐讓衞儼俱戰死　六月癸丑盛庸徐輝祖等敗棣兵於浦子口高煦引番騎來棣大喜曰吾力疲矣兒當鼓勇

再戰高煦麾兵力戰大軍敗庸退保高資港防江都督僉事陳瑄叛以舟師附於棣乙卯棣兵自瓜洲渡江庸倉卒聚海艘出高資港迎戰敗績輝祖猶力戰戊午童俊以鎮江叛附於棣庚申棣兵至龍潭辛酉命諸王分守都城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如棣軍申前約棣曰吾無罪而削爲庶人今救死何以地爲景隆等伏地流汗不能發一語遽還壬戌帝復遣谷王橞安王楹往棣卒不奉詔或勸帝他幸圖興復方孝孺力請守京城以待援兵郎事不濟當死社稷又請誅景隆帝不聽太常少卿廖昇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甲子遣使齎蠟書四出促勤王兵修撰王艮解縉胡靖與編脩吳溥比舍居是夕並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奮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

與弼尚幼歎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艮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飲鴆死乙丑棣兵犯金川門徐增壽徘徊殿廷有異志御史魏冕師同官毆之與大理寺丞鄒瑾請速加誅帝手劍斬之殿廡下橞景隆及指揮僉事劉淸守金川門登城望見棣麾蓋開門迎降門卒龔詡慟哭去之遂隱而死御史連楹叩馬欲刺棣被殺屍植立不仆棣迎皇太后至軍中述不得已起兵之故宮中火起京師譁言帝及皇后馬氏崩棣因遣中使出帝后屍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殺皇太子文奎揭榜殿廷以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及文學博士方孝孺等五十餘人爲奸臣是日孝孺被執下獄衡府紀善周是修留書別友人具衣冠爲贊繫衣帶間

入應天府學自縊於尊經閣魏冕鄒瑾及給事中龔泰葉福泰
府長史鄒樸江西副使程本立俱自殺或云樸即瑾子也泰子
澄赴召未至聞變泰奔廣德州與王叔英圖興復子澄欲與姚
善航海起兵善謝曰公朝臣當行收兵善守土與城存亾耳子
澄乃走嘉興就前袁州知府楊任謀舉事已而俱被執棣將篡
位出孝孺於獄令草登極詔孝孺斬衰至悲慟不已棣降榻勞
曰先生無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曰彼
自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棣曰此予家事耳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
投筆於地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強之乃大書燕賊篡
位四字棣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復繫獄以草詔屬

侍讀樓璉承命不敢辭歸語妻子曰我固甘死正恐累汝輩耳遂自經死或曰草詔者王景或曰王達也索國寶不知所在或言付黃觀出收兵矣命有司追捕收其妻翁氏并二女給象奴翁氏攜女及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棣既篡立泰子澄被執至親詰問之抗辨不屈遂與孝孺並磔於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門人都督廖鏞等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弟孝友同時被戮亦賦詩一章而死妻鄭氏子中憲中愈先自經死二女投秦淮河死宗族親友及門下士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鏞及弟銘太常少卿盧原質及弟原朴御史鄭公智陝西僉

事林嘉猷刑部侍郎胡子昭河南參政鄭居貞並坐孝孺黨誅死鏞銘永忠之孫也大理寺丞楊端刑部郎中王高坐縱孝孺息樹陰同棄官去劓鼻死泰從兄弟敬宗等皆誅死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子澄族人無少長皆斬姻黨悉戍邊楊任亦磔死子禮益俱斬親屬戍邊時諸臣以不屈誅及族親者御史大夫練子寧戶部侍郎卓敬主事巨敬御史高翔王度及其子弟者禮部尚書陳迪及子鳳山丹山等六人俱磔死妻管氏縊死刑部尚書侯泰及弟敬祖子玘戶部侍郎郭任及子經副都御史茅大芳及子順童道壽孫添生歸生大理寺少卿胡閏及子傳道宗人府經歷宋徵及其妻子皆死身死者刑部尚書暴昭戶部侍郎盧迥禮部侍郎黃魁僉都御史周璿左拾遺戴德彝御史

謝昇丁志方甘霖董鏞葉希賢給事中陳繼之韓永其在外聞變自殺者禮部右侍中黃觀行至安慶聞金川門不守歎曰吾妻有志節必死招魂江上具衣襦葬之命舟至羅剎磯朝服東向拜投急湍處死修撰王叔英至廣德沐浴更衣冠書絕命辭藏衣裾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妻金氏及二女俱死御史林英亦在廣德募兵知事無濟自經死妻宋氏亦死嘉定知縣練大亨及妻沈劉家河死大亨子寧從子也前刑部主事徐子權聞練子寧死痛哭賦詩自經舉人劉政聞方孝孺死歐血卒都督府斷事高巍自經驛舍台州樂清二樵夫俱投水死被召自殺者御史曾鳳韶以原官召不赴又以侍郎召刺血書絕命詞而死妻李氏守節死谷府長史劉璟被召不至逮入京猶稱

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簒字下獄自經死給事中黃鉞杜門逾年被召半途自投於水以溺死聞故其家得不坐浙江按察使王良先爲刑部侍郎以議減燕府人罪貶棣德之既簒位遣使召良良自焚死妻投水死執至不屈而死者兵部尚書鐵鉉反背坐廷中嫚罵令其一回顧終不可遂磔於市子福安戍河池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並安置海南知府姚善陳彥回府同知周繼瑜知縣張彥方並以起義兵誅死惟王璡得放還國子博士黃彥清以在梅殷軍中私諡帝誅死漳州教授陳思賢諸生伍性原陳應宗林玨鄒君默曾廷瑞呂賢以爲帝哭臨有司執送京師皆死南昌知府葉惠仲以與修太祖實錄直書靖難事族誅遼府左長史程通從王徙荊州以前上封事多

指斥械至京死於獄其友人徽州知府黃希范亦逮至論死賓州知州州蔡運追論奸黨死四川都司斷事方法以賀表不署名被逮亥望江拜鄉里自沈死武臣不屈者魏國公徐輝祖守父祠不肯迎附下獄命引罪又不肯削爵幽私第駙馬都尉耿璿稱病不出坐罪死璿炳文長子也尙興宗女江都公主尋降爲郡主以憂卒指揮使張倫數力戰及是招之降笑曰張倫將自賣爲丁公乎死之都督陳質亦誅死爲帝報讐而死者御史大夫景清詐棣自歸委蛇班行者久之一日早朝衣緋懷刃入先是日者奏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及朝清獨著緋搜之得所藏刃詰責之奮起曰欲爲故主報讐耳遂磔死族之開國公常昇先與輝祖力戰浦子口及是亦死子繼祖甫七歲遷雲南之臨

安衛或謂昇洪武中坐藍玉黨有告其聚兵三山者誅死昇之沒實錄不載莫能詳也初棣發北平道衍以孝孺爲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棣頷之卓敬之下獄也惜其才使人諷以管仲魏徵事敬泣曰先皇帝曾無過舉一旦橫行篡奪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耶及其死也棣猶歎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然孝孺竟誅及十族敬誅及三族其餘親戚連坐被誅及遣戍者不可勝數又追戮陳性善屍徙其家於邊出張昺屍焚之家人及近戚皆死茅大芳妻斃於獄命以飼犬戴德彝之死嫂項氏令闔舍逃去匿德彝二子山中毀族譜獨身留家收者至無所得械項氏至京榜掠終無一言戴族始獲全高翔先冢亦被發諸給

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景清之死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慘酷如此其諸臣行遁者朱寍周縉等二百一十九人皆檻送京師遣戍興州都城之陷朝臣縋城去者四十餘人其姓名爵里莫可得而考御史韓郁棄官遁去不知所終御史牛景先易服宵遁卒於杭州僧寺已而窮治齊黃黨籍其家而世相傳又有程濟河西傭補鍋匠馮翁會稽雲門寺僧若邪谿樵玉山樵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節何申宋和郭節何洲郭良之屬又謂帝亦爲僧從地道出亡濟從之自後雲南貴州四川有帝爲僧時往來跡

大清乾隆元年

詔廷臣集議追謚帝爲恭閔惠皇帝四十一年又

詔諡齊泰忠敬黃子澄忠愍方孝孺忠文練子寧忠肅鐵鉉忠定景清忠壯卓敬忠毅陳迪瞿能等十一人忠烈黃觀顏伯瑋等十三人忠節侯泰俞通淵等二十五人烈愍黃魁余逢辰等四十三人節愍程濟龔詡等四十五人並祀忠義祠

明紀卷第七終

明紀卷第八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成祖紀一 起永樂元年癸未訖永樂六年戊子凡六年

成祖啓天宏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建文四年六月乙丑入京師編修楊榮迎謁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乃命先謁陵還駐龍江命諸將守城及皇城下令撫安軍民遣兵護故周王橚齊王榑二王猝不知所以大怖伏地哭已知之乃大喜是日文臣迎附知名者榮及尚書茹瑞侍中劉儁侍郎蹇義古朴劉季篪少卿薛嵓學士董倫侍講王景修撰胡靖李貫編修吳溥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濙郎中方賓員外郎宋禮助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副

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等靖尋復故名曰廣瑞首叩頭勸進丙寅諸王羣臣表繼上己巳謁孝陵羣臣備法駕奉寶璽迎呼萬歲遂升輦至奉天殿即位瑞入賀迎謂曰瑞吾今日得罪天地祖宗奈何瑞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得罪乃大說　復周王橚齊王榑爵　庚午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仍以洪武紀年　帝以葬建文皇帝問王景景言宜用天子禮從之時梅殷尚擁兵淮上帝迫公主齧血爲書報殷殷得書慟哭乃還京盛庸以餘衆降命守淮安　丁丑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竄治奸黨惟尚書王鈍鄭賜侍郎黃福以先自歸獲免又以茹瑺言並宥尚書張紞尹昌隆當惠帝末嘗上言北來奏章動引周公輔成王爲詞不若罷兵許其入朝設

有蹉跌便舉位讓之及將刑大言自明亦貸死命傳世子於北平　戊寅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園仍稱懿文太子孝康皇后常氏復稱敬懿皇太子妃皇太后呂氏改稱皇嫂懿文太子妃　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配　詔山東北平河南被兵州縣復徭役三年未被兵者與鳳陽淮安徐滁揚三州蠲租一年餘天下州縣悉蠲今年田租之半　癸未召陳瑛爲左副都御史署院事盡復建文朝廢斥者官瑛天性殘忍受帝寵任益務深刻以搏擊爲能甫涖事即言陛下應天順人萬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順命效死建文者如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艮顏伯瑋等其心與叛逆無異請追戮之帝曰朕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鈍鄭賜黃福尹

昌隆皆宥而用之況汝所言有不與此數者其勿問已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錄觀叔英等家疏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閏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慘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爲無名於是諸忠臣無遺種矣

帝知人不附己欲以威讋天下特任紀綱爲錦衣衛指揮使令典親軍司詔獄綱覘帝指廣布校尉日摘臣民陰事深文巧詆帝以爲忠親之若肺腑　吏部言建文中中外大小衙門有創革陞降者官員額數有增減者及所更改文武散官並宜遵復舊制帝曰前人創制皆有深意無弊遽改此其所以敗亡也甲申復官制初官制將變吏部小吏張祖言於尚書張紞曰高皇帝立法創制規模甚遠今更之未必勝徒滋人口願公力持

之紈不能用然心知祖賢奏爲京衞知事及是帝臨朝而歎追
咎建文時改官制者命紈及戶部尚書王鈍解職務月給半俸
居京師紈懼自經於吏部後堂妻子投池中死屬吏無敢視者
唯祖經紀其喪　癸巳改封吳王允熥廣澤王居漳州衡王允
熞懷恩王居建昌徐王允熙敷惠王隨呂妃居懿文太子陵園
癸卯吳高督河南陝西兵備撫安軍民　甲辰尚書嚴震直
王鈍府尹薛正言等巡視山西山東河南陝西　解縉之降也
擢侍讀命與黃淮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
坐榻前語機密八月壬子改淮編修與縉入直文淵閣尋改楊
士奇編修金幼孜胡儼檢討與侍讀胡廣修撰楊榮同入直預
機務翰林官入內閣預機務自此始　帝出建文時封事千餘

通令諸翰林遍閱事涉兵農錢穀者留之諸言語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毀因從容問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李貫獨頓首曰臣實未嘗有也帝曰爾以無爲美耶食其祿者任其事當國家危急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特惡夫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者耳　楊榮於同直七八中最少警敏一日晚寧夏報被圍召七八皆已出獨榮在帝示以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果奏圍解帝謂榮曰何料之審也　執兵部尚書鐵鉉至不屈殺之敕盛庸曰比以山東未定命卿鎮守淮安今鐵鉉就獲諸郡悉平朕念山東久困兵革憊於轉輸卿宜輯兵養民以稱朕意　劉眞鎮遼東　丁巳分遣御史察天下利弊　戊午何福爲征虜將軍鎮寧夏節制陝西行都司韓

觀練兵江西節制廣東福建福至鎭宣布德意招徠遠八塞外
諸部降者相踵邊陲無事因請置驛屯田積穀定賞罰爲經久
計　甲子沐晟鎭雲南　九月甲申論靖難功封邱福淇國公
朱能成國公張武成陽侯陳珪泰寧侯鄭亨武安侯孟善保定
侯火眞同安侯顧成鎭遠侯王忠靖安侯王聰武城侯徐忠永
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郭亮成安侯房寛思恩侯徐祥
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濬襄城伯張玉子輔信安伯唐雲新昌
伯譚淵子忠新寧伯孫巖應城伯房勝富昌伯趙彝忻城伯陳
旭雲陽伯劉才廣恩伯論款附功封駙馬都尉王寧永春侯茹
瑺忠誠伯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又追封張玉榮國公陳亨
涇國公譚淵崇安侯王眞金鄉侯徐增壽陽武侯加李景隆特

進左桂國以道衍爲僧錄司左善世金忠爲工部侍郎帝德信
甚呼爲恩張欲納其女爲妃固辭以此益見重凡察藩王動靜
諸密事皆命之　甲午定功臣死罪減祿例　乙未徙山西民
無田者實北平賜之鈔復五年　廬陵盜起遣行人許子謨齎
敕招諭而令韓觀將兵繼其後觀未至賊已就撫乃命爲征南
將軍鎮廣西賜璽書曰蠻民易叛難服殺愈多愈不治卿往鎮
務綏懷之毋專殺僇　夏原吉以採訪使駐蘄州或執以獻帝
釋之是月以蹇義爲吏部尚書原吉爲戶部尚書時方務反建
文之政所更易者悉罷之義從容言曰損益貴適時宜前改者
固不當今必欲盡復者亦未悉當也因舉數事陳說本末帝稱
善從其言時又命原吉等定賦役諸制原吉建白三十餘事皆

簡便易遵守曰行之而難繼者且重困民吾不忍也　敕遼王植曰弟以遼地荒遠經涉海洋固請改國荊州且以廣寧重鎭就留三護衞於彼以益邊防欲於荊州別給一衞備使令言之再三却而復至勉從所請建國荊州仍舊封號　冬十月壬申徙封谷王橞於長沙增歲祿二千石賜樂七奏衞士三百賚予甚厚　丁巳朱寗等入粟免死遣戍　帝以建文中所修太祖實錄爲失實己未命右通政李至剛鎭江知府劉辰平度知州鄒濟陽春知縣梁潛等重修之解縉等爲總裁李景隆茹瑺監修　丙寅顧成鎭貴州　甲戌詔從征將士掠民子女者還其家　定北平守城功賞以歲月久近爲第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爲上洪武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次之洪武三十四年

至三十五年又次之　十一月壬辰立妃徐氏爲皇后后嘗言南北累年戰鬭兵民疲敝宜與休息又言當世賢才皆高皇帝所遺陛下不宜以新舊間又言帝堯施仁自親始一日問陛下誰與圖治者帝曰六卿理政務翰林職論思后因請悉召見其命婦帝召解縉等曰爾七人朝夕左右朕嘉爾勤愼時言之宮中恆情愼初易保終難願共勉焉因命七人命婦朝后於柔儀殿后賜冠服鈔幣諭曰婦之事夫奚止饋食衣服而已必有助焉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旦夕侍上惟以生民爲念汝曹勉之　召廣澤王允熥懷恩王允熞還廢爲庶人錮鳳陽惠帝少子文圭年始二歲亦幽中都廣安宮號爲建庶人　十二月癸丑蠲被兵州縣明年夏稅

永樂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御奉天殿受朝賀宴羣臣及屬國使
帝以立春日賜解縉等金綺衣與尚書埒縉等入謝帝曰代言
之司機密所繫且旦夕侍朕禆益不在尚書下也　乙酉享太
廟　辛卯大祀天地於南郊　復周王橚齊王榑代王桂岷王
楩舊封橚請誅有爋帝不許徙之大理　以北平爲北京仍命
世子居守　癸巳孟善鎭遼東　宋晟自甘肅入朝丁酉拜平
羌將軍遣還鎭　二月庚戌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
國子監改北平府曰順天府罷北平布政司及都指揮使司以
平安爲行後府都督僉事郭資雒僉並爲行部尚書　乙卯遣
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民瘼巡按之設自此始　寧王權之
被誘也時時爲帝草檄帝謂權事成當中分天下及是權乞改

南士請蘇州曰畿內也請錢塘曰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無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建寧重慶荆州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權乃請南昌許之已未遣之國賜鈔萬錠製詩送之命卽布政司爲邸瓴甋規制無所改已而有告權巫蠱誹謗者密探無驗得已權自是日韜晦搆精廬一區鼓琴讀書其間終帝世得無恙　貽書鬼力赤可汗賜以銀幣并及其知院阿魯台丞相馬兒哈咱等許其遣使通好　癸亥耕耤田　帝聞烏思藏僧尙師哈立麻有道術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乙丑遣司禮少監侯顯齎書幣往徵之選壯士健馬護行未幾又遣內官監李興使暹羅馬彬使瓜哇蘇門答剌諸國尹慶使滿剌加柯枝諸國於是中官銜命異域者紛紛四出矣　乙巳振北京

六府饑　辛未命法司五日一引奏罪四　壬申瘞戰地暴骨
甲戌高陽王高煦備邊開平以東勝孤遠難守調左衞於永
平右衞於遵化而墟其地　沐晟奏雲南灣甸地近麓川潞江
在永昌騰越間爲官道咽喉及者樂甸地方俱地廣人稠請各
設長官司分治從之　三月庚辰召吳高鎭守大同　壬子復
以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之保定調營州五屯衞於順義
薊州平谷香河三河悉以大寧地畀兀良哈自是洪武中所築
諸城盡廢北邊失一重鎭遼東與宣大聲援隔絕矣　北方軍
儲不足戊子命陳瑄及都督僉事宣信充總兵官帥舟師由海
道運糧四十九萬石餉遼東北京遂建百萬倉於直沽城天津
衞先是漕舟行海上島人畏漕卒多閉匿瑄招令互市平其直

人交便之運舟還會倭寇沙門島瑄追擊至金州白山島焚其舟殆盡　甲午振直隸北京山東河南饑　夏四月丁未朔黎季犛遣使上表稱權理安南國事胡𡗶言高皇帝時國王日熞率先輸誠不幸早亡後嗣絕臣陳氏甥爲衆所推權理國事於今四年望天恩賜封爵臣有死無二事下禮部部臣疑之請遣官廉訪乃命行人楊渤等齎敕諭其陪臣父老凡陳氏繼嗣之有無胡𡗶推戴之誠僞具以實聞　蘇州松江嘉興湖州數郡連年大水有司治不效己酉命夏原吉往治之尋命侍郎李文郁爲之副復使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書賜原吉因留督浙西農政華亭諸生葉宗人上疏請濬范家港令赴原吉所自效原吉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頗高環以太湖綿亘

五百里納杭湖宣歙溪澗之水散注澱山諸湖以入三泖頃爲
浦港堙塞漲溢害稼捄治之法在濬吳淞諸浦按吳淞江袤二
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常疏之然當
潮汐之衝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抵下界浦百二十餘里水流
雖通實多窄淺從浦抵上海南倉浦口百三十餘里潮汐淤塞
已成平陸灩沙游泥難以施工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與常熟
白茆港皆廣川急流徑行入海宜疏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
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黃浦乃通吳
淞要道今下流遏塞難濬旁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徑達海宜
濬深闊上接大黃浦達泖湖之水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
水道既通乃相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預修圩

岸以防暴流則水患可息帝命發民丁開濬原吉役夫十餘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民勞吾何忍獨適士吉至湖州有逋糧六十萬石同事者欲減其數以聞士吉曰欺君病民吾不爲也具以實奏悉得免　岷王楩益恣沐晟稍持之楩怒譖晟辛未賜書諭楩降其官屬而召戒晟　甲戌李濬鎮江西　五月丁丑除天下荒田未墾者額稅　癸未宥死罪以下遞減一等　帝慮功臣封有遺闕令邱福等議福等言都督僉事李彬功不在房寬下陳亨子懋王真子通俱未襲爵陳賢張興陳志王友功與劉才等丁亥封駙馬都尉袁容廣平侯李讓富陽侯彬豐城侯懋寧陽伯通武義伯友清遠伯賢榮昌伯興安鄉伯志遂安伯容讓皆帝壻也　庚寅捕山東蝗　河南蝗

有司匿不以聞戶部尚書郁新劾之命逮治　代王桂之復國
也頃之帝賜之璽書曰聞弟縱戮取財國人甚苦告者數矣且
王獨不記建文時耶尋命有司自今王府不得擅役軍民斂財
物聽者治之已復有告桂不軌者賜敕列其三十二罪召入朝
不至再召至中途六月壬子遣還革其三護衛　癸丑遣給事
中御史分行天下撫安軍民有司奸貪者逮治　丁巳改上高
皇帝高皇后尊謚　戊辰鄭亨充總兵官帥王聰李遠鎮宣府
亨相度形便自宣府至萬全懷來每數堡相距中擇一堡可容
數堡士馬者為高城深池浚井蓄水謹瞭望寇至夜舉火晝鳴
礮併力堅守規畫周詳後莫能易　秋七月庚寅復貽書鬼力
赤時鬼力赤與瓦剌相仇殺數往來塞下敕邊將各嚴兵備之

帝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嘗觀韻府回溪二書紀載太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百家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　八月己巳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　甲戌徙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實北京　九月癸未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窮民　時盛庸已致仕千戶王欽訐其罪狀立進欽指揮同知於是左都御史陳瑛劾庸怨望有異圖乙未奪庸歷城侯爵庸自殺　岷王楩益沈湎廢禮擅收有司印信殺戮吏民帝怒奪册寶尋以楩建文中久囚槩復予之削其護衛　日本入貢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故事番使入中國不得私攜兵器鬻民宜敕所司覈其舶諸犯禁者悉籍送京

師帝曰外夷修貢履險蹈危有所齎以助資斧豈可槩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準時直市之毋阻其向化心　西洋瑣里刺泥諸國來貢因攜胡椒與民市有司請徵其稅帝曰徵稅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遠人慕義來乃取其貨所得幾何虧損國體多矣其勿徵　帝以各衛韃靼人多同名宜賜姓以別兵部尙書劉儁請如洪武中故事編置勘合給賜姓氏從之　冬十一月乙亥朔頒曆於朝鮮諸國著爲令　壬辰罷遣浚河民夫召夏原吉等還　甲午北京地震　乙未帝御奉天門命六科辦事官言事因顧解縉等曰王魏之風世不多有若使進言者無所懼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　廣西羣蠻復叛帝遣員外郎李宗輔齎敕招之韓觀大陳兵示將發狀而遣使與宗

輔俱桂林蠻復業者六千家惟思恩蠻未附而慶遠柳潯諸蠻方殺掠吏民觀上章請討丙申與指揮葛森等擊殺理定諸縣山賊千一百八十有奇禽其酋五十餘人斬以徇還所掠男女於民而撫輯其逃散者　楊渤等自安南還黎季犛遣使進陪臣父老所上表如其所以誣帝者閏月丁卯命禮部郎中夏止善往封胡奃爲安南國王奃尋遣使謝恩然帝其國中自若也

先是瀋陽軍士唐順言衛河源出河南至天津入海南距黃河陸路纔五十里若開衛河而距黃河百步置倉廒受南運糧饟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命廷臣議未行已而郁新言自淮抵河多淺灘跌坡運舟艱阻請別用淺船載三百石者自淮河沙河運至陳州潁谿口跌坡下復用淺船載二百石者運至跌坡

上別用大船運入黃河至八柳樹諸處令河南車夫陸運入衞河乃命都督僉事陳俊運淮安儀眞倉糧百五十萬餘石赴陽武由衞河轉輸北京　初惠帝御諸宦官嚴帝起兵逼江北多逃入軍中漏朝廷虛實帝深以爲忠於己及卽位始命中官偕顧成韓觀劉眞何福出鎭貴州廣西遼東寧夏賜公侯服位諸將上雲南大同甘肅宣府永平寧波相繼遣使已又設京營提督大權悉以委寄又復置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命中官提督又命錦衣衞緝民間情僞北鎭撫司治詔獄其後亦皆與中官相表裏一代厲階肇於此矣

二年春正月己巳召世子高熾及高陽王高煦還京師　夏原吉言蘇松水雖由故道入海而支流未盡疏洩非經久計乃命

復浚白茆塘劉家河大黃浦大理少卿袁復爲之副已復命陝西參政宋性佐之　三月己酉選二三甲進士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八及善書者湯流等十八爲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專屬翰林自此始尋命學士解縉等選才資英敏者就學文淵閣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吾紳楊勉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之數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學帝喜而俞之增忱爲二十九人命司禮監給紙筆光祿給朝暮饌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宅居之帝時至館召試五日一休沐必使內臣隨行且給校尉騶從一時以爲

榮　庚戌吏部請罪千戶違制薦士者帝曰馬周不因常何進
乎果才授之官否則罷之可耳　戊辰改封敷惠王允熙甌寧
王奉懿文太子祀　夏四月辛未朔置東宮官屬　壬申道衍
爲太子少師加資善大夫復其姓姚賜名廣孝廣孝未嘗臨戰
陳然事帝藩邸定策起兵戰守機事皆取決論功爲第一帝與
語呼少師而不名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常居僧
寺冠帶而朝退仍緇衣　初帝在兵間嘗許以高煦爲太子及
卽位邱福王寧皆言其功高固請立之兵部尚書金忠力爭以
爲不可在帝前歷數古嫡孼事帝不能奪高煦長七尺餘輕趫
善騎射兩腋若龍鱗者數片恃功驕恣多不法世子太祖所立
皇長孫瞻基智識傑出帝喜之以故徬徨未決密以問解縉縉

稱世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帝頷之又
問黄淮淮請立嫡以長問尹昌隆言亦如之又令袁珙相世子
曰天子也相皇長孫曰萬歲天子帝意乃決甲戌立世子高熾
爲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高燧趙王命高煦之國雲南高煦恚曰
我何罪斥萬里不肯行　壬午封汪應祖爲琉球國山南王
李濬討永新叛寇平之　五月壬寅李彬鎭廣東王友充總兵
官帥舟師沿海捕倭　帝以吏部所錄中外官數比舊額增數
倍六月丁亥命汰之蹇義等請在京各官額外添設者送部別
用在外令所隸上官嚴行考覈今年所取二甲三甲進士量留
七十員分隸諸司觀政各王府教授伴讀缺於三甲內選用餘
悉遣歸進學從之　辛卯振松江嘉興蘇州湖廣饑　哈密安

克帖木兒比年入貢甲午封爲忠順王賜金印元威武王納忽里之弟也尋爲鬼力赤所汙毒死　秋七月壬戌鄱陽人朱季友詣闕獻所著書詆毀宋儒上怒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司府縣官杖之盡焚其書　丙寅振江西湖廣水災　戶部侍郎古朴言先奉詔令江西湖廣及蘇松諸府輸糧北京今聞並患水潦轉運艱難而北京諸部歲幸豐宜發鈔命有司增價收糴減南方運從之　帝欲追進徐增壽爵皇后力言不可帝不聽己亥追封定國公命其子景昌襲乃以告后后曰非妾志也終弗謝自是徐達子孫有二公分居兩京　八月安南故陪臣裴伯耆詣闕告難言臣祖父皆執政大夫死國事臣母陳氏近族臣以洪武末年禦寇東海而賊臣黎季犛父子弒主簒位屠戮忠良

滅族者以百十數臣兄弟妻孥並遭害臣棄軍逃遁伏處山谷輾轉數年始得至此季犛及其子蒼更易姓名僭號改元不恭朝命願興弔伐之師蕩除奸凶復立陳氏後臣死且不朽會老撾送故安南王陳日煃弟天平至亦上疏乞師討賊帝命所司館之　九月丙午周王橚來朝獻騶虞百官請賀帝曰瑞應依德而至騶虞若果爲祥在朕更當修省　丁卯徙山西民萬戸實北京　命自今御史巡行察吏毋得摭拾人言賢否皆具實蹟以聞　胡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少戇是月拜國子監祭酒不預機務時用法嚴峻國子生託事告歸者坐戍邊儼既任事即奏除之　蘇松水利工竣以葉宗人爲錢塘知縣縣爲浙江省會徭重豪有力往往以賄免貧民重困宗人令民自

占甲乙書於冊以次僉役役乃均數理冤獄民以爲神　有番船飄至福建海岸詰之乃暹羅與琉球通好者所司籍其貨以聞帝曰二國修好乃甚美事不幸遭風正宜憐惜之豈可因以爲利所司其治舟給粟俟風便遣赴琉球是月暹羅來貢賜列女傳百冊使者請頒量衡爲國永式從之　冬十月丁丑河決開封命河南都司布政司城池有衝決者卽修之又命周王橚改封洛陽以避河患橚言汴隄固毋重勞民力乃止　刑部尚書鄭賜及陳瑛劾長興侯耿炳文衣服器皿有龍鳳飾玉帶用紅鞓僭妄不道詔籍其家炳文懼自殺炳文太祖功臣以惠帝肺附戚賜等希旨劾之遂及賜又言祁陽教諭康孔高朝京師還枉道省母會母疾留侍九閱月不之官罪當杖帝曰母子暌

數年一旦相見難遽舍況有疾可矜也命復其官　十一月甲辰御奉天門錄囚　癸丑京師及濟南開封地震有聲敕羣臣修省　戊午蠲蘇松嘉湖杭水災田租　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尋以所進書尚多未備命縉與姚廣孝等重修之　十二月壬辰同州韓城黃河淸　時朝廷有大事李景隆猶以班首主議諸功臣咸不平周王首發其建文時至邸受賂事鄭賜陳瑛亦劾景隆包藏禍心蓄養亡命謀爲不軌詔勿問已朱能蹇義與文武羣臣廷劾景隆及弟增枝謀逆有狀六科給事中張信等復劾之詔削勲號絕朝請以公歸第奉長公主祀是月李至剛等復言景隆在家坐受閽人伏謁如君臣禮大不道增枝多立莊田蓄僮僕無慮千百意叵測乃下景隆獄

奪爵並增枝及妻子數十人錮私第沒其財產景隆嘗絶食旬日不死至永樂末乃卒瑛又劾梅殷畜養亡命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呪乃諭戸部考定公侯駙馬伯儀仗從人之數而別命錦衣衛執殷家人送遼東　安南遣使賀正旦帝出陳天平示之皆錯愕下拜有泣者裴伯耆責使者以大義惶恐不能答帝諭侍臣季犛父子悖逆而國中臣民共爲欺蔽一國皆罪人也朕烏能容

三年春正月甲寅命御史李琦行人王樞賫敕責胡奃令具篡弑之實以聞　庚申復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以數年供給特勞故也　韃靼掃胡兒察罕達魯花等先後内屬　行部尚書雒僉言事忤帝意陳瑛劾僉貪暴二月己巳誅死瑛又劾駙馬

都尉胡觀強取民間女子娶娼爲妾預知景隆逆謀以親見宥不改帝命勿治罷朝請瑛又劾觀怨望逮下獄自經死　癸未趙王高燧居守北京詔有司政務皆啟王後行高燧行皇太子百官送之江東驛茹瑺不至遣歸里　安克帖木兒兒子脫脫襲封忠順王　三月甲寅免湖廣被水田租　夏四月除直隸浙江湖廣四川廣東江西福建河南戶絕田三萬五千一百八十餘頃租　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遯去諸舊臣多從者或又以爲在海外帝疑之欲遣使蹤跡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六月己卯命太監鄭和及其儕王景宏等將士卒二萬七千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六十二遍歷占城及西洋古里滿剌加諸國頒天子詔宣示威德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兵懾之中官將

兵自此始　庚辰命王聰行邊覘敵別遣中官山壽帥騎兵出雲州北行會之人齎一月糧每三十里置五騎以待馳報　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大饑甲申命夏原吉帥俞士吉袁復及左通政趙居任往振發粟三十萬石給牛種又命姚廣孝亦往振廣孝至長洲候同産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遥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以所賜金帛散宗族鄉人而還有請召民佃水退淤田益賦者原吉馳疏止之廣孝至稱原吉曰古之遺愛也　庚寅安南遣使從李琦等入朝謝罪抵言未嘗僭號改元請迎陳天平歸奉爲主帝復命行人聶聰齎敕往諭言果迎還天平事以君禮當建以上公封以大郡　先是陳瑛言比歲鈔法不通皆緣朝廷出鈔太多收斂無

法以致物重鈔輕莫若暫行戶口食鹽法天下人民不下千萬戶官軍不下二百萬家誠令計口納鈔食鹽可收五千餘萬錠乃命大口月食鹽一斤納鈔一貫小口減半行之歲餘是月免天下農民戶口食鹽鈔　韃靼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帥妻子及部落五千馬駝萬六千因宋晟來歸秋七月賜把都帖木兒姓名吳允誠倫都兒灰姓名柴秉誠並授都督僉事賜畜產鈔幣使帥所部居涼州耕牧自是降附者益眾邊境日安矣　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帝歎曰新理邦賦量計出入今誰可代者輟朝一日賜葬祭而召夏原吉還理部事新長於綜理密而不繁其所規畫後不能易　九月丁酉蠲蘇松嘉湖水災田租三百三十八萬石　丁巳徙山西民萬戶實北京　王佐鎮雲南

恣威福贓巨萬數被劾徵下獄死　冬十月駙馬都尉梅殷入
朝都督僉事譚深指揮趙曦擠殷笪橋下溺死以殷自投水聞
寧國公主牽帝衣大哭曰駙馬安在帝曰爲主跡賊無自苦都
督同知許成乃言殷死狀命法司治深曦罪斬之籍其家遣官
爲殷治喪官其二子丙子封成爲永新伯賜公主書曰駙馬殷
雖有過失兄以至親不問比聞溺死甚疑之都督許成來首已
加爵賞謀害之人悉置重法特報妹知之瓦刺灰者降人也事
殷久謂深曦實殺殷請於帝斷二人手足剖其腸祭殷遂自縊
死　齊王榑既歸國益驕縱帝與書召來朝諭王無忘患難時
榑不悛陰畜刺客招異人術士爲呪詛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城
並城築苑牆斷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拱曾名深等上急

變榑拘匿以滅口丁卯詔索拱諭榑改過時周王橚亦中浮言
上書謝罪帝封其書示榑　戊子頒祖訓於諸王　先是日本
對馬臺岐諸島賊掠濱海居民帝因其使諭其王使自捕之十
一月日本來貢幷執賊魁二十人以獻帝嘉之遣鴻臚少卿潘
賜中官王進賜王九章冕服及銀幣加等而還其所獻之人令
其國自治使者至寧波盡置其人於甑蒸殺之　癸巳封宋晟
爲西寧侯　八百大甸寇邊遏貢使十二月沐晟帥師及車里
木邦諸宣慰兵破其猛利石崖諸寨八百恐戊辰遣人詣軍門
降　安南復遣使從聶聰迎陳天平聰力言胡𡗝誠可信庚辰
令天平還國敕廣西左右副將軍黃中呂毅將兵五千送之前
大理寺卿薛嵓爲輔封胡𡗝爲順化郡公盡食所屬州縣　張

輔妹爲帝妃邱福朱能言輔父子功俱高不可以私親故薄其賞是歲進封輔爲新城侯　帝以諸番貢使益多置驛於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館之

四年春正月丙辰初御午朝諭六部及近臣曰早朝四方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於聽納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搉也　西域貢佛舍利鄭賜請因是釋囚帝曰梁武元順溺佛教有罪者不刑紀綱大壞此豈可效乎　三月辛卯朔帝詣國子監釋奠於先師孔子服皮弁行四拜禮已御彝倫堂授經設几榻賜講官及大臣翰林坐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序進坐講諸生圜立以聽　甲午設遼東馬市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

一在開原城東五里一在廣寧皆以待朵顏三衛定直四等上直絹八匹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遞減既而城東廣寧市皆廢惟南關市獨存　丙午黎季犛父子伏兵邀殺陳天平於芹站薛嵒自經死黃中等引兵還　夏四月己卯帝御便殿閱書史問文淵閣藏書備否解縉對曰經史麤備子集尚多闕略帝曰士庶人家稍有餘貲尚欲積書況朝廷乎乃命禮部遣使四出購求遺書　五月丁酉振常州廬州安慶饑　齊王榑以三月來朝廷臣劾其罪榑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耶會盡斬此輩帝聞之不懌留之京師庚戌削官屬護衛誅指揮柴直等盡出榑繫囚毀所造不法器械羣臣請罪教授葉垣等帝曰王性兇悖朕溫詔開諭至六七猶不悟教授輩如王何

垣等先自歸發其事可勿問　諭法司曰決獄貴明而無滯若無辜逮繫久不疏決至於病危設死是枉殺之也今天氣已熱徒流以下令所在發遣　六月己未朔日當食陰雲不見禮官請表賀不許鄭賜言宋盛時嘗行之帝曰天下至大京師不見他處見者多矣且陰陽家言日食而陰雲不見者水將爲災無可賀也　丙寅南陽獻瑞麥諭禮部曰比郡縣屢奏祥瑞獨此爲豐年之兆命薦之宗廟　帝聞陳天平死大怒決意出師解縉諫不聽秋七月辛卯朱能爲征夷將軍沐晟張輔副之帥李彬陳旭等十八將兵八十萬分道討安南劉儁參贊軍務行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督餽禮部郎中鄒濟從幕府司奏記黃中呂毅並從軍自贖帝親送能於龍江命洽先赴廣西偕韓觀

選士兵三萬會太平彬齎征夷副將軍印授晟詔曰安南皆朕赤子惟黎季犛父子首惡必誅他脅從者釋之罪人既得立陳氏子孫賢者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禾稼毋攘財貨掠子女毋殺降有一於此雖功不宥　乙巳申誹謗之禁　廷臣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閏月壬戌詔以明年五月興工分遣尙書宋禮如四川侍郎師逵金純如湖廣古朴如江西都御史劉觀如浙江史仲誠如山西採木命陳珪等董治瓦甓徵天下工匠選在京諸衞及河南山東諸處軍民赴北京供役　八月丁酉詔通政司凡上書奏民事者雖小必以聞　齊王榑既被留盎有怨言帝命召其子至京師癸丑並廢爲庶人　九月戊辰振蘇松常杭嘉湖流民復業者二萬餘戶　冬十月戊子成

國公朱能行次龍州病卒年三十七能於諸將中年最少善戰張玉善謀帝倚爲左右手玉歿後軍中進止悉諮能能身長八尺雄毅開豁善撫士卒居家孝友位列上公未嘗以富貴驕人卒之日將校皆爲流涕敕葬昌平追封東平王謚武烈　朱能旣卒張輔代領其衆自憑祥進師度坡壘關望祭安南境內山川檄黎季犛父子二十大罪諭國人以輔立陳氏子孫意乙未克隘留關進破雞陵關師次芹站走其伏兵遂造浮橋於昌江以濟前鋒抵富良江北嘉林縣而輔由芹站西取他道至江北府新福縣沐晟亦帥師由蒙自徑野蒲斬木通道奪猛烈栅華諸關隘舁舟夜出洮水渡富良江庚子至白鶴安南有東西二都依宣洮沱富良四江爲險賊緣江南北岸立栅聚舟其中築

城於多邦隘城柵橋艦相連九百餘里兵衆七百萬欲據險以
老輔師輔自新福移軍三帶州僞招市江口造船圖進取　十
一月己巳甘露降孝陵松栢醴泉出神樂觀薦之太廟賜百官
法司進月繫囚數凡數百人大辟十之一　帝諭刑部尚書呂
震等曰此等既非死罪而久繫不決天氣冱寒必有枉死者凡
雜犯死罪以下約二日悉準贖發遣　戶部人材高文雅上書
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卹民陳瑛劾文雅狂妄請置之
法帝曰草野之人何知忌諱其言有可采奈何以直而廢之瑛
刻薄非助朕爲善者以文雅付吏部量材授官　十二月辛卯
赦天下殊死以下　帝聞朱能卒敕拜張輔征夷將軍制詞以
李文忠代開平王常遇春爲比且言乘冬月瘴癘未興宜及時

滅賊前指揮同知陳忠自箇招市舁小舟入江劫賊水寨破之輔進軍次富良江北議於嘉林江上流濟師遣驃騎將軍朱榮陳下流十八里日增其數以惑賊又作舟筏爲欲濟狀賊果分兵渡江登岸榮等奮擊大破之沐晟次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遣陳旭攻洮州造浮橋濟師遂俱抵城下輔軍西南晟軍東南陽欲他攻以懈賊丙申令黃中等將死士持炬火銅角夜四鼓越重濠雲梯傅其城都指揮蔡福及忠先登士蟻附而上角鳴萬炬齊舉城下兵鼓譟繼進遂入城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斬其帥二人追至繖圓山盡焚緣江木柵俘斬無算丁酉克其東都輯吏民撫降附來歸者日以萬計癸卯輔遣旭及李彬克賊西都又分軍

破其援兵黎季犛焚宮室倉庫駕舟遁入海三江郡縣相繼納款抗拒者輒擊破之士民上書陳黎氏罪惡日以百數　辛亥甌寧王允熙邸第火王暴薨年十六謚哀簡　侯顯與哈立麻將至命駙馬都尉沐昕迎之帝欲郊勞夏原吉不可乃止及哈立麻至帝延見奉天殿明日宴華蓋殿賜黃金百白金千鈔二萬錠諸物稱是從者皆有賜儀仗什器多以金銀爲之道路烜赫原吉見哈立麻不拜帝笑曰卿欲學韓愈耶　是歲琉球中山進閹豎數人帝令禮部還之部臣言還之慮阻歸化之心請但賜敕止其再進帝曰諭以空言不若示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獻媚必將繼進天地以生物爲心帝王豈可絕人類乎竟還之

五年春正月張輔遣王友及指揮柳琮等濟自注江悉破籌江困枚萬劫普賴諸寨斬首三萬七千餘級賊將胡杜聚舟盤灘江輔使降將陳封襲走之盡得其舟遂定東潮諒江諸府州已已擊破季犛舟師於木丸江斬首萬級禽其將校百餘人溺死者無算追至膠水縣悶海口還軍築城鹹子關令都督柳升守之

解縉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裏洞達引拔士類有一善稱之不容口然好臧否無顧忌廷臣多害其寵漢王高煦以太子之立深恨縉太子時時失帝意高煦寵益隆禮秩逾嫡縉又諫曰是啟爭也不可帝怒謂其離間骨肉恩禮寖衰邱福等議稍稍傳達外廷高煦遂譖縉洩禁中語二月庚寅坐縉廷試讀卷不公謫廣西布政司參議改左中允尹昌隆爲禮部主事

帝命哈立麻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躬自行香爲高帝高后薦福或言慶雲天花甘露甘雨靑鳥靑獅白象白鶴及舍利祥光連日畢見又聞梵唄天樂自空而下帝大喜廷臣表賀學士胡廣獻聖孝瑞應頌帝綴爲佛曲令宮中歌舞之三月丁巳封哈立麻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給印誥如諸王其徒三人亦封灌頂大國師帝將刻玉印賜哈立麻以璞示黃淮淮曰朝廷賜諸番制敕用敕命廣運二寶今此玉較大非所以示遠人尊朝廷帝悟乃易之　遣胡濙頒御製諸書并訪仙人張邋遢徧歷州郡鄉邑隱察惠帝所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　安南賊入富良江舟亙十餘里截江立寨陸兵亦數

萬人辛巳張輔與沐晟將步騎夾岸迎戰柳升以水軍橫擊大破之獲偽尚書阮希周等斬馘數萬江水為赤　夏四月己酉振順天河間保定饑　皇長孫瞻基出閣就學姚廣孝侍說書

張輔乘勝窮追黎季犛父子以小舟遁至海門涇鵲淺時久晴水涸賊棄舟陸走官軍至忽大雨水漲數尺遂畢渡次茶籠縣知季犛走乂安府遂循生厥江至日南州奇羅海口命柳升出海追賊賊數敗不能軍五月甲子永定衛卒王柴胡等生禽季犛於海口天琴山土人武如卿等獲黎蒼於永盎海口高望山及其偽太子諸王將相大臣等檻送京師安南平宣詔訪求陳氏子孫耆老千一百二十餘人詣軍門言陳氏為黎賊殺盡無可繼者安南本中國地乞仍入職方同內郡輔等以聞　河

南畿有司有匿災者復逮治之諭都察院曰河南郡縣薦罹旱澇有司不以聞有言雨暘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收十不及四五或十不及一至掇草實爲食聞之惻然亟發粟振之已有飢死者此朕任用匪人之故已悉置於法其榜諭天下有司凡災傷不以聞者罪之不宥　安南既平羣臣請如耆老言設郡縣六月癸未朔詔告天下改安南爲交阯以呂毅掌都司事黃中副之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福建參政王平爲左右布政使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爲按察使裴伯耆授右參議黃福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事設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淸化鎭蠻諒山新平演州乂安順化十五府分轄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縣又設太原宣化嘉興歸化廣威五州直

隸布政司分轄二十九縣其他要害咸設衛所控制之敕有司陳氏諸王被弒者咸予贈謚建祠治冢各置灑掃二十戶宗族被害者贈官軍民死亡暴露者瘞埋之居官者仍其舊與新除者參治黎氏苛政一切蠲除遭刑者悉放免禮待高年碩德鰥寡孤獨無告者設養濟院懷才抱德之彥敦遣赴京又命韓觀措置交阯緣途諸堡自唐之亾交阯淪於蠻服者四百餘年至是復入版圖諸王百官奉表稱賀　山陽民里社賽神有丁鈺者誣以聚衆謀不軌坐死者數十人法司因稱鈺忠己丑擢刑科給事中　甲午詔自永樂二年六月後犯罪去官者悉宥之

柳潯諸蠻乘韓觀出復叛觀旋師抵柳州蠻望風遁匿觀請俟秋涼深入且請濟師帝使使發湖廣廣東貴州三都司兵乙

未張輔遣都督朱廣方政以征交阯兵協討　癸卯詔張輔等訪求交阯人士山林隱逸明經博學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聰明正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算明習兵法及容貌魁岸語言便利膂力勇敢陰陽術數醫藥方脈悉以禮敦致送京錄用於是輔等先後奏舉九千餘人　時遠方初定軍旅未息庶務繁劇黃福隨事制宜咸有條理上疏言交阯賦稅輕重不一請酌定務從輕省又請循瀘江北岸至欽州設衛所置驛站以便往來開中積鹽使商賈輸粟以廣軍儲官吏俸廩倉粟不足則給以公田又言廣西民饋運陸路艱險宜令廣東海運二十萬石以給皆報可於是編氓籍定賦稅興學校置官師數召父老宣諭德意戒屬吏毋苛擾專務寬大拊循其民羣臣以細故謫

交阯者穪咸加拯卹甄其賢者與共事由是至者如歸　故魏
國公徐輝祖卒　秋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年四十六遺言勸
帝愛惜百姓廣求賢才恩禮宗室毋驕畜外家又告皇太子曩
者北平將校妻為我荷戈城守恨未獲隨皇帝北巡一賚卹之
也帝悲慟為薦大齋於靈谷天禧二寺聽羣臣致祭光祿為具
物謚曰仁孝皇后　丁卯河溢河南　帝諭羣臣曰徐輝祖與
齊黃輩謀危社稷朕念中山王有大功曲赦之今輝祖死中山
王不可無後辛巳命輝祖子欽襲封魏國公　西寧侯宋晟卒
晟凡四鎮涼州前後二十餘年威信著絕域帝以晟舊臣有大
將材專任以邊事所奏請輒報可御史劾晟自專帝曰任人不
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統制一邊寧能盡拘文法耶敕晟以便

宜從事及卒長子瑄先於惠帝時死靈璧之難帝惡之故其子不得嗣以晟次子駙馬都尉琥嗣侯八月乙酉何福移鎮甘肅　庚子錄囚雜犯死罪減等論戍流以下釋之　黎季犛旣禽餘黨竄山谷中出沒爲寇都督僉事高士文帥所部敗之廣源進圍其寨晝夜急攻垂破賊突走士文追與戰中飛石死所部復追賊賊失魁潰散遂爲指揮程瑒所滅　九月壬子鄭和等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和獻所俘舊港酋長陳祖義舊港者故三佛齊國也祖義以廣東人據有其地剽掠海上行旅苦之和使使招諭祖義詐降潛謀邀刼有施進卿者告於和祖義來襲被禽戮於都市以進卿爲舊港宣慰使　乙卯黎季犛黎蒼俘至闕下帝御奉天門受之與僞將相胡杜等悉屬吏赦蒼弟衛

國大王澄子芮所司給衣食大賚將士　冬十月諸軍討潯柳蠻者皆集廣西分道進劉韓觀自以貴州兩廣兵由柳州攻馬平來賓遷江賓州上林羅城融縣皆破之會兵象州復進武宣東鄉桂林貴平永福斬首萬餘級禽萬三千餘人羣蠻復定十一月丙寅彗星見諭趙王高燧曰彗見燕分爾謹慎出入伺察邊境毋或怠忽　進胡廣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黃淮右春坊大學士楊榮右庶子楊士奇金幼孜左右諭德諭吏部直內閣諸臣考滿勿改他任　廣東布政使徐奇載嶺南土物饋廷臣或得其籍以進帝閱之無楊士奇名召問對曰奇赴廣時羣臣作詩文贈行臣適病弗預以故獨不及今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當無他意帝遽命燬籍　山西旱命劉觀馳傳往散遣

採木軍民　姚廣孝等增修文獻大成成凡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冊更賜名永樂大典帝親製序冠之賜廣孝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鈔先是武進陳濟以布衣召爲總裁發凡起例區分鉤考其力爲多及是授右贊善濟洽之兄也　交阯既平得神機槍礮法特置神機營肄習製用生熟赤銅建鐵西鐵大小不等發用車用架用樁用托大利於守小利於戰隨宜而用爲行軍要器先是分步騎軍爲中軍左右掖左右哨謂之五軍掌營陳又以邊外降丁三千置營掌巡哨及是增置神機營掌火器三大營之制始此

六年春正月丁巳岷王楩復有罪罷其官屬　二月丁未除北京永樂五年以前逋賦免諸色課程三年　三月癸丑陳懋爲

征西將軍鎮甯夏　乙卯除河南山東山西永樂五年以前逋
賦　帝以明年將北巡召顧成至京命輔太子監國成頓首言
太子仁明廷臣皆賢輔導之事非愚臣所及請歸備蠻乃賜金
帛遣還時羣小謀奪嫡太子不自安成入辭文華殿因曰殿下
但當竭誠孝敬孳孳恤民萬事在天宵人不足措意　韃靼阿
魯台以鬼力赤非元裔殺之迎本雅失里於別失八里立爲可
汗帝聞之以書諭本雅失里曰自元運既訖順帝後愛猷識理
達臘至坤帖木兒凡六傳瞬息之間未聞一人善終者我皇考
太祖高皇帝於元氏子孫加意撫卹來歸者輒令北還如遺脫
古思帖木兒歸嗣爲可汗此南北人所共知朕之心卽皇考之
心茲元氏宗祧不絕如綫去就之機禍福由分爾宜審處之不

聽　夏四月丙申雲南巡按御史陳敏言雲南自洪武中已設學校請如各布政司三年一鄉試從之　五月壬戌夜京師地震　六月庚辰詔罷北京諸司不急之務及買辦以甦民困流民來歸者復三年　禮部尚書鄭賜頗和厚然不識大體帝意輕之爲同官趙羾所間憂悸卒　丁亥張輔沐晟還上交阯地圖東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帝問夏原吉遷官與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遷官爲後日費無窮也帝是之秋七月癸丑論平交阯功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王友清遠侯封柳升安遠伯追封高士文建平伯令其子福嗣餘爵賞有差原吉雖居戶部國家大事輒令詳議帝每御便殿闕門

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　初大軍討黎季犛陳氏故官簡定先降將遣詣京師偕其黨陳希葛逃去與化州僞官鄧悉阮帥等謀亂定乃僣號稱大越紀元興慶出沒乂安化州山中伺大軍還卽出攻盤灘鹹子關扼三江府往來孔道寇交州近境慈廉威蠻上洪天堂應平石室諸州縣皆響應守將屢討之無功八月乙酉命沐晟爲征夷將軍統雲南貴州四川軍四萬人由雲南往討劉儁仍參贊軍務別遣使齎敕招賊子世官賊不應　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帥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來朝次福建遣中官往宴勞所過州縣皆宴比至帝奬勞再三饗於奉天門妃以下饗於他所禮畢送歸會同館禮官請王見親王儀帝令準公侯禮　九月己酉科臣劾刑部都

察院淹禁罪囚瘐死者衆帝召尚書呂震等切責期三日內悉疏雜犯死罪以下囚　癸亥鄭和復使西洋　冬十月楊榮以父喪起復　麻那惹加那卒於會同館帝哀悼輟朝三日遣官致祭有司具棺槨明器葬之安德門外石子岡樹碑神道建祠墓側祀以少牢謚曰恭順命其子遐旺襲封國王遣中官張謙行人周航護送歸國　十一月丁巳錄囚　十二月丁酉沐晟及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參贊尚書劉儁且戰且行至大安海口颶風作揚沙晝晦爲賊所圍與都督僉事呂毅參政劉昱俱死之　柳升陳瑄李彬等帥舟師分道沿海捕倭　先是湖廣右布政使儀智坐事謫役通州既湖廣都指揮使龔忠入見帝問湖湘間老儒忠以智對即日召之至拜禮部左侍郎

明紀卷第八終

明紀卷第九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加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成祖紀二 起永樂七年己丑訖永樂十四年丙申凡八年

七年春正月癸亥賜百官上元節假十日著爲令　初帝招徠遠人洪武時上中下馬給茶八十斤至六十斤者皆遞增其數由是市馬者多而茶不足茶禁亦稍弛多私出境碉門茶馬司至用茶八萬餘斤僅易馬七十四叉多瘦損乃申嚴茶禁增設洮州甘肅茶馬司　二月乙亥遣使於巡狩所經郡縣存問高年八十以上賜酒肉九十加帛　丙子徵致仕知府劉彥才等九十二人分署府州縣　辛巳以北巡告天地宗廟社稷壬午發京師皇太子監國詔惟文武除拜邊軍調發上請行在其餘

常務悉啟太子處分常朝於午門左視事大朝賀拜表受詔在文華殿詔蹇義金忠黃淮楊士奇及姚廣孝等輔太子皇長孫瞻基及夏原吉胡廣楊榮等俱扈行榮有母喪乞歸不許　張輔復爲征夷將軍帥王友等討簡定發南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廣西軍四萬七千人從征　茹瑺之還歸也爲家人所訟逮至京釋還過長沙不謁谷王橞橞以爲言時方重藩王禮橞又開金川門有功帝意嚮之陳瑛遂劾瑺違祖訓逮下錦衣獄瑺知不免命子銓市毒藥服之死法司劾銓毒其父請以謀殺父母論後以銓實承父命減死與兄弟家屬二十七人謫戍河池瑺居官謹慎謙和有容其死也人頗惜之　會試中陳燧等九十五人皇太子令送國子監進學俟帝還京廷試　戊子

帝謁鳳陽皇陵三月甲辰次東平州望祭泰山辛亥次景州望祭恆山北京諸司奏至帝見都督僉事平安名曰平保兒尚在耶乙卯安自殺命以指揮使祿給其子壬戌至北京癸亥大賚官吏軍民丙寅詔起兵時將士及北京效力人民雜犯死罪咸宥之充軍者官復職軍民還籍伍　壬申柳升敗倭於青州海中追至金州白山島而還敕班師　夏四月癸酉朔皇太子攝享太廟　帝聞趙王高燧諸不法事大怒誅其長史顧晟褫高燧冠服已而得免擇國子司業趙亨道董子莊爲長史子莊隨事匡正亨道同心輔導高燧稍改行　壬午海寇犯欽州副總兵李珪遣將擊敗之　閏月戊申命皇太子所決庶務六科月一類奏　丙辰諭行在法司重罪必五覆奏　帝將營壽陵命

禮部選明地理者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五月己卯封其山曰天壽王通董工匠營作之　初元遺臣猛可帖木兒據西部瓦剌地帝起兵與之通和已而猛可死衆分爲三其渠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帝數遣使招諭乃貢馬請封乙未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禿孛羅爲安樂王　六月壬寅考覈北畿山東郡縣長吏以汶上知縣史誠祖治行爲第一賜璽書勞之特擢濟寧知州仍視縣事下易州同知張騰於獄誠祖解州人洪武末詣闕陳鹽法利弊太祖納之命知汶上爲治廉平寬簡旣得旌益勤於治屢當遷職輒爲民奏留閱二十九年竟卒於任士民哀號留葬城南歲時奉祀時青田知縣謝子襄錢塘知縣黃信中開化知縣夏升並九載

課最當遷其部民相率訴於上官乞再任事聞擢子襄處州知府信中杭州升衢州俾治其故縣又東阿知縣貝秉彝以禮義導民尤善綜畫凡廢鐵敗皮朽索故紙悉藏之暇令工匠煑膠鑄杵擣紙絞索貯於庫帝北巡敕有司建席殿秉彝出所貯濟用工遂速竣帝將召之耆老百餘人詣闕請留報許其後縣令久任者嵩縣知縣吳祥閱三十二年遵化知縣李信閱二十七年鄒縣知縣房岳閱二十餘年吏民皆愛戴之吉水知縣錢本忠亦卒官留葬其地得民如誠祖　本雅失里糾阿魯台將入寇爲瓦剌所敗走臚朐河欲收諸部潰卒窺河西詔何福嚴兵爲備會獲其部曲完者帖木兒等辛亥復遣給事中郭驥賚書諭之驥至被殺　丁卯召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問其出身

皆由進士及監生惟洪秉等四人由吏帝曰用人雖不專一途然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達治體者遂黜秉等爲鴻臚寺序班詔自今御史勿復用吏　韃靼丞相咎卜平章都連及王子國公司徒十餘人帥所部駐亦集乃乞內附何福以聞令楊榮往佐福經理盡降其衆福親至亦集乃鎮撫之送其酋長於京師　帝聞郭驥死大怒秋七月癸酉邱福爲征虜大將軍王聰火眞副之王忠李遠爲左右參將帥十萬騎討本雅失里福將行諭之曰兵事須慎重自開平以北即不見寇宜時時如對敵相機進止不可執一一舉未捷俟再舉已行又連賜敕曰軍中有言敵易取者慎勿信之八月福出塞帥千餘人先至臚朐河南遇游騎擊敗之遂渡河獲其尚書一人飲之酒問

本雅失里所在尙書言聞大兵來惶恐北走去此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禽之諸將請俟諸軍集偵虛實而後進福不從以尙書爲鄉導直薄敵營戰二日每戰敵輒陽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諫曰將軍輕信敵間懸軍轉鬬敵示弱誘我深入進必不利退則懼爲所乘獨可結營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與挑戰夜多然炬鳴礮張軍勢使彼莫測俟我軍畢至併力攻之必捷否亦可全師而還始上與將軍言何如而遂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厲聲曰違命者斬卽先馳麾士卒隨行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與俱甲寅敵大至圍之數重聰戰死遠帥五百騎突陳殺數百人馬蹶與福等皆被執死遠罵不絕口以死一軍皆沒敗聞帝震怒以諸將無足任者遂決意親

征　簡定僭稱越上皇別立陳季擴爲帝紀元重光勢張甚張輔以賊負江海不利陸師乃駐北江仙游縣就叱覽山伐木大造戰艦招諒江北諸避寇者復業連破慈廉州過門江廣威州孔目柵以盤灘地最要衝遣都督同知徐政守之賊黨鄧景異來攻政與戰飛鎗貫脅猶督兵力戰竟敗賊政亦腹潰死輔偵知景異扼南策州盧渡江太平橋乃進軍鹹子關僞金吾將軍阮世每眾二萬舟六百餘立柵樹樁保江東南岸庚申西北風急輔督陳旭朱廣俞讓方政等以划船齊進乘風縱火礮矢飈發斬首三千級生禽僞監門將軍潘低等二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進擊景異景異先走遂定交州北江諒江新安建昌鎮蠻諸府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封何福寧遠侯命軍中事先

行後聞　張輔追賊至太平海口鄧景異以三百艘迎敵復大
破之獲其黨范必栗陳季擴遣使自稱前安南王孫求紹封輔
曰向者徧索陳王後不應今詐也吾奉命討賊不知其他叱斬
之遣朱榮蔡福等以步騎先進輔帥舟師繼之由黃江阿江大
安海口至福成江轉入神投海口盡去賊所樹樁柵十餘日抵
清化水陸畢會簡定奔演州季擴走乂安帥景異等皆遁遂駐
軍分捕餘黨　甲戌贈北征死事李遠莒國公王聰漳國公
丙子鄭亨帥師巡邊　壬午郭亮備禦開平　都連等叛去陳
懋追禽之盡收所部人口畜牧　冬十月丁未削邱福王
忠火眞爵徙福家屬於海南　簡定走美良縣吉利柵張輔入
磊江窮追及之定走入山大索不得遂圍之十一月戊寅定及

僞將相陳希葛阮汝勵阮晏等俱就禽送京師誅之　十二月庚戌賜濟寧至貝鄉民頻年遞運者田租一年　壬子進陳懋爵爲侯　時命中官刺事守京城內使言城門郎縱酒擅離所守城門郎亦言以母病白內使暫歸即來嘗以事忤內使故構臣皇太子曰城門郎無罪內使上罔朝廷下誣無罪者下錦衣衞治之因令榜示凡內官內使言事不實及挾私枉人者置重典皇太子喜文辭贊善王汝玉以詩法進楊士奇曰殿下當留意六經暇則觀兩漢詔令詩小技不足爲也太子稱善工部侍郎陳壽言方今兵民交困宜休養生息又乘間言左右干恩澤者多恐累明德太子深納之嘗目送之出顧侍臣曰侍郎中第一人也劉觀坐事爲太子譴責帝聞之以大臣有小過不宜遽

折辱特賜書諭太子　陳迪之死也幼子珠生五月乳母潛置
溝中得免及是爲怨家所訐帝宥其死徙登州遂爲蓬萊人
交阯賊黨僞王阮師檜金吾上將軍杜元措等據東潮州安老
縣宜陽社衆二萬餘人
八年春正月張輔進擊之斬四千五百餘級禽其黨范支陳原
卿阮人柱等二千餘人悉斬之築京觀會帝召輔還留沐晟討
賊輔言陳季擴阮帥胡具鄧景異等尚在演州乂安逼清化而
鄧鎔塞神投福成江口據清化要路出沒乂安諸處若諸軍盡
還恐沐晟兵少不敵請留都督江浩都指揮俞讓花英師祐等
軍佐晟守禦從之　辛未召陳楙隨征漠北　己卯皇太子攝
祀天地於南郊　癸巳免去年揚州淮安鳳陽陳州水災田租

命副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巡視贖軍民所鬻子女謙請振
皇太子諭之曰軍民困極而卿等從容請啟彼汲黯何如人也
二月辛丑以北征詔天下　乙巳皇太子錄囚奏貰雜犯死
罪以下　丁未帝發北京夏原吉總行在九卿事胡儼兼侍講
掌翰林院事輔皇長孫瞻基留守北京每日於奉天門左視事
軍機及王府要務啟皇太子處分仍奏聞行在胡廣金幼孜楊
榮及兵部尚書方賓刑部侍郎金純扈行並與機密師逵總督
饋饟逵請量程置頓堡更遞轉輸從之　時諸司草創夏元吉
每旦入佐太孫參決庶務朝退諸曹郎御史環請事原吉口答
手書不動聲色北達行在南啟監國上下肅然　癸亥遣祭所
過名山大川乙卯大閱張輔謁帝於興和命練兵宣府萬全督

運北征三月丁卯王友督中軍柳升副之何福鄭亨督左右哨陳懋劉才督左右掖劉江督前哨江乘夜據淸水原甲戌次鳴鑾戍乙亥誓師　帝數召胡廣等對帳殿或至夜分過山川阨塞立馬議論輒命金幼孜記之行或稍後遣騎四出求索一日廣等失道陷谷中暮夜幼孜墜馬廣及金純去不顧楊榮爲幼孜結鞍行行又輒墜榮乘以己騎明日始達行在所是夜帝遣使十餘輩迹榮幼孜不獲比至喜動顏色　涼州衛千戸虎保永昌衛千戸亦令眞巴等叛衆數千屯據驛路新附伯顏帖木兒等應之西鄙震動都指揮李智擊之不勝賊聲言攻永昌涼州城皇太子命都督費瓛往討至涼州智及都指揮陳懷以師會遂進兵鎭番遇賊於雙城瓛擊其左懷等擊其右賊大敗走

斬首三百餘級追奔至黑魚海獲賊千餘馬駝牛羊十二萬虎保等遠遁乃班師虎保之叛也吳允誠方從出塞其妻與子管者居涼州虎保等誘脅允誠衆欲叛去管者母子召部將保住卜顏不花等授以計禽其黨誅之帝嘉之授管者保住俱指揮僉事保住賜姓名楊效誠　夏四月庚申帝次威虜鎮以槖駝所載水給衞士視軍士皆食始進膳五月丁卯次臚朐河更其名曰飲馬命王友劉才築城河上選勇士三百人爲衞不以隸諸將令楊榮領之本雅失里聞大軍至懼欲與阿魯台俱西阿魯台不從衆潰散君臣始各爲部本雅失里西奔阿魯台東奔甲戌帝渡飲馬河追本雅失里聞知院失乃干欲降令友將士卒先行遇敵相機勦滅友等至興敵相拒一程迂道避之應昌

軍中乏食多死者帝震怒屢旨切責奪其軍以屬張輔己卯至斡難河本雅失里拒戰給事中張益歿於陳都指揮使吳成疾戰帝一麾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孳畜以七騎遁斡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丙戌還次飲馬河詔移師征阿魯台　丁亥回回哈剌馬牙殺指揮劉秉謙據肅州衛以叛約赤斤蒙古千戶塔力尼爲援拒不應千戶朱廸等討哈剌馬牙平之詔進赤斤所爲衛擢塔力尼指揮僉事　沐晟追陳季擴至虞江賊棄柵遁追至古靈縣及會潮靈長海口斬首三千餘級獲僞將軍黎弄季擴大竄　六月甲辰帝自青楊戍度飛雲壑次靜虜鎮與阿魯台遇諭之降阿魯台欲來衆不可乃遣使僞降帝察其詐命諸將嚴陳以待阿魯台悉衆來犯帝自將精騎迎擊柳升將

神機火器爲前鋒鄭亨帥衆先進矢下如注阿魯台墜馬遂大敗之追北百餘里丁未又敗之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己酉至廣漠戍班師鷹揚將軍金玉爲殿至長秀川收敵所棄牛羊雜畜亙數十里軍食之楊榮請盡以供御之餘給軍而令軍中有餘者得相貸入塞官爲倍償軍賴以濟秋七月丁卯次開平帝在軍念士卒艱苦每蔬食是日宴賚始復常膳　西寧侯宋琥爲前將軍鎮甘肅　辛巳振安慶徽州鳳陽鎮江饑　壬午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甲午論功行賞有差八月壬寅進封柳升安遠侯　寧遠侯何福有才略帝以其太祖時宿將推誠任之聘其甥女爲趙王妃福亦善引嫌有事未嘗專決及從北征數違節度羣臣有言其罪者福益怏怏有怨言師還陳瑛復

劾之福懼乙卯自縊死爵除趙王妃亦廢　庚申河溢開封壞
城二百餘丈民被患者萬四千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命工
部侍郎張信往視信玉從子也　初師逵採木湖湘以十萬眾
入山闢道路召商賈軍役得貿易事以辦然頗嚴刻民不堪長
沙妖人李法良乘機爲亂民多從之皇太子命李彬移兵討賊
漢王高煦忌太子有功詭言彬不可用黃淮曰彬老將必能滅
賊願急遣彬至卒禽法良左中允周幹劾逵太子以帝所特遣
置不問　九月己巳幸天壽山　冬十月丁酉發北京命夏原
吉侍皇長孫周行鄉落觀民間疾苦原吉取齏以進曰願殿下
嘗此知民艱　倭寇福州　十一月甲戌帝還京師　十二月
癸巳阿魯台遣使貢馬　戊午陳季擴奉表乞降帝心知其詐

姑許之授交阯右布政使阮帥胡具鄧景異鄧鎔並都指揮陳原樽右參政潘季祐按察副使季擴雖請降攻剽如故交人苦中國約束又數爲吏卒侵擾往往起附賊乍服乍叛將帥益玩

陳瑛劾隆平侯張信强占丹陽練湖八十餘里江陰官田七十餘頃請下有司驗治帝曰瑛言是也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區耕農水道所經家僮阻之以擅利王聞卽歸其地於官今信何敢爾命法司雜治之尋以舊勳不問瑛爲都御史數年所論劾勳戚大臣十餘人皆陰希帝指其它所傾陷又數十人帝以爲能發奸寵任之方帝北巡御史袁綱覃珩至兵部索皁隸主事李貞猝無以應綱珩衛構之瑛瑛劾貞受皁隸金下獄拷掠死皁隸死者三人貞妻擊登聞鼓訴冤太子命六部大臣廷鞫得

實下綱珩獄刑科給事中耿通等言瑛及綱珩朋奸蒙蔽擅殺無辜不宜獨宥太子曰瑛大臣爲下所欺不能覺察耳置勿問又有學官坐事謫充太學膳夫太子令法司與改役瑛格不行中允劉子春等復劾瑛方命自恣太子謂瑛曰卿用心刻薄不明政體殊非大臣之道時太子深惡瑛以帝方寵任無如何頃之帝亦寖疏瑛　以顧佐爲應天府尹剛直不撓吏民畏服人比之包孝肅　是年失揑干寇黃河東岸寧夏都指揮王俶敗歿　始命中官王安等監都督譚青軍馬靖巡視甘肅馬騏鎮交阯

九年春正月丙子柳升鎮寧夏　帝以陳季擴終無悛心己卯復以張輔爲征虜副將軍會沐晟討之輔至中軍令都督黃中

素驕蹇節度詰之不遜斬以徇將士惕息無敢不用命者　丙戌李彬陳瑄帥浙江福建兵捕海寇　二月辛亥陳瑛有罪下獄死　丙辰詔赦交阯嘯聚山林者罪軍復伍民復業其官員軍民有犯已未發覺咸宥之　丁巳倭掠廣東陷昌化千戶所殺守將敕副總兵李珪戴罪自贖　時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由江淮達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輓百七十里入衞河歷八遞運所民苦其勞濟甯州同知潘叔正上言元至元中所開會通河自東平安民山至臨清四百五十餘里淤者僅三之一濬之便已未命宋禮金純及都督周長往治之已而張信言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宜濬而通之使循故道則水勢可殺三月壬午命徐亨

及工部侍郎蔣廷瓚等偕純相治幷命禮總其役　戊子劉江
鎮遼東　夏六月乙巳鄭和還自西洋和初經錫蘭山其王亞
烈苦奈兒欲害和和覺去之他國和歸復經其地亞烈苦奈兒
誘和至國中索金幣發兵五萬劫和舟和覘賊大眾既出國內
虛帥所統二千餘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禽亞烈苦奈兒及其
妻子官屬劫舟者聞之還自救復大破之獻俘於朝朝臣請行
戮帝憫其無知幷妻子皆釋歸更擇其族之賢者耶把乃那立
以爲錫蘭山王由是海外諸番益服　解縉之謫廣西也禮部
郎中李至剛言其怨望改交阯命督餽化州入奏事京師值帝
北征謁皇太子而還既漢王高煦言縉伺上出私覲太子徑歸
無人臣禮帝震怒會縉偕檢討王偁道廣東覽山川上疏請鑿

贛江通南北奏至逮縉及偁下詔獄拷掠備至詞連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及至剛皆下獄高煦又譖侍郎陳壽許思溫及前侍郎馬京亦皆下獄壽貧不能給朝夕官屬有饋之者拒不受竟與京思溫俱死獄中帝數以事怒太子所行事幸多更置耿通諫曰太子事無大過誤可無更也數言之帝不悅召楊士奇問監國狀士奇以孝敬對且曰殿下天資高即有過必知之知必改存心愛人決不負陛下託帝乃悅或問太子亦知有讒人乎曰不知也吾知盡子職而已　陳季擴據月常江樹椿四十餘丈兩崖置柵二三里列船三百餘艘設伏山右秋七月丙子張輔沐晟等水陸並進阮帥胡具鄧景異鄧鎔等來拒輔

令朱廣等連艦拔椿以進自帥方政等以步隊勦其伏兵水陸夾攻賊大敗帥等皆敗走生禽僞將軍鄧宗稷黎德彝阮忠阮軒等獲船百二十艘輔乃督水軍勦季擴　河南陝西大疫遣使振卹陝西巡按御史魏源言諸府倉粟積一千九十餘萬石足支十年今民疫妨農請輸鈔代兩稅之半從之　海鹽潮溢漂溺甚眾自海門至鹽城百三十里隄並圮命陳瑄以四十萬卒築治爲捍潮隄萬八千餘丈　浙西大水通政趙居任匿不以聞按察使周新奏之夏原吉爲居任解帝命覆視得蠲振如新言時湖廣河南順天揚州相繼大水並遣使振之　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堽城及戴村壩橫亙五里遏汶流使南不入洸北不歸海匯諸泉之水盡出汶上

至南旺中分之爲二道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達臨清者十之六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置閘以時蓄洩自分水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置閘十有七而達於衞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置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淮又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五十里至壽張之沙灣以接舊河金純亦引河復故道自封邱金龍口下魚臺塌場會汶水經徐呂二洪南入於淮八月禮還京師又請疏東平東境沙河淤沙三里築堰障之合馬常泊之流入會通濟運又於汶上東平濟寧沛縣並湖地設水櫃陡門在漕河西曰水櫃以蓄泉在東曰陡門以洩漲凡發山東徐州應天鎭江民三十萬蠲租一百十一萬石有奇二十旬而工成運道遂定而河南水患亦稍息

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帥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朝
九月戊寅諭法司死罪必五覆奏　壬午命屯田軍以公事妨
農務者免徵子粒著爲令　蹇義熟典故達治體軍國事皆倚
辦數奉命兼理他部事職務塡委處之裕如舊臣見親用者義
與夏原吉齊名中外稱曰蹇夏九載滿帝親宴之於便殿指二
人謂羣臣曰高皇帝養賢以貽朕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　朝
鮮使臣將歸例有賜賚禮部尚書趙羾不以奏帝怒曰是且使
朕失遠人心遂下之獄尋得釋使督建隆慶保安永寧諸州縣
冬十月乙未寬北京謫徙軍民賦役　忠順王脫脫暴卒擢
都指揮同知哈剌哈納爲都督僉事鎮守哈密癸卯封脫脫從
弟兔力帖木兒爲忠義王　帝以太祖實錄雖有成書而監修

官李景隆茹瑺心術不正又期限迫促未能精詳乃命胡廣等
復修姚廣孝監之　戸部侍郎王彰奉使祀西嶽過新安民鬻
子女償賦彰以聞十一月戊午蠲陝西逋賦贖還所鬻　張輔
聞石室福安諸州縣僞龍虎將軍黎蕊等斷錢江浮橋阻生厥
江交州後衞道路遂往捕之癸亥蕊及范慷來拒蕊中矢死斬
僞將軍阮陁獲僞將軍楊汝梅防禦使馮翕斬首千五百級追
殺餘賊殆盡慷及杜箇旦鄧明阮思瑊等亦就禽　丁卯立皇
長孫瞻基爲皇太孫冠於華蓋殿冕服如皇太子玉圭如親王
帝語皇太子曰此他日太平天子也　壬申韓觀爲征夷副將
軍仍佩故印總兵鎭交阯都指揮葛森鎭廣西　丙子刑科曹
潤等言昔以天寒審釋輕囚今囚或淹一年以上且一月間瘐

死者九百三十餘人獄吏之毒所不忍言帝召法司切責命徒流以下三日內決遣重罪當繫者衈之無令死於飢寒　遣使督瘞戰場暴骨　福餘朵顏泰寧三衞陰附韃靼掠邊戊十二月壬辰勅宥其罪令入貢　閏月丁巳命府部諸臣陳軍民利弊　阿魯台復來貢馬因請得役屬吐番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辭磨其金酒中飲諸酋長以盟衆議欲許之黃淮曰彼勢分則易制一則難圖矣帝顧左右曰黃淮論事如立高岡無遠不見

十年春正月戊子封吳允誠恭順伯　己丑命入覲官千五百餘人各陳民瘼不言者罪之言有不當勿問　平陽饑民採蒺藜掘蒲根以食帝聞之惻然癸丑遣官馳驛振之逮治布政使

及府縣官不奏聞者　二月辛酉蠲山西河南逋賦　遼王植之徙封荆州也止給一護衛帝以其起兵時貳於己嫌之庚辰誣以罪削護衛留軍校廚役三百八備使令　三月丁亥李彬討甘肅叛寇八耳思朵羅歹　甲辰免北京水災租稅　御史許堪言衞河水患命宋禮往經畫夏四月禮請自魏家灣開支河二泄水入土河復自德州西北開支河一泄水入舊黃河使至海豐大沽河入海帝命俟秋成爲之禮還言海運經歷險阻每歲船輒損敗有漂沒者有司修補迫於期限多科斂爲民病而船亦不堅計海船一艘用百八而運千石其費可辦河船容二百石者二十船用十八可運四千石以此而論利病較然請撥鎭江鳳陽淮安揚州及兗州糧合百萬石從河運給北京其

海道則三歲兩運已而陳瑄治江淮閒諸河功亦相繼告竣於是運河大便利漕粟益多　夏六月甲戌諭戶部凡郡縣有司及朝使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治　秋七月癸卯禁中官干預有司政事　八月癸丑朔張輔督方政等擊賊舟於神投海賊舟四百餘分三隊銳甚輔衝其中堅賊卻左右隊迭進官軍與相鉤連殊死戰自卯至巳大破賊禽僞將軍陳磊鄧汝戲等七十五人阮帥等遠遁追之不及輔進軍乂安上黃縣僞少保潘季祐等請降帥僞官十七八上謁輔承制命季祐以按察副使署乂安府事於是僞將軍觀察安撫招討諸使陳敏阮士勤陳全勗陳全敏等相繼降　己未敕邊將自長安嶺迤西迄洗馬林築石垣深濠塹　河決陽武中鹽堤漫中牟祥符尉氏遣工

部主事藺芳按視芳言中鹽隄當急流之衝夏秋泛漲勢不可驟殺宜捲土樹樁以資捍禦無令重爲民患而已又言中灤導河分流使由故道北入海誠萬世利但緣河隄埽止用蒲繩泥草不能堅久宜編木成大囷貫樁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貫樁表牽築隄上則殺水固隄之長策也詔皆從之其後築隄者遵用其法宋禮復薦芳九月擢工部右侍郎　初陳瑄言嘉定瀕海當江流之衝地平衍無大山高嶼海舟停泊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敗請於青浦築土爲山立堠表識使舟人知所避及是工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帝親爲文記之　或言大理寺丞耿通受請託故出入罪帝震怒命都察院會文武大臣鞫之午門必殺通無赦羣臣如旨當通斬帝曰失出細故耳通

爲東宮關說壞祖法離間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極刑羣臣不敢爭竟坐姦黨磔死　浡泥國王遐旺偕其母來朝　冬十月戊辰獵城南武岡　涼州酋老的罕叛都指揮何銘戰死指揮僉事李英擊之討來川俘斬三百六十八夜雪賊遁英追躡盡俘其衆老的罕走赤斤蒙古衛宋琥以聞十一月壬午楊榮經略甘肅會李彬議進兵方略彬言道遠饟難繼宜緩圖榮因還奏隆冬非用兵時且有罪不過數人兵未可出從之　西洋諸邦來者益多丙辰復命鄭和等往使且招徠其未賓服者　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吳橋東光興濟交河及天津衛大水決隄傷稼德州良店驛東南有黃河故道與州南土河通乞穿渠置閘以分水勢命藺芳往理之所經郡邑有不便民者輒疏以

聞　紀綱使千戶緝事浙江攫賄作威福按察使周新欲按治之遁去會新齎文册入京遇千戶涿州捕繫州獄脫走訴於綱綱誣奏新罪帝怒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無完膚十二月新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使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禽奸惡奈何罪臣帝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初新爲大理評事善決獄改御史敢言不避權貴人目爲冷面寒鐵涖浙江屢雪冤獄嘉興賊倪宏三劫旁郡累敗官軍新督兵禽之周廉使名聞天下他日帝悔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帝歎曰嶺外乃有此人枉殺之矣　宋禮復採木四川　鴻臚寺奏習元旦朝賀儀帝召禮部尚書呂震等問曰正旦日當食百官朝賀可行乎震請朝賀如常侍郎

儀智持不可楊士奇亦引宋仁宗事爲言
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曰朕乖治理上累三光衆
陽之宗薄食元旦羣臣尚勉輔朕以消弭災變朝賀宴會悉罷
免　壬午諭通政使禮科給事中凡朝覲官境內災傷不以聞
爲他人所奏者罪之　辛丑李彬鎭甘肅召宋琥還赤斤蒙古
縛老的罕以獻　初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凶暴與副使黃禧構
怨奏訐累年朝廷以田氏世守其土又先歸誠曲宥之改禧爲
辰州知府未幾思州宣慰使田琛與宗鼎爭沙坑地有怨禧與
琛相結圖宗鼎琛稱天主禧稱大將帥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
琛殺其弟發其墳墓幷戮其母屍宗鼎訴於朝屢勅琛禧赴闕
自辨皆拒命不至潛使奸人入教坊司伺隙爲變事覺命行人

蔣廷瓚召之顧成以兵五萬壓其境執琛禧檻送京師皆引服錮之赦宗鼎令復職宗鼎發祖母楊氏陰事謂與禧奸造禍本楊氏亦發宗鼎縊殺親母瀆亂人倫事乃以宗鼎付刑部而諭戶部曰琛宗鼎分治思州思南皆為民害琛已正其辜宗鼎滅倫罪不可宥其思南等三十九長官地可更為郡縣二月辛亥朔始設貴州布政使司與都指揮使同治設布政使一人分思南地置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分思州地置黎平新化思州石阡四府以各長官司隸之田氏自宋宣和中有思州地及是遂亡宗鼎大雅之子琛宏正之子也　初太祖都金陵令應天太平鎮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牧馬其後又令江南民十一戶江北五戶養馬一復其身至是行之北畿癸亥令

民計丁養孳生馬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十六丁以上養馬二尋
以楊砥議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十馬立羣頭一人養馬家歲
蠲租糧之半自薊州以東至山海諸衛屯軍人養種馬一匹租
糧盡蠲之自是遂爲定制　封烏斯藏僧昆澤思巴爲大乘法
王初太祖招徠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邊患授國師大國師者
不過四五人至帝兼崇其教自二法王外又封闡化贊善護教
闡教輔教五王及西天佛子二灌頂大國師九灌頂國師十八
其他禪師僧官不可悉數其徒交錯於道外擾郵傳內耗大官
公私騷然帝不䘏也　中官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
甲子帝如北京皇太孫從蹇義黃淮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皇
太子監國乙丑發京師命給事中御史所過存問高年　壽陵

成命曰長陵進封王通爲成山侯仁孝皇后梓宮自京師而北
百官奏辭於江濱皇太子送渡江漢王高煦護行丙寅葬於長
陵　辛未次鳳陽謁皇陵夏四月己酉至北京　安定王卜烟
帖木兒之被弑其子撒兒只失加亦死部衆潰散子亦攀丹流
寓靈藏五月帥衆入朝自陳家難乞授職帝念其祖率先歸附
命襲封安定王　丁未曹縣獻騶虞禮官請賀不許　馬哈木
弑其主本雅失里立答里巴爲可汗上言欲獻故元傳國璽慮
阿魯台來邀請中國除之脫脫不花子在中國請遣還部屬多
從戰有勞請加賞賚瓦剌士馬強請予軍器帝曰瓦剌驕矣然
不足較賚其使而遣之秋七月阿魯台上言馬哈木弑立願輸
誠內附爲故主報仇帝義之戊寅封阿魯台爲和寧王　八月

甲子北京地震　田琛妻冉氏遣人招誘思州靖州臺羅等寨苗普亮等爲亂冀朝廷遣琛招撫以免死乙丑顧成帥二都司三衞兵討之　永康侯徐忠卒贈蔡國公謚忠烈忠每戰摧鋒跳盪爲諸將先而馭軍甚嚴所過無擾善撫降附得其死力事繼母以孝聞夜歸必揖家廟而後入　九月壬午詔自今郡縣官每歲春行視境內蝗蝻害稼即捕絕之不如詔者二司幷罪

馬哈木留敕使不遣又以甘肅寧夏歸附韃靼者多其所親請給還帝怒命中官海童切責之　冬十月丙寅遣副都御史李慶齎璽書命皇太子錄南京囚贖雜犯死罪以下　十一月戊寅以野蠶繭爲衾命皇太子薦太廟　壬申馬哈木兵渡飲馬河將入犯而揚言襲阿魯台開平守將以聞命邊將嚴守備

甲申陳懋譚靑及都督馬聚朱崇巡寧夏大同山西邊尋命懋等分將陝西山西及潼關等五衞兵駐宣府中都遼東河南三都指揮使司及武平等四衞兵會北京乙巳孫巖備開平　十二月壬子張輔沐晟合兵至順州阮帥等設伏愛子江而據昆傳山險列象陳迎敵輔戒士卒一矢射象奴二矢射象鼻象奔還自蹂其衆裨將楊鴻韓廣薛聚等乘勢繼進賊大敗禽僞將軍潘徑阮徐等五十六人追至愛母江賊潰散鄧鎔弟僞侯鐵將軍潘魯潘勤等降　或言南京鈔法爲豪民沮壞帝遣監察御史鄭堃廉視衆謂將起大獄堃執一二市豪歸奏曰市人聞令震懼鈔法通矣事遂已

十二年春正月庚寅思州苗平　辛丑發山東山西河南及鳳

陽淮安徐邳民十五萬運糧赴宣府　張輔沐晟進兵至政和縣賊帥胡同降言鄧景異帥黨黎澹等七百人屯暹蠻昆蒲諸柵遂引兵往懸崖側徑騎不得進輔與將校徒步行山箐中比至賊已遁追至叱蒲捺柵又遁昏夜行二十餘里聞更鼓聲輔等銜枚疾趨黎明抵叱蒲幹柵江北賊猶寨南岸官軍渡江圍之矢中景異膂鄧鎔及弟銳亡走追之並就禽盡獲其眾別將朱廣追阮帥於暹蠻大搜暹人闘諸山獲帥及陳季擴等家屬帥逃南靈州依土官阮茶彙指揮薛聚追之獲帥斬茶彙季擴逃又安竹排山輔遣都指揮師祐襲之走老撾祐進兵追之

二月己酉大閱庚戌詔親征瓦剌柳升領大營鄭亨領中軍陳懋李彬領左右哨王通譚青領左右掖劉江朱榮爲前鋒　庚

中振鳳翔隴州饑按長吏不言者罪　師祐深入老撾地破其三關抵金陵箇賊黨盡奔三月癸未獲陳季擴其弟僞相國驩國王季揞亦獲他所賊盡平張輔檻送季擴等於京師承制以賊所取占城地設升華思義四州增置衛所官其降人留軍守之而還　吏部言布按二司多闕官帝曰布政按察吾方岳臣方數千里地懸數人手其簡廷臣賢能者分別用之於是禮部郎中陳士啓等出爲監司者二十餘人　朶顏三衛納馬於遼東已復叛附阿魯台　庚寅帝發北京皇太孫從命胡廣金幼孜楊榮即軍中講經史又令榮兼領尚寶事凡宣詔出令及旗志符驗必得榮奏乃發夏四月甲辰朔次興和大閱己酉頒中軍賞罰號令凡交鋒之際突出敵背殺敗賊衆勇敢入陳斬將

搴旗者本隊已勝別隊勝負未決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任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爲奇功齊力前進首先敗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敗賊者皆爲首功軍行及營中禽獲奸細者亦準首功餘皆次功庚戌設傳令紀功官丁卯次屯雲谷孛羅不花等來降五月丁丑命尚書光祿卿給事中爲督陳官察將士用命不用命者　鎭遠侯顧成卒年八十五贈夏國公謚武毅成性忠謹涉獵書史始居北平多效謀畫然終不肯將兵賜兵器亦不受再鎭貴州屢平播州都勻諸叛蠻威震南中土人立生祠祀焉　六月甲辰次至喜川劉江將勁騎偵敵於飲馬河見敵騎東走追至康哈里孩擊斬數十人帝命諸軍兼程進戊申至忽蘭忽失溫馬哈木悉三部衆逆戰帝麾柳升鄭亨等

先營之亨中流矢御陳懋王通繼進江下馬持短兵突陳都督朱崇等乘之帝親帥鐵騎馳擊大破之斬王子十餘人部衆數千級追奔度兩高山至土剌河馬哈木脫身宵遁興安伯徐亨獲馬三千亨祥之孫也庚戌班師宣捷於阿魯台戊午次三峰山阿魯台使部長以下來朝會己巳以敗瓦剌詔天下秋七月戊子次紅橋詔六師入關有踐田禾取民畜產者以軍法論己亥次沙河皇太子遣金忠進迎鑾表八月辛丑朔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　丙午蠲北京州縣田租二年　戊午賞從征將士　九月癸未郭亮徐亨備開平　丙戌靖州苗平　甲午費瓛鎮甘肅劉江鎮遼東瓛以肅州兵多糧少脫有調發猝難措置請以臨鞏稅糧付近邊軍丁轉運又以涼州多閒田請給軍

屯墾從之　鎭守交阯都督韓觀卒觀在廣西久專殺戮威震南中蠻人惴惴奉命繼之者自山雲外皆不能及　漢王高煦奪嫡謀愈急蜚語譖皇太子閏月甲辰以太子遣使迎駕緩且書奏失辭悉逮東宮官屬黃淮先至下獄翼日楊士奇及正字金問至帝益怒曰問何人得侍太子亦下獄宥士奇召問太子事士奇頓首言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遲皆臣等罪帝意稍解行在諸臣交章劾士奇不當獨宥問辭連洗馬楊溥芮善等遂並繫之帝密令金忠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流涕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淮溥等亦獲全未幾釋士奇復職　江陰侯吳高稱疾不朝被劾甲子召還廢爲庶人奪券丁卯朱榮鎭大同　冬十一月甲辰錄囚　晉恭王七子

長世子濟熺次早卒又次濟熿封平陽王濟熿幼佷戾失愛於
父及長太祖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及庶子之長者教於京師濟
熿與燕王子高煦周王子有爋邪詭相比不爲太祖所愛恭王
薨濟熺嗣帝初立以濟熺縱下黜其長史龍潭濟熺懼欲上護
衞不許濟熿追憾父并憾濟熺不爲解嗾諸弟慶成王濟炫等
日訴濟熺過於朝又誘府中官校文致其罪歷年不已庚戌奪
濟熺爵及世子美圭皆爲庶人俾守恭王園承奉左微等皆繫
獄立濟熿爲晉王　命胡廣等撰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開館東
華門外　庚申錮蘇松嘉湖水災田租四十七萬九千餘石
是年泥八剌國沙的新葛來朝封爲王榜葛剌貢麒麟
十三年春正月丙午塞居庸以北隘口　丁未馬哈木等貢馬

謝罪且還前所覊使詞甚卑順帝曰瓦刺故不足與較受其獻館其使者　壬子北京午門災戊午赦內外諸司錮諸宿逋將士軍官犯罪者悉宥之　紀綱上錦衣衛囚籍帝見解縉姓名曰縉猶在耶綱遂醉縉酒埋積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遼東王汝玉李貫朱紘蕭引高高得暘先後瘐死貫將死歎曰吾愧王敬止矣敬止王艮字也縉居翰林時中官張興恃寵笞人左順門外縉叱之興斂手退帝嘗書廷臣名命縉疏其短長縉言蹇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量不遠小人劉儁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尙能持廉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卹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

方賓簿書之才騶會之心帝以付太子太子因問尹昌隆及汝玉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縉嘗與胡廣同侍宴帝曰爾二人生同里長同學仕同官縉有子廣可以女妻之已而廣生女遂許嫁縉子禎亮縉家徙廣欲離婚女截耳誓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大人面承之有死無二及縉家赦還女卒歸禎亮始縉言漢王及安南事得禍後高煦以叛誅安南數反置吏未久復棄去悉如縉言　二月癸酉遣指揮劉斌給事中張磐等十二人巡視山西山東大同陝西甘肅遼東軍操練屯政覈實以聞　甲戌命行在禮部會試天下貢士　癸未張輔等師還戊子論功賞賚有差　三月己亥策士於北京時帝將徙都思得北士用之鹽山王翺兩試皆上第

特召賜食選爲庶吉士　丙午廣西蠻叛指揮同知葛森討平之　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班師詔至思南大巖山有呼萬歲者三呂震言此山川效靈帝曰山谷之聲空虛相應理或有之震爲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因之進媚豈君子事君之道　夏四月戊辰張輔鎮交阯餘寇陳月湖等作亂輔至平之

兵部尚書金忠卒忠起卒伍至大位甚見親倚承顧問知無不言然愼密不洩處僚友不持兩端退恆推讓之及卒給驛歸葬命有司治祠墓復其家　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初江南漕舟抵淮安率陸運過仁義禮智信五壩入淮達清河勞費甚鉅陳瑄訪之故老言淮城西管家湖西北距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淸江口相值宜鑿爲河引湖水通漕宋喬維嶽所開沙

河舊渠也瑄乃用其言鑿之乙丑工成緣西湖築隄亙十里以引舟淮口置四閘曰移風淸江福興新莊以時啓閉嚴其禁並濬儀眞瓜洲河以通江湖鑿呂梁百步二洪石以平水勢開泰州白塔河以達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四十里以避風濤之險久之復置呂梁石閘築寶應汜光白馬諸湖隄隄皆置涵洞互相灌注是時淮上徐州濟甯臨淸德州皆建倉轉輸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水澁舟膠俾之導行增置淺船三千餘艘於是漕運直達通州而海陸二運皆廢　漢王高煦改封靑州又不欲行帝始疑之賜敕曰旣受藩封豈可常居京邸前以雲南遠憚行今封靑州又託故欲留侍前後殆非實意茲命更不可辭高煦遷延自若也　六月振北京河南山東水

災　秋七月癸卯鄭和還初蘇門答剌王與鄰國花面王戰中矢死王子幼王妻號於眾曰孰能爲我報讐者我以爲夫有漁翁聞之帥國人往擊馘其王而還王妻遂與之合號爲老王旣而王子長殺老王而襲其位老王子蘇幹剌逃山中連年帥眾侵擾和至以須賜不及己怒統數萬人邀擊和勒部卒及國人大破之追至南渤利俘以獻帝大喜賚諸將士有差　乙丑四川戎縣山都掌蠻平　命侯顯帥舟師使榜葛剌諸國　八月庚辰振青州開封順天饑先是山東參政陳士啟以民饑疏請振及使至饑民倍士啟復上疏言其故而先出粟予民謂使者曰有罪吾獨任廷議竟從之　九月壬戌北京地震　冬十月甲申獵於近郊　壬辰法司奏侵冒官糧者帝怒命戮之及覆

奏帝曰朕過矣仍論如律自今死罪者皆五覆奏著爲令　陳誠自西域還所經哈烈撒馬兒罕別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賽藍渴石養夷火州柳城土魯番鹽澤哈密達失干卜花兒凡十七國悉詳其山川人物風俗爲使西域記以獻　十二月蠲順天蘇州鳳陽浙江湖廣河南山東州縣水旱田租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免北京河南山東永樂十二年逋租發粟一百三十七萬石有奇振之　辛酉都督金玉討山西廣靈山妖賊劉子進平之　三月癸巳都督梁福鎭湖廣貴州　壬寅阿魯台敗瓦剌來獻捷　夏四月壬申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呂震力贊之帝曰今天下雖無事四方多水旱疾疫安敢自謂

太平且六經無封禪之文事不師古甚無謂也不聽　乙亥胡
廣爲文淵閣大學士　六月丁卯都督同知蔡福等備倭山東
　秋七月丁酉遣使捕北京河南山東州縣蝗　壬寅河決開
封州縣十四經懷遠由渦河入於淮　紀綱之掌錦衣衛也所
殘殺構陷不可勝計數使家人僞爲詔下諸方鹽場勒鹽四百
餘萬人私第弗予直許取交阯使珍奇奪吏民田宅籍故吳王
晉王得王冠服服之高坐置酒命優童呼萬歲器物僭乘輿廢
良家子數百人充左右詔選妃嬪令暫出待年綱私納其尤者
多蓄亡命造刀甲弓弩萬計端午帝射柳綱屬其黨鎭撫龎瑛
曰我故射不中若折柳鼓譟以覘衆意瑛如其言無敢糾者綱
喜曰是無能難我矣遂謀不軌內侍讐綱者發其罪乙巳命給

事御史廷劾下都察院按治具有狀即日磔綱於市家屬無少長皆戍邊列罪狀頒示天下瑛及指揮莊敬袁江千戶王謙李春等並以黨誅譴有差　八月癸酉旦壽星見禮臣請上表賀不許　丁亥作北京西宮　九月癸卯京師地震　始命御史巡鹽　戊申發北京冬十月丁丑次鳳陽祀皇陵癸未至自北京謁孝陵　十一月壬寅設文武羣臣集議營建北京議曰北京陛下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會也比年巡幸萬國來同民物阜成嘉祥協應天意人心昭然可見然重於勞民延緩至今惟宗社大計宜申獨斷況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營建之辰天實啟之乞早敕所司興工以成國家悠

久之業從之　丙午召張輔還輔凡四至交阯前後建置郡邑及增設驛傳遞運規畫甚備　漢王高煦私選各衛健士又募兵三千人不隸籍兵部縱使劫掠兵馬指揮徐野驢禽治之高煦怒手鐵瓜撾殺野驢衆莫敢言遂僭用乘輿器物帝微聞其狀以問蹇義義不對又問楊士奇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侍東宮外人無敢爲言漢王事者漢王兩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將徙都輒請留守南京惟陛下熟察其意帝默然居數日盡得其不法數十事切責之褫冠服囚繫西華門內將廢爲庶人皇太子涕泣力救戊申削兩護衞誅其左右狎暱諸人　徙山東山西湖廣流民於保安州賜復三年　西洋滿剌加古里等十九國咸遣使朝貢十二月丁卯辭還復命鄭和偕往賜其君長

谷王橞居國橫甚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長史虞廷綱數諫誣廷綱誹謗磔殺之招匿亡命習兵法戰陳造戰艦弓弩器械大創佛寺度僧千人爲呪詛日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劉信謀呼成師尚父智信國老令公僞引讖書云我高皇帝十八子與讖合護衛都督僉事張興懼禍及因奏事北京白其狀帝不信興過南京復啟皇太子且曰乞他日無連坐橞謀於元夕獻燈選壯士教之音樂同入禁中伺隙爲變又致書蜀王椿爲隱語欲結蜀爲援椿復書切責不聽會椿子崇寧王悅㷿得罪逃橞所橞因詭衆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將爲申大義事發有日矣椿聞之上變告帝報曰王此舉周公安王室之心也又歎曰朕待橞厚張興常爲朕言不忍信今果然

立命中官持敕諭㯛歸悅熂於蜀且召入朝㯛至帝示以椿奏伏地請死諸大臣廷劾㯛請致之法帝曰㯛朕弟且令諸兄弟議

明紀卷第九終

明紀卷第十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成祖紀三　起永樂十五年丁酉訖永樂二十二年甲辰凡八年

十五年春正月壬子陳瑄督漕運木赴北京　周王橚楚王楨蜀王椿等各上議言檍違祖訓謀不軌蹤跡甚著大逆不道誅無赦帝曰諸王羣臣奉大義國法固爾吾寧生檍二月癸亥廢檍及二子皆爲庶人官屬多誅死尹昌隆亦以檍嘗奏爲長史坐以同謀置極刑夷其族惟張輿以先發不坐帝又疑長沙有通謀者夏原吉以百口保之得寢　丁卯李彬爲征夷將軍鎭交阯　壬申陳珪董建北京鑄繕工印給之並設官屬兼掌行在後府柳升王通爲珪副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參議陳

祚合疏言建都北京非便並謫均州太和山佃戶　丁亥交阯始貢士至京師　三月丙申雜犯死罪以下囚輸作北京贖罪　丙午漢王高煦徙封樂安州趣即日行高煦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皇太子數以書戒不悛　壬子帝北巡發京師皇太子監國帝親擇侍從臣命右贊善梁潛與楊士奇同輔太子　夏四月丁巳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學諭禮部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聖賢精蘊悉具於是其以朕意曉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爲具文也於是古註疏遂廢不用矣　己巳次郯城申禁軍士毋踐民田稼有傷者除今年租或先被水旱逋租亦除之　癸未西宮成　五月丙戌至北京　交阯人故好亂中官馬騏以采辦至大索境內珍

寶人情騷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卽並起爲亂陸那阮貞
順州黎核潘强與土官同知陳可論判官阮昭千戶陳忸南靈
州判官阮擬左平知縣范伯高縣丞武萬百戶陳已律等一時
並反李彬至破陸那禽貞遣朱廣等討順州及北畫諸寨六月
丁酉斬核而反者猶不止　已亥中官張謙使西洋還敗倭寇
於金鄉衞俘數十人至京廷臣請正法帝曰威之以刑不若懷
之以德宜還之乃命刑部員外郎呂淵等齎敕責讓令悔罪自
新中華人被掠者亦令送還　秋八月甲午甌寧人進金丹帝
曰此妖人也令自餌之毀其方書　九月丁卯曲阜孔子廟成
帝親製文勒石　西洋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
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帥其家屬頭目凡三百

四十餘人浮海來朝居二十七日辭歸巴都葛叭哈剌次德州卒於館遣官營葬謚曰恭定留妻子傔從十人守墓俟畢三年喪遣歸遣使封其長子都馬含爲蘇祿國東王　冬十月李彬敗交阯賊楊進江斬之　十一月癸酉趙羾爲兵部尚書巡視塞北屯戍軍民利弊　工部侍郎藺芳卒芳嘗爲吉安知府吉水民詣闕言縣有銀礦遣官覆視芳爲白其誣得寢自奉約布衣蔬食母甚賢芳所治事必告母有不當輒加教誡芳受命惟謹由是爲良吏　初陳季擴金吾將軍黎利歸正用爲淸化府俄樂縣巡檢鬱鬱不得志

十六年春正月甲寅遂反僭稱平定王以弟石爲相國與其黨段莽范柳范晏等放兵肆掠李彬遣朱廣討之生禽晏等利遁

去　甲戌倭陷松門衛按察司僉事石魯坐誅　徐亨及都督
夏貴備開平　二月辛丑交阯四忙縣賊車三殺知縣歐陽智
以叛李彬遣將擊走之　三月都督僉事劉鑑備邊大同　姚
廣孝入覲北京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帝臨視者再問所
欲言對曰僧溥洽繫久願赦之溥洽者惠帝主錄僧帝入南京
有言惠帝爲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
溥洽而命胡濙等物色惠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繫十餘年至
是以廣孝言卽命出之廣孝尋卒帝震悼輟視朝二日以僧禮
葬房山縣東北追贈榮國公謚恭靖官其養子繼尚寶少卿廣
孝晚著道餘錄頗毀先儒識者鄙焉　禮部侍郎兼太僕寺卿
郭敦給事中陶衎巡撫順天　馬哈木子脫懽襲封順寧王瓦

剌復奉貢　四月復代王桂護衛及官屬　日本國王遣使隨
吕淵等來貢　夏五月庚戌重脩太祖實錄成起元至正辛卯
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首尾四十八年爲書二百五十七卷
丁巳胡廣卒廣性縝密帝前所言及所治職務出未嘗告人時
人以方漢胡廣嘗奔母喪還朝帝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
窮治建文時奸黨株及支親爲民厲耳帝頗納其言及卒賻禮
部尚書諡文穆文臣得諡自廣始　楊榮掌翰林院事益見親
任諸大臣多忌榮欲疏之共舉爲祭酒帝曰吾固知其可第求
代榮者諸大臣乃不敢言　秋七月己巳勅責陝西諸司比聞
所屬歲屢不登致民流莩有司坐視不恤又不以聞其咎安在
其速發倉儲振之　皇太子監國南京中官黃儼等黨趙王高

燧陰謀奪嫡讒搆百端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太子令謫交阯立功數日後念其有軍功貸還或讒於帝曰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帝怒誅陳千戶事連梁潛及司諫周冕逮至行在親詰之潛等具以實對帝謂楊榮呂震曰事豈得由潛榮等不敢言遂坐潛冕以輔導太子有闕下獄或毀冕放恣遂併潛誅之潛妻楊氏痛潛非命不食死時宮僚多得罪贊善徐善述亦坐累死少詹事鄒濟積憂得疾太子以書慰曰卿善自攝即有不諱當提攜卿息不使隧遂焉也帝使禮部侍郎胡濙至南京廉察太子事濙密疏誠敬孝謹七事以聞帝意乃釋　初太祖重懲貪吏詔犯贓者無貸復敕刑部官吏受贓幷通賄之人罪之徙其家於邊既而日久法弛冬十二月戊子諭法司曰朕

屢敕中外官潔己愛民而不肖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夫良農必去稂莠者爲害苗也繼今犯贓必論如法　辛丑王通馳傳振陝西饑

十七年春二月乙酉徐亨備興和開平大同　胡濙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　三月蹇義以父喪歸詔起復之　黎利出據可藍柵行劫夏五月丙午李彬遣方政師祐等襲破之獲其將阮箇立等利走老撾師還復出爲寇都指揮黄誠擊走之以暑雨旋師　六月壬午免順天府去年水災田租　倭數寇海上北抵遼東南訖福建瀕海郡邑多被害劉江度形勢請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堝築城堡設烽堠嚴兵以待戊子瞭者言東南海島中舉火江急引兵赴堝上倭三十餘舟至泊馬雄島登

岸來攻江依山設伏別遣將斷其歸路以步卒迎戰佯卻賊入伏中礮舉伏起自辰至酉大破賊賊走櫻桃園空堡中江開四壁縱之走復分兩路夾擊盡覆之斬首七百四十二生禽八百五十七八自是倭大創百餘年間海上無大侵患　秋七月庚申鄭和還　時交阯反者四起南靈州千戸陳順慶乂安衛百戸陳直誠皆乘機作亂其他范軟起俄樂武貢黃汝典起偈江儂文歷起丘溫陳木果起武定阮特起快州吳巨來起善誓鄭公証起同利陶強起善才丁宗老起大灣皆自署官爵殺將吏焚廬舍有楊恭阮多者皆自稱王署其黨韋五譚興邦阮嘉爲太師平章與羣寇相倚李彬分遣方政討鄭公証丁宗老朱廣討譚興邦等都指揮徐謙討范軟指揮陳原瑰討陳直誠都指

揮王忠討楊恭皆捷八月乂安土知府潘僚為馬騏所虐遂反僚季祐子也土官指揮路文律千戶陳苔等從之塗山寺僧范玉反東潮州自言天降印劒僭稱羅平王紀元永寧與范善吳中黎行陶承等為亂勢尤劇彬自將擊僚敗之追至玉麻州禽其酋進焚賊柵僚竄老撾又敗玉江中玉脫走追獲之而鄭公証之黨黎姪復起都指揮陳忠等累敗之於小黃江彬自將追捕至鎮蠻盡縛其眾　九月壬子召劉江至京封為廣寧伯江初冒父名至是始更名榮尋遣還鎮　丙辰慶雲見呂震請表賀不許震為人佞諛傾險累受面斥終不能改初帝巡北京命定太子留守事宜震請常事聽太子處分者章奏悉貯南京六科回鑾通奏帝報可及帝再北巡震再請如前制是年帝在北

京偶因事索章奏侍臣言留南京帝忘震前請曰奏章當達行在豈禮部別有議耶問震震懼罪曰無之奏章當達行在三問對如前遂以擅留奏章殺給事中李能衆知能冤畏震莫敢言者　召宋禮還以老疾免朝參有奏事令侍郎代　冬十二月庚辰諭法司曰刑者聖人所慎匹夫匹婦不得其死足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甚非朕寬恤之意自今在外諸司死罪咸送京師審錄三覆奏然後行刑　乙未工部侍郎劉仲廉覈實交阯戶口田賦察軍民利病　黎利數出沒聚衆磊江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李彬及都指揮孫霖徐源擊敗之利復遁去　閏月丙子楊榮金幼孜爲文淵閣大學士　庚辰擢人材布衣馬麟等十三人爲布政使參政參議　蒲臺縣民林三妻

唐賽兒作亂自言得石函中寶書神劍役鬼神剪紙作人馬相戰鬬徒眾數千據益都卸石柵寨指揮高鳳敗沒勢遂熾其黨董彥昇賓鴻等攻下莒即墨圍安邱二月己酉柳升及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勦圍賽兒寨賽兒遣人詭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議趨此沓遁升自以大將意輕賊信之即往據汲道三月辛巳賽兒夜劫官軍軍亂忠力戰中流矢死賽兒遁去比明升始覺追不及獲賊黨劉俊等及男女百餘人而賊攻安邱益急知縣張㦤丞馬撝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復合莒即墨眾萬餘人併力以攻聲言屠城都指揮僉事衛青以備倭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甲申抵城下再戰大敗之城中亦鼓譟出殺賊二千生禽四千餘悉斬之時城中旦夕

不能支青救稍遲城必陷比賊敗升始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
己捽之出是日鼇山衛指揮王眞亦以兵百五十八殲賊諸城
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帝賜書勞青切責升戊子山東布政使
儲埏張海按察使劉本等坐縱盜誅刑部尙書吳中等劾升逗
留且媢功戊戌徵下獄已而釋之擢青山東都指揮使眞都指
揮同知旗撝左右參議刑部郎中段民爲山東左參政時索賽
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尼及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民力
爲矜宥夏原吉亦請原脅從者二千餘人人情遂安　交阯賊
久未平命榮昌伯陳智爲左參將往助李彬又降敕責彬曰叛
寇潘僚黎利車三儂文歴等迄今未獲兵何時得息民何時得
安宜廣爲方略速奏蕩平彬皐恐督諸將追勦師祐追僚於老

撾僚以老撾兵迎戰破之農巴林悉降其眾智賢之子也　夏四月廣寧伯劉榮卒榮爲將常爲軍鋒所向無堅陣馭士卒有紀律恩信嚴明諸款塞者撫卹備至既卒人咸思之贈侯謚忠武五月壬午朱榮鎮遼東　黎利之反也右參政侯保以黃江要害築城守之賊至力拒數月庚寅出戰不勝死左參政馮貴禦賊於瑰縣亦死貴善撫流亡有士兵二千人驍果善戰數擊賊有功馬騏盡奪之故及　六月丙午北京地震　秋七月丁亥徐亨備開平　八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古麻剌朗國王幹剌義亦奔敦帥妻子陪臣來朝　北京宮殿將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朔日宜御新殿九月己巳遣夏原吉齎敕召皇太子尋又敕皇太孫從行期十二月至北京　丁亥詔自明年改京師

爲南京北京爲京師取南京各印信給京師各曹其在南京者
別鑄加南京二字　冬十月庚申李彬遣方政敗黎利於老撾
十一月戊辰以遷都詔天下　青萊二府大饑皇太子過鄒
縣命亟發官粟以振　十二月甲寅以定都北京並追論出塞
功封郭義爲安陽侯薛祿陽武侯金玉會安伯薛斌永順伯
己未皇太子及皇太孫至北京　癸亥北京郊廟宮殿成規制
悉如南京而壯麗過之又建皇太孫宮於皇城東南十王邸於
東安門外及是並成　夏原吉言連歲營建今告成宜撫流亡
蠲逋負以寛民力　是年始設東廠於東安門北令中官嬖暱
者提督之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自是中官之勢日重　襄
城伯李隆雄偉有將略數從北征出奇料敵帝器之既遷都以

南京根本重地命隆留守隆濬之子也
十九年春甲子朔帝躬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奉安太社太稷神主沐晟奉安山川諸神主帝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甲戌大祀天地於南郊戊寅大赦天下　魏國公徐欽來朝遽辭歸帝怒壬辰奪爵爲民　癸巳鄭和復使西洋　幹剌義亦奔敦辭還至福建卒諡曰康靖葬以王禮命其子剌苾嗣爲古麻剌朗國王　二月辛丑都督僉事胡原帥師巡海備倭廣東　夏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楊榮麾衛士出圖籍舁東華門外帝褒之詔羣臣直陳闕失榮與金幼孜陳便宜十事皆報可夏原吉復申前請乙巳詔罷不便於民及不急諸務蠲十七年以

前逋賦免去年被災田糧己酉萬壽節以三殿災止賀癸丑蹇
義及禮部尚書金純都御史劉觀王彰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
安撫軍民義應天諸府觀陝西純四川彰河南終明世大臣得
撫鄉土者彰與葉春而已河南水災民多流亡長吏不加恤彰
奏黜貪刻者百餘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復流民發廩振貸
多所全活義亦黜文武長吏擾民者數人條興革數十事奏行
之事竣並還朝　翰林院侍講兼左中允鄒緝上疏曰陛下肇
建北京焦勞坐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冗官蠶食耗
費國儲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得躬親田畝以事力
作猶且徵求無藝官吏橫征日甚一日如前歲買辦顏料本非
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斂鈔購之他所大青一斤價至萬六千

貫及進納又多留難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後既遣官采之產所而買辦猶未止蓋緣工匠估計多派牟利而不顧民艱至此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託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施廬舍已壞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倉皇暴露莫知所適遷徙甫定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徙不得息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貪官汚吏徧布內外剝削及於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間有廉彊自守不事干謁者輒肆讒毀動得罪譴無以自明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貨賂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

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百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報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及使就役乃驕傲橫恣閒遊往來此皆姦詭之人懼還原伍假此規避非眞有報効之心也朝廷歲令天下織錦鑄錢遣內官買馬外番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一二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竭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下責民牧養騷擾殊甚及至死傷輒令賠補馬戶貧困更鬻妻子此尤害之大者漠北降人賜居室盛供帳意欲招其同類也不知來者皆懷窺覘非眞遠慕王化甘去鄉土宜於來朝之後遣歸本國不必留爲後患

至宮觀禱祠之事有國者所當深戒古人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以害有益蠧財妄費者乎夫奉天殿者所以朝羣臣發號令古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回上天譴怒前有監生生員以單丁告乞侍親因而獲罪遣戍者此實有虧治體近者大赦法司執滯常條當赦者尚復拘縶並乞重加湔洗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有司百官全其廩祿拔簡賢才申行薦舉贓吏蠧政者數罪黜之所以保安宗社無窮之基莫有大於此者天命常視人心爲去留今天意如此不宜勞民當還都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毋聽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後也侍讀李時勉條上時務十五事中

言營建之非及遠國入貢人不宜使羣居輦下忤帝意抵之地已復取視卒多施行時言者多斥時政且爭言都北京非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帝於是發怒殺儀曰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議久而後定非輕舉也言者因劾大臣帝命跪午門外質辨大臣多詈言者夏原吉獨奏曰言官應詔無罪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計罪在臣等帝意解猶以言者爲誹謗下詔嚴禁之五月乙丑出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徐瑢並爲交阯知州忠政平通清化維桓南清暹驩州時勉蕣亦得罪惟緝與主事高公望庶吉士楊復得免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細矣衆始歎服

庚寅李彬以餽運不繼請令官軍與土軍參錯屯田並酌屯

守征行多寡之數以聞從之　秋七月己巳帝將北征敕朱榮領前鋒柳升領中軍陳懋領御前精騎薛斌及恭順伯吳克忠領馬隊鄭亨薛祿領左右哨張輔王通領左右掖克忠本名答蘭允誠之子也　初阿魯台困於瓦剌窮蹙而南思假息塞外帝納而封之母妻皆爲王太夫人王夫人數年生衆畜牧日以蕃盛遂拘留朝使部落亦時來窺塞貢使至邊要劫行旅帝諭使戒戢之由是驕蹇不至　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交阯賊悉破滅惟黎利深匿不能得李彬言利竄老撾老撾請官軍毋入當盡發所部兵捕利今久不遣情叵測帝疑老撾匿賊令彬送其使臣至京詰問老撾乃遂利　冬十一月辛酉分遣中官楊實御史戴誠等覈天下庫藏遞年出納之數　帝將大舉征

沙漠命夏原吉呂震方賓吳中等議軍饟皆言宜且休兵養民
未奏會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乏帝不懌召原吉問邊儲多寡
對曰比年師出無功兵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
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
出理開平糧儲而中人對如賓言帝益怒丙子召原吉及中並
繫內官監以大理丞鄒師顏嘗署戶部幷繫之賓方提調靈濟
宮中使進香至語以帝怒賓懼自縊死帝實無意殺賓聞其死
益大怒戮其屍幷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以震兼領
戶兵部事震亦自危帝令官校十人隨之曰若震自殺爾十人
皆死　辛巳下李時勉於獄　甲申發直隸山西河南山東及
南畿應天等五府滁和徐三州丁壯運糧王彰及刑部侍郎張

本分督有司造車挽運期明年二月至宣府　給事中戴綸編
脩林長懋並侍皇太孫講讀帝命太孫習武事太孫亦雅好之
時出騎射綸長懋以太孫春秋方富不宜荒學問而事遊畋時
時進諫綸又具疏爲帝言之他日太孫侍帝問宮臣相得者誰
也太孫以綸對因出綸奏付之太孫由此怨綸　瓦剌賢義王
太平安樂王把禿孛羅來朝
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免朝賀詔羣臣脩省　壬申
豐城侯李彬卒於交阯贈茂國公諡剛毅陳智代彬領交阯事
黎利爲老撾所逐歸瑰縣官軍進擊其頭目范仰等帥男婦千
六百人降利亦願以所部來歸智因而撫之　有告周王橚反
者察之有驗二月召至京示以所告詞橚頓首謝死罪帝憐之

不復問㯹歸國獻還三護衛　乙巳張信及署兵部尚書李慶
分督北征軍饟役民夫二十三萬五千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
戸部奏直隸開州諸處民饑帝歎曰有司必至饑民嗷嗷始
達於朝又必待命下始振之餓死者已不逮矣三月丙寅詔自
今遇災先振後聞　乙亥阿魯台大入興和所都指揮王嶼戰
死丁丑帝決策親征皇太子監國戊寅發京師辛巳次雞鳴山
阿魯台遁帝進次鵰鶚堡令朱榮以五千騎覘敵所向徙興和
所於宣府衛城　夏四月乙卯次靈州大閱五月乙丑獵於偏
嶺丁卯大閱辛未次西涼亭壬申大閱乙酉次開平六月壬辰
令軍行出應昌結方陳以進癸巳諜報阿魯台兵攻萬全諸將
請分兵還擊帝曰詐也彼慮大軍擣其巢穴欲以牽制我師耳

敢攻城哉甲午次陽和谷寇攻萬全者果遁去　南北畿山東數十州縣霪雨傷稼　阿魯台聞大軍至懼其母妻皆詈之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為逆於是盡棄其輜重馬畜於濶灤海側與其孥直北走大軍次玉泉沙朱榮帥銳士三百人人三馬齎二十日糧深入阿魯台已遁秋七月己未發兵焚其輜重收其牛羊馬駝而還帝謂諸將曰阿魯台敢悖逆恃兀良哈為羽翼也當移師翦之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並進過李陵城聞城中有石碑碑陰刻達魯花赤等名氏帝曰碑有韃靼名異日且啟爭端命侍讀王英往擊碎之沉諸河因問以北伐事英曰天威親征彼必遠遁願勿窮追帝笑曰秀才謂朕黷武耶庚午遇兀良哈眾於屈裂兒河帝親擊敗之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十人

辛未狗河西捕斬甚衆陳懋別將五千騎循河東北捕餘寇殲之山澤中甲戌兀良哈餘黨詣軍門降　是月皇太子免南北直隸山東河南郡縣水災糧芻共六十一萬有奇　工部尚書宋禮卒禮性剛馭下嚴急事易集然不爲人所親卒之日家無餘財　八月戊戌諸將分道者俱獻捷辛丑以班師詔天下鄭亨將輜重先行陳懋伏隘以待敵來躡伏起亨合兵縱擊敵死過半壬寅鄭亨薛祿守開平　鄭和還　九月壬戌帝至京師

癸亥以輔導有闕下楊士奇錦衣衛獄旬日釋之　帝之未還也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鶴呂震壻也太子以震故宥之帝聞之怒以蹇義不匡正丙寅與震並下錦衣衛獄　辛未論從征功封左都督朱榮武進伯都督僉事薛貴安順伯勞將士

分四等賜宴楊榮金幼孜皆列前席受上賞貴斌之弟也　冬十月癸巳分遣中官及朝臣八十人覈天下倉糧出納之數十二月辛卯朱榮鎮遼東　閏月戊寅夜乾清宮災　帝復下詔征阿魯台或請調建文時江西所集民兵帝問楊榮榮曰陛下許民復業且二十年一旦復徵之非示天下信從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卯陳智追黎利於車來縣敗之利復遁竄二月己巳都指揮使鹿榮討柳州叛蠻平之　釋蹇義於獄令復任未幾呂震亦釋復任　三月庚子御史王愈及刑部錦衣衛官會決重囚誤殺無罪四人事聞帝命法司執愈等償死即日皆棄市　夏五月癸未免開封南陽衛輝鳳陽等府去年水災田租　帝不豫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結欽天監官王射成

及黃儼等謀進毒於帝使內侍楊慶養子造僞詔侯晏駕詔從中下廢太子立趙王高燧有高正者與其謀謀定密告其甥總旗王瑜瑜大驚曰奈何爲此族滅計垂涕諫正正不聽懼謀泄將殺瑜瑜遂詣闕告變帝曰豈應有此立捕賢得所爲僞詔帝顧高燧曰爾爲之耶高燧大懼不能言太子力爲之解曰此下人所爲高燧必不與知己丑誅賢等升瑜遼海衞千戶賢善之子也　六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邊將言阿魯台將入寇帝曰彼意朕必不復出當先駐塞下待之戊戌柳升遂安伯陳瑛領中軍鄭亨保定侯孟瑛領左哨薛祿譚忠領右哨張輔安平伯李安領左掖王通徐亨領右掖陳懋領前鋒庚子復親征阿魯台陳瑛志之孫孟瑛善之子李安遠之子也　釋李時

勉於獄以楊榮薦復其官　辛丑皇太子監國　壬寅發京師戊申次宣府敕居庸關守將止諸司進奏帝在軍軍務悉委楊榮晝夜見無時稱楊學士不名也　八月己酉大閱庚申塞黑峪長安嶺諸邊險要　胡濙自湖湘還馳謁帝帝已就寢聞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帝疑惠帝蹈海數使鄭和等如西洋至是疑盡釋　先是以頻歲北征乏馬遣官多齎綵幣瓷器市之失剌思撒馬兒罕諸國其酋即遣使貢馬帝喜厚賜之其人遂久留內地不去　丁丑皇太子免兩京山東郡縣水災田租　九月戊子次西陽河癸巳聞阿魯台爲瓦剌所敗部落潰散遂駐師不進　晉王濟熿旣立益橫暴至進毒弒嫡母謝氏逼烝恭王侍兒吉祥幽濟熺父子蔬

食不給父兄故侍從宮人多爲所售莫敢言既恭王宮中老媪走訴帝乃卽獄中召左徽問之盡得濟熺狀立命徽馳召濟熺父子濟熺幽空室已十年或傳徽死已久及至一府大驚徽入空室釋濟熺父子相抱持大慟濟熺父子謁行在所帝見濟熺病惻然封美圭平陽王使奉父居平陽予以恭王故連伯灘田　冬十月甲寅次上莊堡陳懋至宿嵬山不見敵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素桀黠爲阿魯台所忌帥妻子部屬來降時六師深入寇已遠遁帝方恥無功見其來歸大喜賜姓名金忠封爲忠勇王命坐列侯下輟御前珍羞賜之庚午班師忠騎從數問寇中事眷寵日隆十一月甲寅至京師　是年錫蘭山王來朝　金忠數請擊阿魯台願爲前鋒自効帝曰姑待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阿魯台犯大同開平諸將請從忠言敕邊將整兵俟命丙戌徵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及西寧鞏昌各衛兵期三月會北京及宣府　癸巳鄭和復使西洋

三月戊寅大閱諭諸將親征成國公朱勇代李安領左掖金忠偕陳懋領前鋒夏四月戊申皇太子監國己酉發京師庚午次隰寧諜報阿魯台走答蘭納木兒河遂趣進師是時帝凡五出塞矣士卒飢凍饋運不繼死亡十二三帝以問羣臣莫敢對惟金幼孜言不宜深入不聽五月己卯次開平帝謂楊榮及幼孜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再是何祥也榮幼孜對曰陛下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帝然之即命草詔暴阿魯台罪惡而宥其所部來降者止勿殺使使

招諭之乙酉以比年用兵白骨被野命瘞之道旁親製文祭之丁酉宴羣臣於應昌命中官歌太祖御製詞五章曰此先帝所以戒後嗣雖在軍旅何敢忘己亥次威遠州復宴羣臣自製詞五章命中官歌之　皇太子令免廣平順德揚州及湖廣河南郡縣水災田租　浙閩山賊起議發兵奏至帝以示楊榮榮曰愚民苦有司不得已相聚自保兵出將益聚不可解遣使招撫當不煩兵從之盜果息　六月庚申前鋒至答蘭納木兒河不見敵命張輔等窮搜山谷三百餘里無一馬跡帝進駐河上癸亥陳懋等引兵抵白邙山以糧盡還帝問羣臣當復進否咸唯唯惟楊榮金幼孜從容言宜班師許之甲子班師命鄭亨等以步卒西會於開平　壬申夜南京地震　秋七月庚辰勒石於

清水源之崖戊子遣呂震以旋師諭太子詔告天下己丑次蒼
崖戍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庚寅至榆木川大漸遺詔傳
位皇太子喪禮一如高皇帝遺制辛卯崩年六十五太監馬雲
等莫知所措密與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六軍在外秘不發
喪鎔錫爲椑以斂載以龍轝所至朝夕上膳如常儀益嚴軍令
人莫測或請因他事爲敕馳報太子榮幼孜曰誰敢爾先帝在
則稱敕賓天而稱敕詐也罪不小雲等皆曰然乃具大行崩月
日及遺命傳位意爲啓壬辰榮偕御馬監少監海壽馳訃太子
壬寅次武平鎮鄭亨步軍來會八月甲辰榮等至京師太子以
下皆易服宮中設几筵朝夕哭奠卽日遣皇太孫瞻基迎喪於
開平召陳懋薛祿帥精騎三千馳歸衛京師命榮與蹇義楊士

奇議諸所宜行者丁未太子走夏原吉等繫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令諸人俱出獄原吉與議喪禮復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采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己酉大軍次鵰鶚谷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太子令文武官衰服軍民素服赴居庸關外哭迎太子及趙王高燧等衰服哭迎於郊王子迎入大內奉安於仁智殿加斂納梓宮遣中官奉遺衣冠作書賜漢王高煦　丁巳太子卽位大赦　戊午復夏原吉吳中官以鄒師顏爲禮部侍郎原吉在獄有母喪至是乞歸終制帝曰卿老臣當與朕共濟艱難卿有喪朕獨無喪乎厚賜之令家人護喪馳驛歸葬有司辦葬事　己未鄭亨鎭大同孟瑛鎭交阯李隆鎭山海朱榮鎭遼東　復

設三公三孤官以張輔兼太師沐晟太傅陳懋太保張信少師進楊榮太常寺卿金幼孜戶部侍郎兼大學士如故楊士奇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俱掌內制楊溥為翰林學士　帝御便殿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帝望見士奇謂二人曰新華蓋學士來必有讜言試共聽之士奇入言恩詔減歲供甫下二日惜薪司傳旨徵棗八十萬斤與前詔戾帝立命減其半　辛酉鎮遠侯顧興祖充總兵官討廣西叛蠻興祖成之孫也　甲子汰冗官　乙丑漢王高煦赴京　戊辰官吏謫隸軍籍者放還鄉　己巳詔文臣年七十致仕　黎利雖求撫而止俄樂不出造兵器不已陳智請進兵討之奏至會帝以踐阼大赦天下　因敕智善撫利利寇茶籠州方

政及指揮同知伍雲討利於茶籠九月癸酉戰敗績雲陷陣力戰死　丙子召黄福還陳洽代掌布政按察二司仍參軍務福在交阯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攜走送號泣不忍别　庚辰河溢開封免稅糧王彰與都指揮李信往撫卹之　壬午敕自今官司所用物料於所產地計直市之科派病民者罪不宥　呂震以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卽吉楊士奇不可震勃然變色詆其異己蹇義兼取二說進明日帝素冠麻衣經視朝廷臣惟士奇及張輔服如帝羣臣皆已從吉朝罷帝謂左右曰梓宮在殯易服豈臣子所忍言士奇執是也又歎曰輔武臣也而知禮過六卿由是益見親重　乙酉詔曰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他皆守藩於外朕旦夕念焉戶部其益諸王祿米差

亥之初漢王高煦子瞻圻怨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成祖斥之曰爾父子何忍也成祖崩瞻圻在京師覘朝廷事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亦日遣人潛伺幸有變帝顧高煦益厚賜賚萬計命歸藩封其長子爲世子餘皆郡王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帝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稚子不足誅遣守鳳陽皇陵　丙戌以風憲官備外任命給事中蕭奇等三十五人爲州縣官　黎利未叛時與鎮守中官山壽善至是壽還朝力言利與己相信今往諭之必來歸帝曰此賊狡詐若爲所紿則其勢益熾不易制也壽叩頭以死自矢保利必來帝頷之遣壽齎敕授利清化知府慰喻甚至丁亥利寇清化指揮同知陳忠戰死　戊子始設南京守備以李隆爲之　乙未

散畿內民所養官馬於諸衞所　戊戌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
幼孜銀章各一曰繩愆糾謬諭以協心贊務凡有闕失當言者
用印密封以聞　陳瑄上疏言七事一曰南京國家根本乞嚴
守備二曰推舉宜覈實無循資格選朝臣公正者分巡天下三
曰天下歲運糧饟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諸府並去北京遠往
復踰年上逋公租下妨農事乞令轉至淮徐等處别令官軍接
運至京又快船馬船所載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官軍足用有司
添差軍民遞送拘集聽候至有凍餒請革罷四曰教職多非其
人乞考不職者黜之選俊秀補生員而軍中子弟亦令入學五
曰軍伍竄亡乞覈其老疾者以子弟代逃亡者追捕戶絕者驗
除六曰開平等處邊防要地兵食虛乏乞選練銳士屯守兼務

七曰漕運官軍每歲北上歸即修船勤苦終年該衛所又於其隙雜役以重困之乞加禁絶疏上帝降敕奬諭令所司速行

冬十月壬寅罷市民間金銀革兩京戶部行用庫庫太祖時置以收易昏爛之鈔者　癸卯詔天下都司衛所修治城池　乙巳復魏國公徐欽爵　戊申通政使請以四方雨澤章奏送給事中收貯帝曰祖宗令天下奏雨澤欲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積之通政司既失之矣今又令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自今奏至即以聞　己酉册妃張氏爲皇后　壬子立子瞻基爲皇太子封瞻埈鄭王瞻墉越王瞻墡襄王瞻堈荆王瞻墺淮王瞻塏滕王瞻垍梁王瞻埏衛王　乙卯詔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及知縣官於五品以下官及軍民中訪薦德行惇篤才能

出眾文學優長者量材擢用舉後犯贓則連坐舉者　帝謂金純劉觀曰卿等皆國大臣如朕處法失中須更執奏朕不難從善也因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豈不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文致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必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加意甘爲酷吏而不媿自今審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讞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丁巳三法司會大學士府部通政六科於承天門錄囚著爲令　增京官及軍士月廩　時大理寺卿虞謙少卿呂升丞仰瞻寺正嚴本皆平恕法司及四方所上獄皆再四參復謙嘗語人曰彼無憾斯我無憾矣斷獄者多以知情故縱及大不敬論罪本爭之曰律自叛逆數條外無故縱之文卽不敬情有重輕豈可槩入重比良鄉民失馬疑

其隣訴於丞隣拷死丞坐决罰不如法徒而告者坐絞本曰丞
罪當告者因疑而訴律以誣告致死是丞與告者各殺一人可
乎莒縣有千戶故勘民至死蘇州衛卒誣鄰舟解四人爲盜皆
駮正之或言謙言事不密帝怒降少卿楊士奇白其罔得復秩
丁卯擢監生徐永潛等二十人爲給事中　十一月壬申朔
詔禮部建文諸臣家屬在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及習匠功臣
家爲奴者悉宥爲民還其田土言事謫戍者亦如之　封張昶
爲彭城伯皇后兄也　癸酉詔有司條政令之不便民者以聞
凡被災不卽請振者罪之　阿魯台來貢馬詔納之自是歲修
職貢如永樂時　甲戌詔曰朕承大統君臨億兆亦惟賴文武
賢臣共圖康濟嗣位初首詔直言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民困

於下而不得聞弊膠於習而不知革卿等無慮後譴相與至誠必有嘉謨嘉猷輔朕不逮　乙亥遣使敕諭兀良哈令改過自新諭侍臣曰彼有過而不宥之既無所容將來必爲邊患吾不吝屈己以安百姓也　始調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大寧中都淮陽諸衛官軍詣京師操練大寧七萬七百餘遞殺共十六萬人春秋番上爲永制　丙子遣御史巡察邊衛　癸未遣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諭之曰國以民爲本比年牧守官不體朝廷之意民不聊生今分行考察當明白具實以聞無惑於小人無屈於勢要無私於親故諭之於衆斷之以公勉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治人若棄廉恥違禮法朕亦不貸　丙戌賜夏原吉繩愆糾謬銀章　己丑禮部奏冬至節請受賀不許　庚寅敕諸

將嚴邊備　辛卯詔曰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不許擅役違者治之　追論孟賢謀立趙王事奪保定侯孟瑛爵毀其劵謫雲南擢王瑜錦衣衛指揮同知　壬辰都督方政同陳智鎮交阯　帝御西角門閱廷臣制誥顧謂金幼孜楊榮楊士奇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前代人主或自尊大惡聞直言素所親信亦畏威緘默賢良之臣言不見聽退而杜口以至於敗朕與卿等當深用爲戒因取五人誥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幼孜等頓首謝　帝嘗諭楊士奇曰頃羣臣頗懷忠愛朕有過方自悔而進言者已至良慊朕心　帝監國時憾御史舒仲成至

是欲罪之楊士奇曰陛下卽位詔向忤旨者皆得宥若治仲成則詔書不信懼者衆矣如漢景帝之待衛綰不亦可乎帝卽罷勿治　十二月癸卯宥建文諸臣外戚全家戍邊者留一人戍所餘悉放還　辛亥揭天下三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　癸丑免被災稅糧　庚申葬文皇帝於長陵廟曰太宗嘉靖中改曰成祖　丙寅顧興祖破平樂潯州蠻　己巳封都督同知梁銘爲保定伯追論北平守城功也　初成祖欲遠方萬國無不臣服西域之使歲歲不絕諸番使絡繹道途東西數千里間騷然繁費上下怨咨廷臣莫爲言天子亦莫之卹也及是禮科給事中黃驥言西域貢使多商人假託無賴小人投爲從者乘傳役人運貢至京賞賚優厚番人慕利貢無虛月致民失業妨農

比其使還多齎貨物車運至百餘輛丁男不足役及婦女所至辱驛官鞭夫隷無敢與較乞敕陝西行都司惟哈密諸國王遣使入貢者許令來京止正副使得乘驛馬陝人庶少甦至西域所產惟馬切邊需應就給甘肅軍士其硇砂梧桐鹻之類皆無益國用請一切勿受來者自稀浮費益省帝以示呂震且讓之曰驥嘗奉使悉西事卿西人顧不悉耶驥言是其即議行自是朝廷不復遣使諸番貢使亦漸稀矣　加楊榮工部尚書　羣臣習朝正旦儀呂震請用樂楊士奇黃淮上疏諫止未報士奇復奏待庭中至夜漏十刻報可

明紀卷第十終

明紀卷第十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仁宗紀 起洪熙元年乙巳正月訖是年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宏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御奉天門受朝不舉樂越日帝召楊士奇謂曰呂震每事誤朕非卿等言悔無及矣　乙亥詔曰朕祗紹洪圖仰惟祖宗創業之難夙夜惓惓嗣位初蠲逋負赦有罪停罷不急之務選任賢良期天下安於太平今天下庶事未盡理生民未盡安斯朕之責亦爾文武羣臣之責尚脩舉職業共圖維新之治　己卯享太廟　建宏文閣於思善門左選諸臣有學行者侍直楊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蹇義薦學錄楊敬訓

導何澄詔官繼博士敬編修澄給事中日直閣中命楊溥掌閣事親授閣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學問欲廣知民事爲治道輔有所建白封識以進　癸未以時雪不降勅羣臣脩省　丙戌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及成祖配　戊子進恭順伯吳克忠爲侯封李賢忠勤伯吳管者廣義伯賢初名丑驢元工部尚書來歸授燕府紀善侍帝最恭謹以舊恩封克忠管者以戚里恩封　壬辰朝臣予告歸省者賜鈔有差著爲令　己亥廣西布政使周幹廣東按察使胡槩四川參政葉春巡視南畿浙江初夏原吉治水還代以趙居任兼督農務居任不䘏民歲以豐稔聞成祖亦知其誣罔既卒左通政岳福繼之庸懦不事事故有是命　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過激帝不懌呂震吳中及侍郎

吳廷用等劾謙誣罔劉觀令十四道御史合糾謙帝將罪謙楊士奇爲解乃止然每見謙詞色甚厲士奇復言曰陛下詔求直言謙言不當觸怒今四方朝覲之臣皆集闕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容帝惕然曰此朕過今當置之遂免謙朝參令專視司事　兵部尚書李慶建議發軍伍餘馬給有司歲課其駒楊士奇曰朝廷選賢授官乃使牧馬是貴畜而賤士也何以示天下後世帝許中旨罷之已而寂然士奇復力言仍不報有頃帝御思善門召士奇謂曰朕向者豈眞忘之聞呂震李慶輩皆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爲所傷不欲因卿言罷耳今有辭矣手出陝西按察使陳智言養馬不便疏使草敕行之士奇頓首謝

加黃淮戶部尚書金幼孜禮部尚書楊士奇兵部尚書時閣職

漸崇職雖居內閣官必以尚書爲尊　二月辛丑頒將軍印於諸邊將雲南曰征南大同征西前湖廣平蠻兩廣征蠻遼東征虜前宣府鎭朔甘肅平羌寧夏征西交阯征夷副延綏鎭西時諸邊率用宦官協鎭恣睢專軍務費瓛在甘肅亦爲所制帝聞賜璽書責瓛曰爾受國重寄乃俯首受制於人豈大丈夫所爲其痛自懲艾圖後效瓛得書陳謝　戊申祭社稷　鄭和還命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南京有守備太監自和始　丙辰耕耤田　丙寅成祖神主祔太廟　是月南京地凡十有六震　初徐州人權謹奉母至孝薦授樂安知縣遷光祿署丞以省侍歸母年九十終廬墓三年致泉湧兎馴之異有司以聞命馳驛赴闕出其事狀令侍臣朗誦以示百僚三月壬申拜文華殿大學

士謹辭帝曰朕擢卿以風天下爲子者他非卿責也　帝以言事者益少丁丑召楊士奇曰朕怒弋謙矯激過實耳朝臣遂月餘無言爾語諸臣白朕心士奇曰臣空言不足信乞降璽書遂令就榻前書敕曰朕自卽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有不當不加譴訶羣臣所共知也間者大理少卿謙所言多非實事羣臣迎合朕意交章奏其賣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但免謙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益少今自去冬無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可無言而爲臣者懷自全之計退而默默何以爲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羣臣勿以前事爲戒於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皆直言之勿以爲諱謙朝參如故　戊子隆平饑戶部請以官麥貸之帝曰

卽振之何貸爲　己丑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非務誅殺也吏或深文傅會以致冤濫朕甚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或朕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淩遲之刑者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鞭人背及加人宮刑有自宮者以不孝論非謀反毋連坐親屬古之盛世採聽民言用資戒警今奸人往往摭拾誣爲誹謗法司刻深鍛鍊成獄刑之不中民則無措其除誹謗禁有告者一切勿治

庚寅薛祿巡開平大同邊　山壽至交阯黎利得赦無降意陽言俟秋涼赴官而寇掠不已辛卯李安爲參將與陳智同鎭交阯智素無將略憚賊且與方政迕遂頓兵不進賊益無所忌再圍茶籠州乂安知府琴彭署州事悉力拒守　先是胡濙陳十

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都省南北供億之煩帝嘉納之
戊戌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復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以
將還都南京故也　時有上書頌太平者帝以示諸大臣皆以
爲然楊士奇獨曰陛下雖澤被天下然流徙尙未歸創痍尙未
復民尙艱食更休息數年庶幾太平可期帝曰然因顧蹇義等
曰朕待卿等以至誠望匡弼惟士奇曾上五章卿等皆無一言
豈果朝無闕政天下太平耶諸臣慚謝　加封張玉河間王王
眞寧國公與朱能姚廣孝並侑享成祖廟廷帝謂張輔有兄弟
可加恩乎輔頓首言輗軏蒙上恩備近侍然皆奢侈獨從兄侍
郎信賢可使也帝召見信曰是英國公兄耶趣武冠冠之改錦
衣衛指揮同知世襲　是月南京地屢震　夏四月壬寅帝聞

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召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士奇言上恩至矣但須戶工二部預聞帝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趣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就門樓書詔帝覽畢卽用璽付外行之顧士奇曰今可語部臣矣　設北京行都察院　壬子皇太子謁孝陵居守南京李慶及左諭德周述等從慶在途約束將士秋毫無所擾太子欲獵慶諫止　戊午帝如天壽山謁長陵己未還宮　賜蹇義印曰忠貞楊士奇曰貞一璽書諭之曰曩朕監國卿日侍左右徇國忘身二十餘年夷險一節茲製印賜卿藏之於家俾後世知朕君臣共濟艱難也義視夏原吉尤厚重然過於周慎士奇嘗於帝前詰義曰何

過慮義曰恐鹵莽為後憂耳楊榮嘗毀義帝不直榮義頓首言
榮無他卽左右有譏榮者願陛下慎察帝笑曰吾固弗信也
振河南及大名饑　南京地屢震　五月李時勉上疏言事帝
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脅折者三侍講羅汝
敬亦上言時政十五事忤旨並改御史命日慮一囚言一事章
三上己卯下錦衣衛獄時勉於錦衣千戶某有恩千戶適涖獄
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　庚辰帝不豫遣中官海壽馳
召皇太子於南京　辛巳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謂夏原吉曰
李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原吉慰解之是夕帝崩於欽安殿年
四十八皇后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監國　皇太子方謁孝陵
海壽至卽日就道時中外疑懼黃淮憂危歐血南京亦頗傳凶

問又傳漢王高煦謀伏兵於道邀太子羣臣請整兵衞或從開道行太子不可曰君父在上誰敢干之遂由驛道馳還六月辛丑至良鄉宮中始發喪百官素服迎太子於盧溝橋宣遺詔哭盡哀太子素服至長安右門下馬步哭至宮門外釋冠服被髮入居喪次　庚戌太子即位　辛亥諭邊將嚴守備　甲寅趣中官在外採辦者還罷所市物　秋七月戊辰朔禮臣請帝服淺淡色衣烏紗翼善冠黑角帶於奉天門視事帝曰朕心何能忍雖加一日愈於已仍素服坐西角門不鳴鐘鼓令百日後再議　乙亥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胡氏爲皇后　辛卯顧興祖討大藤峽蠻平之　壬辰錄宿衞東宮舊勞封左都督吳成爲淸平伯　乙未諭法司愼刑獄　閏月戊申薛貴吳成及都督

馬英都指揮梁成帥師巡邊　宏文閣罷乙丑楊溥入直文淵閣與楊士奇等共典機務　都督僉事巫凱鎮遼東　京師大雨壞正陽齊化順成等門城垣　禮臣復請御奉天門帝命俟山陵事畢　帝下詔求言湖廣參政黃澤上疏言正心卹民敬天納諫練兵重農止貢獻明賞罰遠嬖倖汰冗官十事其言遠嬖倖曰刑餘之人其情幽陰其慮險譎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大巧似愚一與之親如飲醇酒不知其醉如噬甘腊不知其毒寵之甚易遠之甚難是以古者宦寺不使典兵干政所以防患於未萌也涓涓弗塞將為江河此輩宜一切疏遠勿使用事漢唐已事彰彰可鑑帝嘉之而不能用　興州左屯衛軍范濟詣闕言八事其一曰楮幣之法昉於漢唐元造元統交鈔後又造中

統鈔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敝乃造至元鈔與中統鈔兼行子
母相權新陳通用又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中統鈔五貫得
換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日造萬錠其計官吏俸稍內府供用若
干天下正稅雜課若干斂發有方周流不滯以故久而通行太
祖皇帝造大明寶鈔以鈔一貫當白金一兩民歡趣之迄今五
十餘年其法稍弊亦由物重鈔輕所致願陛下因時變通重造
寶鈔一準洪武初制使新舊兼行取元時所造之數而增損之
稽國家度支之數而權衡之俾鈔少而物多鈔重而物輕嚴僞
造之條開倒換之法推陳出新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永無
弊其二曰備邊之道守險爲要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乃
京師之藩垣邊徼之門戶土可耕城可守宜盛兵防禦廣開屯

田脩治城堡謹烽火明斥堠毋貪小利毋輕遠求堅壁清野使
無所得俟其懲而擊之得利則止毋窮追深入此守邊大要也
其三曰兵不在多在於堪戰比者多發爲事官吏人民充軍塞
上非白面書生則老弱病廢遇有征行有力者得免貧弱者備
數器械不完糗糧不具望風股栗安能效死今宜選其壯勇勤
加訓練餘但令乘城擊柝遞走牙門庶幾各得其用其四曰民
病莫甚於句軍衞所差官至六七員百戶差軍旗亦二三人皆
有力交結及畏避征調之徒重賄得遣既至州縣擅作威福迫
脅里甲恣爲奸私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詐稱死亡託
故留滯久而不還及還則以所得財物徧賄官吏朦朧具覆究
其所取之丁十不得一欲軍無缺伍難矣自今軍士有故令各

衞報都督府及兵部府部牒布政按察司令府州縣準籍貫姓名句取送衞則差人驛騷之弊自絕其五曰洪武中令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爲善策比者調度日繁興造日廣虛有屯種之名田多荒蕪兼養馬採草伐薪燒炭雜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農業焉得不廢願敕邊將課卒墾荒限以頃畝官給牛種稽其勤惰明賞罰以示勸懲則塞下田可盡墾轉饟益紓諸邊富實計無便於此者其六曰學校者風化之原人才所自出貴明體適用非徒講文藝而已也洪武中妙選師儒教養甚備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委靡立志不宏執節不固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安望其立朝爲名公卿哉宜選良士爲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者爲生徒訓以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

貢於國學磨礱砥礪使其氣充志定卓然成材然後舉而用之以任天下國家事無難矣其七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漢高祖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勸以復讎唐太宗禦突厥於便橋未聞房杜勸以報怨古英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誇武功計慮遠矣洪武初年嘗赫然命將欲清沙漠旣以饋運不繼旋即班師遂撤東勝衛於大同塞山西陽武谷口選將鍊兵扼險以待內脩政教外嚴邊備廣屯田興學校罷貪吏徙頑民不數年間朵兒只巴獻女伯顏帖木兒乃兒不花等相繼禽獲納哈出亦降此專務內治不勤遠畧之明效也伏望遠鑒漢唐近法太祖毋以窮兵黷武爲快毋以犂庭掃穴爲功棄捐不毛之地休養冠帶之民俾竭力於田桑盡心於庠序邊塞絕創痍之苦

閭里絕呻吟之聲將無倖功士無夭閼遠人自服荒外自歸國祚靈長於萬年矣其八曰官不在衆在乎得人國家承大亂後因時損益以府爲州以州爲縣繼又裁併小縣之糧不及俸者量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丞簿少者知縣典史而已其時官無廢事民不愁勞今藩臬二司及府州縣官視洪武中再倍政愈不理民愈不寧奸弊叢生詐僞滋起甚有官不能聽斷吏不諳文移乃容留書寫之人在官影射賄賂公行獄訟淹滯皆官冗吏濫所致也望斷自宸衷凡內外官吏並依洪武中員額冗濫者悉汰則天工無曠庶績咸熙而天下大治矣濟元進士洪武中嘗官廣信知府坐累謫戍時年八十餘奏上帝欲用之呂震言其老乃以爲儒學訓導　漢王高煦陳利國安民四事帝

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諭之因語羣臣曰皇祖嘗諭皇考謂叔有異志宜備之如今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可不順從之歟凡有求請皆曲徇其意高煦益自肆　初中官喬來喜鄧成等使西域道安定曲先遇賊見殺掠所賫金幣仁宗璽書諭赤斤罕東及安定曲先詰賊主名而敕李英與土官指揮康壽等進討英詗知安定指揮哈三孫散哥曲先指揮散即思實殺使者遂帥兵西入賊驚走追擊踰崑崙山深入數百里至雅令闊八月戊辰與安定賊遇大敗之俘斬千一百餘人獲馬牛雜畜十四萬曲先賊聞風遠遁安定王桑爾加失夾等懼詣闕謝罪

壬申詔內外羣臣舉廉潔公正堪牧民者　周幹還言有司多不得人土豪肆惡而岳福不任職帝召福還癸未擢胡槩大

理卿與葉春同往巡撫南畿浙江設巡撫自此始浙西豪持郡邑短長爲不法海鹽民平康暴橫甚御史捕之逝去會赦還益聚黨八百餘人槩捕誅之已悉捕豪惡數十輩械至京論如法於是奸宄帖息諸衞所糧運不繼軍乏食槩以便宜發諸府贖罪米四萬二千餘石贍軍乃聞於朝帝悅諭戶部勿以專擅罪槩

周幹又言蘇常嘉湖諸府民多逃亡詢之耆老皆云重賦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租舊畝五升小民佃種富民田畝輸私租一石後因事故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十分取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乎仁和海鹽崑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餘頃逮今十有餘年猶徵其租田沒於海租從

何出請將沒官田及公侯還官田俱視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海水淪陷田悉除其稅帝命部議行之　九月壬寅葬昭皇帝於獻陵廟曰仁宗初詔營獻陵帝欲遵遺詔從儉約以問蹇義夏原吉皆力贊曰聖見高遠出於至孝萬世之利也帝親爲規畫三月而陵成宏麗遠不及長陵其後諸帝因以爲制　權謹以疾乞歸改通政司左參議致仕　蹇義等請仁宗祔廟後仍素服御西角門視事至孟冬歲暮行時饗禮鳴鐘鼓黃袍御奉天門視朝禫祭然後釋素服從之　定鄉會試取士額鄉試南京國子監及南直隸共八十人北京江西各五十人浙江福建各四十五人湖廣廣東各四十人河南四川各三十五人陝西山西山東各三十人廣西二十人雲南交阯各十人貴州有

應舉者就試湖廣會試取士不過百人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以爲常　冬十月戊寅南京地震　戊子敕公侯伯五府六部大學士給事中審覆重囚　蠻寇覃公旺作亂據思恩縣大小富龍三十餘峒固守險阻以拒官軍十一月戊戌顧興祖督兵分道攻之斬公旺并其黨千五十餘人捷至帝曰蠻民亦朕赤子殺至千數豈無脅從非辜者以後宜開示恩信撫慰而降之如賈琮戍交州可也　雙流知縣孔友諒言六事一曰守令親民之官古者不拘資格必得其人不限歲月使盡其力今居職者多不知撫字之方而廉幹得民心者又遷調不常差遣不一或因小事連累朝夕營治往來道路日不暇給乞敕吏部擇才望素優及久歷京官者任之諭戒上司毋擅差遣假以歲月責成

治要至遠缺佐貳多經裁減獨員居職或遇事赴京多委雜職署事因循苟且政令無常民不知畏今後路遠之缺常留一正員任事不得擅離庶法有常守二曰科舉所以求賢必名實相副非徒誇多而已今秋闈取士動一二百人弊既多端僥倖過半會試下第十常八九其登第者實行或乖請於開科之歲詳核諸生行履孝弟忠信學業優贍者乃許入試庶浮薄不致濫收而國家得眞才之用三曰祿以養廉祿入過薄則生事不給國朝制祿之典視前代爲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祿其餘大小官自折鈔外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仰事俯育與往來道路安所取資貪者放利行私廉者終窶莫訴請敕戸部勘實天下糧儲以歲支之餘量增官俸仍令內外風憲官採訪廉

潔之吏重加旌賞則廉者知勸貪者知戒四曰古者賦役量土宜驗丁口不責所無不盡所有今自常賦外復有和買採辦等事自朝廷視之不過令有司支官錢平買而無賴之輩關通吏胥壟斷貨物巧立辨驗折耗之名科取數倍奸弊百端乞盡停採買減諸不急務則國賦有常民無科擾又言汰冗員任風憲二事　薛祿召還陳邊備五事辛酉復遣巡邊　十二月甲申顧興祖討平宜山蠻　茶籠被圍七月陳智等坐視不救巡按御史飛章以聞帝馳敕責陳智等曰茶籠守彭被困孤城矢死無二若等不援將何以逃責急發兵解圍無干國憲敕未至而城陷琴彭死之詔贈彭左布政使官其一子彭交阯人也涖官有善政陳洽上疏曰黎利雖乞降內懷攜貳既陷茶籠復結玉

麻土官老撾酋長與之同惡始言俟秋涼赴官今秋已過復言與參政梁汝芴有怨乞改授茶籠州而遣逆黨潘僚路文律等往嘉興廣威諸州招集徒眾勢日滋蔓乞命總兵者速行勦滅奏至帝復降勑切責智等期來春平賊　初長淸知縣薛愼以親喪去官比服闋長淸民相帥詣京師乞愼再任蹇義以聞且言長淸別除知縣已久卽如民言又當更易帝曰國家置守令但欲其得民心苟民心不得雖屢易何害竟易之未幾博野知縣陳哲秦安知縣暢宣碭山知縣劉伯吉曹縣知縣范希正皆以部民請還所任

明紀卷第十一終

明紀卷第十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宣宗紀起宣德元年丙午訖宣德十年乙卯凡十年

宣宗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宣德元年春正月癸丑赦死罪以下運糧宣府自贖　時軍伍不清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攘良民充伍帝諭兵部曰朝廷於軍民如舟車任載不可偏重宜令有司審實毋任相混己未遣侍郎黃宗載等十五人分行天下清理軍伍其後定清軍例二十二條遣京卿給事中御史著爲令　二月丁丑耕耤田　丙戌謁長陵獻陵丁亥還宮　巡按山西御史張政言近詔民有棄田逃徙田土逋負稅糧者悉予復業蠲逋而山西民或初逃時未申

戶部負租因不準開豁舊業久廢生計尙無恐又致逃徙帝謂夏原吉曰大赦之後何遽不除其即下有司蠲免之　陳智累得敕責懼與方政薄可留關敗還三月己亥又敗於茶籠州政勇而無謀智懦而多忌素不相能而山壽專招撫擁兵又安不救是以屢敗　癸丑行在禮部侍郎張瑛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帝爲太孫時瑛以給事中與陳山同侍講讀故有是命瑛善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受成而已　戴綸爲兵部侍郎復以諫獵忤旨命參贊交阯軍務林長懋自南京後至出爲鬱林知州無何坐怨望並逮至京下錦衣衛獄帝臨鞫之綸抗辨觸帝怒立箠死籍其家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寺卿希文皆被繫　交阯渠魁未平而小寇蠭起美留潘可利助逆宣化周莊太

原黃菴等結雲南寍遠州紅衣賊大掠帝敕沐晟勦寍遠賊又
發西南諸衛軍萬五千弩手三千赴交阯且敕老撾不得容叛
人夏四月乙丑王通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都督馬瑛爲參將
赴交阯討賊陳洽參贊軍務奪陳智方政職充爲事官從立功
賊犯清化政不出戰都指揮王演擊敗之　御製外戚事鑑及
歷代臣鑑成頒賜外戚及羣臣諭之曰朕於暇日采輯前代近
戚及羣臣善惡吉凶之跡用示法戒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
禮部尚書呂震卒震有精力能彊記才足以濟其用凡奏事他
尚書皆執副本又與侍郎更進迭奏震兼三部奏牘繁多皆自
占奏不執副本亦不與侍郎參情狀委曲千緒萬端背誦如流
未嘗有誤然無學術爲禮官不知大體祀太廟致齋飲酒西番

僧舍大醉歸一夕卒　五月甲午朔錄囚　丙申詔大赦交阯
罪人黎利潘僚降亦授職停采辦金銀香貨又以交阯右布政
使戚遜貪淫黜之命弋謙往代　丙午敕郡縣瘞遺骸　庚申
召薛祿還　製金寶賜貴妃孫氏故事皇后金寶金冊妃以下
有冊無寶孫氏有盛寵帝請於太后賜焉貴妃有寶自此始
總旂衛整女刲肝療母病禮部爲請旌帝曰孝親有道剖腹刲
肝豈可爲訓若因此傷生其罪益大遂不許　命王彰自良鄉
抵南京巡撫軍民以所言率常事降敕切責令詳具利病以聞
尋召還命與都督山雲巡山海至居庸諸關隘　六月行在刑
部都察院言南京輕重罪囚俱解赴行在道中亡故者多其囚
已經大理寺審允宜令南京法司監候奏請其旂軍以下輕罪

就彼依律決遣從之　秋七月癸巳京師地震有聲　初太祖
制中官不許讀書識字成祖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至是
立內書堂改刑部主事劉翀爲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
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於是始通文墨掌章奏與外
庭交結往來矣　乙未免山東夏稅　己亥諭六科凡中官傳
旨必覆奏始行時中官寖盛帝亦寖親幸之擅傳旨者終不能
禁部科亦不能違也　時修南京天地山川壇殿宇命黃宗載
及侍郎吳廷用采木湖廣壬子以旱災罷其役用巡按御史劉
鼎貫言也吳中請罷其半帝命悉罷之　庚申進安順伯薛貴
爵爲侯　方政督諸軍進討黎利李安及都指揮于瓚謝鳳薛
聚朱廣等先奔俱謫爲事官立功贖罪陳智遣都指揮袁亮擊

利弟善於廣威州欲渡河土官何加伉言有伏亮不從遣指揮陶森錢輔等渡河中伏並死亮亦被執都督蔡福守乂安以芻糧將盡退就東關千戶包宣以其眾詣賊降福行至富良江爲賊所麽與指揮僉事周安等俱陷賊利以呂江爲官軍往來要路悉力攻之都指揮同知李任堅守賊令福招任降任於城上罵福發礮擊之賊擁福去大集兵眾飛車衝梯薄城環攻任與指揮顧福帥精騎出城掩擊燒其攻具賊又築土山臨射城中鑿地道潛入城任福隨方禦之周安潛與眾謀俟官軍至爲內應包宣覺之以告利利將殺安安曰吾天朝臣子豈死賊手與指揮陳麟躍起奪賊刀殺數人皆自刎死所部九千餘人悉被殺　八月壬戌朔漢王高煦反遣親信枚青等潛至京師約諸

功臣爲內應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助又散弓刀旂幟於諸衛所盡奪旁郡縣畜馬立五軍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戸盛堅右軍知州朱恆後軍諸子各監一軍高煦自將中軍世子瞻坦居守指揮韋宏韋興千戸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恆等太師都督尚書等官陳士啟自青州暮馳至濟南語三司密聞於朝御史李濬以父喪家居高煦招之不從變姓名間道詣京師上變枚青夜至張輔所輔立縶之以聞帝遣中官侯泰賜高煦書泰至高煦盛兵見泰南面坐大言曰永樂中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吾豈能鬱鬱居此汝歸報急縛奸臣來徐議我所欲泰懼唯唯而已比還帝問漢王何言治兵何如泰皆不敢以實對　丙寅

宥武臣殊死以下罪復其官　丁卯封費瓛爲崇信伯　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亦以靖難爲辭移檄罪狀諸大臣以夏原吉爲首帝歎曰漢王果反乃議遣薛祿將兵往討皇太后召楊榮等問討榮首勸帝親征太后帝皆有難色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臨事可知矣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策善禮部尚書胡濙亦贊之帝意遂決張輔奏曰高煦素懦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帝曰卿誠足擒賊顧朕初即位小人或懷二心不親行不足安反側己巳詔親征高煦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墡居守薛祿吳成將前鋒大賚五軍將士辛未發京師過楊村馬上顧從臣

曰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下帝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衛軍家樂安必內顧不肯徑趨南京高煦外誇詐內實怯臨事狐疑不能斷今敢反者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不能親征卽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耳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卽禽矣有從樂安來歸者厚賞之令還諭其衆仍遺高煦書曰張敖失國始於貫高淮南被誅成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卽出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禽或以王爲奇貨縛以來獻悔無及矣高煦初聞祿等將兵攘臂大喜以爲易與及聞親征始懼庚辰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詰旦出戰帝令大軍蓐食兼行辛巳駐蹕樂安城北壁其四

門賊乘城守王師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諸將請卽攻城帝不許再敕諭高煦又以敕繫矢射城中諭禍福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大懼乃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妻子卽出歸罪帝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通逆謀書壬午帝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禽高煦紿斌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帝羣臣請正典刑不允命御史于謙口數其罪以劾章示之謙正詞嶄嶄聲色甚厲高煦伏地戰慄頓首言臣罪萬死萬死惟陛下命帝令高煦爲書召諸子餘黨悉就禽赦城中罪脅從者不問癸未改樂安曰武定州命祿與尚書張本撫輯其眾乙酉班師庚寅次獻縣之單家橋侍郎陳山迎謁言曰趙王與高煦共謀逆久矣宜移兵襲彰德執趙

王庶異日不勞聖慮帝以問榮榮力贊之遂以帝意令楊士奇草敕士奇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可欺乎榮厲聲曰汝欲撓大計耶今逆黨言趙實與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請皆入以死諍榮先入士奇溥繼入閽者不納山復邀蹇義及原吉共請義原吉以士奇言白帝帝初無罪趙意移兵事得寢九月丙申至自武定州廢高煦父子爲庶人築室西安門內錮之戊戌法司鞫高煦同謀者詞連晉王濟熿趙王高燧詔勿問王斌朱恆等及長史錢巽教授錢常典仗侯海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外爲民天津青州滄州山西諸都督指揮

約舉城應者事覺相繼誅凡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氓者七百二十人帝製征東記以示羣臣　冬十月戊寅或言李時勉得罪先帝狀帝震怒命使者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已又命卽斬西市毋入見後使者出端西旁門而前使者已縛時勉從端東旁門入不相值帝遥見駡曰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言色稍霽時勉徐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稱時勉忠立赦之復官侍讀　黎善分兵三道犯交州其攻下關者爲都督陳濬所敗攻邊江小門者爲李安所敗善夜走王通聞之亦分兵三

道出擊馬瑛敗賊清威至石室與通會十一月乙未進師應平之寧橋陳洽與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駐師覘賊通不聽麾兵徑渡陷泥淖中伏發官軍大敗死者二三萬人通傷脅走還洽躍馬入賊陳創甚墜馬左右欲扶還洽張目叱曰吾爲國大臣食祿四十年今日義不苟生揮刀殺賊數人自剄死黎利方圍清化聞之鼓行至清潭攻北江進圍東關通素無戰功以父眞死事封朝廷不知其庸劣誤用之一戰而敗氣大沮陰遣人許利爲乞封而檄清化迤南地歸利盡撤官吏軍民還東關按察使楊時習執不可通不聽賊分兵萬人圍隘留關百戶萬琮奮擊乃退清化知州羅通與指揮打忠乘間破賊殺傷甚眾賊將遁而檄至通曰吾輩殺賊多出城必無全理與就縛曷若盡

忠死乃與忠益固守賊令蔡福說降通登陴大罵賊知城不可拔引去　王通既與賊和乃遣政平知州何忠副千戶桂勝以奏還土地爲辭陰令請兵至昌江爲賊所拘二人瞋目怒罵不屈並忠子皆被害　劉觀等言高煦同謀者皆已伏法其護衞軍居他州者尙多請罪之帝曰凡先調衞及商販在外者皆不與逆謀其釋之不必窮治　十二月辛酉免六師所過秋糧辛未命行在刑部都察院錦衣衞三日內悉上所鞫獄囚罪狀帝親覽決眞犯死罪依律連坐者免死謫戍流徒以下運甎贖罪及罰鈔釋免有差凡宥免三千餘人　帝聞王通敗陳洽死大駭歎曰大臣以身殉國一代幾人贈洽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給事中乙酉柳升爲征虜副將軍充總兵官梁銘爲左副總

兵部督崔聚爲參將李慶參贊軍務帥師由廣西往討黎利沐晟爲征南將軍帥徐亨譚忠由雲南進兵兩軍共七萬餘人復敕通固守俟升洽之未沒也累奏乞黃福還撫交阯會福奉使南京召赴闕敕曰卿惠愛交人久交人思卿其爲朕再行仍以工部尚書兼詹事領二司事　初高煦言嘗遣人與趙王高燧通謀戶部主事李儀請削其護衞張本亦以爲言帝皆不聽既而言者益衆帝召楊士奇謂曰議者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最親陛下當保全之毋惑羣言帝曰吾欲封羣臣章示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善更得一璽書幸甚乃遣袁容持羣臣章及高煦獄詞示高燧高燧大懼已而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謝且請還常山中護衞及羣牧所儀衞司官校帝命收其所還護衞而

與之儀衛司言者始息
二年春正月丁未有司奏歲問囚數帝謂百姓輕犯法由於教化未行命申教化　命戶部申明屯田之法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巡察　南京戶部尙書師逵卒逵當成祖世佐蹇義在吏部二十年人不敢干以私成祖在北京嘗語左右曰六部扈從臣不貪者惟逵而已逵不殖生產祿賜皆分宗黨有子八人至無以自贍　二月癸亥行在戶部侍郎陳山爲本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中官侯顯使西番　薛祿巡視畿南諸府城池嚴戒軍士毋擾民違者以軍法論　黎利攻交州城乙丑王通以勁兵五千出不意擣賊營破之斬其司空丁禮以下萬餘級利惶懼欲走諸將

請乘勝急擊通猶豫三日不出賊知其怯復樹柵掘濠塹四出
剽掠夏四月陷昌江諒山時昌江死守九月餘前後三十戰賊
聞柳升兵將至益兵來攻庚申城陷李任顧福帥死士三戰三
敗賊賊驅象大至不能支皆自剄死知府劉子輔指揮劉順中
官馮智俱自經城中居民婦女不屈死者數千人諒山破知府
易先亦自縊死賊分兵圍邱溫都指揮孫聚力拒之　高煦之
叛晉王濟熿密遣人相約結帝未之問也已而所遣使懼罪及
走京師首實中官劉信等數十人告濟熿擅取屯糧十萬餘石
欲應高煦并發其宮中詛呪事寧化王濟煥馳奏其弒嫡母事
帝遣使察之皆實甲子召至京示以諸所發奸逆狀廢爲庶人
幽鳳陽同謀官屬及諸巫悉論死　賊圍交州久王通閉城不

敢出賊益易之致書請和通欲許之集衆議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衆不敢言已巳通許利和以其書聞　右都御史王彰卒彰嚴介自持請託皆絕然用法過嚴其母屢以爲言不能改與劉觀同官人謂彰公而不怨觀私而不刻云　五月癸巳薛祿督饟開平　己亥仁宗神主祔太廟　丙午錄四　六月戊寅錄四　交阯賊勢既盛道路梗絕朝廷久不得奏報是月有軍丁李茂先等三人間道走京師言昌江被圍急帝授三人百戶敕柳升急進援　秋七月己亥黎利陷隘留關進圍邱溫邱溫守將指揮使徐麟千戶蔡容帥疲卒固守城陷皆死無一降者他將吏多棄城遁帝以顧興祖在南寧隘留被攻擁兵不救逮治之　庚子錄四

先是發松潘軍援交阯將士憚行千戶錢宏與衆謀詐言番叛帥兵掠麥匝諸族且言大軍將致討番人震恐約黑生番反殺指揮陳傑等陷松潘疊溪圍威茂諸州斷索橋指揮吳玉韓整高隆相繼敗績又掠綿竹諸縣官署民居皆被焚燬鎮撫侯璉死之辛丑命都督同知陳懷充總兵官帥劉昭趙安蔣貴等往討又命鴻臚丞何敏指揮吳瑋先往招之梟宏於松潘以徇敵犯開平無所得而退薛祿方駐宣府相距三百里帥精兵晝伏夜行三夕至丁未縱輕騎蹂敵營破之大獲人畜師還敵躡其後復奮擊敗之敵遂遠遁　八月甲子黃淮以疾乞致仕許之淮歸父性年九十餘奉養甚歡　免兩京山西河南州縣被災稅糧　陝西旱戶部尚書郭敦與隆平侯張信整飭庶務當

行者同三司官計議奏行敦請蠲逋賦振貧乏考黜貪吏罷不急之務凡十數事悉從之　九月壬辰錄囚時運論三法司錄上繫囚罪狀凡決遣二千八百餘人帝諭刑官曰吾慮其瘐死故寬貸之非常御也　柳升奉命久俟諸軍集始抵隘留關黎利既與王通有成言乃詭稱陳氏有後帥大小頭目具書詣升軍乞罷兵立陳氏裔升不啟封遣使奏聞賊緣途據險列柵官軍連破之抵鎮夷關升意殊輕賊李慶梁銘皆病甚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慶曰柳將軍辭色皆驕驕者兵家所忌賊或示弱以誘我未可知也防賊設伏璽書告誡甚切公宜力言之慶強起告升都事潘禋亦勸升持重廣偵探引芹站舊橋事爲戒升皆不爲意乙未次倒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遽壞後隊

不得進賊伏四起升陷泥淖中中鏢死是日銘病卒明日慶亦卒又明日崔聚帥軍至昌江賊來益衆官軍殊死鬬賊驅象大戰陳亂賊大呼降者不死官軍或死或走無降者安鏞禋及主事李宗昉皆死之崔聚力戰被執賊百計降之不屈死一軍盡沒升質寬和善撫士卒勇而寡謀遂及於敗黃福走還至雞陵關爲賊所執欲自殺賊羅拜泣下曰公交民父母也公不去我曹不至此力持之黎利聞之曰中國遣官吏治交阯使人人如黃尚書我豈得反哉遣人馳往守護饋白金餱糧肩輿送出境福至龍州盡取賊所遺歸之官　戊申封李英爲會寧伯　王通聞柳升敗益懼更啗黎利和爲利馳上謝罪表十月戊寅大集官吏軍民出下哨河立壇與利盟約退師因宴利遺以錦綺

利亦以重寶為謝沐晟軍至水尾縣造船將進聞通已議和引還賊乘之大敗　鴻臚寺進黎利與柳升書王通遣官偕賊使奉陳暠表亦至略言暠為先王暊三世嫡孫避禍遠竄潛身老撾二十年今本國人民不忘先王遺澤已訪得之乞還其爵土初帝嗣位與楊士奇楊榮語交阯事即欲棄之暠表至心知其詐欲藉以為名遂召羣臣示之諭以罷兵息民意張輔蹇義夏原吉以下皆言與之無名徒示弱天下士奇言陛下卹民命以綏荒服不為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為美談不為示弱許之便榮亦力言不宜以荒服疲中國時帝意已決輔爭之不能得遂命擇使交阯者義薦伏伯安口辨士奇曰言不忠信雖蠻貊之邦不可行伯安小人往且辱國帝是之十一月乙酉朔命禮部

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爲正使右通政黃驥鴻臚卿徐永達爲副使齎詔撫諭安南人民盡赦利罪與之更新立暠爲安南國王赦以興滅繼絶之意以思明府之祿州西平州與安南諭通及三司官令盡撤軍民北還　時皇后未有子貴妃孫氏陰取宮人子爲己子由是寵眷益重己亥以皇長子生大赦天下免明年稅糧三之一　十二月丁丑振陝西饑幷給絹布十五萬匹　王通令山壽與陳智等由水路還欽州自帥步騎由陸路還太平至南寧始以聞交阯内屬者二十餘年前後用兵數十萬饋餉至百餘萬轉輸之費不與焉通不俟詔命棄去官吏軍民還者八萬六千餘人其陷於賊及爲賊所戮者不可勝計　交阯入宣化知府陶季容廣源知州閔顏州判岑斗烈吏

目譚忠謹古雷縣千夫長陳汀及土官阮世寧阮公庭皆不願從黎利自拔來歸帝命加意撫卹資糧器用官給之尋以汀家屬盡陷嘉其義擢爲指揮　顧興祖既被逮柳慶蠻韋朝烈等掠臨桂諸縣公侯大臣舉山雲廉勇有智略帝亦自知之

三年春正月命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廣西雲至討朝烈破之賊保山巔山峻險挂藤於木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下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隨其後驅向賊賊謂官軍上亟斷藤比明石盡衆譟而登遂盡破之南安廣源諸蠻悉下雲乃築四城九堡傅舍九十餘區以鎮要害初廣西鎮帥至土官率饋獻爲故事帥受之即爲所持雲聞府隸鄭牢剛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汙不可湔將軍新潔衣也

寍可汚耶雲曰不受彼且生疑奈何牢曰黷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雲曰善盡卻饋獻嚴戢之由是土官畏服調發無敢後者牢遇事韓觀觀醉輒殺人牢輒留之醒乃以白全活甚衆爲士大夫所重竟以隸終　吳璋至松潘賊不順命璋與龍州知州薛繼賢擊賊復松潘陳懷至仍用璋前鋒屢敗賊於圪荅壩葉棠關奪永鎮等橋復疊溪蔣貴募鄉導絕險而進薄賊巢一日十數戰大敗之撫定祁命等十簇又招降渴卓等二十餘寨招撫復業者萬二千二百餘戶歸所掠軍民二千二百餘人事遂定捷聞進懷左都督厚賚金幣留鎮四川而絀璋功不錄　皇長子生八日羣臣卽上表請立爲太子皇后亦請早定國本孫貴妃僞辭曰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

耶二月戊午立皇長子祁鎮爲皇太子　帝著帝訓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求言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卹刑文治武備馭夷藥餌以教子孫帝自爲之序復題其後以致意焉　南京戶部尚書古朴卒朴在朝三十餘年不通干請與都御史向寶俱以清介稱寶以致仕歸卒於途　帝令皇后上表辭位三月癸未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册貴妃爲后諸大臣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皆不能爭后賢而被廢天下聞而憐之皇太后常召后居清寧宮內廷朝宴命居孫后上孫后常怏怏帝後亦悔之自解曰此朕少年事耳　壬辰錄囚　夏四月癸亥敕凡官民建言章疏尚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勿諱

閏月壬寅錄囚　免山西旱災稅糧甲寅命有司振卹　王
通等至京文武諸臣合奏其罪廷鞫具服庚戌通及陳智馬瑛
方政弋謙馬騏山壽俱論死下獄籍其家顧興祖幷下獄帝終
不誅長繫待決而已騏恣虐激變罪尤重而謙實無罪皆同論
時議非之廷臣復劾沐晟徐亨譚忠逗留及喪師辱國罪帝不
問　五月辛酉錄囚先是金純有疾帝命醫視療稍間免其朝
參俾護疾視事會暑敕法司理滯囚純數從朝貴飲為言官所
劾帝怒曰純以疾不朝而燕於私可乎命繫錦衣獄既念純老
臣釋之落太子賓客　李琦羅汝敬等還黎利遣使奉表謝恩
詭言陳暠於正月物故陳氏子孫絶國人推利守其國謹俟朝
命帝心知其詐不欲遽封己巳復遣汝敬徐永達諭利及其下

令訪陳氏後幷盡還官吏人民及其眷屬　辛未贈交阯死事諸臣李任都督同知顧福劉順徐麒都指揮同知周安指揮同知蔡容指揮僉事桂勝正千戸並令子孫承襲劉子輔易先布政司參政何忠府同知馮智太監並與誥賜券惟陳麟嘗與朱廣開門納賊故贈䘏不及　眞定順德廣平所屬州縣奏自去年十月至今年夏不雨麥無收壬申命免徵夏稅　周王有燉博學善書弟有爋自大理歸數訐之又與新安王有熺詐爲祥符王有爝與趙王書繫箭上置彰德城外詞甚悖都指揮王友得書以聞帝逮友訊無迹召有爋至曰必有爋所爲訊之具服並得有熺掠食生人肝腦諸不法事免有爋有熺爲庶人　黎利歸蔡福朱廣薛聵于聵及指揮魯貴千戸李安於京師誅之

籍其家　六月丙戌免陝西被災夏稅　時未有官妓之禁臣寮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劉觀爲都御史私納賄賂諸御史亦貪縱無忌一日朝罷帝召楊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祖宗時朝臣謹飭年來貪濁成風何也士奇對曰永樂末已有之今爲甚耳榮曰永樂時無踰方賓帝問今日誰最甚者榮曰劉觀又問誰可代者士奇榮薦通政使顧佐公廉有威歷官並著風采爲京尹政清弊革帝喜丁未出觀巡視河道秋七月擢佐右都御史賜敕奬勉命察諸御史不稱者黜之御史有闕舉送吏部補選佐視事卽奏黜嚴皚楊居正等二十八人謫遼東各衞爲吏降八人罷三人而舉進士鄧棨國子生程富謁選知縣孔文英教官方瑞等四十餘人堪任御史帝使歷政三月而後任之

居正等六人辨愬帝怒幷諸爲吏者悉戍之既而暟自戍所潛還京叅他賄爲佐所奏且言暟謀害己詔戮暟於市　戊辰錄四　吳中坐以官木石遺中官楊慶作宅下獄尋釋之　先是行在都御史劾胡概葉春所至作威福縱兵擾民帝弗問陰使御史廉之無所得由是益任概賜璽書獎勵概亦自信諸當興革者皆列以聞　初仁宗復設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凡五府六部文移申達必經之多重複稽誤八月辛卯帝命公侯伯尚書都御史等議皆言既有府部則行府行部宜罷從之　刑部尚書金純致仕純務寬大每戒屬吏不得妄椎擊入故當純時獄無瘐死者　丁未帝自將巡邊命張本顧佐等居守金幼孜等皆從度雞鳴山帝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此山幼孜對

曰太宗尋悔此役故建憫忠閣帝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爲元亡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帝取夏原吉橐糗嘗之笑曰何惡也對曰軍中猶有餒者帝命賜以大官之饌且犒將士　九月辛亥次石門驛兀良哈寇會州帝自將輕騎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往擊之留扈行諸文臣於大營命楊榮從乙卯出喜峰口遇敵於寬河帝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並發兀良哈人馬死者過半帝親帥百餘騎追奔其衆望見黃龍旂悉下馬羅拜請降遂生縛之斬其酋渠金忠與其甥把台請自效帝許之或言不可遣帝曰去留任所欲耳朕有天下獨少此二人耶已二人獲數十人馬牛數百來獻帝喜命中官酌以金卮遂賜之戊午饗將

士於會州甲子班師癸酉至自喜峰口把台尋賜姓名曰蔣信

冬十月乙酉詔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不煩以政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皆先帝簡畀以遺朕春秋高尚兼有司之事非所以優之也其輟所務在朕左右講論至理共寧邦家勳階爵祿並如故義原吉皆起家太祖時義兼銓政原吉筦度支皆二十七年名位先於士奇榮與士奇榮同心輔政義善謀榮善斷原吉與士奇尤持大體有古大臣風烈蹇義既解部務帝欲以侍郎郭璡代璡厚重勤敏然寡學術楊士奇言恐璡不足當之宜妙擇大臣通經術知古今者帝乃止

御史張循理等交章劾劉觀並其子輻諸贓污不法事帝怒逮觀父子以彈章示之觀疏辨帝益怒出廷臣先後密奏中有

杜法受賕至千金者觀引伏遂下錦衣衛獄踰年謫輻戍遼東
命觀隨往觀竟客死　中官郭敬鎮守大同　十一月癸酉錦
衣指揮鍾法保請采珠東莞帝曰是欲擾民以求利也下之獄
忻城蠻譚圖作亂十二月庚子山雲討禽之　是年福建妄
男子樓濂詭稱七府小齊王謀不軌事覺械至京誅其黨數百
人故齊王榑及三子皆暴卒幼子賢爀安置廬州　清河知縣
李信圭上疏言本邑地廣人稀地當衝要使節絡繹日發民輓
舟丁壯既盡役及老稚妨廢農桑前年兵部有令公事亟者舟
子五人緩者則否今此令不行役夫無限有一舟至四五十人
者凶威所加誰敢詰問或遇快風步追不及則官舫人役沒其
所齎衣糧俾受寒餒乞申明前令哀此憚人從之

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　二月己丑南京進騶虞二禮部請表
賀不許　進清平伯吳成爲侯錄出塞破兀良哈功也　勅左
府都督張昇曰卿舅氏至親日理劇務或以吏欺謾連不問則
廢法問則傷恩其罷府事朝朔望官祿如舊稱朕優禮保全之
意昇景之弟也　羅汝敬等還黎利復言陳氏無遺種請別命
因貢方物及代身金人帝心知陳氏卽有後利必不言然以封
利無名三月甲戌復命李琦諭利再訪陳氏後　封后父孫忠
爲會昌伯　夏四月辛巳山雲討平柳潯蠻　寧王權上書論
宗室不應定品級帝怒賜書詰責權謝過乃已時有司多齮齕
諸王以示威重權年已老日與文學士相往還所著纂數十種
託志沖舉自號臞仙　陳瑄言濟寧以北自長溝至棗林淤塞

計用十二萬人疏濬半月可成帝念瑄久勞戊子命黃福同往經理大臣督漕運自此始瑄福建議復支運法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寧池廬安廣德民運二百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鎭淮揚鳳太池和徐民運二百二十萬石於臨淸倉而令軍士接運至北京民大稱便　帝卒用郭璡爲吏部尚書諭以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故事璡由是留意人才　五月壬子錄四　先是官吏有罪不問重輕許運甎還職御史王翱請犯贓吏但許贖罪不得復官以懲貪黷帝從其請未幾有贓吏納米贖罪者吏部請降一級用帝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爲立國之大法六月甲午詔文吏犯贓如律科斷罷贖罪例　己亥敵犯開平鎭撫張信等戰死庚

子薛祿督饟開平　以鈔法不通令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舊凡五倍兩京蔬果園及塌房庫房店舍居商貨者騾驢車受僱裝載者悉令納鈔舟船計所載料多寡路遠近納鈔其倚勢隱匿不報者物盡入官仍罪之於是有漷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滸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惟臨清北新兼稅貨鈔關之設自此始　陝西按察副使鄺埜在陝久父子輔爲句容教官思一見謀聘爲鄉試考官子輔怒曰子居憲司而父爲考官何以防閑馳書責之埜嘗寄父褐子輔貽書曰汝掌刑名當洗冤釋滯以無忝任使何從得此褐乃以污我封還之埜奉書跪誦泣受教　秋七月己未幸文淵閣　乙丑封滕定爲奉化伯

金順爲順義伯亦錄出塞功也　八月楊溥以母憂去尋起復
九月癸亥釋顧興祖於獄　南北京國子監生年五十以上
學無成效及老疾者二百五十三人令還鄉爲民　北京國子
監助教王仙言學校教養人材固當講習經史至於書數之學
亦當用心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於字學算法略
不曉乞令兼習從提調正官按察司巡按御史考試從之　雒
容蠻出掠山雲遣指揮王綸破之乃上綸功且劾其殺良民罪
帝宥綸而心重雲　冬十月庚辰幸文淵閣　癸未以天氣沍
寒敕南北刑官悉錄繫囚以聞不分輕重因謂夏原吉等曰堯
舜之世民不犯法成康之時刑措不用皆君臣同德所致朕德
薄卿等其勉力匡扶庶無愧古人　時科舉日重薦舉日輕有

司雖奉求賢之詔第應故事而已丙戌帝製猗蘭操賜廷臣諭以薦賢爲國之道　庚寅改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使書並輟閣務　甲午閱武於近郊帝怒諸將慢褫其衣夏原吉曰將帥國爪牙奈何辱而褻之反覆力諫帝曰爲卿釋之乙未獵於峪口戊戌還宮　十一月癸卯薛祿吳克忠帥師巡宣府　十二月乙亥京師地震　壬辰罷中官松花江造船顧佐任事歲餘姦吏訴佐受隸金私遣歸帝密示士奇曰爾不嘗舉佐廉乎對曰中朝官俸薄僕馬薪芻資之隸遣隸半使出資免役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先帝知之故增中朝官俸帝歎曰朝臣貧如此因怒訴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敢誣之必下法司治士奇對曰細事不足干上怒帝乃以狀付

佐曰汝自治之佐頓首謝出召吏曰上命我治汝汝改行我當貸汝帝聞之喜謂佐得大體或告佐不理冤訴帝曰此必重囚教之命法司會鞫果千戶臧清殺無罪三人當死使人誣佐帝曰不誅清則佐法不行磔清於市　琉球山南再入貢自後不復至山南山北並爲中山所併

五年春正月兩朝實錄成賜監修等官金幣鞍馬戊辰戶部尚書夏原吉入謝歸而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諡忠靖敕戶部復其家世世無所與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測其際同列有善即采納之或有小過必爲之掩覆吏污所服金織賜衣曰勿怖污可浣也又有污精微文書者叩頭請死原吉不問自入朝引咎帝命易之呂震嘗傾原吉震爲子乞官原吉以震靖難時有守城功

爲之請陳瑄初亦惡原吉原吉顧時時稱瑄才或問原吉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嘗夜閱爰書撫案而歎筆欲下輒止妻問之曰此歲終大辟奏也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惰行其慎如此　二月壬辰諭侍臣曰今國家無大營繕而工部采運木植不已豈不妨農事其令已采之木隨處存貯軍夫悉罷歸農　癸巳頒寬卹之令省災傷寬馬政免逋欠薪芻招流民賜復一年罷采買減官田舊科十之三卹工匠禁司倉官包納戒法司慎刑獄　乙未帝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親櫜鞬導至河橋下馬扶輦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稚皆山呼拜迎太后顧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從臣

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見太后慰勞之他日帝謂
士奇曰太后爲朕言先帝在青宮惟卿不憚觸忤先帝或數不
樂然終從卿以不敗事又有三事時悔不從因誨朕當受直言
士奇對曰此皇太后盛德之言也三月戊申帝道見耕者下馬
問農事取耒三推顧侍臣曰朕三推已不勝勞況吾民終歲勤
動乎命賜所過農民鈔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生業或獻蔬食
酒漿取以賜帝曰此田家味也己酉還宮　辛亥李琦等還黎
利復飾詞并具頭目耆老奏請封使臣歸帝復以訪陳氏裔還
中國遺民二事諭之　丙辰免山西去歲被災田租　薛祿上
言永寧衛團山及鵰鶚赤城雲州獨石宜築城堡便守禦夏四
月戊寅詔發軍民三萬六千赴工精騎一千五百護之皆聽祿

節制臨行賜詩以山甫南仲爲比祿不知書以問楊士奇因拊心曰祿安敢望前賢然敢不勉圖報上恩萬一乎　先是開平都指揮唐雲等屢奏寇出沒邊境且言孤城荒遠請添官軍守備事下張輔等議以爲添軍愈難饋給宜如薛祿初議於獨石築城立開平衛以開平備禦官軍家屬移於新城且耕且守而以開平及所調他衛軍分作二班每班一千餘人更代於舊城守禦從之　五月癸卯追奪贓吏誥敕著爲令　丙辰修預備倉出官錢收糴備荒　帝以知府多不稱職會蘇州等九府缺皆雄劇地命部院臣舉其屬之廉能者補之癸亥以禮部郎中況鍾知蘇州戶部郎中羅以禮知西安兵部郎中趙豫知松江工部郎中莫愚知常州戶部員外郎邵旻知武昌刑部員外郎

馬儀知杭州陳本深知吉安御史陳鼎知建昌何文淵知溫州皆賜敕乘傳行鍾至蘇州捶殺姦吏舞文者數人盡斥屬僚之貪虐庸懦者乃蠲煩苛立條教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興利除害不遺餘力鋤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本深至吉安殺巨猾彭摶等十九人平大盤山大盜曾子良爲政舉大綱不屑苛細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子皆得往白豫至松江衞軍恣横執其尤者杖而配之邊一意拊循與民休息擇良家子謹厚者爲吏訓以禮法均傜節費減吏員十之五患民俗多訟訟者至輒好言諭曰明日來時傳以爲笑然訟者踰宿忿漸平或被勸阻多止不訟時諸人俱有治績豫尤以愷悌稱初鍾爲吏吳江平思忠亦以吏起家爲吏部司務遇鍾有恩至是鍾數延見執禮

甚恭令二子給侍而思忠家素貧未嘗緣故誼有所干人兩賢之　六月己卯遣官捕近畿蝗諭戸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於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　徙開平衞於獨石堡改屬萬全都司而令兵分班哨備於舊衞已而哨備之制亦廢遂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之險邊備益虛　帝以踐祚歲久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復遣鄭和王景宏使忽魯謨斯諸國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三十餘國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貲自後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焉　陽武侯薛祿有疾召還秋七月卒贈鄞國公謚忠武祿有勇而好謀謀定後戰戰必勝紀律嚴明秋豪無犯善撫士卒人樂爲用靖難諸功臣

張玉朱能及祿三人爲最　癸亥甄別守令　八月己巳朔日食陰雨不見禮官請表賀不許　黃福爲戶部尚書先是福陳足食之要謂永樂間內營建北京外南討交阯北征沙漠資用未嘗乏比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卽不幸有水旱征調將何以濟請役操備營繕軍士十萬人於濟寧以北衛輝眞定以東緣河屯種初年自食次年人收五石三年收倍之既省京倉口糧六十萬石又省本衛月糧百二十萬石歲可得二百八十萬石帝善之下行在戶兵二部議郭資張本請先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居民五萬人墾又言山東近年旱饑流徙初復衛卒多力役宜先遣官行視田以俟開墾乃命吏部郎中趙新等經理屯田福總其事既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役益勞擾

本等以聞事竟不行　初周忱由庶吉士歷刑部員外郎浮沉二十年人無知者獨夏原吉奇之洪熙改元忱遷越府長史頃之有薦爲郡守者原吉曰此常調也安足盡周君九月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爲甚蘇州一郡積逋至八百萬石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楊榮薦忱而帝知于謙才可大任丙午增設各部右侍郎巡撫兩京各省總督糧稅超擢趙新吏部侍郎撫江西兵部郎中趙倫戸部侍郎撫浙江禮部員外郎吳政本部侍郎撫湖廣謙兵部侍郎撫河南山西刑部員外郎曹宏本部侍郎撫北直隷府州縣及山東忱工部侍郎撫南直隷蘇州等府州縣以胡槩爲南京右都御史葉春爲刑部侍郎謙年僅三十三至官輕騎徧歷所部延訪父老察時事所宜興革具疏言

之一歲凡數上忱至蘇州召父老問逋稅故皆言豪戶不肯加耗并徵之細民民貧逃亡而稅額益缺忱乃創爲平米法令大小戶出耗必均又請敕工部頒鐵斛下諸縣準式革糧長之大入小出者舊例糧長正副三人以七月赴南京戶部領勘合既畢復齎送部往反滋費皆科斂充之忱止設正副各一人循環赴領訖事有司類收上之部民大便忱見諸縣收糧無團局糧長即家貯之日此致逋之由也遂令諸縣於水次置囤囤設糧頭囤戶各一人名轄收至六七萬石以上始立糧長一人總之名總收民持帖赴囤官爲監納糧長但奉期會而已置撥運綱運二簿撥運記支撥起運之數預計所運京師通州諸倉耗以次定支綱運聽其填註剝淺諸費歸以償之支撥羨餘存貯在

倉日餘米次年餘多則加六徵又次年加五徵先是概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告訐者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胡公忱笑曰胡卿敕旨在祛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安軍民委寄正不同耳概尋復姓態　乙卯帝巡近郊己未還宮　冬十月乙亥阿魯台犯遼東遼海衛指揮同知皇甫斌禦之至密城東峪自旦及晡矢盡援絕子弼以身衞父與千戸吳貴百戸吳襄毛觀並戰死斌忠勇有智略貴等並驍勇雖死殺傷過當寇亦引退事聞詔有司褒卹　丙子帝巡近郊己卯獵於岔道丙戌至洗馬林徧閱城堡兵備壬辰還宮　十一月己未擇廷臣二十五人爲知府奉敕以行河南則御史李驥肇慶則給事中王瑩瓊州則戸部郎中徐鑑汀州則禮部員外郎許敬軒寧波則刑部

主事鄭珞撫州則大理寺正王昇後皆以政績著由是吏治蒸
蒸稱極盛焉　先是朝使自西域還言曲先衛都指揮使散即
思邀劫使臣梗塞道路帝怒命都督史昭帥參將趙安王彧等
討之昭等長驅至曲先散即思先遁十二月癸巳其黨脫脫不
花等迎敵諸將縱兵擊之殺傷甚衆生禽脫脫不花及男婦三
百四十餘人獲駝馬牛羊三十四萬有奇散即思始懼　閏月
己未敕內外諸司久淹獄囚者罪之　是年始命李昶爲戶部
尚書專督在京及通州等處倉場糧儲遂爲定制
六年春正月庚辰大雨雷電　二月丁酉羅汝敬督陝西屯田
己亥濬金龍口引河達徐州以便漕從御史白圭請也　時
天下承平帝頗事遊獵玩好巡按江西御史陳祚馳疏勸勤聖

學其略曰帝王之學先明理明理在讀書陛下雖有聖德而經筵未甚興舉講學未有程度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洞晰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聖賢格言無不畢載願於聽政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無得間斷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邪佞之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疏遠天下人民受福無窮矣帝見疏大怒曰豎儒謂朕未讀大學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上無書不讀也帝意稍解下祚獄逮其家人十餘口隔別禁繫者五年其父竟瘐死時刑部主事郭循諫拓西內皇城修離宮逮入面詰之循抗辨不屈亦下獄　趙新言今方面官雖出身不同皆由資格升擢有臨政略無施設者有貪虐爲非者名

與實異言與行違近吏部勘合令其考察郡縣官吏已不能正焉能正人是以好惡不公去取多謬乞令吏部先察布政司按察司賢否賢者留否者黜然後可以責令考察帝是之三月乙亥命吏部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著爲令　山西巡按御史張勗言大同屯田多爲豪右占據夏四月己酉命兵部侍郎柴車往按得田二千頃還之軍　戶部尚書郭敦卒敦事親孝持身廉同官有爲不義者輒厲色待之其人悔謝乃已性好學公退手不釋卷　散郎思貢馬請罪令還居故地歸其俘

黎利復飾詞請封六月己亥命禮部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齎敕印命利權署安南國事敞等至利遣人白相見禮敞曰汝敬使者所以尊朝廷奚白爲利聽命趨拜下坐及還致厚贐敞及

琦等皆不受利以付貢使及闍敞等恐闍貢物封其賸付闍吏利雖受敕命其居國則僭稱帝紀元順天以交州府爲東都淸華府爲西都分其國爲十三道曰山南京北山西海陽安邦諒山太原明光諒化淸華乂安順化廣南各設承政司憲察司總兵使司擬中國三司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二科取士彬彬有華風焉　秋七月己巳錄囚　壬午許朵顔三衛市易

帝微行夜幸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社稷宗廟之身自輕帝曰朕欲與卿一言故來耳居數日帝使中官問士奇微行何爲不可對曰陛下尊居九重幽隱豈能遍洽萬一有冤夫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未幾獲二盜有異謀帝召士奇告之故且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松潘勒都北

定諸族暨空郎龍溪諸寨番復叛陳懷遣兵戰敗指揮安盈等死者三百餘人巡按御史王翺陳便宜五事言懷駐成都距松潘八百里不能制請移之松潘松茂軍糧宜於農隙齊力起運護以官軍毋專累百姓致被劫掠吏不給由爲民蠹宜令自首毋隱州縣土司宜徧設社學會川銀場歲運米八千餘石給軍往返勞費請令有罪納粟自贖詔有司議詳運糧事而遷蠹吏北京餘悉允行冬十月甲辰懷親督兵深入破革兒骨寨進攻空郎乞兒洞賊敗斬首墜崖死無算革兒骨賊復聚生苗邀戰擊破之勦戮殆盡於是任昌牛心諸寨番聞風乞降羣寇悉平

周忱與陳瑄議兌運法瑄乃上言歲運糧用軍十二萬人頻年勞苦乞於蘇松諸郡及江西湖廣別僉民丁又於軍多衛所

僉軍通爲二十四萬人分番迭運又江南之民運糧赴淮安徐
州臨清往返一年失誤農業而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安慶軍
士每歲以空舟赴淮安載糧若令江南民撥糧與附近衞所官
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便帝命侍郎王佐
就瑄及黃福議佐還奏東南民力已困僉民丁不便十一月丙
子始命官軍兌運民糧蹇義等議上加耗則例以地遠近爲差
自八斗至五斗有不願兌者聽其自運後頗減加耗米遠者不
過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戶部委正官監兌於是兌運者多而
支運者少矣　中官袁琦自幼侍帝恃恩縱肆擅遣中官假采
辦名虐取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衞獄籍其家分遣中官劉寧
御史張駿李灝等往南直隸及福建湖廣江西諸處逮其黨中

官裴可烈在蘇松諸郡貪暴尤甚特命械繫至京中官馬俊奉使還至良鄉聞琦下獄自經所司以聞帝曰此正與琦同惡害民者命戮其屍梟首於市中官唐受使至南京縱恣貪酷捕至具服械赴南京磔之十二月乙未磔琦斬其黨阮巨隊等十八人可烈亦下錦衣衛獄死　丁未金幼孜卒贈少保謚文靖幼孜簡易靜默寬裕有容疾革時家人屬請身後恩不聽曰此君子所恥也　庚戌遣御史巡視寧夏甘州屯田水利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賜中官金英范宏免死詔　二月甲午以春和論法司錄囚帝親閱罪狀決遣千餘人減等輸納春審自此始　帝謂楊士奇曰卹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卹者乎士奇曰前詔減官田租戶部徵如故帝咈然曰

今首行之廢格者論如法士奇又請撫逃民察墨吏舉文學武勇之士令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又請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皆報可三月庚申下詔行寬卹之政辛酉諭部臣曰朕以官田賦重十減其三乃聞異時蠲租詔下戶部皆不行甚者戒約有司不得以詔書爲辭是廢格詔令使澤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　山西旱夏四月辛丑免逋賦二百四十萬石有奇　壬寅募商中鹽輸粟入邊六月癸卯以炎暑命錄囚自實犯死罪外悉發遣且馳諭中外刑獄悉如之　癸丑罷中官入番市馬　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年間府州縣四鄉皆置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毀宜

遵舊制俾早滌有資從之　帝作官箴三十五篇戒百官且諭
曰古君臣有交儆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謨告朕者尤朕所
樂聞也　秋七月庚辰帝閱內庫書畫得趙孟頫豳風圖賦詩
一章揭諸便殿之壁嘗夏日午朝退詠聶夷中鋤禾日當午句
謂侍臣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又嘗以所賦織婦詞示侍
臣以見蠶事之勞苦　帝以薦舉詔下應詔者少八月乙未敕
曰近惟少傅士奇舉前南靈知州黎恬等諸臣曠旬積月曾無
一人巖藪窟穴豈皆虛哉吏部卽會三品以上官推擇才行文
學之士方面有司昏懦貪暴者其與都察院奏黜之　帝於宮
中覽黃福漕事便宜疏以示楊士奇曰福言智慮深遠六卿中
誰倫比者對曰福受知太祖正直明果一志國家永樂初建北

京行部綏輯凋瘵及使交阯總藩憲具有成績誠六卿所不及福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勞悴殊非國家優老敬賢之道帝曰非汝不聞此言士奇又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宮監國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帝曰然翊日改福官南京　九月庚午命諸將巡邊　免兩畿及嘉興湖州水災稅糧　先是況鍾上言近奉詔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準民田起科無人種者除賦額崑山諸縣民以死徙從軍除籍者凡三萬三千四百餘戶所遺官田二千九百八十餘頃應減稅十四萬九千餘石其他官田沒海者賦額猶存宜皆如詔書從事臣所領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糧止十五萬三千餘石而官糧乃至二百六十二萬

五千餘石有畝徵至三石者輕重不均如此洪永間令出馬役於北方諸驛前後四百餘匹期三歲遣還今已三十餘歲矣馬死則補未有休時工部征三梭濶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止百匹而蘇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處置帝悉報許會帝屢詔減蘇松重賦周忱乃與鍾悉心計畫曲算累月奏免蘇州官田賦七十餘萬石趙豫及常州同知趙泰以次請減所屬重租民困少蘇是秋江南大稔詔諸府縣以官鈔平糴備振貸蘇州得米二十九萬石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支於南戶部蘇松民轉輸南京者石加費六斗忱奏令就各府支給與船價米一斗所餘五斗通計米四十萬石有奇并官鈔所糴置倉貯之名曰濟農振貸之外歲有餘羨凡綱運風漂盜奪者皆借給於此秋成

抵數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所支口糧不責償耕者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並賦凶歲再振其姦頑不償者後不復給定爲條約以聞帝嘉獎之終忱在任江南數郡小民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忱之力也凡忱所行善政鍾皆協力成之嘗置二簿識民善惡以行勸懲又置通關勘合簿防出納奸僞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理需求其爲政纖悉周密皆此類也　冬十一月辛酉召陳瑄趙新等歲終至京議糧賦利弊　是時帝勵精圖治楊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內號爲治平帝乃倣古君臣豫遊事每歲首賜百官旬休車駕亦時幸西苑萬歲山諸學士皆從賦詩賡和從容問民間疾苦有所論奏帝皆虛懷聽納初內閣臣七人陳山張瑛以不稱

出爲他官黃淮以疾致仕金幼孜卒閣中惟士奇及楊榮楊溥三人榮疏闓果毅遇事敢爲數從北征知邊將賢否阨塞險易遠近敵情順逆然頗通饋遺邊將歲時致良馬帝以問士奇士奇力言榮曉暢邊務臣等不及不宜以小眚介意帝笑曰榮嘗短卿乃爲之地耶士奇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帝意乃解其後語稍稍聞榮以此愧士奇相得甚驩帝亦益親厚之　會寧伯李英以罪下獄　遣中官李貴使西域

八年春二月壬子錄囚宥免五千餘人　烏撒烏蒙土官以爭地相讐殺遣行人章聰侯璡諭解之正其疆理而還　三月庚辰諭內外衛所優䘏軍士違者風憲官察奏罪之　李信圭言自江淮達京師沿河郡縣悉令軍民輓舟若無衞軍則民夫盡

出有司州縣歲發二三千人晝夜以俟而上官又不分別雜泛差役一體派及致土田荒蕪民無蓄積稍遇歉歲輒老穉相攜緣道乞食實可憫傷請自儀眞抵通州盡免其雜徭俾得盡力農田兼供夫役從之　帝命楊溥合選宣德二年五年八年所取進士拔二十八人爲庶吉士以蕭鎡爲首　是春以兩京河南山東山西久旱遣使振卹　夏四月戊戌詔蠲京省被災逋租雜課免今年夏稅賜復一年理寃獄減殊死以下赦軍匠在逃者罪有司各舉賢良方正一人巡按御史按察使糾貪酷吏及使臣生事者　先是烏羅知府嚴律己言所屬治古答意二長官石各野等聚衆出沒銅仁平頭貳橋諸處誘脅筸子坪長官吳畢郎等其地與鎮溪酉陽諸蠻接境恐益相煽動請調官

土軍分據要地且捕且撫事下總兵官都督蕭授授乃築二十四堡環其地分兵以戍久之其酋吳不爾覘官軍少復掠清浪衛殺鎮撫葉受授遣都指揮張名擊破之賊遁入箪子坪結生苗龍不登等攻劫湖廣五寨白崖諸寨勢益張授請發四川湖廣貴州接境諸官軍分道捕討五月丁巳授進攻賊巢斬吳不爾等五百九十餘級皆梟以徇生禽吳不跳等二百一十二人獻京師餘黨悉平帝謂侍臣曰蠻苗好亂自取滅亡然於朕心不能無惻然也授威服南荒先後破禽蠻賊甚衆　丁卯山雲討平宜山蠻　六月乙酉禱雨不應作閔旱詩示羣臣　辛丑詔中外疏決罪囚　是夏復振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饑免稅糧　秋七月壬申免江西水災稅糧　八月癸巳汰京師冗

官行在戶兵工部大理光祿鴻臚行太僕寺順天府凡七十七員　改金齒永昌千戶所爲潞江州直隸雲南布政司　安南入貢帝以其貢賦不如額南征士卒未盡返命兵部侍郎徐琦等與其使偕行諭以順天保民之道　閏月辛亥西域貢麒麟戊午景星見禮官請表賀不許　顧佐以疾致仕驛召南京右都御史熊槪代領其職佐乞歸不許　九月乙酉遣官錄天下重囚　己亥阿魯台部皆卜寇涼州總兵官劉廣擊斬之時阿魯台數敗於瓦剌部曲離散其屬把的等先後來歸阿魯台日益蹙乃帥其屬東走兀良哈駐牧遼塞諸將請出兵掩擊之帝不聽　冬十月平江伯陳瑄卒於官贈侯加太保謚恭襄瑄濬河有德於民民立祠清河縣祀之都指揮僉事王瑜吳亮充左

右副總兵代瑄鎮淮安董漕運淮安瑜故鄉也人以爲榮　十二月乙亥諭法司宥京官過犯　戶部尚書郭資卒贈湯陰伯謚忠襄資治錢穀有能稱仁宗嘗以問楊士奇對曰資性强毅人不能干以私然蠲租詔數下不奉行使陛下恩澤不流者資也　是年黃福兼掌南京兵部　先是御史李立理江南軍籍專務益軍句及姻戚同姓動以千計稍辨則酷刑搒掠常州同知張宗璉素廉恕見立暴橫積不平疽發背卒況鍾趙豫皆上章極論之常州民訴受抑爲軍者七百有奇乃特赦周忱清理免蘇州衞抑配軍百五十九人已食糧止令終其身者千二百三十九人　黎利死僭位六年號太祖

九年春二月庚戌振鳳陽淮安揚州徐州饑　乙卯申兩京山

東山西河南寬卹之令　武安侯鄭亨卒於鎮亨嚴肅重厚善撫士卒恥掊克在大同時鎮守中官撓軍政亨裁之以理其人不悅及亨卒乃深悼惜之贈漳國公謚忠毅　滿剌加王西里麻哈剌帥妻子陪臣來朝　廣西思恩縣蠻覃公砦等累年作亂三月戊寅山雲遣都指揮彭義等討平之自韓觀卒後諸蠻漸橫雲以廣西兵少留貴州兵爲用先後討平潯柳平樂桂平宜山諸蠻又以慶遠鬱林苗猺非大創不服請濟師詔發廣東兵千五百人益雲雲分道勦捕禽斬甚衆復遣指揮田眞攻大藤峽賊破之雲在鎮先後大戰十餘斬首萬二千二百六十降賊酋三百七十奪還男女二千五百八十築城堡十三鋪舍五百自是猺獞屛跡居民安堵　徐琦至安南黎利子麟疑未決

琦曉以禍福麟懼夏四月己未遣使來告喪進代身金人帝悅
落琦戍籍命章倣侯璡敕麟權署安南國事麟一名龍自是其
君長皆有二名以一名奏天朝琦初同過南京黃福與相見石
城門外或指福問安南來者曰識此大人否對曰南郊草木亦
知公名安得不識也　戊辰錄四　五月壬午瘞暴骸　秋七
月甲申遣給事中御史錦衣衛官督捕兩畿山東山西河南蝗
　八月庚戌振湖廣饑　甲子敕兩京湖廣江西河南巡撫巡
按三司官行視災傷蠲秋糧十之四　乙丑罷工部采辦　阿
魯台復爲脫脫不花所襲妻子死孳畜略盡獨與其子失捏干
等徙居母納山察罕腦剌等處己巳瓦剌脫歡襲殺阿魯台及
失捏干遣使來告捷且請獻玉璽帝賜敕曰王殺阿魯台見王

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仍賜紵絲五十表裏　特簡史官及庶吉士三十七人進學文淵閣以馬瑜爲首　九月癸未帝自將巡邊乙酉度居庸關丙戌獵於坌道乙未阿魯台子阿卜只俺款塞來歸授左都督賜第京師丁酉帝至洗馬林閱城堡兵備己亥大獵冬十月丙午還宮　四川諸番復叛敕都督方政蔣貴等撫勦政至榜諭禍福威茂諸衞俱聽命惟松潘疊溪所轄任昌巴猪黒虎等寨梗化政等分道進討貴督兵四千攻破任昌大寨會都指揮趙得宫聚兵以次討平龍溪等三十七寨丙辰捷聞命貴佩征蠻將軍印代政鎮守松潘　甲子罷陝西市馬　兩畿浙江湖廣江西饑丁卯以應運南京及臨清倉粟振之　右都御史

熊概錄囚自朝至晏未暇食忽風眩卒時顧佐疾良已入見帝慰勞之令免朝賀視事如故佐每旦趨朝小憩外廬立雙藤戶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爲顧獨坐　霍州學正曹端卒年五十九端專心性理務躬行實踐遭親喪五味不入口一切浮屠巫覡風水時日之說屏不用爲學正修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郡人皆化之恥爭訟改蒲州霍州上章爭之得請先後在霍十六載及卒諸生服心喪三年霍人罷市巷哭童子皆流涕端倡明絶學論者推爲明初理學之冠　十一月戊戌停刑　庚子免四川被災稅糧　廢新化府以所領俱屬黎平府　十二月甲子帝不豫衞王瞻埏攝享太廟

十年春正月癸酉朔不視朝命羣臣謁皇太子於文華殿甲戌大漸罷采買營造諸使乙亥崩於乾清宮年三十有八遺詔國家重務白皇太后行　太子方九歲宮中訛言將召立襄王太后趣召諸大臣至乾清宮指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羣臣呼萬歲浮言乃息　壬午太子卽位始罷午朝大臣請太后垂簾聽政太后曰毋壞祖宗法第悉罷一切不急務時時勗帝向學推心任楊士奇楊榮楊溥有事遣中使詣閣諮議然後裁決士奇首請練士卒嚴邊防設南京參贊機務大臣分遣文武鎭撫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罷偵事校尉設屯田減漕運開經筵擇儒臣講學又請以次蠲租稅慎刑獄嚴覈百司溥亦請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達大體者數人供職且請慎選宮中

朝夕侍從內臣　尚書蹇義齋宿得疾遣醫往視問所欲言對曰望陛下敬守祖宗成憲始終不渝耳丁亥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義質直孝友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楊士奇嘗言張詠之不飾玩好傅堯俞之遇人以誠范景仁之不設城府義兼有之　辛丑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守備機務加少保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　二月戊申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庚戌尊皇后爲皇太后辛亥封弟祁鈺爲郕王　太皇太后召三兄彭城伯昶左都督昇誡諭之弟令預政昶兄弟素恭謹昇尤賢楊士奇請加委任不許　甲寅詔節冗費胡濙請減上供物及汰法王以下番僧四五百人浮費大省　給事中年富言永樂中招納降人縻以官爵坐耗國帑養亂招危宜遣還故土

府軍前衛幼軍本選民間子弟隨侍青宮今死亡殘疾僉補爲擾請於二十五所內以一所調補勿更累民軍民之家規免稅徭冒僧道者累萬宜悉遣未度者復業從之　都督同知巫凱言邊情八事請厚䘏死事者家益官吏折俸鈔歲給軍士冬衣布棉軍中口糧芻粟如舊制且召商實邊從之　進封平陽王美圭爲晉王還居太原　三月戊寅放教坊司樂工三千八百餘人　辛巳罷山陵夫役萬七千人　丙申諭三法司死罪臨決三覆奏然後加刑　王佐鎭河南湖廣副使陳鎰爲右副都御史鎭陜西王翶爲右僉都御史鎭江西御史羅亨信爲僉都御史練兵平涼西寧時西北方饑民多流移就食鎰道出大名見之疏陳其狀詔免賦役　夏四月壬戌以元學士吳澄從祀

孔子廟庭　丁卯以久旱考察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戊辰遣
給事中御史捕畿南山東河南淮安蝗　五月壬午戶部言浙
江蘇松荒田稅糧減除二百七十七萬餘石請加覆覈帝以覈
實必增額爲民患不許　以刑部郎中王源等十一人爲知府
詔自今初任者不得除風憲官　六月丁未令瘞天下暴骸
辛酉葬章皇帝於景陵廟曰宣宗　秋七月丙子免山西夏
稅之半　八月丙午減光祿寺膳夫四千七百餘人　九月壬
辰詔督漕總兵及諸巡撫官歲以八月至京會廷臣議事　釋
林長懋陳祚郭循等於獄復其官　帝爲太子時中官王振給
事東宮爲局郎狡黠得帝懽是月命振掌司禮監　阿魯台既
死其故所立阿台王子及所部朶兒只伯等復爲脫脫不花所

竄居亦集乃路外為納款而數入寇甘涼冬十月壬寅遣使
諭之　辛亥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十一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壬子阿台朶兒只伯犯涼州鎮番總兵官陳懋遣兵
援之解去懋追至蘇武山而還以斬獲聞　時王振尚未橫太
皇太后委任楊士奇楊榮楊溥中外臣民翕然稱三楊以居第
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溥嘗自署南郡因號為南楊三人同
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
心每議事士奇引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
言溥舍己從人略無繫吝正統之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力也

明紀卷第十二終

13-1

DS
753
.C31
v.5

明紀卷第十三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克家[illegible]

英宗紀一 起正統元年丙辰訖正統八年癸亥凡八年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正統元年春正月丙戌罷銅仁金塲　庚寅發禁軍三萬屯田畿輔　三月乙亥御經筵以張輔等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等兼經筵官初經筵無定日亦無定所至是始著爲常儀以月之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御文華殿進講寒暑暫免日講御文華穿殿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侍講讀　夏四月丁酉朔享太廟　五月丁卯阿台朶兒只伯寇肅州　壬辰設提督學校官南北直隸俱御史各省參用按察司副使僉事其所轄太廣

歲巡不能及者口外及各都司衛所土官以屬分巡道員盧鳳淮揚滁徐和屬江北巡按衡永郴屬湖南道辰靖屬辰沅道瓊州屬海南道甘肅衛所屬巡按御史　都察院考察御史不稱者十五人降黜之邵宗與焉宗九載滿吏部已考稱郭璡言宗不應與在任者同考帝以責顧佐會御史張鵬等劾宗帝遂責佐及鵬等朋欺佐上章致仕去　宣德末古里蘇門答剌等十一國貢使久留京師未遣閏六月命與瓜哇使臣同行敕瓜哇國王加意撫卹分遣還國　秋七月詔舉廷臣堪爲郡守者擢刑部員外郎翟溥福爲南康知府　令有司訪求南宋衍聖公孔端友及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後裔蠲其徭役聰明俊秀可教養者送所在儒學讀書其祠墓傾圮者修之

時百官月俸皆持帖赴領南京米賤時俸帖七八石僅易銀一兩而定例歲賦不徵金銀惟坑冶課有之入內承運庫若歲賦偶有折收則送南京供武臣祿而各邊有緩急亦取足其中八月副都御史周銓請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絹白金解京充俸趙新黃福亦以為言帝以問胡濙濙對以太祖嘗折納稅糧於陝西浙江民以為便於是始令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謂之金花銀周忱因請檢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準折納銀其後概行於天下自南直隸之蘇松常徽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銀百萬餘兩並解京入內承運庫以為永制　阿台朵兒只伯屢寇甘涼邊將告急甲戌右都督蔣貴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同

知趙安爲副帥師討之　詔還解縉家產　九月癸卯遣侍郎何文淵王佐副都御史朱與言提督兩淮長蘆兩浙鹽課命中官御史同往未幾以鹽法已清召還其後歲遣御史巡鹽自此始　黎麟再入貢帝以陳氏宗支既絕欲使麟正位下廷議咸以爲宜庚申命兵部侍郎李郁左通政李亨齎敕印封麟爲安南國王　冬十一月乙卯詔京官三品以上舉堪任御史者四品及侍從言官舉堪任知縣者各一人　免湖廣被災稅糧

王振欲市權令朝臣畏己導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會兵部尚書王驥議邊事五日未奏十二月丁丑帝召驥面責之曰卿等欺朕幼沖耶遂執驥及右侍郎鄺埜下獄頃之得釋右都御史陳智劾張輔回奏稽延并劾科道不舉奏帝釋輔不問杖

御史給事中各二十自是言官承振風旨屢摭大臣過失自公侯駙馬伯及尚書都御史無不被劾下獄荷校譴謫無虛歲

廣西蒙顧十六洞蠻與湖廣逃民相聚蜂起蕭授督兵圍之再戰悉禽斬其酋餘黨就誅乙酉賊平授上言靖州與廣西接壤時苦苗患永樂宣德間嘗儲糧數萬石備軍興比年所儲少有警發人徒轉輸賊輒先覺以故不能得賊乞於清浪靖州二衞各增儲五萬石庶緩急可藉報可　阿台犯莊浪都指揮江源戰死亡士卒百四十餘人侍郎徐晞劾蔣貴朝議以貴方選軍甘州勢不相及而莊浪乃晞所統責晞委罪置貴不問時朝議將大出兵擊阿台等巡撫宜大僉都御史李儀言四裔爲患自古有之在備禦有方耳和寗殘部窮無所歸乍臣乍叛小爲邊

寇邊將謹待之將自遁何必窮兵不納時先朝宿將已盡開平千戶楊洪以敢戰著名爲人機變敏捷善出奇搗虛未嘗小挫王驥言其能詔加游擊將軍洪所部纔五百選開平獨石騎兵益之再進都指揮僉事　成國公朱勇言近瓦剌脫懽以兵迫逐韃靼朶兒只伯恐吞併之日益强大乞勅各邊廣積儲以備不虞帝嘉納之勇能之子也未幾脫懽殺賢義安樂二王併其衆欲自稱可汗衆不可乃共立脫脫不花以先所併阿魯台之衆歸之自爲丞相居漠北哈喇嗔等部俱屬焉

二年春正月甲午宣宗神主祔太廟　太皇太后御便殿帝西向立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見諭曰卿等老成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仁宗皇帝念卿忠屢加歎息

不意今尙見卿溥感泣太皇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太皇太后顧帝曰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已召王振至數其罪欲誅之帝跪爲請輔等亦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今後愼勿令干國事也諜報阿台等駐賀蘭山後己亥詔大同總兵官方政偕楊洪出大同廼西蔣貴偕趙安出涼州塞會勦以羅亨信參貴軍事大同督糧參政劉璉不職李儀劾之璉乃誣儀淫亂事會參將石亨欲奏鎭守中官郭敬罪先咨儀儀誤封緘咨牒於核鑲主事文卷中戶部以聞亨敬遂互相奏訐詔儀璉自陳而切責敬等儀自負其直詞頗激二月被劾下獄瘐死邊人素德儀建昭德祠以祀　三月甲午錄四　戊午御史金敬撫輯大名及河

南陝西逃民　夏四月免河南被災田糧　蔣貴之出塞也至魚兒海子都指揮安敬言前途無水草芻饟不繼留十日引還羅亨信讓之曰公等受國厚恩敢臨敵退縮耶死法孰與死敵貴等不從亨信上章言貴逗遛狀五月庚寅王驥經理甘肅邊務密旨戮敬許便宜行事驥疾驅至軍大會諸將問魚兒海子先退敗軍者誰僉曰敬遂縛敬斬轅門并宣敕責貴諸將皆股栗驥乃大閱將士分兵畫地使各自防禦邊境肅然　壬寅刑部尚書魏源整飭大同宣府諸邊許便宜行事源遣都督僉事李謙守獨石楊洪副之萬全衛指揮杜衡部卒李全皆訐奏洪罪帝從源言謫衡戍廣西執全付洪自治　丁未免陝西平涼六府旱災官稅　陳鎰巡延綏寧夏邊所至條奏軍民便宜多

所廢置所部六府饑請發倉振之　王驥既出督軍鄜埜獨任部事時邊陲多警將帥乏人埜請令中外博舉謀略材武士以備任使　六月乙亥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廷　江北河南大水民饑庚辰副都御史賈諒侍郎鄭辰振之芒碭山盜爲患諒捕獲甚眾秋九月河決陽武原武滎澤命辰俟便修塞　郭璡雖長六卿然望輕政歸內閣自布政司至御史知縣皆令京官保舉左通政陳恭言古者擇任庶官悉由選部責任專而事體一今令朝臣各舉所知恐開私謁之門長奔競之風乞杜絕令歸一下吏部議璡遜謝不敢當事遂寢　李謙老而怯故與楊洪左洪每調軍謙輒陰沮之洪嘗勵將士殺敵謙笑曰敵可盡乎徒殺吾人耳御史張鵬劾罷謙因命洪代

洪連敗兀良哈兵賜敕嘉奬又敕宣大總兵官譚廣曰此卽前寇延綏爲指揮王禎所敗者去若軍甚邇顧不能撲滅若視洪等媿否　阿台復入寇冬十月甲子鎭守甘肅左副總兵任禮爲平羌將軍充總兵官蔣貴趙安爲左右副總兵柴車及僉都御史曹翼羅亨信參贊軍務王驥及太監王貴監督討阿台朵兒只伯　十一月乙巳振河南饑免稅糧　初朵兒只伯寇涼州副總兵劉廣喪師不以實聞顧飾功邀賞柴車劾其罪械廣詣京岷州土官后能冒功得陞賞車奏請加罪能復請命帝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實繁有徒臣方次第按覈今宥能何以戢衆若無功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朝廷雖從能請然嘉車之直遣使勞賜之　山雲上言潯州與大藤

諸山相錯猺寇不時出沒占耕旁近荒田而左右兩江土官所屬人多田少其狼兵素勇為賊所畏請量撥田州土兵於近山屯種分界耕守委土官都指揮黃竑領之斷賊出入不過數年賊必坐困報可　南甸土知州刀貢罕奏麓川思任發奪其所轄羅卜思莊二百七十八村乞遣使齎金牌信符諭之退還敕沐晟處置任發倫發之子也

三年春楊洪擊寇於伯顏山馬蹶傷足戰益力禽其部長也陵台等四人追至寶昌州又禽阿台答剌花等五人璽書慰勞遣醫視　魏源奏譚廣老帝命黃眞楊洪充左右參將協鎮諸將肅然源按行天城朔州諸險要令將吏分守設威遠衛增修開平龍門城自獨石抵湖河川增置墩臺六十免屯軍租一年儲

火器爲邊備諸依權貴避役者悉括歸伍　三月己亥京師地震庚子又震　辛丑振陝西饑　甲辰京師地又震者再　王驥偕諸將出塞以蔣貴爲前鋒而自與任禮帥大軍後繼敗朵兒只伯於狼山追抵石城聞朵兒只伯依阿台於兀魯乃使貴帥輕騎二千五百人往襲之約曰不捷無相見也副將李安沮貴貴拔劍厲聲叱安曰敢阻軍者死遂出鎭夷間道疾馳抵其巢阿台方牧貴猝入馬羣令士卒以鞭擊弓韣驚馬馬盡佚敵失馬挽強步鬬貴縱騎蹂擊指揮毛哈喇奮入其陳大敗之復分軍爲兩翼別遣百騎乘高爲疑兵轉戰八十里驥與禮自梧桐林至亦集乃禽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萬戶二人降其部落窮追至黑泉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禽右丞達魯花赤三十

人分道夾擊轉戰千餘里阿台與朶兒只伯以數騎遠遁夏四月乙卯驥以捷聞論功封貴定西伯禮寧遠伯安會川伯餘陞賞有差　癸未巡撫大同都御史盧睿請立馬市令軍民悉得平價市駝馬達官指揮李原等通譯語禁市兵器銅鐵從之　魏源以宣大軍務久弛請召還盧睿而薦于謙爲鎮守參贊朝廷以謙方撫山西河南不聽言官劾源臨邊擅易置大臣帝以源有勞置不問尋與王驥並還理部事　柴車在邊章數十上悉中時病同事多不悅車持益堅嘗言漠北降人朝廷留之京師雖厚爵賞其心終異如長脫脫木兒昔隨其長來歸未幾叛去今乃復來安知他日不再叛宜徙江南離其黨類事下兵部請處之河間德州帝報可後降者悉以此令從事　廢烏羅府

以所領分屬銅仁思南諸府廢鎭遠入鎭遠府　六月癸酉以旱讞中外疑獄　思任發狡獪逾於父兄緬甸宣慰新斯加爲木邦所殺任發侵有其地遂欲盡復其故地累侵孟定灣甸南甸干崖騰衝潞江金齒沐晟言狀朝命選將乙亥都督方政僉事張榮同征南將軍晟右都督沐昂討之昂晟之弟也　淮揚災鹽課虧敕周忱巡視忱奏令蘇州諸府撥餘米一二萬石運揚州鹽場聽抵明年田租竈戶得納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尋敕忱兼理松江鹽課華亭上海二縣逋課至六十三萬餘引竈丁逃亡忱請田賦宜養農夫鹽課宜養竈丁條上鑄鐵釜卹鹵丁選總催嚴私販四事命速行之忱爲節竈戶運耗得米三萬二千餘石倣濟農倉法置贍鹽倉

盜補逃亡缺額由是鹽課大殖　王振屢撫大臣小過諷給事中御史論劾秋七月戶部以軍官俸糧改於京倉支給禮部以失印刑部以決獄不當尚書劉中敷胡濙魏源侍郎吳璽何文淵等先後下獄尋俱釋之　八月乙亥以陝西饑令雜犯死囚以下輸銀贖罪送邊吏易米　九月癸巳蠲兩畿湖廣逋賦冬十月癸丑再振陝西饑　時工役繁興匠多逃者先已逮至六千餘人十一月又逮四千二百餘人後又逮萬人皆令桎梏赴工　遼王貴烚居國多過湖廣巡撫侍郎吳政巡按御史陳祚等奏其不友諸弟待庶母寡恩捶死長史杜述召訊京師盡得其淫穢瀆倫諸不法事以政等奏貴烚罪有所隱逮下獄已而三法司上貴烚罪狀亦不言其內亂事十二月丙辰盡下魏

源陳智等於獄超擢刑部郎中丁鉉主事張鳳爲左右侍郎
遼東總兵官巫凱有疾命醫馳視未至而卒凱性剛毅饒智略
馭衆嚴而有恩在遼東三十餘年威惠並行邊務修飭前後守
東陲者皆莫及　廣西總兵官山雲卒贈懷遠伯諡襄毅雲謀
勇深沈而端潔不苟公賞罰嚴號令參佐有罪輒上請不妄殺
人人亦不敢犯與士卒同甘苦臨機應變戰無不捷所至詢問
里老撫善良察誣枉廣西人思雲不置立祠肖像祀焉　鑄銅
渾天儀簡儀於北京　榜葛剌貢麒麟　孔顏孟三氏教授裴
侃言闕里家廟宜正父子以敘彝倫顏子曾子子思子也配享
殿廷無繇子晳伯魚父也從祀廊廡非惟名分不正抑恐神不
自安況叔梁紇元已追封啟聖王創殿於大成殿西而顏孟父

俱封公乞追封子晳伯魚公爵偕顏孟父俱配啟聖王殿帝命
禮部行之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言舊制諸生以在監久
近送諸司歷事比來有因事予告者遷延累歲至撥送之期始
赴實長奸惰請以肄業多寡為次第又近有願就雜職之例士
風卑陋誠非細故請加禁止從之　沐晟師次金齒思任發修
貢冀緩師晟信之無渡江意任發乃遣眾萬餘奪潞江沿江造
船三百艘欲取雲龍又殺甸順江東等處軍餘殆盡帝以賊勢
日甚責晟等玩寇養患方政亦至軍欲出戰晟不可政造舟欲
濟師晟又不許政不勝憤
四年春正月壬午獨帥麾下與賊將緬簡戰破賊舊大寨賊奔
景罕指揮唐清復擊破之又追敗之高黎共山下共斬三千餘

級乘勝深入逼任發上江上江賊重地也政遠攻疲甚求援於晟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至夾象石又不進政追至空泥賊出象陳衝擊政力戰死之一軍皆沒　貴州計砂賊苗金蟲苗總牌糾洪江生苗作亂僞立統千侯統萬侯號二月丁巳蕭授督兵抵計砂分遣都指揮鄭通攻三洋洞馬畦攻黃柏山大破之副總兵吳亮窮追至蒲頭洪江斬總牌千戶尹勝誘斬金蟲於是生苗盡降　楊士奇乞致仕不允乞歸省墓許之未幾還士奇道南京聞黃福疾往視之福驚曰公輔幼主一日不可去左右奈何遠出士奇深服其言福在南京嘗坐李隆側士奇寄聲曰豈有孤卿而旁坐者福曰焉有少保而贊守備者耶卒不變然隆待福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辭

閏月辛丑釋魏源陳智等復其官并宥棄交阯王通馬騏罪及弋謙等皆爲民吳政等亦遇赦得免　三月己酉詔赦天下庚申廢遼王貴烚爲庶人守簡王園進封興山王貴燮爲遼王　沐晟聞方政敗請益軍帝遣使者責狀仍調湖廣貴州四川官軍五萬人令吳亮馬翔統之至雲南聽晟節制并敕晟豫籌糧糈晟慚懼發病丁卯還至楚雄卒贈定遠王謚忠敬晟席父兄業滇人懾其威信莊事如朝廷片楮下土酋具威儀出郭迎盥而後啟曰此令旨也晟用兵非所長戰數不利善事朝貴賂遺不絕以故得中外聲　癸酉增南京及在外文武官軍俸廩　夏五月庚戌右都督沐昂爲征南將軍充總兵官討思任發　丁卯錄中外囚　倭船四十艘連破台州桃渚寧波大嵩

二千戶所又陷昌國衛大肆殺掠　京師大水壞官舍民居三千三百九十區順天眞定保定三府州縣俱大水

六月乙未京師地震　丁酉以京畿水災祭告天地諭羣臣修省戊戌下詔寬䘏求直言　時王振用事法務嚴峻陳祚言乃者法司論獄多違定律專務刻深如戶部侍郎吳璽誤舉淫行主事吳軏宜坐貢舉非其人律乃加以奏事有規避律斬及軏自經死獄官獄卒罪應遞減乃援不應爲重罪概杖之一事如此餘可推矣天時不順災沴數見未必非此大原情以定律祖宗防範至周而乃抑輕從重至此非所以廣聖朝之仁厚也今後有妄援重律者請以變亂成法罪之帝是之以其章示法司

編修劉定之應詔陳十事言號令宜出大公裁以至正不可

苟且數易公卿侍從當數召見察其才能心術而進退之降人散處京畿者宜漸移之南方郡縣職以京朝官補使迭相出入內外無畸重薦舉之法不當拘五品以上可倣唐制朝臣遷秩舉一人自代吏部籍其名而簡用之武臣子孫教以韜略守令牧養爲先毋徒取幹辦羣臣遭喪乞永罷起復以教孝僧尼蠹國當嚴絕富民輸粟授官者有紀宜追奪疏入留中　召蕭授還以老致仕自顧成沒羣蠻所在屯結官軍討之皆無功授沈毅多計算禆校皆盡其才寇起輒滅威信大行尋起視事右府
秋七月庚戌免兩畿山東江西河南被災稅糧　壬申汰冗官　八月戊戌增設沿海備倭官　己亥地震　初思恩知州岑瑛有謀略善治兵以從征蠻寇功加田州知府銜仍掌州事

遂與現任知府岑紹交惡各具奏下總兵官安遠侯柳溥等議冬十月溥等請升思恩爲府俾瑛紹各守疆土以杜侵奪從之

松潘都指揮趙諒誘執所命簇國師商巴掠其財與同官趙得誣以叛其弟小商巴怒聚衆浦江新塘等關據險剽掠十二月丁丑都督同知李安充總兵官僉都御史王翺參贊軍務討之

瓦剌脫歡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淮王諸部皆下之脫脫不花具空名而已脫脫不花歲來朝貢帝報之比諸番有加書稱之曰達達可汗及是主臣並使朝廷亦兩敕答之賜賚甚厚朱勇以瓦剌漸強請塞紫荊關諸隘口增守備從之

五年春正月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福丰儀修整不妄言笑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公正廉恕素孚於人當官不爲赫赫名事微

細無不謹憂國忘家老而彌篤自奉儉約妻子僅給衣食所得俸祿惟待賓客周賈之而已其卒也贈謚不及士論惜之　王振一日語楊士奇等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當若何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楊榮曰不然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失言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協力尚可爲也士奇以爲然翼日列侍讀學士苗衷等名以進二月乙亥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入閣預機務　時禮部侍郎王直以次當入閣士奇不欲乃令直出涖部事直在翰林二十餘年稽古代言編纂記注之事多出其手與王英齊名人稱二王以居地目直曰東王英曰西王

甲申僉都御史張純大理少卿李畛振撫畿內流民　楊榮乞歸展墓命中官護行靖江王佐敬私饋榮金榮已行不之知王振欲借以傾榮楊士奇力解之得已　初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以奉天門爲正朝三月戊申重建三殿並修繕乾清坤寧二宮役工匠官軍七萬人　夏四月壬申免山西逋賦　王翱等既行巡按御史白商巴枉詔審機進止翱至盡得趙諒誣陷狀乃出商巴於獄遣人招其弟丙戌祈命簇番降翱撫定餘黨劾諒誅之戍趙得復商巴國師松潘遂平　沐昂抵金齒畏賊甚遷延者久之賊款軍門約降主事楊寧曰兵未加而先降誘我也宜嚴兵待之不聽五月參將張榮前驅至芒市賊大至官兵敗績昂不救引還貶昂二級逮吳亮等下獄貶官已思任發入

寇昂擊卻之　六月丁丑免兩畿被災田糧　戊寅錄囚　秋
七月辛丑遣刑部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備荒之政從楊
士奇請也時詔兼徵民逋給事中廖莊請寬災傷州縣俟秋成
從之　楊榮還朝至武林驛壬寅卒贈太師謚文敏榮論事激
發不能容人過然遇人觸帝怒致不測往往以微言導帝意得
解夏原吉李時勉之不死頗賴其力嘗語人曰事君有體進諫
有方以悻直取禍吾不爲也故恩遇亦始終無間時人以方姚
崇　八月乙未令各邊修舉荒政從陳鎰請也由是塞上咸有
儲畜　九月壬寅蠲雲南逋賦　冬十一月壬寅振浙江饑
王子免蘇松常鎭嘉湖水災稅糧　有僧年九十餘由雲南至
廣西自稱建文帝命其徒詣思恩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

丁巳械至京師會官鞫之乃河南鈞州人楊行祥洪武中度為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此帝令錦衣衛錮之踰四月死從者十二人皆戍邊　乙未沐昂討平師宗叛蠻　十二月壬午免南畿浙江山東河南被災稅糧　軒輗為浙江按察使前使奢汰輗力矯之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斤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雞黍則人驚以為異　思任發兵愈橫犯景東剽孟定殺大侯知州刀奉漢等千餘人破孟賴諸寨降孟璉諸長官司乃遣人以象馬金銀修貢復致書雲南總兵官白己不反帝降敕許赦其罪已而沐昂條上攻取策王振方用事喜功名思大舉召蔣貴於甘肅以任禮代之王驥亦欲自效何

交淵疏諫曰麓川徼外彈丸地不足煩大兵若遣雲南守將屯金齒令三司官撫諭之遠人得更生而朝廷免調兵轉饟策之善者也帝下廷臣議驥及張輔等皆以爲麓川負恩怙惡在所必誅如思任發早自悔禍縛詣軍門生全之恩取自上裁帝然之　封張昇爲惠安伯世襲

六年春正月已亥朔日當食不見禮官請表賀不許　乙卯以莊滇地屢震躬祀郊廟遣使祭四方嶽鎮　侍講劉球上疏曰帝王之馭四裔必審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爲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於玁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即罷兵賜書通好至於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尚守雲中拒之

今麓川殘寇思任發素本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渠寇未殲亦多戮羣醜爲誅爲舍無繫輕重璽書原其罪釁使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十二萬衆於雲南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馴地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久淹況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爲憂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於崇越也至於瓦剌終爲邊患及其未卽騷動正宜以時豫防迺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爲禦臣竊以爲宜愼防邊如周漢之於玁狁匈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量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爲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敕邊臣巡視濬築溝

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章下
兵部謂南征已有成命不用球言　蔣貴爲平蠻將軍都督同
知李安僉事劉聚副之王驥總督軍務大會諸道兵十五萬討
思任發瀕行賜驥貴金兜牟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又從驥請
得便宜從事　于謙爲巡撫十二年威惠流行太行伏盜皆避
匿嘗疏言今河南山西積穀各數百萬請以每歲三月令府州
縣報缺食下戶隨分支給俟秋成償官而免其老疾及貧不能
償者詔行之河南近河處時有衝決謙令厚築隄障計里置亭
亭有長責以督率修繕並令種樹鑿井道無渴者大同孤懸塞
外按山西者不及至奏別設御史治之盡奪鎮將私墾田以爲
邊用每議事京師無私謁王振銜之會謙入朝薦參政王來孫

原貞自代通政李錫阿振指劾謙以久不遷怨望無人臣禮三
月庚子下法司論死　夏四月甲午以災異頻見敕遣三法司
官詳審天下疑獄於是御史張驥刑部郎中林厚大理寺正李
從智等十三人同奉敕往五月甲寅何文淵及大理寺卿王文
錄在京刑獄周忱及刑科給事中郭瑾錄南京刑獄亦賜之敕
與中官興安等同事中官得與三法司刑獄自此始　釋于謙
爲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周
晉諸王亦言之乃復命謙巡撫　御史曹泰言連歲災異咎在
廷臣請敕御史給事中糾彈大臣去其尤不職者而後所司各
考覈其屬帝命科道官參議於是郭璡吳中侍郎李庸等被劾
者二十八人璡等自陳帝切責而宥之　泰後復姓陳　評事馬豫

言臣奉敕審刑竊見各處所獲強盜多因讐人指攀拷掠成獄不待詳報死傷者甚多今後宜勿聽妄指果有贓證御史按察司會審方許論決若未審錄有傷死者毋得準例陞賞是年出死囚以下無數　兵部尚書柴車卒車在邊塞時同事者多以宴樂爲豪舉車惡之遂斷酒肉其介特多此類　秋七月丁未振浙江湖廣饑　初薛瑄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王振語楊士奇楊溥吾鄉誰可爲京卿者語以瑄八月召爲大理寺左少卿士奇溥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亦無加禮振由

是銜瑄　戶部請以供御牛馬分牧民間言官劾其變亂成法冬十月丁丑下劉中敷吳璽及右侍郎陳瑺獄論斬詔枷長安門外閱十六日釋還職　庚寅免畿內被災稅糧　況鍾秩滿當遷部民二萬餘人走訴巡按御史張文昌乞鍾再任時趙豫莫愚陳本深俱爲部民乞留周忱等以聞詔皆進三品俸仍視府事　周忱既久任江南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騶從與農夫餉婦相對從容問所疾苦爲之商略處置其馭下也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如況鍾趙泰輩則推心與咨畫務盡其長故事無不舉嘗詣松江相視水利見嘉定上海間沿江生茂草多淤流乃濟其上流使崑山顧浦諸所水迅流駛下壅遂盡滌暇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其

爲巡撫也三殿重建詔徵牛膠萬斤爲綵繪用沈適赴京言庫
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俟歸市皮償庫許之　封沈清爲
修武伯　十一月甲午朔乾清坤寧二宮奉天華蓋謹身三殿
成大赦定都北京文武諸司不稱行在於南京官仍加南京字
　山西左參政王來居官廉練達政事然執法嚴疾惡尤甚以
公事杖死縣令不職者十人逮下獄當徒遇赦以原官調補廣
東　王驥馳傳至雲南思任發遣人乞降驥受之密令諸將分
道入沐昂主饋運右參將冉保由東路攻細甸灣甸水寨入鎭
康趨孟定左參將宮聚自下江投夾象石郎中侯璡援大侯州
驥與蔣貴以二萬人由中路趨上江圍其寨賊拒守嚴銃弩飛
石交下如雨五日不能拔癸卯天大風驥縱火焚柵官軍力戰

遂拔之斬首五萬餘級進自夾象石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癸丑免河南山東及鳳陽等府稅糧　封譚廣爲永寧伯仍鎮宣府　瓦剌入貢詔問劉中敷等馬駝芻粟數不能對閏月甲戌復下獄論斬中敷以母病特許歸省吳璽陳瑺繫獄待決中敷等本無大過帝察察示明而王振以酷助之楊士奇楊溥猶在位莫能救也　王驥至騰衝長驅抵杉木籠山賊乘高據險築七壘相救驥遣參將宮聚副將劉聚分左右翼緣嶺上而自將中軍奮擊之賊大潰乘勝至馬鞍山侯璡亦擊走賊衆三萬於大侯州由高黎貢山兼程夜行來會十二月抵賊巢山陡絕深塹環之東南面江壁立不可上驥遣前軍覘賊收其伏兵賊更自間道立柵馬鞍山出大軍後驥戒軍中無動而令都指揮

方瑛帥兵六千突賊壘賊渠衣黃衣帳中瑛直前左右擊斬數百人躪死者無算瑛政之子也驥復誘敗賊象陳會東路軍冉保等已合木邦車里大侯諸土軍破烏木弄戛邦諸寨遣別將守西岸渡刻期與大軍會驥乃督諸將環攻其七門積薪縱火風大作賊焚死無算溺江死者數萬人思任發攜二子走孟養獲其虎符金牌宣慰司印及所掠騰衝諸衛所印章三十有奇犁其巢穴留兵守之丁未班師諸軍之進攻也令李安駐軍潞江護饟賊破安恥無功聞有賊屯高黎貢山徑往擊之為所敗失士卒千餘人都指揮趙斌等皆死　貴州奏軍衛乏糧乞運龍江倉及兩淮鹽於鎮遠易米南京戶部侍郎張鳳以龍江鹽雜泥沙不堪易米給軍盡以淮鹽與之然後以聞帝嘉賞鳳又

言留都重地宜歲儲二百萬石爲根本計從之遂爲令　昌邑民王坦上言漕河水淺軍卒窮年不休往者江南常海運白太倉抵膠州州有元時膠萊河故道接掖縣宜濬通之由掖浮海抵直沽可避東北海險數千里較漕河爲近部覆寢其議

七年春二月庚申帝如天壽山謁長陵獻陵景陵三月甲子還宮　乙亥免陝西屯糧十之五　夏四月甲午振陝西饑　免山西河南山東被災稅糧　王驥遣偏師討維摩土司韋郎羅俘其妻子郎羅走安南傳檄縛之以獻　五月征麓川師還帝遣戶部侍郎王質齎羊酒迎勞賜宴奉天門壬申論功進蔣貴爵爲侯封王驥靖遠伯劉聚等遷賞有差從征少卿李蕡郎中侯璡楊寧皆擢侍郎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李安逮下獄謫

戍獨石　戊寅立皇后錢氏擢后父都指揮僉事貴爲都督同知帝欲侯貴以后遜謝而止　丁亥倭陷大嵩所殺官軍百八掠三百八糧四千四百餘石軍器無算六月壬子戶部侍郎焦宏整飭浙江備倭事兼理蘇松福建　秋七月丙寅振陝西饑民贖民所鬻子女　思任發之走孟養也爲木邦宣慰罕蓋法所擊追過金沙江走孟廣緬甸宣慰卜剌當亦起兵攻之帝命木邦緬甸能效命禽任發獻者即予以麓川地未幾思任發爲緬甸所禽其子思機發帥餘衆居者藍窮困乞入朝謝罪廷議因而撫之王振不可八月壬寅復命王驥總督雲南軍務帥參將冉保毛福壽以往驥未至思機發遣弟招賽入貢命遣還雲南安置且敕驥圖緬甸驥因請濟師　九月甲戌陝西進嘉禾

禮官請表賀不許　初瓦剌貢使不過五十人其後利朝廷賞
賜所遣動以千計大同供應費至三十餘萬是春帝以貢使太
多限三百人入關及秋至大同者復二千餘人以馬易弓藏於
衣篋不可勝計巡撫都御史羅亨信請於居庸關詰檢之不許
郭敬歲造箭鏃數十甕遺其使帝亦不問　冬十月壬辰兀良
哈犯廣寧詔切責總兵官曹義命王翺提督遼東軍務翺以軍
令久弛寇至將士不力戰因諸將庭謁責以失律罪命左右曳
出斬之皆惶恐叩頭願效死贖翺乃躬行邊起山海關抵開原
繕城垣濬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使烽燧相接練將士室鰥
寡軍民大悅又以邊塞孤遠軍儲匱緣俗立法令有罪得收贖
十餘年間得穀及牛羊數十萬邊用以饒　乙巳太皇太后大

漸召楊士奇楊溥入命中官問國家尚有何大事未行者士奇舉三事一謂建文君雖亡當修實錄二謂永樂詔收方孝孺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其三未及奏上而太皇太后已崩遺詔勉大臣佐帝惇行仁政語甚諄篤　劉中敷等冬盡當決法司以請命吳璽陳瑺戍邊中敷俟母終具奏已釋爲民　十二月葬誠孝昭皇后於獻陵后既崩王振勢益盛大作威福起大第皇城東建智化寺窮極土木帝方傾心嚮振嘗以先生呼之公侯勛戚呼曰翁父畏禍者爭附振免死賕賂輳集　蘇州知府況鍾卒吏民聚哭爲立祠鍾剛正廉潔孜孜愛民前後守蘇者莫能及　初設戶部太倉庫凡各直省派剩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及馬草鹽課關稅折銀者及籍沒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援

例上納者皆入焉又謂之銀庫　處州礦盜葉宗留陳鑑胡等
起
八年春正月郭璡罷王直代爲吏部尚書時初罷廷臣薦舉方
面大吏專屬吏部直委任曹郎嚴抑奔競凡御史巡方歸者必
令具所屬賢否以備選擢稍得人其子稹爲南京博士考績至
部文選郎欲留侍直直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也　二月己丑
沙汰南京冗官　戊戌淮王瞻墺來朝丙午荆王瞻堈來朝
三月刑部尚書魏源致仕詔博舉廷臣公廉有學行者王直等
舉侍郎王質鄺埜郎中劉廣衡御史張驥遂以質代源源在刑
部久議獄多平恕陝西僉事計資言武臣雜犯等罪予半俸謫
極邊源奏寢之郎中林厚言禁刁訟告訐擇理刑官勘重囚務

憑賊具皆以源議得行　夏五月己巳復命平蠻將軍蔣貴王驥師師征思機發調土兵五萬往發卒轉饟五十萬人　倭寇海盜初黃巖民周來保龍巖民鍾普福困於徭役叛入倭倭每入寇爲之鄉導幾二十年至是導倭犯樂清先登岸偵伺被獲磔之梟其首置海上倭性黠往往陳方物稱朝貢得間即肆侵掠東南海濱患之　戊辰雷震奉天殿鴟吻勅修省壬午大赦

劉球應詔上言所宜先者十事其畧曰古聖王不作無益故心正而天不違之臣願皇上勤御經筵數進儒臣講求至道務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自順夫政由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時召大臣於便殿裁決庶政權歸總於上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成規復親決政

事使權歸於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戮亦不加刑躬賜之死今用大臣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桎梏箠楚之然未幾時又復其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也自今擇任大臣宜允愜衆論小犯則置之果不可容下法司定罪使自爲計勿輒繫庶不乖共天職之意今之太常卽古之秩宗必得清愼習禮之臣然後可交神明今卿貳皆缺宜選擇儒臣使領其職古者省方巡狩所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兩漢唐宋盛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間亦嘗行之今久不舉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衞尤甚宜擇公明廉幹之臣分行天下古人君不親刑獄必付理官蓋恐徇喜怒而有所輕重也邇法司所上獄多奉敕增減輕重法司不能執奏及訊他囚又覩主

以爲輕重民用多寬宜使各舉其職至運甎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尤宜罷之春秋營築悉書戒勞民也京師興作五六年矣曰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況營作多完宜罷工以蘇其力各處水旱有司旣不振救請減租稅或亦徒事虛文宜令戸部以時振濟量加減免使不致失業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資爵賞不可勝計今又遣蔣貴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果擒以歸不過梟諸通衢而已緬將挾以爲功必求與木邦共分其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蠻坐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跌兵事無已臣見皇上每錄重囚多宥令從軍仁心若此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數萬無罪之衆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況思機發已嘗遣人來貢非無悔過

乞免之意若赦緬斬思任發首來獻仍赦思機發盡削四境之
地分於各寨新附之蠻則一方可寧矣迤北貢使日增包藏禍
心誠爲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
借工各廠服役私家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
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疏入
下廷議從其擇太常官一事令吏部推舉初球言麓川事王振
固已銜之欽天監正彭德清者球鄉人也爲振腹心倚勢爲奸
欺公卿多趨謁而球絕不與通德清恨之遂摘疏中攬權語誚
振曰此指公耳振益大怒會修撰董璘上疏乞改官太常振遂
指球同謀六月丁亥逮球及璘下錦衣衞獄密使指揮馬順殺
球順深夜攜一小校持刀至球所球方臥起立大呼太祖太宗

頸斷體猶植順支解之瘞獄戶下璘從旁竊血裙遺球家後其子鉞求得一臂裹裙以斂球之上疏也修撰鍾復約與俱復妻勸阻復球詒復邸邀偕行復適他往妻從屏間詈曰汝自上疏何累他人爲球歎曰彼乃謀及婦人遂獨上疏竟死居無何復亦病死妻深悔之每哭輒曰早知爾曷若與劉君偕死復子同尚幼聞母言感奮思成父志順有子病久忽起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他日禍逾我我劉球也順驚悸俄而子死小校亦死

指揮某死妾有色王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大理辨其冤三卻之時百官多奔走振門惟薛瑄仰瞻不往右都御史王文承振指誣瑄及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瑄受

晰甲辰並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末減有差瞻謫戍大同瑄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㸑下呼問故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　李時勉爲祭酒請改建國學帝命王振往視時勉待振無加禮振銜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秋七月戊午中旨令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並枷國子監前時勉方坐東堂閱課士卷徐呼諸生品第高下顧僚屬定甲乙揭榜乃行時尚盛暑枷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有石大用者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圜集朝門呼聲徹殿廷振聞諸生不平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內慙助教李繼請解於

會昌侯孫忠忠皇太后父也忠生日太后使人賜忠家忠附奏曰臣荷恩厚願赦李祭酒使爲臣客坐無祭酒臣不歡太后爲言之帝帝初不知也立釋之　王驥等帥師至金齒九月甲子思機發遣頭目刀籠肘偕其子詣軍門求降驥遣人至緬甸索思任發緬使致書期以今冬送思任發至貢章交付驥與刻期遣指揮李儀等帥精騎通南牙山路往受而緬人竟不至冬驥與蔣貴沐昂分五營自騰衝進逼緬甸緬人聚衆待以樓船載思任發覘官軍而潛以他舟載之歸驥以麓川未平緬難不可復作乃宣言犒師而命貴等潛焚其舟數百艘遂移師趨者藍

誠孝皇后崩宣宗廢后胡氏痛哭不已十一月卒以嬪御禮葬金山　十二月癸未免山東復業民稅糧二年　丙戌枷駙

馬都尉焦敬於長安右門　孫原貞爲浙江左布政使時按察使軒輗杭州知府陳復仁和知縣許璞鎭守中官阮隨及原貞居官皆廉一方大洽　赤斤蒙古衞都督且旺失加苦也先暴橫欲移駐也洛卜剌任禮以其地近肅州執不許已奏請建寺於其地禮復言許其建寺彼必移居遺後患事竟寢時邊將家僮墾塞上田者每頃輸糧十二石禮連請於朝得減四石邊塞無警禮與巡撫曹翼屯田積粟繕甲訓兵邊備甚固　時陝西倉儲充溢有軍儲者足支十年無者可支百年陳鎰以陳腐委棄可惜請每歲春夏時給官軍爲月饟不復折鈔從之　楊榮旣沒楊士奇嘗病不視事閣務多決於曹鼐鼐內剛外和通達政體帝以爲賢

明紀卷第十三終

明紀卷第十四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英宗紀二 起正統九年甲子訖正統十四年己巳失位凡六年

九年春正月進虁翰林學士　甲寅王文巡延綏寧夏邊劾治定邊營失律都督僉事王禎都督同知黃眞邊徼爲肅　朵顏福餘二衞附瓦剌泰寧衞拙赤以女妻也先皆陰爲之耳目入貢輒易名且互用其印又東合建州兵入廣寧前屯帝惡其反覆辛未朱勇吳克忠及中官錢僧保出喜峯口徐亨及中官曹吉祥出界嶺口都督馬亮及中官劉永誠出劉家口陳懷及中官但住出古北口各將精兵萬人分勦之　二月丙午王驥破思機發巢走之得其妻子部落以獻蔣貴子雄乘敵敗帥三千

人深入敵扼其後自刎沈烏江事聞贈指揮使帝尋召瓚等還

三月辛亥朔新建太學成釋奠於先師孔子　楊士奇老耄子稷傲很嘗侵暴殺人言官交章劾稷朝議不即加法封其狀示士奇復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遂下之理士奇以老疾在告帝恐傷其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憂不能起甲子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有司乃論殺稷士奇雅善知人好推轂賢士所薦達有初未識面者于謙周忱況鍾之屬皆爲世名臣　朱勇等捕兀良哈擾邊者奪回所掠人畜馬亮劉永誠至黑山大松林流沙河徐亨至河北川勇至富峪川而還乙丑論功加勇太保進亨爵侯封陳懷平鄉伯亮招遠伯是役也王振主之故諸將功少率得封　夏四月丙戌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預機務

初廷議天下吏民建言章奏皆三楊主之至是士奇榮已卒循及曹鼐馬愉在內閣禮部援故事請帝以楊溥老宜優閒令循等預議　初也先欲與沙州及赤斤蒙古二衞婚二衞不欲並奏遵奉朝命不敢擅婚帝以瓦剌方强其禮意不可卻諭令各從其願赤斤蒙古又遣人乞從善地帝諭以土地不可棄令獎帥頭目圖自强丁亥以二衞饑困令邊人給粟振之　五月己未命法司錄在京刑獄刑部侍郎馬昂錄南京刑獄　給事中李素等劾周忱妄意變更專擅科斂忱上章自訴帝以餘米既爲公用置不問先是奸民尹崇禮欲撓忱法奏忱不當多徵耗米請究問倉庫主者忱因罷前法旣而兩稅復逋民無所賴咸稱不便忱乃奏按崇禮罪舉行前法如故　六月壬午振湖廣

貴州饑　駙馬都尉石璟詈其家奄王振以爲賤己同類惡之秋七月己酉下璟獄　葉宗留盜福安銀礦福建參議竺淵往捕之被執死　癸丑免河南被災稅糧　初福建浙江有銀場洪武中歲課五千餘兩永樂宣德間遞增至十三萬兩有奇民不堪命帝即位以大臣議罷之已而盜礦者日熾浙江參政俞士悅請復開謂利歸於上則礦盜自絕下三司議軒輗持不可乃止閏月戊寅給事中陳傅復請朝廷遽從之命侍郎王質往經理定福建歲課銀二萬餘兩浙江倍之又分遣御史曹祥馮傑提督供億過公稅自是民困而盜愈眾　甲申瘞暴骸壬寅雷震奉先殿鴟吻　八月庚戌免陝西被災稅糧贖民所鬻子女　時也先漸強遣人授罕東諸衞都督喃哥等爲平章

又置甘肅行省名號陳鎰以聞甲戌敕邊將嚴備九月丁亥命王驥與鎰巡視甘肅寧夏延綏邊務聽便宜處置初寧夏備邊軍半歲一更後邊事亟三年乃更軍士日久疲憊又益選軍餘防冬家有五六人在邊者軍重困驥請歲一更當代者以十月至而代者留至來歲正月乃遣歸邊備足而軍不勞帝善其議行之諸邊　初成祖封忠順王以哈密爲西域要道欲其迎護朝使統領諸番而其王卒庸懦其地種落雜居一曰回回一曰畏兀兒一曰哈剌灰其頭目不相統屬王莫能節制及倒瓦答失里立與鄰國土魯番沙州罕東赤斤蒙古構怨數被侵伐瓦剌也先王母弩溫答失里弟也亦遣兵圍哈密殺頭目俘男婦掠牛馬駝取王母及妻北還脅倒瓦答失里往見懼不敢往數

遣使告難帝為敕諸部令脩好迄不從惟王母妻獲還　分麓
川地置隴川宣撫司治隴把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庚
午兀良哈貢馬謝罪　永寧伯譚廣卒謚襄毅廣長身多力奮
跡行伍大小百餘戰未嘗挫衂在宣府二十年脩屯堡嚴守備
增驛傳又請頒給火器於各邊將校失律即奏請置罪而撫士
卒有恩邊徼帖然稱名將　御史李儼於光祿寺監收祭物王
振過之怒其應對不跪下錦衣衛獄謫戍鐵嶺衛時馬順掌鎮
撫司罪無大小悉送順考訊陷害甚眾順大通賄賂其門如市
　是年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大水江河皆溢
十年春正月大計羣吏舉治行卓異者趙豫及寧國知府袁旭
鳳陽知府楊瓚吳縣知縣葉錫海豐知縣王懋慶雲典史趙亮

預焉賜宴及襲衣遣還職旭尋爲督學御史程富所誣劾逮死獄中寧國人惜之立祠祀焉　戊子詔舉智勇之士　王振專恣日甚中官張環顧忠錦衣衛卒王永心不平以匿名書暴振罪狀事發磔於市不覆奏　二月丁巳京師地震　己未免陝西逋賦　丙寅兀良哈貢馬請貸犯邊者罪不許　壬申帝如天壽山三月甲戌朔謁陵丙子還宮　庚辰思機發入貢謝罪時麓川甫平參贊軍務侍郎楊寧以騰衝所地要害請升爲騰衝軍民指揮使司與沐昂築城置衛設戍兵控諸蠻邊方遂定昂尋卒贈定邊伯謚武襄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庚申詔所在有司飼逃民復業及流移就食者　六月乙丑振陝西饑免田租三之二　秋七月乙未減糶河南懷慶二府倉粟濟

山東陝西饑民從于謙請也時二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公剽掠謙奏令布政使年富安輯其衆授田給牛種使里老司察之流民乃定　有中官牧馬霸州撄民知州張需笞其校卒王振怒逮需下錦衣衛獄箠楚幾死詔戍邊并斥其舉主順天府丞王鐸爲民需在州見民游食者衆爲設方略課耕桑樹畜不如教者罰之民皆勤力州以富饒其得禍也人尤惜之　八月癸丑免湖廣旱災秋糧　丙辰免蘇松嘉湖十四府州水災秋糧　九月鄺埜爲兵部尚書舊例諸衛自百戸以下當代者必就試京師道遠無資者終身不得代埜請令就各都司試之人以爲便瓦剌也先勢盛埜請爲備又與廷臣議上方略請增大同兵擇智謀大臣巡視西北邊務尋又請罷京營兵脩城之

役令休息以備緩急時不能用　冬十月戊辰侍讀學士苗衷爲兵部侍郎侍講學士高穀爲工部侍郎並入閣預機務　王文出撫陝西陳鎰爲右都御史先是流民聚襄漢間鎰恐其嘯聚爲亂請命河南湖廣陝西三司官親至其地撫卹之得旨允行而當事者不以爲意及文代鎰復力言有司怠忽恐遺禍將來不省　緬甸始以思任發及其妻孥三十二人獻至雲南思機發來襲總兵官黔國公沐斌擊却之任發於道中不食垂死十二月丙辰千戶王政斬之函首京師斌晟之子也機發屢乞降詞甚哀帝命受其貢敕斌及楊寧經畫善後長策以聞并賜敕諭機發木邦遣使同獻任發首因求麓川地以孟止地予之壬辰輸河南粟振陝西饑　柳溥討平慶遠叛蠻溥廉慎然

無將畧承山雲後不能守成法過於寬弛猺獞相扇爲亂溥先後討斬大藤峽賊渠楊容拾等破柳州思恩韋萬慶等諸蠻寨而賊滋蔓如故　以曹縣黃河北舊土城置曹州升曹縣知縣范希正爲知州先是山東饑惟曹以希正先積粟得無恙巡撫大理寺丞張驥以聞故有是命　時遣官度大同宣府二鎮軍田一軍八十畝外悉徵稅五升羅亨信言文皇帝時詔邊軍盡力墾田毋徵稅陛下復申命之今奈何忽爲此舉塞北諸軍防邊勞苦無他生業惟事田作每歲自冬徂春迎送瓦剌使臣三月始得就田七月又復刈草八月以後脩治關塞計一歲中曾無休暇況邊地磽瘠霜早收薄若更徵稅則民不復耕必致窮邊計臣但務積粟不知人心不固雖有粟將誰與守帝納其言

而止
十一年春正月庚辰太監王振姪林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錢僧保姪亮高讓姪玉曹吉祥弟整蔡忠姪革俱世襲副千戶
二月辛酉異氣見華蓋殿金頂及奉天殿鴟吻之上遣官祭告天地癸亥詔卹刑獄　安鄉伯張安與弟爭祿詔逮治法司與戶部相諉爲言官所劾三月戊辰戶部尚書王佐刑部尚書金濂右都御史陳鎰侍郎丁鉉馬昂副都御史丁璿程富等俱下獄數日釋之安與兄之孫也　福建銀場既開盜礦者益衆葉宗留僭稱王遣戶部郎中楊諶往招撫浙江參議吳昇言福建礦盜出沒浙江江西廣東諸境東捕則西逃南搜則北竄若合而爲一其患不小宜特遣朝臣專董剿捕壬申命御史柳華督

福建浙江江西兵討之華至福建遣兵分捕羣盜又令村聚皆置隘門望樓編民爲甲擇其豪爲長得自置兵仗督民巡儌盜稍戢而宗留劫掠如故　癸酉帝如天壽山庚辰還宮　夏六月丙辰京師地震　初帝卽位詔凡課程門攤俱遵洪武舊額不得藉口鈔法妄增尋以于謙奏革直省稅課司局領其稅於有司及是軍旅四出耗費動以鉅萬府庫空虛秋七月癸酉從王佐請增市廛稅鈔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復設直省稅課司官征榷漸繁矣　庚辰楊溥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大理寺丞羅綺參贊寧夏軍務嘗以事劾指揮任信陳斌二人皆王振黨轉訐綺不法事下總兵官黃眞覆覈眞謂綺嘗詈宦官爲老奴遂召綺還法司擬贖振改令馬順再鞫八月謫戍

遼東　戊戌免湖廣被災秋糧　戶部侍郎奈亨附王振嘗以事干請吏部不行怨郎中趙敏構之詞連王直及侍郎曹義趙新庚申下直等獄三法司廷鞫論亨斬直等贖徒帝宥直義奪亨新俸視職如故　行人尚褫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微眚遽陷囹圄事或涉虛旋即復職是今日衣冠之大臣即昨日受辱之囚縶面僚友而統屬官豈能無愧請自今有犯者召至午門大臣會問事實則疏其輕重請上裁決不實即奏還其職帝頗然之惑於王振不能改　九月辛巳廣西叛猺執化州知州茅自得殺千戶汪義　沙州衛都督喃哥兄弟乖爭部眾攜貳任禮欲乘其饑窘遷之內地會喃哥亦請居肅州境內禮因遣都指揮毛哈喇往撫其眾而親帥兵繼其後比至

喃哥復持兩端其部下欲奔瓦剌禮進兵逼之遂收其全部千二百餘人以還詔居之東昌平山二衛給田廬什器厚撫卹之而沙州爲罕東左衞酋班麻思結所有初成祖置哈密沙州赤斤罕東四衞於嘉峪關外屏蔽西陲至是沙州先廢諸衞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冬十月甲寅遣給事中御史分賚諸邊軍士　十一月壬申減殊死以下罪　金濂薦李信圭擢處州知府其在清河已二十二年矣處州方苦旱信圭至卽雨未幾卒官清河民立祠祀之　也先攻兀良哈遣使抵大同乞糧并請見守備太監郭敬帝敕敬毋見毋予糧

十二年春三月癸亥帝如天壽山庚午還宮　丙子免杭嘉湖被災秋糧　鳳陽知府楊瓚言民間子弟可造者多請增廣生

員毋限額禮部採瓚言考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此始　詔選侍講江淵杜寧裴綸脩撰劉儼商輅編脩陳文楊鼎呂原劉俊王玉肄業東閣曹鼐等爲之師　國子監祭酒李時勉連疏致仕朝臣及國子生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或遠送至登舟候舟發乃去時勉爲祭酒六年列格致誠正四號訓勵甚切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諸生貧不能婚葬者節省餐錢爲贍給督令讀書吟誦聲達旦不絕張輔暨諸侯伯嘗奏願偕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講五經各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人稱爲太平盛事　夏四月丁巳免蘇松常鎮被災秋糧　五月

己亥大理少卿張驥巡視濟甯及淮揚饑民驥立法捕蝗停不急務蠲逋發廩民賴以濟　有自瓦剌來歸者言也先謀入寇脫脫不花止之也先不聽尋約諸番共背中國秋七月甲辰飭各邊練軍備瓦剌　八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乙未馬愉卒贈禮部尚書兼學士贈官兼職自愉始愉端重簡默門無私謁論事務寬厚嘗言天下獄久者多瘐死宜簡使者分道決遣邊警方命將而別部使至衆議執之愉言賞善罰惡爲治之本波及於善非法乘人之來而執之不武帝皆納焉　冬命張鳳兼理南京糧儲　欽天監言北京北極出地度太陽出入時刻與南京不同冬夏晝夜長短亦異今宮禁及官府漏箭皆南京舊式不可用有旨令內官監改造　初方面大吏方正謝莊等

由保舉擢用已而得罪而不預保舉者在內御史在外知府往往九年不遷給事中余忭論正莊等事敗謂宜坐舉主且言方面郡守有缺吏部當奏請上裁張輔王直等言方面郡守保舉升用稱職者多未可更易帝從輔直議而採忭疏許言官指劾

楊洪充總兵官鎮宣府自宣德已來迤北未嘗大舉入寇惟朵顏三衞衆乘間擾邊多不過百騎或數十騎他將率巽懦洪獨以敢戰至大將諸部亦憚之稱爲楊王　安南遣將侵占城奪新州港虜其王摩訶賁該以歸其故王占巴的賴姪摩訶貴來遣使請命遣給事中陳誼行人薛幹往封爲占城國王　沐斌言臣遣使賫敕招諭思機發以其弟招賽未歸疑懼不敢出又掠緬甸牛馬金銀緬甸欲進兵攻取請遣人分諭木邦緬甸

諸宣慰司合集蠻兵刻期過江分道進討臣等帥官軍萬人駐騰衝以助其勢從之斌等至騰衝機發終不出敕孟養頭目刀變蠻等伴送機發來朝復不至詔召招賽至京給冠帶隸錦衣衛其從人俱令於馴象所供役

十三年春斌以春瘴作江漲不可渡糧亦乏引兵還時中外咸願罷兵獨王振意未愜欲盡滅其種類三月戊子降敕切責刀變蠻等數其可伐之罪令執獻機發壬寅王驥仍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宮聚爲平蠻將軍充總兵官帥十五萬人討機發密諭驥曰萬一思機發遠遁則先禽刀變蠻平其巢穴或遁入緬地緬人黨蔽亦相機禽之庶蠻衆知懼大軍不爲徒出又敕木邦緬甸南甸干崖隴川各整兵備船積糧以俟調度　柳華之編

民爲甲也沙縣佃人鄧茂七得推擇爲甲長茂七素無賴及是
益以氣役屬鄉民沙縣俗佃人輸租外例饋田主茂七倡其黨
令毋饋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赴下巡檢
追攝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軍三百捕之被殺傷幾盡巡
檢及知縣並遇害茂七遂大剽掠僞稱剷平王設官屬黨數萬
人陷二十餘縣都指揮范眞指揮彭璽等先後被殺處州賊葉
宗留陳鑑胡等並附茂七東南騷動初交阯人宋彰爲福建參
政賄王振得遷左布政使浸漁貪惡民不能堪益相率從亂福
建巡按御史汪澄牒江西浙江會兵討賊夏四月茂七圍延平
刷卷御史張海登城撫諭賊訴乞貰死免三年徭役卽解散爲
良民海以聞澄尋以賊降檄止鄰境兵江西巡按御史韓雍曰

賊果降退未晚也遂趣兵進　免浙江江西湖廣被災秋糧

五月丙戌遣使捕山東蝗　甲辰刑部侍郎丁鉉撫輯河南山東災民鉉平居恂恂若無能臨事悉治辦　時朝野皆用銀小者用錢惟折官俸用鈔鈔壅不行是月申禁令阻鈔者追一萬貫全家戍邊　六月升蒙化州爲府　先是河決金龍口陽穀堤及張家黑龍廟口徐呂二洪漸淺太黃寺巴河分水處水脈微細帝從都督同知武興言發卒疏濬已陳留水漲決金村堤及黑潭南岸築垂竣復決秋七月乙酉朔河決大名濬三百餘里壞廬舍二萬區死者千餘人遣使蠲振寧夏大水河決漢唐二壩己酉決新鄉八柳樹口滎澤孫家渡漫曹濮抵東昌衝張秋潰壽張沙灣壞運道東入海開封城初在河南及是在河北

二洪遂淺澀命工部侍郎王永和往理其事　御史涂謙陳保舉得方面郡守輒改前操之弊請遵洪武舊制於內外九年考滿官內簡用或親擇朝臣有才望者詔從之大臣舉官之例遂罷　八月甲戌御史丁瑄討鄧茂七都督劉聚僉都御史張楷帥大軍繼其後瑄至先令人齎敕撫茂七不從遂馳赴沙縣圖賊賊首林宗政等萬餘人攻後坪欲立砦瑄令通判倪晃等帥眾先據要害而身與都指揮雍埜等邀其歸路斬賊二百餘級獲其渠陳阿巖張楷至建寧頓不進日置酒賦詩爲樂冬葉宗留自福建轉犯江西官軍不利都督僉事陳榮指揮劉真遇伏死詔韓雍及鎮守侍郎楊寧督軍民協守張驥巡撫浙江遂昌賊蘇牙俞伯通剽蘭溪與宗留相應驥遣金華知府石瑁擊斬

牙等撫定其餘黨帝以楷等無功十一月丙戌詔陳懋佩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珤平江伯陳豫副之太監曹吉祥王瑾提督火器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帥京營江浙兵討茂七琫銘之子豫瑄之孫也鑑胡以爭忿殺宗留專其眾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僞署將帥圍處州甲辰分遣其黨掠武義松陽龍泉永康義烏東陽浦江諸縣茂七黨二千餘人迫建寧城結砦四出剽掠知府張瑛帥建安典史鄭烈會都指揮徐信軍分三路襲之斬首五百餘拔其砦進瑛右參議仍知府事烈亦遷主簿　庚戌永康侯徐安備倭山東安忠之子也　十二月庚午廣東猺賊作亂　初沙州內徙喃哥弟鎖南奔不從奔兄刺也先封之為祁王任禮以二寇合則勢益難制遣人招

之鎖南奔欲降未決禮令毛哈喇潛師直抵罕東生縶之以歸并其部眾帝大喜賜禮世券擢哈喇都督僉事賜名忠　王永和修沙灣未成以冬寒停役且言河決自衞輝宜敕河南守臣修塞帝切責之令山東三司築沙灣趣永和塞河南八柳樹疏金龍口使河由故道　陳懋至浙江有欲分兵扼海口者懋曰是使賊將致死於我也不可　時朝使至瓦剌也先等有所請乞無不許瓦剌使來更增至三千人復虛其數以冒廩餼禮部按實予之所請僅得五之一貢馬互市王振又減其馬直使者恚而去也先由是構釁

十四年春正月乙巳免浙江福建銀課　定西侯蔣貴卒贈涇國公謚武勇貴起卒伍不識字天資朴實忘己下人能與士卒

同甘苦出境討賊衣糧器械常身自囊負不役一人臨陳輒身先之以故所向有功　大軍征思機發雲貴軍民疲敝苗乘機煽動閩浙間盜賊大起舉朝皆知其不可懲劉球禍無敢諫者巡按貴州御史陳鑑言賊酋遠遁不爲邊患宜專責雲南守臣相機勦滅無遠勞禁旅王振怒改鑑雲南參議使赴騰衝招賊己復摭鑑爲巡按時嘗請改四川播州宣慰司隷貴州爲鑑罪論死繫獄　河決聊城　二月丁巳丁瑄誘賊復攻延平督衆軍分道衝擊賊大敗遁走指揮劉福追之斬茂七招脅從復業未幾復禽其黨林子得等尤溪賊首鄭永祖帥四千人攻延平瑄偕雍埜等邀擊禽之斬首五百有奇餘黨潰散張楷聞瑄破賊馳至延平攘其功福不平愬之詔責瑄具狀功竟不錄　王

驥帥諸將方瑛李震等自騰衝會師由千崖造舟至南牙山舍舟陸行抵沙灞復造舟至金沙江思機發於西岸列柵拒守大軍順流至管屯木邦緬甸兩宣慰兵十餘萬列於沿江兩岸緬甸備舟二百餘爲浮梁濟師并力攻破其柵得積穀四十萬餘石軍飽氣銳賊退至鬼哭山築大寨於兩峯上旁築二寨爲兩翼又築七小寨綿亘百餘里官軍分道並進皆攻拔之斬獲無算機發及其弟思卜發遁去時官軍逾孟養至孟那海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部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眞天威也驥慮饋饟不繼引還機發少弟思祿復擁衆據孟養驥度賊終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土目部勒諸蠻居孟養如故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

思祿懼聽命已巳驥班師以孟養地予緬甸命捕機發驥三征麓川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會川衛訓導詹英言驥等多役民舁綵繒散諸土司以邀厚利擅用腐刑詭言進御實充私役師行無紀十五萬人一日起行互相蹂踐每軍負米六斗跋涉山谷自縊者多抵金沙江徬徨不敢渡既渡不能攻攻而失都指揮路宣翟亨等俟賊解多捕魚戶爲俘以地分木邦緬甸掩敗爲功此何異李宓之敗楊國忠以捷聞也奏下法司王振左右之得不問　辛未指揮僉事徐恭充總兵官討處州賊工部尚書石璞參贊軍務　三月戊子帝如天壽山癸巳還宮

王永和濬黑洋山西灣引其水由太黃寺以資運河修築沙灣大半而不敢盡塞置分水閘設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海且設

分閘二空於沙灣西岸以泄上流而請停八柳樹工從之　夏四月庚戌處州賊犯崇安殺都指揮吳剛　湖廣貴州諸苗所在蜂起鎮遠蠻苗金臺僞稱順天王壬戌命王驥討之　乙丑遣御史十二人同中官督福建浙江銀課分守諸府御史朱英往處州賊黨四出剽掠道梗英間道馳至撫降甚衆戮賊首周明松等　鄧茂七死陳鑑胡勢孤張驥命麗水縣丞丁寧帥老人王世昌等齎榜入賊巢招之鑑胡遂偕其黨六十餘人出降惟陶得二不就撫殺使者入山爲亂如故茂七之死也餘賊擁其兄子伯孫據九龍山拒官軍陳懋至建寧諸將欲盡屠尤溪沙縣諸賊懋曰是堅賊心也乃下令招撫賊黨多降懋乃遣諸將分道逐捕五月丙戌金濂與衆謀羸師誘伯孫出伏精兵入

其壘禽之帝乃移張楷浙江而留濂福建擊平餘賊未下者
壬辰以旱太監金英同法司理刑部都察院獄囚築壇大理寺
英張黃蓋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坐自是六年一審錄制皆如
此　己亥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預機務　沙縣賊陳政景
糾清流賊藍得隆等攻汀州府推官王得仁與知府劉能擊敗
之禽政景等八十四人都指揮馬雄得通賊者姓名將按籍行
戮得仁力請焚其籍賊復寇寧化得仁帥兵往援斬首甚眾賊
退屯將樂得仁將追滅之俄遘疾眾欲輿歸就醫得仁不可曰
吾一動賊必長驅乃起坐帳中諭將吏戮力平賊遂卒　賊黨
林拾得掠建寧張瑛與從父敬禦之賊敗乘勝逐北陷伏中敬
死瑛被執大罵而死賊逼泉州知州熊尚初與晉江主簿史孟

常陰陽訓術楊仕宏拒於古陵坡兵敗皆死　初浙閩盜所在
剽掠爲民患將帥率玩寇數被詰責都指揮鄧安等因歸咎於
柳華福建三司言賊初起按臣柴文顯匿不奏釀成今患浙江
巡按御史黃英亦具白汪澄止兵狀王振欲殺朝士威衆遂下
澄文顯吏華已出爲山東副使遣使逮之華聞命仰藥死詔籍
其家男戍邊婦女没入浣衣局庚子磔文顯亦籍其家澄棄市
宋彰及按察使方冊等十人俱坐斬遇赦謫驛丞天順初復官
華所建置未爲過澄文顯罪不至死論者冤之　御史張洪等
劾徐恭石璞逗遛無功詔俟師旋以聞　六月庚戌靖州苗犯
辰溪都指揮高諒戰死　丙辰南京謹身奉天華蓋三殿災
大同參將石亨等擊兀良哈盜邊者於箭谿山禽斬五十八三

衛益怨　甲子詔修省　詔河南山西班軍番休者盡赴大同
宣府　乙丑西寧侯宋瑛總督大同兵馬瑛琥之弟也　己巳
赦天下　戊寅陳懷駙馬都尉井源都督王貴吳克勤太監林
壽分練京軍於大同宣府備瓦剌　南京殿上生荆棘高二尺
　秋七月己卯朔熒惑留守斗侍講徐珵私語友人劉溥曰禍
不遠矣亟命妻子南還　瓦剌也先謀入寇脫脫不花止之曰
吾儕服食多資大明何忍爲此也先不聽曰可汗不爲吾當自
爲遂誘脅諸番分道大舉脫脫不花以兀良哈之衆寇遼東知
院阿剌寇宣府圍赤城又遣別騎寇甘州也先自寇大同己丑
至猫兒莊參將吳浩戰死羽書踵至太監王振挾帝親征不與
外廷議可否詔下王直帥廷臣力諫曰敵肆猖獗違天悖理陛

下但宜固封疆申號令堅壁清野蓄銳以待之可圖必勝不必親御六師遠臨塞下況秋暑未退旱氣未回青草不豐水泉猶塞士馬之用未充兵凶戰危臣等以爲不可鄺埜言也先入犯一邊將足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刑科給事中曹凱言今日之勢大異澶淵彼文武忠勇士馬勁悍今中貴竊權人心玩愒此輩不惟以陛下爲孤注即懷愍徽欽亦何暇卹兵部侍郎于謙亦極諫帝皆不聽曹鼐問前欽天監正皇甫仲和曰駕可止乎胡王兩尚書已帥百官諫矣曰不能也紫微垣諸星已動矣曰然則奈何曰盍先治內曰將令親王監國曰不如立儲君曰皇子幼未易立也曰恐終不免立癸巳命郕王居守是日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與敵戰於陽和敗沒石亨單

騎奔還冕榮之子也甲午帝發京師備文武百官以行乙未次龍虎臺軍中夜驚丁酉次居庸關副都御史鄧棨疏請回鑾以兵事專屬大將辛丑次宣府大風雨埜及棨等又屢言之振益虓怒朱勇等白事咸膝行進埜與王佐跪草中至暮不得請彭德清言天象示警若前恐危乘輿振詈曰爾何知若有此亦天命也鄺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從令佐埜皆隨大營埜墜馬幾殆或勸留懷來城就醫埜曰至尊在行敢託疾自便乎丙午次陽和八月戊申朔次大同振益欲北鎮守太監郭敬以敵勢告振始懼議旋師己酉廣寧伯劉安爲總兵官鎮大同錦衣衛指揮郭登爲都督僉事充參將佐之安榮之子登英之孫也庚戌師還登言于鄺曰自此趨紫荊

關裁四十餘里駕宜從此入振欲邀帝至蔚州幸其第既恐蹂其鄉禾稼復折而東軍士迂回奔走丁巳次宣府恭順侯吳克忠與其弟都督克勤爲後拒庚申瓦剌兵突至驟戰不勝敵據山上飛矢石如雨官軍死傷略盡克忠下馬射矢竭猶殺數人與克勤俱沒於陳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帥五萬騎還救至鷂兒嶺遇伏一軍盡覆綬驍勇善戰矢盡弦斷猶持空弓擊敵敵怒支解之既而知其本蒙古人也曰此吾同類宜勇健若此相與哭之埜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爲殿不報又詣行殿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埜曰我爲社稷生靈言何懼振益怒叱左右扶出翌日次土木諸臣議入保懷來振顧輜重遽止瓦剌兵大至遂被圍土木地高掘井二丈不得水汲道爲

敵所據衆渴敵騎益增壬戌敵見大軍止不行陽卻遣使通和
帝召鼐草詔答之振遽令移營就水軍方動也先集騎四面衝
之士卒爭先走行列亂敵跳陳而入師大潰死者數十萬人英
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
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鄺埜學
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鉉王永和副都御史鄧棨通政龔全安少
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劉容凌壽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
御史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
齊汪馮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温程式逯端主事俞鑑張瑒鄭
瑄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昺大理寺副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
人羅如墉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錦衣衛指揮使錢欽及

弟鍾俱死其餘不可勝數瀛琏之曾孫珍隆之子塡志之曾孫榮清之子也方敗或語榮曰吾輩可自脫榮曰鑾輿失所我尚何歸遂死帝突圍不得出敵騎擁以去振爲亂兵所殺中官喜寗跛兒干皆降敵顧興祖彭德清等皆遁歸下獄論斬也先聞車駕至錯愕未之信及見致禮甚恭奉帝居其弟伯顏帖木兒營以先所掠校尉袁彬來侍　脫脫不花至廣寗王翺方閱兵衆潰翺入城自保或謂城不可守翺手劍曰敢言棄城者斬寇尋退其犯肅州者任禮遣裨將禦之再戰再敗失士馬萬計

甲子京師聞變羣臣聚哭於朝郕王使太監金英興安等問計徐珵曰驗之星象稽之厤數天命已去惟南遷可以紓難于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

不見宋南渡事乎胡濙曰文皇定陵寢於此示子孫以不拔之計也陳循亦持不可英宻遂叱珵令扶出珵踉蹌過左掖門江淵入迎問之珵曰以吾議南遷不合也淵遂入極陳固守之策英宻入告太后勸郕王任于謙治戰守議乃定乙丑皇太后命郕王監國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餘疲卒不及十萬人上下無固志丙寅檄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從于謙請也或欲焚通州倉絶寇資周忱議事在京曰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饟令自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煨燼從之　時人情恟懼赤城鵰鶚懷來永寧保安諸守將皆棄城遁有議棄宣府城者官吏軍民紛然爭出羅亨信仗劍坐城下令曰出城者斬與楊洪誓死固

守郭登在大同亦修城堞繕兵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爲裹創傅藥曰吾誓與此城共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也先欲謀逆會大雷雨震死其所乘馬乃擁帝北行道宣府傳命啟門亨信登城語曰奉命守城不敢擅啟也先乃擁帝去戊辰至大同使袁彬入城索金幣登閉城門以飛橋取彬入劉安及侍郎沈固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等出謁伏地慟哭以金二萬餘及宋瑛朱冕郭敬家貲進帝以賜也先等是夕敵營城西登謀遣壯士劫營迎駕不果安邑舊者仝寅學京房術居大同占禍福多奇中帝使問還期筮得乾之初曰大吉四爲初之應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干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一躍秋潛秋躍明年仲秋駕必復但繇勿用應在淵還而復必失位然象龍也數

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奮於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於丁象大明也位於南方火也寅其生午其王壬其合也至歲丁丑月寅日午合於壬帝其復辟乎已而悉驗　于謙爲兵部尚書時上下皆倚重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爲己任當軍馬倥偬變在俄頃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勳臣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　令羣臣直言時事舉人材　己巳皇太后命立皇長子見濬爲皇太子　追封張輔定興王諡忠烈朱瑛鄆國公諡忠順吳克忠邠國公諡忠勇陳瀛寧國公諡恭愍朱冕陳懷等並贈侯冕諡忠愍懷諡忠毅薛綬諡武毅李珍悼僖陳塡榮懷贈吳克勤昭化伯諡僖敏曹

寵少傅諡文襄張益學士諡文僖鄺埜王佐皆少保丁鉉王永
和尚書鄧棨右都御史餘贈卹有差　庚午陳鎰合大臣廷奏
王振罪讀彈文未起王使出待命衆皆伏地哭叫號莫辨人聲
長史儀銘造膝前免冠敷奏請下令旨族振馬順厲聲叱言者
去給事中王竑憤怒奮臂起捽順髮呼曰若曹奸黨罪當誅今
尚敢爾且罵且齧其面衆共擊之立斃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
王懼遽起欲入竑帥羣臣隨王後于謙排衆直前掖王止使金
英問衆所欲言皆曰內官毛貴王長隨亦振黨請置諸法王命
出二人衆又捶殺之血漬庭陛縛王山至磔之時百官皆踴躍
不寧謙啟王宣諭曰順等罪當死勿論衆乃定謙袍袖爲之盡
裂退出左掖門王直執謙手歎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

直何能爲王召諸言官慰諭甚至籍振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三十餘株他珍玩無算　辛未帝至威寧海子　右都御史陳鎰撫安畿內軍民　壬申都督石亨總京營兵皆以于謙薦也　甲戌帝至黑河　乙亥諭邊將瓦剌奉駕至不得輕出　輸南京軍器於京師　修撰商輅彭時入閣預機務時聞繼母憂力辭不允乃拜命釋褐逾年參大政前此未有也　封楊洪昌平伯石亨武淸伯　南京侍講學士周敘言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殿下宜卧薪嘗膽如越之報吳使智者獻謀勇者效力務掃北庭雪國恥先遣辯士卑詞重幣乞還鑾輿暫爲君父屈因條上勵剛明親經史修軍政選賢才安民心廣言路謹微漸修庶政八事王嘉納之　廣東賊黃蕭養作

亂　初大臣憂國無主太子方幼寇且至請皇太后立郕王王驚謝至再于謙颺言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爲私計王乃受命九月癸未即位遙尊帝爲太上皇帝以明年爲景泰元年大赦天下兌景泰二年田租十之三謙入對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兵械且盡宜亟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繕器甲遣都督孫鏜衛頴張軏張儀雷通分兵守九門要地列營郭外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參之徙附郭居民入城通州積糧令官軍自詣關支以贏米爲之直毋棄以資敵文臣如軒輗者宜用爲巡撫武臣如石亨楊洪柳溥者宜用爲將帥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罪帝深納之　甲申夷王振族郭敬亦坐誅彭德清瘐死命

戮其屍　庚寅處州賊平　癸巳指揮僉事季鐸奉皇太后命逵於上皇寄禦寒裘皇后傾中宮貲佐迎駕夜哀泣籲天倦即臥地損一股以哭泣復損一目　劉安馳至京師言奉上皇命來告敵情且言進已爲侯羣臣交劾下獄論死　也先欲以妹妻上皇雲南鹽課提舉司吏目胡仲倫言今日事不可屈者有七降萬乘之尊與諸婚媾一也敵假和議使我無備二也必欲爲姻驕尊自大三也索金帛使我坐困四也以送駕爲名乘機入犯五也逼上皇手詔誘取邊城六也欲求山後之地七也稍從其一大事去矣曩上皇在位王振專權忠諫者死鯁直者戍君子見斥小人驟遷章奏多決中旨黑白混淆邪正倒置閩浙之寇方殷瓦剌之釁大作陛下宜親賢遠奸信賞必罰通上情

達下志賣國之奸無所投隙倉卒之變末由發機朝廷自此尊
天下自此安矣帝嘉納焉　也先令上皇為書遺楊洪洪封上
之帝馳使報曰上皇書偽也自今雖真書毋受於是洪一意堅
守　甲午祭宣府土木陳亡將士瘞遺骸　乙未黃蕭養寇廣
州總兵官安鄉伯張安帥舟師遇賊於戙船澳安方醉卧官軍
不能支退至沙角尾賊薄之軍潰安溺死指揮僉事王清被執
死之　辛丑給事中孫祥郎中羅通為右副都御史守紫荊居
庸關　甲辰遣御史白圭編修楊鼎等十五人募兵畿內山東
山西河南　都督同知陳友帥師討湖廣貴州叛苗　乙巳遣
使奉書上皇　王驥等自麓川還軍無紀律苗襲其後官軍大
敗貴州巡按御史黃鎬赴平越遇賊幾死夜跳入城賊圍之議

者欲棄城走鎬曰平越貴州咽喉無平越是無貴州也乃偕諸將固守苗韋同烈等叛新添淸平興隆諸衞並被圍貴州東路閉丙午調雲南四川兵會王驥討苗　初廣東左參議楊信民淸操絕俗嘗行田野訪利弊爲吏置先後劾按察使郭智黃翰僉事韋廣遂爲廣所訐被逮已而得白于謙薦之命守備白羊口會黃蕭養圍廣州急嶺南人乞信民乃以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士民聞而相慶曰楊公來矣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言也先奸詭百端殺掠無已復假和親遣使覘伺以送駕爲名覬得開關延接稍示抗拒彼卽有辭其謀旣深我慮宜遠宜暫罷中官監軍之制假總兵以生殺權使志無所撓計有所施整散兵募勇士重懸賞格鼓勸義旅徵勤王兵數道並進戮力

復讐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曩者江南寇發皆以誅王振爲名
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宦官則亂昔高皇帝與羣臣議事必屏去
左右恐泄事機乞杜權倖之門凡軍國重事屬任大臣必當石
擠時臨洮府同知田暘聽選知縣單宇舉人段堅工部辦事吏
徐鎮俱上言請召還監軍鎮守中官帝皆不納　也先詭稱奉
上皇還冬十月戊申至大同都察院歷事監生練剛言和議不
可就南遷不可從有持此議者宜立誅安危所倚唯于謙石亨
當主中軍而分遣大臣守九門擇親王忠孝著聞者令同守臣
勤王檄陝西守將調番兵入衛帝悉從之壬子詔諸王勤王乙
卯于謙提督諸營石亨及諸將分守九門　釋顧興祖劉安於
獄起王通爲都督僉事與楊善王竑督京城守備給事中葉盛

請罷內府軍匠備征操又請令有司儲糧料給戰士遣散卒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三日間章七八上也先逼紫荊關都指揮韓青戰死都御史孫祥堅守丙辰也先由間道入夾攻之關破祥督兵巷戰兵潰死之通政使謝澤守白羊口或請避敵不可亦死之京師戒嚴朝士多遣家南徙檢討李紹曰主辱臣死奚以家爲卒不遣丁巳詔宣府遼東總兵官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巡撫及募兵御史將兵入援石亨議斂兵堅壁以老敵于謙不可曰奈何示弱使敵益輕我亟分遣諸將帥師二十二萬列陳九門外都督陶瑾安定門劉安東直門武進伯朱瑛朝陽門都督劉聚西直門顧興祖阜成門都指揮李端正陽門都督劉得新崇文門都指揮湯節宣武門而謙自與亨帥副總兵范廣

武興陳德勝門外當敵衝以部事付侍郎吳寧悉閉諸城門身自督戰下令臨陳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議者欲焚城外馬草給事中李侃言敵輕剽無持久心乞勿焚免復斂爲民害報許百姓避兵者號城下求入兵部侍郎鄒幹開門納之戊午也先薄都城都督高禮毛福壽敗之西直門北禽其長一人帝喜令謙選精兵屯教場以便調用復命太監興安李永昌同謙理軍務己未也先奉上皇登土城邀大臣出迓中書舍人趙榮慨然請行高穀拊其背曰子忠義人也解所佩犀帶贈之即擢太常少卿偕右通政王復出城朝見進羊酒諸物也先以非大臣遣之還而邀謙亨王直胡濙出帝不遣庚申徵兵於朝鮮調河州諸

衞士軍入援也先窺德勝門謙令亨設伏空舍遣數騎誘敵敵以萬騎來薄范廣發火器伏起齊擊之廣躍馬陷陳部下從之勇氣百倍也先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礮死敵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鏜禦之不勝鏜欲入城給事中程信不納從城上發箭礮助之鏜戰益力斬其前鋒數人寇稍卻鏜逐之寇益兵圍鏜鏜力戰不解高禮毛福壽來援禮中流矢死會亨分兵至寇乃卻辛酉武興擊敵西直門與都督王敬挫其前鋒寇且卻而內官數百騎欲爭功躍馬競前陳亂興被流矢死寇逐至土城居民升屋號呼投甎石擊寇譁聲動天王竑及福壽援至寇復卻初也先深入視京城可旦夕下及見官軍嚴陳待邀請皆不應戰又連敗意大沮聞勤王兵且至恐斷歸路壬戌擁上皇由良鄉

西去謙調諸將追擊詔進亨爵為侯加謙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曰四郊多壘敢邀功賞哉不允謙請益兵守保定涿易諸府州以大臣鎮山西防寇南侵甲子也先擁上皇出紫荆關其別部攻居庸關羅通汲水灌城氷堅不得近亦遁走通追擊破之丁卯詔止勤王兵脫脫不花使來楊洪將兵二萬至辛未命充總兵官鏜廣副之勦畿內餘寇洪至霸州破敵獲阿歸等四十八人還所掠人畜萬計及關寇返鬭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及　襄陵王沖烋赴京師勤王下書慰勞時畿民猶日數驚相率南徙或議仍召勤王兵吳寧曰是益之使驚也莫若告捷四方人心自定因具奏行之　贈劉球翰林院學士謚忠愍立祠於鄉　侍講劉定之言自古如晉懷愍宋徽欽皆因邊塞

外破藩鎭內潰救援不集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師奉上皇於漠北委以與寇者也晉宋遭禍亂棄故土偏安一隅尙能奮於旣衰以禦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也先乘勝直抵都城以師武臣力之衆旣不能奮武以破賊又不能約和以迎鑾駕聽其自來而自去者也國勢之弱雖非旦夕所能强豈可不思自强之術而力行之臣敢略陳所見近日京軍之戰但知堅壁持重而不能用奇制勝至前敗而後不救左出而右不隨謂宜倣宋吳玠吳璘三疊陳法互相倚恃迭爲救護至鐵騎衝突必資刀斧以制之郭子儀破安祿山八萬騎用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兀朮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揕人胷下斫馬足是刀斧揮霍便捷優於火鎗也紫荆居庸二

關名爲關塞實則坦途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陸則縱橫掘塹名曰地網水則瀦泉令深名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鄉勇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已有明效往者奉使之臣充以驛人駔夫招釁啟戎職此之故今宜擇內蘊忠悃外工專對若陸賈富弼其人者使備正介之選庶不失辭辱國臣於上皇朝乞徙漠北降人智謀短淺未蒙採納比乘國釁奔歸故土寇掠畿甸者屢見告矣宜乘大兵聚集時遷之南方使與中國兵民相錯雜以牽制而變化之且可省俸給減漕輓其事甚便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也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不習進退之宜第轉貨爲商執技爲工而以工商

所得補納月錢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師以臨敵如驅羊拒狠幾何其不敗也今宜痛革其弊一新簡練之政將帥踵舊習者誅無赦如是而兵威不振者未之有也守令廢民猶將帥之剝兵也宜嚴糾考慎黜陟犯贓者舉主與其罰然後貪墨者寡薦舉者慎民安而邦本固矣古販繒屠狗之夫俱足助成帝業今于謙楊善亦非出自將門大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知不限門閥公卿侍從亦令舉勇力智謀之士以備將材庶搜羅既廣禦侮有人昔者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禦金所恃者張浚彼皆忠義夙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辭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何則賞罰明則將士奮也昨德勝門下之戰未聞摧陷強寇但迭爲勝負互殺傷而已雖不

足罰亦不足賞乃石亨則自伯進侯于謙則自二品遷一品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可令仍循舊秩勿躐新階他日勳名著而爵賞加正未爲晚夫旣與不忍奪者姑息之政旣進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上不行姑息政下不懷患失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也向者御史建白欲令大臣入內議政疏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威權親決機務政事早朝未決者日御便殿使大臣敷奏言官察其邪正而糾劾之史官直書簡冊以示勸懲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願陛下遵而行之若僅封章入奏中旨外傳恐偏聽獨任致生奸亂欲治化之成難矣人主之德欲其明如日月以察直枉仁如天地以覆羣生勇如雷霆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君以明仁武爲言郎中庸所

謂智仁勇也智仁勇非學而能之哉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留心垂覽其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廷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如是則於智仁勇之德豈不大有助哉苟徒如向者詞臣進講誦述其善諱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穽閉目而過之其不至於冥行顛仆者幾何今天下雖遭大創尚如金甌之未缺誠能本聖學以見之政治臣見國勢可強讐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制可復亦何憚而不爲此書奏帝優詔答之　十一月癸未修沿邊關隘　辛卯毛福壽爲副總兵討辰州叛苗

擢克羅俄領占都督僉事帥部隨福壽援勦初永樂中降人安置近畿者甚衆也先入寇多為內應于謙謀散遣之因西南用兵輒選其精騎厚資以往已更遣其妻子克羅俄領占喃哥之弟也　壬辰上皇至瓦剌自土木敗袁彬隨侍上皇不離左右也先犯大同宣府逼京師皆奉上皇以行上下山坂涉溪澗冒危險彬擁護不少懈既入沙漠上皇所居止毳帳敝幃旁列一車一馬以備轉徙彬周旋患難未嘗違忤夜則與上皇同寢天寒甚恒以脅溫上皇足也先惡彬一日縛至曠野將支解之上皇聞如失左右手急趨救乃免彬嘗中寒上皇憂甚以身壓其背汗浹而愈有通事哈銘者亦侍上皇上皇宣諭也先及其部下嘗使銘也先輩有所陳請亦銘為轉達上皇獨居悒鬱彬及

銘時進諧語慰上皇上皇爲解顏忠勇伯蔣信陷敵隸賽罕王帳下時詣上皇所慟哭擁衛頗至也先嘗夜過御幄遙見赤光奕奕若龍蟠大驚異又欲進其妹上皇卻之益敬服時時殺羊馬置酒爲壽稽首行君臣禮　鳳陽歲凶盜且起乙未命刑部侍郎耿九疇往巡視撫安流民賜復三年九疇既至奏留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招徠流民七萬戶境內遂安　進陳豫楊洪爵爲侯　金濂爲戶部尚書時四方用兵需餽急濂議上撙節便宜十六事國用得無乏　陳循等議召還羅通畱楊洪掌京營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駕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寇何以薄都城今紫荊倒馬諸關寇退幾及一月尚未設守禦宣府爲大同應援居庸切近京師守之尤

不可非人洪等既罷必求如洪者代之然後可以副重寄而集
大功帝是之尋命盛出安集陳州流民　都督朱謙鎮宣府
僉都御史王竑鎮居庸關竑至簡士馬繕阨塞劾將帥不職者
壁壘一新　十二月庚戌尊皇太后爲上聖皇太后　辛亥王
驥爲平蠻將軍充總兵官討貴州叛苗　都督同知董興爲左
副總兵討廣東賊戶部侍郎孟鑑參贊軍務興以天文生馬軾
自隨果鋭不能戰下軾戒之　癸丑尊母賢妃吳氏爲皇太后
甲寅立妃汪氏爲皇后丙辰大赦　己未石亨楊洪柳溥分練
京營兵朝廷以洪宿將所言多采納洪陳禦寇三策又奏請簡
汰三千諸營將校不得以貧弱充伍從之　戊辰祭陳亡官軍
於西直門外

明紀卷第十四終

明紀卷第十五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創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景帝紀一　起景泰元年庚午訖景泰三年壬申凡三年

恭仁康定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丁丑朔罷朝賀　陳豫鎭臨淸議建城堡檄發役夫萊州知府崔恭以方春民乏食請俟秋成　始令納粟納馬者給冠帶　辛巳築城天壽山南駐陵軍命曰永安　福建賊破淸流縣　羅通言諸邊報警率由守將畏徵調飾詐以惑朝廷遇賊數十輒稱殺賊數千向者德勝等門外不知斬馘幾何而獲官者至六萬六千餘人輦下且然何況塞外且韓信起自行伍穰苴拔於寒微宜博搜將士中如信苴者與議軍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祿之人憎

賢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與議也于謙言槩責邊報不實果有警不奏必致誤事德勝門外官軍升級惟武清侯石亨功次册當先者萬九千八百餘人及陣亡三千餘人而已安所得六萬之多通以為濫宜將臣及亨等陞爵削奪有如韓信穰苴者乞即命指薦并能臣營務專治部事疏下廷議廷臣共言謙及石亨楊洪實堪其任又謂通志在滅賊無他帝兩解之尋敕謙錄功不得如從前冒濫蓋因通言而發也人由是不直通　閏月甲寅瓦剌寇寧夏　先是會試取士分南北中卷癸亥詔依永樂間例毋拘額從大理寺丞李奎請也　瓦剌騎數千自順聖川入營沙窩庚午郭登帥兵擊敗之又追敗之栲栳山斬二百餘級得所掠人畜八百有奇自土木敗後邊將畏縮無敢與

寇戰登以八百人破敵數千騎軍氣大振丙午封登定襄伯
免大名眞定開封衛輝被災稅糧　彭時以兵事稍息得請終
制然由是忤旨　召王文掌院事文深刻有城府中柔媚而面
目嚴冷與陳鎰同官一載外未嘗接談諸御史畏之若神　刑
部侍郎耿九疇理兩淮鹽課巡撫浙江都御史軒輗兼理兩浙
鹽課　二月戊寅耕耤田　塞上軍民多爲寇所掠癸未羅通
請榜諸邊能自歸者軍免戍守三年民復徭役終身又請懸封
爵重賞募能禽斬也先伯顏帖木兒喜寧者已又言古之將帥
務搜拔衆才如知山川形勢者可使導軍能騰高越險者可使
覘敵能風角鳥占者可使備變今軍中未見其人乞敕廷臣各
舉所知命總兵官楊洪副將孫鏜同臣考驗詔行之　丙戌石

亨為鎮朔大將軍帥京軍三萬人巡大同都指揮同知楊能充遊擊將軍帥萬五千人巡宣府能洪之從子也　都督衞穎統大營范廣協理　喜寗之降敵也為之謀主也先嘗謂上皇曰中朝若遣使來皇帝歸矣上皇曰汝自送我則可欲中朝遣使徒費往返爾寗聞怒曰欲急歸者袁彬也必殺之寗勸也先西犯寗夏掠其馬直趨江表居上皇南京彬與哈銘謂上皇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空取凍餒且至彼而諸將不納奈何上皇止寗寗欲殺二人皆上皇力解而止寗數為也先畫策索賞賜導入邊寇掠上皇患之言於也先使寗還京索禮物而命彬以密書報邊臣至獨石都指揮江福禽之送京師壬辰磔於市

董興師至廣州賊舟千餘艘勢甚熾而徵兵未至諸將請濟

師馬軾曰廣民延頸久矣卽以狠兵往擊猶拉朽耳與從之初廣州被圍久將士戰輒敗禁民出入樵采絶鄉民避賊者又拒不納多爲賊所害民益歸賊楊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刻木鍥給民得出入賊見木鍥曰此楊公所給也不敢傷避賊者悉收保民若更生信民益厲甲兵多方招撫降者日至乃使使持檄入賊營諭以恩信黃蕭養曰得楊公一言死不恨翹日請見信民單車詣之隔濠與語賊黨望見讙曰果楊公也爭羅拜有泣下者賊以大魚獻信民受之不疑蕭養且降而大軍至賊遂中變三月己酉有大星隕城外七日而信民暴疾卒軍民聚哭城中皆縞素賊聞之亦泣曰楊公死吾屬無歸路矣　民刺寇朔州　辛亥錄土木死事諸臣後鄺埜子儀王佐子道俱戶部主

事曹鼐子恩丁鉉子琥王永和子汝賢鄧棨子瑺俱大理評事餘俱國子生恩自陳願讀書翰林許之改編修　瓦刺寇宣府朱謙告急敕兵部會諸營將遴選將材癸丑范廣充總兵官羅通提督軍務禦之已而寇退于謙請令廣等駐兵居庸寇來則出關剿殺退則就糧京師從之　瓦刺寇寧夏慶陽乙卯寇朔州　癸亥免畿內逋賦及夏稅　兵部右侍郎俞綱入閣預機務　罷眞定河間採野味直沽造乾魚中官從于謙請也　夏四月丙子廣東都指揮李昇何貴帥兵捕海賊戰死　辛巳瓦刺寇大同官軍擊卻之　平越被圍九月掘草根煑弩鎧食之死者相枕籍王驥頓軍辰沅不進黃鎬置密疏竹筒中募土人間行乞援於朝且劾驥等覆師狀丁亥梁珤爲平蠻將軍方瑛

爲右副總兵代驥討叛苗吏部侍郎何文淵以貴州苗未平議罷二司專設都司以大將鎮之于謙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議乃寢　戊子大理寺丞李茂錄囚南京考黜百司訪軍民利病

大同參將許貴言迤北有三人至鎮欲朝廷遣使議和于謙言前遣指揮季鐸岳謙往而也先隨入寇繼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況我與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斃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爲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敵愾法當誅移檄切責貴成之子也　丙申瓦剌寇雁門都指揮李端擊卻之　丁酉瓦剌入石峰口燒關門而去　己亥都督同知劉安充總兵官練兵保定眞定涿易通諸處僉都御史陳泰參贊軍務　庚

子振山東饑　辛丑振畿內被寇州縣　癸丑瓦剌數千騎至大同郭登出東門戰僞北誘之入土城伏起敵敗走登度敵且復至令軍士齎毒酒羊豕楮錢僞爲祭冢者見寇即棄走寇至爭飲食之死者甚衆　浙江鎮守中官李德言馬順等有罪當請命行誅諸臣乃敢擅殺非有內官擁護危矣是皆犯闕賊臣不宜用章下廷議于謙言上皇蒙塵禍由賊振順等實其腹心陛下監國羣臣共請行戮而順猶敢呵叱在廷文武忠憤激發不暇顧忌捶死三人此正春秋誅亂賊之大義也向使乘輿播遷奸黨猶在國之安危殆未可知臣等以爲不足問帝曰誅亂臣所以安衆志廷臣忠義朕已知之卿等勿以德言介意　五月乙巳免山西被災稅糧　召羅通范廣還　楊洪子俊爲宣

府右參將恃勢橫恣以私憾杖都指揮陶忠至死洪懼奏俊輕躁恐誤邊事乞令來京隨臣操練許之既至言官交劾下獄論斬詔令隨洪立功喜寧之禽也俊冒其功未幾事覺乃更貶俊官別賞江福等　瓦剌掠河曲及義井堡殺二指揮圍忻代諸州石亭等不能禦長驅抵太原城北山西大震詔朱鑑移鎮鴈門而別遣都督僉事王良鎮太原劉安督涿易諸軍赴援兵漸集敵亦饜乃引去　戊申瓦剌寇鴈門益黃花鎮戍兵衛陵寢游擊將軍石彪敗瓦剌於威遠衛彪亨之從子也　瓦剌入宣府朱謙禦之關子口寇數千騎突至謙拒以鹿角發火器擊之寇少卻如是數四謙軍且退都督江福援之亦失利謙復力戰寇不得入　廣東兵大集癸丑董興進至大洲擊賊殺溺死

者萬餘人餘多就撫黃蕭養中流矢死函首以獻俘其父及子等餘黨皆伏誅興兵所過村聚多殺掠民仰天號曰楊公在豈使吾曹至是請於朝建祠祀焉興畱鎮廣東　浙江賊陶得二復熾擁衆犯武義先遣其黨十餘輩偽爲鄉民避賊者以敝縕裹薪闌入城賊至副使陶成出戰賊黨持薪縱火官軍驚潰成與都指揮僉事崔源皆戰死成數有功事聞贈左參政錄其子曾爲八品官　瓦剌數出没大同渾源伺軍民樵采輒驅掠或幸脫歸率殘傷肢體遺民相率入城無所棲又乏食霍瑄以聞壬戌命老弱聽暫徙發粟振之除城守丁壯賦役　貴州副總兵田禮擊叛苗走之平越新添圍並解總督軍務侍郎侯璡遣兵攻敗都盧水西諸賊貴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由烏撒會師

開畢節諸路檄普安土兵援安南衛而自帥師攻紫塘彌勒等十餘寨會賊復圍平越回師擊退之遂分哨七盤坡羊腸河楊老堡解清平圍東至重安江與王驥會驥亦俘剗平王蟲富自興隆抵鎮遠道皆通　辛未瓦剌也先遣使請和且請還上皇下禮部議未決王直帥羣臣上言曰太上皇惑細人言輕身一出至於蒙塵陛下宵衣旰食徵天下兵與羣臣兆姓同心僇力期滅此朝食以雪不共戴天之恥迺者天誘其衷也先有悔心之萌而來求成於我請還乘輿此轉禍爲福之機也望陛下俯從其請遣使往報因察其誠僞而撫納之奉太上皇以歸少慰祖宗之心陛下天位已定太上皇還不復涖天下事陛下第崇奉之則天倫厚而天眷益隆誠古今盛事也帝曰卿等言良然

但前後使者五輩往終不得要領今復遣使設彼假送駕爲名來犯京師豈不爲蒼生患賊詐難信其更議之　俞綱解閣務守本官　六月壬午㐌剌二千騎寇大同郭登擊御之丙戌也先復奉上皇至城外聲言送駕還登與同守者設計具朝服候駕月城內伏兵城上俟上皇入卽下月城閘也先及門而覺遂擁上皇去　金英家人犯法王文陳鎰治之不罪英給事中林聰等劾文鎰畏勢縱奸弁及御史宋璪謝琚丁亥下文等錦衣衞獄文等引罪釋之聰言璪琚不任風紀命調外　戊子㐌剌二千騎寇宣府朱謙遣都指揮牛璽等往禦戰南坡謙見塵起帥參將紀廣等馳援自巳至午寇敗遁初也先欲取大同爲巢穴又謂大同宣府二城旦夕可下數來攻而郭登守大同謙守

宣府數挫其衆有一營數十人不還者喜寧旣死叛人小田兒爲敵間會侍郎王偉出視邊于謙授計誘誅之又請特釋蔣信家許以封爵俾陰爲之計脫脫不花阿剌皆撤所部歸也先始決意歸上皇　戊戌免山東被災州縣稅糧　于謙以山西近寇請遣大臣往鎭楊洪亦乞遣重臣從雁門護饟大同帝以命羅通通不欲行請得與謙洪俱謙遂請往帝不允卒命通　瓦剌阿剌使復至胡濙等復請遣迎上皇帝御文華殿門召諸大臣及言官諭以宜絕狀王直對曰必遣使毋貽後悔帝不悅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于謙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羣臣退興安匍匐出呼曰若等固欲遣使有文天

祥富弼其人乎直大言曰廷臣惟天子使旣食其祿敢辭難乎言之再聲色愈厲安語塞己亥給事中李寶爲禮部右侍郎大理寺丞羅綺爲右少卿使瓦剌敕書不及迎上皇實走白內閣遇安安詬曰若奉黃紙詔行耳他何預　肅府儀衛司餘丁聊讓言邇歲土木繁興異端盛起番僧絡繹汙吏縱橫相臣不正其非御史不劾其罪上下蒙蔽民生凋瘵狡寇犯邊上皇播越陛下枕戈嘗膽之秋可不拔賢舉能一新政治乎昔宗岳爲將敵國不敢呼名韓范鎮邊西賊聞之破膽司馬居相位强鄰戒勿犯邊今文武大臣之有威名德望者宜使典樞要且延訪智術才能之士布滿朝廷則也先必畏服而上皇可指日還矣大臣陽也宦寺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近日食地震陰盛陽微

讁見天地望陛下總攬乾綱抑宦寺使不得預政遏小人俾不得居位庶陰陽順而天變可弭天下治亂在君心邪正田獵是娛宮室是侈宦寺是狎三者有一足蠱君心願陛下涵養克治多接賢士大夫少親宦官宮妾革奢靡戒游佚堯立謗木恐人不言所以聖秦除謚法恐人議己所以亡望陛下廣從諫之量旌直言之臣則國家利弊閭閻休戚臣下無所顧忌言無不盡也蘇子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士願陛下恒念是言而審察之帝嘉納焉　秋七月庚戌尚書侯璡都督方瑛進克賞改諸砦禽偽苗王王阿同等三十四人別賊阿趙偽稱趙王帥眾掠清平璡等復討禽之水西苗阿忽等六族皆自乞歸化詔璡隨方處置　瓦剌脫脫不花入貢也先

亦遣使復至將遣歸使者謂館伴曰朝廷遣使報阿剌知院而不遣大臣報可汗及太師事必不濟胡濙以聞廷議簡四人爲正副使與偕行帝命俟李實還議之王直等固請庚申楊善及工部侍郎趙榮都指揮同知王息千戶湯公讓使瓦剌濙等言上皇蒙塵久宜附進服食不報敕書亦無奉迎語自齎賜也先外無他賜善乃出家財悉市彼中所需者攜以往公讓和曾孫也　停山西民運糧大同　癸亥李實羅綺還以也先使俱至具言欲和狀王直與陳懋等上疏請更遣使齎禮幣往迎上皇帝令不須遣使但以迎復意宣示也先直等復言臣等與李實語具得彼中情事其所需衣物資斧者上皇言也而奉迎車駕也先意也昨脫脫不花阿剌使來皆有報今使以迎請爲辭乃

不遣使與偕是疑敵而召兵也實自言於帝帝皆不許也先使
辭歸帝賜書諭送回大駕就令楊善奉迎直等復言今北使已
發願本上皇之心順臣民之願因彼悔心遣使往報以圖迎復
帝命擇使直等請仍遣實命俟善歸再議御史畢鑾等上疏言
就令彼以詐來我以誠往萬一不測則我之兵力固在檢討邢
讓亦以爲請不許　城臨清陳豫練兵撫民安靜不擾及召還
父老詣闕請留從之　己巳楊善至瓦剌其館伴與飲帳中詑
善曰土木之役六師何怯也善曰彼時官軍壯者悉南徵王司
禮邀大駕幸其里不爲戰備故令汝得志耳今南徵將士歸可
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可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火器藥弩
中百步外洞人馬腹立死又用策士言緣邊要害隱鐵椎三尺

馬踶踐輒穿又刺各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伴色動善曰惜哉今皆置無用矣問何故曰和議成歡好且若兄弟安用此因以所齎遺之其人喜悉以語也先明日見也先又大有所遺也先亦喜善因詰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遣貢使必三千人歲必再賚金幣載途背盟見攻何也也先曰奈何削我馬價予帛多翦裂前後使人往多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非削也太師馬歲增價難繼而不忍拒故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比前孰多帛翦裂者通事爲之事露誅矣即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敝亦豈太師意耶且使者多至三四千人有爲盜或犯他法歸恐得罪故自亡耳留若奚爲貢使受宴賜上名或浮其人數朝廷核實而予之所減乃虛數有其人者固不減也也先稱善善復曰太師再攻我

屠戮數十萬太師部曲所傷亦不少矣上天好生太師好殺故數有雷警今還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幣日至不亦美乎也先曰敕書何以無奉迎語善曰此欲成太師令名使自爲之若載之敕書是太師迫於朝命非誠心也也先大喜問上皇歸將復爲天子乎善曰天位已定難再移也也先曰堯舜如何善曰堯讓舜今兄讓弟正相同也其平章昂克問善何不以重寶來購善曰若賫貨來人謂太師圖利今不爾乃見太師仁義爲好男子垂史策頌揚萬世也先笑稱善伯顏帖木兒勸也先留使臣遣使要上皇復位也先懼失信不可卽日引善見上皇遂設宴餞上皇行也先席地彈琵琶妻妾奉酒顧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太師著坐便坐善承旨坐卽起周旋其間也先顧羨

曰有禮伯顏帖木兒等亦各設餞八月癸酉也先築土臺坐上
皇臺上帥妻妾部長羅拜其下各獻器用食物上皇發瓦剌也
先與部眾皆送約半日程也先伯顏帖木兒下馬伏地慟哭曰
皇帝行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乃去遣頭目七十人送至京袁
彬哈銘蔣信並從駕還　山西都司令史賈斌疏言宦官之害
引漢桓帝唐文宗宋徽欽為戒且獻所輯忠義集四卷採史傳
所記直諫盡忠節之士而宦官恃寵蠹政可為鑒戒者附焉報
聞　戊寅祀社稷　庚辰命禮部具奉迎儀胡濙等議禮部迎
於龍虎臺錦衣具法駕迎居庸關百官迎土城外諸將迎教場
門上皇自安定門入進東安門於東北上門南面坐皇帝謁見
畢百官朝見上皇入南城大內議上傳旨以一轎二馬迎於居

肅至安定門易法駕餘如奏命太常寺少卿許彬奉迎於宣府給事中劉福李侃等言奉迎禮太薄帝報曰朕尊大兄為太上皇帝尊禮無加矣福等顧云太薄其意何居胡濙等言諸臣意無他欲陛下篤親親耳帝曰昨得太上皇帝書具言迎駕禮宜從簡朕豈得違之羣臣乃不敢言　千戸龔遂榮為書投高穀言奉迎宜厚具言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之入朝徧示廷臣曰武夫尚知禮況儒臣乎衆善其言胡濙王直欲以聞王文阻之乃止葉盛林聰劾穀等股肱大臣有聞必告不宜偶語竊議有詔索書且詰所從得穀對曰自臣所因抗章請如遂榮言濙請帝躬迎安定門外分遣大臣迎龍虎臺帝不悅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下遂榮詔獄久之得釋　壬午上皇至宣府朱謙

出謁命厚犒瓦剌使者癸未命許彬書罪己詔諭羣臣敕遣祭土木陣亡官軍甲申侍讀商輅奉迎於居庸關丙戌上皇還京師帝迎於東安門上皇入居南宮帝帥百官朝謁庚寅赦天下辛卯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　進楊善左都御史　苗衷致仕　總督湖廣貴州軍務兵部尚書侯璡卒於普定　九月壬寅朔王驥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南畿軍素偷惰驥至以所馭兵軍法教之于謙弗重也朝廷以其舊臣寵禮之　丁未封朱謙爲撫寧伯　鎮守中官陳公忌郭登會有發公奸贓者公疑登使之遂與登搆帝謂于謙曰大同吾藩籬公與登如是其何以守遣右監丞馬慶代之公還登愈感奮　癸丑河南巡撫副都御史王來爲右都御史總督

湖廣貴州軍務討叛苗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祭酒陳敬宗並致仕驥初以請老至京師陳循請閒曰公雖位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驥正色曰君爲輔臣當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事爲一己事安得善終循驥門生也驥端厚祗愼顧勁直好別白君子小人恆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家居憂國憂民老而彌篤布衣糲食未嘗殖生產敬宗與李時勉同時爲南北祭酒時勉平恕得士敬宗方嚴終明世稱賢祭酒曰南陳北李　初毛忠征瓦剌獲番僧加失領眞以獻後逃之瓦剌爲也先用憾忠欲陷之宣言忠數遣使通瓦剌遂發忠福建立功徙其家屬京師　冬十月辛卯録囚　癸巳免畿內逋賦　耿九疇兼撫鳳陽等處　初楊洪自獨石入衛

八城悉以委寇于謙使都督孫安以輕騎出龍門關據之且戰且守八城遂復　瓦剌使三千人來朝于謙請列兵居庸關備不虞京師盛陳兵宴之因言和議難恃條上安邊三策請敕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遼東各路總兵官增修備禦瓦剌入貢每擕故所掠人口至謙必奏酬其使前後贖還累數百人　李實爲右都御史巡撫湖廣　溫處餘賊尚熾鎮守浙江兵部侍郎孫原貞母喪令視事十一月原貞進兵擣賊巢俘斬賊首陶得二等招撫三千六百餘人追還被掠男女原貞請奔喪踰月還鎮分兵勦平餘寇　金英以罪下獄詔逮工部尚書石璞帝命錮英宥璞出理大同軍饟　辛亥胡濙請令百官賀上皇萬壽節十二月丙申復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皆不許荆

王瞻堌請朝上皇不許　梁珤與王來毛福壽方瑛會兵討叛
苗至靖州賊掠長沙寶慶武岡珤等分道邀擊俘斬三千餘人
賊遁去已復出掠官軍連戰皆捷
二年春正月壬子考察天下入覲官當黜者運糧口外　御史
練綱巡視兩淮鹽政　二月辛巳釋奠於先師孔子　吏部郎
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
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帝善之命翰林寫置左
右備省覽　辛卯以星變修省詔廷臣條議寬卹諸政　癸巳
詔畿內及山東巡撫官舉廉能吏專司勸農授民荒田貸牛種
于謙憂國忘身口不言功自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帝賜第
東華門辭曰國家多難臣子何敢自安固辭不允乃取前後所

賜璽書袍錠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省視而已　撫寧伯朱謙卒　初設漕運總督於淮安以王竑爲之與都督僉事徐恭同理漕事治通州至徐州運河三月江北大饑竑從周忱貸米三萬石忱爲計至來年麥熟以十萬石畀之　也先遣使入貢且請答使王直等言邊備未修芻糧未積瘡痍未復宜如其請遣使往以觀虛實開導其善不許　郭登以老疾乞休舉石彪自代且請令其子嵩宿衛帝以嵩爲散騎舍人不聽登辭登以邊患甫息思得公廉有爲者與俱遂劾奏沈固廢事而薦尚書楊寧布政使年富又言大同既有御史又有巡按御史僉都御史任寧宜止巡撫宣府帝悉從之以富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提督軍務而徵固及任寧還大同經喪敗法弛弊尤甚富一意

捎循奏免秋賦罷諸州縣稅課局停太原民轉輸大同石亨等令家人領官庫銀帛糴米實邊多所乾沒富首請按治詔宥亨等抵家人罪亨所遣卒越關抵大同富復劾亨專擅亨輸罪乃已　中書舍人何觀劾尚書王直輩正統時阿附權奸不宜在左右中官見權奸語以爲侵己激帝怒下科道參議吏科毛玉主奏稿力詆觀林聰葉盛持之乃刪削奏上會御史疏亦上中有觀考滿不遷私憾吏部語遂下觀詔獄杖之謫九溪衞經歷

梁珤王來自沅州進兵與方瑛破賊於興隆之截洞賊退保香爐山山陡絕官軍分三道進瑛自龍場毛福壽自重安江都督陳友自萬潮山來與珤大軍繼之先後破黎樹翁滿等三百餘寨招撫亥水等三百餘寨會師香爐山下環四面攻之發礮

轟崖石聲動地賊懼夏四月乙酉縛同烈并賊將五十八人降餘悉解散遂移軍清平檄四川兵共剿都勻草塘諸賊賊望風具牛酒納款賊平班師詔留來進鎮撫　陝西饑軍民萬餘人言願得陳公活我監司以聞帝以命鎰鎰至是凡三鎮陝西先後十餘年陝西人戴之若父母每還朝必遮道擁車泣再至則歡迎數百里不絕其得軍民心前後撫陝西者莫及也　甲午瓦剌寇宣府馬營以報使爲辭敕石彪等巡邊乙未命石亨選京營兵操練尚書石璞總督軍務　五月王直等復請遣使瓦剌言絕之且起釁帝曰遣使有前事曩瓦剌入寇時豈無使耶因敕也先曰前者使往小人言語短長遂致失好朕今不復遣而太師請之甚無益直等言陛下銳意治兵爲戰守計眞大有

爲之主然使命不通難保其不爲寇宜敕沿邊守臣發兵游徼
有警則入保無事則力耕陛下於機務之暇時召京營總督總
兵詢以方略誠接而禮貌之信賞罰以持其後斯戰守可言也
帝曰善　監生郭佑言逆寇犯順上皇蒙塵此千古非常之變
百世必報之讐也今使臣之來動以數千務驕蹇責望於我而
我乃隱忍姑息致賊勢日張我氣日索求和與和求戰與戰是
和戰之權不在我而在賊也願陛下結人心親賢良以固國本
廣儲蓄練將士以壯國氣正名定分裁之以義如桀驁侵軼則
提兵問罪使大漠之南不敢有匹馬闌入乃可保百年無虞不
然西北力疲東南財竭不能一日安枕矣昨以國用耗乏謀國
大臣欲抒一時之急令民納粟者賜冠帶令軍旅稍寧行之如

故農工商販之徒不校賢愚惟財是授驕親戚誇鄉里長非分之邪心贓污吏罷退爲民欲掩閭黨之恥納粟納草冠帶而歸前以冒貨去職今以輸貨得官何以禁貪殘重名爵況天下統一藏富在民未至大不得已而舉措如此是以空乏啓寇心也章下廷議格不行　楊洪爲鎮朔將軍還鎮宣府從子能信充左右參將子俊爲右都督管三千營洪自以一門父子官極品手握重兵盛滿難居乞休致請調俊等他鎮不許　奸民彭守學復訐周忱多徵耗米妄有費用戶部遂請遣御史李鑑等往諸郡稽覈尋以給事中金達言召忱還朝　六月戊辰朔日當食不見　己卯詔貴州各衛修舉屯田　李賢陳車戰火器之利採行之　周忱言臣未任事之先諸郡稅糧無歲不逋自臣

涖任設法剗弊節省浮費於是歲無逋租更積贏羨凡向之公用所須科取諸民者悉於餘米隨時支給或振貸未還遇赦宥免或未估時直低昂不一緣奉宣宗皇帝并太上皇敕諭許臣便宜行事以此支用不復具聞致守學訐奏戶部遣官追徵實臣出納不謹死有餘罪禮部尚書楊寧言妄費罪乃在忱今估計餘值悉徵於民間至有棄家逃竄者乞將正統以前者免追詔許之召李鑑等還　江淵以天變條上三事一厚結朵顏赤斤諸衞爲東西藩籬一免京軍餘丁以資生業一禁訐告王振餘黨以免枉濫詔從之　時河勢方橫溢分流大淸不專向徐呂徐呂益膠淺自臨淸以南運道艱阻乃敕山東河南巡撫都御史洪英王暹協力合治務令水歸漕河暹言黃河自洪武二

十四年改流從汴梁北五里許由鳳陽入河者爲大黃河其支出徐州以南者爲小黃河以通漕運自正統十三年以來河復故道從黑洋山後徑趨沙灣入海但存小黃河從徐州出岸高水低隨濬隨塞以是徐州之南不得飽水臣自黑洋山東南抵徐州督河南三司疏濬臨淸以南請以責英　秋七月戊申普定永寧畢節諸苗復叛梁瑄等督軍討之尋命王來兼巡撫貴州　德勝之捷石亨功不加于謙而得世侯內愧乃疏薦謙子冕詔赴京師辭不允謙言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於公義得乎臣於軍功力杜徼幸決不敢以子濫功亨復大恚進何文淵吏部尚書佐王直理部事　八月壬申南京地震

帝以兵革稍息頗事游宴周敘請復午朝日接大臣咨諏治道經筵之餘召文學從臣講論政事并詔天下臣民直言時政缺失會葉盛亦以復午朝故事爲請立報可辛巳復午朝時帝虛懷納諫凡六科聯署建請多盛與林聰爲首廷臣議事盛每先發言往復論難與議大臣或不悅曰彼豈少保耶因呼爲葉少保然物論皆推盛才　言官猶交章劾周忱請正其罪帝素知忱賢大臣亦多保持之者但令致仕忱性機警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其治以愛民爲本濟農倉之設雖與民爲期約多不追取每歲徵收畢踰正月中旬輒下檄放糧曰此百姓納與朝廷賸數今還與百姓用之努力種朝廷田秋間又納朝廷稅也諸府餘米數多至不可校忱益務廣大修葺廨舍學校先賢

祠墓橋梁道路及崇飾寺觀贈遺中朝官資藉過客無稍吝惜胥吏漁蠹其中亦不甚訾省以故屢召人言然當時言理財無出忱右者　戶部侍郎李敏巡撫應天諸府歛無輕易周忱法然自是戶部括所積餘米爲公賦儲備蕭然其後所部大饑道殣相望課逋如故矣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處處祀之　高穀薦侍講陳文才擢雲南右布政使貴州比歲用兵資饟雲南民困轉輸文令商賈代輸而民倍償其費皆稱便稅課額鈔七十餘萬吏俸所取給典者侵蝕吏或累歲不得俸文悉按治課日羨溢雲南產銀民閒用銀貿易視內地三倍隸在官者免役納銀亦三之納者不爲病文曰雖如是得無傷廉乎損之復令減隸額三之一名譽日起　給事中張文質劾王暹洪英治水無

績請引塌場水濟徐呂二洪濬潘家渡以北支流殺沙灣水勢且開沙灣浮橋以西河口築閘引水以灌臨清而別命官以責其成詔不允仍命暹英調度時議者謂沙灣以南地高水不得南入運河請引耐牢坡水以灌運而勿使經沙灣別開河以避其衝決之勢或又言引耐牢坡水南去則自此以北枯澁矣甚者言沙灣水湍急石鐵沈下若羽非人力可爲宜設齋醮符咒以禳之帝心甚憂念乃命工部尚書石璞往治而加河神封號

昌平侯楊洪以疾召還九月卒贈潁國公謚武襄洪久居宣府御兵嚴肅士馬精强爲一時邊將冠然未嘗專殺又頗好文學嘗請建學宣府教諸將子弟子傑嗣侯上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蒼頭得官者十六人大懼不足報稱乞停蒼頭楊釗等職許

之仍令給俸　乙卯禁諸司起復　郭登以疾召還登初至大同士卒可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及是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屹然成巨鎮登去大同人思之　冬十月己丑免山西被災稅糧　也先數貢馬兵部侍郎李賢謂賫金帛以强寇自斃非策因陳邊備廢弛狀于謙請下其章厲諸將　王竑兼巡撫淮安揚州廬州三府徐和二州召耿九疇還　初廣通王徽煠有勇力家人段友洪以技術得寵致仕後軍都事于利賓言徽煠有異相當主天下遂謀亂作僞敕分遣友洪及蒙能陳添仔入苗中誘諸苗以銀印金幣使發兵攻武岡苗首楊文伯等不敢受事覺岷王徽煠執友洪都御史李實以聞遣焦敬及中官李琮徵徽煠入京師王來梁珤復發陽宗王徽焟通謀狀亦徵入廢

爲庶人錮之高牆　十一月羅通協贊京營軍務　浙江右布政使楊瓚以湖州諸府官田賦重請均之民田賦輕者而嚴禁詭寄之弊詔與孫原貞督之　宣府督饟侍郎劉璉病命戶部郎李秉往佐之十二月秉發璉侵牟狀擢秉右僉都御史代璉兼參贊軍務宣府軍民數遭寇牛具悉被掠朝廷遣官市牛萬五千給屯卒人予直市穀種璉盡以畀京民之出守者一不及屯卒更停其月饟而徵屯糧甚急秉盡反璉政厚卹之軍卒自城守外悉得屯作凡使者往來及宦官鎭守供億科斂者皆奏罷以官錢給費尋上備邊六事言軍以有妻者爲有家月饟一石無者減其四郎有父母兄弟而無妻槩以無家論非義當一體增給從之時宣府億萬庫頗充裕秉益召商中鹽納糧料飭

戎裝市耕牛給軍軍僉感悅　福建賊悉平　庚寅禮部左侍郞王一寧祭酒蕭鎡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　瓦剌可汗脫脫不花娶也先姊生子也先欲立爲太子脫脫不花不從也先亦疑其通中國將謀己遂治兵相攻脫脫不花敗走也先追殺之執其妻子以其人畜給諸部屬遂乘勝迫脅諸番東及建州兀良哈西及赤斤蒙古哈密　三年春正月于謙請乘間大發兵身往討之以雪國恥除邊患帝不許　王來言近因黔楚用兵暫行鬻爵之例今寇賊稍寧惟平越都勻等四衛乏饟宜召商中鹽罷納米例從之　二月也先來獻捷　乙酉副都御史劉廣衡錄南京囚　京師久雨雪江淵言漢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仲春少陽用事而寒氣脅之占法謂人君

刑法暴濫之象陛下恩威溥洽未嘗不赦過宥罪竊恐有司奉行無狀冤抑或有未伸且向者下明詔免景泰二年天下租十之三戶部移檄有司但減米麥其折收銀布絲帛者追徵如故則是朝廷自失大信於民怨氣鬱結良由此也帝乃令法司申冤濫詰戶部違詔金濂內慚抵無有給事中李侃等請詰天下有司違詔故濂恐事敗乃言銀布絲帛詔書未載若概減免國用何資戊子諸給事中御史劾濂失信於民爲國斂怨且訐其陰事帝欲宥之侃與御史王允上殿力爭遂下都察院獄三日釋之革太子太保改工部　三月戊戌葉盛爲山西參政督饟宣府程信爲山東參政督饟遼東遼東巡撫寇深奏盜糧一石以上者死又置新斛視舊加大屬信鉤考信立碎之曰奈何納

人於死深不悅　何文淵言理財非金濂不可復以濂爲戶部尙書濂上疏自理乞骸骨帝慰留之　瀋王佶焞數與州官置酒大會巡撫朱鑑以聞詔諸王非時令壽節不得輒與有司讌飲著爲令　錦衣衛指揮同知畢旺采訪外事衛官漸用事

戊午毛福壽討湖廣巴馬諸處苗克二十餘寨禽賊首吳奉先等百四十八　陳鎰鎭陝西將還王文當代諸御史交章留文乃改命侍郞耿九疇都指揮楊得靑等私役操卒九疇劾之詔按治且命諸邊如得靑者具劾以聞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九疇言邊城士卒非乏將帥能嚴紀律賞罰明信則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乃不增戍邊民春夏出作田秋冬輒徙入塞九疇言邊將所以禦寇衛民今使民避寇失業安用將帥因禁民入

徙有被寇者治守帥罪　林聰言臣職在糾察刑獄妖僧趙才興之疎族百口律不當坐而抄提至京叛人王英兄不知情家口律不當逮而俱配流所雖終見原然其始受害已不堪矣湖廣巡撫蔡錫以劾副使邢端爲所訐繫獄經年而端居職如故侍郎劉璉督饟侵隱不爲無罪較沈固周忱乾沒萬計孰爲重輕璉下獄追徵而固忱不問犯人徐南與子中書舍人頤俱坐王振黨當斬乃論南大辟頤止除名皆刑罰之失平者帝是之端下獄璉得釋南亦減死除名　彭時服除至京命供事翰林院不復與閣事　帝之爲郕王也妃杭氏生子見濟以爲世子及即位心欲以見濟代皇太子而難於發皇后亦力以爲不可遲回久之太監王誠舒良爲帝賜陳循高穀百金江淵王一寧

蕭鎡商輅半之以緘其口廣西土官都指揮使黄玹者思明土知府𤞑之庶兄也𤞑致仕子鈞襲玹守備潯州令其子襲殺𤞑一家支解𤞑及鈞而謬爲捕賊以掩其跡𤞑僕福童訴其事巡撫侍郎李棠檄右參政曾翬副使劉仁宅按其事玹使人持千金賄於道且擁精兵挾之翬仁宅陽許諾已誘執玹父子下之獄玹窘夏四月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疏勸帝廢太子立己子疏入帝大喜曰萬里外乃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且令釋玹罪進階都督諸臣會議者九十一人王文率先承命循及胡濙等皆唯唯惟李侃林聰朱英以爲不可王直亦有難色與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無持兩端循濡筆強直直遂署羣臣皆署於是濙及魏國公徐承宗等言陛下膺天

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玹奏是制曰可禮部具儀擇吉以聞即日簡置東宮官公孤詹事僚屬悉備吏部右侍郎俞山密疏諫不聽五月甲午廢皇后汪氏立杭氏爲皇后廢皇太子見濬爲沂王立見濟爲太子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大赦天下令百官朔望朝太子封上皇子見清榮王見淳許王賜親王公主邊鎮文武內外羣臣又加賜循穀淵一寍鎡輅各黃金五十兩直歸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爲一蠻酋所壞吾輩媿死矣朱鑑貽循書言不可且曰陛下於上皇當避位以全大義循大駭棠既不得竟玹獄鬱鬱累疏謝病歸不攜嶺表一物　復顧興祖伯爵　土木之敗朱勇以大將喪師辱國奪封勇子儀乞葬祭

亦不許丁酉以立東宮恩命儀襲封成國公減歲祿過半　石璞之治河也濬黑洋山至徐州以通漕而沙灣決口如故命中官黎賢阮洛御史彭誼協治璞等築石隄於沙灣以禦決河開月河二引水以益運河且殺其決勢河流漸微細丙中沙灣堤成加璞太子太保建河神廟二於黑洋山沙灣歲春秋二祭辛丑河南流民復業者計口給食五年　乙巳授顏子裔孫希惠孟子裔孫希文並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　孫原貞奏析遂安縣地置泰順縣析麗水青田二縣地置雲和宣平景寧三縣建官置戍盜患遂息時又以福建沙縣之永安千戶所爲縣析尤溪縣地益之以廣東南海縣之大艮堡爲順德縣析新會縣地益之　六月乙亥罷各省巡撫官入京議事　大雨淡

句河復決沙灣北岸掣運河之水以東近河地皆沒　潯梧猺亂董興及廣西總兵武毅推委不任事于謙請以翁信陳旺爲廣東西總兵而特遣一大臣督之秋七月乙未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兩廣軍務兩廣有總督自翺始翺至推誠撫諭將吏讋服猺人嚮化部內無事　松潘賊首阜勞糾他砦阿兒結等頻爲寇鎭守侍郎羅綺禽斬之　壬寅王一甯卒　八月乙丑振徐兗水災　上皇居南宮御用監少監阮浪入侍賜鍍金繡袋及鍍金刀浪以與皇城使王瑤錦衣衞指揮盧忠見之醉瑤酒而竊之以告尚衣監高平平令校尉李善上變言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謀復位忠爲之徵帝震怒下浪瑤詔獄窮治之浪瑤瀕死不及上皇一語忠筮於術者仝寅寅以大義折之且曰此

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冀免商輅及王誠言於帝曰忠
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并下忠獄坐以
他罪謫廣西立功所告事得不竟而湞與瑤竟磔死　戊辰都
御史洪英尚書孫原貞薛希璉等分行天下考察官吏　丁丑
振兩畿水災州縣免稅糧　乙酉振南畿河南山東流民　九
月庚寅江淵母憂詔奔喪回任初侍講學士倪謙遭喪淵薦為
講官謙遂奪哀至是御史周文言淵引謙正自為今日地帝以
事既處分不問詔自今羣臣遭喪毋濫保　辛卯以南京地震
兩淮大水河決命王文巡視安輯　乙未振兩畿山東山西福
建廣西江西遼東被災州縣　南京錦衣衛餘丁華敏言近年
以來內官袁琦唐受喜寧王振專權害政致國事傾危望陛下

防微杜漸總攬權綱爲子孫萬世法不然恐禍稔蕭牆曹節侯
覽之害復見於今日臣雖賤陋不勝痛哭流涕謹以虐軍害民
十事爲陛下痛切言之內官家積金銀珠玉槩室兼籯從何而
至非內盜府藏則外朘民膏害一也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興
作工役勞擾軍民害二也家人外親皆市井無藉之子縱橫豪
悍任意作奸納粟補官貴賤淆雜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費不貲
營一己之私破萬家之產害四也廣置田莊不入賦稅寄戶郡
縣不受徵徭阡陌連亙而民無立錐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引
數轉而售人倍支鉅萬壞國家法豪奪商利害六也奏求塌房
邀接商旅倚勢賒買恃强不償行賈坐敝莫敢誰何害七也賣
放軍匠名爲伴當俾辦月錢致內府監局營作乏人工役煩重

并力不足害八也家人貿置物料所司畏懼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害九也監作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不勝怨酷害十也章下禮部寢不行　命洪英督有司修築沙灣河隄　閏月癸未開處州銀場是月福建盜起　禮部侍郎鄒幹考察山西官吏多所論劾黜布政使侯復以下五十餘人朱鑑請召幹還幹因極論鑑徇護帝是幹言冬十月召鑑佐院事至京致仕去　陳循好剛自用高穀與之不相能以王文強悍思引與共政以敵之乃疏請增閣員循舉其鄉人蕭維禎穀舉文而文得中官助戊戌命文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預機務　諜報寇牧近邊丙辰孫鏜石彪協守大同都督同知衞穎僉事楊能張欽協守宣府備也先願靑之子也　葉盛協贊孫安軍務安方修復獨

石馬營龍門等四城盛與闢草萊葺廬舍庀戰具招流移爲行旅置爨鋪請帑金買牛千頭以畀屯卒立社學置義冢療疾扶傷兩歲四城及赤城鵰鶚諸堡次第皆完　召王來等還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王文偕南京九卿議上軍民便宜九事又言徐淮閒饑甚而南京儲蓄有餘請盡發徐淮倉粟振貸而以應輸南京者輸徐淮補其缺皆報可　戊辰方瑛平貴州白石崖諸苗俘斬二千五百八招降四百六十砦　甲戌安輯畿內山東山西逃民復賦役五年　免山東及淮安府徐州水災稅糧　先是江淵言四川巡撫僉都御史李匡不職逮至闕實斥爲民　楊俊言也先既弒其主併其眾包藏禍心窺伺邊境直須時動耳聞其妻孥輜重去宣府纔數百里我緣邊宿兵

不下數十萬宜分爲奇正以待誘使來攻正兵列營大同宣府堅壁觀變而出奇兵倍道擣其巢彼必還自救我軍夾攻可以得志疏下廷議于謙等以計非萬全李秉亦曰塞外本諸部牧地非犯邊也掩殺倖功非臣所敢聞乃止　石璞言京師盜賊多出軍伍間有獲者輒云糧餉虧減妻孥飢凍故又聞兩畿山東河南被災窮民多事剽掠不及今拊循恐方來之憂甚於邊患口外守軍夜行晝伏艱苦萬狀今邊疆未靖宜增餉以作士氣乃反減其月糧此實啟盜誤國之端非節財足用之術帝深納其言　戊子錄劉基六世孫祿爲世襲五經博士　初于謙以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十三大營各爲教令臨期調撥兵將不相習乃請擇精銳十五萬人分十營各置坐營都督訓練十

二月癸巳始立團營太監阮讓都督楊俊等分統之仍聽謙及石亨太監劉永誠曹吉祥節制以備徵調其餘不屬團營者歸本營訓練以衞京師名曰老家由是京軍之制一變　練綱偕同官應詔陳八事並允行　李秉盡心邊計不恤嫌怨劾都指揮楊文楊鑑都督江福貪縱罪之諭守獨石中官弓勝田獵擾民請徵還又劾總兵官紀廣等罪廣訐秉自解帝召秉還改通政蔣琳僉都御史代之言官交章請留秉乃命練綱及給事中嚴誠往勘卒留秉時邊民多流移秉廣行招徠復業者奏給月廩軍家爲寇所殺掠無依者官爲養贍或資遣還鄉釐諸弊政所條奏百十章多允行諸部質所掠男婦求易米朝議成丁者予一石幼者半之諸部概乞一石鎭將不可秉曰是輕人重粟

也如其言予之自請專擅罪帝以爲識體　丁未進梁珤爵爲侯封毛福壽南寧伯福壽更名勝　也先遣使賀明年正旦王直等復請遣使報之下兵部議于謙言臣職司馬知戰而已行人事非所敢聞詔仍毋遣使　免河南及永平被災秋糧

土魯番漸強侵掠鄰境火州柳城皆爲所倂其酋也密力火者遂僭稱王偕其妻及部下頭目各遣使入貢

明紀卷第十五終

明紀卷第十六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克家參訂

景帝紀二　起景泰四年癸酉訖景泰七年丙子凡四年

四年春正月召王文還　河復決新塞口之南　王竑以災傷疊見方春盛寒上言請敕責諸臣痛自修省省刑薄斂罷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陛下益近親儒臣講論道德進君子退小人以回天意帝納其言　五開清浪諸苗復叛二月戊子朔梁瑤王來還軍討之　乙未皇太子冠　林聰言奪情非令典請永除其令從之　楊俊充游擊將軍送瓦剌使歸至永甯被酒杖都指揮姚貴八十且欲斬之諸將力解而止貴訴於朝葉盛亦論俊罪以俊嘗潰於獨石斥爲

敗軍之將俊上疏自理封還所賜敕書以明己功言官劾其跋扈論斬錮之獄會其弟昌平侯傑卒傑母魏氏請暫釋俊營傑葬事乃宥死降都督僉事　庚戌免江西去年被災秋糧　王文還朝改吏部尚書兼學士直文淵閣如故文雖爲高穀所引而穀遲重陳循明決文反與循合而不附穀　三月于謙言班軍分十營團練久不得休請仍分兩番從之　戊寅開建寧銀塲　先是鳳陽淮安徐州大水道殣相望王竑上疏奏不待報開倉振之至是山東河南饑民就食者坌至廩不能給惟徐州廣運倉有餘積竑欲盡發之典守中官不可竑往告曰民旦夕且爲盜若不吾從脫有變當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憚竑威名不得已從之竑乃自劾專擅罪因言廣運所儲僅支三月

詔令死罪以下得於被災所入粟自贖帝聞淮揚饑憂甚得玆疏喜曰賢哉都御史活我民矣命鄒幹齎帑金馳赴聽便宜玆乃躬自巡行散振不足則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大小出米全活百八十五萬餘人勸富民出米二十五萬餘石給饑民五十五萬七千家賦牛種七萬四千餘復業者五千五百家他境流移安輯者萬六百餘家病者給藥死者具棺鬻子女者贖還之歸者予道里費人忘其饑頌聲大作時濟寧亦饑帝遣尚書沈翼齎帑金三萬兩往振翼散給僅五千兩餘以歸京庫玆劾翼奉使無狀請易米備振從之　夏四月戊子朔塞沙灣決口　運南京倉粟振徐州　己酉令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輸粟八百石於臨清東昌徐州振濟者入監讀書生員納粟入

監自此始其後庶民亦得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而監生益輕矣　五月詔李敏均定應天等府官民田　己巳王文母憂詔奪喪回任　甲戌徐州復大水民益饑發支運及鹽課糧振之　丁丑振鳳陽　御史左鼎言瓦剌變作將士無用由軍政不立謂必痛懲前弊乃今又五年矣貂蟬盈座悉屬公侯鞍馬塞途莫非將帥民財歲耗國帑日虛以天下之大土地兵甲之衆曾不能振揚威武則軍政仍未立也昔太祖定律令至太宗暫許有罪者贖蓋權宜也乃法吏拘牽沿爲成例官吏受枉法財悉得減贖覬覦如此復何顧憚哉國初建官有常近始因事增設主事每司二人今有增至十人者矣御史六十人今則百餘人矣甚至一部有兩尚書侍郎亦倍常額都御史以數十

計此京官之冗也外則增設撫民管屯官如河南參議益二而爲四僉事益三而爲七此外官之冗也天下布按御史各十餘人乃歲遣御史巡視復遣大臣巡撫鎮守卽曩之方面御史爲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爲巡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有是理耶至御史遷轉太驟以六年爲率令其通達政事然後可以治人巡按所係尤重毋使初任之員漫然嘗試其餘百執事皆當愼擇而久任之帝頗嘉納未幾復言國家承平數十年公私之積未充一遇軍興抑配橫徵鬻官市爵率行衰世苟且之政此司邦計者過也臣請痛抑末技嚴禁游惰斥異端使歸南畝裁冗員以省虛糜開屯田而實邊料士伍而紓饟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以及不急之工無益之費悉行停罷專以

務農重粟爲本而躬行節儉以先之然後可阜民而裕國也倘忽不加務任掊克聚斂之臣行朝三暮四之術民力已盡而征發無已民財已竭而賦斂日增苟紓目前之急不卹意外之虞臣竊懼焉章下戸部金濂請解職帝不許鼎言亦不盡行　乙酉大雷雨河復決沙灣北岸掣運河水入鹽河漕舟盡阻命姑輸東昌濟甯倉已河南參議豐慶請自衛輝胙城泊於沙門陸輓三十里入衛舟運抵京師從之　初練綱偕同官言吏部推選不公任情高下請罷尚書何文淵右侍郎項文曜於理尚書王直左侍郎俞山素行本端爲文曜等所罔均宜按問帝雖不罪文淵終以綱等爲直六月災異見左鼎偕同官陳救弊卹民七事末言大臣不乏奸回宜黜罷其尤者用清政本帝善其言

下詔甄別而大臣辭職並慰留林聰請明諭鼎等指實劾奏鼎聰等乃共論文淵儉邪刑部尚書俞士悅工部侍郎張敏通政使李錫不職狀左庶子周旋疏言文淵枉聰并劾旋曹凱亦上殿力諍壬辰下文淵及旋於獄聰疏中有屬內臣語興安請詰主名聰不敢堅對乃釋文淵命致仕是時諸御史綱以敢言名而鼎尤善爲章奏京師語曰左鼎手練綱口自公卿以下咸憚之　辛亥塞土木大同紫荊關暴骸　時令輸豆得補官曹凱言近例輸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乃令之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有功者必相謂曰吾以捐軀獲此彼以輸豆亦獲此是朝廷以我軀命等於荏菽其誰不解體乞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傳襲

文職則止原籍帶俸帝以爲然命已授者如故未授者悉如凱議時又令罷退官非贓罪者輸米二十石給之誥敕給事中劉煒等言考退之官多有罷輭酷虐荒溺酒色廉耻不立者非止贓罪已也賜之誥敕以何爲辭若但褒其納米則是朝廷誥敕止直米二十石何以示天下後世此由尚書金濂不識大體有此謬舉帝竝爲已之　松潘土官王永高茂林董敏相讎殺守將不能制羅綺擣永巢誅之　秋七月庚辰停諸不急工役石璞仍治沙灣決河教諭彭塤請立閘以制水勢開河以分上流練綱上其策詔下璞璞乃鑿一河長三里以避決口上下通運河而決口亦築壩截之合新河運河俱可行舟工畢奏聞帝恐不能久命璞且留處置　八月己丑振河南饑　甲午也先

自立爲可汗　九月給事中潘榮言致治之要莫切於納諫比以言者忤聖意諭禮部凡遇建言務加審察或假以報復具奏罪之此令一下廷臣喪氣以言爲諱國家有利害生民有得失大臣有奸慝何由而知今巨寇陸梁塞上多事奈何反塞言者路望明詔臺諫知無不言緘默者罪並敕閣部大臣勿搜求參駮虧傷治體疏入報聞　陝西布政使許資言侍郎出鎮與巡按御史不相統事多拘滯請改授憲職便乃改耿九疇右副都御史大臣鎮守巡撫皆授都御史自九疇始　冬十月庚寅詔天下鎮守巡撫官督課農桑　初徐珵搠南遷議爲內廷訕笑久不得遷珵急於進取因遺陳循玉帶且用星術言公帶將玉矣無何循果加少保大喜因屢薦之帝用人多決於于謙珵屬

謙門下士求國子祭酒帝謂謙曰此議南遷徐珵耶爲人傾危將壞諸生心術珵以謙沮己恨刺骨循勸珵改名因名有貞尋遷右諭德會河決沙灣七載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臣共舉有貞甲午擢左僉都御史往治之　戊戌也先遣使來書稱大元田盛大可汗末曰添元元年報書稱曰瓦剌可汗　十一月辛未皇太子見濟薨謚曰懷獻葬西山　十二月乙未免山東被災稅糧　乙巳賚邊軍　年富劾分守中官韋力轉參將石彪及山西參政林厚罪富威名重天下豪家愈側目相與摭富罪于謙方當事力保持之帝亦知富深故得行其志林厚力詆富帝曰厚怨富誣富耳朕方付富邊事豈聽人言加辱耶削厚官

五年春正月戊午黃河清自龍門至於芮城　先是詔會試額

數遵永樂間例李侃羅綺及給事中徐廷章相繼爭之及是禮部奏請裁定乃從廷章言復分南北中卷　壬申罷福州建寧銀場　甲戌陳豫江淵撫輯山東河南被災軍民　初運河淺阻僉事劉清給事中何陞行人王晏先後請開沁河通漕運再下廷議言不便晏固爭乃遣趙榮往勘榮還亦言不便議乃寢尋敕榮會山東河南三司相度河道徐恭王竑以漕舟蟻聚臨清上下請急敕徐有貞築塞決口帝敕有貞如竑等議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為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如其言有貞乃條上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略曰臣聞水之性可使通流不可使湮塞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坍決故

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請依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置閘門於水而實其底令高常水五尺小則拘之以濟運大則疏之使趨海則有通流之利無湮塞之患又言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今黃河勢大恆衝決運河勢小恆乾淺必分黃水合運河則有利無害請度黃河可分之地開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餘里其內則有古大金堤可倚以爲固其外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爲泄至新置二閘亦頗堅牢可以宣節使黃河水大不至泛溢爲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帝諭有貞如其議行之　有貞踰濟汶沿衛沁循大河道濮范相度地形水勢上言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水勢既肆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

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堤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漕道由此阻然驟而堰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於是大集民夫躬親督率治渠建閘起張秋金堤之首西南行歷壽張踰范濮凡百里又西北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築九堰以禦河流旁出者實之石而鍵以鐵更築大堰楗以水門　二月王竑言比年饑饉薦臻人民重困頃冬春之交雪深數尺淮河抵海冰凍四十餘里人畜僵死萬餘弱者鬻妻子强者肆劫奪衣食路絕流離載途陛下端居九重大臣安處廊廟無由得見使目擊其狀未有不為之流涕者也陛下嗣位以來非不敬天愛民而天變民窮特甚者臣竊恐

聖德雖修而未至大倫雖正而未篤賢才雖用而未收其效邪佞雖屏而未盡其類仁愛施而實惠未溥財用省而上供未節刑罰寬而冤獄未伸工役停而匠力未息法制頒而奉行或有更張賦稅免而有司或仍牽制有一於此皆足以干和召變伏望陛下修厥德以新厥治欽天命法祖宗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絕異端斯修德有其誠矣進忠良遠邪佞公賞罰寬賦役節財用戒聚斂卻貢獻罷工役斯圖治有其實矣如是而災變不息未之有也帝褒納之乙巳以雨暘弗時詔修省求直言　林聰以災異偕同官條上八事雜引五行諸書累數千言大略以絕玩好謹嗜欲爲崇德之本而修人事在進賢退奸武清侯石亨指揮鄭倫身享厚祿而多奏求田地百戶唐興多至一千二

百餘項宜爲限制餘如罷齋醮汰僧道愼刑獄禁私役軍士省輪班工匠皆深中時弊帝多納采　戶部尚書金濂卒追封沭陽伯諡榮襄　三月辛酉江淵振淮北饑民王文撫卹南畿淵前後條上軍民便宜十數事并請築淮安月城以護常盈倉廣徐州東城以護廣運倉悉議行淮安糧運在塗者淵悉追還備振漕卒乘機侵耗事聞遣御史按實淵被劾當削籍廷臣以淵守便宜不當罪帝宥之先是蘇松常鎭四府糧四石折白銀一兩民以爲便後戶部復徵米令輸徐淮凡一百十餘萬石率三石而致一石有破家者文用便宜停之又發廩振饑民三百六十餘萬　廣西古丁等洞賊首藍伽韋萬山等糾合蠻類劫掠南寧上林武緣諸處詔總督兩廣副都御史馬昂勦捕之甲子

昂破瀧水猺　緬佃索舊地左參將胡誌等請以銀戛等處地方與之乃送思機發及其妻帑六人至金沙江庚辰誌等檻機發送京師　夏四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興安用事佞佛甚於王振請帝建大隆福寺成剋期臨幸河東鹽運判官楊浩切諫禮部郎中章綸亦以爲言乃止　四川草塘苗黃龍韋保作亂自稱平天大王剽播州西平黃灘方瑛與巡撫蔣琳會川兵進勦辛卯破之賊魁皆就縛因分兵克中潮山及三百灘乖西谷種乖立諸砦執僞王谷蟻丁等斬首七千餘瑛爲將嚴紀律信賞罰臨陳勇敢善撫士士皆樂爲用以故數有功廷臣言宜委以禁旅乃召還同石亨督京營軍務　五月徙齊庶人谷庶人置南京敕守臣愼防範　懷獻太子既薨中外望復沂王於東

宮御史鍾同與章綸早朝語及沂王皆泣因相約疏請復儲同
因上疏言邊事遂及復儲事略曰近得賊諜言也先使偵京師
及臨淸虛實期初秋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
廟堂大臣皆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諸侯自若孔子順獨憂之人
皆以爲狂臣今者之言何以異此臣草茅時聞寺人搆惡戕戮
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人必能諫止上皇
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鋤奸黨旌忠直命六師
禦敵於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方且鞭撻四裔坐
致太平柰何邊氛甫息瘡痍未復而侈心遂生失天下望伏願
取鑒前車厚自奮厲毋徇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威權敦
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

正紀綱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訓士然後親帥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唐太宗之十漸即改庶幾天意可回國勢可振又曰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竊以爲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儀建復儲位實宗社無疆之休又曰陛下命將帥各陳方略經旬踰時互相委責及石亨柳溥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平時尙爾一旦有急將何策制之夫禦敵之方莫先用賢陛下求賢若渴而大臣之排抑尤甚所舉者率多親舊富貴之家即長才屈抑孰肯爲言朝臣欺謾若此臣所以撫膺流涕爲今日妨賢病國者醜也疏入帝不懌下廷臣集議陳懋王直等請帝

納其言因引罪求罷帝慰留之越二日綸抗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大者謂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權後宮不可盛聲色凡陰盛之屬請悉禁罷又言孝弟者百行之本願退朝後朝謁兩宮皇太后修問安視膳之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陛下與上皇雖殊形體實同一人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惟加而無替義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節旦帥羣臣朝見延和門以展友于之情實天下之至願也更請復汪后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還沂王於儲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充溢災沴自弭疏入帝大怒時日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立執綸下錦衣衛獄甲子併下同獄榜掠慘酷逼引主使及交

通南宮狀瀕死無一語會大風揚沙晝晦獄得稍緩令錮之時禮部郎孟玘亦疏言復儲事獨不罪　蘇州年饑多盜貧民掠富家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捕許師道等二百餘人張其功坐以謀逆大理寺卿薛瑄力辨其誣給事中王鎮因乞會廷臣勘實六月誅師道等十六人而餘得釋文恚曰此老倔強猶昔

進士楊集上書于謙曰奸人黃玹獻議易儲不過爲逃死計耳公等遽成之公國家柱石獨不思所以善後乎今鍾同等又下獄矣脫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爲有膽當進一官處之乃以集知安州　戊子錄四　也先虐使三衛逼徙朵顏所部於黃河母納地三衛皆不堪遂陰輸瓦剌情於中國乞居大寧廢城朝議

不許令去塞二百里外居住舊制三衞歲三貢使者從喜峰口
入有急報則許進永平時有自獨石及萬全右衞來者邊臣以
爲言敕止之　秋七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言臣曩在朝見
上皇遣使冊封陛下每遇慶節必令羣臣朝謁東廡恩禮隆洽
羣臣皆感歎謂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陛下奉天下以事上皇
願時時朝見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略治道歲時令節俾羣臣
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則祖宗在天之神安天地之神亦安矣太
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猶子也宜令親儒臣習書策
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豈不
美與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繼體守成者亦天
下也上皇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陛下撫而有之宜念祖宗創

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即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疏入不報　癸酉振南畿水災　封方瑛爲南和伯加蔣琳左副都御史敘草塘功也　兵部尚書儀銘卒諡忠襄銘智之子也少學於吳訥天性孝友易直有父風　八月丁酉復命天下巡撫官赴京師議事　思機發伏誅　吏部侍郎李賢采古二十二君行事可法者曰鑑古錄上之　陶魯爲新會縣丞廣西猺流劫高州廉州惠州肇慶諸府破城殺吏無虛月香山順德間土寇蠭起新會無賴子羣聚應之魯召父老語曰賊氣吞五城不早備且陷若輩能帥子弟捍禦乎皆曰諾乃築堡砦繕甲兵練技勇以孤城捍賊衝建郭掘濠布鐵蒺藜刺竹於外城守大固賊來犯輒擊破之魯年始弱冠知縣王重勉之學重故

老儒遂請執弟子禮每晨授經史講解而後視事後重卒官咨喪之如父且貧其二子　九月壬戌免蘇州松江常州揚州杭州嘉興湖州七府逋糧二百餘萬石　冬十月庚辰副都御史劉廣衡巡撫浙江福建專司討賊　也先恃強日益驕荒於酒色知院阿剌求太師不得而怨也先忌之乃使己子守西番召阿剌二子鴆其少者阿剌懼詭辭乞長子還也先觴之中途而死阿剌益怒帥衆攻也先數其三罪曰漢兒血在汝身脫脫不花王血在汝身兀良哈血亦在汝身天道好還汝血在我手矣也先無以應約日與戰退與伯顏帖木兒議帳中阿剌有部曲三人奉也先久也先不之疑因共翻帳中拔所佩劍刺也先殺之并殺伯顏帖木兒伯顏弟賽刊王聞也先死棄衆走為其下

所設寶刋弟大同王帥所部西奔　十一月戊午罷蘇松常鎮織造采辦　十二月召趙榮還專任徐有貞　先是吏部除副使羅篪爲按察使參政李輅僉事陳永爲布政使林聰疏爭之并言山西布政使王瑛老宜罷篪等遂還故官瑛致仕御史白仲賢以久次擢廣東按察使聰言仲賢奔競不當超擢乃還鎮江知府兵部主事吳誠覓緣得吏部聰劾之遂改工部諸司憚聰風裁聰所言無敢不奉行者吏部尤甚內閣及諸御史亦頗以聰好論建非善也王文尤惡之會聰甥陳和爲教官欲得近地便養聰爲言於吏部御史黃溥等遂劾聰挾制吏部且言聰劾仲賢爲私其鄉人參政方員欲奪仲賢官與之與吳誠有怨故劾誠福建參政許仕達屬聰求進故聰舉仕達堪巡撫并劾

尚書王直阿聰章下廷訊文等文致其罪坐專擅選法論斬胡濙不肯署遂稱疾數日不朝帝使興安問疾對曰老臣本無疾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與高穀皆力救帝亦自知聰繇是得釋貶國子監學正　練綱巡按福建與按察使楊珏互訐俱下獄謫珏黄州知府綱邵州判官　免南畿浙江被災稅糧　雲南盧仁驛丞尚褫因災異上書陳數事中言忠直之士言死陳言執政者格以條例輕則報罷重則中傷是言路雖開猶未開也釋教盛行誘煽聾俗由掌邦禮者畏王振勢度僧多至此宜盡勒歸農章下禮部胡濙惡其刺己悉格不行　鎮守福建尚書孫原貞言四方屯軍率以營繕轉輸諸役妨耕作宜簡精銳實伍餘悉歸之農苟增萬人屯即歲省支倉糧十二萬石且積餘

糧六萬石兵食豈有不足哉今歲漕數百萬石道路費不貲如浙江糧軍兌運者米石加耗米七斗民自運米石加八斗其餘計水程遠近加耗田不加多而賦斂實倍欲民無困不可得也況今太倉無十數年之積脫遇水旱其何以濟宜量入爲出汰冗食浮費俟倉儲既裕漸減歲漕數而民困可蘇也臣昔官河南稽諸逃民籍凡二十餘萬戶悉轉徙南陽唐鄧襄樊間羣聚謀生安保其不爲盜宜及今年豐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爲編戶給田業課農桑立社學鄉約義倉使敦本務業生計既定徐議賦役庶無他日患時不能盡用後劉千斤之亂果如原貞所料　閣臣旣不相協陳循王文尤私而刻江淵好議論每爲同官所抑意忽忽不樂

六年春正月于謙以病在告詔推一人協理部事淵心欲得之循等陽推淵而密令商輅草奏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淵在旁不知也比詔下調工部尚書石璞於兵部而以淵代璞淵大失望謙自值也先之變誓不與賊俱生嘗留宿直廬不還私第素病痰疾作帝遣興安舒良更番往視聞其服用過薄詔令上方製賜至醯菜畢備又親幸萬歲山伐竹取瀝以賜或言寵謙太過安等曰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卽彼去令朝廷何處更得此人帝知謙深所論奏無不從者用人必密訪謙謙具實對無隱由是諸不任職者皆怨同列亦多嫉之徐有貞尤切齒謙石亨本以失律削職謙請宥而用之總兵十營畏謙不得逞亦不樂謙諸御史多以深文彈劾謙性剛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歎曰

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耎大臣勳舊貴戚意頗輕之憤者益衆　二月壬午以災異命太監王誠同法司刑科錄四大理寺少卿李茂等錄南京浙江囚全活甚衆　沙灣工未成帝以轉漕爲急三月詔羣臣集議方略江淵等請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往濬運河期三月畢工徐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遇漲則束手坐視無所施力今泄口已合決堤已堅請復陳瑄舊制置撈淺夫用沿河州縣民免其役自足集事從之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辛巳赦戶兵二部及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撫按三司官條寬卹事罷不急諸務　霍山民趙玉山自稱宋裔以妖術惑衆爲亂王竑捕誅之　韃靼部長孛來攻殺阿剌奪也先母妻并其玉璽也先諸子火兒忽答

等徙居千提河弟伯都王姪兀怨納等往依哈密孛來求脫脫不花子麻兒可兒立之號小王子孛來與其屬毛里孩等皆雄視部中於是韃靼復熾遣使入貢　五月己巳禱雨於南郊劉廣衡平處州賊　六月乙亥朔宋儒朱熹裔孫梃為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梃世居福建建安縣之紫霞洲為人淳謹言動有則　癸未河決開封　戶部尚書張鳳以災傷蠲賦多國用益絀上言國初天下田八百四十九萬餘頃今數既減半加以水旱停徵國用何以取給今京畿及河南山東無額田甲方墾闢乙畝許其漏賦請準輕則徵租不惟永絕爭端亦且少助軍國報可給事中成章等劾鳳擅更祖制楊穟等復爭之帝曰國初都江南轉輸易今居極北可守常制耶四方報凶荒者鳳請

令御史勘實議者非之　秋七月乙亥徐有貞築沙灣隄成賜
渠名廣濟沙灣之決垂十年至是始塞亦會黃河南流入淮乃
克奏功凡費木鐵竹石累數萬夫五萬八千有奇工五百五十
餘日自此河水北出濟漕而阿鄄曹鄆間田出沮洳者百數十
萬頃有貞乃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淸南抵濟寧復建八閘於
東昌用王景制水門法以平水道山東河患遂息　辛巳刑科
給事中徐正請間言事亟召入乃言上皇臨御歲久沂王嘗位
儲副天下臣民仰戴宜遷置所封之地以絶人望別選親王子
育之宮中帝驚愕大怒立叱出命謫遠任已復得其淫穢事謫
戍鐵嶺衞　庚寅以南京災異屢見敕羣臣修省　御史倪敬
盛昶杜寧黃讓羅俊汪淸言府庫之財不宜無故而予遊觀之

事不宜非時而行曩以齋僧度出帑金易米不知櫛風沐雨之邊卒邇事急公之貧民又何以濟之近聞造龍舟作燕室營繕日增嬉遊不少非所以養聖躬也章綸鍾同直言見忤幽錮逾年非所以昭聖德也願罷桑門之供輟宴佚之娛止興作之役寬直臣之囚帝得疏不懌下之禮部部臣稱其忠愛報聞八月命都御史蕭維楨考察其屬御史罷黜者十六人敬等預焉皆謫遠方典史　廖莊以事至京詣東角門朝見帝憶莊前疏庚申廷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左右言事由鍾同倡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同及章綸各百綸死而復甦長繫如故同竟死年三十二同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爲者馬猶盤辟再四乃行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　以政和縣

楊梅村置壽寧縣析福安縣地益之從劉廣衡之請也　九月乙亥振蘇松饑民米麥一百餘萬石　壬寅宋儒程頤裔孫克仁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冬十月戊午免陝西被災稅糧　湖廣苗賊蒙能攻圍龍里新化銅鼓諸城巡撫尚書王來請乞調兵剿之時賊欲取龍里爲巢穴攻破亮寨銅鼓羅圍堡諸城都指揮汪迪爲賊所殺十一月乙亥方瑛爲平蠻將軍充總兵官討之　十二月己巳免南畿被災秋糧　衍聖公孔彥縉卒孫宏緒甫八歲爲族人所侵詔遣禮部郎爲治喪而命其族父進士公恂理家事驛召宏緒至京襲封

七年春正月己卯石璞撫安湖廣軍民　二月庚申皇后崩甲子營壽陵　三月戊寅免雲南被災稅糧　夏四月乙卯麓

川平緬思卜發入貢乞哀賜敕戒諭賚錦幣及其使鈔幣有差
五月戊寅以水旱災異敕內外諸臣修省　辛卯宋儒周敦
頤裔孫冕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六月庚申葬肅孝皇后
帝從唐瑜等奏考覈南京大小諸臣給事中張寧言京師尤
根本地不可獨免又言京衛帶俸武職一衛至二千餘人通計
三萬餘員歲需銀四十八萬米三十六萬并他折俸物動經百
萬耗損國儲莫甚於此而其間多老弱不嫺騎射之人莫若簡
可者補天下都司衛所缺官而悉汰其餘議格不行　孫原貞
復鎮浙江上言杭州西湖舊有二閘近皆傾圮湖遂淤塞勢豪
侵占無已民田無灌溉資官河亦澀阻乞敕有司興濬禁侵占
以利軍民從之　河南大雨河決開封河南彰德秋直隸山東

亦大雨諸水並溢高地丈餘堤岸多衝決獨徐有貞所築如故
有貞乃修舊堤決口自臨淸抵濟𡫏各置減水閘水患悉平
太僕寺少卿蒯祥陸祥爲工部侍郎二人皆起家工匠時人謂
之匠官　陳循子英王文子倫應順天鄉試被黜循等劾考官
太常寺少卿劉儼侍講學士黃諫欲傾陷之以衆人林挺爲監
試御史林鶚邑子謂鶚亦有私逮挺考訊挺實無他帝命高穀
會禮部覆閱試卷穀力言儼等無私且曰貴胄與寒士競進已
不可況不安義命欲因此搆考官乎帝乃黜挺賜英倫中式事
得已張𡫏等論循文失大臣體乞罷黜不報　冬十月癸卯振
江西饑　江西處士吳與弼躬耕講學屢薦不起嘗曰宦官釋
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難矣十一月御史陳述請禮聘之俾侍

經筵或用之成均教胄子詔江西巡撫都御史韓雍備禮敦遣
竟不至　方瑛之討湖廣叛苗也帝使御史張鵬偵其後還奏
瑛所過秋豪不犯帝大喜都指揮使李震守靖州坐罪徵還瑛
乞震隨軍詔許立功贖尋命石璞總督軍務賊渠蒙能攻平溪
衞都指揮鄭泰擊卻之能中火槍死十二月己亥瑛遂進沅州
連破鬼板等一百六十餘砦　徐有貞還朝帝召見獎勞有加
進左副都御史　戊午振畿內山東河南水災　癸亥帝不豫
詔罷明年元會百官朝參如朔望張寧言四方來覲不得一覲
天顏疑似之際必至訛言相驚願勉循舊典用慰人心帝疾不
能從　免畿內山東被災稅糧並蠲逋賦　陳泰巡撫蘇松諸
府以賦額不均令民田五升者倍徵官田重者無增耗賦均而

額不虧後人多遵用其法

八年春正月戊辰免江西被災稅糧　丁丑帝輿疾宿南郊齋宮召石亨代行禮亨受命榻前見帝病甚遂與張軏曹吉祥等謀迎立上皇以告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爲徐元玉善奇策盍與圖之元玉有貞字也亨軏即夜至其家有貞聞之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軏曰陰達之矣吉祥密白上聖皇太后許之　胡濙以疾在告侍郎姚夔強起之會廷臣欲乞還沂王東宮王文曰安知上意誰屬李賢私問蕭鎡鎡亦曰既退不可再也己卯羣臣請建太子不允中外諠傳文與中官王誠等謀召取襄世子辛巳濙及王直會諸大臣臺諫再議請復沂王爲皇太子推商輅草疏略曰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

皇帝子孫聞者感動以日暮未及上疏草留姚夔所後夔出以示郎中陸昶歎曰是疏不及進天也　張軏等復會徐有貞所有貞升屋覽乾象亟下曰時至矣勿失時方有邊警有貞令軏詭言備非常勒兵入大內石亨掌門鑰四鼓開長安門納之既入復閉以遏外兵時天色晦冥亨軏皆惶惑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必濟趣之行既薄南城門錮毀牆以入上皇燈下獨出問故有貞等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輦兵士惶懼不能舉有貞帥諸人助輓以行忽星月開朗上皇各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納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皆反走上皇乃升奉天殿有貞等常服謁賀呼萬歲百官以帝明當視朝方待漏闕下忽聞殿中呼譟聲皆驚愕俄諸門畢啟有貞出號於衆曰太上皇

帝復位矣趣入賀壬午晨有貞兼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日中
上皇御奉天殿即位宣諭畢即班中執于謙及王文等下錦衣
衛獄召高穀商輅入便殿溫旨諭之命草復位詔亨密語輅赦
文毋別具條款輅曰舊制也不敢易亨輩不悅諷言官劾輅朋
奸亦下獄許彬薛瑄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
癸未加徐有貞兵部尚書　郭登慮不免首陳八事多迎合中
言章綸廖莊林聰左鼎倪敬等皆直言忤時宜加旌擢帝立釋
綸命中官檢前疏不得中官從旁誦數語嗟歎再三即擢綸禮
部右侍郎又擢聰鼎並左僉都御史敬及盛昶杜宥黃讓羅俊
等並授知縣莊亦復官登尋出掌南京中府事　擢袁彬錦衣
衛指揮僉事帝眷彬甚奏請無不從商輅罷彬乞得其居第既

又以湫隘乞官爲別建帝亦報從彬娶妻命外戚孫顯宗主之
賜予優渥時召入曲宴敘患難時事歡洽如故時　甲申奪王
直胡濙高穀王翺少傅少保太子太保等銜　石亨等誣于謙
王文與黃竑搆邪謀更立東宮又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
等謀迎立襄王子嗾言官上之命鞫於廷文力辨曰召親王須
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乃逮車駕司主
事沈敬訊之無跡文辨益疾謙笑曰亨等意如是辨何益或疑
竑疏乃江淵所爲編修邱濬曰此易辨也廣西紙與京師紙異
索奏視之果廣西紙誣乃白蕭維禎定讞坐謙文召敬謀未定
比謀逆處極刑敬知謀反故縱減死戍鐵嶺奏上帝猶豫曰于
謙實有功徐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帝意遂決薛瑄

力言於帝得減極刑一等

明紀卷第十六終

明紀卷第十七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加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校訂

英宗後紀 起天順元年丁丑訖天順八年甲申凡八年

天順元年春正月丙戌改元赦天下論奪門功進石亨忠國公封張軏太平侯張輗文安伯楊善興濟伯擢曹吉祥嗣子欽都督同知　商輅上書自訴復儲疏在禮部可覆驗不省興安稍解之帝愈怒安曰向者此輩創議南遷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意漸釋　丁亥殺兵部尚書于謙大學士王文籍其家家戍邊謫大學士陳循尚書江淵俞士悅侍郎項文曜充遼東鐵嶺衞軍斥大學士蕭鎡商輅侍郎王偉古鏞丁澄爲民王誠舒曩張永王勤並磔死中官坐誅者甚衆獨興安獲免謙家無餘貲獨正

室鐍鑰甚固啟視則上賜蟒衣劍器也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冤之指揮朵兒者本出曹吉祥部下以酒酹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抶之明日復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逵感謙忠義收遺骸殯之踰年歸葬杭州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悼累日帝亦悔之文之死人皆知其誣然素剛忮迎駕復儲之議不愜輿論故冤死而民不思　己丑復論奪門功封孫鏜懷寧伯董興海寧伯擢欽天監正湯序禮部右侍郎進會昌伯孫繼宗為侯世襲繼宗忠之子也　辛卯罷巡撫提督官石亨惡文臣為巡撫抑武臣不得肆故也亨眷顧特異言無不從弟姪家人冒功錦衣者五十餘人部曲親故竄名奪門籍得官者四千人兩京大臣斥逐殆盡納私人重賄引用太僕丞孫宏郎中陳汝言蕭璁張

用瀚郝璜龍文朱銓員外郎劉本道爲侍郎時有語曰朱三千龍八百勢焰薰灼嗜進者競走其門　浙江參政曹凱給事中成章御史甘澤等九人嘗攻亨先並貶黜之曹吉祥亦進掌司禮監督三大營從子鉉鐸鐕並官都督門下厮養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朝士亦有依附希進者權勢與亨埒時並稱曹石　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致仕賜璽書金幣給驛歸官濙一子錦衣鎮撫王翺始專吏部事石亨欲去之翺乞休已得請李賢力爭乃留之　壬辰榜于謙黨人示天下　殺故昌平侯楊俊俊初守永寧懷來聞也先欲奉帝還密戒將士毋輕納及帝還又言是將爲禍本張軏與俊不協白之坐誅奪俊子珍爵戍廣西　先是刑部侍郎周瑄出振順天河間饑未竣而帝復位

有司請召還不聽復賜敕令便宜處置瑄徧歷所部大舉荒政先後振饑民二十六萬五千給牛種各萬餘奏行利民八事事竣乃還　二月乙未朔廢景泰帝復爲郕王遷西內皇太后吳氏以下悉仍舊號　庚子高穀致仕帝語廷臣曰穀長者在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常左右朕其賜金帛襲衣及驛舟以歸詩復賜敕奬諭穀既去位杜門絶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　湯序請除景泰年號不許　癸卯吏部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賢氣度端凝奏對皆中機宜帝深眷之　初都督范廣副石亨提督團營軍馬亨所爲不法其部曲多負縱廣數以爲言亨銜之譖罷廣止領毅勇一營廣又與張軏不相能軏遂與亨誣廣黨附于謙謀立外藩下獄殺之子昇戍廣西

籍其家以妻孥第宅賜降丁廣性剛果臨陳身先士卒一時諸將盡出其下最爲謙所信任故指爲黨　甲辰封曹義豐潤伯焦禮東寧伯施聚懷柔伯　石亨張軏追論浙江參政王竑擊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　右都御史李實初使瓦剌請帝還京引咎自責失帝意及是以居鄉暴橫斥爲民　廣西大藤峽荔滿等處賊劫掠縣治殺擄居民戊申柳溥剿破之　王驥言陛下復辟之日臣子祥入南城爲諸將所擠墮地幾死今論功不及疑有蔽之者帝乃官祥指揮僉事命驥仍兵部尚書理部事

癸丑郕王薨年三十諡曰戾毀所營壽陵以親王禮葬西山給武成中衛軍二百戶守護後宮唐氏等俱殉葬帝欲幷令汪妃殉李賢曰妃已幽廢況兩女幼尤可憫帝乃已　賜脫脫孛

羅名和勇充羅俄領占名羅秉忠　贈阮浪太監盧忠及徐正等俱磔死黃竑先自縊剖棺戮其屍其子震亦被誅　戊午方瑛與石璞移兵天柱帥陳友李震等分擊天堂小坪墨溪諸砦大破之克砦二百二十七禽偽王侯伯以下一百二人捷聞召璞還瑛留鎮貴州湖廣　進廣寧伯劉安爲侯　李秉督江南糧儲　三月己巳復立皇子見濬爲皇太子改名見深改封見清德王改名見潾封見澍秀王見澤崇王見浚吉王　徐有貞謂石亨曰願得冠側注從兄後亨爲言於帝癸酉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事權盡歸有貞中外側目有貞既得志思自異於曹石窺帝於二人不能無厭色稍稍裁之且微言其貪橫狀帝爲之動　乙亥大賚文武軍民　石亨爲征虜

副將軍勦寇延綏　耿九疇議事京師帝顧侍臣曰九疇廉正人也留爲右都御史罪人繫都察院獄者不給米九疇爲言乃日給一升著爲令　石彪以前憾劾年富逮下詔獄帝問李賢賢稱富能祛弊帝曰此必彪爲富抑不得逞其私耳賢曰誠如聖諭宜早雪之諭錦衣指揮使門達從公問事果無驗乃令致仕是時達專任理刑千戶謝通用法仁恕達倚信之重獄多平反有罪者以下禁獄爲幸朝士翕然稱達賢富之被逮也霍瑄資其家還里韋力轉撻瑄十餘瑄尋召爲工部侍郎以其事聞且言力轉每宴輒用妓樂服御僭侈如王者强取部民女爲妾力轉亦訐瑄違法事帝兩釋焉　丁亥僉都御史林聰振山東饑活饑民百四十五萬　夏四月甲午朔以災異數見求直言

乙未免浙江被災稅糧　丁酉方瑛陳友討蒙能餘黨克銅鼓藕洞一百九十餘砦覃洞上隆諸苗各斬其渠納款李震亦進武岡克牛欄等五十四砦斬獲多湖廣苗悉平　丁未錄囚

癸丑罷團營　帝之北狩也襄王瞻墡於諸王中最長且賢眾望頗屬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瞻墡上書請立皇長子令郕王監國募勇智士迎車駕書至景帝立數日矣帝居南內瞻墡又上書景帝請旦夕省膳問安帥羣臣朔望見無忘恭順帝復辟于謙等以迎立外藩死頗疑瞻墡而襄國金符固在太后閣中又從宮中得瞻墡所上二書乃賜書召之比二書於金滕甲寅瞻墡入朝宴便殿避席請曰臣過開封父老遮道言按察使王概賢以誣逮下獄願陛下加察帝立出概以為大

理寺卿詔設襄陽護衛有司爲王營壽藏及歸帝親送至午門外握手泣別瞻塏逡巡再拜帝曰叔父欲何言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省刑薄斂帝拱謝曰謹受教目送出端門乃還　乙卯孛來寇寧夏參將种興戰死　五月召羅綺爲左副都御史綺鎭松潘七年威名甚震　遂溪教諭吾豫言于謙罪當族謙所薦舉諸文武大臣並應誅部議持之得已　先是遣都督馬政往韃靼賜故伯顏帖木兒妻金幣孛來留之而使人貢欲獻璽帝敕之曰璽已非眞卽眞亦秦之不祥物耳獻否從爾便第無留我使以速爾禍孛來尋以二千餘騎犯威遠衞都督李文帥師敗之文英從子也　耿九疇上疏陳崇廉恥淸刑獄勸農桑節軍賞重臺憲五事帝皆嘉納　辛未柳溥備宣大邊

孫繼宗督五軍營戎務兼掌後軍都督府事自景泰以前外戚無典兵者帝見石亨張軏輩以營軍奪門故使繼宗參之後李賢以爲言帝曰初內侍言京營軍非皇舅無可屬太后實悔至今賢曰侯幸湻謹但此後不得爲故事耳帝曰然　帝欲遣指揮馬雲等使西洋廷臣莫敢諫忠義前衞吏張昭上疏曰安內救民國家之急務慕外勤遠朝廷之末策漢光武閉關謝西域唐太宗不受康國內附皆深知本計者也今直隸山東仍歲災歉小民絕食逃竄妻子衣不蔽體被薦裹席鬻子女無售者家室不相完轉死溝壑未及瘞埋已成市鬻此可爲痛哭者也望陛下用和番之費益以府庫之財急遣使振卹庶饑民可救奏下公卿博議言雲等已罷遣宜籍記所市物俟命帝命姑已

之　山東發帑振饑不足召徐有貞及李賢議有貞謂須振多中飽賢曰慮中飽而不貸坐視民死是因噎廢食也遂命增給帑銀以振　御史楊瑄印馬畿內至河間民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並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李賢徐有貞曰眞御史也遂遣官按覈而命吏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之懼訴於帝請罪瑄不許吉祥遂怨有貞并忌賢欲傾之帝方傾心委任有貞時屏人密語吉祥令小豎竊聽得之故洩之帝帝驚問曰安所受此語對曰受之有貞某日語某事外間無弗聞帝自是疏有貞會石亨西征還十三道掌道御史張鵬盛顒周斌費廣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邵銅鄭冕陶復及御史劉泰魏翰康驥將因星變劾亨吉祥諸違法事先一日給事中

王鉉洩於亨亨與吉祥泣訴帝誣鵬爲已誅內官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爲永報讐明日疏入帝大怒收鵬及瑄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詰之曰彼師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云冒濫斌曰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於獄榜掠備至詰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坐耿九疇羅綺主謀六月甲午亦下獄論瑄鵬死餘遣戍亨等復譖諸言官帝諭吏部給事御史年踰三十者留之餘悉調外王翺列上給事中何玘等十三人御史吳禎等二十三人詔以玘等爲州判禎等爲知縣亨吉祥又泣訴於帝謂瑄鵬誣劾內閣實主之己亥下有貞賢獄忽大風震雷拔木

發屋須臾大雨雹壞奉天門鴟吻亭吉祥家大木俱折一人懼其黨湯序亦上言上天示警宜卹刑獄帝感悟赦修省庚子釋大曠出爲江西布政使有貞綺廣東賢福建並參政戊瑄鵬鐵嶺衞餘貶知縣時望柬鹿斌江陰鑑膚施文博淳化烈江浦人儀襄陽銅博羅竟衡山泰翰驥及玘禎等並復職　通政司參議兼侍講呂原入閣預機務石亨曹吉祥用事貴倨獨敬原原朝會衣靑袍亨笑曰行爲先生易之原不答　薛瑄在內閣帝數召見所陳皆關君德已見石亨等亂政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久居此乎壬寅致仕　贈鍾同大理寺左寺丞錄其子啟爲國子生尋授咸寧知縣啟請父遺骸歸葬詔給舟車路費　薛瑄既致仕帝謀代者王翺薦修撰岳正癸卯召見

文華殿正長身美鬚髯帝遙見色喜旣登陛連稱善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復大喜曰爾年正强仕吾北人又吾所取士今用爾內閣其盡力輔朕正頓首受命趨出石亨張軏遇之左順門愕然曰何自至此比入帝曰朕今日自擇一閣臣問爲誰帝曰岳正亨軏陽賀帝曰但官小耳當與吏部左侍郎兼學士亨軏曰陛下旣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帝默然遂命正以原官入閣預機務翊又言李賢可大用甲辰留爲吏部左侍郎　巡撫貴州副都御史蔣琳坐于謙黨棄市　石彪楊能與參將張鵬哨磨兒山寇千餘騎來襲彪帥壯士衝擊斬把禿王搴其旗俘斬百二十人追至三山墩又斬七十二人　石亨等憾徐有貞不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指斥乘輿云有貞

怨望使其客馬士權者爲之秋七月乙丑追執有貞於德州并士權下詔獄　丙寅夜承天門災丁卯躬禱於南郊戊辰勅修省曰乃者承天門災朕心震驚罔知所措意敬天事神有未盡歟祖宗成憲有不遵歟善惡不分用舍乖歟曲直不辨刑獄冤歟征調多方軍旅勞歟賞賚無度府庫虛歟請謁不息官爵濫歟賄賂公行政事廢歟朋奸欺罔附權勢歟羣吏弄法擅威福歟征斂徭役太重而閭閻靡寧歟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歟抑有司闒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此皆傷和致災之由而朕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爾羣臣休戚惟均其洗心改過無蹈前非當行者直言無隱　庚午復李賢尚書直內閣如故石亨知帝嚮賢怒然無可

如何乃陽與交驩賢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帝益親之顧問無虛日　許彬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擇人浮蕩士多出其門晚參大政方欲杜門謝客而客惡其變態競相騰謗爲石亨所忌改南京禮部侍郎　岳正素豪邁負氣敢言既爲帝所拔擢益感激思自效湯序嘗奏災異請盡去奸臣帝問正正言奸臣無指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淺何足信也乃止有僧爲妖言錦衣校邏得之坐以謀反中官牛玉請官邏者正言事縱得實不過坐妖言律邏者給賞而已不宜與官僧黨數十人皆得免或爲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使正撰榜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此人情也帝是

其言不問石彪自大同奏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置林木間正按地圖指詰之曰某地至某地皆沙漠汝梟置何所其人語塞吉祥及石亨恚甚帝頗厭之正從容言二人權太重臣請以計間之帝許焉正出見吉祥曰忠國公常令杜清來此何爲者吉祥曰辱石公愛致誠款耳正曰不然彼使伺公所爲耳因勸吉祥辭兵柄復詣亨諭令自戢亨吉祥揣知正意怒吉祥見帝免冠泣請死帝內愧慰諭之召正責漏言會承天門災正與原列吉祥亨罪狀疏留中正復極言亨將爲不軌且言陳汝言小人今既爲尙書可用盧彬爲侍郎二人俱譎悍若同事必相齮齕乘其隙可並去之徐有貞再下獄正復云用有貞則天變可弭帝皆不納及敕諭廷臣命正視草敕

下舉朝傳誦而亨吉祥構蜚語謂閣臣賣直謗訕帝大怒坐便殿召對厲聲曰正大膽敢爾原素恭謹阿正何也辛未謫正欽州同知　癸酉大赦楊瑄張鵬行半道放還或謂當詣石亨曹吉祥謝瑄鵬卒不往復謫戍廣西南丹衞　寧王奠培劾山西副使韓雍下獄奪官　刑部尚書軒輗致仕帝召見問曰昔浙江按察使考滿歸行李僅一篋乃輗耶輗頓首謝賜白金慰遣之　復郭昌武定侯袁瑄廣平侯李輿富陽侯薛忠安順伯王琮成山伯孟俊保定伯昌英之曾孫瑄容之子輿讓之孫忠斌從子琮通之子俊善之孫也、石亨曹吉祥以徐有貞更大赦恐其見釋言於帝曰有貞自擇封邑武功又撰劵辭云纘禹成功禹受禪爲帝武功者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帝出以示

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奏有貞詐謀制文當斬癸未詔赦之放之金齒　戊子進南和伯方瑛爲侯封陳友武平伯石彪定遠伯李文高陽伯楊能武强伯　辛卯大賚諸邊軍士　八月甲午以彗星屢見躬禱於上帝　貶許彬陝西參政旣至致仕去　帝於宮中得王竑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感悟命遣官送歸田里敕有司善視之　九月癸亥帝坐文華殿召太常寺少卿彭時謂曰汝非朕所擢狀元乎時頓首明日仍命入閣兼翰林院學士閣臣自三楊後進退禮甚輕爲帝所親擢者惟時與岳正而已帝方獨用李賢數召賢獨對賢雅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賢初小忤久亦服其諒直曰彭公眞君子也　岳正道漷以母老留旬日陳汝言令巡校言狀且言正

嘗奪公主田遂逮繫詔獄杖百戍肅州行至涿夜宿傳舍手拳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醉卒酒脫正拳刎其中且厚賂卒乃得至戍所正博學能文章高自期許氣屹屹不能下人在內閣才二十八日勇事敢言便殿論奏至唾濺帝衣有規以信而後諫者慨然曰上顧我厚懼無以報稱子乃以諫官處我耶帝亦悉其忠其在戍所嘗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聞自爲像贊述帝前語末言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其自信不回如此　冬十月丁酉賜王振祭葬立祠曰旌忠　石亨欲引賢者爲己重謀於李賢屬草疏薦吳與弼王寅遣行人曹隆齎璽書束帛徵之　帝憐建庶人無罪久繫欲釋之以問李賢賢頓首曰此堯舜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帝意乃決左右

或言不可帝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丙辰請於母后命牛玉往
鳳陽釋文圭及其家屬聽居鳳陽婚娶出入自便與閽者二十
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文圭孩提被幽至是年五十七矣未幾
卒　命工部爲石亭營第　十一月甲子封衞穎宣城伯　廣
西田州頭目呂趙僞稱敵國大將軍帥衆劫掠南丹州又據向
武州總兵官武進伯朱瑛以聞甲戌命瑛討之瑛冕之子也
己丑免山東被災稅糧　加贈曹鼐太傅改謚文忠官其孫榮
錦衣百戸　十二月壬辰封曹欽昭武伯　辛丑柳溥爲平虜
大將軍充總兵官禦孛來於甘涼溥請以祥符知縣倪敬自隨
許之改敬都督府都事踰年卒士類惜之　尚寶司少卿凌信
言糧艘從鎮江裏河爲便帝以爲然命李秉通七里港口引江

水注之且濬奔牛新港　帝知毛忠被誣狀召還論福建斬馘功擢都督同知充左副總兵鎮守甘肅

二年春正月辛酉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籍其家贓累巨萬帝召大臣入視愀然曰于謙被遇景泰朝死無餘貲汝言一何多也石亨俛首不能對汝言尋死獄中　先是郭登召還言官劾登結陳汝言獲召鞫實論斬宥死降都督僉事立功甘肅

己卯上皇太后徽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明興宮闈徽號自此始辛巳詔告天下彭時欲推恩李賢謂一年不宜再赦時曰非赦也宜行優老典朝臣父母七十與誥敕百姓八十給冠帶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賢稱善即奏行之　朱瑛攻永福賊寨破之　章綸性亢直不能諧俗石亨貴倖招公卿飲綸辭不

往又數與尚書楊善論事不合亨善其短綸調南京禮部　延綏副總兵楊信破寇靑陽溝大獲二月乙巳封彰武伯佩副將軍印充總兵官鎭守如故尋破寇高家堡　戊申開雲南福建浙江銀場中官市雲南珍寶　京衛馬多耗太僕寺卿程信定期徵之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以奪門有寵庇諸武臣爲言太僕苛急請改隸兵部信言高皇帝令太僕馬數勿使人知若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脫有警馬不給誰任其咎帝是之乃隸太僕如故　羅綺旣貶官怏怏未赴閒月綺鄉人告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綺言天子仍寵宦官刻香木爲王振形以葬綺微笑云朝廷失政致吾輩降黜奏上捕綺下吏坐死籍其家陳所籍財賄於文華門示百官家屬戍邊婦女沒入浣衣

局　己卯瘞土木暴骸　帝問左右曩侍朕編修皙而長者安在左右以陳文對三月召爲詹事文乞終制不允　夏四月復設巡撫官戶部侍郎年富撫山東僉都御史程信撫遼東葉盛撫兩廣已又命李秉撫大同布政使芮釗撫甘肅陳翼撫寧夏王宇撫宣府崔恭撫蘇松諸府太僕寺卿李侃撫山西　石亨權倖入主無日不進見數預政事卽不召必假事以入出則張大其勢市權利帝積久不能堪又厭曹吉祥驕橫嘗屛人語李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至其門爲之奈何賢見吉祥亨方用事顧忌不敢盡言因曰陛下唯獨斷則趨附自息帝曰向嘗不用其言乃怫然見於辭色賢曰願制之以漸亨來近塞獵亨言傳國璽在彼可掩而取帝色動賢言璽不可取璽不足寶

事遂寢亨益惡賢五月帝語賢曰閣臣有事須燕見彼武臣何故頻見遂敕左順門非宣召毋得納總兵官亨自此稀燕見亨嘗白帝立碑於其祖墓工部希亨指請敕有司建立翰林院撰文帝以永樂以來無爲功臣祖父立碑故事責部臣而令亨自立初帝命所司爲亨營第既成壯麗踰制帝登翔鳳樓見之問誰所居恭順侯吳瑾謬對曰此必王府帝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僭踰若此帝頷之瑾克忠之子也　初于謙分遣降人南征陳汝言希亨旨盡召之還李賢力言不可帝曰吾亦悔今已就道後當聽其願去者　吳與弼至京帝問李賢曰與弼宜何官對曰宜以宮僚侍太子講學壬寅授左春坊左諭德與弼疏辭賢請賜召問且與館次供具遂召見文華殿顧語曰聞處

士義高特行徵聘奚辭職爲對曰臣草茅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又不幸有狗馬疾束帛造門臣慚被異數匍匐京師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能官也帝曰宮僚優閑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使送館次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時帝眷遇良厚而與弼辭益力又疏稱學術荒陋苟冒昧徇祿必且曠官詔不許乃請以白衣就邸舍假讀祕閣書帝曰欲觀祕書勉就職耳命賢爲諭意　六月孛來再入涼州柳溥閉壁不出惟陳友師都指揮趙瑛等與戰稍有斬獲敵亦飽掠乃去溥躡取數十級報捷已而芮昭劾奏諸將失事狀兵部請免友及毛忠罪詔並宥衞穎等召溥還落太傅閒住　初景泰中復儲詔書有父有天下傳之子語出自吏部尚書何文淵及帝復辟或

傳朝命且逮捕文淵縊其子南京禮部主事喬新奔喪歸里里人故侍郎揭稽嘗受業於文淵而與喬新兄弟不協奏文淵死實諸子逼之又迺嫉父所愛妾喬新亦訐稽爲巡撫嘗薦黃玹且代草易儲疏秋七月俱逮赴鞫文淵妾斷指爲諸郎訟冤獄得少解帝亦以事經赦釋不問　吳與弼至京師三月以疾篤請李賢請曲從放還以光曠舉帝然之賜敕慰勞賚銀幣復遣行人送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弼歸上表謝陳崇聖志廣聖學等十事與弼始至京賢以賓師禮事之編修尹直至令坐於側直大慍出即謗與弼與弼歸知府張璝謁見不得亦大慍募人代其弟投牒訟與弼立遣吏攝之大加侮慢與弼諒非弟意友愛如初尚書張元禎遺書誚讓直復筆其事於瑣綴錄又言

與彌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皆非實事也　初弋陽王奠壏訐寧王奠培反逆巡撫韓雍以聞遣官往驗不實會帝復辟詔赦其連逮者六七百人而成其教授游堅奠培由是憾守士官不爲禮布政使崔恭積不平王府事多持不行奠培遂劾奏恭不法恭與按察使原傑亦奏奠培陰事及是按問皆實遂革其護衛改爲南昌左衛　癸卯石彪爲平夷將軍充總兵官偕李文禦寇寧夏　八月戊辰孛來寇鎭番　九月南京督理糧儲缺官帝問李賢大臣中誰曾居此職者賢以軒輗對且稱其廉乃起左都御史以往時禮部尙書亦缺帝問賢賢曰老成淸介無如耿九疇帝命召之旣至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尙書　兩廣猺賊蠭起州郡咸被害將吏縮朒觀望慶遠府同知葉禎到官

誓不與賊俱生募健兒日訓練峒酋韋父强數敗官軍禎生縶之　冬十月甲子獵南海子　壬午陳友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勦寇畱夏時帝憂邊警甚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寇至此帝爲默然　十一月甲寅免山東秋糧　十二月大河衛百戶閔恭言南京並直隸各衛歲用旗軍運糧三萬石至薊州等衛倉越大海七十餘里風濤險惡竊見新開沽河北望薊州正與水套沽河直通四十餘里而徑且水深其間阻隔者僅四之一若穿渠以運可無海患下總兵都督宋勝巡按御史李敏行視可否勝等言便從之　貴州東苗干把豬等僭偽號攻劫都勻諸衛命方瑛與巡撫都御史白圭合川湖雲貴軍討之

帝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爲耳目校尉逯杲以强

鷙得大幸擢至指揮僉事委任之杲乃摭羣臣細故以稱帝旨英國公張懋太平侯張瑾及孫繼宗兄弟並侵官地立私莊杲劾奏懋等服罪乃宥之典莊者悉逮問還其地於官懋輔之子瑾軏之子也　鎮江知府林鶚言鑿七里港引江道里遠多石且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跡濬之合通舟春夏啟閉秋冬度壩功力省便巡撫都御史崔恭從其議遂爲永利

三年春正月甲辰孛來二萬騎入掠安邊營石彪楊信等禦之連戰皆捷斬其平章鬼力赤追出塞轉戰六十餘里至野馬澗半坡墩都督僉事周賢窮追不已中流矢卒都指揮李鑑亦戰死寇大敗生擒四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獲馬駝牛羊二萬餘爲西北戰功第一賢嘗以失期下吏得釋感激誓死報竟如其

志　黃父弼之黨掠旗山寨禎約守將救之不聽丙午禎帥健兒出戰拔被虜男婦下山賊見官兵少復來追禎從子公榮等六十餘人殲焉賊閧雜刺諸村禎復帥三百人往救約知府及守將為後繼皆不應辛亥道遇賊入頭山下鏖戰禎被數鎗手刃賊一人與子官慶及三百人皆死嶺南素無雪是夜大雷電雪深尺許賊驚駭釋闔夫諸村獲全事聞贈禎參議立廟祀之

二月丁卯遣御史及中官宋珠於廣東　李秉之督糧儲也坐舉知府違例被逮帝以秉過微宥之復任請蠲墅關稅悉徵米備荒又發內官金保監淮安倉科索罪御史李周等左遷秉疏救帝怒將罪之會廷議復設巡撫大臣薦秉才遂命巡撫大同都指揮孫英先以罪貶職還衛總兵李文安引詔書令復職

秉至郎斥之裨將徐旺領騎卒操練秉以旺不勝任解其官未幾天城守備中官陳例久病秉請易以羅付帝責秉專擅三月徵下詔獄門達并以前舉知府救御史及斥英等爲秉罪法司希旨斥爲民　瀧水猺鳳弟吉肆掠夏四月壬子朔葉盛督諸將破禽之　賜皇太子及德王見潾秀王見澍莊田　己巳進石彪陳友爵皆爲侯　白圭以谷種諸夷爲東苗羽翼宜先剿因同方瑛進靑崖合總兵李貴進牛皮箐參將劉玉進谷種李震進鬼山所向皆捷克水車壩等一百四十七寨遂會兵靑崖攻石門山克擺傷等三十九寨仍分兵四路進攻董農竹蓋甲底等四百三十七寨賊退守六美山合兵大進斬五千餘級生禽千把豬送京師伏誅瑛前後克砦幾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

之功前此無與比者　六月辛酉復命巡撫官以八月集京師議事　石彪謀鎭大同令千戸楊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拷問得實震怒秋八月庚戌朔下彪錦衣衛獄石亨懼請罪帝慰諭之亨又請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帝亦不許錦衣衛鞫彪得繡蟒龍衣及違式寢牀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命逯杲赴大同械其黨都指揮朱諒等七十六人論命亨養病　己未禁文武大臣給事中御史錦衣衛官往來交通違者依鐵榜例論罪　乙亥免湖廣被災秋糧　石亨嘗遣京衛指揮裴瑄出關市木遣大同指揮盧昭追捕亡者至是事覺法司請罪亨帝猶置不問　帝復問李賢奪門事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卽非順且爾時亦幸而成功萬一事機

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曰然賢曰若郕王不起羣臣表請陛下復位安用擾攘爲此輩又安所得邀陞賞招權納賄安自起老成者舊依然在職何至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謂此也帝曰然九月革奪門冒功降吏部左侍郎孫宏都督杜清等官　建安縣老人賀煬言今銓授縣令多年老監生逮滿九載年幾七十苟且貪污宜擇年富有才能者其下僚及山林抱德士亦當推舉景泰朝錄先賢顏孟程朱子孫授以翰林博士俾之奉祀然有官無祿宜班給以昭崇儒之意黃幹劉爚蔡沈眞德秀配祀朱子亦景泰間從僉事呂昌之請然未入祀辭宜增補預備義倉本以振貧民乃豪猾多冒支不償致倉廒空虛乞令出粟義民各疏里

丙饑民同有司散放帝善其言下所司行之　冬十月己未幸
南海子　法司再鞫石彪言彪初為大同游擊以代王仕壥增
祿為己功王至跪謝自是數款彪出歌妓行酒彪凌侮親王罪
亦當死因劾亨招權納賄肆行無忌與術士鄒叔彝等私講天
文妄談休咎宜置重典庚午命錮彪於獄亨閒住罷朝參時方
議革奪門功遂窮治亨黨由亨得官者悉黜言奪門功者許自
首改正朝署一清　令每歲霜降後三法司同公侯伯會審重
囚謂之朝審後以為常　安南黎琮弒其王濬而自立琮濬之
庶兄也　十一月癸巳振湖廣饑　南和侯方瑛卒於鎮年四
十五帝震悼賜謚忠襄瑛天資英邁曉古兵法嘗上練兵法及
陳圖老將多稱之為人廉謙和不伐所至鎮以安靜民思之久

而不忘　十二月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　賀暘復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士類而師儒鮮積學草野小人夤緣津要初解兎園之策已厠鶚薦之羣及受職泮林猥瑣貪饕要求百故而受業解惑莫措一詞生徒亦往往玩愒歲月佻達城闕待次循資濫升太學侵尋老耄倖博一官但塵身家之謀無復功名之念及今不嚴甄選人材日陋士習日非矣帝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調學校例考之

四年春正月寇二萬騎入楡林楊信擊卻之追奔至金雞峪斬平章阿孫帖木兒還所掠人畜萬計　戊子致仕大學士商輅卒年七十穀美丰儀樂儉素位至台司敝廬瘠田而已　遼東都指揮夏霖恣爲不法僉事胡鼎發其四十罪稽信以聞下霖

錦衣衛獄門達言信不當代奏帝責令陳狀都御史寇深劾信
徵下獄降南京太僕寺少卿　遂杲奏石亨怨望與其從孫進
士後等造妖言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跡已著廷臣皆
言不可輕宥癸卯下亨錦衣衛獄坐謀叛律斬沒其家貲　吏
部舉天下治行卓異布政使賈銓蕭晅梁楘按察使劉孜知府
王恕等二月戶部缺尚書王翺欲擢銓帝問李賢賢曰聞其名
未見其人也已奏銓貌寢因舉年富左右巧阻者眾帝詰賢曰
戶部非富不可人多不喜富此富所以為賢也特召任之而使
銓代富拜晅禮部尚書先是尚書缺多用布政使自晅後遂無
拜尚書者晅用道之子楘潛之子也　王子獞陷梧州　癸亥
石亨死獄中丁卯彪後並棄市杜清流金齒亨僮僕皆被收御

史高明言不宜坐得免者百人錦衣指揮劉敬坐飯亨直房用朋黨律論死僉都御史韓雍言律重朋黨謂阿比亂朝政也以一飯當之豈律意且亨盛時大臣朝夕趨門不坐獨坐敬何也敬亦得免彪本以戰功起家不藉父兄榦然一門二公侯蓄材官猛士數萬中外將帥半出其門勢盛而驕多行不義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爲帝所疑遂及於禍帝以逯杲發石亨奸益加倚重杲益發舒台遣校尉偵事四方文武大吏富家高門多進妓樂貨賄以祈免親藩郡王亦然無賄者輒執送門達鍛鍊成獄天下朝覲官大半被譴逮一人數大家立破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橫無所忌　崔恭大治吳淞江起崑山夏界口至上海白鶴江又至嘉定卞家渡迄莊家涇凡浚萬四千二

百餘丈又浚曹家港蒲匯塘新涇諸水民賴其利目曹家港爲都堂浦　三月選庶吉士帝命李賢盡用北人南人必若彭時者方可賢以語時俄中官牛玉宣旨時謂玉曰南士出時上者不少何可抑之已選十五人南六人與焉　戊戌免南畿被災秋糧　夏四月己酉分遣中官羅永之浙江羅珪之雲南馮讓之福建何能之四川督銀課　壬子襄王瞻墡來朝命百官朝王於邸又命王詣昌平謁三陵及辭歸禮送加隆且敕王歲時與諸子得出城遊獵蓋異數也　五月壬午免畿內浙江被災秋糧　己亥罷中官督蘇杭織造　六月癸亥免湖廣被災稅糧　安南人誅黎琮立濬之弟灝　秋七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自五月雨至是月淮水決沒軍民田廬辛卯遣使振䘏　命

中官往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增織綵幣七千匹工部侍郎翁世資以東南水潦民艱食議減其半尚書趙榮左侍郎霍瑄難之世資請身任其咎乃連署以諫帝果怒詰主議者榮等委之世資遂下獄謫衡州知府　八月甲子孛來三道入寇詔大同總兵官李文宣府總兵官楊能禦之文按兵不戰癸酉孛來入雁門大掠忻代朔諸州九月庚辰閱大同右衛庚寅撫寧伯朱永都督白玉鮑政備宣府邊　甲午免江西被災秋糧　初麻城人李添保以逋賦逃入苗中詭稱唐後聚衆萬餘僭稱王建元武烈署故賊首蒙能子聰僞總兵官遣之鈔印敕書縱兵剽掠震動遠近貴州湖廣總兵官李震進擊大破之添保僅以身免潛入鬼池絞洞諸寨誘擊苗出掠中林龍里震擊禽之送

京師伏誅　冬十月甲子閱京營將領射於西苑　戊辰幸南海子　十一月丁酉閱隨操武臣騎射於西苑　兩廣猺獞陷開建殺官吏帝趣進兵閏月都督同知歐信破賊化州之馬里村再破之石城擊斬海南衞反者邵瑄　己未幸鄭村閱甲仗軍馬　貴州西堡蠻賊聚衆焚劫鎮守中官鄭忠等調川雲都司及宣慰安隴富兵四萬進剿十二月至阿果禽賊首楚得隆等追奔至白石崖焚其巢而還　石亨既敗帝從容謂李賢王翱曰徐有貞何大罪爲亨輩所陷耳其釋歸田里有貞之徙也拊馬士權背曰子義士也他日一女相託及歸士權往候之絕不及婚事士權辭去終身不言其事人以是薄有貞而重士權徵李文下獄宥死立功延綏楊信代鎮大同　時歲有邊警

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李賢外籌邊計內請寬百姓罷一切征求帝用其言四方得蘇息年富在戶部酌贏縮謹出納躬視會計事關利害者僚屬或不敢任富曰第行之吾當其責諸君毋署名可也由是部事亦大理

五年春二月己卯免山東被災稅糧　丙申都督僉事顏彪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討兩廣猺賊時兩廣盜蠭起所至破城殺將諸將怯不敢戰殺平民冒功民相率從賊葉盛以饑出沒不常請自今攻劫城池者始以聞餘止類奏爲兵部所駁不行

三月壬子免蘇州松江常州鎮江被災稅糧　李震剿城步猺獞攻橫水城溪莫宜中平諸砦皆破之長驅至廣西西延會總兵官過興軍甲寅克十八團諸猺前後俘斬數千人　夏四月

和勇充游擊將軍統降夷千人往兩廣討猺賊　癸巳兵部侍郎白圭督陝西諸邊討孛來　五月丁未免河南被災秋糧劉實爲南雄知府商稅巨萬聲皆入守橐實無所私中官裴可力至南雄入諸言府僚參謁詈實折辱之民競前擁之出可力慚將召謝之實不往可力去至韶州聞韶人言南雄守且訟於朝矣懼馳奏誣實毀敕大不敬逮下詔獄實從獄中上書言臣官三十年未嘗以妻子自隨食麤衣敝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困之以是忤朝使帝覽書意稍解且釋之而實竟瘐死實者節自持政務紛遝未嘗廢書士大夫重其學行其歿也南雄人哀而祠之　初逯杲誣弋陽王奠壏母子亂帝令寧王奠培具實以聞復遣駙馬都尉薛桓與杲按問奠培奏無是事杲按亦無

實帝怒責問杲杲懼執如初帝竟賜貿塩母子自盡焚其屍是日雷雨大作平地水數尺人咸以爲冤　六月丙子孛來以數萬騎分掠西寧莊浪甘肅諸道入涼州毛忠鏖戰一日夜矢盡力疲賊來益眾軍中皆失色忠意氣彌厲拊循將士復殊死鬭賊見終不可勝而援軍亦至遂解去忠竟全師還　壬午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孫鏜充總兵官帥京營軍討孛來　初弘農衞指揮使李斌構殺千戸陳安爲安家所訐下巡按御史那宥覆讞石亨屬宥薄斌罪已校尉言斌蓄藏妖書謂其弟健當有大位欲陰結外藩爲亨報讐逯杲以聞下錦衣獄門達坐斌謀反帝命廷臣會訊畏杲不敢平反斌健俱置極刑坐死者二十八人　石亨之敗也曹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日犒諸達官

金錢穀帛悉所取諸達官亦恐吉祥敗而己黜皆願盡力效死
曹欽問客馮益曰自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
武其人也欽大喜遂杲本由吉祥及亨進許亨致死復奏吉祥
欽陰事吉祥欽大恨欽私掠家人曹福來爲言官所劾帝令杲
按之降敕徧諭羣臣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
謀遂決時甘涼告警孫鏜受命西征秋七月己亥朔與恭順侯
吳瑾俱宿朝房將以翼日陛辭吉祥欽及湯序等謀將以翼日
昧爽欽擁兵入吉祥以禁軍爲內應謀定欽召諸達官夜飲都
指揮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瑾瑾趨告鏜草奏即長安右門自
門隙投入帝急令內廷集兵縛吉祥守皇城諸門敕京城九門
勿啟欽知亮逸中夜馳往杲家殺杲斫傷李賢於東朝房以杲

頭示賢曰杲欲我也將殺賢王翺力救免之令草奏釋己罪殺都御史寇深於西朝房攻東西長安門不得入縱火守衛者拆河壖甎石塞諸門賊往來叫呼門外鏜走張瑾家邀兵擊賊瑾不敢出鏜倉卒復走宣武街急遣二子輔軏呼征西將士紿之曰刑部囚反獄獲者重賞眾稍聚至二千人始語之故庚子黎明遂擊欽於東長安門欽轉攻東安門吳瑾將五六騎道遇之力戰死欽復縱火門燬門內聚薪益之火熾欽不得入鏜兵追及之其黨稍散鏜遂逐欽斬其弟鉉鐸軏斫欽中膊軏亦被殺趙榮策馬大呼於市曰曹賊作逆壯士同我討罪果有至者即帥之往賢密疏請禽賊黨時方擾攘不知賢所在得疏帝大喜賢裹傷入見慰勞之駙馬都尉石璟帥眾殺賊禽其黨脫脫欽

知事不成走哭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督眾拒鏜力戰會大
雨如注鏜督諸軍大呼入欽投井死殺其弟鐸屠其家將士猶
妄殺至割乞兒首報功市人不敢出戶副都御史林聰署院事
急令獲賊者必生致濫殺爲止癸卯磔吉祥於市夷其族湯序
馮益等皆伏誅錦衣官校悉逮欽姻識龔遂榮亦在繫中人知
其冤莫敢直聰辨出之其他湔雪者甚眾　丁未免南畿被災
稅糧　庚戌大赦求直言　丁巳河決開封水深丈餘周王後
宮及官民乘筏以避城中死者無算襄城縣治亦被決命工部
侍郎薛遠往治之遠祥之孫也　進孫鏜爵爲侯贈輒百戶世
襲贈吳瑾涼國公謚忠壯寇深謚莊愍趙榮兼大理寺卿食二
俸　戊午都督馮宗充總兵官禦孛來於河西兵部侍郎白圭

副都御史王竑參贊軍務　辛酉孛來上書乞和使指揮詹昇齎敕往諭孛來遣使隨昇來貢請改大同舊貢道由陝西蘭縣入許之　石亨曹吉祥相繼誅帝謂李賢曰若正固嘗言之賢曰正有老母得放歸田里幸甚八月釋正爲民　九月壬戌京師地震有聲　冬十月壬申以西邊用兵令河南山西陝西士民納馬者予冠帶　韃靼阿羅出帥衆潛入河套居之其地三面皆黃河西自寧夏衞東北歷舊豐州三受降城舊東勝衞東至山西平虜衞界延袤二千里饒水草洪武初爲內地後東勝衞以曠絕內徙至是其地始爲虜有　十一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壬戌幸南海子　陳循自貶所上書自訟十二月釋爲民

初逯杲給事門達左右及得志恣甚勢出達上欲傾達達偪

惴爲杲用不敢縱杲死達勢遂張欲踵杲所爲益布旗校於四方告訐者日盛中外重足立朝野相顧不自保帝益以爲能李賢極言之不能救也

六年春正月白圭等分巡西邊圭遇敵固原川王竑遇敵於紅崖子川皆破之敕孛來使臣仍從大同入麻兒可兒復與孛來相仇殺麻兒可兒死眾共立馬古思可兒吉思亦號小王子自是諸部長益各專擅小王子稀通中國傳襲世次多莫可考

戊申孛來遣使入貢　復設提督學校官各賜敕諭十六條俾奉行之　顏彪葉盛勦大藤峽猺賊攻破七百二十一寨斬三千二百七十一級復所掠男婦五百餘口　二月癸酉諭孛來

三月癸丑召馮宗等還王竑仍留鎮　夏四月壬申免河南

被災秋糧　五月庚子顏彪討平兩廣諸猺時兩廣賊甚熾諸將多濫殺冒功葉盛屬參議朱英督察參將范信誣宋泰永平二鄉民爲賊屠戮殆盡又欲屠進城鄉英馳諭悉縱去信忿啗師不還英密請於盛檄信班師一方始靖湖州賊羅劉寧等流劫遠近屢挫官兵英會師破滅之還所掠人口數千別置一營以處婦女人莫敢犯　四川山都掌蠻出沒爲患敕松潘總兵官許貴馳剿之貴會兵敘州追討昔乖什莫洞都夜三寨分兵兩哨克硬寨四十餘斬首一千一百餘級　己未免陝西被災秋糧　六月戊辰淮王祁銓來朝　李震帥師由錦田江華抵雲川桂嶺橫江諸砦破猺俘斬二千八百餘人　秋七月淮安大水潮溢溺死鹽丁千三百餘人　八月呂原遭母喪水漿不

入口三日詔葬畢即起視事原乞終制不允初原兄本爲景州訓導父嗣芳就養官舍與本相繼卒貧甚不能歸至是原乃之景州啟父兄殯歸葬舟中寢苫哀毀體素豐遂至羸瘠　九月乙未皇太后崩　門達以囚多獄舍少不能容請城西武庫隙地增置之報可　致仕吏部尚書王直卒直方面修髯儀觀甚偉性嚴重不苟言笑及與人交恂恂如也爲尚書十四年年益高名德益重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閣臣以皇太后喪請改孟冬時享於除服後從之　冬十一月甲午葬孝恭章皇后帝生母人卒無知之者　呂原抵家甫襄事而卒年四十五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內剛外和與物無競性儉約分祿卹宗姻身無紈綺歸裝惟賜衣數襲　顏彪亦濫殺誘者以咎葉

盛十二月以贊軍御史吳禎爲僉都御史撫廣西而盛專撫廣東　帝將以谷登爲甘肅副總兵李賢言登不任劉玉老成玉方以曹吉祥黨謫海南副千戶詔復以爲都督僉事右副總兵鎭守涼州　帝問李賢孰可代呂原者曰柯潛可出告王翺翺曰陳文以次當及奈何抑之卽已舉潛宜再入請明日賢入見如翺言

七年春二月壬戌詹事陳文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　戊辰會試天下舉人試院火監察御史焦顯鎖其門不聽出焚死者九十餘人國子監丞閻禹錫言舉子遭火者多乎昔有學之士一夕無辜抱忠而死乞賜進士名色以表其門禮科給事中何琮等劾禹錫奏對失實下錦衣衞獄鞫之禹錫辭

瑄弟子也　李賢言給事中孔公恂至聖後贊善司馬恂宋温
國公光後宜輔導太子帝喜同日超拜少詹事侍東宮講讀入
語皇貴妃周氏曰吾今日得聖賢子孫爲汝子傅貴妃具冠服
拜謝宮中傳爲盛事　己丑晦夜空中有聲帝欲禳之命李賢
撰靑詞賢言君不卹民天下怨叛厥有鼓妖請行寬卹之政輕
刑已責蠲逋罷礦等九事又請罷江南織造淸錦衣衛獄止邊
臣貢獻停內外采買帝難之賢爭執數四同列皆懼賢退曰大
臣當知無不言可卷舌偷位耶賢委任最專每獨對良久方出
遇事必召問可否或遣中官就問賢務持大體尤以惜人才開
言路爲急時勸帝延見大臣有所薦必先與吏兵二部論定之
及入對帝訪文臣請問王翺武臣請問馬昂兩人相左右故言

無不行而人不病其專　三月壬寅旱詔行寬卹之政停各處
銀場　復令王竑督漕撫淮陽淮人聞竑再至歡呼迎拜數百
里不絕　御史李蕃巡按宣大或告其擅撻軍職用軍容送迎
下門達治實四月壬午逮至京枷於長安門尋死　大同巡撫
都御史韓雍召還帝難其代喟然曰安得如雍者而任之李賢
薦山東按察使王越召見越偉服短袂進止便利帝喜擢右副
都御史以行甫至遭母憂奪情視事越乃繕器甲簡卒伍修堡
砦減課勸商爲經久計　丙戌復遣中官督蘇杭織造　五月
己丑朔日有食之　裕州民奏知州秦永昌衣黃衣閱兵帝怒
命門達遣官覈之籍其貲戮永昌榜示天下并逮布政使侯臣
按察使吳中以下十人及先後巡按御史吳玘等四人下獄臣

等停俸玘等謫縣丞　校尉言遼東巡按御史楊璡山西巡按御史韓祺妄作威福甲寅逮璡六月丁卯逮祺並下門達治祺亦枷長安門數日死初達欲行督責之術其同列呂貴曰武臣不易犯曹欽可鑒也獨文吏易裁耳達以為然故文吏禍尤酷陝西督儲參政婁良按察使錢博僉事李觀湖廣參議李孟芳福建僉事包瑛四川巡撫田斌雲南巡按御史張祚清軍御史程萬鍾刑部郎中馮維孫瓊員外郎貝鈿給事中黃甄皆以校尉言下獄瑛守官無玷不勝憤自縊死其他多遣戍湖廣諸生馬雲罪黜詐稱錦衣鎮撫奉命葬親布政使孫毓等八人咸賻祭事覺法司請逮問卒不罪雲李賢數言錦衣官校恣橫為劇患請禁止帝召達戒諭之達怙寵益驕賢乘間復具陳達罪帝

復召戒達達遂譖賢受陸瑜金酬以尙書帝惑之不召者半載曰去賢行專用時矣或以告彭時時瞿然曰李公有經濟才何可去因力直之且曰賢去時不獨留語聞帝意乃解　陶魯秩滿葉盛上其績秋七月就遷魯新會知縣尋以破賊功進廣州同知仍知縣事　庚戌免陝西被災稅糧　皇后爲帝言宣宗后胡氏賢而無罪廢爲仙師其歿也人畏孫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因勸帝復其位號帝以問李賢賢對曰陛下此心天地鬼神實臨之臣以陵寢享殿神主俱宜如奉先殿式庶稱陛下明孝閏月甲戌上尊諡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修陵寢不祔廟　貴州洪江賊苗蟲蝦等僞稱侯王攻劫鎭遠圍寨戊寅命湖廣貴州總兵官李震李安等分道進討賊退守平坤寨官兵

追至淸水江斬賊渠飛天猴等破砦二百復赤谿湳洞長官司賊平　寧陽侯陳懋卒年八十四贈濬國公謚武靖懋脩髯偉貌聲如洪鐘胸次磊落敬禮士大夫靖難功臣至天順時無在者惟懋久享祿位數廢數起卒以功名終　八月乙未會試天下舉人　丙辰致仕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濙節儉寬厚歷事六朝垂六十年中外稱耆德在禮部久表賀祥瑞皆首署名又薦妖人龔謙道士仰彌高時頗譏之　兩廣所在盜起將吏不能定范信守潯梧猺盡在境內陰納猺賂縱使越境流刦約毋犯己於是雷州廉州高州肇慶諸府悉被寇九月甲戌命廣西總兵官泰寧侯陳涇將數千人駐梧州與廣東總兵官歐信會兵討猺賊信等時有斬獲而賊勢不衰涇

瀛之弟也　冬十月丁酉振西安諸府饑　丁未吳禎節制兩廣諸軍討猺賊　西安水泉鹵不可飲巡撫都御史項忠爲開龍首渠及皁河引水入城又疏鄭白二渠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田七萬餘頃民祠祀之　初福建賊李宗政等起上杭屢攻城爲都指揮僉事丁泉所卻已而賊轉熾巡按御史伍驥入境立馳入汀州調援兵四集乃單騎赴賊壘諭以禍福賊感悟泣下歸附者千七百餘戶惟宗政負固不服驥與泉深入破之泉力戰爲賊所害驥弔死卹傷激以忠義復與賊戰連破十八砦俘斬八百餘人四境悉平驥冒瘴癘成疾班師至上杭而卒　門達勢傾朝野廷臣多下之袁彬恃帝舊恩獨不爲屈達深銜之知彬妾父千戶王欽誑人財奏請下彬獄論贖徒

還職初錦衣力士趙安役於彬後謫戍鐵嶺衞赦還改府軍前衞有罪下獄達坐安改補府軍由彬請託故十一月復請逮治彬帝欲法行語之曰任汝往治但以活袁彬還我達遂捕彬榜掠誣彬受石亨曹欽賄用官木爲私第索內官督工者瓴瓦奪人子女爲妾諸罪名軍匠楊塤不平擊登聞鼓爲彬訟冤語侵達詔幷下達治達方欲陷李賢遂搒掠塤教以引賢塤即謬曰此李學士導我也達大喜立奏聞請法司會鞫塤午門外帝遣中官裴當監視達欲執賢幷訊當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訊塤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此門錦衣教我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敢問坐彬絞輸贖塤斬帝命彬贖畢調南京錦衣衞帶俸閒住錮塤於獄　癸酉大藤峽賊入梧

州時陳涇駐兵城中方會太監朱祥巡按吳璘副使周璹僉事董應軫參議陸禎都指揮杜衡土官都指揮岑瑛等議調兵夜半賊緣梯上城涇等不覺遂入府治劫庫放囚殺死軍民無算大掠城中執璹為質殺訓導任璩涇等倉卒無計惟擁兵自衛隨軍器械并備賞銀物皆為賊有致仕布政司宋欽方家居聞變挺身出以大義諭賊為所害賊聲言官軍若動則殺周副使涇等乃遣人與賊講解賄時縱之出城賊既出方縱璹還時官軍數千賊僅七百而已事聞徵涇下獄論斬尋宥之朝廷猶倚范信乃命歐信佩征蠻將軍印代涇鎮廣西而擢范信都督僉事充副總兵鎮廣東廣東賊勢愈甚劫掠不止信語人今賊仍犯廣東亦我遺之恥　包瑛既自縊刑部獄諸給事中劾紀綱

廢弛壬午下右都御史李賓及林聰於錦衣衛獄　十二月辛卯下刑部尚書陸瑜侍郎周瑄程信於錦衣衛獄尋俱釋之

永昌涼州莊浪塞外諸番屢爲邊患毛忠與總兵官衛穎分討之忠先破巴哇諸大族其昝咂馬吉思諸族依將不能下者忠復擊破之

八年春正月乙卯帝不豫臥文華殿有間皇太子於帝者帝頗惑之密告李賢賢頓首伏地曰此大事願陛下三思帝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謝抱帝足泣帝亦泣讒竟不行　己未皇太子攝事於文華殿　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然景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己巳帝大漸口占遺詔始命罷

宮妃殉葬又命定后妃名分皇太子過百日成婚凡四事付閣
臣潤色彭時讀竟涕下悲愴不自勝中官復命帝亦爲隕涕庚
午帝崩年三十有八　乙亥太子卽位大赦天下免明年田租
三之一浙江江西福建陝西臨清鎭守內外官諸邊鎭守內官
正統間所無者悉罷之下番使者緝事官校皆召還　編修張
元禎疏請行三年喪不省　赦羅綺爲民還其貲產　陳文旣
入閣數撓李賢以自異曰吾非若所薦也侍讀學士錢溥與文
比舍居交甚歡溥嘗授內侍書其徒多貴幸來謁必邀文共飲
英宗大漸東宮內侍王綸私詣溥計事不召文文密覘之綸言
帝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謂當奉遺詔行事已而英宗崩賢當
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綸溥定計欲逐賢以

溥代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發其事時帝初立
綸自謂當得司禮氣張甚英宗大殮綸衰服襲貂帝見而惡之
太監牛玉恐綸軋己因數其罪逐之去溥謫順德知縣雍浙江
參政詞所連順天府尹王福通政司參議趙昂南寧伯毛榮都
督馬良馮宗劉聚錦衣衛僉事門達等皆坐謫雍亦文素所不
悅者榮勝之子也達調貴州都勻衛帶俸差操南行言官交章
論其罪二月逮治論斬沒其貲鉅萬指揮張山同謀殺人罪如
之子序班升從子千戶清埥指揮楊觀及其黨都指揮牛循等
九人謫戍降調有差後當籍錄貲達謫戍南丹衛　庚子始命
中官傳旨授工人爲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姓名
至百十人時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澤者不可勝數　召

袁彬復掌錦衣衛事　詔廷臣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希周貴妃旨言皇后久病不當稱太后貴妃帝所生母宜獨上尊號李賢曰遺詔已定何事多言彭時曰李公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在正綱常若不爾損聖德非小頃之中官傳貴妃旨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賢色變目時時曰今日事與宣德間不同胡后表讓位退居別宮故在正統初不加尊今名分固在安得爲比中官曰如是何不草讓表時曰先帝存日未嘗行今誰敢草若人臣阿意順從是萬世罪人也中官厲聲沆以危語時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孰敢有二心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爲之爭臣義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耳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爲宜賢亦極

言之議遂定及將上寶冊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別皇后宜加兩字以便稱謂三月甲寅朔尊皇后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爲皇太后越數日中官覃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於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誤大事陳文初默無語聞包言甚愧　日黯無光李賢偕同官言曰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怠則天變自弭和氣自至翼日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甚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宮人太多浣衣局沒官婦女愁怨尤甚宜放還其家帝從之戊午放免宮人中外欣悅　廣東賊羅劉寧黨楊輝已撫復叛與曾玉謝瑩分據寶龍石坑諸洞攻陷江西安遠剽閩廣間已欲攻程鄉僉事毛吉先其未至募壯士合官軍得七百人抵

賊巢先破石坑斬玉交擊瑩皺之復生禽輝諸洞悉破俘斬千四百人　丙寅毀錦衣衛新獄　侍讀周洪謨言人君保國之道有三曰力聖學曰修內治曰攘外侮力聖學之目一曰正心修內治之目五曰求眞才去不肖旌忠良罷冗職卹漕運攘外侮之目六曰選將帥練士卒講陳法治兵器足餽饟靖邊陲帝嘉納焉　復郭登定襄伯充甘肅總兵官奏邊軍償馬艱甚至鬻妻子乞借楚慶肅三王府馬各千匹官酬其直從之　御史呂洪等請復岳正楊瑄官從之初正得罪都督僉事季鐸乞得其宅至是敕還正瑄尋遷浙江副使張鵬亦復原官超擢福建按察使　癸酉詔內閣九卿考覈天下方面官　戊寅復立團營分爲十二命孫繼宗提督之　年富以陝西頻用兵而治饟

者非人請黜左布政使孫毓用右布政使楊璿參政婁良西安知府余子俊王翺論富侵官請下於理富力辨曰爲賢爲國非有私也因乞骸骨帝慰留之爲黜毓　御史陳選言韃靼部落孛來最强又密招三衞諸番相結屯住去冬來朝邀我賞宴窺我虛實其犯邊之情已露而我邊關守臣因循怠慢城堡不修甲仗不利軍士不操習甚至富者納月錢而安閒貧者迫飢寒而逃竄邊備廢弛緩急何恃乞敕在邊諸臣痛革前弊其鎭守備禦等官亦宜以時黜陟俾能者知奮怠者知警至隨塞要害之處或益官軍或設營堡或設墩臺咸須處置得宜歲遣大臣巡視庶邊防有備寇氛可戢報聞　夏四月癸未朔日當食不見　戶部尚書年富卒賜謚恭定富廉正强直終始不渝然性

好疑尤惡干請屬吏黠者故反其意嘗之欲事行故言不可即不行故言可富輒爲所賣　國子監生封登言潯州夾江諸山峪峒巖業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勢如徒杠蠻眾蟻渡號大藤峽最險惡地亦最高登藤峽巔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顧盼盡諸蠻倚爲奧區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洞以百計仙人關九層崖極險峻峽以南有牛腸大岾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力山力山之險倍於藤峽又南則爲府江其中多冥巖奧谷絕壁層崖中產猺人藍胡侯槃四姓爲巨魁力山又有獞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自景泰以來嘯聚至萬人隳城殺吏而修仁

荔浦平樂力山諸猺應之其勢益張渠長侯大狗嘗懸千金購莫能得鬱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亦煽動所至邱墟爲民害乞選良將多調官軍狼兵急滅賊報聞　五月丁巳大雨雹大風飄瓦拔郊壇樹敕羣臣修省李賢言天威可畏陛下當凜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圖國是有司請造鹵簿賢言內庫尙有未經御者今恩詔甫頒方節財用奈何復爲此帝卽日寢之　庚申葬睿皇帝於裕陵廟曰英宗　張元禎陳三事一勤講學願不廢寒暑所講必切於修德爲治之實不必以亂亡忌解爲諱講退更凝神靜味驗之於身心政化講官令大臣公舉剛明正大之人不拘官職大小一公聽政請日御文華殿午前進講午後聽政天下章奏命諸臣詳議面陳可否

陛下親臨決其是非暇則召五品以下官隨意問以時事得失利病令下情得以畢達一廣用賢請命給事中御史各陳兩京堂上官賢否如有不盡亦許在京五品官指陳之以爲進退又令其薦有德望者以代所去之位則大臣皆得其人於是命之各言其所屬及方面郡縣官之賢否付內閣吏部陞黜之中外羣臣有剛正敢言者舉爲臺諫不必論其言貌官職出身但不宜委之堂上官恐憚其剛方而薦柔媚者以充數所舉之人感其推薦不敢直斥其非是以古者大臣不舉臺諫疏入以言多窒礙難行寢之　南京給事中王徽王淵朱寬李翔李鈞疏陳四事未言自古宦者賢良者少奸邪者多若授以權致令敗壞然後加刑是始愛而終殺之非所以保全之也願法高皇帝舊

制毋許預政典兵置產立業家人義子悉編原籍爲民嚴禁官吏與之交接此國家之福亦臣官之福也　南京左都御史軒輗以老乞骸骨不待報徑歸抵家趣具浴欠伸而卒輗孤峭褊隘遇人無賢否拒不與接都御史張純置酒延客輗惡其汰不往徹饌遺之亦不納御史有訐人陰私者輒獎其能衆頗不直輗然清操聞天下與耿九疇齊名語廉介必曰軒耿　初哈密忠順王卜列革卒母弩溫答失里主國事親屬無可繼命國人議當襲者久不定頭目阿只等言脫歡帖木兒外孫把塔木兒官都督同知可繼王母謂臣不可繼君而安定王阿兒察與忠順王同祖請以爲嗣阿兒察以哈密多難力辭不行哈密素衰微又婦人主國衆益離散韃靼乩加思蘭乘隙襲破其城大肆

殺掠王母帥親屬部落走苦峪猶數遣使朝貢且告難朝廷不能援降敕令其國人速議當繼者　六月致仕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瑄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諡文清瑄學一本程朱嘗曰自朱子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學者宗之　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秋七月南京吏部侍郎章綸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寍自安陛下踐阼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三綱五常實原於此乞俟明年議行時已行冊禮不能用　壬申立吳氏為皇后　八月癸未御經筵甲申命儒臣日講給事中張寍請講大學衍義從之　給事中蕭斌御史呂洪等共薦王竑李秉可大用下廷議王翱李賢請從其言帝曰古人夢卜求賢今獨不能從輿論所

與乎卽召竑爲兵部尚書秉爲左都御史命下朝野相慶　洮岷羌叛項忠言羌志在劫掠盡誅則傷仁遽撫則不威請聽臣便宜從事報可忠乃發兵據險揚聲進討衆盡降　詔修英宗實錄總裁欲革去景泰帝號引漢昌邑更始爲比編修尹直辨曰實錄有初爲大臣後爲軍民者方居官時則稱某官某旣罷去而後改稱如漢府以謀逆降庶人其未反時書王書叔如故豈有逆計其反而卽降從庶人之號者哉且昌邑旋立旋廢景泰帝則爲宗廟社稷主七年更始無所受命景泰帝則策命於母后當定傾危難之中微帝則京師非國家有難易儲失德然能不惑於盧忠徐正之言卒全兩宮以至今日其功過足相準不宜去帝號時不能難　初孫太后宮人萬氏侍帝於東宮機

譖善迎帝意遂擅寵皇后旣立摘其過杖之遂讒后於帝帝怒癸卯廢后別宮歸罪於太監牛玉下獄謫孝陵種菜其從子太常少卿綸甥吏部員外郎楊琮並除名姻家懷寧侯孫鏜閒住后父都督同知俊戍邊　冬十月壬辰立王氏爲皇后萬妃寵冠後宮后處之澹如以故得安　皇太后生辰禮部尚書姚夔仍故事設齋建醮會百官赴壇行香張寧言無益徒傷大體乞禁止帝是其言令自後僧道齋醮百官不得行香　南京右僉都御史高明言留都春夏淫雨請修人事以回天意　以沒入曹吉祥地爲宮中莊田皇莊之名由此始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置立莊田與貧民較利弗聽　甲午立武舉法令天下文武官舉通曉兵法謀勇出衆者各省撫按三司直

隸巡按御史考試中式者兵部同總兵官於帥府試策略教場試弓馬答策二道騎中四矢步中二矢以上者爲中式　時納馬入監者至萬餘人十一月高明請區別薦郎中孫瓊陳鴻漸梅倫何宜主事宋瑛皆端方廉潔恬於進取宜顯擢以風有位疏下所司　王徽等言陛下冊立中宮此何等事而賊臣牛玉乃大肆奸欺中宮既退人情咸謂玉必萬死顧僅斥陪京猶全首領則凡侍陛下左右者將何所忌憚哉內閣大臣身居輔弼視立后大事漠然不以加意方玉肆欺之初婚禮未成禮官畏權輒爲阿附及玉事發之後國法難貸刑官念舊竟至苟容而李賢等又坐視成敗不出一言黨惡欺君莫此爲甚請幷罪賢等爲大臣不忠者戒臣等前疏請保全宮官正欲防患於未萌

乃處置之道未聞牛玉之禍果作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臣等不敢遠引請以近事徵之正統末有王振矣詎意復有曹吉祥天順初有吉祥矣詎意復有牛玉若又不思患預防安知後不有甚於牛玉者哉夫宦者無事之時似乎恭順一聞國政即肆奸欺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為己功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己勢迨趨附日衆威權日盛而禍作矣此所以不可預聞國政也內官在帝左右大臣不識廉恥多與交結饋獻珍奇伊優取媚即以為賢而朝夕譽之有方正不阿者即以為不肖而朝夕讒謗之日加浸潤未免致疑由是稱譽者獲顯讒謗者被斥恩出於內侍怨歸於朝廷此所以不可許其交結也內官弟姪受職任事倚勢為非聚奸養惡廣營財利奸弊多端身雖居

內心實在外內外交通亂所由起此所以不可使其子姪在外任職營立家產也臣等職居言路不爲苟容雖死無悔惟陛下裁察詔謂妄言邀譽欲加罪諸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乃並謫州判官徽普安王淵茂州朱寬潼川李翔靈州李鈞綏德疏蓋鈞筆也侍郎葉盛編修陳音相繼請留不納最後御史楊瑄言尤切幾得罪徽至普安興學校教士卻土官賄治甚有聲　德陽人趙鐸反自稱趙王漢州諸賊皆歸之連番衆數陷城殺將吏遣其黨何文讓及僧悟昇掠安岳諸縣都督僉事何洪斬悟昇生禽文讓鐸將過成都官軍分三路討之洪偕都指揮盛用趨彭明賊引去追至梓潼朱家河力戰賊少卻洪乘勝陷陳後軍不繼爲賊所圍左右跳盪殺賊甚衆力竭而死洪勇敢善撫士

號令嚴蜀將無及之者既死官軍奪氣未幾都指揮僉事劉雄追賊羅江大水河手馘數人賊連敗千戶周鼎傷雄前救之徑奔賊陣叢刺死　十二月延綏參將房能請搜河套除潛寇築營堡製利器下兵部議　甲辰敕三法司中外文武羣臣除贓罪外所犯罪名記錄在官者悉與湔滌其後歲以爲常　廣西猺侵湖南夜入桂陽州大掠李震遣兵分道追擊連敗之俘斬千餘人　是年兩畿川廣荊襄盜賊大起道路不通

明紀卷第十七終

明紀卷第十八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因侯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憲宗紀一　起成化元年乙酉訖成化七年辛卯凡七年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成化元年春正月乙卯享太廟　己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時將用兵兩廣王竑曰韓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不可衆以雍新得罪難之竑曰天子方棄瑕錄用雍有罪不當用竑非罪廢者耶甲子都督同知趙輔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改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討廣西叛猺都督和勇充遊擊將軍以所部從征侍郎薛遠督御史劉慶汪霖紀功　王竑條上進勦事宜且言將帥征討毋得奏攜私人妄冒首功　編修邱濬上書大學士李賢言

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欲宿兵大藤峽扼其出入蹤其禾稼期一二年盡賊賢善之獻於朝詔錄示諸將　何洪之死也綿竹典史蕭讓帥鄉兵擊趙鐸破之官兵頻進擊其黨稍散去鐸勢孤帥餘賊趨彰明千戶田儀等設伏梓潼而參將周貴直搗其巢賊大敗夜奔石子嶺儀亟進斬鐸賊盡平　泗城土官岑豹聚眾四萬攻劫上林長官司殺土官岑志威據其境土兵部請調兵禽捕從之未幾豹死　二月戊子祭社稷　甲午耕耤田　新會告急副使毛吉帥陶魯及指揮閻華合軍萬人至大磴破賊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時已乙夜召諸將分三哨黎明進兵會陰晦眾失期及進戰賊棄營走上山吉命潘百戶者據其營眾競取財物賊馳下殺百戶華亦馬躓

爲賊所殺諸軍遂潰吉勒馬大呼止軍吏勸吉避吉曰衆多殺傷我獨生可乎言未已賊持槍趨吉吉且罵且戰手劍一人斷其臂力屈遂被害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又八日始得屍貌如生吉之出軍也齎犒千金委驛丞余文司出入已用十之三憫吉家貧以所餘授其僕使歸治喪忽僕婦坐中堂作吉語曰請夏憲長來舉家大驚走告按察使夏壎壎至起揖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今余文以所遺官銀付吉家雖無文簿可考吉負垢地下矣亟還官毋汚我言畢仆地頃之始甦於是歸金於官　御史趙敔爲前少保于謙訟冤并言郎中吳節御史葉淇無罪當復職下所司亟行　三月戊申朔孛來誘兀良哈九萬騎入遼河武安侯鄭宏禦卻之宏亨之孫也　王竑請復京

營舊額禁勢家豪帥擅役禁軍於是命竑同給事中御史六人簡閱十二營軍士竑以擇兵不若擇將其奏罷營職八十餘人而愼簡材武補之　庚戌四川山都掌蠻亂　河南布政使王恕爲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流民會恕丁母憂詔奪其情月卽起視事恕辭不許　丁巳釋奠於先師孔子　初岳正選朝自謂當大用而李賢欲用爲南京祭酒正不悅忌者僞爲正劾賢疏草暨嗾之張寧倡六科論救王徽等亦寖與內閣忤會兵部淸理貼黃缺官夏四月王竑偕諸大臣舉正侍郎寧僉都御史任其事詔以爲私出正與化知府寧汀州知府并罷會舉例竑憤然曰吾尙可居此耶卽引疾求退帝方嚮用竑優詔慰留日遣醫視疾竑請益切　初西華人劉通有膂力縣門石狻

猊重千斤隻手舉之因以爲號流民聚荆襄間通竄入爲妖言潛謀倡亂石龍者號石和尚聚衆剽掠通遂與起兵僞稱漢王建元德勝　五月辛酉大雨雹壬戌避正殿減膳敕羣臣修省　大藤峽賊三千餘陷南平縣劫縣印殺典史周誠擄其妻子　先是革諸奪門功封爵惟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襲如故指揮同知董源等援例乞復六月庚子帝用李賢言并奪瑾宗爵授瑾錦衣衛指揮使宗金吾衛指揮使時論益大快之宗善之子也　守備靖州都指揮同知莊榮奏貴州黎平諸府密邇湖廣五開衛非大將統領不可秋七月命李震兼鎮貴州　己酉免天下屯糧十之三自正統後屯政稍弛而屯糧猶存其後屯田多爲內監軍官占奪法盡壞帝頗議釐復而視舊所入不

能什一　設四川鄰水樂至東鄉資陽四縣　辛亥贈死事廣東副使毛吉爲按察使海康知縣王騏爲同知各錄一子入國子監　李震獲賊首苗蟲蝦　給事中袁芳等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流離南陽荊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麥絕收乞敕官司振濟會南京吏部郎中夏寅考滿入都亦言徐州旱澇民不聊生飢餓切身必爲盜賊乞特遣大臣鎭撫蠲租發廩沿途貢船丁夫不足役及老稚而所載官物僅一箱餘皆私齎乞嚴禁絕淮徐濟寧軍士赴京操練然其地實南北要衝宜各設文武官鎭守訓兵屯田常使兩京聲勢聯絡倉卒可以制變章下所司惟不從其設文武官一事甲子命王恕及浙江河南巡撫等各振其屬八月丁丑工部侍郎沈義僉

都御史吳義振卹兩畿饑民　辛巳瘞暴骸　庚寅毛里孩犯延綏總兵官房能敗之　九月己未兵部尚書王竑致仕竑爲尚書一年謝病者四月人以未竟其用爲惜旣去名益重然帝頗不悅中外薦章百十上竝報寢初竑號其室曰戇庵旣歸改曰休庵杜門謝客鄉人希得見　陝西數苦兵項忠言三邊大將遇敵逗遛雖云才怯亦由權輕士卒畏敵不畏將是以戰無成功宜許以軍法從事廟堂舉將才踰年不聞有一人應詔陝西土風强勁古多名將豈無其人但格於不能答策耳今天下學校生徒善答策者百不一二奈何責之武人帝善其言而所司守故事不能用　冬十月大藤峽賊入藤縣城掠官庫劫縣印總兵官歐信以聞趙輔與諸將議方略皆主邸濬說請令和

勇帥番騎趨廣東而大軍直趨廣西分兵撲滅韓雍曰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敝也當全師直擣大藤峽南可援高肇廉雷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首尾相應攻其腹心巢穴既傾餘迎刃解耳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益奔突郡邑益殘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衆曰善輔知雍才足辦賊軍謀一聽雍雍等倍道趨全州陽峒苗掠興安擊破之至桂林斬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以徇按地圖與諸將議曰賊以修仁荔浦爲羽翼當先收二縣以孤賊勢乃督兵十六萬人分五道先破修仁賊窮追至力山禽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級荔浦亦定十一月師次潯州延問父老皆曰峽天險不可攻宜以計困雍曰峽延袤六百里安能使困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

賈賊何時得平吾計決矣遂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人伏
道左願爲鄉導雍見即罵曰賊敢紿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
愕既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刳腸胃分挂林箐
中纍纍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令信等爲五哨自象州
武宣攻其北身與輔督都指揮白全等爲八哨自桂平平南攻
其南參將孫震等爲二哨從水路入別遣指揮潘鐸等以兵分
守諸山隘口賊魁侯大狗等大懼先移其累重入桂州橫石塘
諸處乃於山南各寨立柵自固多置滾木礧石鏢槍藥弩憑險
拒守十二月甲戌朔雍等督諸軍水陸並進擁團牌登山殊死
戰連破石門林峒沙田古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賊皆奔潰雍
等督兵追躡伐木開道直抵橫石塘及九層樓諸山賊復立柵

數重用木石槍弩拒守官軍誘賊發矢石度且盡雍躬督諸軍緣木攀藤而上先遣壯士從間道登山絕頂舉礮賊不能支遂大敗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寨生禽大狗及其黨七百八十二人斬首三千二百七級墜溺死者不可勝計峽有大藤横亙雍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初大軍轉江西饟需十萬人翁世資議齎直就易嶺南米民得不擾　毛里孩大入延綏命楊信帥山西兵項忠帥陝西兵禦之少卻未幾復渡河闌黄甫川堡官軍力戰乃引去　李震討荊襄賊屢敗之乘勝追及於梅溪賊巢官軍不利都指揮以下死者三十八人守備都指揮僉事王信駐房縣賊圍之拒守四十餘日選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礮賊疑援至驚走追敗之流民從賊者至四萬人　癸卯

朱永爲靖虜將軍充總兵官都督喜信總政爲左右參將中官
唐愼林貴春監軍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發京軍會襄等進
討以王信爲右參將　徐有貞之釋歸也猶冀復召時時仰觀
天象謂將星在吳益自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有
功乃擲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耶遂放浪山水閒十餘年乃
卒　二年春正月戊申罷團營復三大營舊制　孔公恂上章
言兵事諸武臣譁然給事御史交章駁之下獄謫漢陽知府
辛酉英宗神主祔太廟　以荊襄用兵令生員納米百石以上
入國子監軍民納二百五十石爲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
級至正七品止　二月癸未鄒幹巡視畿內饑民沈義以奢僭
不法下獄斥爲民　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詔高明討之

月己酉李賢遭父喪詔起復賢三疏乞終制不許遣中官護行營葬　乙卯朱永白圭進師南漳賊迎戰大破之擒斬九百有奇永有疾留鎮南漳圭與王恕李震王信等分道進兵逼賊巢劉通奔壽陽謀走陝西圭遣兵扼其道通乃退保大市與苗龍合　武岡沅靖銅鼓五開苗復蠭起而貴州亦告警李震言貴州終難進剿請專鎮湖廣許之　南畿仍歲大饑參贊尚書李賓請令南畿浙江江西福建諸生及官員軍民子孫納粟送監姚夔言太學乃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送四十歲生員及納草納馬者動以萬計不勝其濫且使天下以貨為賢士風日陋請罷其議報可　閏月癸酉林聰代吳琛巡視奏貸淮糧及江南餘糧以振饑民德之　官軍進破荊襄賊於雁坪斬劉通子聰及

其黨苗虎等賊退保後巖山據險下木石如雨諸軍四面攻白圭往來督戰乙未士皆蟻附登賊大敗禽通及其衆三千五百餘人獲賊子女萬一千有奇焚其廬舍夷險阻而還石龍與其黨劉長子等遁去轉掠四川　兵部言哈密國王母避苦峪久今賊兵已退宜令還故土從之　夏四月韓雍分兵擊賊餘黨鬱林陽江洛容博白次第皆定　李賢奔喪畢奉詔還朝修撰羅倫詣賢沮之不聽五月癸酉倫上疏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慎陛下制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倫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竊謂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在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

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勿知也陛下於賢以爲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夫爲人君當舉先王之禮敎其臣爲人臣當守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復劉珙矣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强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册書之爲盛事士大夫傳之爲美談無他君能敎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王黼史嵩之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社稷傾危流禍當時遺譏後代無他君不

教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口實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得以言事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圓盂實主之臣之直佞君實召之陛下誠於退朝之暇親直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舍獨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衆賢彙簉畢萃於朝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後天下可治哉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搢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不知此人於天地之

重何關耶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服則齊衰奪情於夫初無負其妻奪情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許雖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己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於若人而起復之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非且從而贊之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朝致綱常之壞風俗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使賢歸家持服其他已起復者仍令奔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變亦從墨衰之權使任軍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朝廷端則

天下一大臣法則羣臣效人倫由是明風俗由是厚矣疏入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陳選疏救不報御史楊琅復申救帝切責之賢具疏再辭帝遣使宣意遂起視事王翺以文彦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以效之竟弗救陳文先嘗奪情內愧陰助賢逐倫益爲時論所鄙　己卯禁侵損古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陵墓　六月甲辰趙輔師還韓雍爲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雍乃散遣諸軍以省餽饟　乙巳免今年天下屯糧十之三　石龍等之入四川也流劫至巫山夔州督盜同知王某怯不救通判王禎面數之即代勒所部民兵晝夜行至則城已陷賊方聚山中禎擊殺其魁餘盡遁乃行縣撫傷殘招潰散久之乃還甫三日賊復劫大昌禎趣同知行不應

指揮曹能柴成與同知比激禎復行僞許相左右禎上馬二人與俱與賊夾水陳禎直前渡水擊之二人旣渡見賊卽走禎被圍半日誤入淖中被執賊欲降禎禎大罵賊怒斷其喉及右臂而死從行者奉節典史某及部卒六百餘人皆死事聞贈禎僉事錄一子禎省之孫也　毛里孩大入延綏壬子楊信爲平虜將軍充總兵官都督趙勝爲副太監裴當監督軍務帥京軍及諸邊卒二萬人往討命項忠以師會之　秋七月辛巳封弟見治爲忻王見沛徽王　楊信未至敵散掠平涼入靈州戊戌犯固原長驅至靜寧隆德諸處大掠而去初韃靼犯遼東宣府大同寧夏甘肅未嘗敢深入爲患不久自阿羅出入河套孛來與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後繼至擄中國人爲鄉導抄掠延綏無虛

時邊事始棘信議大舉搜河套不果　八月庚子朔兵部尚書王復及李秉整飭邊備秉遼東抵大同復延綏抵甘肅　丁巳毛里孩犯寧夏都指揮焦政戰死　丁卯諭祭故少保于謙誥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之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頌焉謙子冕復官府軍前衞副千戶冕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外郎　九月賜故尚書鄺埜謚忠肅王佐謚忠簡　李秉至邊劾鎮守中官李良總兵官鄭宏失律罪出都指揮裴顯於獄舉指揮崔勝傅海等擊敵鳳凰山捷聞璽書嘉勞　都指揮僉事湯公讓為延綏東路參將分守孤山堡孤山最當寇衝公讓奏請築城聚糧增兵戍守未報冬十月寇大至公讓力疾上馬陷伏死公讓

工詩負才使氣嘗偕趙榮使瓦剌慷慨酬答未嘗少屈　朱永白圭分兵進壓賊丁未劉長子縛石龍以降餘寇悉平　十一月丙子刑部員外郎彭韶疏論僉都御史張岐憸邪請召還王竑李秉葉盛忤旨下錦衣衛獄輸贖還職　庚辰封趙輔爲武靖伯　帝之即位也萬妃年已三十有五既讒廢吳后六宮希得進御是歲妃生皇第一子帝大喜遣中使祀諸山川遂封貴妃甲午皇子薨妃自是不復娠　王復言延綏東起黃河岸西至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縈紆二千餘里險隘俱在內地而境外乃無屏障止憑墩臺以守軍反居內民顧居外敵一入境官軍未行民遭掠已盡矣又西南抵慶陽相去五百餘里寇至民猶不知其避北墩堠率皆曠遠非禦邊長策請移府谷響水等

十九堡置近邊要地而自安邊營接慶陽自定邊營接環州每二十里築墩臺一計凡三十有四隨形勢爲溝牆庶息響相聞易於守禦又言寧夏中路靈州以南本無亭燧東西二路營堡遼絕聲聞不屬致敵每深入亦請建置墩臺如延綏計爲臺五十有八又言甘肅永昌西寧鎮番莊浪俱有險可守惟涼州四際平曠敵最易入又水草便利輒經年宿留遠調援軍兵疲鋭挫急何能濟請於甘州五衞內各分一千戶所置涼州中衞給之印信其五所軍伍則以五衞餘丁選補且耕且練斯戰守有資兵威自振又言洪武間建東勝衞其西路直達寧夏皆列烽堠自永樂初北寇遠遁因移軍延綏棄河不守誠使兵強糧足仍準祖制據守黃河萬全計也今河套未靖豈能遽復然亦宜

因時損益延緩將校視他鎮爲少調遣不足請增置參將二人統軍九千使駐要地互相援接實今日急務奏上皆從之　十二月刑部侍郎廖莊卒贈尙書謚恭敏莊性剛喜面折人過尤好存謝賓客旣官法司或勸稍屛謝往來莊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卒之日無以爲斂衆裒錢助其喪　初定中鹽制戶部出榜召商無徑奏者至是富人呂銘等託勢要奏中兩淮存積鹽中貴允之戶部尙書馬昂不能執正鹽法之壞自此始　甲寅李賢卒年五十九帝震悼贈太師謚文達賢自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常言內帑餘財不以恤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諸土木禱祠聲色之用故前後頻請發帑振貸恤邊不可勝計　丙辰太常少卿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劉定之入閣預機務　㔨藤峽殘賊侯鄭昂等七百餘人夜入潯州焚軍營賊樓奪百戶所印三殺掠男婦數十人參將孫震及指揮張英師軍擊斬賊魁餘黨仍奔入巢言官交劾趙輔韓雍廣西巡按御史端宏謂賊流毒方甚而輔妄言賊盡冒封爵不罪輔無以示戒輔復自陳戰鬪委其罪於歐信帝皆弗問　中官梁芳貪黷諛佞與韋興比而諂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悅妃意其黨錢能韋眷王敬鄭忠等爭假採辦名出監大鎮帝以妃故不問也韋朗者鎮守開原坐失律當遠治李良爲之乞戴罪立功兵部執不可內批允之唐愼等自荊襄還杖死淮安府知事谷淵自奏丐免副都御史賈銓執奏乃命法司罪其從人付愼等司禮監　韃靼諸部內爭孛來弑馬可古兒

吉思毛里孩殺孛來更立他可汗斡羅出者復與毛里孩相仇殺毛里孩遂殺其所立可汗逐斡羅出而遣使入貢

三年春正月壬申進朱永爵爲侯　先是蘇州大水民饑知府邢宥不待奏輒發米二十萬斛以振宥素廉介及治蘇嚴而不苛巡撫宋傑薦於朝詔加浙江左參政仍理府事　朝鮮頻貢異物海青白鵲之屬戊子敕國王李瑈修常貢勿事珍奇　毛里孩渡河掠大同丙申朱永爲平胡將軍充總兵官會楊信征之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毛里孩再乞通貢別部長孛魯乃亦遣人來朝帝許之詔朱永等駐軍塞上尋命王越贊理軍務　帝命馬昂林聰及給事中潘理陳鉞清理京營陳文言必得內臣共事始可剗除宿弊因薦太監懷恩帝從之　廣西賊

連昭洛容北流二縣韓雍發兵撲討時諸賊所在蜂起思恩潯賓柳城悉被擾掠流劫至廣東欽化二州皆應時破殄　德王見潾就藩德州請齊漢二庶人所遺東昌兗州閒田及白雲景陽廣平三湖地皆許之又請漢庶人舊牧馬地知府趙璜言地歸民間供租賦已久不宜奪乃弗予　李震之還兵也由銅鼓天柱分四道進連破賊直抵清水江因苗爲導深入賊境兩月間破巢八百焚廬舍萬三千斬獲三千三百而廣西猺劫桂陽者亦擊斬三千八百有奇震威名著西南苗獠聞風畏懾呼爲金牌李　三月戊辰召商輅爲兵部侍郎復入閣　己巳毛里孩犯大同　辛巳復開浙江福建四川雲南銀場以中官領之　李秉巡宣府大同更將帥申軍令而還　夏四月四川境

內自去年六月至於是月地震三百七十五　哈密無王者八年頭目交章請詞極哀乃擢把塔木兒爲右都督攝行國王事賜之誥印　西番之役毛忠功多而衞頫得世券忠以爲言庚子封忠爲伏羌伯　乙巳錄囚　韓雍言諸猺之性憚見官吏攝以流官終難靖亂請改上隆州爲武靖州移治峽內改設武宣縣東鄉等巡檢司以土官岑鐸土人覃仲英李昇等爲知州吏目副巡檢等官從之　初罷團營命分一等次等訓練已選得一等軍十四萬有奇帝以數多癸丑令仍分十二營團練區其名爲奮耀練顯四武敢果効鼓四勇立伸揚振四威命侯十二人掌之各佐以都指揮監以中官提督以勳臣名其軍曰選鋒不任者仍爲老家以供役　陳選督學南畿頒冠婚祭射儀

於學宮令諸生以時肄之作小學集註教諸生拔部必止宿學宮夜巡兩廡察諸生誦讀隙試贋糊名之制曰己不自信何以信於人　給事中毛士廣等言比塞上多事正陛下宵衣旰食時乃開退朝之暇頗事遨遊礮聲數聞於外非禁城所宜有況災變頻仍兩畿水旱川廣兵革之餘公私交困願省遊戲宴飲之娛停金豆銀豆之賞日御經筵講求正學庶幾上解天怒下慰人心御史展毓等亦以爲言帝皆嘉納　五月荆門州學訓導高瑤抗疏陳十事其一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陛下方在東宮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平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元元樂業厥功不細迨先帝復辟貪天功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廟祀未稱典

禮望特敕禮官集議追加廟號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　己丑
趙輔充總兵官李秉總督軍務征遼東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
午門敕羣臣修省　南贛陳勤學納諫儲將防邊省冗官設社
倉崇先聖號廣造士法凡八事因請召復元年以後建言貶斥
羅倫孔公恂等官從之毛士廣請斷自踐阼而後并召王徽等
不許　山都掌蠻數叛附合江等九縣廷議發大軍討之辛酉
襄城伯李瑾為征夷將軍充總兵官兵部尚書程信提督軍務
太監劉恒監軍討之瑾珍之弟也　秋七月國子監學錄黃明
善言宋時多剛縣蠻為寇用白艻子兵破之白艻子者即今之
民壯多剛縣今都掌多剛寨也前代用鄉兵有明效宜亟募民
壯以助官軍都掌水稻十月熟宜督兵先時取其田禾則三月

之內變爲餒矣軍宜分三路南從金鵞池攻大壩中從戎縣攻箐前北從高縣攻都掌小寨破大寨自拔又大壩南百餘里爲芒部西南二百里爲烏蒙令二府土官截其險要更用火器自下而上順風延爇寨必可攻又言征調土兵須處置得宜招募民壯須賞罰必信會程信亦奏都掌地勢險要必得土兵鄉導請敕東川芒部烏蒙烏撒諸府兵並速調湖廣永順保靖兵以備征遣又請南京戰馬一千應用皆報可　庚辰追封董仲舒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眞德秀浦城伯　乙酉停河南採辦　王翺病甚許致仕　八月始命御史巡茶陝西番人不樂御史馬至日少　虜破開成縣知縣于達敎死之廢其縣入固原　九月辛未振湖廣江西饑　王越兼巡撫宣府

冬十月李秉等分五道出塞趙輔與秉從撫順深入連戰大捷朝鮮王瑈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統衆萬餘渡鴨綠婆豬二江攻破九獮府諸寨斬獲甚多　十一月乙亥封太后弟周壽慶雲伯　致仕吏部尚書王翱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忠肅翱在部謝絕請謁公餘恒宿直廬非歲時朔望謁先祠未嘗歸私第每引選或值召對侍郎待選暮必至署閱所選惟恐不當論薦不使人知曰吏部豈快恩怨地耶孫以蔭入太學不使應舉曰勿妨寒士路李賢嘗語人曰皋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然性頗執不喜南士多引北人晚年徇中官郭聰囑爲李秉所劾不無小損云　郕王位號議久不決十二月禮部言追崇廟號非臣下敢擅議惟陛下裁

決庚子左庶子黎淳追論景泰廢立事力爭謂不當復且言高瑤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爲不明一陷陛下於不孝臣以謂瑤非欲爭郕王特爲羣邪進用階必有小人主之者帝曰景泰往過朕未嘗介意豈臣子所當言淳爲此奏欲獻諂希恩耶議遂寢　帝將以元夕張鐙命詞臣撰詩詞進奏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㫤言頃諭臣等撰鼇山煙火詩詞臣等竊議此必非陛下本懷或以兩宮聖母在上欲備極孝養奉其歡心耳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陳耳目之玩以爲養也今川東未靖遼左多虞江西湖廣赤地數千里萬姓嗷嗷張口待哺此正陛下宵旰焦勞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至翰林官以論思爲職鄙俚之言豈宜進於君上伏讀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啟沃之

言唯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與陳張鐙豈堯舜之道詩詞豈仁
義之言若謂煙火細故不足爲聖德累則舜何必不造漆器禹
何必不嗜旨酒漢文何必不作露臺古帝王慎小謹微必矜細
行者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也伏乞將煙火停止移此視聽
以明目達聰省此資財以振饑恤困則災祲可銷太平可致帝
以元夕張鐙祖宗故事惡懋等妄言各廷杖二十貶懋臨武知
縣仲昭湘潭知縣裴桂陽州判官時以懋等與羅倫並稱翰林
四諫　保定侯梁珤卒贈蘄國公謚襄靖珤天資平恕數總兵
柄未嘗妄殺一人子弟從征以功授官輒辭不受人以爲賢
程信至永寧分道進都督芮臣由戎縣巡撫貴州都御史陳宜
參將吳經由芒部都指揮崔昇由普市永腦南寧伯毛榮由李

子關巡撫四川都御史汪浩參將宰用由渡船鋪左右遊擊將軍羅秉忠穆義由金鵝池而信與李瑾居中節制轉戰六日破龍背豹尾諸寨七百五十餘

四年春正月至大壩焚寨千四百五十前後斬首四千五百有奇俘獲無算撥諸九姓不奉化者遷瀘州衞於渡船鋪增置江水流崖洞掃等關堡改大壩爲太平川長官司分山都掌地設官建治控制之　進趙輔爵爲侯　章懋等既貶毛士廣偕諸給事御史論救改懋及黃仲昭爲南京大理寺評事莊㫤南京行人司副兩京諸司隸卒率放還而取其月錢爲故事惟仲昭與羅倫不取　高明造巨艦名曰籌亭往來江上督戰並江置邏堡候望賊蹤跡無所匿遂平之中官鬻私鹽據法沒入鹽政

大治二月條上利病十餘事多議行遂還南京　三月甲子免
湖廣被災秋糧　給事中邱寬叔等言洪武永樂間以畿輔山
東土曠人稀詔聽民開墾永不科稅邇者權豪怙勢率指爲閒
田朦朧奏乞如嘉善長公主求文安諸縣地西天佛子劄實巴
求靜海縣地多至數十百頃夫地踰百頃古者百家產也豈可
徇一人之私情而奪百家恆產哉帝納其言申午詔中外勢家
毋得擅請田土者爲令劄實巴所乞地還之民　改侍郎楊璿
副都御史撫荊襄流民　韓雍言兩廣地大事殷請東西各設
巡撫帝可之命陳濂撫廣東張鵬撫廣西雍專理軍事　禮部
侍郎葉盛請錄先朝大臣子孫詔許其家自陳命吏部疏操行
尤異者　夏四月錄前都御史顧佐軒輗尚書耿九疇巡撫都御

吏馬謹侍郎王士嘉尚書沈製子孫各一人入國子監　始建
太僕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　遼東巡撫張岐得罪吏部舉代
者帝曰遼東自王翺後屢更巡撫多不稱可於大臣中求之乃
改工部侍郎彭誼右副都御史以往鎮守中官橫徵諸屬衛誼
下令凡文牒不經巡撫審定者所司毋輒行虐燄爲息　姚夔
以災異屢見疏請均愛六宮以廣繼嗣乞罷西山新建落院斥
遠阿叱哩之徒勤視經筵裁決庶政親君子遠小人節用度愛
名器服食言動悉遵祖宗成憲以回天意且言今日能守成化
初政足矣帝曰内事朕自主之他所請十事皆立報可　始封
西番僧劄巴堅參爲大悟法王劄實巴鎖南堅參皆爲國師錫
誥命　丁巳錄囚　陳文卒贈少傅諡莊靖禮部主事陸淵之

御史謝文祥疏論文不當得美諡帝以事已施行不聽　萬貴妃專寵皇后希得見儲嗣未兆鄖王女及笄未下嫁五月丁卯劉定之因久旱並論及之且請經筵兼講太祖御製諸書斥異端邪教勿令害政耗財帝留其疏不下　癸未遣使錄天下囚

六月庚子錦衣衞指揮僉事朱驥條上弭盜安民六事　丙午免江西被災秋糧　開城賊滿俊反俊亦名滿四其祖巴丹明初帥所部歸附居縣之固原里世以千戶畜牧爲雄長俊獷悍素藏匿奸盜出邊抄掠會有獄連俊有司跡逋至其家多要求俊怒遂激衆爲亂守臣遣其從子指揮璹往捕俊殺其從者劫璹以叛入據石城石城即唐吐蕃石堡城四面峭壁惟一徑可緣而上中鑿五石井以貯水最爲險固俊自稱招督王有衆

四千都指揮邢端等禦之敗績辛亥命陝西總兵官寧遠伯任
壽巡撫都御史陳价討之壽禮之子也　甲寅慈懿皇太后崩
周太后不欲后合葬帝使中官夏時懷恩與諸大臣議彭時首
對曰合葬裕陵主祔廟定禮也翼日帝召問時對如前帝曰朕
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時曰皇上孝事兩宮聖德彰聞禮之
所合孝之所歸也商輅曰不祔葬恐損聖德劉定之曰孝從義
不從命帝默然久之曰不從命尙得爲孝耶時力請合葬裕陵
左而虛右以待周太后已復與輅定之上疏曰大行慈懿皇太
后作配先帝正位中宮陛下尊爲太后詔示天下先帝全夫婦
之倫陛下盡母子之愛比聞欲別卜葬地竊謂皇上所遲疑者
必以皇太后萬壽後當與先帝同尊自嫌二后並配非祖宗制

考之於古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祔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稍有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帝再下廷議秋七月吏部尚書李秉等九十九人議上皆請如時言帝曰卿等言是顧朕屢請太后未得命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詹事柯潛曰朝廷大事臣子大節舍是奚所用心與修撰羅璟再疏爭給事中魏元等三十九人御史康永韶等四十一人抗章極諫姚夔偕諸大臣三疏力爭國子監祭酒邢讓亦帥僚屬諫中旨猶諭別擇葬地毛士廣倡言曰此大事吾輩當以死諫請合大小臣工伏闕固爭衆許諾有退卻者給事中張賓呼曰君輩獨不受國恩乎何爲首鼠兩端於是時等皆伏哭文華門外帝命羣臣退衆叩頭言不得旨

不敢退自巳至申帝固請周太后太后亦感動竟從時議　管河主事郭昇築徐州洪兩岸石堤鑿外洪敗船惡石三百　滿俊衆至二萬關中震動癸酉都督同知劉玉爲平虜將軍充總兵官太監劉祥監軍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帥京營及陝西四鎭兵討之八月任壽陳价寧夏總兵官廣義伯吳琮及賊戰敗績都指揮蔣泰申澄被殺賊因官軍器甲勢益張琮管者從子也　癸巳京師地震有聲　己酉進李瑾爵爲侯封羅秉忠順義伯　乙卯朱永代劉玉爲總兵官前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爲副都御史代陳价巡撫陝西會討滿俊　九月庚申葬孝莊睿皇后於裕陵　辛酉振陝西饑　戊辰彗星見三台壬申以地震星變下詔自責敕羣臣修省彭時等言外廷大政固所

當先宮中根本尤爲至急諺云子出多母今嬪嫱衆多惟熊無兆必陛下愛有所專而專寵者已過生育之期故也望均恩愛爲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黜陟宜斷自宸衷或集羣臣僉議不可悉委臣下使大權旁落　魏元等言入春以來災異屢至近又彗星見東方光拂台垣皆陰盛陽微之證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也傳聞宮中乃有盛寵匹耦中宮尚書姚夔等向嘗言之陛下謂內事朕自裁置屏息傾聽將及半載而昭德宮進膳未聞少減中宮未聞少增夫宮闈雖遠而視聽猶咫尺袵席之微謫見天象不可不懼且陛下富有春秋而震位尚虛豈可以宗社大計一付之愛專情一之人而不求所以固國本安民心哉願明伉儷之義嚴嫡妾之防俾尊卑較然各

安其分本支百世之基實在於此四方旱澇相仍民困日棘荆襄流民告變陛下作民父母初無儆惕僅循故事付部施行而戶部尚書馬昂凡有奏報遇上意喜則曰移付所司處置遇上意怒則曰事窒難行微有利害卽乞聖裁首鼠依違民更何望惟亟罷征稅發內帑遣官振贍庶可少慰人心陛下崇信異教每遇生愍之辰輒重糜資財廣建齋醮而西僧劄實巴等至加法王諸號賜予駢蕃出乘欆輿導用金吾仗搢紳避道奉養過於親王悖理亂紀孰甚於此乞革奪名號遣還其國追錄橫賜用振飢民仍敕寺觀永不得再請齋醮以蠹國用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公私交困由玩好太多賞賚無節或營立塔寺或購市珍奇一物之微累價鉅萬國帑安得不絀願屏絕淫巧

停罷宴遊諸銀場及不急務悉爲禁止至兩京文武大臣不乏奸貪爭爲蒙蔽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其舊臣而姑且寬容宜令各自陳免用全大體其貪位不去者則言官糾劾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爲不職戒康永韶亦偕同官言八事大指與元疏相類　御史胡深陳宏鄭已何純方昇張進祿上疏請斥奸邪痛詆學士商輅尚書程信姚夔馬昂帝不納給事中董旻陳鶴胡智亦劾輅等疏呈御前故事諫官彈章非大廷宣讀則封進未有不讀而面呈者帝不悅曰大臣進退有體旻等敢不循舊章亂朝儀耶輅等乞休帝唯聽昂去夔憤甚連疏求去甲申深旻等復合詞攻輅而詆夔甚力帝怒下深等獄以前御史林誠嘗劾輅并屬之吏毛士廣等皆論

救韓亦請寬之乃各杖二十復職深坐按陝時杖殺訴冤者謫黔陽縣丞　給事中程萬里言毛里孩久不朝貢窺伺邊疆其情叵測然臣度其有可敗者三近我邊地才二三日程彼客我主一也兼幷諸部馳驅不息既驕且疲二也比來散逐水草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也宜選精兵三萬每三千人爲一軍統以驍將嚴其賞罰使探毛里孩所在潛師擣之破之必矣帝壯其言而不能用　朱永故難其行多所邀請會項忠上言臣等調兵三萬三千餘人足以滅賊今秋深早寒若更調他軍恐往復需時賊得遠遁且邊兵不能久留益兵非便彭時度軍可無行第令永整裝待冬十月忠與馬文升劉玉等分軍七道抵石城下屢敗賊斬獲多乙卯伏羌伯毛忠冒矢石連奪山北山西兩

峯忠亦克山之東峯及石城東西二門賊大窘相對哭忽昏霧起他哨舉煙擊軍毛忠力戰不已爲流矢所中死從子海孫愷趨救俱死玉亦被圍諸軍欲退忠斬一千戸以徇衆力戰玉得出乃列圍以困賊毛忠爲將嚴紀律善撫士西陲人弔哭者相望於道十一月事聞贈侯諡武勇帝遣中官懷恩黃賜偕兵部尙書白圭程信等至閣議彭時曰賊四出攻剽鋒誠不可當今入石城自保我軍圍據困此困獸易禽耳信曰安知忠不退師時曰彼部分已定何故自退且今出師度何時到信曰來春時曰如此益緩不及事事成敗冬月決矣信忿出言曰忠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出師衆問時何見時曰觀忠疏曲折知其能若闘別遣禁軍將退避不敢任賊不可知矣先是有言星變占在

秦分師不利者忠曰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此何害時天甚寒士卒頗困忠慮賊奔突乘凍度河與套寇合日夜治攻具身當矢石不少避大小三百餘戰都指揮僉事魯鑑出則先驅入則殿後最爲賊所憚忠遣兵薄城下焚芻草絕汲道賊窘欲降邀忠與文升相見忠偕玉單騎赴之文升亦從數十騎至呼俊璹諭以速降賊遙望羅拜忠直前挾璹以歸俊氣沮猶豫不出忠命縛木爲橋人負土囊塡濠塹擊以銅礮死者益衆賊倚愛將楊虎貍爲謀主夜出汲被禽忠貰其死諭以購賞格縱歸使誘俊出戰伏兵禽焉急擊下石城盡獲餘寇毀其城增一衞於固原西北西安廢城留兵戍之　日本使清啟來貢其從者殺人於市有司請治罪詔付清啟自治清啟言犯法者當用本國之

刑容還國如法論治且自服不能鈐束之罪帝俱赦之自是使者益無忌　壬戌毛里孩之衆犯遼東指揮胡珍戰没十二月已酉犯延綏掠孤山堡都指揮僉事許寧提孤軍奮擊三戰三捷寇渡河走寧貴之子也　朝鮮王琮卒遣太監鄭同崔安封世子晄爲王遼東巡按御史侯英奏同等所過驛騷狀因言同安俱朝鮮人墳墓宗族皆在見其國王不免屈節褻中國體乞寢成命或翰林或給事中行人內推選一員往使爲便帝曰英所言良是自後賞賜遣內臣冊封正副使選廷臣有學行者充

李秉銳意澄仕路監生需次八千餘人請分别考核黜庸劣者數百人於是謗怨紛起左侍郎崔恭以久次當得尚書而秉得之頗不平右侍郎尹旻嘗學於秉秉初用其言既而疎之侍

讀彭華附中貴數以私干秉秉不聽背怨秉御史戴用請兩京堂上官及方面正佐如正統間例會廷臣保舉又吏部司屬與各部均陞調不得久擅要地且賑選語侵吏部吏部持之帝令兩京官四品以上吏部具缺取上裁而御史劉璧吳遠馮徽爭之請仍歸吏部帝怒詰責言者

五年春正月朝覲考察秉斥退者衆又多大臣鄉故於是衆怨交集大理寺卿王概欲去秉代其位與華謀嗾同鄉給事中蕭彥莊劾秉十二罪且言其陰結年深御史以攬權帝怒下廷議恭孚概言吾兩人諫之不聽陸瑜等附會二人意爲奏衆請秉且見逮秉謂人曰爲我謝彭先生秉罪惟上所命第毋令入獄入則秉必不出恐傷國體因具疏引咎略不自辨時方會試舉

子雲集皆奮罵曰李公天下正人為奸邪所誣若罪李公願罷
我等試以贖帝以秉狥私變法貢任使落太子少保致仕并罷
其子南宮知縣聰所連鮑克寬李冲調外任邱陵張穆陳民弼
孫遇李齡柳春皆罷命彥莊指秉所結御史不能對久之以璧
等三人名上俱下獄出之外秉行官屬餞送皆欷歔有泣下者
秉慷慨揖諸人登車而去陵等實良吏有名以讒黜衆議不平
陵尤不服連章訐彥莊廷訊陵詞直帝惡彥莊誣罔謫大寧驛
丞秉既罷商輅欲用姚夔彭時欲用概北人居言路者謂時實
逐秉喧謗於朝時得疾在告侍讀尹直以時概皆已鄉人恐因
此得罪急言於輅以恭代秉秉歸日出入里閈與故舊談笑遊
燕王竑聞之曰大臣何可不養重自愛秉聞之亦笑曰所謂大

臣豈以立異鄉曲尙矯激爲賢哉秉誠心直道夷險一節與竑並負重望家居二十年中外薦疏十餘上竟不起　二月毛里孩復以三千騎入沙河墩許寧與房能禦之寇退復掠康家岔寧出塞百五十里追與戰獲馬牛羊千餘而還　衍聖公孔以敬有罪奪爵令其弟以和襲　岳正至官築堤溉田數千頃諸縉浮費經理預備倉欲有所興革鄉士大夫不利其所爲騰謗言正亦厭吏職閏月致仕　初章綸子元應以官籍舉京闈給事中朱清御史楊智等因劾綸命葉盛毛士廣勘之綸與高明考察庶官議不協疏既上綸復獨奏給事中王讓不赴考察且言明剛愎自用已言多不見從乞與明俱罷章並下盛等議及下考諸臣連章劾綸綸屢疏求罷帝不聽既盛等勘上元應實

冒籍帝眷綸而綸所奏他事悉不問未幾復改綸禮部　夏四
月正一眞人張元吉有罪械至京廷訊論極刑陸瑜等言張氏
在前代未有官封宋止授眞靜先生元世始加封爵令視三品
我太祖去天師稱眞人未欲遽絕其後而子孫不肖往往爭襲
成讐今元吉所犯至重神人共憤竊以張氏無功於國無補於
世宜絕其蔭封籍其族而徭役之毋令印行符籙毀其府第革
其所設管句都目庶邪教不與正道永賴帝命元吉繫獄候決
封廕仍舊制　五月辛丑禮部侍郎萬安兼翰林院學士入閣
預機務安外寛而深中不學無恥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官永昌
養子也齒少於安安兄事之得其歡每當遷必推安出己上及
議簡閣臣泰復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而泰

忽暴病死安旣柄用日事請託結諸閹爲內援致殷勤於萬貴妃自稱子姪行妃嘗自愧無門閥聞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過安家兩家婦日往來通妻著籍禁內恣出入安得備知宮中動靜益自固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辛酉錄囚　癸亥封和勇爲靖安伯　秋八月辛酉劉定之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定之謙恭質直以文學名一時　初禁勳戚請乞莊田周壽冒禁乞通州田六十二頃帝不得已與之壽弟錦衣指揮彧奏乞武强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爲閒田命刑部郎中彭韶御史季琮復勘韶等周視經歸上疏自劾曰眞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爲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

請伏奉使無狀罪九月詔以田歸民而責韶等邀名方命下錦
衣衛獄言官爭論救得釋韶與何喬新同官並有重名一時稱
何彭　冬十一月文選郎中陳雲等爲吏所訐下獄貶官吏部
尚書姚夔卽工部員外郎黃孔昭廉調之文選　兩廣自罷總
督師臣觀望相推諉寇盜滋蔓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錯互當
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犯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匝
月未決盜賊無所憚乞仍命大臣總督便會僉事林錦巡按御
史龔晟亦以爲請乃罷兩巡撫而起復韓雍右都御史總督如
故　乙未毛里孩糾三衛犯延綏榆林大擾初阿羅出與毛里
孩等三部入河套時出沒不敢久駐至是始屯牧其中房能無
將略延綏巡撫都御史王銳請濟師詔王越帥師赴之　十二

月析浙江黃嵒縣置太平縣以樂清縣地益之　是冬燠如夏無雪彭時言光祿寺採辦各城門抽分掊克不堪而獻珍珠寶石者倍估增直漁剝帑藏乞革其弊以惠小民帝優詔褒納

六年春正月王越至榆林道許寧出西路龍州鎮靖諸堡范瑾出東路神木鎮羌諸堡而自與中官秦剛按榆林城爲聲援寧戰黎家澗瑾戰崖窰州皆捷右參將神英又破敵於鎮羌　己亥楊信與副將徐恕參將張瑛分道出塞敗毛里孩於胡柴溝獲馬五百餘匹　王越引還抵偏頭關二月延綏告警兵部劾越擅還詔貰罪令還屯延綏近地爲援　辛未大理寺少卿宋旻侍郎曾翬傑黃琛副都御史滕昭巡視大名諸府及浙江河南四川福建考察官吏訪軍民疾苦其餘南直隸各布政司

有巡撫等官者命亦如之　丁丑禱雨於郊壇　戊寅振廣西饑　三月甲申免湖廣山東被災稅糧　程信應詔言兵事宜更張者四兵弊宜申理者五大略謂延綏歲遭劫掠宜擇大臣總制四方流民多聚荊襄宜早區畫京軍操練無法功次陞賞不當信與白圭同官而不相能數稱疾其上疏也語多侵圭圭奏寢之　潘榮偕同官上言近雨雪愆期災異迭見陛下降詔自責躬行祈禱詔大臣盡言宜上天感格而今乃風霾晝晦沴氣赤而復黑豈非應天之道有未盡歟夫人君敬天不在齋戒祈禱而已政令乖宜下民失所崇尚珍玩費用不經後宮無序恩澤不均爵濫施於賤工賞妄及於非分皆非敬天之道願陛下日御便殿召大臣極陳缺失而釐革之庶災變可弭時萬妃

專寵羣小貪緣進寶玩官爵冗濫故榮等建言之帝不能用
編修陳音言講究莫先於好問陛下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嚴絕
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不敢陳願引儒臣賜坐便殿從容咨論
御發聖聰異端者正道之反法王佛子眞人宜一切罷遣章下
禮部越數日音又言國家養士百年求其可用不可多得如致
仕尚書李秉在籍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新會舉人陳獻章皆
當世人望宜還秉等而置獻章臺諫言官多緘默願召還判官
王徽評事章懋等以開言路忤旨切責　壬寅詔延綏屯田
阿羅出等萬餘騎分五路入掠延綏王越令許寧等擊退之孛
魯乃與阿魯出合別部亂加思蘭等亦入河套爲久居計延綏
告急帝命朱永爲平虜將軍充總兵官都督劉玉劉聚爲左右

副總兵太監傅恭顧恆監軍王越參贊軍務備之　夏四月申諸番三歲一貢之例多不過百五十人由四川雅州入國師以下不許貢於是貢使漸稀　畿輔山東河南旱以彭時請免夏稅鹽鈔及太僕寺賠課馬邱寬叔言四方告災部臣拘成例必覈實始免上雖蠲免下鮮實惠請自今遇災撫按官勘實卽與蠲除從之　五月丙申振畿內山東河南饑　丁酉王越敗阿羅出於延綏東路　襄陽王冲秋請師子壻擊賊止之冲秋屢急王事以藩禁嚴不用自是宗臣無預兵事者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萬貴妃益驕中官用事者一忤意立見斥逐後宮有娠皆墮之初賀縣土官女紀氏征蠻俘入掖庭警敏通文字授女史使守內藏帝偶行內藏悅幸之遂有身妃聞恚甚令婢

鉤治婢謬報曰痞乃謫居安樂堂秋七月皇子生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子嗣未廣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之他室廢后吳氏居西內密知其事往來哺養保抱惟謹是爲孝宗皇帝　壬午朱永敗阿羅出於雙山堡劉聚追敵黃草梁遇伏麾戰傷頰麾下力捍以免頃復與都指揮范瑾等擊敵青草溝敗之　丙戌都御史項忠吏部侍郎葉盛振畿輔饑民都督李杲撫治屯營　定西侯蔣琬鎮甘肅巡按御史鄭已欲按其罪語泄爲琬所劾逮下獄戍宣府琬貴之孫也　分福建龍巖縣地置漳平縣　阿羅出復以萬騎分五道至丙戌朱永王越等與戰於開荒川敵少卻乘勢馳之皆棄輜重走至牛家砦遇都指揮吳瓚兵少敵圍之指揮李鎬滕忠至復力戰劉聚范瑾神英

分據南山夾擊敵大敗斬首一百有六獲牛馬數千阿羅出中流矢走時斬獲無多然諸將咸力戰追敵邊人以為數十年所未有　免南畿四川被災稅糧　八月辛亥振山西饑　癸丑以水旱相仍下詔寬卹　御史楊守隨言郕王受命艱危時削平禍亂功甚大歿乃謚以戾公論不平此非先帝意權奸逞私憾者為之也亟宜改易彰陛下親親之仁尚書李秉劾忠守法一時良臣為蕭彥莊誣劾致仕乞即召還律犯公罪者不能近御史朱賢婁芳等並除名乞復其官且戒所司毋法外加罪一以律令從事西征之役數萬甲兵討出沒不常之寇千里轉輸曠日持久恐外患未平內地先敝乞速班師戒邊城愼封守近例軍官犯罪未結正者遇赦即原致此背遷延以希倖免自今

衆証明白者卽據律定案毋使逃罪雖遇赦免亦不得管軍在外官俸兵饟有踰年不給者由郡縣蓄積少也請於起運外量加存留以濟匱乏之時不能從　九月壬午秀王見澍就國汝寧途中虐擾民令併日行王居隘左右請遷文廟廣之見澍不聽曰居近學宮時聞弦誦聲顧不美乎長史劉誠獻千秋日鑒錄朝夕誦之　京師米貴彭時請發倉儲五十萬石平糶豪猾乘時射利戶部侍郎陳俊請糶以升斗爲率過一石勿與民賴以濟　冬十月張元吉貸緣免死杖百充肅州軍毛士廣等固爭不聽士廣在垣中所論列最多帝頗厭苦之嘗曰昨日毛宏今日毛宏所陳或不聽而士廣慷慨論議無所屈宏士廣名也免畿內河南山東被災稅糧　白圭之平劉通也荆襄間流民

屯結如故王信以爲憂言於朝卽命信兼督南陽軍務通黨李原者號李鬍子與小王洪王彪等掠南漳房內鄉渭南諸縣流民附賊者百萬原僞稱太平王署其黨爲總兵先鋒等又立一條蛇坐山虎等號官軍屢衂不利十一月癸未詔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軍務會李震兵討之　戶部尚書楊鼎言陝西外患西寇內患流民然寇害止邊塞流民則疾在腹心漢中僻居萬山襟喉川蜀四方流民數萬無之生變置之有後憂請暫假監司一人專領其事其願附籍者聽之不願者資遣兼與守臣練士馬修城池庶可弭他日患從之　析河南內鄉縣地置淅川縣

索羅忽渡河與阿羅出合　溫州知府范奎被論調官章綸言溫州臣鄉郡奎大得民心解官之日士民三萬人哭泣攀轅

留十八日乃得去請還之以慰民望章下所司報寢　十二月庚戌戶部郎中桂茂之等十四人分振畿輔　予朱永世侯王越劉聚等進秩有差　是時民漸苦養馬葉盛言向時歲課一駒馬愈削民愈貧而馬卒不可少故復兩年一駒之制然民猶不堪請敕邊鎮隨俗所宜凡可買馬足邊軍民交益者便宜處置馬支升亦極論邊軍償馬之累請令屯田卒田多丁少而不領馬者歲輸銀一錢以助賠償皆報可然民困不能紓也

七年春正月辛巳命京官五品以上及給事中御史各舉堪州縣者一人從都御史李賓請也　陝西數被寇白圭言鎮巡官偷肆宜治王銳房能及鎮守太監秦剛俱獲罪去乃擢浙江布政使余子俊代銳而以許寧代能寧起世胄不十年至大將同

列推讓不及父友多隸部下亦不以爲驕阿羅出衆大入寇及遊擊孫鉞禦之至波羅堡相持三日夜敵解去亡失多寇以力戰得出卒被賞　分浙江蘭溪等四縣地置湯溪縣福建清流等四縣地置歸化縣　阿羅出猶據河套衆數萬而官軍堪戰者僅萬人又分散防守勢不敵二月朱永王越條上戰守二策白圭等以糧匱馬乏難於進勦請敕諸將嚴守禦圖萬全　安南國王黎灝索占城犀象寶貨令以事天朝之禮事之占城不從大舉往攻破其城執其王槃羅茶全及家屬五十餘人大肆焚掠遂據其地改爲交南州王弟槃羅茶悅逃山中　阿羅出復以萬餘騎分掠懷遠諸堡朱永與王越許寧等分兵爲五設伏敗之追至山口及涗忽都河寇敗走遊擊孫鉞蔡瑄別破他

部於鹿窖山捷聞璽書奬勞永等請班師不許　三月甲申封劉聚寧晉伯聚以內援得封乃爲從父太監永誠請封謚且乞祠額禮部執故事卻之帝特賜額曰褒功命內閣擬封謚彭時等言郎予永誠將來守邊內臣皆援此陳乞是變祖宗法自今日始臣等不敢奉詔或言宋童貫封王時曰貫封王在徽宗末年豈盛世事耶乃寢時以舊臣見倚重遇事爭執無所避而是時帝怠於政事大臣希得見萬安同在閣結中官戚畹上下壅隔時頗懷憂以舊疾復作乞致仕帝慰留之不得去　韓雍遣參將張壽游擊馮昇等分道討賊忻州八砦蠻及諸山獞獠據州縣者皆摧破之蠻民素懾雍威寇盜寖息　萬安與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監祭酒陳鑑同年不相能以國子監用會饌錢事

搆成其獄讓鑑及司業張業典籍王允等俱得罪坐死太學生楊守陛李錦等抗章白讓非辜復詔廷臣雜治乃贖爲民　夏四月馬文升請修安邊營至鐵鞭城從之文升數條奏便宜修茶政易番馬八十以給士卒振鞏昌臨洮饑民撫安流移績甚著　己巳錄囚　五月辛巳瘞京師暴骸　中書舍人呂憲疏乞鄉試所司執故事不許帝特許之舍人得赴試自憲始憲原之子也　召少詹事柯潛爲祭酒潛方居喪固乞終制許之未幾卒　初王銳撫延綏請沿邊築牆建堡爲久遠計工未興而罷秋七月余子俊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獲邊人爲導徑入河套屯牧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急宜於沿邊築牆置堡况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

剗削或壘築或挑塹緜引相接以成邊牆於計爲便白圭以陝民方困奏緩其役　八月甲辰振山東浙江水災　御史梁昉言臣先任蕭山見致仕尚書魏驥與里人稠處教子孫孝弟力田增隄濬湖捍禦災患所行動應禮法倡理學勖後進雖在林野有補治化生平學行醇篤政術正大諳世事曉國體里居二十餘年年九十八歲齒德有餘爵在上卿乞下所司議優崇之典帝覽奏嘉歎遣行人存問賜羊酒命有司月給米三石　閏九月浙江海溢漂民居鹽場己未遣工部侍郎李思誠往祭海神修築堤岸　應天巡撫滕昭始令運軍赴江南水次交兌加耗外復石增一斗爲渡江費尋定天下運糧京師歲以四百萬石爲常額　時運河淤淺廷議分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

爲三道各委曹郎及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總理其事冬十月乙亥命王恕以刑部侍郎總督河道總河侍郎之設自恕始　初漕運總兵官楊茂言每歲自張家灣舍舟車運費不貲請修舊通惠河便或又請濬三里河命楊鼎及侍郎喬毅相度鼎等言三里河舊無河源正統間始開以洩城濠之水水道淺窄不宜濬請引西山諸泉水從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從外濠流轉閘三里河道併流大通橋閘河隨旱澇啟閉從之　巡撫順天都御史楊璿言霸州固安東安大城香河寶坻新安任邱河間肅寧饒陽諸州縣屢被水患請修唐濟沱白溝三河上流堤岸以資捍禦從之　十一月甲寅立皇子祐極爲皇太子大赦太子柏賢妃所生也年三歲矣　項忠至荆襄奏調

永順保靖土兵而先分軍列要害多設旗幟鉦鼓遣人入山招諭流民歸者四十餘萬王彪就禽白圭遣錦衣百戶吳綬贊參將王信軍綬欲攘功不利賊瓦解縱流言圭信之止土兵毋調忠疏爭且劾綬罪帝爲召綬還而聽調土兵如忠請忠合兵二十五萬分八道逼之流民歸者又數萬賊潛伏山砦伺間出劫忠命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擊之遇於竹山乘溪漲半渡截擊禽李原小王洪等賊多溺死忠移軍竹山捕餘孽復招流民五十萬斬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萬餘人戶選一丁戍湖廣邊衛餘令歸籍給田己未荊襄賊平忠陳善後十事悉允行　十二月甲戌彗星見天田尋北行犯右攝提掃太微垣上將幸臣太子從官郎位帝下詔自責敕羣臣修省條時政闕失

彭時言政本七事一毋惑佛事糜金錢二傳旨專委司禮監毋令他人以防詐僞三延見大臣議政事四近幸賜予太多工匠冒官無紀而重囚死徒者法不蔽罪宜戒淫刑僭賞五慮懷受諫勿惡切直六戒廷臣毋依違凡政令失當直言論奏七清理牧馬草地減退勢要莊田　姚夔偕羣臣陳二十八事大要以絕求請禁採辦卹軍匠減力役撫流民簡冗費爲急帝多採納　諭德王一夔陳五事請正宮闈親大臣開言路愼刑獄戒妄費語極剴摯被旨切責一夔得仁之子也　廷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彭時商輅力請司禮中官乃約以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己卯彗星長竟天北行犯天槍掃北斗三公太陽壬午入紫微垣犯帝星北斗魁庶

子后宮句陳天樞三師天牢中台天皇大帝上衛閣道文昌上台正書猶見帝避正殿撤樂御奉天門聽政復御文華殿召時等入見將入中官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武臣不免觖望乞如舊便帝可之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士曰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矣　癸未召朱永還王越總督延綏軍務越嘗與永帥千人巡邊寇猝至永欲走越止之列陳自固寇疑未敢前薄暮越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從山後行五十里抵城自帥驍勇爲殿謂永曰我一動寇追擊無噍類矣示暇以惑之也下馬行無軍聲令寇不覺耳　乙酉彗

星南行犯婁天河天陰外屏天囷　辛卯減死罪以下　乩加

思蘭入居河套與阿羅出合　毛里孩入安邊營

明紀卷第十八終

明紀卷第十九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憲宗紀二 起成化八年壬辰訖成化十五年己亥凡八年

八年春正月延綏參將錢亮禦之師婆澗敗績士卒死者十三四都指揮柏隆陳英戰死　乩加思蘭犯固原平涼　丙午彗星行奎宿外屏漸微久之始滅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賜祭葬如制謚文靖其子完以驥遺言詣闕辭葬乞以其金振饑民帝憮然曰驥臨終遺命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　癸亥皇太子薨謚悼恭或曰萬貴妃害之　乩加思蘭諸部久駐河套陝西延綏寧夏數被患白圭議以十萬衆大舉逐之沿邊築城抵東勝徙民耕守帝壯其議二月發帑金二十萬命陳俊赴河

南山西陝西會巡撫諸臣畫芻饟而遣葉盛至軍會王越馬文升余子俊及巡撫甘肅都御史徐廷璋詳議　夏四月京師久旱運河水涸癸酉遣使禱於郊社山川淮瀆東海之神　初南京侍郎陳翼請如正統間例遣使錄天下囚部議以諸方多事不行乙酉始令司禮太監王高少監宋文毅會兩京法司錄囚丁亥遣郎中劉秩等十四人分行天下會巡撫御史及三司官錄囚　丙申定襄伯郭登卒贈侯謚忠武登儀觀甚偉鬚垂過腹爲將兼智勇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事母孝居喪秉禮能詩明世武臣無及之者　葉盛至三邊王越以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且休兵盛亦以時無良將轉運勞費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乃會越等上疏言守爲長策如必決戰亦宜

堅壁清野俟其惰歸擊之令一大創庶可遏將來又或乘彼入掠遣精卒進擣其巢令彼反顧內外夾擊足以有功然必守固而後戰可議也遂還越亦赴京計事白圭圭復奏與廷臣議言套寇不滅三邊終無寧歲先所調諸軍已逾八萬將權不一迄無成功宜專遣大將調度五月癸丑命趙輔為平虜將軍充總兵官節制各邊軍馬同越討乩加思蘭陳俊以陝西三布政司倉庾空竭歲又不登而榆林道險遠轉輸難乃發金於內地市易修西安韓城同官徑道以利飛輓圭又以饟不給預徵明年賦於是內地騷然　以畿輔地廣分居庸關以東設順天永平二府巡撫兼轄薊州邊務駐遵化以西設保定真定河間順德大名廣平六府巡撫兼督紫荊倒馬龍泉等關駐真定從梁璟

請也自是遂爲承制　占城遣使告難兵部言安南吞幷與國
若不處分非惟失占城歸附之心抑恐啟安南跋扈之志宜遣
官齎敕宣諭還其國王及眷屬帝慮安南逆命令自貢使至日
賜敕責之尋遣給事中陳峻等封槃羅茶悅爲占城國王　初
項忠盡遣荊襄流民還鄉有司一切驅逼不前即殺之民有自
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戍者舟行多疫死湖廣僉事尙褫以
先有詔許流民所在附籍陳牒巡撫吳琛請進止琛以報忠忠
怒劾褫廷議以褫意在恤民乃申令流民聽附籍不願乃遣給
事中梁璟因星變求言劾忠妄殺白圭又駁忠所上功次互異
帝皆不聽進忠左都御史廕子諸將錄功有差六月忠上疏言
臣先後招撫流民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賊黨遁入深山又招

論解散自歸者五十萬人俘獲百人皆首惡耳今言皆良家子則前此屢奏猖獗難禦者伊誰也賊黨罪固當死正因不忍濫誅故令丁壯謫發遣戍其久附籍者或乃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千人爭鬭劫殺若此者可以久居故不遣乎臣揭榜曉賊謂已殺數千蓋張虛勢怵之非事實也且圭固嘗身任其事今日之事又圭所遺先時中外議者謂荊襄之患何日得寍今幸平靖而流言沸騰以臣爲口實願賜骸骨帝溫詔答之　秋七月敕修隆善寺工竣授工匠三十八官倘寶司少卿任道遜等以書碑皆進秩給事中王詔上疏力諫不省　九月丙午諭黎灝還占城侵地　余子俊復言今征套士馬屯延綏者八萬芻茭煩內地若今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姑以今年之數

約之米豆需銀九十四萬草六十萬每人運米豆六斗草四束應用四百七萬人約費行資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臣前請築牆建堡詔事寧舉行請於明年春夏寇馬疲乏之時役陝西運糧民五萬給食興工期兩月畢事白圭猶持前議阻之帝是子俊言命速舉　南畿浙江大水姚夔請命廷臣共求安民弭患之術夔每遇災異輒請帝振恤憂形於色以南直隸江陰縣之馬䭾沙置靖江縣　趙輔至榆林敵已深入大掠不能制時毛里孩孛魯乃斡羅出稍衰而滿魯都入河套稱可汗乩加思蘭爲太師方强盛勢未可破輔乃與王越上言欲窮搜河套非調精兵十五萬不可今餽饟煩勞公私困竭重加科斂內釁可慮宜姑事退守散遣士馬量留精銳就糧鄜

延沿邊軍民悉令內徙其寇所出沒之所多置烽燧鑿塹築牆以爲保障奏上廷議不决命給事中郭鏜往勘冬十月越等又奏寇知我軍大集移營近河潛謀北渡殆不戰自屈但山陜荒旱芻糧缺供邊地早寒凍餒相繼以時度之攻取實難請從防守之策臣等亦暫還朝於是部科諸臣交章劾越輔欺謾會趙輔有疾十一月召還以劉聚代鏜還言寇於六月入平涼鞏昌臨洮殺掠人畜迨七月而縱橫慶陽境內輔與越至榆林不進宜治其弛兵玩寇罪帝不納輔還猶督京營言者攻益力詔姑置之侍講倪岳上疏言近歲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乱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牧故賊頻據彼地擁衆入掠諸將怯懦率嬰城自守苟或遇敵輒至挫衂旣莫敢

折其前鋒又莫能邀其歸路敵進獲重利退無後憂致兵鋒不靖邊患不寧命將徂征四年三舉絕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析圭擔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充牣私室且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秩輕授甚至妄殺平民謬稱首級敵未敗北輒以奔遁爲辭功賞所加非私家子弟即權門廝養而什伍之卒轉饟之民則委骨荒城膏血草野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京營素號冗怯留鎮京師猶恐未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用褻天威臨陣輒奔反隳邊軍之功爲敵人所侮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遼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慮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苦於轉

移馬力疲於奔軼夫聲東擊西者賊寇之奸態也擣虛披亢者兵家之長策也精銳既盡乎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而西未可離首尾衝決遠近坐困其可爲得計哉至於延綏士馬屯集糧糗不貲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轉粟之役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得至束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賊身且斃矣他尙何云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徵如何其可預也又令民輸芻粟補官而媢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以授倉庾無升斗之入至若輸粟給鹽則豪右請託率占虛名鬻之而商賈費且倍蓰官爵日輕鹽法日沮而邊儲之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給邊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輸

輕賫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養狙之術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準折糧價實則侵剋軍需故朝廷有糜粟之虞軍士無果腹之樂至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居平人日米一斗馬日芻一束追逐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巧爲竊攘之謀凡所經歷悉有開支罔上行私莫此爲甚及訪禦敵之策則又論議紛紜有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使聲援交接掎角易制夫欲復城河北即須塞外屯兵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饟惟艱彼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而聲威大損矣又有謂統十萬之眾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

窟穴使河套一空事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覬萬一之倖贏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且其間地方千里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疲於馳驅我則情見勢屈爲敵所困旣失坐勝之機必蹈覆沒之轍其最無策者又欲棄延綏勿守使兵民息肩不知一民尺土皆受之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震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動賊愈近而禍愈大矣因陳重將權增城堡廣斥堠募民壯去客兵明賞罰嚴間諜實屯田復邊漕數事時兵部方主用兵不能盡用也　十二月癸酉振京師饑民　乩加思蘭入花馬池

九年春正月劉聚王越帥副總兵孫鉞遊擊將軍王璽等擊卻之還至高家堡敵復至壬子敗之追奔至漫天嶺伏起夾擊又敗之鉞璽亦破別部於井油山　哈密把塔木兒卒子罕慎請嗣職帝許之而不命主國事國中政令無所出土魯番速檀阿力乘機襲破其城執故王母努溫答失里奪金印以忠順王孫女爲妾留其妹壻牙蘭分兵據守其地而去阿力遣使招赤斤蒙古都督僉事昆藏同叛昆藏不從殺其使以其書來獻帝嘉之遣使賜賚　二月庚午吏部尚書姚夔卒贈少保諡文敏夔才器宏遠表裏洞達朝議未定者一言立決尹旻代夔爲尚書郎中黄孔昭數有爭執旻欲推故人爲巡撫孔昭不應其人入都謁孔昭至屈膝孔昭益鄙之旻謂其人曰黄君不離銓曹汝

不能遷也故事選郎率閉門謝客孔昭曰才不預知安能濟用每公退延見賓客訪以人才書之於册除官日以其才高下配地繁簡由是銓敘平允　三月升福建福寧縣爲州直隸布政司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甲子福餘三衛寇遼東總兵歐信以偏將韓斌等敗之於興中追及麥州　山東大饑戊辰詔盡免稅糧巡撫都御史牟俸請發濟南倉儲減價以糶令臨清關稅收米麥濟振已又以民轉徙益多請敕鄰境撫按隨所在安輯秋成資遣復業又乞開中淮浙鹽百萬引盡蠲州縣逋課帝悉從所請更命移臨清倉粟十萬石振之　瘞京師暴骸

壬午閱武臣騎射於西苑　秋七月壬辰余子俊敗亂加思蘭於榆林澗初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吳堡悉在其外寇

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榆林淵者本漢五原唐勝州地正統間鎮守都督王禎始築城並建緣邊營堡二十四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軍分戍之子俊乃徙治於此增衛益兵拓城置戍攻守器畢具榆林遂為重鎮　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赴甘肅經畧哈密　先是命儒臣校勘資治通鑑綱目八月編修謝鐸言綱目一書帝王龜鑑陛下命重加考定必將進講經筵為致治資也今天下有太平之形無太平之實因仍積習廢實徇名振綱紀而小人無畏忌勵風俗而搢紳棄廉恥飭官司而汙暴益甚恤軍民而罷敝益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命蠲免有詔而徵斂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舉而倖門日開簡練非不行而私撓日眾賞竭府庫之財而

有功者不勸罰窮覈覆之案而有罪者不懲以至修省祈禱之
命屢頒水旱災傷之來不絕禁垣被震城門示災不思竦動旋
轉以大答天人之望是則誠可憂也願陛下以古證今兢兢業
業然後可長治久安而載籍不爲無用矣帝不能從　四川兵
備副使沈琮等敗黑虎寨賊於松溪堡進勦白馬路水土茹兒
等寨俱克之參將堯彧請益松潘戍兵巡撫都御史夏壎不可
苗獠數爲寇壎立互知會捕法賊爲之戢　九月辛卯鎮守浙
江中官李義杖殺寧波衞指揮馬璜詔勿問　滿都魯孛羅忽
亂加思蘭留妻子老弱於紅鹽池大舉深入王越策敵盡銳西
不備東偏庚子帥許寧及遊擊將軍周玉各將五千騎爲左右
哨出榆林踰紅兒山涉白鹹灘兩晝夜行八百里將至暴風起

塵翳曰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敵不覺還軍遇歸寇處下風乘風擊之虜不勝矣越遽下馬拜之擢爲千戶分兵千爲十覆而躬帥寧玉張兩翼薄其營大破之禽斬三百五十獲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帳而還滿都魯至秦州安定會寧諸州縣縱橫數千里劉聚等不能禦馬文升駐兵韋州設伏諸堡待之冬十月敗寇黑水口禽其平章迭烈孫又敗之湯羊嶺斬首二百名其嶺曰得勝坡敵亦飽掠乃退越還與聚並以大捷聞文升亦遣子璁報功紀功員外郎張謹劾聚及總兵官范瑾等六將殺被掠者冒功兵部及給事中御史交章劾詔遣給事中韓文勘實以寇旣遁留不問滿魯都等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顧痛哭而去自是不復居河套邊患少弭　牟俸言今救荒

者止救其饑不謀其寒縱得食終不免僵死乞貸貧民布帛從
之俸又檄發東昌濟寧倉粟十餘萬石爲軍士月糧而以德州
臨淸寄庫銀易米振濟奏請伏專權罪帝特宥之已復以俸奏
免柴夫折價銀移河南輸邊粟濟山東而別給銀爲邊餉山東
輸京租二十萬石給本地用　江西盜起以原傑嘗再涖其地
得民詔往治捕戮六百餘人餘悉解散　十一月丁酉復閱騎
射於西苑　十二月以陝西河州指揮使司爲河州文縣守禦
千戶所爲文縣禮店千戶所爲禮縣　免湖廣畿內山西南畿
陝西被災稅糧振畿內陝西山西饑
十年春正月丁亥朔振京師貧民　廷議總制府固府於固原
舉蔣琬爲總兵官王越提督軍務控制延綏寧夏甘肅三邊總

兵巡撫而下並聽節制癸卯詔不用琬卽以越任之三邊設總制自此始　命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米悉改水次交兌官軍長運遂爲定制　丙午召劉聚還　二月朶顏三衛掠開原參將周俊擊退之　靖安伯和勇卒諡武敏勇性廉謹在兩廣時諸將多營私漁利勇獨無所取時論稱之　柳潯諸蠻復叛參將楊廣等俘斬九百人方更進而賊破懷集縣兵部劾韓雍奏報不實廣西鎭守中官黃沁素憾雍抑己因訐雍且言雍貪欲縱酒濫賞妄費帝遣給事中張謙等往勘廣西布政司何宜副使張斆共附和沁證成雍罪三月命雍致仕雍洞達闓爽重信義有雄畧善斷動中機宜臨戰躬親矢石不目瞬自奉尊嚴三司皆長跪白事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審裨將以下繩梱無所

假兩地鎮守宦官素驕恣亦惕息不敢肆疾惡嚴坦中不爲崖岸揮斥財帛不少惜令行禁止民得安堵卒爲中官所齮齕公論皆不平兩廣人念雍功尤惜其去爲立祠祀焉　吏部左侍郎葉盛卒年五十五謚文莊盛清脩積學尚名檢薄嗜好家居出入常徒步生平慕范仲淹堂寢皆設其像志在君民不爲身計有古大臣風　免南畿湖廣被災秋糧　給事中韓文王詔等奏請起致仕尚書王竑李秉而劾都御史王越幷及宮闈隱事帝大怒召至文華殿面詰之王詔仰呼曰臣等言雖不當然區區犬馬之誠知爲國而已乃杖而釋之　夏五月戊申申藏妖書之禁　免山西陝西被災秋糧　六月趙輔辭侯乞世伯帝許其世伯侯如故僅減祿二百石言官力爭不聽　閏月給

事中章鎰言孫繼宗久司兵柄尸位固寵亟宜罷退以全終始於是繼宗上疏懇辭帝優詔許解營務仍涖後府事　李文等抵肅州遣錦衣衞千戶馬俊奉勅往土魯番諭阿力阿力抗詞不遜羈俊月餘一日牙蘭忽至言大兵三萬卽日西來阿力乃宴勞俊等舁努溫答失里出見努溫懼不敢言夜潛遣人來云爲我奏天子速發兵救哈密文等以聞遂檄罕愼及赤斤罕東乜克力諸部集兵進討　滿都魯等旣遠徙余子俊一意興役東起淸水營紫城砦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崖築牆掘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砦備邊警又於崖砦空處甃短牆横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避箭由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二百餘里横截河套之口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

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八不三月而成牆內之池悉分屯懇歲得糧六萬石有奇乙巳具上其事因以母老乞歸詔慰留不許初榆林始事怨讟叢起子俊曰大臣謀國當身任利害豈得遠怨市恩爲自全計持之益堅竟以成功爲數世利　秋七月甲寅朔兗江南被災秋糧　王越還自紅鹽池爲張謹等所劾及論功加太子少保增俸一級越自以功大賞薄遂怏怏稱疾還朝　安南王黎灝復攻占城執其王盤羅茶悅立前王孫齋亞麻弗菴爲王以國南地予之初安南貢道出廣西後請改由雲南弗許也雲南鎮守中官錢能貪恣詐言安南捕盜兵入境遣指揮郭景請於帝八月命景齎敕戒約能遂令景以玉帶綵繒犬馬遺灝因取其貨灝素欲窺雲南遂以解送

廣西龍州罪人爲詞隨景假道雲南入京　乩加思蘭擾宣府
邊辛卯都督同知趙勝爲平虜將軍充總兵官太監劉恒覃平
監軍統京兵萬人禦之比至虜已遁召還　林聰爲南京都御
史先是掌院多不樂御史言事聰獨奬勵之曰己旣不言又禁
他人言可乎　九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乙卯免南畿水災秋
糧　詔侯伯新襲及駙馬都尉年少者入國子監讀書　李文
等兵至卜隆吉兒川諜報阿力集衆抗拒且結別部謀掠罕東
赤斤二衛不敢進冬十月令二衛還守本土罕愼及乜克力畏
兀兒之衆還居苦峪文等引還肅州帝乃命罕愼權主國事因
其請給米布且賜以穀種　戶部檄遼東開黑山金場彭誼言
永樂中太監王彥等開是山督夫六千人三閱月止得金八兩

請罷之遂止　十一月丙子免河南被災稅糧　十二月己丑罷寶慶諸府採金　陳峻等至占城不得入而還　甲午李賓言錦衣鎮撫司屢獲妖書圖本皆罔誕不經之言小民無知輒被幻惑乞備其書名目榜示天下使知畏避免陷刑辟報可兵部尚書白圭卒年五十六贈少傅諡恭敏圭性簡重公退即閉閣臥請謁皆不得通

十一年春正月祀前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於上杭縣　二月甲申禁酷刑凡盜賊贓仗未真人命死傷未經勘驗輒加重刑致死獄中者審勘有無故失明白不分軍民職官俱視酷刑事例為民　王越與李賓同掌都察院事兼督十二團營　彭時自五年以後凡七在告三月辛未卒年六十贈太師諡文憲時

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持正存大體公退未嘗以政語子弟有所論薦不使其人知燕居無惰容服御儉約無聲樂之奉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夏四月析河南固始縣地置商城縣汝州地置寶豐縣　乙酉吏部侍郎劉珝禮部侍郎劉吉並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　壬辰夜乾清宮門災　己亥錄囚　侍讀學士尹直與尹旻相惡直覬禮部侍郎而旻薦他人直以中旨得之次日遇旻於朝舉笏謝旻曰公所謂簡在帝心者自是怨益深　五月命御史胡敬等十一人分道淸軍以十分爲率及三分者最不及者殿時以罪謫者逃故亦句其家丁御史江昂謂非罰弗及嗣之義乃禁之　帝自悼恭太子薨後久無嗣中外皆以爲憂丁卯召張敏櫛髮照鏡歎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

聊齋誌異筆法有似左傳初學
讀之最易領悟且有興會亦推講
古文外間講聊齋 尊處如有
是書亦交志鴻帶來可也
紹衡吾兄先生 鑒 弟玄同啟 四月五日

地曰死罪萬歲已有子也帝愕問安在對曰奴言卽死萬歲當
爲皇子主於是太監懷恩頓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西內今已
六歲匿不敢聞耳帝大喜卽日幸西內遣使召皇子皇子母抱
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鬚者卽兒父也衣以小
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猶未翦胎髮髮披地走投帝懷帝置之
膝撫視久之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
故商輅請敕禮部擬上皇子名羣臣皆大喜明日入賀帝卽命
皇子出見頒詔天下皇太后語帝曰以兒付我皇子遂居仁壽
宮太后省視萬方移皇子母居永壽宮數召見萬貴妃日夜怨
泣曰羣小紿我　癸酉免湖廣被災秋糧　帝御文華殿皇子
侍召見諸閣臣商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

頌望久矣當即立爲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未幾南京參贊尚書崔恭侍郎胡拱辰亦以册立請　黎灝之假道雲南入京也索夫六百餘且發兵繼其後雲南大擾兵部言雲南非貢道龍州罪人宜解廣西不必赴京乃令守臣檄諭且嚴邊備灝遂侵廣東瓊雷盜珠池廣西之龍州右平雲南之臨安廣南鎮安亦數告警朝廷務姑息屢降敕諭灝益玩侮無畏忌　六月乙巳皇子生母紀氏暴薨或曰萬貴妃致之或曰自縊也帝輟朝如故事皇太后以下皆致祭謚曰恭恪莊僖淑妃張敏懼亦吞金死　初楊鼎等議濬通惠諸河會以星變罷諸役所司以漕事大乃請用四萬人先濬城濠而西山玉泉及抵張家灣河道以漸及秋八月辛巳命平江伯陳銳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

賚王詔督漕卒濬通惠河　丁亥滿都魯乩加思蘭遣使來朝　九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癸丑立子祐樘為皇太子大赦兩廣總督吳琛卒廷議以甘肅巡撫都御史朱英前在廣東有威信遂以代之英素持清節僅攜一蒼頭之官所賜金幣皆貯於庫兩廣自韓雍大征以來將士喜邀功利俘掠名為鵰勦英至鎮以寧靜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妄請用師招撫猺獞效順者定為編戶給復三年　十二月廣東僉事陶魯言宋陸秀夫張世傑盡節崖山未有廟祀已特為興建請賜祠額詔名曰大忠祠　戊子制曰朕叔郕王踐阼勘難保邦奠安宗社殆將八載彌留之際奸臣貪功妄興邈構請削帝號先帝旋知其枉每用悔恨以次抵諸奸於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敦

念親親用成先志可仍皇帝之號其議謚以聞遂上尊謚敕有司繕陵寢祭享視諸陵　國子監祭酒周洪謨言士風澆浮請復洪武中學規帝嘉納命禮部榜諭崇信伯費淮入監習禮久不至洪謨劾之奪冠帶以儒巾赴監停歲祿之半學政肅然

析廣東高要地置高明縣　丁酉申自宮之禁

十二年春正月辛亥南京地震有聲　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甲午敕羣臣脩省　三月壬子減內府供用物　初播州致仕宣慰楊輝言所屬天壩干灣溪諸寨及重安長官司爲生苗竊據請王師進討詔巡撫四川都御史張瓚諭還侵地不服則征之　初烏羅苗石全州自稱元末明氏子孫僭號明王糾眾作亂李震遣兵往勦禽全州而諸苗與相應者攻掠不已犯武

岡靖州湖湘大擾震以聞詔震及巡撫都御史劉敷設策撫捕震乃與敷等分五道進破六百二十餘砦俘斬八千五百餘人獲賊萬計壬戌靖州苗平　項忠之平荊襄盜也增設營堡巡司并責成鄰近守巡官禁流民越界入山不數年禁漸弛聚復數十萬朝議以爲憂周洪謨著流民圖說謂當增置府縣聽附籍爲編氓可實襄鄧戶口俾數百年無患李賓以聞帝善之夏五月丁卯命副都御史原傑往荊襄撫治流民　庚申錄囚通惠河成自大通至張家灣渾河口六十餘里濬泉三增閘四漕舟稍通然元時所引昌平東泉俱遏不行獨引一西湖又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載澀滯如舊　趙王見灂屢賊殺人又嘗乘醉欲殺其叔父六月事聞奪祿米三之一去冠服戴民

巾讀書習禮　秋七月始分貴州宣慰司地置程番府治程番長官司領安撫司一長官司十六太僕寺丞鄧廷瓚爲知府地在萬山中蠻獠雜居廷瓚悉心規畫城郭衢巷學校壇廟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獠咸受約束　張瓚以母老乞歸而母已卒會松茂番寇邊詔起復視事初僉事林璧言松茂疊爲大鎭都御史寇深侍郎羅綺嘗假便宜專制其地故有功今惟設兩參將以副司居中調度事權輕臨敵稟令制府千里請戰謀洩機緩未能有獲利者宜別置重臣彈壓或命瓚兼領專其責成乃命瓚兼督松茂安緜建昌軍務瓚至審度形勢改大壩舊設副使於安緜而令副總兵堯彧軍松潘參將孫暠軍威疊爲夾攻計乘間修河西舊路作浮梁治月城避偏橋棧道運獲安行

轉饟無阻　庚戌京師黑眚見民間男女露宿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狸負黑氣入牖直抵密室至則人昏迷徧城驚擾操刀張燈鳴金鼓逐之不可得帝常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帝欲起懷恩持帝衣頃之乃定　商輅陳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法王毋濫賜印章四時常貢外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慮四省冤獄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雲南鎮守中官貪恣選大臣有威望者爲巡撫鎮壓之帝優詔褒納　乙丑躬禱天地於禁中以用度不節工役勞民忠言不聞仁政不施四事自責　戊辰遣使錄天下四　八月侍郎馬文升程萬里整飭遼東薊州邊備南京戶部侍郎王恕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並用商輅之言也　蔣琬言太祖肇建南京京城外復

築土城以衛居民誠萬世之業今北京但有內城己巳之變敵騎長驅直薄城下可以為鑒今西北隅故址猶存亟行勸募之令濟以工罰成功不難大同宣府諸塞下腴田無慮數十萬悉為豪右所占畿內八府良田半屬勢要家細民失業脫使邊關有警內郡何資運道或梗京師安給請遣給事御史按覈塞下田定其科額畿內民田嚴戢豪右毋得侵奪庶兵民足食內外有備章下所司　帝建玉皇閣於宮北命內臣執事禮與郊祀等商輅等諫罷之　馬文升至遼東上邊計十五事遼東巡撫都御史陳鉞貪而狡將士小過輒罰馬馬價騰踊文升請禁之鉞由是嗛文升　土魯番入貢卻之甘州守臣言使臣謂哈密故王母已死城印俱存俟朝廷往諭即獻還時大臣專務姑息

復俾入京　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結太監韋舍私入大內九月
事發伏誅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以御馬監太監汪直猺種便
黠令易服將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知也錦衣衛百戶韋
瑛者以官奴從征延綏冒功得官爲直爪牙都御史王越素以
才自喜不脩小節爲朝議所齮乃因瑛自結於直　初周洪謨
言先聖像用冕旒十二而舞佾豆籩數不稱請備天子制古者
鳴球琴瑟爲堂上之樂笙鏞柷敔爲堂下之樂而干羽則舞於
兩階今舞羽居上樂器居下非古制當改章下禮部爲尙書鄒
幹所駮洪謨再疏爭從之　庚申封李震爲興寧伯時趙輔劉
聚皆以功封獨震功最高人無間言　冬十月辛巳京師地震
分廣東海陽縣地置饒平縣　章綸性戇好直言不爲當事

者所喜爲侍郎二十年不得遷是月以老致仕　十一月張瓚督諸軍攻敗灣溪天壩千諸苗凡破山寨十六斬四百九十六級撫男婦九千八百餘口請設安寧宣撫司卽授楊輝庶長子友爲宣撫以鎭之詔可　十二月刑部侍郎林鶚卒鶚事母孝謹對妻子無惰容不妄交與公餘輒危坐讀書沒不能具棺殮友人爲經紀其喪　原傑至南陽引河南按察使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傑遍歷山谿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願附籍乃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其初至無産及平時頑梗者聽還其鄉而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傑相地勢以襄陽所轄鄖縣居竹山

房上津商洛諸縣中道路四達去襄陽五百餘里山林阻深將吏鮮至猝有盜賊府難遙制乃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並置湖廣行都司增兵設戍而析竹山置竹谿縣析鄖置鄖西縣析漢中之洵陽置白河縣與竹山上津房三縣咸隸新府析陝西商縣置山陽縣析河南南陽縣置南召縣唐縣置桐柏縣析汝州地置伊陽縣制旣定己丑請於朝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縣皆擇鄰境良吏爲之流民得所四境乂安

十三年春正月己巳置西廠汪直提督官校刺事　二月南京鎮守太監覃力朋進貢還以百艘載私鹽騷擾州縣武城縣典史詰之力朋擊典史折其齒射殺一人汪直廉得以聞逮治論斬帝謂直能擿姦益幸直　建寧衛指揮楊曄故少師榮曾孫

也與父泰爲仇家所告逃入京匿姊夫禮部主事董璵所璵以錦衣百戶韋瑛爲汪直心腹以睢事屬之使爲之解瑛陽諾而馳報直直卽捕睢璵考訊三琶之琶者錦衣酷刑骨節皆寸解絕而復甦睢不勝苦妄言寄金於叔父兵部主事士偉所瑛遂帥邏卒夜入士偉家縛之并掠其妻子侍講陳音與比鄰乘墉大呼曰爾擅辱朝官不畏國法耶其人曰爾何人不畏西廠音厲聲曰我翰林陳音也直收士偉下獄獄具睢死獄中泰論斬士偉等皆謫官　廣西馬平陽朔蒼梧諸縣蠻悉款附荔浦賊李公主有衆數萬久負固亦遣子納款朱英乃分荔浦地置永安州以處之俾其子孫世吏目自是歸附日衆凡爲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嘉之　原傑將還朝以鄖陽地界

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自代閏月擢道宏大理少卿撫治鄖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鄖陽設撫治自此始　西廠捕寧晉人王鳳等誣其與瞽者受妖書署僞職遂誣其鄉官知縣薛方通判曹鼎與通謀發卒圍其家榜掠誣伏方鼎家人數聲冤三月下法司驗得實坐官校妄報妖言律斬帝戒以不得戕害無辜而已不能罪也　夏四月南京兵部缺尚書以命原傑傑疏辭不許未幾卒於南陽年六十一鄖襄民爲立祠詔贈太子太保錄其子宗敏爲國子監生　汪直權燄愈肆每出隨從甚衆公卿皆避道兵部尚書項忠不避迫辱之刑部郎中武清勘事廣西還執下西廠獄考訊無所得釋之不以聞禮部郎中樂章太醫院院判蔣宗武行人張廷綱使安

南還浙江布政使劉福服闋至京皆執下獄自諸王府邊鎭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鬬詈雞狗瑣事輒置重法五月甲戌執左通政方言下西廠獄丙子商輅帥同官條直十一罪言陛下委聽斷於直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專刑殺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摘姦禁亂法不得已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逯杲刺事激成可爲懲鑒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慍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覃吉黃高至內閣傳旨詰責厲甚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

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不危臣等同心一意爲國除害無有先後劉珝慷慨泣下與萬安劉吉俱助輅言恩等屈服恩遂據實以奏輅顧同列謝曰諸公皆爲國如此輅復何憂會項忠亦合九卿劾直帝不得已罷西廠使懷恩數直罪而宥之令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衛散諸旗校還錦衣中外大悅而帝眷直不衰直因言內閣疏出司禮監黃賜陳祖生意爲楊曄報復且言輅嘗納曄賄帝卽斥賜祖生於南京王越遇吉珝於朝顯謂之曰直行事亦甚公如賜專權納賂非直不能去商萬在事久是非多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何亦爲此珝曰吾輩所言非爲身謀使直行事皆公朝廷置公卿大夫何爲越不能對　岷州

粟林羌爲寇余子俊潛師設伏擊走之　安南納江西叛人王姓者爲謀主潛遣諜人入臨安又於蒙自市銅鑄兵器將伺間襲雲南王恕請增設副使一員以飭邊備謀遂沮　項忠之劾汪直也疏具令郎中姚璧持詣吏部尚書尹旻請署旻曰疏出兵部即當爲首璧曰公九卿長也旻怫然曰今日亦知有九卿長耶既署即馳報直直由是深恨忠錦衣衛副千戸吳綬性狡險附直以進辛卯傳旨令綬與鎮撫使同問刑綬挾前憾伺忠益急忠不自安乞歸治病未行綬嗾偵事者誣忠罪給事中郭鏜御史馮貫等復交章劾忠事連忠子經太監黃賜與寧伯李震彰武伯楊信等詔法司會錦衣衛廷鞫忠抗辨不少屈衆知出直意無敢爲白者六月甲辰罷忠爲民震與綬兄參將經有

隙亦逮下獄奪爵降左都督南京閒住璧降廣西思明同知謝
病歸璧夔之子也御史戴縉九年秩滿不得遷窺帝旨盛稱直
功庚戌詔復設西廠以綬爲鎭撫商輅力求去丁巳詔加少保
賜敕馳傳歸輅既去左都御史李賓失直吉褫職一時九卿劾
罷者尙書董方薛遠侍郎滕昭程萬里等數十人萬安代輅爲
首輔與南人相黨附劉珝尹旻王越又以北人爲黨互相傾軋
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無敢與抗者矣　錢能數遣郭景及指揮
盧安蘇本等索寶貨於干崖孟密諸土司初木邦宣慰罕㨖法
女曩罕弄嫁孟密部長思外法地有寶井罕㨖法卒孫罕落法
嗣曩罕弄以尊屬不樂受節制嗾族人與爭遂叛木邦逐宣慰
據公署殺掠鄰境隴川孟養地景逼淫其女孫許爲奏授宣撫

王恕盡得能等不法狀遣騎執景景懼自殺秋七月恕劾能私通外國罪當死詔遣刑部郎中鍾蕃往勘能又以其間驛進黃鸚鵡恕請禁絶且盡發能貪暴罪言昔交阯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何惜一能不以安邊徼能大懼急屬貴近召恕還八月詔改恕掌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能事立解恕居雲南九閱月威行徼外黔國以下咸惕息奉令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　壬戌錦衣衛官校執掌通政司事工部尙書張文質繫獄帝知而釋之　九月升陝西蘭縣爲蘭州析渟化縣地置三水縣　罕愼居苦峪赤斤罕東數相攻勢窮無援冬十月戊申命甘肅總兵官王璽築苦峪城立衞居之給土田牛種十一月張瓚攻白草壩西坡禪定數大砦斬獲無算徇茂州

疊溪所過降附　項忠之罷王越當遷而朝命以余子俊代越彌不平請解營務優詔不許十二月越自陳紅鹽池功爲故尚書白圭所抑從征將士多未錄乞移所加官酬之子俊亦言越賞不酬功乃進兵部尚書仍掌院事　彰武伯楊信卒贈侯諡武毅信在邊三十年鎮以安靜人樂爲用　是年免浙江山東河南江西福建被災稅糧振山東南畿州縣饑

十四年春正月兵部尚書余子俊奏申明條例十事　鍾蕃按錢能事皆實帝宥能而致其黨九人於法指揮姜和李祥不就逮能復上疏爲二人求宥帝曲從之　二月戊申皇太子出閣就學時有老奄覃吉者侍太子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吉勸毋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

佛經吉入太子驚曰老伴來矣急手孝經吉跪曰太子誦佛書乎曰無有孝經耳吉頓首曰甚善佛書誕不可信也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三月戊辰免浙江被災秋糧　淸河靉陽失事陳鉞掩殺入貢者十八族以擣巢大捷聞諸部憤謀汪直方結怨朝士思立邊功自固通事王英說直自行邊直喜請於帝帝令懷恩等七人詣內閣會兵部議恩欲遣大臣往撫意以沮直行馬文升疾應曰善恩入白帝卽命文升往直不悅欲令英與俱文升謝絕之　辛巳罷烏撒衞銀場　滿都魯數侵掠三衞三衞頭目皆走避塞下饑困請復馬市再四不許陳鉞復爲之請乃許之丙戌復開遼東馬市　致仕修撰羅倫卒年四十八倫爲人剛正嚴於律己義所在毅然必爲於富貴名利泊如也里

居倡行鄉約相率無敢犯衣食粗惡晨炊絕不以爲意以金牛
山人跡不至築室讀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眾稱爲一峯先生
福建上杭盜起詔前僉都御史高明爲巡撫督兵往討　丁
亥以浙江饑罷採花木　夏四月丁酉免南畿山東被災秋糧
余子俊列上軍功賞格北邊爲上一人斬一級者進一秩至
三秩止不願升者賞銀五十兩東北邊及西番苗蠻以次而差
至內地反賊六級當北邊之一　其俘獲人畜器械俱給所獲者
由是中外有所遵守　五月汪直請設武科鄉會試悉視文科
例從之　馬文升既受命疾馳至遼東宣璽書撫慰無不聽撫
者又請前以也先亂失授官璽書者十餘人皆得襲官事垂定
汪直欲攘其功請於帝六月癸卯挾王英行邊陳鉞郊迎蒲伏

左右皆有賄直馳至開原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直內慚文升又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直益不喜鉞益諂事直得直歡日夜譖文升思中之　發京營兵作圓通寺張懋諫不聽　析廣東陽江縣置恩平縣　張瓚進兵抵曲山三砦攻破之再討平白草壩餘寇先後破滅五十二砦賊魁撒哈等皆殲他一百五砦悉獻馬納款諸番盡平留兵戍要害增置墩堡乃班師帝嘉瓚功徵拜戶部左侍郎辭歸終制　秋七月趙太妃李氏爲見濬請復冠服如故見濬無悛心　丁丑遣使振畿南山東饑

八月癸巳以直隸山東災傷詔六部條恤民事宜南京刑部侍郎金紳巡視江西水災　庚戌免湖廣被災秋糧　初汪直有事南京或譖巡撫蘇松副都御史牟俸直歸未發也俸在山

東時陳鉞爲布政使負氣不相下鉞從容短俸於直直信之侍讀學士江朝宗與俸有連除服還朝俸送之九江聯舟並下所至有司供帳頗盛直因謂朝宗有所關說俸議事至京甲寅直請執俸并朝宗下錦衣衛獄詞連僉事吳璘等十餘人俱被逮繫半載謫俸戍湖廣朝宗等皆貶官俸竟卒於戍所　初楊繼宗爲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性剛廉孤峭人莫敢犯而時時集父老問疾苦爲袪除之大興社學民間子弟八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遇學官以賓禮師儒競勸文教大興御史孔儒淸軍里老多撻死繼宗榜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詣府報名儒怒繼宗入見曰爲治有體公但剔奸弊勸懲官吏若比戶稽核則有司事非憲體也儒不能難而心甚銜之瀕行突入府署發

篋視之敝衣數襲而已儒慙而去中官過者繼宗遺以菱芡厤書中官索錢繼宗發牒取庫金曰金具在與我印劵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帝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宗一人耳及是九載秩滿九月超擢浙江按察使　河決開封壞護城堤五十丈巡撫河南都御史李衍言河南累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開封西南新城地下抵梁家淺舊河口七里壅塞以洩杏花營上流又自八角河口直抵南頓分導散漫以免祥符鄢陵睢陳歸德之災乃敕衍酌行之　故事兩廣總督坐次居總兵左平鄉伯陳政爲總兵欲以爵抑朱英居右英不可奏乞裁定冬十一月命解英總督止爲巡撫居政下政懷之孫也余子俊言英招徠功多當增秩褒

賞乃反削其事權恐無以鎮諸蠻帝是之十二月擢英右都御史仍總督位次如故　甲午免畿內被災秋糧　高明至福建禽諸首惡餘皆減死遣戍以上杭地接江西廣東盜易嘯聚請析置永定縣移疾徑歸詔許之致仕　遼東巡按御史王崇之發陳鉞啓釁召敵務為欺蔽罪鉞大恐誣逮崇之下詔獄輸贖調延安推官　王恕還南京數月遷兵部尚書參贊如故考選官屬嚴拒請託同事者咸不悅帝亦銜恕數直言

十五年春正月壬申命兼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　遷河南滎澤縣治以避水開封堤不久亦塞　庚辰封錢承宗安昌伯睿皇后弟鍾之孫也初英宗憫后族單微數欲封之后輒遜謝故后家獨不獲封帝已封周氏乃有是命　辛巳振山東饑

免秋糧　二月免湖廣被災秋糧　賜毛吉謚忠襄　甲寅南京禮部言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馮國用吳復俞通海康茂才趙德勝丁德興張德勝胡大海吳楨吳良諸勳臣墳墓俱在南京城外文忠曾孫萼等以歲久頹壞爲言請命工脩治帝可其奏且令無子孫者復墓旁一人守護之　初南昌人李孜省以布政司吏待選京職贓事發匿不歸知帝好方術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進夏四月特旨授太常寺丞楊守隨及給事中李俊等劾孜省贓吏不宜玷清班奉宗廟百神祀乃改上林苑監副日寵幸賜金冠法劍及印章二許密封奏請益獻淫邪方術與芳等表裏爲奸漸干預政事　丙午免南畿被災稅糧　壬子下駙馬都尉馬誠於錦衣衛獄　先是遼

東屢失事詔遣汪直蔣琬及刑部尚書林聰等按之直庇陳鉞歸罪於總兵官歐信等聰不能爭遂下信獄鐫一官閒住信飲恨而卒會余子俊劾鉞掩殺貢夷罪鉞疑出馬文升意傾之益急直諷御史侶鍾劾文升鍾不可直遂自奏文升行事乖方禁邊人市農器致怨叛五月壬戌下文升錦衣衛獄謫戍重慶衞

癸酉以馬文升牟俸事杖給事中李俊御史王濬五十六人於闕下　初癿加思蘭以女妻滿都魯立爲可汗久之殺孛羅忽幷其衆益專恣滿都魯與脫羅干亦思馬因謀殺癿加思蘭亦思馬因爲太師未幾滿都魯亦死諸强酋相繼略盡　貴州西堡獅子孔洞等苗作亂總兵官吳經調沅州清浪諸軍討之水西安觀與其子宣慰使貴榮統部衆二萬攻白石崖家自餽

饟四旬而克禽斬賊首阿屯堅婁等以捷聞　己卯免湖廣被災稅糧　吳綬本附汪直以進既知公議不容凡文臣非罪下獄者不復加箠楚忤直意調南京是時惟衞使朱驥持法平治妖人獄無冤者詔獄下所司獨用小杖嘗命中使詰責不爲改世以是稱之　秋七月癸酉詔汪直巡大同宣府邊直帥飛騎日馳數百里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馬首箠撻守令各邊都御史畏直服櫜鞬迎謁供帳百里外河南副使陳選獨長揖直問何官選曰提學副使曰大於都御史耶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忝人師不敢自屈辱選詞氣嚴正諸生亦羣集署外直氣懾好語遣之　灣溪既立安寧宣撫爛土諸番惡其逼九月引竇果等攻陷天漂靖南城堡圍安寧播州宣慰楊愛弗能支求援於

川貴二鎮詔起其父輝再統兵往勦令川貴兵助之未幾貴州巡撫都御史陳儼言苗賊齎果轉横乞調湖廣廣西四川兵五萬五千剋期會貴州聽儼節制余子俊言賊作於四川而貴州守臣自欲節制諸軍恐有邀功之人主之且興師五萬以半年計須軍儲十三萬五千石山路險峻輸運之夫須二十七萬衆瘴癘可虞事遂寢　冬十月緬甸酋卜剌浪欲奪思洪發貢章地設詞請於朝余子俊言不宜許諭止之　汪直年少喜兵陳鉞希直意言遼東伏當加將擾邊丁亥朱永爲靖虜將軍充總兵官直監軍東伐又命朝鮮國王李娎出兵夾擊　給事御史劾戸部尚書楊鼎非經國才鼎再疏求去賜敕馳驛歸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役四人終其身大臣致仕有給賜自此始

陳鉞參東征軍務　閏月王恕言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所起如兵律多支廩給刑律罵制使及罵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流傳四方有誤官守乞追板焚燬命即焚之有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論　十一月給事中王瑞請天下進表官各陳地方利病帝惡其紛擾杖之　十二月御史許進言各布政司鄉試考官有司徇私聘取或非其人監臨官又往往侵奪其職掌請視兩京例特命翰林主考帝諭禮部嚴飭私弊而不從進請　白羅羅羿子與都掌大壩蠻相攻禮部侍郎周洪謨言戎珙筠高諸縣在前代皆土官國朝始代以流言語性情不相習用激變洪永宣正四朝四命將徂征隨服隨叛景泰初益滋蔓臣向嘗言仍立土官治之為久遠計及今順蠻人

之情擇眾所推服者爲大寨主俾世襲庶可相安白玀玀者相傳爲廣西流蠻有眾數千無統屬其所居崖險箐深既難翦滅亦宜立長官司治之地近芒部宜卽隸之羿子者永寧宣撫所轄而永寧地六七百里以一柔婦人制數萬强梁之眾故每肆劫掠臣以爲南境蠻寨近赤水畢節要路者宜立二長官司仍隸永寧宣撫從之　辛未錄建州功進朱永爵保國公陳鉞右都御史汪直加歲祿陞賞者二千六百餘人　先是言官論工部尚書王復衰老復乞休不許汪直諷言官更劾復及禮部尚書鄒幹南京兵部尚書薛遠乃傳旨並令致仕復好古嗜學守廉約與人無城府當官識大體居工部十二年謹守法度聲名逾兵部時　免四川江西被災稅糧　安南國王黎灝遣兵八

百餘人越雲南蒙自界聲言捕盜結營築室以居守臣力止之乃退　王越急功名汪直東征越望督師爲陳鉞所沮鉞驟遷至戶部尚書越心益豔之

明紀卷第十九終

明紀卷第二十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加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憲宗紀三 起成化十六年庚子訖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凡八年

十六年春正月延綏守臣奏亦思馬因潛渡河入靖虜越乃說直出師丁酉朱永爲平虜將軍充總兵官越提督軍務直監軍西征戶部侍郎閻本督饟給事中孫博從軍紀功發邊兵三萬往延綏聽調　二月國子監生虎臣言天下士大夫過先聖廟宜下輿馬從之　朝鮮遣陪臣來獻捷　癸酉免湖廣被災稅糧　王越說汪直令朱永帥大軍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俱會楡林至大同聞敵帳在威寧海子乃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孤店潛行至貓兒莊分數道値大風雨雪晦冥戊

寅進至威寧敵猶不覺掩擊大破之斬首四百三十餘級獲馬駞牛羊六千師不至榆林而還承出榆林不見敵道迴遠費兵食巨萬馬死者五千餘匹　三月戊子以歲歉減光祿寺供用物　朱英性渟厚然持法無所假借與市舶中官韋眷忤眷摭奏英專權玩賊潯州知府史芳以事見責亦訐英奸貪欺罔按皆無驗乃鐫芳二級諭眷協和共事　封王越威寧伯世襲汪直再加祿米越受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越不欲就西班許進等頌越功引王驥楊善例請仍命越領院事提督團營從之田州土目黃明烝其知府岑溥祖母欲殺溥溥出走思恩明因肆屠戮朱英將進討檄溥族人思城知州欽令殺明雪恥夏五月欽遂誅明并其族屬傳首軍門　汪直陳越等師還淸河縣

陽復失事中官韋朗總兵官緱謙等匿不以聞六月巡按遼東御史强珍上疏請正越罪余子俊等奏鉞緊犯重辟不當貸許進亦帥同官論之帝皆弗從珍又發指揮王全等誘殺朵顏衞入狀全等皆獲罪直方自矜有大功聞珍疏怒適巡邊還鉞郊迎五十里訴珍誣已直益怒奏珍所劾皆妄詔遣錦衣衞千戶蕭聚往勘　錦衣衞使王源皇后弟也家奴怙勢多侵靜海縣民田給事中王垣等言永樂宣德間許畿輔八郡民盡力墾荒永免其稅所以培國本重王畿也外戚王源賜田初止二十七頃乃令其家奴別立四至占奪民產至二千二百餘頃及貧民赴告御史劉喬徇情曲奏致源無忌憚家奴益横今戶部郎中張禎叔等再按得實乞自原額外悉還民并治喬罪帝不悅切

責之癸丑禁外戚勢家侵占民田源悉歸所占於民人多其能
補過　秋八月安南攻老撾議者恐其內寇詔問朱英處置之
宜英對言彼不過爭甌脫耳諭之自當悔懼帝從其言時汪直
欲用兵言於帝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兵部郎中劉大夏匿弗
予密告余子俊曰兵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子俊悟事得寢
丁酉申存䘏孤老之令　蕭聚械強珍赴京比至汪直先榜掠
然後奏聞坐奏事不實當輸贖詔特謫戍遼東兵部及給事中
御史先嘗劾陳鉞者俱奪俸而論者猶未已冬十月南京給事
中章元應御史徐完等劾鉞斬罪三忤旨停俸鉞復多方構余
子俊於直會子俊以母憂歸得免　山西巡撫都御史秦紘奏
鎮國將軍奇淵等罪奇淵父慶成王鍾鎰爲奏辨且誣紘帝重

達謚意逮紘下法司治事皆無驗而內官尚亨籍紘家以所得
敝衣數事奏帝歎曰紘貧一至此耶賜鈔萬貫旌之十一月奪
奇澗等三人爵王亦削祿三之二而改紘撫河南　潯梧高廉
賊起朱英偕陳政等分道擊之再戰俘斬甚眾　十二月庚申
亦思馬因犯大同丙寅朱永汪直王越帥京軍禦之　免兩畿
湖廣河南山東雲南被災稅糧
十七年春二月壬戌覈天下庫藏出納之數　王越等帥師出
大同適寇入掠追擊至黑石崖禽斬二百餘人獲馬七百匹自
滿都魯等死邊人稍得息肩而汪直徼功啟釁越等從而附和
之於是亦思馬因等益糾眾盜邊延及遼塞無寧歲矣三月敘
功再加直祿米至三百石朱永賜襲世公越改掌前軍都督府

總五軍營兵督團營如故　夏四月庚申以久旱風霾敕羣臣修省　戊辰諭法司慎刑獄命懷恩同錄囚遂定制每五年命司禮太監一人會同三法司堂上官於大理寺審錄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行之各布政司則遣部寺官會同巡按御史謂之䘏刑所矜疑放遣甚衆　癸酉亦思馬因犯宣府　五月山西巡撫何喬新言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闌出犯者罪守將詔可　宣府參將吳儼少監崖榮追敵出塞至赤把都爲所遮兵分爲三皆被圍儼榮走據北山困甚守備張澄帥兵進力戰解二圍抵北山下儼榮已夜遁澄拔其衆而還死者過半澄所部七百人亦多戰死詔錄澄功治儼等罪總兵官周玉先以葛谷堡赤城頻

受掠凡三被論至是復以節制不嚴見劾帝不問　己亥汪直監督軍務王越爲平胡將軍充總兵官帥京軍萬人禦亦思馬因比至寇已去因留屯其地　安南國王黎灝親督兵九萬開山爲三道攻破哀牢進侵老撾復大破之殺宣慰刀板雅及其子二人其季子怕雅賽走八百以免灝復積糧練兵頒僞敕於車里徵其兵合攻八百將士暴死者數千傳言爲雷所震八百因遣兵扼其歸路襲殺萬餘人灝始引還六月黔國公沐琮以聞帝下廷議請令廣西布政司檄灝斂兵雲南兩廣守臣戒邊備從之　秋七月甲戌朔免南畿被災秋糧　甲午命所在鎭守總兵巡撫聽汪直王越節制　八月擢李孜省右通政仍掌上林監事通政王景輕孜省不加禮孜省譖之左遷太僕寺少

卿故事寄俸官不得與郊壇分獻帝特以命孜省廷臣懲杲事無敢執奏者是時鄧常恩趙玉芝淩中顧玒僧繼曉輩並以方術左道淫祀由中官梁芳陳喜高諒以進常恩玉芝之中玒並至太常寺卿繼曉通元翼教廣善國師皆顯赫僭侈與孜省相倚爲奸然權寵皆出孜省下　眞定縣教諭俞正己上改曆議詔禮部欽天監參考周洪謨等言正己據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曆志推算氣朔又以意創爲八十七年約法每月大小相間輕率狂妄宜正其罪從之　九月析四川銅梁遂寧二縣地置安居縣　占城古來遣使朝貢請封幷言臣國所有土地本四府一州二十二縣三千五百餘里乞特諭交人盡還本國詔下廷議張懋等請特遣近臣有威望者往使帝不許以安南貢使

方歸賜敕詰責黎灝令速還地毋抗朝命會滿剌加亦訴安南侵偪詔并責之　暹羅貢使還至中途竊買子女且多載私鹽命遣官戒諭諸番　遼東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朵顏諸部懷怨擾廣寧不復以馬來市冬十月兵部尚書陳鉞請令參將布政司官各一員監之毋有所侵剋遂治海安罪尋令以互市之稅充撫賞　壬戌振河南饑　初東廠太監尚銘獲賊得厚賞汪直忌之且怒其不告銘懼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於帝前爲醉者謾罵狀旁一人言駕至謾如故又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人但知汪太監也又爲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帝听然而笑稍稍悟直久駐宣府銘廉得其所洩禁中秘語奏之盡發越交通不法事十一月

直與越再請班師不許鉞代直請帝切責之　戊子取太倉銀三分之一入內庫　十二月徙王越鎮大同汪直總鎮大同宣府悉召京營將士還　湖廣總兵官王信言湖廣諸蠻雖腹心蠹實無能爲久不靖者由我將士利其竊發以邀功也選精銳慎隄防其患自息荆襄流逋本避徭役濫誅恐傷天和南畝之氓咸無蓄積收穫未竟餱糧已空機杼方停布縷何在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加意撫綏濫授冗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祟階之賞乞察勘削奪又薦都指揮劉斌張全智勇且云英雄之士處心剛正安肯俯首求媚若不加意延訪則志士沈淪朝廷安得而用之哉

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劉吉遭父喪詔奔喪復任吉三疏懇辭而

陰屬指揮使萬喜爲之地遂不允南京太常寺卿陳音貽書勸吉固辭吉不悅喜通之兄也　三月己巳朔振南畿以南京御史李珊等請振疏有訛字令錦衣衛詣南京午門前人杖二十守備太監監之　汪直鎮大同久寵日衰給事中御史交章奏其苛擾請仍罷西廠帝不許萬安言文皇帝建北京命錦衣官校緝訪猶恐外官徇情故設東廠令內官提督行五六十年事有定規往者妖狐夜出人心驚惶感勞聖慮添設西廠特命直督緝用戒不虞所以權一時之宜慰安人心也今直鎮大同京城衆口一辭皆以革去西廠爲便伏望特旨革罷官校悉回原衞從之壬申罷西廠　都督馬儀劾陳鉞撫遼時欺罔貪黷冒功怙勢諸罪乙酉勒鉞致仕儀亦調南京閒住　王璽遣諜者

間牙蘭得其所擄掠九十餘人以歸具悉虛實遂召集赤斤罕東將士犒以牛酒令助罕愼夏四月癸丑罕愼合二衞兵夜襲哈密及剌木等八城遂還居故土巡撫陝西都御史王朝遠請封罕愼爲王廷議不許　甲子免山西被災夏稅　五月甲申分四川夾江縣地置洪雅縣　免山東南畿被災稅糧　四川盜殺石砫宣撫使馬澄命責有司捕賊巡撫都御史孫仁言石砫歲辦鉛課鄰境軍民假以徵課乘機竊取釀成禍階請除其課閉其洞仍移忠州臨江巡檢於酆都羗池以便防守從之

六月壬寅亦思馬因分數道入掠王越等調兵禦之陽和參將周璽與游擊董昇戰黑石崖宣府游擊劉寗戰塔兒山皆有功何喬新偕參將支玉伏兵灰溝營擊斬甚衆許寗逐寇延綏寇

扼於邊牆散漫不得出鹵獲級百二十邊人益思余子俊功
中官奉使紛遝廣東鎭守顧恒市舶韋眷珠池黃福皆以進奉
爲名所至需求民不勝擾布政使彭韶先後論奏錦衣鎭撫梁
德者芳弟也以廣東其故鄉歸採禽鳥花木害尤酷韶抗疏極
論語侵芳芳怒構於帝辛酉調韶貴州　曩罕弄兵力日盛自
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黔國公沐琮奏委三司官往撫
曩罕弄驕蹇不服且欲外結交阯偪脅木邦八百諸部兵部尚
書張鵬主用兵詔廷臣集議皆以孟密與木邦仇殺並未侵犯
邊境止宜撫諭秋七月庚午起復副都御史程宗馳傳與譯者
序班蘇銓往　中官韋助乞往來高肇瓊廉會守巡官捕寇張
鵬執不可帝竟許之　八月癸丑遣使振畿內山東饑　辛酉

免河南被災稅糧　閏月壬申倉副使應時用請罷饒州燒造御器內臣下獄贖還職　刑部尚書林聰卒年六十八贈少保諡莊敏　萬安等以王越有智計恐誘汪直復進乃請調越延綏以離之兩人勢益衰　何喬新劾僉事尚敬劉源遲延獄詞因言凡二司不決斷詞訟者半年之上悉宜奏請勑問帝曰刑獄重事苟得其情即宜決斷無罪拘幽往往瘐死是有司殺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因之條其即以喬新所奏通行天下　冬十月升湖廣茶陵縣爲州　十一月免畿內陝西遼東被災秋糧　罕東侵河清堡都指揮梅琛勒兵追之奪還所掠邊臣請討其罪帝曰罕東方聽調取哈密未有攜貳形奈何因小故加以兵第遣使責諭　十二月御製文華大訓成命儒臣於東宮

進講是書以進學養德厚倫明治爲綱分二十四目帝親製序文冠之每講太子必起立閣臣以爲勞議請坐聽侍讀周經與諸講官皆不可乃已初命儒臣編輯事涉宦官者皆不錄侍講學士楊守陳以爲非備列其善惡得失守陳守隨從兄也

十九年春二月授鍾同次子越通政司知事給同妻羅氏月廩　升四川邛縣爲州　三月禁勢家中鹽侵商利未幾中官趙陽等乞兩淮鹽十萬引帝已許之戶部侍郎潘榮等言近禁勢家中鹽詔旨甫頒而陽等輒違犯宜正其罪帝爲切責陽等　天文生張陞上言改曆欽天監謂祖制不可變寢之　析四川巴縣地置璧山縣　丙辰免湖廣被災稅糧　夏四月丁丑免河南被災稅糧　岳州通判沈政以繪事夤緣至太常少卿請

斂天下貨財充內府帝怒下獄杖之謫慶遠通判　五月汪直言迤北小王子將大舉請發京兵援張鵬等言大同士馬四萬已足用所請宜勿許且京軍困營造精力銷沮猝有急何以作威厲氣請悉停其役詔可　六月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鏜言汪直與總兵官許寧不和恐誤邊事乙丑調直南京御馬監　桂林平樂猺攻城殺將丁丑朱英陳政分兵十二道擊破之　秋七月辛丑小王子犯大同連營五十里殺掠人畜數萬許寧知敵勢盛欲持重伺隙乃斂兵守而別遣參將劉寧與董昇營西山副總兵周璽守懷仁相掎角寇焚代王別堡王趣戰使眾哭於轅門寧憤癸卯與郭鏜等營城外寇以十餘人爲誘太監蔡新部騎馳擊寧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寧奔夏米

莊鏜新馳入城劉盌等被圍數重幾陷亟發巨礮擊敵敵多死圍解璽聞盌失利急還兵援夜遇敵乘勝前銳甚璽厲將士曰今日有進無退大呼陷陳敵少卻久之短兵接璽臂中流矢拔鏃戰益急與子鵬及麾下壯士擊殺數十人會劉盌兵至盌潰卒亦稍集寇乃退盌還陳亡家婦子號呼詬詈擲以瓦礫盌大喪氣　己未朱永為鎮朔大將軍充總兵官帥京軍禦寇大同小王子乘勝長驅入順聖川散掠渾源朔諸州以六千騎寇宣府八月甲子周玉將二千人前行巡撫都御史秦紘兵繼進至白腰山擊敗之指揮曹洪邀擊至西陽河都指揮孫成敗寇七馬房山西巡撫都御史邊鏞參將支玉等悉力捍禦寇始退

乙丑戶部侍郎李衍刑部侍郎何喬新巡視邊關　言官復劾

汪直及王越等壬申謫直奉御奪越爵除名謫居安陸三子以功廕得官者皆削籍戴縉吳綬並褫逐陳鉞已致仕韋瑛已調萬全衞不問縉由御史不數年至南京工部尚書越鉞頗以材進越尤有功其得罪時議頗謂太過縉無它能工側媚而已直竟良死瑛尋坐他事誅　小王子復入掠秦紘周玉伏兵敗之於興寧口劉寧將兵三千遇敵於聚落站西連戰敗之又敗之白登柳林又追敗之小鵝鴿谷朱永至大同復會玉兵敗敵於鵝鴿谷大同西路參將莊鑑邀敵歸路戰於牛心山敵遂遁許寧掩其敗更以捷聞　初中官王敬挾妖人千戸王臣南行採藥物珍玩所至騷然長吏多被辱常州知府孫仁力峻不爲禮銜之至蘇州召諸生寫妖書諸生大譁敬奏諸生抗命王恕言

當此凶歲宜遣使振濟顧乃横索玩好昔唐太宗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子進琵琶捍撥鏤牙合子諸物李大亮蘇頲不奉詔臣雖無似有慕斯人因盡列敬等罪狀敬亦誣奏恕并及仁仁被逮恕抗章救三疏劾敬會尙銘亦發敬奸狀乃下敬等獄九月戍其黨十九人棄臣市傳首南京釋仁還職

朱英薦新會縣舉人陳獻章召至京令就試吏部屢辭疾不赴疏乞終養詔授翰林院檢討許之歸自是屢薦卒不起獻章吳與弼弟子也　汪直既敗項忠馬文升強珍皆復官致仕都御史李裕屠滽乞召用文升等帝不悅奪俸半年　冬十月壬申召朱永還仍督團營或投匿名書言永圖不軌永乞解兵柄不許　西番撒馬兒罕等國共貢獅子奏請大臣往迎職方郎

中陸容言此無用之物在郊廟不可為犧牲在乘輿不可備驂
服宜勿受周洪謨等亦言往迎非體帝卒遣中使往迎之獅日
噉生羊二醋酐蜜酪各二瓶養獅者光祿日給酒饌　孟密思
柄遣人入貢因奏為木邦所擾乞別設安撫司張鵬言程宗與
太監覃平撫馭已有成緒請命宗巡撫雲南敕平偕詣金齒勸
諭之其孟密地或仍隸木邦或別設安撫區處具奏從之　封
左都督趙勝為昌寧伯勝屢督大軍無功夤緣得封名大損
時傳奉官愈多淆亂仕路十二月王瑞等言祖宗設官有定員
初無倖進之路近始有納粟冠帶之制然止榮其身不任以職
今倖門大開鬻販如市恩典內降遍及吏胥武階廕襲下逮白
丁或選期未至超越官資或外任雜流驟遷京職以至廝養賤

夫市井童稚皆得攀援妄竊名器踰濫至此有識寒心伏覩英
廟復辟景泰倖用者率皆罷斥陛下臨御天順冒功者一切革
除乞斷自宸衷悉皆斥汰以存國體御史張稷等亦言比來末
流賤技妄廁公卿屠狗販繒濫居清要文職有未識一丁武階
亦未挾一矢白徒驟貴間歲頻遷或父子並坐一堂或兄弟分
踞各署甚有軍匠逃匿易姓進身官吏犯贓隱罪希寵一日而
數十人得官一署而數百人寄俸自古以來有如是之政令否
也帝得疏意頗動居三日降李孜省本司左參議凌中等三人
皆貶秩黃謙錢通等九人奪官人心大快然帝特借以塞中外
之望孜省寵未嘗替也

二十年春正月庚寅京師地震永平宣府遼東同日皆震宣府

地裂湧沙出水天壽山密雲古北口居庸關城垣墩堡多摧人有壓死者　壬辰敕羣臣修省詔減貢獻飭邊備罷營造理冤獄寬銀課工役馬價卹大同士卒　自西廠之廢尙銘專東廠事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織得重賄乃已賣官鬻爵無所不至帝覺之謫充南京淨軍籍其家輦送內府數日不盡陳準代爲東廠素善懷恩旣受事誡諸校尉曰有大逆告我非是若勿預也都人安之　王瑞等再劾司禮太監李榮蕭敬等報聞

山東旱饑盜起二月改刑部侍郎盛時望左副都御史往巡撫時望至露禱大雨沾溉槁禾復蘇舉救荒之政推行九則法於諸府黜暴除苛民甚德之　戶部尙書余子俊總督大同宣府軍務三月己酉太監張善監督軍務蔣琬充總兵官同子俊備

大同宣府　處士胡居仁卒年五十一居仁餘干人初從吳與弼講學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册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簞食晏如也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論者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　夏四月戊午錄囚　立殫忠効義二營練京衛舍人餘丁未幾罷　鄭王祁鍈有子十人妃韓氏生世子見滋諸姬生盟津王見濍東垣王見滇見濍母有寵韓妃不爲祁鍈所禮見滋悒悒先卒見濍規奪嫡不得竊世子金册去祁鍈索之急見濍怨不復朝所爲益不法祁鍈言於帝革爲庶人王恕復爲南京兵部尚書錢能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

吾敬事而已恕坦懷待之能卒斂戢　五月甲午再錄囚減死罪以下　己亥起馬文升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文升凡三至遼軍民聞其來皆鼓舞益禁抑中官總兵使不得朘削衆益大喜　巡按大同御史程春震發許寧敗北狀與郭鏜蔡新並下獄謫降有差　初曩罕弄遣人間道至京獻寶石黃金乞開設治所直隸布政司萬安許之劉珝劉吉皆以孟密原木邦屬夷今曩罕弄叛而請命許之土官誰不解體及程宗之行蘇銓受安風旨私以告宗宗上言曩罕弄與木邦仇殺已久勢難再合已諭諸蠻示以朝廷德意宥其罪開設衙門令還其所侵地皆踴躍奉命木邦亦允服乞遂行之六月設孟密宣撫司以思柄爲使孟密據寶井之利恣行結納木邦兵力積弱不能報屢奏

請竟不得直自是諸部擾攘中國用兵且數十年　免南畿陝西被災稅糧秋七月停歲辦物料發帑轉粟開納米事例振山西陝西饑　初唐憲王薨子芝址嗣王承休王芝垠憲王繼妃焦氏子也妃愛之遇節旦召樂婦入宮芝址詬之語不遜焦妃持鐵鎚擊宮門芝址閉不敢出芝址與妃弟璟誣王詈繼母按驗不實轉得芝垠慢母詈兄狀革爲庶人　九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復李震興寧伯　韃靼復入居河套　繼曉日誘帝爲佛事建大永昌寺於西市偪徙民居數百家費國帑數十萬刑部員外郎林俊上疏請斬繼曉並罪中貴梁芳以謝天下帝大怒下詔獄考訊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救之並下獄帝欲誅俊懷恩固爭帝怒投之以硯曰助俊訕我恩免冠伏地號哭帝叱

之出恩遣人告鎮撫司曰汝曹詔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徑歸稱疾不起帝怒解遣醫視恩劉珝亦於帝前解之冬十月丁巳杖俊及瓛各三十謫俊姚州判官瓛師宗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震都下王恕自南京馳疏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一廟而佛至千餘寺移民居費內帑此舛也俊言當不宜罪帝得疏不懌　癸酉罷雲南諸府銀阬　丙子封都督同知王源爲瑞安伯　十一月蔣琬班師余子俊仍留總督尋亦召還　十二月免山西河南被災夏稅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光自中天少西下墮化白氣復曲折上騰有聲如雷踰時西方有赤星大如椀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折如蛇行良久正西復有聲如雷震

丙戌詔羣臣極言時政復林俊官改南京　余子俊陳時弊八事帝多采納　右都御史朱英陳八事請禁邊將節旦獻馬鎭守中官武將不得私立莊田侵奪官地燒丹符呪左道之人當置重典四方分守監槍內官勿進貢品物罷撤倉場馬房上林苑增設內侍召還建言得罪諸臣清內府收白糧積弊治奸民投獻莊田及貴戚受獻者罪權倖皆不便執政多持之不行英造內閣力爭竟不能盡從也　李俊偕六科諸臣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於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一二十人或一事而參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總領邊疆專大將之權或依

憑左右援引憸邪或交通中外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端責賂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殺人者見原償事者逃罪如梁芳韋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使於外者悉爲召還用事於内者嚴加省汰則近倖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其未進也非夤緣内臣則不得進其既進也非依憑内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貿官彼以官鬻財無怪其漁獵四方而轉輸權貴也如尚書殷謙張鵬李本侍郎艾福杜銘劉俊皆既老且懦尚書張鎣張瑄侍郎尹直大理卿田景暘皆清論不愜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爲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夫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祈雨雪者得美官進金寶者射厚利方士

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延之戲椽史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
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
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命脈民之脂膏可以養賢士可以
活饑民誠可惜也方士道流如左通政李孜省太常少卿鄧常
恩輩尤爲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之官毋令汙玷
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今都城佛刹迄無寧工京營
軍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齒願
陛下內惜資財外惜人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
天意可回矣近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以耗國財或錄一方書
市一玩器購一畫圖製一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洞
燭此弊留府庫之財爲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

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屍骸枕籍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貴幸鹽課暫假造寺貲財移振饑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夫天下譬之人身人主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京師腹心也藩郡軀幹也大臣不職則股肱痿痺諫官緘默則耳目塗塞京師不戢則腹心受病藩郡災荒則軀幹削弱元首豈能宴然而安哉伏望陛下聽言必行事天以實疏斥羣小親近賢臣咨治道之得失究前代之興亡以聖賢之經代方書以文學之臣代方士則必有正誼足以廣聖學讜論足以究天變而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腹心安泰軀幹強健元首於是乎大明矣帝優詔答之降孜省上林丞常恩本寺丞繼曉革國師爲民令巡按御史追其誥敕制

下舉朝大悅　御史汪奎等言建言貶謫諸臣効忠於國宜復其職妖僧繼曉結中官梁芳耗竭內藏乞治芳罪斬繼曉都市傳奉官顧賢等皆中官恒從子而冒錦衣李孜省小吏而授通政宜盡斥以淸仕路尚書殷謙李本侍郎杜銘尹直皆素乏淸譽尚書張鵬張鎣張瑄侍郎杜謙艾福馬顯劉俊大理卿宋欽巡撫都御史曾能馬馴皆老懦無能侍郎談倫奔競無恥巡撫都御史趙文博粗鄙妄爲大理卿田景暘素行不謹宜令致仕鎭守守備內官視天順間逾數倍作威福淩虐有司浙江張慶四川蔡用得遞治四品以下官尤傷國體宜悉撤還內外坐營監槍內官增置過多皆私役軍士辦納月錢多者至二三百人武將亦皆私役健丁行伍惟存老弱勳戚內官奏乞鹽利滿載

而行所至張欽賜黃旗商旅不行邊儲虧損並宜嚴禁陝西山西河南頻年水旱死徙大半山陝之民僅存無幾宜核被災郡縣概與蠲除給事中張善吉先坐罪謫官考績至京昏夜乞憐得授茲職大玷清班宜罷斥山陝河洛饑民多流鄖襄至骨肉相噉請大發帑庾振濟銷弭他變時九卿各條奏數事率有所避無甚激切者惟奎與李俊等言最直而兵部員外郎崔陞主事蘇章言宦官妖僧罪請亟誅竄而尚書王恕今伊傅不宜置南京員外郎彭綱斥李孜省繼曉請誅之以謝天下戶部主事周軫請誅梁芳李孜省并汰內侍罷方書刑部主事李旦陳十事且言神仙佛老外戚女謁聲色貨利奇技淫巧皆陛下素所惑溺而左右近習交相誘之言甚切帝以方修省皆不罪而密

諭尹旻出旦等且書六十人姓名於屏俟奏遷則貶遠惡地庚寅赦天下　乙巳李衍何喬新及工部侍郎賈俊振陝西山西河南饑　巡撫順天都御史楊繼宗應詔陳言歷指中官及文武諸臣貪殘狀且請召還中官出鎮者由是益爲權貴所疾

二月己未放免傳奉文武官五百六十餘人初星變求言張鵬偕僚屬言傳奉武職至八百餘人乞悉令閒住非軍功無濫授四方鎮守監槍守備內官非正統間原設者悉宜召還廷臣亦交以請及下部覆衆鵬畏中官不敢堅其議帝遂盡留之議者皆咎鵬　南京吏部尚書陳俊帥九卿陳時弊二十事皆極痛切帝多采納而權倖所不便者終格不行　巡撫應天都御史彭韶言彗星示災見於歲暮遂及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

旦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陛下嗣位之初家禮正防微周儉德昭用人慎乃邇年以來進奉貴妃加於嫡后褒寵其家幾與先帝后家埒此正家之道未終也監局內臣數以萬計利源兵柄盡以付之犯法縱奸一切容貸此防微之道未終也四方鎮守中官爭獻珍異動稱敕旨科擾小民此持儉之道未終也六卿並加師保監寺兼領崇階及予告而歸廩食輿夫濫加庸鄙爵賞一輕人誰知勸此用人之道未終也惟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帝得疏不悅　德王見潾請業南旺湖以漕渠故不許　余子俊復出行邊　丁丑免陝西被災稅糧　紀淑妃之薨也議者謂萬貴妃實為之錢能梁芳等假貢獻科斂民財竭府庫以結妃歡奇技淫巧禱祠宮觀靡費無

算久之帝視內帑見累朝金七窖俱盡謂芳及韋興曰糜費帑藏由汝二人興不敢對芳曰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爲陛下祈萬年福耳帝不懌曰吾不汝瑕後之人將與汝計矣芳大懼遂說妃勸帝廢太子而立其弟懷恩固爭帝不懌斥居鳳陽劉珝又密疏諫會泰安州地屢震泰山動搖有聲占者謂應在東宮帝心懼事乃寢夏四月戊午遣使赴山東祭告　虎臣言臣鄉比歲災傷人相食由長吏貪殘賦役失均請敕有司審民戶編三等以定科徭從之　壬戌轉漕米四十萬石振陝西饑　免南畿山東被災稅糧　初張鵬爲御史剛直尚氣節有盛名後歛歷中外惟事安靜群小竊柄萬安劉吉輩專營私鵬循職而已不能有所匡救奸民章瑾獻珍寶得爲錦衣鎮撫理刑缺鵬所

上不允知帝意屬瑾卽推用焉臺諫劾大臣不職者多及鵬鵬力求去閏月賜敕給驛以歸　廣東市舶中官畢眞奏乞均徭戶六十八添辦方物五月布政使陳選以詔書減省貢獻上疏爭之帝命與其半眞由是怒選　貶李旦鎭遠府通判工部主事張吉景東府通判給事中盧瑀長沙府通判秦昇廣安州同知童柷興國州同知猶以星變陳言故也汪奎先以糾儀怠緩杖於廷尋出爲夔州府通判奎從子御史舜民抶掖奎帝聞而怒以奏獄情詞不當貶蒙化衞經歷彭綱蘇章以吏盜鬻舊賜外番故敕下獄綱貶永寧知州章貶姚安通判楊繼宗爲治中陳翼所訐貶雲南副使彭韶方召爲大理卿命仍故官代繼宗巡撫順天永平二府李俊出爲湖廣參議先是諸臣直言闕失

掌欽天監太常少卿康永韶猶言星變當有大咎賴陝西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悅甚中旨擢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撒馬兒罕使者由廣東歸國請泛海至滿剌加市狻猊以獻韋眷主之陳選上疏力言不可許恐遺笑外番輕中國乃已　壬戌京師地震　流民集京師者多丙子朱英請人給米月三斗幼者半之報可　六月辛巳令武臣納粟襲職　癸未詔盛暑祁寒廷臣所奏毋得過五事　以陝西寧羌衞地置寧羌州　秋七月右都御史朱英卒贈太子太保英在甘肅積軍儲三十萬兩廣四十餘萬皆不以聞或問之答曰此邊臣常分何足言人服其知大體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劉珝性疎直自以宮寮舊臣遇事無所回護素薄萬安嘗斥安負國無恥安

積忿日夜思中翊西廠之罷也安邀翊同奏翊辭不與帝頗訶翊無名安陰使人訐翊與直有連帝惑之翊子鎡邀妓狎飲里人趙賓戲爲劉公子曲或增飾穢語雜教坊院本奏之帝大怒決意去翊遣中官覃昌召安及劉吉赴西角門出帝手封書一函示之安吉陽驚救九月甲子翊具疏乞休去時內閣三人安貪狡吉陰刻翊稍優顧喜譚論人目爲狂躁翊既倉卒引退而彭華尹直相繼入內閣安吉之黨乃益固　冬十月封都督同知周彧爲長寧伯　免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被災稅糧

復李孜省左通政　廣東副使陶魯治兵久賊剿兩粵大者會勦小者專征所向奏捷賊讐之夜出劫其鬱林故居焚誥命發先塋冢其族黨魯聞大慟詔徙籍廣東補給封誥慰勞有加益

奮志討賊十一月以九載課最進湖廣按察使治兵兩廣如故
丙寅京師地震　番禺知縣高瑤沒韋眷逋番貲鉅萬陳選
以聞　十二月甲申詹事彭華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入閣預機務　甲午振南畿饑　初余子俊巡歷宣大請以延
綏邊牆法行之兩鎮因歲歉而止比復出鋭欲行之言東起四
海治西抵黃河延袤千三百餘里舊有墩百七十應增築四百
四十墩高廣皆三丈計役夫八萬六千數月可成詔明年四月
即工然是時歲比不登公私耗敝驟興大役上下難之子俊又
欲責成於邊臣而已不親其事以周玉不爲力奏與寗夏神英
易鎮由是謗議大起是冬疏請還京帝入蜚語命改左都御史
巡撫大同中官韋敬遂譏子俊假修邊多侵耗又劾其以私恩

怨易將帥兵部侍郎阮勤等爲子俊白帝怒讓勤等給事御史復交章劾中朝多欲傾子俊詔工部侍郎杜謙往勘　小王子犯蘭州莊浪鎮番涼州

二十二年春正月乙丑免河南被災秋糧　甘肅遣官往哈密及土魯番道經罕東爲都督把麻奔等所掠死者四百八二月命遣人往諭　庚辰免畿南及湖廣被災稅糧　杜謙還奏余子俊易置將帥如阮勤等言所費亦無私然爲銀百五十萬米菽二百三十萬耗財煩民不得無罪詔落子俊太子太保致仕調勤南京刑部　初尹直丁父憂服除歷南京吏禮二部閱八年鬱鬱不得志屬其黨萬安彭華謀內召尹旻輒持不可諸朝臣亦皆畏直幸其在南及推兵部左右侍郎吏部列何琮等八

入詔用琮而直以安華及李孜省力中旨召還遂與孜省相比而構昱會兵部郎中鄒襲謫官指揮張旺等奏留之昱請可其奏東廠發其事夏四月落昱太子太傅授太子少保侍郎耿裕黎淳郎中鄭宏等皆得罪　乙未清畿內勳戚莊田　五月東廠發侍講尹龍納賄及諸陰事龍昱之子也給事中張雄等劾龍并及昱帝宥昱下龍錦衣衛獄令法司會鞫午門詞連通判王範郎中劉紳等數人獄上奪昱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龍除名範等降謫有差耿裕黎淳再停俸　六月免南畿陝西被災稅糧　乙亥敕羣臣修舉職業　甲子諭法司慎刑　秋七月小王子犯甘州指揮姚英等戰死　謫侍講學士焦芳桂陽州同知坐與尹龍相比故也芳知出萬安彭華指銜次骨　江西

南贛諸府多盜率强宗家僕巡撫都御史閔珪請獲盜連坐其主法司議從之尹直輩謀之李孜省取中旨責珪不能弭盜八月左遷廣西按察使　陝西巡撫都御史鄭時言五事曰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供奉以蘇民困重名器以待有功罷傳奉以抑僥倖梁芳等惡之謫貴州參政時撫陝四年振濟饑民全活甚衆比去哭送者遮道帝聞頗悔斥傳奉官十人繫六人獄詔自後傳旨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也　御史呂璋等誣劾侍郎侶鍾秦紘洗馬羅璟御史張稷等爲尹旻黨先後貶謫者十餘人　貴州鎮巡官奏苗反請發兵廷議將從之尹直言起釁邀功不可信命官往勘果無警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好直言侃侃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

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時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貴近皆側目帝亦頗厭苦之會起用傳奉官恕諫尤切帝愈不悅九月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罷附批落恕太子少保致仕朝野大駭恕歸名益高臺省推薦無虛月工部主事王純比恕汲黯予杖謫思南府推官　先是章眘誣奏陳選高瑤朋比爲貪墨詔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訊之選有所黜吏張褧眘意其怨選引令誣證褧堅不從拷掠無異辭行同愛畏眘竟坐選如眘奏與瑤俱被徵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至南昌病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年五十八張元禎爲治棺殮之瑤竟謫戍永州釋還卒

婺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臣聞口能鑠金毀足銷骨竊見故布政使選抱孤忠子處羣邪之中獨立衆憎之地太監眷通番敗露知縣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厲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宋昊及同愛怯勢養奸致眷橫行胸臆穢巇清流勘官行頤指鍛鍊竟無左證臣本小吏詿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取眷意臣憾選厚賂啖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眷知臣不可誘嗾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月臣忍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必如所云是毀共姜爲夏姬詬伯夷爲莊蹻也頃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引領待哺而撫按諸臣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所以

便宜議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故剛正不堪屈辱憤懣句日嬰疾而殂行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於此臣擯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爲聖朝累也不報　免河南廣東被災稅糧　安遠宣撫使楊友欲奪嫡弟播州宣慰使愛爵誣愛有異謀命何喬新往勘

丁卯兵部侍郎尹直爲戶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　尹旻之罷也耿裕代之以持正故不爲萬安所喜而李孜省方貴幸用事欲私其同鄉李裕相與謀傾裕坐以事調黎淳南京而奪裕俸言官復交劾帝宥之裕入謝旣出帝怒曰吾再寬裕罪宜再謝今一謝以奪俸故意鞅鞅耶孜省等因而構之冬十月調南京禮部而以李裕代裕九疇子也李裕本廉介負

時望以孜省故名頗損初孜省假扶鸞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於是尹直李裕禮部侍郎王一夔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禮部郎中黃景皆因之以進間採時望若學士楊守陳倪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余子俊李敏悉密封推薦搢紳進退多出其口萬安劉吉彭華從而和之通政邊鏞爲僉都御史李和爲南京戸部侍郎皆其力也又譖馬文升調之南京出順天府丞楊守隨爲南寧知府朝野側目　十一月癸丑占城爲安南所侵王子古來來奔　吏部奏通政使闕卽以命李孜省而右通政陳政以下遞進一官時張文質方以尚書掌司事通政故未嘗缺使也已復擢孜省禮部侍郎掌通政如故　十二月免江西廣西被災稅糧　貶新選橫州知州敖毓元爲雲南臨西縣丞坐前上

疏切直故也　四川舉人鄒智過三原謁王恕慨然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毒痡四海而公顧屏棄田里智此行非爲科名欲上書天子別白賢奸拯斯民於塗炭耳恕奇其言笑而不答

二十三年春正月免陝西湖廣被災稅糧　故事考察目有四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不謹李裕言人材質不同偏執類酷遲鈍類軟乞立才力不及一途以寓愛惜人才之意帝善之著爲令　廷議欲遣古來還國尹直曰彼窮來歸我若驅使還國是殺之也宜遣大臣郎詢量宜處置詔從之命南京右都御史屠滽往　督漕都御史李敏爲戸部尚書先是敏巡撫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饟至者道遠耗費乃會計歲支外悉令輸銀民輕

賫易達而將士得以其贏治軍裝交便之至是并請畿輔山西陝西州縣歲輸糧各邊者每糧一石徵銀一兩以十九輸邊依時值折軍餉有餘則召糴以備軍興帝從之自是北方二稅皆折銀由敏始也　兵部缺尚書帝悟余子俊無罪復召之　二月乙酉副都御史邊鏞通政司參議田景賢巡視大同諸邊彭華刻深多計數善陰伺人短與萬安李孜省比而逐尹旻羅璟人皆畏而惡之已得風疾三月丁未致仕去　何喬新與四川巡撫都御史劉璋其白楊愛誣言楊輝溺愛友欲令承襲長官張淵阿順之安撫宋韜執不可輝不得已立愛淵爲友謀興天壩干之役長官韓瑄諫杖殺之納賂於張瓚設安寧宣撫輝沒淵及其弟深與友謀潛刺愛不遂故爲此奏帝命斬淵深奪

友官羈管保寗播州遂安　癸亥免山東被災稅糧　夏四月
乙亥免浙江被災秋糧　五月乙卯旱遣使分禱天下山川丙
辰敕羣臣修省　庶吉士鄒智上疏曰陛下於輔臣遇事必咨
殊恩異數必及亦云任矣然或進退一人處分一事往往降中
旨使一二小人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陛下豈不欲
推誠待物哉由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厭薄
及與議事又唯諾惟謹伈伈俔俔若有所不敢反不如一二俗
吏足以任事此陛下所爲疑也臣竊以爲過矣昔宋仁宗知夏
竦懷詐則黜之知呂夷簡能改過則容之知杜衍韓琦范仲淹
富弼可任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拒契丹西臣元昊未聞一任一
疑可以成天下事也願陛下察孰爲竦孰爲夷簡而黜之容之

孰爲衍琦仲淹弼而擢之日與講論治道不使小人得參其間則天工亮矣臣又聞天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與輔臣等乃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不畏天變不卹人窮或以忠義激之則曰吾非不欲言言出則禍隨其誰吾聽嗚呼旣不能盡言效職而復引過以歸於上有人心者固如是乎臣願罷黜浮冗廣求風節之臣令仗下糾彈入閤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霽色接之溫言導之使得畢誠盡蘊則天聽開矣臣又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君子之有益人國也大矣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君子可任而故屈抑之哉乃小人巧讒間以中傷之耳今碩德如王恕忠鯁如强珍亮直剛方如章懋林俊張吉皆一時人望

不宜貶錮負上天生才之意陛下誠召此數人置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則天心協矣臣又聞高皇帝制閹寺惟給埽除不及以政近者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其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方倚之爲鎭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宮禁此豈高皇帝所許哉願陛下以將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久長之計則大綱正矣然其本則在陛下明理何如耳竊聞侍臣進講無反覆論辨之功陛下聽講亦無從容沃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願陛下念義理之難窮惜日月之易邁考之經史驗之身心使終歲無間則聖學明而萬事畢治豈特四事之舉措得其當已耶疏入不報　刑部郎

袁清者萬安私人又幸於內侍郭閏勘事浙江轅轢諸大吏李
裕惡之比還卽除紹興知府清懼累章求改裕極論其罪下詔
獄安閏以屬尹直爲言於李孜省取中旨赦之改知鄖陽　鬱
林陸川賊黃公定胡公明等爲亂陶魯與參將歐磐分五路進
討大破之毀賊巢一百三十　韃靼別部那孩擁眾三萬入大
寗金山涉老河攻殺三衞頭目伯顏等掠去人畜以萬計三衞
乃相帥攜老弱走匿遼東巡撫都御史劉潺以聞詔駐牧近邊
給米布　六月免陝西南畿被災秋糧　工部侍郎賈俊爲本
部尚書時專重進士舉人無至六卿者俊獨以重望得之　秋
七月戊申封皇子祐杬爲興王祐棆岐王祐檳益王祐樘衡王
祐樗雍王　章綸妻張氏上綸奏稿且乞恩帝嘉歎贈綸南京

禮部尚書謚恭毅官一子鴻臚寺典簿並賜鍾同謚恭愍　八月庚辰帝不豫　甲申皇太子攝事於文華殿　己丑帝崩年四十有一帝事太后至孝五日一朝燕饗必親太后意所欲惟恐不歡至孝莊皇后合葬太后殊難之帝委曲寬譬竟得請九月壬寅太子即位大赦　丁未斥諸佞倖侍郎李孜省太常寺卿鄧常恩趙玉芝顧玒玒子少卿經寺丞凌中戍甘州衞謫梁芳居南京斥韋興奪都督同知萬喜喜弟指揮同知達官貴妃及喜父貴弟通皆先死初貴每受賜輒憂形於色曰吾起掾史編尺伍蒙天子恩備戚屬子姓皆得官福過災生未知所終矣見諸子屑越賜物輒戒曰官所賜皆著籍他日復宣索汝曹將重得罪諸子笑以爲迂及是盡追封誥及內帑賜物如貴言

魚臺縣丞徐頊追論紀淑妃薨狀廷臣議逮鞫萬氏戚屬曾出入宮掖者萬安驚懼不知所爲曰我久不與萬家往來劉吉先與萬氏姻亦自危與尹直共擬旨寢之帝亦以重違先帝意遂寢不問　進士李文祥上封事略曰祖宗設內閣六部贊萬幾理庶務職至重也頃者在位多匪人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讐視言官公行賄賂阿之則交引驟遷忤之則巧讒遠竄朝野寒心道路側目望陛下密察渠魁明彰國憲擇謹厚者供使令更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然後體統正而近習不得肆也祖宗定律輕重適宜頃法司專徇己私不卹國典豪强者雖重必寬貧弱者雖輕必罪惠及奸宄養成頹俗兼之風尚奢麗禮制蕩然豪民僭王者之居富室

擬公侯之服奇技淫巧上下同流望陛下申明舊章俾法曹遵律令臣民各守等威然後禮法明而人心不敢玩也然國無其人誰與共理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孤忠自許齒力未衰南京主事林俊思南通判王純剛方植躬才品兼茂望陛下起列朝端資其議論必有裨益可翊明時且賢才難得自古爲然習俗移人豪杰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愚能知自愧即屬名流樂其危蓄乃爲猥品願陛下明察彝倫罷其罔上營私違天蠹物者餘則勉以自新既開改過之路必多遷善之人臣見登極詔書不許風聞言事古聖王懸鼓設木自求誹謗言之縱非其情聞者亦足爲戒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昔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此以禍宋遠近驟聞莫不驚駭願陛下再頒明詔廣求直言

庶不墮奸謀足彰聖德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之利諸問儻
及必肆中傷如有所疑請試面對疏奏宦官及萬安劉吉尹直
等咸惡之數日不下忽召詣左順門以疏內有中興再造語傳
旨詰責文祥從容辨析而出謫授陝西咸寧縣丞南京主事夏
崇文論救不納　冬十月丁卯朔汰傳奉官罷右通政任傑侍
郎蒯鋼等千餘人論罪戍斥革法王佛子國師眞人封號　乙
亥尊皇太后周氏爲太皇太后皇后王氏爲皇太后帝念廢后
吳氏恩命服膳皆如母后禮官其姪錦衣百戶　丙子立妃張
氏爲皇后　屠滽至廣東傳檄安南宣示禍福募健卒二千人
駕海舟二十艘送古來還國安南以滽大臣奉特遣不敢抗古
來乃得入　初萬安草登極詔書禁言官假風聞挾私中外譁

然御史湯鼐詣内閣安從容言曰此裏面意也鼐卽以其語奏聞劾安抑塞言路罔上誤國歸過於君無人臣禮明日宣至左順門中官森列令跪鼐曰令鼐跪者旨耶抑太監意耶曰有旨鼐始跪及宣旨言疏已留中鼐大言臣所言國家大事奈何留中鄒智因星變上疏曰伏讀明詔云天下利弊所當興革所在官員人等條具以聞此殆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故復下此條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朝政有闕而曰利弊當興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官員人等條具以聞陛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今欲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當求利弊之本原而興且革之不當毛舉細故以爲利弊在是也本原何在閣臣是已少師安恃祿怙寵少師吉附下罔上太子少保直

挾詐懷奸世之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就朝政必不修此弊所當革者也致仕尚書王恕忠亮可任大事尚書王竑剛毅可寢大奸都御史彭韶方正可決大疑世之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開明朝政清肅此利所當興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由宦官權重而已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卒制於弘恭石顯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卒間於陳源甘昇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附和而唐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表裏而宋室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曹之盛衰願陛下鑒既往謹將來攬天綱張英斷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高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以陛下聰明冠世豈不知刑臣不可委信然而

不免誤用者殆正心之學未講也心登於天理則耳目聰明言動中節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失綱投間抵隙蒙蔽得施雖有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寖失其初欲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豈可得哉帝得疏領之御史姜洪陳時政八事歷詆太監蕭敬及安吉直侍郎黃景劉宣都御史劉敷尚書李裕李敏杜銘大理寺丞宋經而薦恕竑及致仕尚書李秉去任侍講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獻章僉事章懋評事黃仲昭御史强珍徐鏞于大節給事中王徽蕭顯賀欽員外郎林俊主事王純又薦彭韶及尚書余子俊馬文升侍郎張悅詹事楊守陳又言指揮許寧內官懷恩並拔出曹輩足副任使他所陳多斥近倖疏詞幾萬言御史文貴亦列安

罪狀初倪進賢者粗知書無行諂事安日與講房中術安暱之因令就試得進士援爲庶吉士除御史帝一日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者末署曰臣安進命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爲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及諸臣彈章入復令懷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去意懷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出矣始惶遽索馬歸第丁亥乞休去時年已七十餘尙於道上望三台星冀復用安在政府二十餘年每遇試必令其門生爲考官子孫甥壻多登第者安罷居一年死子南京禮部侍郎冀孫編修宏璧相繼死安竟無後　壬辰追謚母淑妃爲孝穆皇太后

癸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徐溥入閣預機務　湯鼐出畿輔印馬馳疏言陛下視朝之餘宜御便殿擇侍臣端方謹厚若

劉健謝遷程敏政吳寬者日與講學論道以為出治之本至如尹直李裕劉敷黃景奸邪無恥或夤緣中官進用或依附倖幸行私不早驅斥必累聖明司禮中官李榮蕭敬輩為言官劾罷尋夤緣復入遂摭言官過貶竄殆盡致士氣委靡宜亟正典刑勿為姑息諸傳奉得官者請悉編置瘴鄉示天下戒且召王恕王竑彭韶章懋等而還建言得罪諸臣以厲風節報聞 十一月析浙江安吉縣地置孝豐縣 御史繆樗陳時政八事劾尹直等給事中宋琮及御史許斌言直自初為侍郎以至入閣夤緣攀附皆取中旨帝於是薄其為人癸丑令致仕直明敏博學練習朝章而躁於進取性矜忌不自檢飭以至於敗 乙卯詹事劉健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 侍郎掌國子

監事邱濬以眞德秀大學衍義於治國平天下條目未具乃博採羣書補之表上其書帝稱善命所司刊行　李孜省等會赦當免中官蔣琮言不當赦戊午逮孜省鄧常恩趙玉芝等及梁芳並下錦衣衞獄坐孜省等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詔免死仍戍邊孜省不勝榜掠瘐死　召王恕爲吏部尙書十二月恕至鄒智往謁曰後世人臣不獲時見天子故事多苟且願公且勿受官先請朝見取時政不善者歷陳之力請除革而後拜命庶其有濟恕不能用先是中外薦恕者必劾劉吉大恚凡恕所推舉皆陰撓之恕調禮部主事喬宇於文選蔡清於稽勳薦南京兵部主事孫交爲員外郎恕重清媐訪以時事清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　時大

行未葬帝麻衣衰経如故進士潘府上疏請行三年喪略言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仁之至義之盡也漢文帝遺詔短喪止欲便天下臣民景帝遂自行之使千古綱常一墜不振晉武帝欲行而不能魏孝文行之而不盡宋孝宗銳志復古易月之外猶執通喪然不能推之於下未足爲聖王達孝也先帝奄棄四海臣庶銜哀陛下惻怛由衷麻衣視朝百日未改望排羣議斷自聖心執喪三年一如三代舊制詔禮官參考載籍使喪不廢禮朝不廢政勒爲彝典傳之子孫豈不偉哉疏下輔臣會禮官詳議並持成制寢不行　大行將升祔九廟已備議者咸謂德懿僖仁四廟宜以次奉祧禮臣謂德祖視周后稷不可祧當祧懿祖於太廟寢殿後別建祧殿如古夾室之制歲暮則奉祧

主合享如古祫祭之禮吏部侍郎楊守陳言禮天子七廟祖功而宗德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稷契比議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非禮之正今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太祖擬契稷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殿時享尊太祖祫祭尊德祖則功德並崇恩義亦備帝從禮官議辛未建祧殿於寢殿後奉遷懿祖神主　御史曹璘言梓宮發引陛下宜衰經杖履送至大明門外拜哭而別帥宮中行三年喪貴妃萬氏有罪宜告於先帝削其謚遷葬它所帝納其奏而戒勿言貴妃事　壬午葬純皇帝於茂陵廟曰憲宗孝穆皇太后祔葬別建奉慈殿以祀　曹璘又請進用王恕等諸大臣復先

朝言事于大節等諸臣官放遣宮中怨女罷撤監督京營及鎮守四方太監又言梁芳以指揮袁輅獻地建寺請令襲廣平侯爵以數畝地得侯勛臣誰不解體宜亟爲革罷疏奏帝頗采焉輅容之孫也　免江西廣西被災稅糧　帝將建樓棚萬歲山備登眺虎臣抗疏切諫祭酒費誾懼禍及鋃鐺縶臣堂樹下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旨慰諭曰若言是樓棚已毀矣誾大慚臣名遂聞都下頃之命授七品官遂以爲雲南嶍嘉知縣

明紀卷第二十終

明紀卷第二十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孝宗紀一 起弘治元年戊申訖弘治六年癸丑凡六年

孝宗達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弘治元年春正月己亥享太廟　丙午大祀天地於南郊　湯鼐言劉吉與萬安尹直姦貪等耳安直斥而吉獨進官不以爲恥請大申黜陟明示勸懲又劾李榮蕭敬而薦謫降進士李文祥爲臺諫　己未始考察鎮守武臣　初萬安忌何喬新剛正出爲南京刑部尚書懷恩不平一日以事詣內閣正色曰新君踐阼當用正人胡爲出何公安等默然既而刑部尚書杜銘罷羣望屬喬新而劉吉代安爲首輔終忌喬新刑部闕久不補王恕薦喬

新乃召用之　左都御史馬文升言憲宗朝岳鎮海瀆諸廟用方士言置石函周以符篆貯金書道經金銀錢寶石及五穀爲厭勝具宜毀從之　閏月楊守陳上疏曰孟子言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夫堯舜之道何道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也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也臣昔忝宮僚伏覩陛下朗讀經書未嘗勤睿問以究聖賢奧旨儒臣略陳訓詁未嘗進詳說以極帝王要道是陛下得於內者未深也今視朝所接見者大臣之丰采而已君子小人之情狀小臣遠臣之才行何由識退朝所披閱者百官之章奏而已諸司之典則羣吏之情弊何由見宮中所聽信者內臣

之語言而已百官之正議萬姓之繁言何由聞恐陛下資於外者未博也願遵祖宗舊制開大小經筵日再御朝大經筵及早朝但如舊儀若小經筵必擇端方博雅之臣更番進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凡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弊若夫前朝經籍祖宗典訓百官奏章皆當貯文華殿後陛下退朝披覽日令內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有疑則詢必洞悉而後已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淸宮之時少則欲寡心淸臨政不惑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午朝則御文華門大臣臺諫更番侍直事已具疏者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詳問而裁決之在外文武官來覲俾條列地方事口陳大要付諸司評議其

陛辭赴任者隨其職任而戒諭之有大政則御文華殿使大臣各盡其謀勿相推避不當則許言官駮正其他具疏進者召閤臣面議可否然後批答而於奏事辭朝諸臣必降詞色詳詢博訪務竭下情使賢才常接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以爲聰明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如經筵常朝秖循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內臣調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除後患滋深且今積弊不可勝數官鮮廉恥之風士多浮競之習教化淩夷刑禁弛懈俗侈而財滋乏民困而盜日繁列衛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鮮積甲兵朽鈍行伍空虛將驕惰而不知兵士疲弱而不習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此臣所以朝夕憂思至或廢寢忘食者也帝深嘉納　言官劾兩廣總督宋旻漕運總

督邱鼐等三十七人宜降黜中多素有時望者劉吉取中旨允之章不下吏部王恕以不得其職拜疏乞去不許陝西缺巡撫恕推河南布政使蕭禎詔別推恕執奏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任臣銓部黨所舉不效臣罪也今陛下安知禎不才而拒之是必左右近臣意有所屬臣不能承望風旨以固祿位且陛下既以禎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帝乃卒用禎時言官多稱恕賢且老不當任劇職宜置內閣參大政二月南京御史吳泰等復言之帝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有謀議未嘗不聽何必內閣也　戊戌祭社稷　丁未耕耤田教坊司以雜劇承應間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使知稼穡艱難此何爲者卽斥去　封哈密衛左都督罕慎爲忠順王土魯番阿

黑麻嗣爲速檀闓之怒曰罕愼非忠順族安得立僞與結婚誘而殺之仍令牙蘭據其地　丙辰禁廷臣請託公事　中官郭鏞請豫選妃嬪備六宮左庶子謝遷言山陵未畢禮當有待祥禫之期歲亦不遠陛下富於春秋請俟諒陰旣終徐議未晚從之三月乙丑朔疏文武大臣及中外四品以上官姓名揭文華殿壁　癸酉釋奠於先師孔子　南京吏部主事儲巏疏薦前直諫貶謫者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李文祥等　乙亥小王子寇蘭州都指揮廖斌擊敗之　丙子御經筵丁丑命儒臣日講　初大理設左右二寺兩京五部六府刑名屬左寺餘屬右寺左寺置評事四人右寺倍之是時天下罪囚類不解審右寺顧簡於左寺遂裁減右寺評事四人與左寺

等　壽州知州劉概言刑賞予奪人主大柄後世乃有爲女子
小人強臣外戚所攘竊者由此輩心險術巧人主稍加親信輒
墮計中愛者乘君之喜而游言以揚之惡者乘君之怒而微言
以中之使賢人君子卒受曖昧而去卿相缺人則邀延餌引待
有交通請屬輭美易制之人然後薦用其剛正不阿者輒媒孽
而放棄之俟其氣衰慮易不至大立異同乃更收錄巧計旣行
刑賞予奪雖名人主獨操實一出於其所簸弄迨黨立勢成復
恐一旦敗露則又極意以排諫諍之士務使其君孤立於上耳
無聞目無見以圖便其私不至其身與國俱敗不止故夫刑賞
予奪必由大臣奏請臺諫集議而後可行或有矯誣窮治不輕
貸則讒佞莫能間而權不下移矣　夏四月禮科給事中張九

功請正祀典疏下禮部周洪謨等言釋迦牟尼文佛生西方中天竺國宗其教者以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幷眞身爲三既已誕妄道家以老子爲師又設玉清元始天尊上清天上道君二像而老子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葢倣釋氏而又失之者也自今宜罷齋醮祭告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乃北極五星設像祭告雷聲普化天尊道家以六月二十四日爲示現之日遣官詣顯靈宮致祭夫南郊有星辰壇風雲雷雨山川壇亦有秋報則此祭當罷祖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眞君漢張道陵非祀典大小青龍神者記云有僧名盧寓西山有二童子來侍時久旱童子入潭化二青龍遂得雨後賜盧號感應禪師宣德中建寺加二龍封號然近日祈禱無驗皆宜罷梓潼帝君姓張名亞

子道家謂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景泰中因京師舊廟闢而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天下學校亦有祠祀之者夫梓潼顯靈於蜀廟食爲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宜勑罷免其祠在天下學校者俱令拆毀北極佑聖眞君乃元武七宿圖志以爲淨樂王太子修煉武當山功成飛昇此道家附會之說宜遵洪武間例三九月用素羞致祭餘皆停免崇恩眞君隆恩眞君者道家以崇恩姓薩名堅從林靈素輩學法有驗隆恩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又從薩傳符法每年換袍服費不貲宜罷免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者閩縣靈濟宮祀徐溫子知證知諤文皇帝嘗兆豫禱神輒應立廟京師加封眞君後累加爲上帝朔望令節遣官祀及時薦新四時換袍服神父聖帝神母元君及金玉

闕元君卽二徐父母及其配皆宜削號罷祀東嶽泰山之神廟在泰安州又南郊及山川壇有合祭今朝陽門外有廟祭實爲煩瀆京師都城隍之神以五月十一日爲誕辰夫城隍非人鬼安有誕辰祀之非宜皆當罷免議上命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幷東嶽眞武城隍廟靈濟宮祭祀俱仍舊二徐眞君及其父母妻革去帝號仍舊封餘如所議行之　工部主事林沂疏雪陳選冤詔復官禮葬　天壽山震雷風雹樓殿瓦獸多毁周洪謨力勸修省帝深納之　甲寅以天暑錄囚嗣後歲以爲常　五月嘉興百戸陳輔緣盜販爲亂陷府城大掠遁入太湖詔刑部侍郎彭韶巡視　小王子奉書求貢自稱大元大可汗朝廷方務優容許之遂遣使千五百餘人款關巡撫大同都御史許進以

便宜納之請於朝詔許五百人至京師自是與伯顏猛可王等屢入貢漸往來套中出沒爲寇進被劾不問　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先是王恕侍經筵見帝困熱暑請依故事大寒暑暫停仍進講義於宮中湯鼐及進士董傑給事中韓重等交章論駁恕待罪請解職優詔不許恕上言臣蒙國厚恩日夕思報人見陛下任臣過重遂望臣太深欲臣盡取朝政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故事無論臣才遠不及光卽今亦豈元祐時且六卿分職各有攸司臣豈敢越而謀之但傑等責臣良是臣無所逃罪惟乞放還帝復優詔勉留之恕方以疾在告聞帝頗擢用宦官至有賜蟒衣給莊田者具疏切諫中官黃順請起復匠官潘俊供役恕言不可以小臣壞重典再執奏竟報許　劉吉慮言者攻

不已乃建議超遷科道官處以不次之位詔起廢滯給事中賀欽御史強珍輩十人已次第擬擢吉復上疏薦之部曹頗薦者惟林俊一人冀以此籠絡言路而言者猶未息御史歐陽旦南京給事中方向周紘御史陳嵩張昺等先後劾吉昺楷之孫也庶子張昇因天變上疏言陛下即位言者率以萬安劉吉尹直爲言安直去而吉獨存吉乃傾身阿佞取悅言官昏暮款門祈免糾劾由是諫官緘口姦計始遂貴戚萬喜依憑宮壼凶焰熾張吉與締姻及喜下獄猶爲營捄父存則異居各爨父沒則奪情起官談笑對客無復戚容因歷數其納賄縱子等十罪吉憤甚風科道劾昇誣詆調南京工部員外郎　馬文升提督十二團營　起賀欽爲陝西參議會母喪懇辭且陳四事一今日要

務莫先經筵當博訪眞儒以資啓沃二檢討陳獻章學術醇正世之大賢宜以非常之禮處之或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以養君德三內官職掌載在祖訓不過備灑掃司啓閉而已近如王振曹吉祥汪直等或參預機宜干政令招權納寵邀功啓釁或引左道進淫巧以蕩上心誤國殃民莫此為甚宜愼飭將來內不使干預政事外不使鎭守地方掌握兵權四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而頹敗之俗因仍不改乞申明正禮革去敎坊俗樂以廣治化疏凡數萬言奏入報聞　巡按浙江御史暢亨請罷溫處銀課而寘鎭守中官張慶於法章下所司幷責慶陳狀秋七月戊辰減浙江銀課汰管理銀場官慶訐亨考察不公停亨俸三月亨又劾僉事鄒滂滂亦訐亨慶等構之逮亨謫

涇陽知縣給事中龐泮上疏爭不聽　曹璘言近日星隕地震金木二星晝見雷擊禁門皇陵雨雹南京內園災狂夫叫閽景寍白氣飛騰而陛下不深求致告之由以盡弭災之實經筵雖御徒爲具文方舉輒休暫行遽罷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也願日御講殿與儒臣論議罷斥大學士劉吉等以消天變臣昨冬曾請陛下罷宴視政今每遇節序輒漸御黃衮從官朱緋三年之間爲日有幾宜但御淺服且陛下方諒陰少監郭鏞乃請選妃嬪雖拒勿納鏞猶任用何以解臣民疑祖宗嚴自宮之禁今此曹干進紛紜當論罪朝廷特設書堂令翰林官教習內使本非高皇帝制詞臣多夤緣以干進而內官亦且假儒術以文姦宜速罷之諸邊有警輒命京軍北征此輩驕惰久不足用

乞自今勿遣而以出師之費賞邊軍帝得疏不喜降旨譙讓
先朝章疏留中者悉付史館　贊善張元禎言人君不以行王
道為心非大有為之主也陛下毓德青宮已負大有為之望邇
者頗崇異端嬖近習以蠱此心殖貨利玩好以荒此心開倖
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能大有為矣願定聖志一聖學廣聖
智疏反覆累萬言帝頗納之　張昇等言邇臺諫交章論事矣
而居蹕糾儀者不免錦衣捶楚之辱是言路將塞之漸也經筵
既舉矣而封章累進卒不能回寒暑暫免之說是聖學將怠之
漸也內倖雖斥梁芳而賜祭仍及便嬖是復啟寵倖之漸也外
戚既罪萬喜而莊田又賜皇親是驕縱姻婭之漸也左道雖斥
而符書尚揭於宮禁番僧旋復於京師是異端復興之漸也傳

奉雖革而千戶復除張質通政不去張苗是傳奉復啟之漸也織造停矣仍聞有蟒衣斗牛之織淫巧其漸作乎寶石廢矣又聞有戚里不時之賜珍玩其漸崇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以為戒帝嘉納之　鹽法壞戶部尚書李敏請簡風憲大臣清理乃以兩浙命彭韶而命侍郎李嗣於兩淮俱兼都御史賜敕遣之　八月乙巳小王子犯山丹永昌辛巳犯獨石馬營　減雲南銀課　給事中陳壽以久次擢大理寺丞劉吉憾王恕九月諷御史劾壽不習刑名冀以罪恕竟調壽南京光祿寺少卿　陝西總兵官周璽討平扶風諸縣附籍回回　帝悲念孝穆皇太后特遣太監蔡用求太后家得紀父貴紀祖旺以聞帝大喜詔改父貴為貴授錦衣衛指揮同知祖旺為旺授僉

事賜田宅奴婢追贈太后父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母爲夫人曾祖祖父亦如之遣修太后先塋之在賀者置守墳戸復其家　刑部尚書何喬新言舊制遣官勘事及逮捕必賫精微批文赴所在官司驗視乃行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也近止用駕帖不合符設有矯詐何以拒之請給批文如故報可　冬十月南京御史余濬劾中官陳祖生違制墾後湖田湖爲之淤奏下南京主事盧錦勘報　乙卯振湖廣四川饑　代王獻海靑劉吉等言登極詔書已卻四方貢獻乞勿受從之　周洪謨矜莊寡合而與萬安同鄉相善言官屢劾之致仕　土魯番遣使入貢稱與罕愼結姻乞蟒服膝襴諸物至甘州會哈密都指揮阿木郎來奔求救廷臣請令土魯番使還諭阿黑麻令復歸侵地幷敕

赤斤罕東共圖興復　周紘張昺奉命閱軍軍多缺伍紘昺欲劾守備中官蔣琮琮先事劾紘昺章下內閣劉吉修隙擬黜之外王恕抗章曰不治失伍之罪而罪執法之臣何以服天下再疏爭言官亦論救十一月調紘南京光祿寺署丞昺南京通政司經歷　給事中林廷玉請治妖僧繼曉罪法司以犯在赦前免死給事中陳璚言繼曉罪大不當宥甲申棄市　乙酉免河南被災秋糧　十二月致仕兵部尚書王竑卒　戸部員外郎周時從疏請置先朝遺姦汪直錢能蔡用輩於重典而察核兩京及四方鎮守中官時宦官勢積重忤之者必結黨排陷不勝不止摘時從疏中宗社字不越格命法司逮治已而得釋　王恕薦李文祥召爲兵部主事監司以下饋贐悉拒之

二年春正月丁卯收已故內臣賜田給百姓　升山東臨淸縣爲州　四川歲大祲流民趨就食巡撫都御史謝士元振䘏有方全活者數萬二月癸巳發湖廣歲漕米二十萬遣戶部郎中江漢往振之土番大小娃者將煽亂士元託行邊馳詣其地賊恐羅拜道左徐慰遣之　析廣東番禺增城二縣地置從化縣

中書舍人吉人言江漢不勝任宜遣四使分道振且擇才能御史爲巡按庶荒政有裨因薦陳璚宋琮曹璘劉槪及給事中韓鼎郎中王沂洪鍾員外郎東思誠評事王寅理刑知縣韓福可使而巡按則湯鼐足任之初鄒智慷慨負奇人鼐及李文祥並負意氣與智善相與品覈公卿裁量人物鼐銳意言事所抨擊間及海內人望劉吉深惡之使人諂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鼐

行僉院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鼐短及入疏上璋遂草一疏僞署御史陳景隆等名言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帝怒下人錦衣衛獄令自引其黨人以鼐璘思誠概福對璋又嗾御史陳璧等言璘福思誠非其黨其黨則鼐概文祥智及知州董傑是也概常餽鼐白金貽之書謂夜夢一人騎牛幾墮鼐手挽之得不仆又見鼐手執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人騎牛乃國姓意者國將傾賴鼐扶之而引君當道也鼐概等自相標榜訕毀時政請並文祥智傑逮治疏上吉從中主之悉下獄　初南京沿江蘆場隷三廠成化時江浦縣田多沈於江而瀕江生沙洲六民得耕之以補沈江田額洲與蘆場近又瓦屑壩廢地及石城門外湖地故不隷三廠守備太監黃賜受姦民獻俱指爲蘆場收其

利而歲課租額仍責償之民帝初立縣民相帥愬於朝下南京
御史姜綰等覆按會蔣琮代爲守備始至移御史使斷歸三廠
綰等言琮以守備內臣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飾私情用揭帖
而抗詔旨揚言陰中脅以必從其他變亂成法厥罪有十以內
官侵言官職罪一妒害大臣妄論都御史秦紘罪二怒河閘官
失迎候欲奏罷之罪三受民詞不由通政罪四分遣腹心侵漁
國課罪五按季收班匠工銀罪六擅收用龍閒都事罪七官僚
忤意輒肆中傷罪八妄奏主事周琦罪欺罔朝廷罪九保舉罷
斥內臣竊天子威柄罪十事下南京三法司　兵部尚書余子
俊疾亟手削奏稾陳救荒弭盜之策甫得請而卒年六十一贈
太保謚肅敏子俊沈毅寡言有偉略奏疏公移必自屬草每夜

分方寢居母憂令子寘毋會試曰雖無律令吾心不忍也　帝令儒臣撰文禱雨劉吉等言邇者姦徒龔李孜省鄧常恩故術見月宿在畢天將陰雨遂奏請祈禱冀一驗以希進用倖門一開爭言祈禱要寵召禍實基於此祝文不敢奉詔帝意悟遂已之　馬文升爲兵部尚書時承平久兵政廢弛西北部落時伺塞下文升嚴覈諸將校黜貪懦者三十餘人姦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或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帝聞詔錦衣緝捕給衛士十二備文升出入文升乞休優詔不許　三月己未朔免陝西被災秋糧三分之二　劉吉欲盡逭鄒智等死智身親三木僅屬喘息慷慨對簿曰智見經筵以寒暑輟講午朝以細事塞責紀綱廢弛風俗浮薄生民憔悴邊備空虛私竊以爲憂與𫟈

等往來論議誠有之不知其他何喬新持其獄外議亦洶洶不平乃坐劉概妖言律斬湯鼐受賄戍肅州吉人欺罔削籍謫智廣東石城所吏目李文祥貴州興隆衞經歷董傑四川行都司知事概爲知州三年毀境內淫祠殆盡教化大行考績赴都遂遇禍王恕言律重妖言謂造作符讖類耳概書詞雖妄艮以鼐數言事不避利害因推詡之今當以妖言設有如造亡秦讖者更何以加帝得疏意動命姑繫獄既而熱審喬新等言概本不應妖言律且概五歲而孤母孫氏守節三十年曾被旌老病且貧概死母必不全祈聖恩矜卹乃減死戍海州鼐既戍無援之者久之始釋歸概竟卒於戍所魏璋擢大理寺丞坐事下獄出爲九江同知悒悒死　姜洪出按湖廣與督漕都御史秦紘爭

文移被劾所司白洪無罪劉吉欲中之再下禮部會議貶洪夏縣知縣　戊寅開會川衞銀礦　夏四月林沂請復用李文祥湯鼐且召陳獻章謝鐸等劉吉激帝怒嚴旨切責　劉吉合諸私人共排王恕恕知志不得行連章求去帝輒慰留以其老特免午朝遇大風雨雪早朝亦免　致仕吏部尚書李秉卒　五月庚申河決封邱縣金龍等口入張秋運河又決埽頭五所入沁諸府縣多被害開封尤甚議者欲遷藩府三司於許州以避其患布政司徐恪持不可乃止命所司役五萬人治之　秋七月癸亥以京師霪雨南京大風雷修省求直言　憲宗之末中官佞倖多賜莊田既得罪率籍而歸之官罪重者奪之帝從李敏請以賦民畝科銀三分然他莊田如故也會京師大水敏乃

極陳其害言今畿輔皇莊五爲地萬二千八百餘頃勳戚中官莊三百三十有二爲地三萬三千一百餘頃官校招無賴爲莊頭豪奪畜產戕殺人污婦女民心痛傷災異所由生皇莊始正統閒諸王未封相閒地立莊王之藩地仍歸官其後乃沿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必皇莊請盡革莊戶賦民耕畝概徵銀三分充各宮用度無皇莊之名而有足用之效至權要莊田亦請擇佃戶領之有司收其課聽諸家領取悅民心感和氣無切於此者時不能用　何喬新慮刑獄失平條上律文當更議者數事爲劉吉所格悉不行　戊寅振畿內水災免稅糧給貧民麥種　彭韶以浙江商苦抑配爲定折價額蠲宿負憫竈戶煎辦徵賠折閱之困八月繪八圖以獻條利病六事悉允行　丁酉

復四川流民復業者雜役三年　己酉憲宗神主祔太廟　九月雲南守臣奏曩罕弄先後占奪木邦地二十七處又誘其頭目放卓孟等叛其勢必盡吞而後已乞降敕曉諭從之并降敕詰責前鎮巡官所以受賂召侮啟釁者　劉吉數爲言路所攻或目之爲劉棉花吉疑其言出下第舉子因請舉人三試不第者不得復會試會舉子已羣集都下禮部爲請詔明年姑許入試後如令已而吉罷令亦不行　南京兵部侍郎白昂爲戶部侍郎修治河道賜以特敕令會山東河南北直隸三巡撫自上源決口至運河相機修築　冬十月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言中官武將總鎮兩廣者率縱私人擾商賈占居私家擅理公事賊殺不辜交通土官爲姦利而天下鎮守官皆得擅執軍職

受民訟非制請嚴禁絕總鎮府故有賞功所歲儲金錢數萬費出無經宜從都御史句稽廣潮南韶多盜當設社學編保甲以絕盜源因劾總兵官柳景貪暴帝悉從其請逮景下獄景溥之孫也　占城國王古來遣弟卜古良赴廣東言安南仍肆侵陵乞如永樂時遣將督兵守護兵部言永樂間出師乃正黎賊弒逆之罪非以鄰境交惡之故宜諭古來修政䘏民保固疆圉仍與安南敦睦修好朝廷無發兵渡海代守之理從之　罕慎之遘難也其弟奄克孛剌帥部眾逃之邊方阿黑麻去哈密止留六十人佐牙蘭阿木郎覘其單弱請邊臣調赤斤罕東兵夜襲破其城牙蘭遁去斬獲甚眾時阿黑麻桀傲甚貢使至中朝仍善待之益輕中國以為易與會復遣使來貢禮官議拘留使臣

御其貢物敕責令悔罪阿黑麻稍懼　初南京給事中方向嘗帥同官繆樗等劾陳祖生及文武大臣不職狀又因雷震孝陵柏劾劉吉等十一人而詆祖生益力祖生銜向次骨盧錦亦素與祖生有隙向錦方監後湖黃冊祖生遂揭向錦實侵湖田事下南京法司郭鏞奉使兩廣過南京往後湖游觀御史孫紘等劾鏞擅游禁地鏞怒歸愬於帝言府尹楊守隨劾錦向失出御史不劾奏獨繩內臣蔣琮亦條辨姜綰疏而泛及御史劉愷方岳等及南京諸司違法事帝乃遣太監何穆大理寺少卿楊謐再勘後湖田并核綰琮訐奏事　罷浦城廢阬銀冶　十一月戊午順天饑發粟平糶　撒馬兒罕由廣東貢獅子鸚鵡等物禮部尚書耿裕等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卻勿受禮科給事中

韓鼎等亦言猙獰之獸狎玩非宜且騷擾道路供費不貲不可
受從之　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辛卯贈于謙特進光祿
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建祠於其墓有司歲時致祭賜祠額曰
旌功從給事中孫需之請也需原貞之孫也
三年春正月何穆等奏上後湖事如陳祖生言又言蔣琮不當
受獻地私囑勘官所訐事皆誣姜綰等劾琮亦多不實劉吉從
中主之乃削盧錦籍謫楊守隨廣西右參政方向雲南多羅驛
丞逮姜綰孫紘余濬繆樗及御史劉遜金章紀傑曹玉譚肅徐
禮赴京論鞫陳璚及御史伊宏言不宜以一內臣而置科道十
人於獄不聽尋謫綰等皆州判官置琮不問王恕李敏給事中
趙紘御史張賓先後言琮綰同罪異罰失平亦不納琮由是益

無忌　白昂言臣自淮河相度水勢抵河南中牟等縣見上源決口水入南岸者十三入北岸者十七南決者自中牟陽橋至祥符界析爲二支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塗山入於淮一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荆山入於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通亳縣亦合渦河入於淮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邱蘭陽儀封考城其一支決入金龍等口至山東曹州衝入張秋漕河去冬水消沙積決口已淤因併爲一大支由祥符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行大勢也合潁渦二水入淮者各有灘磧水脈頗微宜疏濬以殺河勢合沁水入徐者則以河道淺隘不能受方有漂沒之虞况上流金龍諸口雖暫淤久將復決宜於北流所經七縣築爲堤岸以衞張秋許之昂擧郎中

婁性協治役夫二十五萬築陽武長堤引中牟決河出滎澤陽橋以達淮濬宿州古汴河以入泗濬睢河自歸德飲馬池經符離橋至宿遷以會漕河上築長堤下修減水壩又疏月河十餘塞決口三十六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水患稍寧

二月壬辰免河南被災秋糧　甲午戶部請免南畿湖廣稅糧上曰凶歲義當損上益下如必欲取盈如民病何悉從之

三月丙辰命天下預備倉積粟以里數多寡爲準州縣十里以下積萬五千石二十里積二萬石衛千戶所萬五千石百戶所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以爲殿最不及五萬以下奪俸六分以上降調　巡撫四川都御史邱鼐請設官專領灌縣都江堰從之　甲戌兵部侍郎張海通政使元守直閱邊　劉吉等

言陛下聖質清羸與先帝不同凡宴樂游觀一切嗜好之事宜悉減省左右近臣有請如先帝故事者當以太祖太宗典故斥退之祖宗令節宴遊皆有時陛下法祖宗可也　土魯番又偕撒馬兒罕貢獅子及哈剌虎剌諸獸因請獻還哈密城及金印以贖使臣巡按甘肅御史陳瑤論其縻費煩擾請勿納禮部議如瑤言帝命姑納之　中官乞鷹房牧馬場千頃李敏執不可事得寢　夏五月復置湖廣興山縣　恩城知州岑欽攻逐田州知府岑溥與泗城知州岑應分據其地秦紘入田州逐走欽留官軍戍之　甘肅總兵官周玉督邊牆工峻急部卒張伏興等以瓦石投之兵部言悍卒漸不可長六月戮伏興戍其黨　小王子以數萬騎牧大同塞下勢洶洶馬文升以疾在告帝使

中官挾醫視因就問計文升謂彼方敗於他部無能爲請密爲備而揚聲偪之必徙去乃命許進等整軍以待新寧伯譚祐督京軍聽征敵果遁祐忠之孫也　初孝穆皇太后在宮中自言家賀縣幼不能知親族也太監陸愷亦廣西人故姓李蠻中紀李同音因妄稱太后兄令人訪其族人詣京師其姊夫韋父成冒之有司待以戚畹名所居曰迎恩里紀貴紀旺曰韋猶冒李況我實李氏因詐爲宗系上有司有司莫辨也貴旺旣驟貴父成亦詣闕爭帝命郭鏞按之鏞逐父成會修太后先塋蠻中李姓者數輩皆稱太后家自言於使者使者還奏貴旺不實帝遣給事中孫珪御史滕祐間行連賀間微服入猺獞中訪之盡得其狀歸奏帝謫罰鏞等有差戍貴旺邊衛耿裕言粤西當大征

之後兵燹饑荒人民奔竄歲月悠遠蹤跡難明昔孝慈高皇后與高皇帝同起艱難化家爲國徐王親高皇后父當后之身尋求家族尚不克獲然後立廟宿州春秋祭祀今紀太后幼離粵西入侍先帝連賀非徐宿中原之地嬪宮無母后正位之年陛下訪尋雖切安從得其實哉臣愚謂可倣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祠致祭帝曰孝穆皇太后早棄朕躬每一思念惄焉如割初謂宗親尚可旁求寧受百欺冀獲一是卿等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慰聖母之靈皇祖既有故事朕心雖不忍又奚敢違秋八月封太后父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慶元伯謚端僖太后母伯夫人立廟桂林府有司歲時致祭初尹直撰太后哀冊云覩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

慟帝燕閒念誦輒欷歔流涕也　巡撫宣府都御史强珍言故總兵官緱謙才力可用給事中言謙數失機珍不應奏保遂改珍南京右通政　九月庚戌朔禁內府加派供御物料　復設直隸東明縣廢雲南邑市縣入路南州　閏月癸巳禁宗室勳戚奏請田土及受人投獻　盧溝橋成中官李興乞進文思院副潘俊等官王恕言營造常職安得錄功成化季年始有此事陛下初政幸已革汰奈何復行且山陵大工未聞陞職援例奏乞將何詞拒之帝納其言已修京城河橋帝復從興請授四人官許五人冠帶恕執奏不從再疏爭曰臣職掌銓選義當盡言而再疏莫回天聽以爲業已許之不可易夫事求其當設未當雖十易何害不然流弊有不可救者報聞　修齋於大興隆寺

理刑知縣王嶽騎過之中使捽辱嶽使跪於寺前御史任儀劾
中使罪而姓名皆誤遂下儀吏出為中部知縣　冬十月土魯
番使還命內官張芾護行劉吉等言阿黑麻負天恩殺罕愼宜
遣大將直擣巢穴滅其種類始足雪中國之憤即不然亦當如
古帝王封玉門關絕其貢使猶不失大體今寵其使臣厚加優
待又遣中使伴送非所以折其悖逆之心也夫使臣滿剌土兒
即罕愼外舅忘主事讐逆天無道而阿黑麻聚集人馬謀犯肅
州名雖奉貢意實叵測兵部議羈其使臣正合事宜遣使護送
斷乎不可疏入帝止芾行而問閣臣興師絕貢二事吉等以時
勢未能但請薄其賜賚因言獅子諸獸日飼二羊役校尉五十
人守視皆縻費宜絕諸獸食聽自斃不許　十一月戊戌彗星

見天津南尾指東北犯八星劉吉等言邇者妖星出天津歷杵臼迫營室其占為兵為饑為水旱今兩畿河南山西陝西旱蝗四川湖廣歲不登儻明年復然恐盜賊竊發禍亂將作願陛下節用度罷宴遊屏讒言斥異教留懷經史講求治道沙河修橋江西造瓷器南海子繕垣牆俱非急務宜悉停止帝嘉納之甲辰停工役罷內官燒造瓷器　四川盜野王剛流劫竹山平利撫治鄖陽都御史戴珊合四川及陝西兵檄副使朱漢等討禽其魁餘皆以脅從論全活甚眾　十二月辛亥以星變敕羣臣修省陳軍民利病　吏部侍郎彭韶言宦官太盛不可不亟裁損因請午朝面議大政毋祇具文已又言濫授官太多乞嚴杜倖門痛為釐正帝是其言然竟不能用　己未京師地再震

壬戌減供御品物罷明年上元燈火
四年春正月癸未以修省罷上元節假　己丑大祀天地於南
郊停慶成宴　小王子又乞通貢許進再爲請帝許之是時大
同士馬盛强邊防修整貢使至率下馬脫弓矢入館俛首聽命
無敢譁者會進與分守中官石巖相訐巖徵還進亦謫兗州知
府　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言六事曰擇師儒愼科貢正祀典
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歷因請罷吳澄從祀而進宋儒楊時　馬
文升遭繼母憂詔起復再疏辭不許　戶部尚書李敏得疾乞
休帝爲遣醫視療已復力請乃以侍郎葉淇代詔敏乘傳歸未
抵家卒贈太子少保謚恭靖敏篤行誼所得祿賜悉以分昆弟
故人里居時築室紫雲山麓聚書數千卷與學者講習及巡撫

大同疏籍之於官詔賜名紫雲書院　初帝踐阼斥番僧還本土止留乳奴班丹等十五人其後多潛匿京師轉相招引齋醮復興給事御史以為言耿裕等因力請驅斥二月詔留一百八十二人餘悉逐之　己未封皇后父張巒為壽寧伯巒請勲號誥券王恕言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宮數十年錢承宗王源始邀封爵今皇后立甫三年巒已封伯遽有此請累聖德不可許不聽　己巳敕三法司曰曩因天道示異敕天下諸司審錄重囚發遣數十百人朕以為與其寬之於終孰若謹之於始嗣後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問刑官務存心仁恕持法公平詳審其情罪所當庶不背於古聖人欽卹之訓　致仕禮部尚書周洪謨卒年七十二謚文安洪謨好建白將沒猶上安中國定四裔十事

嘗言士人出仕或去鄉數千里既昧土俗亦拂人情不若就近選除王府官終身不遷乖祖制當稍變更聞者韙之　夏四月禮部公廨火耿裕及侍郎倪岳周經等被劾下獄已釋之停其俸　五月贈吳雲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王禕並祀改祠額曰二忠從雲南巡撫都御史王詔請也　六月陶魯破德慶猺賊秋八月庚戌蘇松浙江水停本年織造　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言秦項梁唐麗助元方國珍輩往往起東南今東南民力已竭加水旱洊臻去冬彗掃天津直吳越地乞召還織造內臣敕撫按諸臣加意拊循以弭異變帝不從　大理丞鬫御史鄒魯覬遷而訐喬新薦郎中魏紳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魯即誣喬新受賕曲庇劉吉取中旨下其外家獄喬新乃拜疏乞歸而其

事窮治無驗乃停曾俸許喬新致仕　乙卯南京地震　柳景旣就逮反訐秦紘勘無左證法司當景死景連姻周太后家有奧援訐紘不已詔幷逮紘紘方議討復山賊治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衞騶從不貶損旣踰嶺始囚服就縶謂官校曰兩廣蠻夷雜處統制體尊遽就拘執損國威今旣踰嶺眞囚矣紘至京廷鞫無罪詔宥景死奪爵追贓紘亦罷歸王恕等請留紘不納廷臣復連章論紘可大用居數月起南京戸部尚書　己未封皇弟祐榰爲壽王祐梈汝王祐橓涇王祐樞榮王祐楷申王　冬十月丙辰以皇長子生詔天下　戊午河溢振河南被災者乙丑禮部尚書邱濬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尚書入內閣者自濬始濬以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奏聞下

內閣議行之報可　鄒智之至廣東也奏紘檄召修書乃居廣州聞陳獻章講道新會往從受業是月得疾卒年二十有六順德知縣吳廷舉殮而歸其喪　十一月庚辰振南畿災　十二月甲子土魯番以哈密地及金印來歸還其所拘使臣馬文升言番人重種類且素服蒙古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北山又有小列禿乜克力相侵偪非得蒙古後裔鎮之不可今安定王族人陝巴乃故忠順王脫脫近屬從孫可主哈密帝以爲然而諸番亦共奏陝巴當立　柳景贓數千兩徵償十一以其母訴免刑部尚書彭韶執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贓非負租之比獨蒙宥除是臣等守法媿於澳也不從

松滋王府諸宗人恩鑡等鬪入荊州府支歲祿遼王恩鑙禁之已而儀賓袁鏞復誘恩鑡等招羣小奪軍民商賈利恩鑙發其事恩鑡等咸怨謀殺王

五年春二月朝廷遣官按實幽恩鑡等鳳陽謫戍其黨恩鑙陰使送者刑梏之斃八十餘人不數日世子暴卒　增設禮部主客司主事一人提督會同館　丙寅立陝巴爲忠順王賜印誥冠服守城戎器擢阿木郎都督僉事與都督同知奄克孛剌共輔之　庚午減陝西織造絨毼之半　田州之亂岑紱請合貴州湖廣兵勦岑欽欽勢蹙走岑應所借兵總鎭檄應捕欽欽殺應父子收其兵以拒官軍已而應弟接陽以兵送欽至田州亦殺其父子以報遂廢思城州許接承襲還岑溥於田州　三月

戊寅立皇子厚照爲皇太子大赦　詔曰太廟配享諸功臣其贈王者皆佐皇祖平定天下有大功而子孫或不沾寸祿淪於氓隸朕甚不忍所司可求其世嫡量授一官以奉先祀　初桂林古田獞種甚繁最強者曰韋曰閉曰白而皆幷於韋賊首韋朝威據古田縣官竄會城遣典史入縣撫諭賊烹食之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閔珪總兵官毛銳合兵討之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千戶王珊等自臨桂深入辛卯遇伏敗死軍遂退詔珪等停俸討賊　馬湖土知府安鼇性殘忍虐民計口賦錢歲入銀萬計土民有婦女多淫之用妖僧百足魘魅殺人又令人殺平夷長官王大慶大慶聞而逃乃殺其弟土民怨之刺骨有司利其金置不問遷延二十年四川僉事曲銳請巡按御史張鸞按

治按察使洪鍾贊決捕龍送京師置極刑　進壽寧伯張鑾爲
侯通政司經歷高祿鑾妹壻也中官傳旨擢本司參議王恕方
在告吏部侍郎周經言非面承旨又無御札不敢奉詔復與恕
上疏曰天下之官以待天下之士勿私貴戚妨公議不納　夏
四月陜西巡按御史李興坐酷刑徵下獄　五月邱濬請求遺
書從之　六月丁未免南畿去年被災稅糧　巡視光祿御史
彭程言臣適見光祿造皇壇器皇壇者先帝修齋行法之所陛
下卽位此類廢斥盡何復有皇壇煩製器光祿金錢悉民膏血
用得其當猶恐病民況投之無用地頃李孜省繼曉輩倡邪說
而先帝篤信之者意在遠希福壽也今二人已伏重辟則禍患
之來二人尚不能自免豈能福壽他人儻陛下果有此舉宜過

之將萌如無請治所司逢迎罪帝得奏以爲暴揚先帝過大怒立下錦衣衞獄帝初無皇壇造器之命特光祿姑爲備給事中叢蘭亦巡視光祿繼上疏論帝宥蘭奪光祿寺卿胡恭等俸付程刑部定罪彭韶等擬贖杖還職帝欲置之死命繫之韶等復疏救程子向三上章乞代父死終不聽　復改廣西永安長官司爲州　秋七月鴻臚寺少卿李鐩請刪定問刑條例時去定律時已百年用法者日弛乃命彭韶等裁定之　甲午振南畿山東浙江饑時振卹災民所司多俟勘覆給事中吳世忠極言其弊因條上興水利復常平二事多施行　南京給事中楊廉上六事一經筵停罷時宜日令史官更直待問二召用言事遷謫官不當限臺諫及登極以後三治兩浙三吳水患停額外織

造四召林下恬退諸臣五刪法司條例六災異策免大臣未言遇大政宜召大臣面議給事御史隨入駁正帝頗納之　劉吉有智數善附會自緣飾在成化時與萬安劉珝同相於事無所匡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及帝仁明同列徐溥劉健皆正人而吉於閣臣居首溥健有論建吉亦署名時時爲正論竊美名以自蓋然數興大獄與中官比逐鄒智方向姜洪姜綰等權勢烜赫銳於營私帝初傾心聽信後眷頗衰會將封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劵吉言必盡封二太后家子弟方可帝不悅遣中官至其家諷令引退八月癸卯致仕去　河決張秋戴家廟諸處掣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遣工部侍郎陳政督治政請濬滎澤孫家渡口及歸德州飲馬池舊河分水入淮以殺

上流之勢塞堂邑至濟寧諸決口以防下流之患從之　乙丑停蘇松浙江額外織造召督造官還　初荊靖王薨世子見瀟嗣都梁王見溥其母弟也見瀟怨母暱見溥錮母奪其衣食竟死出柩於竇箠殺見溥於後園紿其妃何氏入宮偪淫之從弟都昌王見潭妃茆氏美求通焉見潭母馬氏防之嚴見瀟髡馬氏鞭之囊土壓見潭死械繫茆妃入宮嘗集惡少年輕騎微服涉漢水掠人妻女靖王幼子樊山王見澋懼及九月密聞於帝乃遣使召見瀟　西域火刺札國回回怕魯灣等由海道貢玻瓈瑪瑙諸物帝不納賜道里費遣還　冬十月法司上李興及彭程罪狀詔興斬程及家屬戍隆慶文武大臣張懋等合疏言興所斃多罪犯不宜當以死程用諫為職坐此戍邊則作姦枉

法者何以處之王恕又特疏救乃減興死杖之百偕妻子戍賔州程竟無所減程母李氏年老無他子叩闕乞留侍養南京給事中毛珵等言昔劉禹錫當竄遠方裴度以其母老爲請陛下聖德非唐中主可比程罪亦異禹錫祈少矜憐全其母子不許踰年帝念程母老放還　貴州都勻黑苗乜富架作亂自稱都順王梗雲南四川往來道壬戌湖廣總兵鎮遠侯顧溥帥兵八萬人貴州巡撫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軍務太監江慐監諸軍往征之溥興祖之孫也　初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方菽粟無甚貴之時會商人困守支戶部尚書葉淇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各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中米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百餘

萬赴邊開中之法始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　葉淇又言蘇松諸府連歲荒歉民買漕米每石銀二兩而北直隸山東河南歲供宣大二邊糧料每石亦銀一兩去歲蘇州兌運已折五十萬石每石銀一兩今請推行於諸府而稍差其直災重者石七錢稍輕者石仍一兩俱解部轉發各邊抵北直隸三處歲供之數而收三處本色以輸京倉則費省而事易集從之

十一月丙申閉溫處銀院　荊王見潚至京帝御文華門命廷臣會鞫見潚引伏十二月丁巳廢為庶人錮西內　邱濬性褊隘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同為太子太保恕長六卿位濬上濬以禮部尚書入閣恕以故事弗讓也濬不悅與恕不交一言

六年春正月考察天下庶官恕所奏罷二千五百三十五人濬請未及三載者復任非貪暴有顯跡者勿斥詔九十八恕以府州縣官貪鄙殃民者雖年淺不可不黜帝不聽恕因力求罷亦不許　二月甲寅授常復李璿鄧炳湯紹宗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世襲復繼祖之孫璿景隆之孫炳鎮之曾孫紹宗和之五世孫也　陳政卒帝深以河患爲憂詔博選才臣往治王恕等薦浙江布政使劉大夏丁巳擢右副都御史賜敕以往　吳世忠請卹建文朝殉難諸臣賜爵謚崇廟食錄其子孫復其族屬爲忠義勸章下禮部寢不行　是月內宴邱濬居王恕上其後由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列六部上自此始　陝巴之立也安定王千奔求立其弟綽爾加且邀厚賞帝不許諸番索陝巴犒賜

不得而怨陝巴與野乜克力酋結婚阿木郎引其人掠土魯番牛馬阿黑麻怒潛兵夜襲哈密殺其人百餘逃及降者各半陝巴與阿木郎據大土剌以守大土剌者華言大土臺也圍三日不下阿木郎急調乜克力瓦剌二部兵來援俱敗去于奔擁兵不救阿黑麻執陝巴禽阿木郎支解之復使牙蘭據守其地移書邊臣自稱可汗夏四月己亥事聞邱濬謂馬文升曰西陲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國家有事臣子義不辭難然番人嗜利不善騎射自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患者徐當靖之濬復以爲言文升請行廷臣僉言北寇强本兵未可遠出己酉命張海及都督同知緱謙往經略二人皆庸才但遣土魯番人歸諭其主令獻還侵地駐甘州待之　帝數召土魯番貢使入見耿裕等言

朝廷馭外番宜惜大體番使自去年入都久不宣召今二月以來宣召至再且賜幣帛羊酒正當謾書投入之時小人何知將謂朝廷恩禮視昔有加乃畏我而然事干國體不可不慎帝卽遣其使還　析雲南趙州及太和雲南二縣地置賓川州　辛酉久旱敕修省求直言　吏部侍郎張悅言遵舊章卹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　周經言外戚家無功求遷無勞乞賞兼齋醮游宴濫費無紀致帑藏殫虛宜大爲撙節近例預備倉積粟多者守令賜誥敕不次遷官遂致剝下干進請如洪武間例悉出官帑平糴毋奪民財考績毋專以積粟爲能至淸軍之獘洪熙以前在旗校宣德以後在里胥獘在旗校者版籍猶存若里胥則並版籍而淆亂之宜考故册洗姦獘災傷民乞省

卹惜薪司薪炭約支數年災荒郡縣宜盡與停免四方顏料雜辦亦然此救民急務也帝多采納之　劉大夏行視決河河流湍悍決口闊九十餘丈曰是下流未可治當治上流乃卽決口西岸鑿越河三里許以通漕　五月丙寅小王子犯寧夏殺指揮趙璽　太醫院判劉文泰求遷官爲王恕所沮銜之上疏劾恕變亂選法且言恕里居日屬人作傳鏤版以行於奏疏留中者概云不報以彰先帝拒諫無人臣禮文泰故往來邱濬家言者譁然謂疏稿出濬手恕亦疑文泰受濬指抗言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致仕在二十二年非有望於先帝也且傳中所載皆足昭先帝納諫之美何名彰過此必有老於文學多陰謀者主之帝下文泰錦衣衛獄讞上言文泰奏草實除名都御史吳禎

爲潤色濬亦慫慂之疏首所云沽直謗君則濬筆也因請逮濬等對簿帝心不悅恕乃貶文泰御醫責恕沽名焚所鏤板罷濬不問恕再疏請辨理不從乃連章求去　閏月乙未免南京被災秋糧　太常寺少卿李東陽條摘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中言五刑最輕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數有多寡今在外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多者數十甚者數百積骸滿獄流血塗地可爲傷心律故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謂之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此則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考訊輕罪即時致死累二十人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擬行降調或病死不實者并治其醫帝善

之下所司議處　吏部尚書王恕致仕不賜敕月廩歲隸亦頗減恕敭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節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名臣他賢才久廢草澤者拔擢之恐後終帝之世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爲極盛者恕力也毛珵及御史宋惪周津等交章劾邱濬不可居相位楊廉亦請斥讒邪無爲所惑帝不問　六月耿裕爲吏部尚書裕知南京考功郎中儲巏賢調之北部考注臧否一出至公嘗覈實一官裕欲改其評巏正色曰公所執何異王介甫羣僚咸在側裕大慚徐曰郎中言是然非我莫能容也　庚午捕蝗　閔珪復會諸軍討古田叛獞壬申破其七寨他賊悉就撫　先是給事中涂旦以累科不選庶吉士請循祖制

行之徐溥言自古帝王儲才館閣以教養之本朝止有庶吉士一途而或選或否且有才者未必皆選所選者未必皆才又或限年歲或拘地方是已成之才又多棄而不用也請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令新進士錄平日所作論策詩賦序記等文字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禮部送翰林院考訂少年有新作五篇亦許投試擇其詞藻文理可取者禮部以糊名卷偕閣臣考試於東閣試卷與所投之文相稱卽收預選每科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所畱不過三五輩將來成就必有可觀帝從之命內閣同吏禮二部考選以爲常　彭韶涖刑部三年昌言正色秉節無私與王恕何喬新稱三大老遂爲貴戚近習所疾徐溥亦不之善志不能盡行秋七月致仕　初木邦宣慰使罕空法迎婦孟

乃寨孟密土舍思揲乘虛襲之誘降其頭目高答落等聚兵阻罕空法歸路罕空法依孟乃寨者三年雲南巡撫都御史張誥巡按御史張泰等遣官撫諭不服復遣參政方守等督帥隴川南甸干崖三宣撫司積糧開道與漢土官舍耀兵以威之思揲懼罷兵罕空法乃得歸八月誥等以聞因請兵討孟密兵部議孟密初隸布政司今改隸木邦以致爭殺請如初隸便從之

甲戌免順天被災夏稅　九月丁酉免陝西被災夏稅　雲南都指揮使言孟璉長官司土官舍人刀派羅妻招囊猛守節狀帝曰朕以天下爲家方思勵名教以變夷俗招囊猛貞節可嘉其卽令有司顯其門閭無俟覆報　見浦從西內撫奏樊山王見潦與楚府永安王謀不軌帝遣使往按問不實見潦更奏見

潚嘗私造弓弩與子祐柄有異謀驗之實賜見潚死廢祐柄以
都梁王祐棡襲封荆王見溥之子也　冬十月丙戌以災傷罷
明年上元燈火　勅撫民參政朱瑄濬河南伊洛彰德高平萬
金懷慶廣濟南陽召公等渠築汝寧桃坡等堰　詔召國師領
占竹於四川禮部尚書倪岳諫不聽給事中夏昂御史張禎等
相繼力爭已之　庚寅停甘肅織造絨毼　十一月庚申振京
師流民　十二月己卯勅天下鎭巡官修省　先是詔天下舉
才德之士隱於山林者順天府尹唐恂以潘辰應詔吏部以辰
生長京師寢之恂復以爲言夏昂及其同官王綸亦交章薦丁
亥授辰翰林院待詔自天順後漸拘資格布衣無得預館閣者
辰獨以才望得之一時詫爲異數　巡按河南御史涂昇言黃

河爲患南決病河南北決病山東昔漢決酸棗復決瓠子宋決館陶復決澶州元決汴梁復決蒲口然漢都關中宋都大梁河決爲患不過瀕河數郡而已今京師專藉會通河歲漕粟數百萬石河決而北則大爲漕憂臣博采輿論治河之策有四一宜疏濬滎鄭之東五河之西飲馬白露等河復黃河由渦入淮之故道使下流無奔潰之害北岸無衝決之患二黃陵岡上下舊堤缺壞當度下流形勢去水遠近補築無遺排障百川悉歸東南由淮入海使張秋無恙漕河可保三薦河南僉事張鼐四請專信劉大夏久任而責成之於歸德或東昌建公廨令居中裁決帝是之

明紀卷第二十一終